

本國學基
明季北略

113410./26

446474



計六奇編輯

本國
叢學
書基

明

季

北

略

RD14/02

商務
印書館



國學基本叢書
明 季 北 略
計六奇編輯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7號)

新 華 書 店 總 經 售

上 海 市 印 刷 六 廠 印 刷

統一書號 11017·36

1986年11月初版

1958年8月重印第1版

1958年8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張 17 7/16 插頁 4

開本 787×1092 1/32

字數 331,000

印數 1—1,600

定價(7) ~~¥1.60~~

¥1.80

自序

自古有一代之治。則必有一代之亂。有一代之興。則必有一代之亡。治亂興亡之故。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獨怪世之載筆者。每詳於言治。而略於言亂。喜乎言興。而諱乎言亡。如應運宏猷。新王令典。則鋪張揚厲。累楮盈篇。至勝朝軼事。亡國遺聞。則削焉不錄。若曰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云耳。愚謂天下可亂可亡。而當時行事。必不可泯。况我世祖章皇帝。嘗過莊烈帝之陵。而垂泣。爲親製誄文以哀之。卽今上登極。亦諭官民之家。有開載啓禎事跡之書。俱着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加罪。是天子且著書與求書矣。草野之士。亦何嫌何忌。使數十年來。治亂興亡之事。一筆勾卻也哉。予也不揣。漫編一集。上自神宗丙辰。下迄思宗甲申。凡三十年。分二十四卷。題曰北略。以誌北都時事之大略焉耳。然於國家之興廢。賢奸之用舍。用兵之始末。徵餉之細盈。槩可見矣。世之覽之者。拱璧唯命。覆瓿亦惟命云。謹序。

康熙十年辛亥季冬八日乙酉無錫計六奇題於社塔王氏之書齋

明季北略目錄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卷一 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始至四十八年庚申止

大清朝建元

蕭子玉僞稱都督

清河城陷

楊鎬逮治

紀異

附前樞擊青宮一案

熹宗登極

河清

熊廷弼回籍

撫順城陷

劉杜二將軍敗績

熊廷弼經略遼陽

光宗貞皇帝

紅丸一案

顧慥論遼事

楊嗣昌奏歲饑

卷二 天啓元年辛酉始至七年丁卯止

瀋陽陷

附記遼事

張銓殉節

崔儒秀自縊

高邦佐自縊

五監軍

熊廷弼傳

袁崇煥守寧遠

趙率教守錦州

點將錄

選佛錄

羣小謀陷正人

建生祠

楊漣慘禍

周順昌被逮

羅織十七君子

遼陽陷

袁應泰傳

何廷魁投井

廣寧潰

羅一貴自刎

附記經撫

毛文龍入皮島

毛文龍安州之戰

魏忠賢濁亂朝政

天鑒錄

魏黨

羣小封爵

稱功頌德

移宮一案

附魏大中

左光斗

高攀龍

繆昌期

客魏毒害諸妃

異人歌

丙寅五月初六紀異

大清朝改元

卷二 天啓七年丁卯八月始

信王登極

陸萬齡下獄

錢元愨參魏忠賢

魏忠賢謫鳳陽

張瑞圖回籍

姚士慎參田許

聞香心動

廷推六相

李應昇

周宗建

魏忠賢怒張后

辛酉七年紀異

傅國璽出

客氏出宮

崔呈秀回籍

錢嘉徵參魏忠賢十大罪

魏忠賢自縊

誅崔呈秀

掠死客氏

贈諡諸臣

卷四 崇禎元年戊辰

思宗烈皇帝

瞿式耜六不平

劉宗周論近功小利

袁崇煥陸見

大清收諸部落

錦州軍譁

漢南盜起

誌異

卷五 崇禎二年己巳

劉懋請裁驛遞

張延登請申海禁

無錫災荒疏略此民疏

桂王寢殿坍塌

倪元璐論東林

韓一良論賄賂

溫體仁參錢謙益

毛文龍鴨綠江之捷

寧遠軍譁

流賊初起

白水盜王二

五虎五彪補書

毛羽健論衛營兵

南居益請發軍餉

馬懋才備陳大饑

倪元璐疏三案

欽定逆案

劉應遇敗賊

吳煥奏秦寇

袁崇煥殺毛文龍

逮袁崇煥

劉之綸死節

商敬石善射

誌異

卷六崇禎三年庚午

誌異

秦寇入山西

賊陷黃甫川

劉懋言秦寇

徐孝婦剖肝進姑

喬應甲釀禍

混天王擾延川等縣

李自成起

鍾萬里解夢

滿桂戰死

黨還醇良鄉殉難附諸臣

左應選固守昌黎何大綱戰勝

陝盜王子順苗美

賊陷河曲

楊鶴誤撫

劇賊神一元

卷七崇禎四年辛未

黃道周疏

張彝憲總理錢糧

楊鶴受降

洪承疇巡撫延綏

洪承疇擒趙四兒

趙大允斬婦人首

混天猴陷甘泉

大清兵入塞

張真人請雪

卷八崇禎五年壬申

元旦異雪

洪曹破賊

馬鳴世論三秦

吳執御論周延儒

吳姓賑撫

賊分三十六營

山西寶莊

吳甦奏官賊之謠

譚雄陷安塞

張獻忠起

誌異

賊流秦晉

西澳之捷

高迎祥諸賊

高宏圖削籍

皇子生

賊首名號

誌異

周鑣論用內臣

孔有德陷登州

百官進馬

卷九崇禎六年癸酉

周延儒罷相

內官監紀

河南諸賊

鄧祖禹罵賊有附記

誌異

知推館員

山西賊

賊犯湖廣

陳奇瑜威著關陝

卷十崇禎七年甲戌

袁繼成論謫言官

信用內臣

倪元璐請撤監軍

袁繼成論拜內官

論罷監視太監

陳子壯與溫體仁有隙

陳奇瑜總督五省

高傑降賀人龍

戴君恩誘斬王剛等

盧象昇勦楚賊

曹文衡守唐縣

熊文燦戴罪

誌異

卷十一 崇禎八年乙亥

劾溫體仁

宗秩改授

鄒維璉告歸

曹文詔自刎

盧象昇戰功

流賊陷潁川

方震孺守壽州

李自成降叛不常

龐瑜死節附王端冕

賊陷陳州等處

劉楚垣守荆門

龔元祥霍山罵賊

童謠

大清兵入塞

罷文震孟

各舉所知

董其昌致仕

河南流寇充斥

擒爬天三

賊陷鳳陽

吳大朴守廬州附野編

賊陷巢縣

賊襲廬江

包文達宿松死節

黎宏業和州自縊附馬如蛟

鄭芝龍擊劉香老

孝子馮時化

誌異

卷十二 崇禎九年丙子

陳啓新疏三大病

詹爾選救錢士升

劉宗周罷

童生羅昌獻自免

謫金光宸

鹿善繼定興被殺

劉宗周責溫體仁

章可試守舒城

賊陷無爲州

石電戰死

李繼樾守江浦

鄭芝龍小傳

旌貞女鄭氏

錢士升論李璉搜括之議

倪元璐論參薦

文場兼武

成德下獄

大清兵入塞

敍守京功

謝陞罷職

常自裕論流寇

孫傳庭擒高迎祥

河南光山之敗

楚中流寇焚竹山

宣城張烈婦冒賊

楊爾銘救史可法

孝子燕火不燃

陳烈婦傳

卷十二 崇禎十年丁丑

溫體仁擬旨逮錢瞿

李如燦直言下獄

朱國弼劾溫體仁

責臣罪己

史可法巡撫安廬

黃道周七不如

熊文燦代盧象昇

李自成入西川

左良玉鄆陵之捷

張獻忠陷應城附雲夢

劉大鞏守潞州

誌異

大清朝改元

許給事上按臺書

陸文聲奏復社

楊光先參陳啓新

高起潛行部

楊嗣昌建議均輸

聖駕巡城

陝西李自成諸賊

李巖歸自成

賊犯荊州

賊擾江北

賊圍安慶

諸將死難

誌異

卷十四 崇禎十一年 戊寅

元帝降虜

城蘆溝

曾就義兵食對

何措劾楊嗣昌忘親

張縉彥論兵情賊勢

豫楚屢捷

張獻忠請降

大清兵入燕齊

王忠軍謀

胡光翰戰死

左良玉立功驕蹇

陳子王自刎

賊陷六合

大清兵

張任學改總兵

黃道周經筵應對

楊嗣昌論熒惑

黃道周平臺抗辯

陝賊勦降略盡

王燾隨州自經

羅汝才乞撫

孫承宗殉節

盧象昇戰死

劉廷訓吳橋死難

鄧藩錫不屈

孫士美深州自刎

宋學朱濟南被圍

鄧謙磔死

蘇州井中鐵匣

錢肅樂和心史詩

卷十五崇禎十二年己卯

內臣

王承恩哭夢

鄭二陽兵餉之對

建設齋醮

京城浚濠

吳昌時恨薛國觀

磔鄭鄭

鄭鄭本末

郝敬卒

陳繼儒卒

術士鄭仰田

左良玉破豫賊

張獻忠復叛

房景春父子死

楊嗣昌代熊文燦

誌異

卷十六崇禎十三年庚辰

賑民

黃道周廷杖

薛國觀免

禁薦

楊嗣昌駐襄陽

左良玉大破張獻忠

吳卿論兵弊

楊卓然議撫

誌異

卷十七崇禎十四年辛巳

薛國觀賜死

幸學

黃道周遣戍

錢祚徵罵賊附唐啓泰

牛宋降自成

策貢士

徐石麒對三事

李振聲請限田

李自成敗而復振

羅汝才入川

楊嗣昌奪印歸印

張獻忠圍桐城

歲饑

山東丐婦

召周延儒

內臣王德化

李自成陷河南府附呂維祺

李自成陷歸德

羅汝才合自成

傅宗龍罵賊

李自成稱闖王

左良玉屠臨潁

自成陷南陽

張獻忠燬驛道

楊嗣昌自經

張獻忠襲泌城等處

河南袁時中

誌異

卷十八崇禎十五年壬午

降座揖相

天壇

謝陞削籍

免稅停刑

吳履中論二失

劉國能自刎

李自成兵逾百萬

李自成陷襄城

自成陷河南州縣

張獻忠陷襄陽

張羅屠隨州附徐漳

山東李廷實

秦安土寇

楊仁願論東廠緝事

駕幸地壇

馬士英起用

蔣德璟入相

黃道周復官

誅陳新甲

劉宗周言六事

定王傲書

王佐聖遵義遇害

李自成屠陳州

張氏商丘自焚

李自成圍汝寧

李自成陷襄陽

左兵擾武昌

王永祚投江

張獻忠陷舒城

賀一龍陷無爲州

張獻忠僧號改元

張獻忠陷太湖

大清兵入塞

宋玖殉節附張瑤

召王應熊

劉宗周削籍附熊開元

山東李青山

孫傳庭殺賀人龍

李自成決河灌汴梁

李自成屠南陽

左良玉屯襄陽

李自成入荊州

左良玉避李自成

梁元昌家難

張獻忠襲廬州

革裏眼入英霍

黃得功逐賊

洪承疇降大清

姜瀉里死難

造船航海

誌異

卷十九 崇禎十六年癸未

元旦失朝 新史

周延儒 附吳昌時

審吳昌時

北都崩解情景 附記

搗錢造鈔

李自成陷承天府

李自成屠黃陂

馬士奇入對

李貞罵賊

李自成襲殺左革

李自成擅號設官

高斗樞守鄖陽

顧君恩議取關中

錫邑諸生逐縣令

祭十二陵 新史

周延儒續記

宋應亨不屈

蔣臣奏行鈔法

上用銅錫木器

附記二異

左良玉避自成

徐標入對

李自成陷常德

李自成殺羅汝才

鄖陽古劍

李自成陷保康

孫傳庭攻拔唐縣

孫傳庭逐李自成

李自成入潼關

吳從義赴井

焦源溥罵賊附焦源清

中部知縣朱新達

李自成祭奠

李自成屠慶陽

李自成陷平陽

張獻忠屠蘄州

張獻忠陷黃州附易道暹

張獻忠入麻城

張獻忠大敗

蔡道憲續傳

史可敬叛降獻忠

朱國柱常德罵賊

張鵬翼衡陽罵賊

孫傳庭汝州大敗

孫傳庭夫婦死難附喬元桂等

黃綱一門盡節

南企仲罵賊

余應桂總督陝西

榆林諸將殉義

鄧太妙賦詩

李自成陷甘肅

張獻忠屠蘄水

黃州異僧

張獻忠屠武昌附崔文榮賀逢聖

李乾德岳州三捷

蔡道憲長沙罵賊附林國俊馮一第

趙某歸獻忠

楊夫人罵賊

劉熙祚永州罵賊

張獻忠復陷岳州

袁州兵荒

左良玉復武昌等處

呂大器復江西郡縣

沈萬登復汝寧

荆偉被殺

四川犯官

誌異

卷二十崇禎十七年甲申

元旦文武亂朝班

降乩

李自成僭號

曾應遴言撥亂之策

議撤寧遠

李自成陷平陽

張獻忠陷江西郡縣

南昌猛虎

劉承允復衡沙

胡公平三縣土寇

王漢戰死

羅尙文殺僧

三藩賊禍

風變地震

大清朝改元

李明睿議南遷

福嗣王奏

曾應遴奏江右事

何騰蛟

元宵賊入城

上諭

馬士英奏

劉孔昭殺叔

二十六乙卯

三十己未

李自成僞檄

張履旋投崖

馬嘉植疏

賊陷真定

附記南遷得失

三月己丑朔張鑾請監國南京

初三辛卯李建泰請南遷

初五日癸巳

周遇吉寧武大戰

初七賊陷大同

李建泰督師

彭瑄奏

東陽許都

二十四癸丑

二十八丁巳

李自成僞封

蔡懋德太原死節附舉拱辰應時盛

山西全陷

堪任督撫諸臣

李邦華議南遷

余應桂請調諸將

初二日庚寅

初四日壬辰帝星落封諸將

初六日甲午

周遇吉傳附劉氏

衛景瑗傳

- 初八宜府陷
初九陽和陷
十一頒罪己詔
十三城門設砲
十五居庸關陷
十七賊圍京
十八夜周聖后縊坤甯宮
李自成入北京內城
內臣獻太子
二十一得先帝遺魄
諸臣投職名
劉貢士曉天文祕數
二十四壬子
保定始陷
姦淫
選陞降臣
- 朱之馮傳
初十徵成瑄助餉
十二昌平陷
十四孝陵夜哭
十六報焚十二陵
十八日申刻外城陷
三月十九帝崩煤山
二十戊申李自成入宮
宮人魏費節義
劉青田繪圖
二十二庚戌
二十三諸臣點名
李自成改制度
二十五癸丑拷夾百官
三月二十六勸進本末
三月二十七乙卯

二十八丙辰

程源移書邱祖德

初四辛酉

初六癸亥

初八乙丑

初十丁卯

十二己巳自成東行

十五降臣思逃

十七自成至永平

二十五示備登極儀物

二十七縱兵淫掠

二十九丙戌

李自成祖墓

李自成鑄錢

附記野史

程源移書勉唐廷彥

二十九程源移書曹友義

初五壬戌

初七甲子

初九丙寅

十一戊辰殺勳戚大臣

十四辛未

十六載金入秦

十九東報急

二十六自成回京

二十八乙酉

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李自成諡讖

吳三桂請兵始末

卷二十一

殉難文臣二十一人

殉難臣民內外二十七人烈女八人

殉難勳戚

卷二十二

誅戮諸臣

幸免諸臣

從賊入都諸逆臣附

刑辱諸臣

從逆諸臣

孔孟討賊文

卷二十三補遺

殺星降凡

雲謬自成

李巖作勸賑歌

宋獻策及羣賊歸自成

李巖說自成假行仁義

李自成生

羣賊推自成爲王

李巖歸自成

賊將官銜

左良玉中州之戰

劉熙祚死節附弔詩

李自成圍開封

程源疏略防河勦寇附

頒罪己詔

李自成傳牌

李自成偽詔

唐通入朝

宣撫總兵朱之馮

宋孩兒起數

帝后自盡

劉宗敏傳諭

偽詔

富戶汪箕

李巖諫自成四事

宋獻策與李巖議明朝取士之弊

自成偽檄

長沙女子

孫傳庭敗

繪圖續紀

召張真人建醮

李自成渡河

李建泰出師

白廣恩移書姜瓖約降

居庸關唐通降

杜秩亭議割地

李自成入京城

李自成入大明門

偽諭在京文武

象泣

宋獻策奏削髮諸臣

牛金星遇異僧

自成詐稱符命

自成改服印契

公主夢帝后

李自成死羅公山

李過降何騰蛟

總論流寇亂天下

論明季致亂之由

卷二十四 五朝大事總論

國運盛衰

門戶大略

流寇大略

明季北略卷之一

錫山計六奇用賓氏編輯

大清朝建元

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大清朝建元。天命。指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是爲太祖。然是時猶稱後金。後改大清。太祖登極。凡十一年。至天啓六年丙寅八月初十日止。

附記 康熙三年孟夏四日。先君子曰。予壯年時。有華道士云。江右張真人北都建醮。伏壇久之。見天上諸神俱不在。惟關聖一人守天門而已。真人問諸神安在。聖曰。今新天子出世。諸神下界擁護矣。真人曰。聖何不往。聖曰。我受明朝厚恩。故不去。時神宗季年。天下猶晏如。不信其說。至是始驗。是時災異略載于紀異中。而猶有一二可誌者。猶憶萬歷四十二年甲寅三月二十六日午時。訛傳倭至。城野狂奔。浙直皆同時。無錫老稚以爭入城而蹂躪死者甚衆。四野見有赤身披髮奔者。頃之杳然。至今故老猶謂陰兵亂也。異已。四十四年正月初三。南京天雨紅雪。與唐貞元二年京師雨赤雪同。貞元。德宗年號也。四月。京師大雷電雷火。五月。江西大水。六月甲子夜。京師異常風變。聲若轟雷。刮倒正陽門外牌坊。天之示警。爲何如矣。而上於萬幾概置不理。宰相方從哲。徒以循默苟容而已。

蕭子玉僞稱都督

萬歷四十五年丁巳。遼撫使遼陽材官蕭子玉，僞稱都督，叩命使遼東。子玉盛其儀從，臨境彼不郊迎。子玉大怒，詬之曰：「天使儼臨，而大都督不出，是辱皇朝也。將歸問罪。」大清主聞之，憤然屬囊鞬，迎道左，供其甚豐腆。子玉大喜，相與盡歡。徐致詰不貢市之命，從容對曰：「本部之蜜，猶天朝之五穀也。五穀有不登之年，皇朝將誰是詰耶？」本部五年來花疎蜂死，是以不供。俟春枝花滿，釀熟，花衙當復貢市如初。此瑣耳，何煩聖慮。厚贈子玉，竝轡而出。至別處，從馬上拍子玉肩笑曰：「汝是遼陽無籍蕭子玉也。安得假稱都督，臨我郊境，我非不能殺汝，奏之聖明，願不忍貽天朝以辱耳。」爲我致意撫臺，後毋再作許事。子玉狼狽西奔，撫臺聞之，閉門累日。按遼撫疑卽李維翰。

撫順城陷

萬歷四十六年戊午四月十五日，大清以勁兵突執游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言有七事，啣恨。大略以護北關等爲辭。總兵張承允移師應援。二十日，大兵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承允及副總兵顧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京師震動。大清主年六十誕辰，八子稱觴，議欲入邊。四王曰：「撫順是我出入處，必先取之。」今四月八日，聞李永芳大開馬市，至二十五日止，邊備必疎。宜先令五十人伴作馬商，驅馬五路入城，爲市。嗣卽率兵五千，夜行至城下，舉砲內外夾擊。撫順可得他處不戰自下矣。主從其計，卽命總兵麻承塔于十四日爲馬商前行。四王統衆，夜至撫順，吹笳爲號。大清主又與諸王引精兵五千接應。十四夜半，李永芳忽聞笳聲，大驚，又聞城聲沸，火焰燭天，報大兵已入城矣。遂降于四王，爲副總兵，卽薙髮緋衣。

清河城陷

閏四月大清主歸漢人張儒紳等賈文請和。自稱建州國。于五月十九日統衆尅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偵報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啖河旁柳葉。兼與時會合。衆近十萬。北關惴惴不免。朝鮮已諧秦晉。李永芳亦降東締姻。七月大兵從鴉鵲關入。二十二日晨圍清河。參將鄒儲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請戰。不從。大兵冒板挖牆。自寅至未墮東北角。積屍上城。旆戰死。儲賢遙見李永芳招脅。大罵赴敵。亦死之。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自三岔至孤山。竝遭焚燬。唯參將賀世賢於鑿陽邊外縱擊。得首級百五十四。

聞大清主破清河先一日。二子與張總戎夜飲。極洽。酒酣。二子忽叩張云。屢勸家君止戈。而壯心不已。假令終遠苦口。元戎何策禦之。張總戎時已醉。盛稱中國威德。兼揚己長。二子微笑而別。驅貂參車數十乘入城。貂參窮而軍容見。因入據城門。延入諸騎。故清河之破。視撫順尤速。自後破廣寧。遼陽。總之先潰在中國。又遇大兵之善戰善攻。故立破耳。

七月。賜總兵張承允諡。加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

劉杜二將軍敗績

萬歷四十七年己未。仲春二十有二日。楊經略鎬。用古行師不刻日。編陣。一軍出西方。一軍出西北。一軍與北關會。擣之一軍。將海師。合高麗。攻其東。西師。大帥杜總戎松。而劉總戎經將西北軍。李如柏。馬林等。爲後援。師號十二萬。不滿十萬人。杜將軍爲西陲名將。勇且廉。戊午。師出瀋河。瀋河人聚觀之。揮汗濕郵。

亭將軍裸形示與人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不學讀書人貪財害人耳。衆見其刀箭癢如疹痘兒十朝時。閒有紅蝶乃良肉也。相與揮涕咨嗟而去。劉將軍少年立功黔中。曾見其列駿馬五十餘。跳躍其閒。來往輕于舞蝶。當征關會時。於大營斬三大帖頭。隨刀落刀三提而已。征東後。平播會功最上。議者擬匹寧遠功會。獻俘所上。惟象床三十六。他物率不稱上心。疑經略以下有私。遂停賞格。最後官都督著成績。挂簡東歸。時赴司道宴。酒半。將家丁五百習戰藝場。家居日費私財五十金。養死士。蓋一日不忘報國者。時大兵精銳三萬人。應杜而使別將弱兵萬餘禦劉。杜先戰。期三日抵渾河。渾河險窮處。從坦地橫絕其中。以分東西者也。日已昃矣。諸將請安壘休息。明晨東渡。杜將軍怒曰。義旗東指。執抗顏行。乘勝而前。何期之有。遣人視河。河水不遮馬腹。而河中浮小舟數十。將軍大喜。謂天人俱助。且恥乘舟將裸形策馬。諸裨請授甲。將軍大笑罵曰。入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夫束髮從軍。不知甲重幾許。今日汝曹乃以此相苦耶。不顧躍流而渡。諸軍競進。渡十之七。大兵使人決上流。師衝爲兩。沒于河者幾千人。渡河將士。反顧生寒。陣甫合而暮。黑霧障天。大兵萬炬忽明。火光下。燭暗中人。杜師不及張弓露刃。而將士成泥矣。大兵于火光中。識杜總戎。爭射之。斃其肉立盡。并獲杜號矢。號矢者。軍中稱令箭。乃經略授之總戎。以驅策偏裨者。先是。劉總戎從西北渡。破二寨。斬三千餘人。大兵既破杜師。乃復將其精銳。北應劉將軍。使浙降人之黠者。詐爲杜將軍材官。持號矢晨馳至。劉將軍營告急。曰。杜師邀將軍威靈。幸抵敵城。深入敵疆。虞攻之不繼。敬遣材官某。請將軍會師夾攻。劉遲回良久。曰。予與爾總戎。鴈行安得傳矢。是裨我也。僞官曰。矢雖以令偏裨。而令偏裨實不俟矢。此矢之發爲事急。取信計耳。劉不反思。咤曰。出師時。相約傳砲爲號。今師抵城。

下。何不聞砲聲。官隨應曰。敵地無烽火。晨始列騎代斥堠。此去敵城五十里。馳三里傳一砲。不若一騎之驅較速。劉方首肯。而僞官已叩首馳出交和矣。還報我師曰。劉將軍俟砲乃行。于是師中下令傳砲。而砲未傳前。劉心已動。恐杜將軍獨有其功。令諸將拔營而東。老弱各人持鹿角繞營如城。遇敵則置鹿角于地。轉睫成營。敵騎不能衝突。兵得以暇列置火具。敵前隊斃于火攻。則不能進。我乘閒出勁騎格鬪。肆出肆入。疲則還營少休。而令息者賈勇。且劉之火器妙絕。諸軍生平所特以無術者。此也。始聞砲聲。猶敦陣而行。行未二十里。砲聲益喧。心搖搖。惟恐足之不前。設杜先入城。則夙名頓墮。乃下令棄鹿角而趨。行里許。而伏兵四起。劉旅不復整矣。長技不及一施。衆遂殲焉。

按劉縯攻倭酋。在萬歷二十六年戊戌十一月十七日五鼓也。時在朝鮮地。又二十八年庚子二月十五。劉縯破播州楊應龍兵于綦江三峒。三月二十九日入婁山關。萬峯插天。中通一線。師從閒道攀藤魚貫入。至六月初七。遂破大城。應龍縊。

予聞大兵獲浙之降人。一兄一弟。將斬其兄。其弟請釋。曰。汝能給劉將軍來。則釋其兄。其弟以救兄心急。從之。大兵遂留兄爲質。而遣其弟往焉。

先君子嘗云。無錫秦燈。力舉千觔。聞滁州武狀元陳錫多力。往與之角。將柏木八仙檯。列十六篋。果盒悉具。設酒二爵。秦燈隻手握案足。能舉而不能行。陳錫則能行。力較大矣。然僅數步而止耳。惟劉縯繞庭三匝。而爵篋如故。其力更有獨絕者。

去吾鄉六里。有悟空寺。寺有老僧。自言少年時嘗爲劉縯小卒。劉善舞刀。故世號劉大刀。每戰還營。

以力竭，即仰臥營中，血集甲，手握刀不解，爲血所凝，漬于湯中久之，乃解。此僧親侍，故見之。

通紀云：戊午，撫順清河相繼陷，上特起廢將李如柏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往經略，賜劍一。九月，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海州遙見白虹貫日，如日竝出者三。白氣直罩城上，己未二月十一日，楊鎬督師遼陽，凡分四路，馬林、李遊擊、麻巖、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都司資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麾下，李如柏、李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瞭馬甸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其占四彝來侵，上諭東征將士備邊。三月，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乘車營趨利半渡，敵萬餘忽遮擊，衝其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林改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敵乘勝來攻，亦敗績。劉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寨，初四日，敵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遂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竝陣歿，惟清河一路，李如柏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綎出師日，五星闕于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又堡中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識者豫知爲敗，徵云及報至，舉朝氣索，諭楊鎬戴罪視事，廷議李如柏逗留獨全，疑有謬巧，遣其弟都督李如楨代將，撤如柏候勘。

附記 杜松與劉遇節至瀋陽，行二日，至渾河，松領五千人先渡，遇節隨後，半渡，敵一鳴笳，萬騎突

至方抵北岸。敵分兩隊。一圍松。一圍遇節。松輪長鎗大戰。出重圍。遇敵將哈都。哈都被刺走。以誘松。松追至山前。復戰。敵兵見之不圍。杜師獨圍杜松哈都二人。杜師亦趨至擁山下。不殺入。松躍馬欲出。而四圍如鐵。遂殊死戰。自午至酉。師盡覆。因楊鎬督師先泄軍機故也。哈都哈真二將。即以勝兵圍馬林于關口。後營被傷。乃金白寶永澄所統者。馬林率師趨救。敵兵不知兩軍。遂驚走。哈都潛率兵從後殺入。馬師不及備。被傷二千。林收兵渡河南岸。駐札。劉綎率師自牛毛寨進至馬家寨。二寨俱敵營。綎進戰。連破十餘陣。追入三百餘里。然綎久戰亦疲矣。遂駐營休兵一日。忽報杜松戰勝云。云。遂墮計。綎與兩王子力戰。自已至酉。勝負不分。四王子退走。綎不知計。追四里。四王子發矢中綎左臂。綎一手拔箭。一手輪刀。復戰。而復中一矢。一王子乘勢殺之。時義子劉招孫前救。見綎已死。下馬負屍。右手持刀。戰兩王子。被四王子一矢中心而死。

楊鎬速治

八月十三日。上遣緹騎速治楊鎬。九月二十六日。刑科參失機諸臣功罪狀。參看得楊鎬喪師失地。據法罪原難道。而曉曉置辯。曰未嘗私李如柏也。曰杜松故違節制也。曰馬上督催。不敢抗違也。不思如柏乃遼東大將。當時四路竝進。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以清河與如柏。故令杜松出撫順耶。在如柏怯懦畏敵。本無求戰之意。故再出輒逃。而鎬以令箭招之。說者謂令箭先藏柏身。託之傳自于鎬。則鎬之私庇如柏甚明。不然。杜松輕進。何不用一箭令退。而獨于如柏汲汲也。杜松廉勇久著。有古名將風。聞鎬將出師。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鎬貪功自用。徑行不聽。松乃密遣人進關。投揭當事。冀緩

其師。而如柏偵知。令人于關外邀回。重責十棍。致松謀不行。兵受其創。見有松姪總兵杜文煥。抱憤投揭。可問。卽此舉動。已舍陷松之毒矣。乃誓師時。如柏佯與松酒酒拜別曰。吾以頭功讓汝。松磊落丈夫。慨信不疑。賈勇先登。不知如柏早已布置奸人。爲松鄉導。誘其暗入奸伏。蓋敵素所畏者。松與劉綎也。先得鎬告示。悉其精銳。潛伏撫順一路。獨以當松。松果爲鄉導所誘。如柏先逃。望援不至。遂碎首淪沒。寸骨不存。劉綎亦復血戰一時。死敵是松之死。實鎬與如柏同謀計陷。壞此長城。爲異日和戎之地。而乃曰三路之敗。總由杜松故。違節制耶。在鎬爲此喪心之言。計欲自脫。而遂轉相流布。不念其死敵。而且沒其功。松死不瞑目矣。嚴詰催戰。固奉有明旨。獨不思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乎。卽不然。而以抗違被逮。不猶愈於以敗。卽伏辜耶。卽令口如懸河。其如法在不赦。至李如楨與周永春失陷開原。明旨曰。開原失陷。撫臣責任封疆。豈能無罪。則其罪視如柏俱一體之人。況遼事未平。有罪無功。仍宜單論其罪。如柏雖先雉經。尙當跪斬。鎬等若容免脫。是謂無刑。

熊廷弼經略遼陽

六月十五夜。大兵數萬騎乘虛直薄開原。孤城立下。十九日。以三萬圍鎮西堡。藩鐵奔潰。上乃擢熊廷弼代楊鎬經略。廷弼請恢復開原。上賜劍。廷弼單騎就道。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游擊劉遇節等。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

廷弼疏稱。藩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上諭酌略緩急。因決策守遼陽。挑壕築垣。借水爲防。

紀異

自古有國家者。一代之興。必有絕異之休祥著于始。一代之亡。亦必有非常之災祲兆于前。驗之天地。徵之人物。斷斷不爽者。萬歷三十四年丙午三月。雞鳴候。西南方天上。懸一關刀。口向上。凡一月而滅。五月。遂生李自成。兵象見矣。三十六年戊申。南京大水。禾黍俱無。鳳翔哀應。泰爲淮徐道。黃河出碑。文云。碑出干戈動。江東血水流。荒茫天地亂。發難鬼神愁。末云。洪武元年。青田劉伯溫書。未幾。應泰經略遼東。喪師失地。殆無虛日。

四十四年丙辰。廣寧婦生一猴。二角。是年。清朝建國號大清。太祖武皇帝卽位。建元天命。開科取士。始有會元。而中朝會元沈同和。以弊發除名。洪承疇登進士。是清有元。而明無元。承疇後爲清之勳臣。俱天也。二月二十五日。南京地震。自西北來。有聲。山東地震。龍關正陽門河水。三里赤如潰血。京師大震。陝西牛產犢。人頭人面。六月二十三日。蜻蜓自東南來。環飛蔽天。高者極青冥。卑及檐楹而止。彷彿如北方大風揚塵沙。莫能名其多也。人云海風吹來者。秀水有異鳥。人頭鳥身。集于樹。竟日乃去。大旱。秋旱尤盛。定遠富農劉子元。捕蝗甚力。蝗如片雲墜下。將子元田頃刻食盡。

四十五年丁巳。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羣。啣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

四十八年庚申。蚩尤旂見。圓削而長。二十餘丈。首鉅尾細。白光凝雲。若懸刃然。踰半月始隱。

一野史云。四十六年戊午八月。彗星東起。長數十丈。闊四五尺。本粗末銳。其形如刀。自巽而乾。光芒映耀。卽蚩尤旂也。自八月初見。至十月終始隱。是星見主天下大亂。此野史一段。乃辛亥四月九日社塔王館補書。

泰昌元年庚申

光宗貞皇帝

帝諱常洛，神宗之子。萬歷十年壬午生。至二十二年甲午，出閣講學。時年十三歲，岐嶷不凡，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故事，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講案前有銅雙鶴，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銅鶴上，帝囑內侍曰：「移銅鶴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默寓，衆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講章，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劉幼安當直，既敷衍畢，因問曰：「何以謂之亂德？」帝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鑿括之，更覺明切。」講官焦竑，請問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大義，答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嘆服。四十三年乙卯，帝年三十四，時居青宮，有張差挺擊一事，神宗在慈寧宮，問帝曰：「爾有何話說來？」帝知神宗旨，乃曰：「似此瘋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諸臣無聽流言，爲不忠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神宗始悅。四十八年庚申八月朔，卽帝位。時年三十九矣。九月朔，帝崩，凡登極一月，詔以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明年改元天啓云。

附前挺擊青宮一案

初，萬歷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初四日，幕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拈仆守門內侍一人，韓永用等呼集執之，送部鞠審，是犯姓張名差，御史劉廷元疏言：「跡涉風魔，貌如黠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爲風癲，提牢官王之榮重加詰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太監處，語多涉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因召百官進，百官膝而前，時太子三皇孫俱侍上，曰：「昨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

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開我父子耶。止將有名人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尋執太子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伏于衆中。喜極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因班聯稍後。聲頗高。上誤以爲別有所爭。命中涓擊下。承旨者挺杖交下。上令押朝房待旨。怒稍夷。又以手約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尋誅張差于市。斃龐劉于內庭。事遂寢。于是罷王之案。官補何士晉于外。

紅丸一案

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進藥。明日。光宗崩。九月初三日。丁丑。御史王安舜。參李可灼進紅丸罪狀。言臣接邸報。奉令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夫可灼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且唱言精知子平五星。天壽莫逃。此不過借此以塞外廷之議耳。奉令旨。李可灼于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俱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楊漣論內官崔文昇用藥之誤。言帝疾法宜清補。文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劑。云云。此八月二十四日疏。九月三日。御史鄭宗周。請下文昇法司嚴鞠。言往歲張差之變。禍幾不測。張差之後。因有文昇。致先帝一旦崩逝。當寸斬之。給事惠世揚奏。崔文昇輕用剗伐之藥。傷損先帝。科臣臺臣論之。輔臣方從哲。又何心而代擬出脫。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疏請究醫藥奸黨陰謀。謂當與先年挺擊青宮同一姦謀。云。南臺御史傅宗臯。論崔文昇用藥之誤。御史馬逢臯。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文昇用藥之故。宜正典刑。刑部主事王之案。奏請復先帝之仇。論李選侍。鄭貴妃。崔文昇。李可灼。共一線索。禮部尙書孫慎行。參方從哲。李可

灼進藥之罪。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曰：李可灼非醫官也。一旦以紅丸輕進，而龍馭上昇，罪勝誅乎？崔文昇身歷提督，當可灼進紅丸之時，何不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上諭：李可灼奪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發遣南京三年。戍可灼。御史郭如楚論李可灼之罪。

光熹時有三案。三案者梃擊、紅丸、與移宮也。移宮一案已具于楊漣傳後。

熹宗登極

熹宗，光宗之子。萬歷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初六日登極，卽泰昌之元年也。

顧慥論遼事

九月十二日，御史顧慥奏曰：十月十二日，東兵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潭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卻之。然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專制關外，胡匪不以聞。昨見賀世賢塘報，則僅僅斬一級，獲一盔，奪四韃馬耳，而遂誦功于部院，不亦羞朝廷而貽敵人笑耶？且士馬物故，不知幾何，而尙哆口遼城之無恙乎？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除天助云云，乃可不然。水潦旱蝗，所在見告，此八百萬者，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民窮財盡，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矣。

自熹宗立，饑饉薦臻，不數載而流寇起，卒亡天下，助疏如操左券。

河清

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巳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澈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十七日未時，照舊濁流。共清三日。時臨鞏道與戶部郎中黃袞親詣河橋目睹。至九月二十二日乙未，陝西撫臣李

起元奏上。

時天變地震。與物怪多矣。而茲河清者何。予聞黃河清。聖人生。以衰晚而望至德。必不可得之數也。

楊嗣昌奏歲饑

八月二十三日戊辰。餉司楊嗣昌奏言。臣在應天。聞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甚或數家村舍。合門婦子。併命于芑箕。菱稈。比渡江後。竈戶之捨食稻。飢民之捨漕糧。所在紛紜。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于江南。未嘗有赤地之災。稽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洵洵嗷嗷。一入鎮江。斗米百錢。漸至蘇松。增長至百三四十。而猶未已。商船盼不到關米。肆幾于罷市。小民垂橐偶語。思圖一逞。爲快。甚有榜帖路。約堆柴封燒第宅。幸賴當事齊之以法。一時撲滅無餘。然顧瞻閭左。民窮財盡。今日百姓尙知討賊。尙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賊。誰爲我皇上催科者。

百姓自己作賊六字十年來不幸而中。

熊廷弼回籍

九月十五日己丑。御史馮三元論經略熊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廷弼乞罷。楊漣奏曰。議經略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一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恨萬全之無策。二十二日。御史張修德請貶竄廷弼。廷弼上疏求勘。因陳守遼之功。戶科王繼昌奉旨會議。奏曰。廷弼挂衆議者三。以嫚罵爲氣魄。將帥不爲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遼人。客兵蹂躪遼地。遼人離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靡財浩費。所過騷擾。叛者姪劫。不能成功。三。

廷弼乞罷疏曰。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驅羸卒數百人。踰跟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常是時。河東士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備馬匹爲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遣開原道韓善分守道閻鳴泰往藩。皆不行。而鳴泰且途哭而返。河西謂遼必亡。議增海州三空河戍。爲廣寧固門戶也。關內謂遼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通國謂遼必亡。不欲發軍器火藥。而恐再爲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遼必亡。恐敵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眷以移也。中外諸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成海州。爲遼陽退步。成金伏。爲山東塘堦也。卽敵亦謂遼必亡。而欲坐殿以建都也。其間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爲存。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臥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輯。專事工作而尙威刑者所能致也。至謂職擁兵十餘萬。不能大入大創。小入小創。斬賊擒王。而殃民蹙地。爲敵人所笑。誠有如所歎者。第言斬賊擒王之事。于此日之兵之將。且勿易言也。令箭催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職于今日。何敢輕率。云云。遂繳還上方。席藁待罪。上命廷弼解任回籍聽勘。十月初十日。以巡撫袁應泰經略遼東。

廷弼交代疏曰。去秋遼陽以北。棄城而逃。今自藩奉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歸。而開鐵蒲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商客。增來幾許。此交代之人民也。消撫開鐵蒲伊汎等城。咸爲敵陷。雖未遽復。而瀋陽奉集寬暨醮陽長永寬奠。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無論已。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五千人。川兵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今援兵募兵計十三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自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用銀二百三十一萬餘兩。米豆用一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糜八百

萬之語是從何來。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請內庫咨取各邊不計外。打造過大砲重二百觔已上者。以數百計。百斤七八十觔者。以數百計。百子砲以千計。三眼銃鳥銳以七千餘計。其餘盔甲胸包臂手甲。梁戰車鎗刀弓箭。以及鋼輪火人火馬火罐釘擲牌楯等項。皆以數千萬計。此交代之器械也。何一件非職大聲疾呼。爭口鬪氣所得。何一事非職廢寢忘食。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非職身親腳到。口籌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極難事體。有邊才數年經營不定者。一而年當之。而爲臣者亦難矣。年來廟堂議論。全不言軍中情實。而第憑塘報敵緩急以爲說。前冬去春。敵以冰雪稍緩。輒闕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道一戰字。比見職收拾纔定。而愀然者又復闕然。急急責戰矣。畢竟矮人觀場。有何真見。至如用李如柏。李如楨。裁巡撫。添巡撫。起贊畫。用閩科議督護。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効。地方事當聽地方官爲之。彼旣處凶地。着重擔。自能區處停妥。幹辦緊急。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而一不從。輒輒然怒。若此後議論不省。則經略必無所措手足矣。此臣爲經略與封疆并國家慮者也。

明季北略卷之二

天啓元年辛酉

瀋陽陷

總兵賀世賢駐瀋陽。正月，大兵數萬騎抵渾河。昏候報渡河近城矣。世賢大驚，備火藥于堞間。登城望大兵，尙離城四里，卽命發砲，未傷一騎，而火藥已盡。須臾圍城。次日，副總戎尤世功率萬人出戰，殺傷過半，而返。堅守不出。經略袁應泰得報，命參將王世科率五千人赴援。敵將哈都殺之。軍盡降。攻圍十日，北門破。世賢啓西門單騎走不數里，至雙溪。遇李永芳哨騎五百，遂請降。與永芳同馬入瀋陽城。大兵授副總兵。瀋陽旣陷，大清以此城爲王都，號曰瀋京。

遼陽陷

天啓元年三月二十日，遼陽陷。先是，經略袁應泰聞瀋陽陷，與巡按張銓分守道何廷魁、監軍道崔儒秀等會議，忽報大兵自四里鋪至矣。命總兵侯世祿出敵。遇哈都哈真二將合戰，自午至戌，勝負未分。遂收兵至東山駐營。大兵乘夜攻小西門，應泰命發火器達旦。大兵死傷頗衆，火器亦盡。令監軍牛維曜出小南門，助侯世祿再戰。維曜中流矢，師潰。世祿不支，亦走。應泰與張銓、何廷魁、崔儒秀城上見之，知事敗。乃曰：「本院奉命專征，欲恢復疆土，上報朝廷。下安百姓，無如天數至此。使謀臣不能決策，勇將不能奏功。遼陽會城危在指顧，若退守河西，不惟無顏面聖，抑且羞見諸將士。願繳尙方誓以身殉，公等無闕外責。可。」

速出城。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銓等曰。我輩皆受國恩。今日患難時。正當捐軀報國。願相從地下。同爲厲鬼。擊敵耳。言未訖。四門報攻城。各分門而守。頃之。小西門火起。大兵已登城。小南門內應開門。兵大入。應泰在東城樓。拜闕謝恩。取劍自刎。儒秀縊死。張銓死守北門。見李永芳攻城。大罵背國忘君逆賊。永芳佯不聞。厲聲叱兵。攻益急。須臾城破。銓于城樓猶罵不絕口。大兵登城殺之。遍城火起。哭聲震地。何廷魁回署。與一妻二女投園井而死。

附記

遼陽生員楊某。順治十七年。總督松江。與無錫進士劉果遠會飲。演梨園。酒酣。楊拍案呼曰。止。板課矣。劉問曰。老總臺精審音律乎。楊曰。予命亦藉是獲存。初。遼東之破也。恐民貧思亂。先拘貧民殺盡。又二年。恐民富聚衆致亂。復盡殺之。惟四等人不殺。一等皮工。能爲快鞋。不殺。二等木工。能作器用。不殺。三等針工。能縫裘帽。不殺。四等優人。能歌漢曲。不殺。惟欲殺秀士。時予爲諸生。思得寸進。閉戶讀書。面頗肥白。被獲。問曰。汝得非秀士乎。對曰。非也。優人耳。曰。優人必善歌。汝試歌之。予遂唱四平腔一曲。始得釋。楊述竟。卽于筵間親點版歌一闕而罷。

袁應泰傳

袁應泰。字大來。號位字。鳳翔人。萬歷乙未進士。除臨漳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以禦漳水。陞工部主事。又備兵淮徐。以歲饑發賑。被參。移疾歸。起河南參政。備兵永平。會邊報警。庚申八月初九。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熊廷弼旣以人言去任。十月初十。乃陞兵部侍郎。賜劍。經略遼東。旣至遼。上疏言。臣父遺書命臣。不

得請告乞骸，病醫于斯，死葬于斯。如以罪蒙譴，亦願編爲士伍，以殺敵，不敢入山海關一步。有旨褒答。初，熊廷弼守遼陽，部署嚴整，應泰至，微有改張，而收降一事，殊不厭人心。應泰謂西人以食盡投東，東輒撫爲銳師，姑收之，以壯我而孤敵，計良便。迨瀋陽破，監軍欲誅降人，就縛矣。應泰驗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罵縛者，旣與死難諸臣積相左，而他苟活者無所諉辜。競曰：遼不自亡，降人亡之云。城陷，應泰于城樓上望闕拜疏曰：臣至遼，見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死遼葬遼之誓。今果陷，臣力竭而死，望皇上收拾人心，爲恢復計。復寄書辭其父，遂自縊死。內姪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尸大慟，縱火焚樓而死。朝廷以應泰妄收降人，輕信叛將，致亡瀋遼，及明年十月，始得贈兵部尙書，予祭蔭一子入監云。

張銓殉節

公諱銓，字宇衡，號見平，山西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授保定推官，入爲浙江道御史，以憂歸。起按江右，會東事棘，巡按遼東袁應泰，方以受降，公曰：遼禍在此矣，力爭不得。及遼陽被圍，公與應泰嬰城守。應泰曰：泰不才，待罪經略，當以身殉之。按臣無闔外責，尙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公曰：不然，吾世受國恩，豈有城破身存之理。城陷，大兵擁公出署，公不屈，將殺之。比出門，復引公還，好言慰之。公終不屈，乃令二人強扶上馬，送還署。至署門，向北闕五拜曰：臣不能報皇上，復呼父母四拜曰：兒不得事父母，乃自經死之。公美鬚髯，好讀書，在江西著春秋補傳若干卷，贈大理寺卿，再贈兵部尙書，諡忠烈。予祭葬，廕一子錦衣世指揮僉事，建祠名曰昭忠，而特擢公父大理卿五典，至兵部尙書，而與公同死者，又有按察司副使何廷魁、僉事崔儒秀。

公死事與他載微異。然殺與縊總歸殉節而已。

何廷魁投井

何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萬曆辛丑進士。授涇縣知縣。改令寧晉。入爲刑部主事。陞歸德知府。擢西寧副使。降黎平知府。尋備兵遼陽。與袁應泰多牴牾。爭納降事不得。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瀋陽陷。同事者爭遣其孥。公曰。吾不敢爲民望。大兵濟河。請于應泰。乘半渡急擊。不聽。及薄城未合。請悉銳禦之。又不聽。城陷。還署。懷印自投于井。妾高氏金氏從之。婢僕六人。一時同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諡忠愍。蔭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祭祀昭忠。

崔儒秀自縊

崔儒秀號徹初河南陝州人。萬曆戊戌進士。除掖縣知縣。與要人忤。屏居數年。補絳。調翼城。嘗格殺大盜。陞刑部主事。左遷令文安。復入爲戶部主事。陞山東僉事。飭開原兵備。而開原亡矣。公散家資募健兒八百人。辭墓而行。公旣以能吏聞。復究心兵法。及行陣器械之制。旁及奇門六壬太乙之屬。無不通曉。應泰頃心任之。亡何納降起。公力諫。不聽。賀帥世賢有異圖。公諷之。質其家于遼陽。大兵攻奉集堡。小衄而去。尋舉衆攻遼陽。公分守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卻。傾之。應泰所簡精兵自潰。降兵競起。刃人於衢。城開。公慟哭。戎服北向再拜。步至都司廳。事自經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廕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祭祀昭忠。而武臣死者尤世功。陳策。董仲揆。張名世。吳之傑。周敦吉。戚金。鄧起。襲秦邦屏。餉司陳堯甫。段展。及邦屏姊士官秦氏。竝得贈卹云。

廣寧潰

遼東經略熊廷弼主守。駐閭陽。巡撫王化貞主戰。駐廣寧。二人議論遂成水火。此致敗之由也。天啓二年壬戌正月。化貞疏言。臣願請兵六萬進戰。一舉蕩平。且與粘化定盟。及虎墩兔愁敵血。又用遼將孫得功爲先鋒。欲共殺敵。廷弼俱言不可。信化貞不從。大兵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招外兵萬衆至邊。策敵必不敢渡。柳河欲令部將羅萬言哨卒過河誘之來入。以驍騎蹙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爲非計。乃止。大兵渡河。逼西平堡。羅一貴堅守。一日夜。大兵頗被傷。將解圍。復攻。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先鋒孫得功。乃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推渠當先。未及戰。得功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略陣馬蹙被殺。祁秉忠扶病上馬。中箭死。李永芳復環攻西平城。陷。一貴自刎。得功走入廣寧。疾呼軍民宜早剌頭歸降。因命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闕然。率奪門走。化貞方晨起視書。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走空矣。化貞股栗不知所爲。而所坐馬已爲心腹將竊去。倉皇整行李四箱。以二囊駝載之。而自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訶止。將縛之。朝棟後至。持刀與鬪。乃得出。得功遂踞城。附敵。此正月二十二日事。

廣寧旣潰。化貞所招外兵。大肆殺掠。逃軍和之。難民西奔者十不得一。遺棄幼小子途。蹂踐死者相望。化貞從數騎走閭陽。邊熊廷弼自右屯引兵至。止焉。化貞向廷弼而哭。廷弼顧笑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慚。尋向廷弼議固守。寧前計。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給募戰。不撤廣寧兵于振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爲守。惟有護百萬之生靈入關。勿以資敵足矣。乃整衆西行。化貞與寧前道張應吾殿後。時大兵以東無追逼者。故得緩轡以施。總督王象乾一一驗放入關。

按臣方震儒在廣寧尙臥未起。聞撫臣走。亦單騎走。監軍牛維曜、邢慎言隨之。高出、胡嘉棟、韓初命、隨經略走關上。惟高邦佐留松山沐浴衣冠。向西再拜。縊死。其僕高厚亦從死焉。

高邦佐自縊

高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萬曆己未進士。授壽光知縣。招撫流移。爲山東循良第一。入爲戶部主事。出守永平。陞副使。備兵天津。陞陝西參政。丁艱歸。服闋。備兵薊州。尋乞養歸。會遼事孔棘。奉命以參政兼僉事。分巡東寧。願經撫不和。西會內訌。勢且莫支。公不得已。具文請告。已得允。而正月二十日。大兵渡三岔河矣。廣寧官吏皆遁。人多勸公西走。且謂請告之身。可以無死。公曰。吾一日在事。則一日臣子也。若偷生入關。何面目見天下士。乃作書與母太淑人楊氏訣。以匹馬二僕走松山。乞援于經略。公知必不可爲。乃親書一紙。令家童持信入關。其略曰。本道奉命分巡廣寧。家有九旬之母。絕裾出山。抵任以來。飲食俱廢。意圖肅清。迅掃。仰報君父。不意天不厭亂。三岔失守。惟有一死。以殉封疆耳。除西向叩闕。南向拜母。自經公署。以明臣節外。所有隨行家童二名。遣還原籍報信。誠恐關津阻滯。合給印批。遂整冠束帶再拜。以印綬自經。二僕高永、高厚。謂不忍主人獨去。無給使令地下者。慟哭爭死。永遂以書付厚。抱公屍呼號搶地。仰就其綬尾自縊。時大兵且迫。經略命舉火。并二屍及公署焚之。未及。以馬票給厚。厚年僅十九。有武弁盧科。感公德。棄家護厚入關。有旨贈公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諡忠節。賜祭葬。廕一子錦衣世百戶。立祠。義僕高永優卹銀二十兩。

羅一貴自刎

參將羅一貴守西平。大兵攻之。一日一夜不下。砲傷六七千人。屍與城平。大兵夜半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李永芳知守將爲一貴。欲招降之。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漢。肯降爾乎。亦豈招降。旗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一貴遂自刎死。

五監軍

高出、胡嘉棟、韓初命、牛象乾、邢慎言。時稱同逃五監軍。蓋三路之敗亦有五監軍。上命官旗擊解高出。胡嘉棟來京究問。

附記

西夷以愨爲主。愨之順逆。西夷所視爲向背。王化貞初意。虎愨外助。永芳內應。僥倖浪戰。守備不設。不覺墮計。又孫得功昔居賀世賢麾下。世賢東降。馳書得功約內應。故對陣時得功忽分兵二翼退。後讓劉渠當先出馬。纔一交鋒。得功率衆先奔。劉兵見後帥奔。亦相奔潰。而渠被敵將哈都刺死。此時大兵尙不信得功等投降之心。是實。按兵不進。熊廷弼引兵五千至。見廣寧已潰。遂率衆入山海關。以化貞言失在柔而愚。信謀課。輕信選人。以廷弼言失在剛而愎。不爲預備。然化貞匹馬就逮。百姓遮道而哭。吶喊三聲。廷弼回京聽勸。單騎夜行。百姓若罔聞知。絕無一送。則寬嚴之分。剛柔之別也。御史謝文錦疏曰。廷弼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固守而不可得。化貞意氣既銳。熒惑復多。又不幸有本兵爲主。言聽計從。所請如意。欲雖不言戰。而不可得。是二臣之陷于辟者。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勝。職在中樞。而視詬誶羈凌。漫無定畫。明分

左右之祖。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撼山海。本兵其何辭以解于衆。按熊廷弼號芝岡。楚人。吾邑鄒迪光。督學三楚。拔之。蓋由武入文者也。未幾登進士。督學江南。歲試時。用封皮二條。將諸生自耳及肩封之。使不得左右顧。劣等被笞。有被笞而入學者。其待文士嚴酷若此。則御軍可知矣。然廷弼本膽氣過人者。宜不畏戰。而反主守。是知彼知己。能剛能柔。一等人。真可將矣。然守定後。戰。今日上揭。明日上疏。與樞撫爭執成仇。未免齒牙過利。臺省諸臣。復多有隙。崔呈秀又最恨之。廷弼既與朝臣多怨。無功誅。有功亦誅。止爭先後耳。惟有解印南歸。可免吏議。戀棧豆。遂及于難。有以也。謝文錦疏云。經撫之罪。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爲輕重。乃幸災樂禍者。欲藉是以報其宿憾。或請速逮經略。或請速斬經略。而撫臣身在封疆。若漠然事外。可不問者。近且欲甘心廷弼。而以化貞仍移薊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其何以服經撫。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獨此疏爲平心之論。及上命刑部尙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會審熊廷弼一跪。就起。言從田閒起。原議任札山海。竝無住札廣寧字樣。一躬投一招揭。鄒都憲云。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公進刑部。是非自明。廷弼相爭多時。王紀曰。公不肯進獄。暫到天仙菴住。一日。請旨定奪。廷弼遂自請詔獄。鄒王云。請過王巡撫來。化貞跪下大哭。言經略先不聽我。過河大戰。河東寬大可戰。河西窄小難戰。及廣寧危在旦夕。經略領兵來救。後竟逃回。此罪歸于廷弼。不于化貞也。鄒王云。公必須引罪。還有在朝列班之日。化貞投上一揭。亦一躬而散。熊廷弼審單內有云。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宜用重典。以警將來。天啓五年八月。決廷弼。傳首九邊。

初廷弼在閩陽閒。廣寧被圍。深憂之。方夜飲。忽思敵兵益熾。大呼曰。可恨。忽屏後亦云。可恨。廷弼驚問。是甚麼人做聲。屏後亦云。是甚麼人做聲。廷弼命左右快去後面看來。屏後亦云。快去後面看來。左右入視。寂無一人。廷弼曰。好古怪。難道有這樣事。屏後亦云。好古怪。難道有這樣事。廷弼曰。待我自我去看來。屏後亦云。待我自我去看來。廷弼且走且說。聽至屏風。始知銅盆。廷弼曰。這又來作怪了。銅盆亦云。這又來作怪了。廷弼曰。快把水來傾掉了。銅盆亦云。快把水來傾掉了。水既去。銅盆遂不能言。廷弼心疑甚。不能寐。忽報廣寧內潰。王化貞奔至云。

遼事一敗于紅旗。催戰而李維翰速。再敗于馬上。催戰而楊鎬速。三敗于出城浪戰。而袁應泰死。崔景榮罷。廣寧事。廷弼以控扼山海。而罪其西奔。然王化貞一敗。實爲首罪。廷弼但不能收散卒。固守寧前耳。惟殺化貞。而戍廷弼。始稱平允。至于傳首九邊。過矣。

熊廷弼傳

廷弼號芝岡。湖廣江夏人。軀長七尺餘。少髯。有膂力。能左右射。年二十九。萬歷丁酉。解元。戊戌。進士。授保定府推官。召入爲御史。特命巡撫遼東。辛亥。督學南畿。中蜚語歸。己未。杜松等敗。嗣神宗用御史楊鶴言。召公前往宣慰。隨授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略遼東。賜劍。以八月初三受命。整頓年餘。會熹宗立。與中朝議多不合。爲閔科姚宗文搆。退。而以袁應泰代之。四閱月。而遼陽亡。上忽思曰。假令熊廷弼在。豈壞至此。召公爲兵部尚書。且賜手詔曰。汝當念先皇賜環之恩。朕在沖年。遭茲患難。勉爲一出。以全君臣。始終大義。公赴召出關。大司馬張鶴鳴設饌三十里外。冀有所囑。公手擊案曰。今日不得言邊事。鶴鳴由此啣公迺。

德惠巡撫王化貞以分公權。職方郎耿如杞主事鹿善繼皆阻經祖撫。以公負才使氣。內外忌之。遂以五千人守右屯。而化貞兵十三萬駐廣寧。辛酉十月。化貞進兵。壬戌正月。河西陷。一時廷臣皆欲殺公。在獄四年。會楊忠烈劾璫黨人。謂稿出公手。時有蔣應賜者。公門下將也。化貞乘璫意。謀應賜。觀音經後有圖識數語。遂坐妖言棄市。牽及公。越三日。四鼓中。貴捧駕帖至。公沐浴整冠曰。我大臣也。死當拜旨。豈容草草從容就戮。賦絕命詞曰。他日儻拊髀。安得起死魄。絕筆歎可惜。一嘆天地白。後輔臣韓爌爲之訟。寃得賜歸葬。

毛文龍入皮島

毛文龍號振南。居錢塘薦橋忠孝巷。與于忠肅同里。萬歷丙子正月十一戌時生。家雖貧。有英氣。虬髯。相者謂必登壇制閩。善騎射。尤嗜奕。嘗云。殺得北斗歸南。友問之。文龍曰。行碁如決戰。對壘若交鋒。個中先天深意。誰能悟之。道士逍遙子寓西湖淨慈寺。文龍問奕。道士曰。昔馬融有圍碁之賦。班固作奕旨之論。謝安賭墅而秦軍亡。費禕借談而魏敵卻。元機不能盡述。因對奕。寓兵法于中文。龍頗悟。臨別。授天書一函。遂曉暢兵機。神宗乙巳仲春。舅氏沈光祚爲兵部主事。因思入京。祈夢於于廟。夜夢少保示書云。欲效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作伴。蓋韓信二十七歲爲大將。文龍五十二歲作元戎。是老了一半也。田橫有五百人同殉島中。後袁崇煥止害文龍一人。是無伴也。夢亦徵矣。文龍入京。光祚薦于遼東總兵李成梁。補內丁千總。九月。兵巡道某考武舉。文龍列名第六。遂署安山百戶。陞遼陽千總。三載。陞守備。熹宗初。經臣袁應泰命造火藥。兩月而辦。加遊擊銜。撫臣王化貞招武材。文龍入謁。補練兵遊擊。歷仕至此。俱

由光祚所薦。閱兩月。進呈討羌建功。化貞命往河東等處。招致遺民。恢復疆土。遣千總張板等四人。兵二百。給劄百張。與海舟四號。米五百石。文龍遂經三岔河口。行至豬島。地可三十里。廬舍俱燬。寂無一人。止水牛二十三。取之。長年李景先。各島頗熟。率勇壯二千人。見補千總。至廣鹿島。地七十里。令守備蘇其民。擒島官胡可實。安撫七百餘人。至給店島。方三十里。命千總張繼善。執島官在光先。安民二百。至石城島。地五十里。命張振。執島官何國用。安撫四百家。諸島官俱南人。降清者。次又收復鹿島。長山島。小長山島。色利島。章子留島。海洋島。王家島。至彌串堡。文龍上崖駐軍。招集難民。歸者甚衆。是堡爲朝鮮地。過此二百里。卽鴨綠江。乃中國與朝鮮界。過江卽鎮江城。城本中國地。萬歷庚申。爲大清所取。命總兵修養貞。以千人居守。七月。旣望夜。文龍率將士九十七人。襲破之。獻俘。王化貞奏捷。授廣寧都司兼副總兵。駐鎮江。大兵五萬。至親往朝鮮。借師鎮江。復失。文龍謀擇一島駐軍。以截大兵。李景先曰。莫如皮島。大可四百里。環山峭壁。文龍北行五百里。至島。荒茸無人。多蛇虎。悉射殺之。遂遷居于中。此天啓二年五月也。已而聞殺哈都。民歸者萬計。天啓二年。文龍與諸將計曰。遼東要地。惟金州南通旅順口。北至三牛霸。西通廣寧。東可圖復。此城若得。陸扼建州。水可運糧。停泊。遂命守備張盤。程鴻鳴等。率衆自麻羊島往。止距海面四十里。七月初三。四鼓。至金州南門。各舉火把。吶喊放砲。守兵五百。從北門去。天明。進城。安撫居民。蓋州領兵官修養性。至。敗卻之。閏十月。聞大兵將渡河。調兵三萬。統各將陳繼盛。許日新等。攻牛毛寨。王貴。杜貴。攻雞島。俱捷。命張盤守金州。

袁崇煥守寧遠

袁崇煥號自如。廣西梧州府藤縣人。萬曆己未進士。天啓六年丙寅。巡撫遼東。鎮守寧遠。正月初四日。忽報大兵入邊。初十外。卽至寧遠。以星夜倍道疾馳。士馬疲罷。恐袁兵出戰。皆坐馬佛守。崇煥與總兵滿桂。趙率教。左輔等。俱閉城不出。須臾圍城。騎可二萬。將鐵裏車撞城。聲轟然。久之。城爲之撼且碎矣。又用狀如雲梯。而高過于城者。擊撞上。以版遮蔽。兵藏于下。掘城垣。墉將墮。以長堦沿石。撞下兵多死。及攻既久。城基俱成。凹龕兵匿深處。挖掘城上。以石擲之。又不能及。城將破。合城大懼。俱怨曰。袁爺爲己一人。累我一城百姓。時有通判某。浙江人。也有智略。急造火藥。不置炮中。勻篩于蘆花褥子。及被單上。捲之。號萬人敵。藥甫成。通判爇火欲試。忽火星飛于鬚上。立刻焚死。萬人敵着一火星。卽不得生。其利害如此。守者用此。擲於城下。大兵方攻城。忽見被褥遍地。大喜。趨出爭奪。城上望見。卽以火箭硝黃等物。擲於被褥上。火大發。撲之。愈熾。火星所及。無不糜爛。延燒數十人。大兵不利。解圍。詰李永芳曰。汝言此城易破。如何若此。難攻。遂去。凡入內地二十日。合城百姓大哭。拜謝崇煥滿桂等救命之恩。二月。經略高第報捷。崇煥陞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左輔等。各陞賞有差。順治十五年戊戌八月十二日。先君子曰。予昔在滁州。遇椒客。自云居寧遠城。開肆鼓樓前。曾被圍城中。故熟知其事如此。誠他書所未悉也。大兵旣歸。練兵瀋陽。以圖再舉。明年六月。復攻寧遠。滿桂等大戰卻之。頌天臚筆云。丙寅正月。大兵數萬渡河。其最勁無敵者。人被鐵鎧二重。號鍊頭子。三盆至寧遠四百餘里。列城六七。士馬盡斂入寧遠。廿三日。大兵列營城下。次日攻東門。推堅車薄城。車用數寸厚板。冒以生牛革。藏健士于下。鎗鑿壞城十餘里。矢石不能制。後擁鍊騎。李永芳督陣嚴酷。城內架西洋大砲十一門。從城上擊。週而不停。每砲所中。糜爛可數里。獨城下無以施。乃

束葛粘灌脂，糝以鏡藥，燃之投下，車鱗疊不得開，焚死甚衆，斃錦服者十餘人，所謂固山牛鹿也。大兵遂退，使死士五十人縋城而下，拾矢十餘萬枝，見城上大小穴至七十餘，而查稍黃庫亦已盡，危矣哉。

毛文龍安州之戰

文龍居島，聯絡朝鮮，招攜遼庶，時以遊兵出沒海外，牽制大兵，使不得深入山海。天啓四年七月初二，大兵遣人與龍議，和李永芳致手札，言龍在遼族屬未遭屠戮者，盡行優待，誘龍同叛，中分土地等情。文龍將來使暨手札，差官進呈，上加左都督賞大紅蟒衣一襲，銀五千兩，參將陳繼善、汪崇孝、遊擊陳希順、李鉞、時可達、王輔、朱家能、毛承祿、程尤、都司僉書許武、元頂選、李鑣、張舉，各准實授。參謀葛應貞、王命卿、加都司僉書、解俘官周世登、蘇萬良，實授守備。歲運米二十萬，及七年四月，大兵三萬攻郭山，殺朝鮮兵六萬，燒糧百萬，李永芳、賀世賢、麻城塔等，攻义州。文龍遣參將毛承祿、陳繼盛等，率兵萬五千赴救，使張曉以萬人設奇，自統八千後應，戰於安州。大兵不利，退八里。文龍與曲承恩斬七將，圍之。大兵北去，文龍入安州等處安民，回島奏捷。

趙率教守錦州

七年五月十一日辰時，大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外，四面札營，分兵兩路，輪番交攻。西北二面，總督趙率教、同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力督各營將領，并力射打砲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死者甚衆，見天墜大星如斗，其落地時如天崩之狀，衆驚恐終夜。大兵至五鼓，撤兵錦州圍解，東行至小凌河札營，留精兵殿後，是役也。大戰三次，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後趙率教敗沒于遵化。

魏忠賢濁亂朝政

是時三韓新陷，九邊震驚，外事亦孔棘矣。乃天降殺星，窮兇肆惡，雖正典刑，未盡厥罪。延及申酉之際，奸黨楊阮輩，猶以餘燼亂天下，甚矣逆閹之流禍大也。

忠賢，北直河間府肅寧縣人，原名李進忠。本姓魏，繼父姓李，得寵後，因避移宮事，改賜名忠賢。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初六日，熹宗立，年十六，未婚。乳母客氏，侯巴兒之妻，年三十，妖豔。熹宗惑之，封爲奉聖夫人，出入與俱。時忠賢漸用事，私殺司禮監王安于海子，然與客氏尙未合。及熹宗婚，立張氏爲皇后，王氏爲良妃，段氏爲妃，客氏不悅。熹宗賞賚無算，客氏偶出，用八人轎，開棍五道，避之稍遲，輒笞。給事朱欽相、倪思輝奏之，被降。江西御史王心一疏救，貶三級。由是客氏勢益橫，忠賢謀結之，邀飲六十肴，一席費至五百金。遂表裏爲奸，陸降任意。熹宗言動，客報于忠賢，忠賢告假，則客氏留中，顧殺心猶未熾也。會高攀龍、參崔呈秀，呈秀賄忠賢，高疏留內不發。于是羣小歸附，閣臣魏廣微認姪，顧秉謙、傅概、阮大鍼、倪文煥、楊維垣、梁夢環，俱拜忠賢爲父，客氏爲母。忠賢聽崔傅阮三人言，於鎮撫司設五等刑具，夾拶棍杠敲，遣校尉點城探聽，絲微必報。如有所發，貲命立盡。許顯純掌鎮撫，又殘忍第一。忠賢以左光斗、魏大中欲阻封蔭，切恨之。阮大鍼曰：「此俱東林黨，每事與公相忤。」崔傅等遂謀一網打盡矣。

點將錄阮大鍼作，獻魏奄，指爲東林惡黨。

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天巧星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鄞，霹靂火惠世揚，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青面獸左光

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

天鑒錄 崔呈秀作獻逆奄指東林黨

葉向高 孫承宗 韓 爌 劉一燾 趙南星 楊 漣 高攀龍 左光斗 孫居相 李邦華

喬允升 王 洽 曹子汧 錢謙益 姚希孟 李騰芳 相鼎孫 文震孟 侯 恪

熊明遇 沈惟炳 熊奮渭 周宗建 王心一 顧宗孟 姚士慎 張振秀 顧大章

又有非東林爲人正直不附魏黨亦一網打盡

孫慎行 鄒元標 韓繼思 易應昌 馮從吾 陳宗器 申用懋 陳仁錫 毛士龍 黃尊素

劉 芳 李應昇 張慎言 房可壯 惠世揚 章允儒 劉宏光 蔣允儀 侯 恂 游士任

張光前 賀 烜 孫必顯 汪始亨 周順昌 侯震揚 張 澄 劉宗周 鄒之麟 劉時俊

解學龍 瞿式耜 鄒維璉等

選佛錄明哲保身不附逆奄

孫承宗 蔡復一 董其昌 王 洽 申用懋 范景文 鄒之麟 姚士慎 楊朝棟 方應祥

申紹芳 魏浣初 侯 恪 姜一洪 張 璋 周詩雅 賀 煥 張 秀 白貽清 程國祥

彭惟成餘二十人未錄

魏黨

顧秉謙 魏廣徵 王紹徽 王永光 霍維華 徐大化 周應秋 崔呈秀 閻鳴泰 邵輔忠

楊維垣 倪文煥 阮大鍼 卓邁 李魯生 梁夢環 李蕃 曹欽程 吳淳大 孫國禎
劉廷元 孫杰 劉志選 李春燁 黃克纘 賈繼春 劉廷宣

羣小謀陷正人

傅櫬、梁夢環曰：葉向高用徽州門子汪文言爲中書，即可羅織此輩矣。忠賢使許顯純勘文言，問楊漣、左光斗等十七人過贓多少。文言曰：我不認得，此俱是正人。如何有贓？五刑備極。文言呼天，寧死不扳累顯純。無如之何，自爲獄詞以進，卽索文言氣絕，使無所證。天啓五年四五月，逮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袁化中、顧大章等，後俱死于獄。

羣小封爵

魏忠賢封肅寧侯，姪魏良卿、寧國公世襲。孫鵬翼，方五歲，世錦衣指揮。許顯純太子太保，田爾耕錦衣衛大堂，蔭正千戶。崔呈秀兵部尙書，後熹宗疾篤，忠賢加寧國公魏良卿加太保，魏明望安平伯，加少師。魏良棟、東安侯，太子太保。客氏子侯國興擬封伯爵。

建生祠

江南巡撫毛一鷺，建魏忠賢生祠于虎丘。南京指揮李之才，建二祠于孝陵之前。總督蘇茂相，建生祠于鳳陽皇陵之次，皆具本求上賜額。虎丘賜曰善惠，孝陵賜曰仁溥。鳳陽賜曰懷德。由是紛紛請建，真如醉如癡矣。閩鳴泰建生祠於通州及昌平門，一名崇仁，一名彰德。主事何宗聖，建生祠於長溝，名顯德。巡撫劉詔，建生祠於密雲，名崇功。其餘載之正史，不能悉錄。

稱功頌德

時上書頌魏忠賢功德者不可勝記。兵部尙書霍維華奏曰：廠臣茅土，尙覺其輕。良卿太師，尙餘一級。同年翰林王應熊笑曰：味年翁兩個尙字，想當讓位與他。維華面赤。越六日，削應熊等去。鄭芝龍受撫，豐城侯李承祚，具本請封魏上公爲王。周應秋二十九疏，請封忠賢子姪爲公侯伯。郭允厚四十疏，請給忠賢莊田祿米。薛鳳翔四十七疏，請給忠賢第宅鐵券。李番呼忠賢爲九千歲。盧承欽請刻黨籍碑示海內。

楊漣

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應山人。萬歷三十四年丙午，丁未進士，授常熟縣尹。贈太子太保。謚忠節。公初爲縣令，遷戶禮兵垣，給諫。歷事三朝，以移宮一事爲羣小所忌。庚申冬，告歸。癸亥起用，陞禮科。歷都御史，見魏忠賢客氏專擅，遂聲罪首攻于天啓四年甲子六月初一日。有二十四罪之奏，權璫驚怖累日。既乃大泣于上前云：外邊有人計害奴婢，且謗皇爺。上云：前日有科道官沈參立枷事，爾如何說。忠賢知上意叵測，遂匿漣疏不進。首輔葉素善璫，調停爲姑不究之旨。南北臺省交章劾忠賢，悉留中不報。越幾日，二更許，忠賢手封墨勅，不由關票，竟送該科，削漣等爲民。時值苦暑，組銷鐵鑪，慘如炮烙。都城士民數萬擁道攀號，爭欲碎官旂而奪公。公四向叩頭，告以君臣大義，始得解散。及至都城，竟下鎮撫。許顯純問：爾如何首倡移宮？公答云：我只見乾清宮之當靜，皇上之當尊，舊宮人當避新天子。九卿科道俱有公疏。至於宮內處得相安，不相安與我論移宮者不相干。又問云：爾如何陷皇上不孝？將刑具過來。公答云：有天日在上，此地明心堂，不要改作昧心處。又問大計事。公答云：大計時我在京，我在京時未遇大計。如今考選諸人

現在何不拿來對審。又問熊廷弼贓事。公答云。遼陽未敗時。我尙豫上參疏。豈既失廣寧而反爲營脫。試問廷弼原招。曾改輕半字否。又叫加起刑來。公云。加甚麼刑。如今有死而已。許顯純密承璫意。異刑酷拷。肉綻骨裂。坐臧二萬。五日一比。髓血飛濺。死而復甦。許顯純竟將頭西亂打。齒頰盡脫。鋼針作刷。遍體掃爛。如絲。公罵不絕口。復以銅錘擊胸。脅骨寸斷。仍加鐵釘貫頂。立刻致死。時七月二十四日也。是夕。白虹亘天。挨延七日。始得領埋之旨。隨行昇輓。田爾耕。又復使人劫去。赤炎蒸暴。蛆蠅填集。止存血衣數片。殘骨幾根。以惡木殮之。老僕比臧身死。三歲幼弟驚死。親戚朋友。填滿囹圄。家貲產業。簾捲掃賣完臧。至崇禎元年。始得贈諡。子廕國子監生子名之易。

移宮一案

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時。公在兵科。近瞻天顏。無病容也。初四。聞不豫。初八日。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安傳聞。某日。鄭妃進姬侍八人。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固下痢劑也。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鄭同選侍。日以看視爲名。邀有封太后旨。諭內閣方從哲等。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成命。時公署禮科印務。將疏論。門人徐養量止之。至十四日。有郭王二皇親。遍謁台省。泣懇宮禁危狀。謂帝勢必不起。鄭貴妃與李選侍。居于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共洩熹宗附己。勸以先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蓋環弄兩朝于股掌之間矣。諸宮侍俱不得近。并傳熹宗時。時向人泣。謂皇爺素固健甚。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了此十五日。御史左光斗會議。請諸大老。約貴妃姪鄭養性。禮請貴妃移宮。十七日。上召閣部科道入。曰。幾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孟十九日。公從大臣再問。

安後，則聞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二十二日，大臣入，上曰：「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初始愈，登極後，勞着些，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無效。」閣臣劉一燝、孫宗伯言及封李選侍儀注，上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二十六日再召，上音吐猶亮，二十九日甲戌，召見，則曰：『朕難了國家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爲堯舜之君。』」又曰：「朕壽宮要緊，大臣共對曰：『聖壽無疆，何念及此。』」適內帷幔中一小豎從上耳語，搖手不應，忽一穿上紅婦人，張手從光宗前挾熹宗入，嘈嘈者久之。熹宗滯帷幔間，若推之出，熹宗失色，忿向光宗曰：「皇爺爺要封皇后，我等爲上請，急或悞也。」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李可灼進藥。九月乙亥朔，五更帝崩，公從大臣趨乾清宮，守闈者將挺固阻不容，公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皇長子小爾們據住門，不容宰相入，意欲何爲？闈者卻乃入哭臨，請見今上，上久不出，再四請，乃得見，其呼萬歲，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因奉上詣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三呼禮畢，導至慈慶宮，頃奏事中宮，公擁上行，交付輔臣劉一燝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甫到中宮，諸璫從寢閣內出者，共喝爾們拉小爺那裏走，急請回宮，上小害怕，固欲奪上入，公亦喝之曰：「胡說，殿下是我等主，我等是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殿下怕甚麼？共擁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上，仍西上坐，諸臣行五拜三叩頭禮，嵩呼畢，擁入慈慶宮，劉一燝奏曰：「乾清宮尙未淨，請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公出與左光斗、大宰周嘉謨語，李選侍無恩無德之故，必不可令上同居，周乃草移宮公疏，初四日，既得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挾上母子同宮，欲且垂簾稱制，有中使來，公曰：「選侍移宮否？」其人答曰：「莫講移宮了，母子一宮好，如何要兩處住？」李娘娘惱得

狠。今日請小爺講明白同住。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是如何說。公曰。殿下在東宮。是皇長子。今日皇帝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皇帝。選侍順旨移宮。後日等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抗據。未便怒目視之。其人還傳聞至初九十二始移宮。公急促相臣方從哲曰。聖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宮禮。相公當上揭急促移宮。方云。到初九十二也罷。公曰。但苦上無住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日仍在而入。上何如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宮住。無害。公曰。前日以皇長子而就大子之宮。可明日爲天子矣。世間那有天子遜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祖宗相傳。是天子之居。即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寧宮。選侍何人。而居乾清宮不移耶。時諸璫中有言先帝舊寵。從容些也罷。公曰。諸大臣是受先帝顧命者。先帝是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嬖媵之理。便請選侍到九廟前去講。汝是食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抬我去殺了便罷。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也。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幾盡。是必欲盜盡乾清宮之寶。乃已耶。爭論聲徹帝座。上遣中官傳旨移宮。李即移宮。李進忠、劉遜、劉朝等。并以盜藏被緝。明日上乃正乾清宮。升殿。陝西撫臣奏黃河清五日。

子按。鄭貴妃。慧人也。神宗寵之。生福王。李選侍。鄭黨也。光宗寵之。當光宗登極。鄭李進美人等。遂致不起。光宗崩。李選侍猶居乾清宮。欲與熹宗同居。邀封后。垂簾稱制。而楊左等。以選侍素無德。又非生母嫡母。與養母。恐有武氏之禍。必欲令選侍出乾清宮。不與熹宗同居。暨議甚正。未免稍激。遂爲羣小所忌。而禍自此始矣。

周順昌

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萬歷四十一年癸丑進士，授福州府推官。考滿，擢吏部主事。吏有以人參湯進，公酬之金，戒勿再進。嘗推一大僚，失要人意，遂引歸。時逆璫日熾，巡撫周起元以忤璫削籍，公爲贈言，指斥不諱。嘉善吏科都垣魏大中，中被逮，道經吳門，公過之，以女字其孫，奉酒炙，相持慟哭。流連三日。且云：大丈夫視死如歸，幸勿爲兒女牽懷。使千秋而下，知有繼楊椒山而起，魏某亦不負讀書一場。所可恨者，椒山爲權相所害，公爲權璫所害，又有些不同處。然而忠臣無二道，止行其所志可也。且嘗魏忠賢、魏狗而別，臨行云：適聯姻語，小弟決不食言。周順昌是箇好男子，老先生請自放心，乃去。校尉俱聞其言，倪文煥疏劾公不應與罪人結婚，因言署選時受賄不可勝數。至張家灣舟爲之沈，不知公取道中州歸裝。備二擔而已。疏出，聞者咸唾罵，然公竟落職而璫怒未已。公對人語刺刺亦未已也。天啓六年丙寅，蘇杭織造太監李實欲得忠賢歡，迺借織造事以欺君蔑旨，參誣諸臣。奉聖旨：周起元有違明旨，擅減袍段數目，又捐勤袍價，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逢迎附和，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周宗建、繆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此三月，忠賢所捏旨也。錦衣衛掌堂田爾耕、遣官旂張應龍、文之炳等六十餘人，分拿公等十五。至蘇州吳縣，令陳文瑞、公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而慟。公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毋效楚囚對泣。乃悉召故人與決別。而夫人吳氏號泣昏迷，絕而復甦者再。諸子環地而哭，聲徹街市。公不顧神色，自若。臨行，妻舅岸士吳爾璋曰：昔范司隸囑子數語，千古酸鼻。君獨忽然長往乎？公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左右

有一素榜曰。此龍樹菴僧屬書者。向已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乃呼筆題小雲棲三字。字大如斗。體法遒勁。復書周順昌題。并識年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百姓號冤聚送者已數百人。公囚服小帽詣軍門。士民聚益衆。巡撫毛一鷺。浙人也。檄有司數易置公。毋使督聚益衆。一日四五遷。然遠近聞風。相繼至愈多。皆言吏部清忠亮節。何罪而朝廷逮之極守。至昏夜猶不散。旦則復聚。自十五日至十八日。蓋通國皇皇也。開讀之日。郡中士民送者數萬。相聚謀乞兩臺。懇其疏救。于是皆執香迎順昌于縣署。號聲振天。縣官馬不得行。日午至西察院。諸生五百餘人。公服立門外。頃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至。百姓執香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瀉川。轟轟不辨一語。諸生王節。楊廷樞。劉驥。鄭敷教。劉羽儀。文震亨。殷獻臣。王景臯。袁徵。朱隗。沙舜臣。王一經等。乃迎兩臺于門。痛哭而陳曰。周詮部清忠端亮。輿望久歸。一旦以觸忤權璫。遂下詔獄。百姓怨痛。萬心若一。明公爲天子重臣。何以慰洵洵之衆。使無崩解之患。言訖。諸生皆慟哭。一鷺流汗被面。惴惴不敢出一語。旂尉文之炳等。妄自尊大。不察民情。持械擊百姓。且厲聲曰。東廠嚴旨。逮官。迺容鼠輩置喙。百姓顏佩韋等聞之。還問曰。而言東廠逮官。則此旨出魏監耶。諸旂虎面豹聲曰。速剜若舌。旨出東廠。將何如。佩韋等不勝憤。振臂大呼曰。吾輩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炳。百姓從者千計。以傘柄擊緹騎。諸生皆驚避。毛一鷺恐怖失色。急請兵自衛。與徐吉散去。兵備張孝太守寇慎。陝西人。甚得民心。再三曉諭。至夜分。百姓始漸散。從尉李國柱死。餘或匿斗拱間。或升屋走。因得全。公立不動。請就獄中。當事者命宿署中。是日城中正沸。而錦衣逮黃尊素者。由吳入浙。泊舟胥江。空知也。登岸揚揚。凌轢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縱一抬而擊者雲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輜重悉投之于河。

諸旂僅以身免。始知城中有變。踰跟而逃。曰：東廠誤我。越二日。民情稍定。公謂所知曰：今我赴都必死。死則訴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君側之惡。君等他日爲我作忠臣傳可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黑夜潛行遠郡。城百里。于野次宣讀矯旨。防民心憤。生變也。自是旂校相戒不敢復出。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議。公至都下獄。對簿不屈。強坐臧三千。卽欲殺公。天意示儆。火起王恭廠。奉旨停刑。六月酷暑。復五日一嚴比。公大罵許顯純。顯純將銅鎚擊公齒。齒俱落。公猶極罵。噴血于顯純面。遂死。明年逆璫敗。追贈公太常寺卿。蔭一子諡忠介。

公下獄。生員王節、劉羽儀、王景臯、殷獻臣、沙舜臣五人黜退。而顏佩章、楊念如、沈揚、馬傑、周文元五人下獄。太守寇愼歎泣語司獄曰：此俱是仗義人。不須拘禁。卽家屬送飯亦不可阻。至十月。公柩至閩門河下。馬傑云：周吏部忠臣已死。速殺我等。去輔彼作厲鬼。擊賊。顏佩章云：上本是毛都堂。今本下生殺在彼。我輩殺了先去尋他。毛聞之大怒。適報陞兵侍。卽委理刑。斬五人于閩門弔橋。時顏佩章等四人俱不畏獨。周文元本輿夫。大哭。馬傑笑曰：大丈夫譬如病死。與草木同腐。今我等爲魏賊惡黨所害。未必不千載留名。去去。時法場上觀者數千人。佩章笑謂衆曰：列位請了。我學生走路去了。歿後五人爲神。蘇人有疾。必祭賽之。毛一驚。嚴州遂安縣人。一日在家對客讀邸報。忽見五人來追。默然入內。客訝之。已而聞內哭聲。一驚大叫一聲而死。虎丘東有石豎于道旁。題曰：五人之墓。或謂狀元文震孟書也。墓門額云：義風千古。乃解元楊廷樞筆。墓內碑云：顏佩章等。至今莫不稱之。康熙二年癸卯季冬十八日。予過而欲謁之。以門扃不得入焉。

附魏大中

大中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萬曆丙辰進士。吏科給事中。家貧如洗。相臣魏廣微欲認爲兒。大中不許。遂忤及大中。被逮。北門登舟。子大哭。公曰。不須哭。自古云。死生有命。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亦是分內事。哭亦枉然。竟開舟去。子學伊。聞死。孝。遂欲從公北去。改姓而行。七月七夕。公到京。卽下鎮撫獄。次日。提楊漣。左光斗。六君子等。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夾拶五十。獄成。追贓。七月十三比起。楊漣鬚俱白。五日兩限。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院。鄒元標。孫慎行等俱削籍。一切書院盡行拆毀。變價入官。七月十九比。用全刑。漣等大號。卻無回聲。光斗聲嘶。如小兒啼。公體弱。伏地受刑。竟似木人。叫不出矣。周朝瑞。顧大章。二十棍。拶敲五十。袁化中。亦拶敲五十。許顯純。令收監。公與家人曰。我十五日已後。止可飲冷水一二矣。急買棺。二十日。楊漣家人送飯於茶葉中。雜金屑送入。被獄吏搜獲而去。自此楊竟無人侍矣。二十一。楊左用全刑。公被三十棍。周顧二十棍。袁病免。二十比。楊左與公俱用全刑。顧拶敲五十。周袁免。是夕。將楊左與公俱令發大監。使獄卒葉文仲俱討氣絕。獄中謂死者爲壁挺。二十六日公死。二十七日。顧大章二十棍。八月十九。袁化中死。周朝瑞。帛曳死。九月十五。顧大章自縊。六君子俱死。

方逮周順昌等時。田爾耕。邏執遊方僧本福。有詩扇。爲揚州知府劉鐸所書。譏刺時事。卽逮。劉鐸殺之。

補前許顯純。勘汪文言。羅織十七君子姓氏。

趙南星 楊 漣 左光斗 魏大中 繆昌期 鄧 漢 袁化中 惠世揚 毛士龍 鄒維璉
盧化澄 夏之令 王之采 錢士晉 徐良彥 熊明遇 施天德

初顯純問文言過賊多少。文言寧死不叛。顯純無如之何。因採楊維垣徐大化所奏。歷本云熊廷弼之緩獄。皆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受賄使然。并趙南星等十七人。皆汪文言居閒通賄。紊亂朝政。本上。卽將文言討氣絕。使無所證。顯純疏今日上。明日卽傳內旨。緹騎出逮楊漣等。

左光斗

左光斗字共之。號滄嶼。桐城人。萬歷三十五年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入西臺。及考選命下。進中丞。熹宗初。鄭貴妃李選侍皆請后封。公于九月初一日。隨上移宮。停封疏。選侍怒。旣而移一號殿。公遷大理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趙南星爲冢宰。而羣小錯愕。乃借勢於魏忠賢。附進百官圖。某宜先驅。某宜後鑿。某宜正射。某宜借攻。布置已定。時公已草忠賢廣徵三十二斬罪。欲上。竟爲家奴福生洩露。矯旨削奪。公歸。通籍十八年。囊如洗。自分爲權奸所忌。萬無生理。苦無計以白老親。乃命小奴扮椒山。寫本赴西市數曲。暗解封夫人。夫人心知之。嘗爲母夫人說滂母故事。母夫人亦爲強顏。諸逆。隨借移宮。逼選侍。受熊廷弼賄。誤封疆。爲罪端。矯旨下逮。緹騎至桐城。公神氣坦然。惟私語子弟曰。父母老矣。何以爲別。及妻子環泣。不顧也。勉其子弟讀書爲善。里人數子祀神。欲擊緹騎。公力止之。曰。是速我死也。檻車出郭。諸父老子弟遮擁號天。頂香拜禱。北闕。復拜緹騎。緹騎亦爲涕泗。又密約數百人伏闕上疏。公譬以利害。至黃河始反。公至京。下鎮撫拷訊。身無完膚。坐贓二萬。卒之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光灼灼。大如斗。

三日屍出。肢骸穿裂。面目如生。是舉也。兄光霽累死。母夫人哭死。弟光先光明萬險。幾死。諸生就擊者十
二人。赤族之訛。一日數十驚。變產完贖。不滿千餘。合親兄弟輩人產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以及三族
十族。無一免者。圜填滿流離。載道始充二萬之數。思廟登極。誅逆璫。下詔優卹。初贈右都御史。磨一子
入監。子祭葬。再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士民合請廟祀。以風世。吳中諸當事捐助有差。

高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公登第。旋丁嗣父憂。服闋。授行人。自盟曰。吾子道未有
所見。但依獨知擔負。庶幾深造。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不勝憤。上
崇正學。關異說一疏。報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尋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高邑方在銓部。共相確證。深
味河東粹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孫立亭爲司寇。相見。勉以力學。且言律爲世用本。因加意律學。作
日省編。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率以半日靜坐。卽出遊。公會水邊石上。僧房皆其默默齋
心處。五更氣清。尤自提策。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寬誠卽邪。存之卽是。舊字
雲從。因以改焉。奉使金陵。鄒南阜在刑部。各言所志。期以最上工夫。遂朝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
疏。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顧端文曰。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得。公深服其言。既議上。降雜職。尋調
極邊。涇陽亦以言事黜矣。甲午。公赴揭陽典史舟中。嚴立規程。只于靜中着力。當心氣澄寢時。有塞乎天
地氣象。所經奇峻山川。險絕灘頂。一一悅心。當境皆爲我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手二程書。至萬
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無事。從來牽纜。俄然斬絕。抵官勤職事。課農集諸子要語刊示之。邑

爲令同年。佐其不逮。除一兇人。畧事三月。覓差歸。與涇陽修東林書院。集吳越士會其中。一依白鹿洞舊規。每會拈出大旨互證。要歸于端。居主靜四十年。攻苦確然。可自信。兩朝以次起用廢臣。神宗四十八年庚申。召拜光祿寺丞。熹宗元年辛酉。進光祿少卿。上戚畹鄭氏疏。轉太常少卿。又轉太僕卿。時方從哲鄭養性之黨。且憤且懼。竊竊以東林爲言。將注其毒。京師建首善書院。鄒南阜馮少墟兩中丞率同志所闢。福清葉公爲之記。稱一時盛事。給事朱童蒙疏。詆大約歸重東林。踵而歸者甚衆。兩中丞皆辭位去。公亦疏辭。福清留之。明年差歸。東林如故。曰。宦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無何。晉刑部侍郎。還朝。公旣入臺。首糾極貪御史崔呈秀奪宮勘賊。呈秀遂投逆璫。言曾糾陶朗先高攀龍曲庇。借事執仇。于是朗先直追贓四十八萬。而公等盡逐。呈秀復用。明年乙丑。毀書院。殺楊漣等十餘人。至丙寅三月十六日。逮公。官旂擬于十八日開讀。而公先于十七日謁道南祠。有別聖文。歸看花後園。呼諸子。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曰。急料理。爲出門計。獨身就理。可免他累。作字二紙。示兩孫。無先發明日。以此付官旂。時已三更。命妻子暫退。移時。諸孫推戶入。不見公。發所封。乃遺表也。諸子急徧視。則赴水死矣。思廟初。歷贈至兵部尙書。諡忠憲。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疏言。戚畹鄭氏。并其昔日所用之人。皆奴僮好細。近且訛言入于大內矣。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劉保謀逆。實係盧受通謀。受亦鄭氏之私人也。自張差劉保先后伏誅。凡謀必敗。敗必死。而人心積疑不解。宜令養性速歸湖廣原籍。至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且與李永芳約爲內應。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也。崔文昇當先帝哀痛勞瘁之日。

故用泄藥。是明以藥試也。陛下卽不誅夷。僅止斥逐。今且潛伏京師。意欲何爲。亦當亟正典刑者也。乞早正逆謀之罪。

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污御史崔呈秀。部議革職回籍。透支銀數。下撫按勘之。呈秀奉命淮揚。貪污可鄙。盜以賄釋。犯以賄免。出巡每有節省之費。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甚苦。其薦運同談天相。樊尙燦。劉大受。旋而羅列其贓私。又薦霍丘知縣鄭延祥。吏科給事魏大中。又發其餽遺。禦貨攫金。播閭壟斷。一身兼之。公因其回道考察。劾之以洗巡方之恥。

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望使者特此以復皇上。

無錫庠士華時亨。字仲通。會元拱芳之姪也。時官旂已至蘇州。尙未開讀。時亨密聞之。卽報於公。公遂赴園池死。而旂尉以顏佩章等事過期不至。衆疑時亨誤逼大臣。咸慮之。俄而緹騎果至。始服時亨聲氣之廣名。遂大著。

公有兩蔭。兩子各得其一。長名世學。字伯禎。次名世儒。字仲欷。世儒以家窘。先受職。辛未。爲都察院經歷。然公所贈宮保誥勅。尙未領。及丁丑。攜之入京。蓋誥勅用寶。年只兩次。三月二十五。九月初二。十五也。於未近三。九月得者。每每領歸。無寶亦容得補。世儒至京。以誥勅遞入內閣。請寶。八月初一日。忽內寺二十人至寓。索持誥勅人。謂有萬世一人句在內。且字亦逾千。非誥體。旨責撰勅官常款。許士柔降三級。世儒亦降三級。乃爲五城兵馬吏目。不然。擢部屬矣。嗚呼。璫之流禍甚矣哉。

李應昇

李應昇字次見號仲達江陰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南康府推官陞御史疏論魏廣微有閣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參駁以折兇鋒疏疏論魏忠賢有罪璫巧于護身明主不宜分過疏大觸逆璫矯旨以緹騎逮公公卽行至府驛中見驛亭有方壽州所題詩泣下乃賦一絕云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夜不能寐作詩別契友徐時進并託死後作傳詩云相逢呱呱共淒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易水不將兒女淚沾裳第二絕云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勒遺文時徐元修送行而公夜起作此四月公抵京下鎮撫司拷掠追贓閏六月初九日遺書誡其子詩曰白雲渺渺迷歸夢春草淒淒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犂犢聽黃鸝明日乃死于獄崇禎登極初擬盜忠愬又擬忠悼

繆昌期

繆昌期字當時號西谿江陰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以庶吉士授簡討主湖廣鄉試充纂修兩朝實錄管理誥勅經筵展書陞左春坊左贊善建德王府冊封陞左諭德冠帶閑住

公自述云余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貲家日益挫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伴博一第八月館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爲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口自此始矣金沙者於時菴王立也時方爲彈射故其人以此孽予予曰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真東林也余貧不能徵逐飲食辭不能輯輜侯門元家二三十年且惡且厭余日坐鍼氈也至乙卯五月

而挺擊之事起。其事有心者所共知。夫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妄男子闖入。如無人之境。兩三老嫗。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廷無恙。光廟差闖韓本用告變于上。其辭曰。皇爺可憐。此抄報所共傳也。旨既下。部擬依違。連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聖諭于瘋顛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宄叵測。行徑隱微之語。聖心曉然。有當于提牢之疏矣。義典三疏。詞嚴義正。上赫然御慈寧。置三犯于法。人心帖然。服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曰。一柱史以瘋顛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柱史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瘋顛者。恨不剗刃其腹矣。於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予遂歸杜門。卻掃灌園。課子頗自夷貊。時丙辰歲也。又五年。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夢。方謁驛中途。忽聞晏駕。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也。明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上登極。余三月抵都。被故官時遼陽陷沒。洵洵惶惶。舉朝失措。而海內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每朝會。束手相歎而已。六月。有楚關之役。一論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壬戌十月九日。轉左春坊左贊善。往河南冊封建德籙。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及楊應山疏上。予適過福唐。福唐曰。大洪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于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勤慎之人在上左右。予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予出其語聞於應山。應山頗憤。福唐閒以書辯。未嘗詆大洪之短。而含怒於予。初應山疏上。福唐亦密具一揭。以准其退歸。揭入。大拂內意。福唐懼。思有以自解。乃揚言此揭非我意。乃我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於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當左魏之被言也。閑門閤寂。余

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逐也。長班謂我勿送。我曰：人被逐，我不送乎？明知爲誦者所得，予勿避也。南篆之推，有小璫到閣厲聲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請告傳旨開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追贓之旨下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可異，不勝憤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之出，托少子於其執友，御老母以行。然疏之上也。桐城實贊決之，而示幾微於我。我答非可草草。夫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禍隨之。況今日內無永，外無文襄，可幾倖乎？桐城默然。又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有今日也。何也有代草之說，而安得免乎？未幾，果緹騎促公加酷刑殺之。

周宗建

周宗建，字來玉，號季侯，吳江人。萬歷四十一年癸丑進士，初授武康知縣，陞福建道御史，巡按湖廣。及公入臺，卽劾客氏，客脫魏而歎，旁有聞者，拍手舞，謂生富貴乃在此。諜中之傳，旨杖八十。壬戌秋，京師久旱，聖人祈禱，忽而雨，繼以雹，人以聖德格天稱賀。公獨謂雨後大雹，殊屬災異，因疏魏忠賢目不識一丁，豈復諳其大義等語。忠賢大恨，於文華殿詈罵，摘一丁不識兩語，囂詬聲達御聽。初擬杖，葉向高婉解之，三擬杖，而三免。最後與郭鞏許奏，復侵忠賢。是時猶幸福清諸臣在事，止於奪俸及其按楚。又劾馮銓之父馮盛明，銓甚恨焉。曹欽承乃銓之私人，亦璫之義子，誣以無影之事，遂至詔獄。許顯純訊問時，筆楚較衆更毒，公偃臥不能出聲。前朝下獄縉紳，尙以優待至此。顯純坐鎮撫堂，張拳睜眼，以犬豕罵之曰：此時尙能說老爺不識一丁否？大獄旣成，御史王心一詣朝房，以公議責銓，欲其開釋。銓聲色俱厲曰：宗建不宜

言郭鞏通內心一含淚而出。璫命釘以鐵釘不死。復令着錦衣。而以沸湯澆之。頃刻皮膚捲爛。赤肉滿身。婉轉兩日而死。追贖數千一貧如洗。府縣爲某立簿募緣。未了其半。思廟立。獨其坐贖。仍給五百金。以昭惻卹。贈太僕寺卿。詹子庭祚入監讀書。

客魏毒害諸妃

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裕妃張氏方娠。膺冊封禮。客氏譖于上。絕飲食。閉禳道中。飢死。成妃李氏。誕二公子而殤。先是馮貴人勸上罷內操。客魏惡之。矯旨賜死。成妃從容爲上言之。乃革封。絕飲食。成妃鑿裕妃饑死。密儲飲食壁間。數日得不死。客魏怒稍解。斥爲宮人。皇后張氏素精明。客魏憚之。后方娠。客氏密布心腹。宮人奉御無狀。殞焉。又于上郊天之期。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

魏忠賢怒張后

順天府丞劉志選。劾后父張國紀。上下旨切責。后賢明。客氏忌之。上幸后宮。願几上書一卷。問何書。后曰。趙高傳也。上默然。忠賢怒。次日伏甲士于便殿。上搜得之。送廠衛。忠賢誣后父謀立信王。欲興大獄。王體乾曰。上凡事憤。獨於兄弟夫婦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乃殺甲士以滅口。

異人歌

先是天啓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未幾其言果驗。

辛酉七年紀異

天啓元年辛酉二月初三日。遼東日暈。兩傍有耳如月狀。內紅白光。燄閃爍。條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

形影如連環狀。如西南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日。但其包慘淡。如月之在籠。其日暈之上大圈之中。約有光形數十丈。青紅如虹狀。忽如人形。又似刀形。弓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翌日淮徐地震。屋瓦皆動。見撫按疏。

二月初一。鞏昌府會寧縣寡婦關氏。夜夢綠袍人借宿。次日家有黑牛產犢。遍身鱗甲。乃麟也。其聲與牛不似。至初三日沒。

二年壬戌九月二十二日。陝西臨洮地震。搖倒房屋。壓傷民命。

十月初九日午時。開封府禹州紫金里有大隗山。離城四十里。有大鳥。高六七尺。渾身綠毛。頭上豎毛一撮。集于山。卽有大小羣鳥。不計其數。俱來相隨。四面旋繞。東西占三里。長南北一山。遍集。十一日申時飛去。各鳥仍隨之。人俱指是鳳皇。

三年癸亥四月初六日。雲南洱海衛地震三次。初七。十二日。復大震三次。如雷。房舍俱倒。大理府亦然。北來南去。有聲如吼。時旱魃爲災。十二月乙丑。二十二日丁未申時。應天府地震。聲如巨雷。兩箇時方止。常鎮揚泰州俱然。搖倒民房無數。壓死多命。

陝西鳳縣山村有能飛大鼠。食五穀。狀若捕雞。黑色。自首至尾。約長一尺八寸。橫闊一尺。兩旁肉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趾有四。後爪趾有五。毛乃細軟深長。若鹿之黃黑色。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甚速。若覺能飛。特不甚高。破其腹。黍粟穀豆飽滿。幾有一升重三斤。

四年甲子二月二十八日。天黃日淡無光。次日亦然。見日旁有黑日盪磨。是晚聞空中叫噪。如千軍萬馬。

突臨之狀。又若萬砲競放。聲震天地。舉邑驚惶。時從蘇州至嘉興海鹽。其聳更甚。過海南去。人云天愁。二月三十日巳時。北京地震。自西北至東南。有聲如雷。未申時。又震二次。六月初五日。保定各州縣地震。有聲如雷。城牆傾倒。打死人口無數。

三月初四日。延綏榆林衛生一猪。一頭二身。二尾八足。因查晉元帝建武二年。一豕八足。有劉隗之變。六年六月初五日。四鼓。廣昌縣地震。搖倒城牆。開三大縫。有大小妖魔。日夜爲祟。民心驚怖。縣令請僧道百人。設醮于關帝城隍諸廟。旬日漸息。易州道揭。

六月初五日。時大同府地震如雷。從西北起。至東南去。渾源州等處亦然。城牆俱倒。壓死甚衆。

朝天宮向自鎖閉。不爇香火。六月二十一日丑時。忽聞有聲。烈燄冲天。紅光映地。遙望紫衣神排空而起。大殿及金剛殿。周匝火起。凡燒一百一十一間。

六月二十八日。至閏六月初三日。北京大雨傾盆。城中水長六尺。房屋倒塌。壓死人口甚多。又良鄉縣盡夜陰雨。數日不止。至初一日半夜。水由西城門灌入倉穀。漂流田禾。衝入江內。尸橫遍野。又武清東安大興諸縣。俱大雨數日。禾盡淹沒。順天府尹疏。

八月朔。江南有板木之風。古今少見。

十一月十八日午時。南京寢地震。二十五日。寧夏地震。六月九月俱震。半年三震。七年丁卯正月十八日卯時。京師地震。有聲起自西南。以至東北。房屋傾倒。傷人無數。四月。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陵上樹木焚盡無遺。

丙寅五月初六紀異北京天變邸抄

天啓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沉。東自順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里。週圍十三里。盡爲齋粉。屋數萬間。人二萬餘。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僵屍層疊。穢氣熏天。瓦礫盈空而下。無從辨別。街道門戶。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雲。昌平告變。相同。城中屋宇。無不震烈。舉國狂奔。象房傾圮。象俱逸出。遙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如五色者。有如靈芝黑色者。衝天而起。經時方散。

欽天監周司歷奏曰。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聲如霹靂。從東北艮位上來。行至西南方。有雲氣障天。良久散。占曰。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婦寺大亂。又曰。地中洶洶有聲。是謂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邑必亡。魏忠賢謂妖言惑衆。杖一百乃死。

後宰門火神廟棟宇巍煥。初六日早。守門內侍忽聞音樂之聲。一番粗樂過。又一番細樂。如此三疊。衆內侍驚怪。巡緝其聲出自廟中方推殿門入。忽見有物如紅毬。從殿中滾出。騰空而止。俄東城震聲發矣。哈達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廳廳行動。勢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走動。火神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在推阻閒。而震聲旋舉矣。

皇上此時方在乾清宮進膳。殿急奔交泰殿。內侍俱不及隨。止一近侍掖之而行。建極殿檻鴛瓦飛墮。此近侍腦裂而乾清宮御座御案俱翻倒。異矣哉。

紹興周吏目弟到京。纔兩日。從蔡市口遇六人。拜揖尙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無恙。

一部官家眷，因天黑地動，桌椅傾翻，妻妾仆地，亂相擊觸。逾時，天漸明，俱蓬跣泥面，若病若鬼。大殿做工之人，因是震而墜下者，約二千人，俱成肉醬。

郎中潘雲翼母居後房，雷火時抱一銅佛，跪于中庭，其房片瓦不動，得生。前房十妾俱壓重土之下，頌天臚筆云：抱佛者雲翼之妻，非母也。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冠赤髮，持劍坐一麒麟，近在頭上，大驚墮馬，傷額。方在喧嚷間，東城忽震。

初六日五鼓時，東城有一赤腳僧，沿街大呼曰：快走快走。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挂，不知何故。有一長班子響之時，隄帽衣褲鞋襪，一霎俱無。

都城隍廟中，初五夜道士聞殿中喧嚷叫呼，絕似唱名之聲。

初六日王恭廠一小太監，早至廠見團圍軍馬圍住，聽得內適內來一箇縛一箇，監奔歸，響聲震起。

五月朔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門，官吏輿從俱各昏迷，有一皂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已多年，乃在廟管門。前夫曰：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冊。

四月廿七日午後，有雲氣似旗，又似關刀，見在東北角上，其長亘天，光彩初白色，後變紅紫，經時而滅。

五月初三日，又見于東北方，形如繖，其色紅赤，初四日，又見類如意，其色黑，占者曰：此太白蚩尤旗之變幻，總一物也。

長安街空中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街，有大石獅子，重五千

斤數百人移之不動。從空飛出順城門外。

震崩後有報紅綢絲衣等俱飄至西山。大半挂于樹梢。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首飾銀錢器皿無所不有。戶部張鳳達使長班往驗果然。

子聞宰相顧謙妾單褲走出街心。顧歸見之。赤身跣足。扶歸。餘人俱陷地中。不知踪跡甚衆。又聞馮銓妻坐轎中被風吹去。落下。只剩赤身而已。又石忽飛入雲霄。磨轉不下。非常怪異。筆難盡述。嗚呼。熹廟登極以來。天災地變。物怪人妖。無不疊見。未有若斯之甚者。思廟十七載之大飢大寇。以迄于亡。已于是乎兆之矣。而舉朝若在醉夢中。真可三歎。

傳國靈出

天啓四年甲子九月初四日辰時。彰德府臨漳縣鄉民邢一泰。經本縣務本莊東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風火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崖灘塌。聲震如雷。祥光圍繞。直騰而上。一泰就而視之。閃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視有篆文。不能辨識。隨報本邑生員王思桓。王燦。同視。粹爲至寶。不敢隱匿。呈知縣何可及。當堂淨拭。見其品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組斗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一十餘兩。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覽讀駭異。卽設香案叩拜。兩院具疏恭進朝廷。

大清朝改元

大清朝改元天聰元年。卽天啓七年也。凡在位十年。至崇禎九年丙子止。

明季北略卷之三

天啓七年丁卯八月始

信王登極天啓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封信王

御諱山檢萬歷三十八年庚戌十二月生光宗第五子熹宗嫡弟初封信王天啓六年壬午年十七矣魏忠賢欲封國以遠之勸熹宗命王出府成婚六月選中大興縣民周奎女年十六歲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閏六月欽天監奏信王婚禮擇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時搬移十二月初十日午時尙冠十六日納徵發册二十二日安牀明年正月二十七日開面二月初三日親迎卽所娶殉節聖母也丁卯八月十八日熹宗疾篤內諭奉聖夫人客氏子侯國興擬封伯爵卽行具奏十九日魏忠賢與羣臣議垂簾居攝宰相施鳳來曰居攝遠不可考且學他不得忠賢不悅而罷諸臣請信王入視疾二十八日熹宗病革召王入諭以當爲堯舜之君善事中宮及委用忠賢王遜謝而出申時熹宗崩首相施鳳來張立極英國公張惟賢等具牋往信府勸進忠賢結信籓舊監徐應元遂自請王入王心危甚袖食物以入羣臣聞之咸欲奔入至殿門宦者不納是夜王秉燭獨坐夜分有闕攜劍過王佯取視留置几上許給以價聞巡邏聲勞苦之命左右給酒食歡聲如雷二十四日丁巳卽皇帝位于中極殿受百官朝賀朝時天忽鳴詔以明年戊辰改元崇禎自洪武至帝凡十有六君云

客氏出宮

九月時聖衷澗穆外廷觀望魏忠賢內不自安因乞辭位上不許但命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初魏忠賢肆惡如危中宮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王安等皆客氏成之也客氏在宮中乘小轎內官負之儼然自視爲熹廟八母之一誕日熹廟必臨幸升座勸飲賞賚無算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著紅前驅乘輿至乾清宮亦不下呼殿侍從之盛不減聖駕夜出燈炬簇擁有如白晝衣服鮮華儼若神仙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呼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熹廟旣崩上命歸私第客氏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龍袱包裹皆熹廟胎髮痘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

陸萬齡下獄

初熹宗時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于國學之傍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也許之或謂恐聖駕幸學不便乃已至是國子監司業朱三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罪有旨下陸曹于獄魏忠賢懼因乞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時有監生張某欲上疏請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遽殞一日上見惡生李暎日比忠賢爲周公疏卽逮問時江西某官猶不識時務欲建隆德祠以頌忠賢功忠賢大懼卽奏將造祠錢糧解充遼餉上允之

崔呈秀回籍

十月上神明默操宣州之捷猶敘功加蔭寧國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鵬鐵券成猶命給之旣而楊維垣疏參崔呈秀借廠臣行私乞正兩觀之誅主事陸澄源亦參崔呈秀奪情爲安忍于無親御史賈維春亦參崔呈秀說事賣官娶娼宣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綱廢弛人禽不辨方有旨令回籍守制

錢元愨參魏忠賢十月二十五日。

吏部主事錢元愨疏參魏忠賢曰。稱功頌德。徧于天下。勝于王莽之妄行符命。列爵五等。昇于乳臭。勝于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置要津。勝于王衍之狡兔三窟。與金瑩寶藏。積肅密。勝于董卓之鄙鳩私藏。動輒稱旨。鉗制百僚。勝于趙高之指鹿爲馬。誅鋤善類。元氣傷殘。勝于節甫之鉤黨連衆。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勝于桓溫之複壁。置人廣開告訐。道路側目。勝于則天朝之羅織忠良。種種惡罪。萬嗣不足以盡其辜。或念先朝遺奴。貸以不死。勒歸私第。魏良卿等。速令解組歸鄉。以告訐獲賞之張體乾。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用。長兒田爾耕。契友白太始。龔翼明等。或行誅戮。或行黜放。庶幾朝廷肅清。海內允服。疏奏上批該衙門知道。忠賢懼其黨吳淳夫。李夔龍。田吉。阮大鍼。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几挂彈章者。俱自陳求罷。上咸准回籍。

錢嘉徵參魏忠賢十大罪十月二十六日。

嘉興縣貢生錢嘉徵參魏忠賢十大罪。一曰並帝。羣臣上疏。必歸功厥臣。竟以忠賢上配先帝。二曰蔑后。羅織皇親。幾危中宮。三曰弄兵。廣招無籍。興建內操。四曰無君。軍國大事。一手障天。五曰剋剝。新封三藩。不及福藩之一。忠賢封公。膏腴萬頃。六曰無聖。敢以刀鋸刑餘。擬配俎豆。七曰濫爵。公然襲上公之封。覲不知省。八曰濫冒武功。武臣出死力以捍圉。忠賢居樽俎。以冒賞。九曰建生祠。一祠之建。不下五萬。豈士民之樂輸。十曰通關節。乾兒崔呈秀。孽子崔鐸。貼出之文。復登賢書。種種叛逆。罄竹難書。萬嗣不盡。上頷之。魏忠賢不勝其憤。哭訴於上。上命內侍讀疏。使跪聽之。忠賢震恐。喪魄。

應山一疏。璫罪大著。然罹慘禍以後。無敢有發其奸者矣。至是而元愾首參其罪。嘉徵歷暴其惡。使逆賢無逃躲處。真膽識雙絕。可與大洪疏並垂千古。庚戌二月十九日用寶雨窗評。

魏忠賢謫鳳陽十一月事。

逆賢知敗。疏辭印務。上准閑住。遂奪司禮及版印。發白虎殿守靈。後數日。疏辭公侯伯三爵。上准改。又疏。繳進誥券田宅。上著吏戶工三部查收。禮科吳宏業。戶部主事劉鼎卿。刑部員外史躬盛。御史安伸。龔萃。肅。副史潘曾紘。紛紛上疏。或攻崔呈秀。田爾耕。或攻許顯純。倪文煥。阮大鹹。或攻操江劉志選。兵侍潘汝。禎等。俱干連魏逆。云此輩是鷹犬。忠賢是發縱。上俱不發票。將疏留中。密詢宮府。查彼過惡。凡逼死貴人。擅削成妃。甚至動搖中宮。事事有據。又參閱奏章。削奪大臣。黜逐言官。縱容校尉到處拿人。監斃忠良。無數。又分布心腹。掌握兵柄。結交文武。把持津要。假拿奸細。搜剔富戶。追比官贓入己。又熹宗病篤。假傳旨。廢客氏。陞大僚等。莫不是實。上震怒。批云。崔呈秀著九卿會勘。魏忠賢着內官劉應選。鄭康升。押發鳳陽。看守皇陵。籍其家。徐應元爲忠賢分解。上罵曰。奴儕與奸臣相通。答一百棍。發南京去。忠賢遂將珍寶四十輛。馬千匹。壯士八百行。通政使楊紹震。劾逆賢在途擁兵。云云。乞早肆諸市朝。疏奏。上即傳旨兵部云。朕臨御以來。深思治理。乃有逆黨魏忠賢。擅竊國柄。奸盜內帑。誣陷忠良。草菅多命。狼如狼虎。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降。發鳳陽。豈巨惡不思自改。致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兇刃。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其經過地方。著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羣奸。即時擒拿具奏。毋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罪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衙。

門。欽此。

魏忠賢自縊

兵部聞旨，卽差千戶吳國安前去扭解。魏忠賢至新店，距阜城縣二十里，密得李永貞飛報，知不免。晚至縣，宿尤克簡家。時有京師白書生，作桂枝兒，在外廂唱徹五更，形其昔時豪勢。今日淒涼，言言譏刺。忠賢聞之，益悽悶。遂與李朝欽縊死。劉應選晨起見之，大懼，與心腹至忠賢臥室，收取金寶，佯呼云：忠賢走矣。我去追耳。遂南馳。鄭康升宿袁光燦家，驚起報于縣。申文上司，將車輛寄庫，隨人寄監。上籍其家，焚刑具。時瓊勢甚熾，外廷洶洶，慮有他變，上不動聲色，神明獨運，無一人之助，而誅逐元兇，再安社稷，天下翕然誦聖智焉。

予聞上始登極，問羣臣曰：堯與舜孰賢？羣臣對曰：堯善。上曰：不如舜能誅四凶，意指魏闖也。

張瑞圖回籍

十二月，法司追論魏忠賢等罪，上命磔忠賢屍于河間。一日，上至贓罰庫，見逆賢珍寶，嘆曰：天下脂膏，被奴刻剝殆盡，忽顧金字賀屏，乃次相張瑞圖親筆，上大怒，卽著回籍。

誅崔呈秀

時崔呈秀在薊州，一閉目卽見受刑諸臣，忽報會勘，知不免，與寵妾蕭靈犀痛飲自縊，五十七歲矣。靈犀亦伏劍死。家貲籍沒，呈秀斬首。

樵史載呈秀自縊在十月初四日，或奉旨斬于薊州在十二月也。呈秀弟凝秀，浙江總兵，子鐸，文僅

五篇卽中

姚士慎參田許

大理寺卿姚士慎等奏曰。田爾耕掌錦衣衛。許顯純掌鑰撫司。逆賢草菅人命。皆出兩人之手。云云。上卽著原籍監候處決。已而伏誅。籍其家。天下快之。李永貞斬劉若愚長繫。

掠死客氏

上命太監王文政嚴訊客氏。得宮人任身者八人。蓋其出入掖庭。多攜侍媵。謀爲呂不韋李園故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子侯國興等俱伏誅。

聞香心動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心動。詰近侍何來。對以宮中舊方。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因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悞也。

附記

一夕。上與詞臣論治。更餘未退。上忽起。命內監秉燭繞行。徧閱壁隅。寂無所見。上旣不言。羣臣復不敢請。已而遙見殿角火星微耀。立命毀壁入視。見一小瓊持香端坐于內。詢之。乃魏逆所使也。以上勤于政事。故爇此香。使愆心頓起耳。上曰。吾方靜攝。而心忽動。固疑有是命去之。

上初立。魏逆進國色四人。欲不受。恐致疑。遂納之。入宮徧索其體。虛無他物。止帶端各佩香丸一粒。大如黍子。名迷魂香。一觸之魂卽爲之迷矣。上命勿進。

二事皆魏閣蠱惑君心之計。自古人主與賢士大夫接。則聞正言。見正事。君德有成。一入深宮。卽與

婦寺相狎矣。旣耽聲色，朝臣日疎，內豎肆虐，往往由此。

贈諡諸臣

羣臣奏曰：楊漣之死，爲參逆賢二十四罪。繆昌期之死，爲代楊漣刪潤本稿。萬燦爲劾忠賢，李應昇爲申救萬燦及阻忠賢陵工，彼功魏大中不肯與魏廣微通譜，周順昌爲魏大中寄子，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等俱不附逆。高攀龍爲劾崔呈秀，夏之令爲奸細，傅孟春事與賢忤，蘇繼歐因送飯楊漣，又與崔呈秀有隙。周起元爲與織造太監爭論，同知楊姜因波及黃尊素，受害各官俱無辜屈死，遂各贈諡及廕云。

廷推六相

十一月，廷推閣員，以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爲大學士，入閣辦事。



明季北略卷之四

崇禎元年戊辰

思宗烈皇帝

思宗，光宗之子，熹宗之弟也。丁卯八月，卽位。戊辰，改元崇禎。自太祖戊申，建元洪武，迄今戊辰，共二百六十載。帝在位十七年。甲申之變，以身殉國。宏光朝禮部尙書顧錫疇議諡，廟號思宗。烈皇帝周皇后爲孝節皇后，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字。乙酉二月，禮臣管紹寧請改諡毅宗。烈皇帝，大清朝攝政王入燕，命明之詞臣中允李明睿議諡號。明睿諡帝爲懷宗。端皇帝周皇后爲烈皇后，故大清朝則稱懷宗。從時憲也。而草野無知，或稱思宗。又間稱毅宗者，傳舊聞也。顧錫鑄、蘇之崑山人，管紹寧、常之武進人，李明睿，江右南昌人。

按諡法，慈仁短折曰懷。昔劉聰寇陷洛陽，執晉懷帝，殺之。年甫三十。宋端宗爲元兵所迫，崩于礪州。年僅十一，是懷與端俱非美字。先帝以身殉社稷，大義也。攝政王入京，首命議諡，尊帝之意可知。而明睿以明之舊臣，素膺寵渥，不以美諡加帝，而稱以懷端，是視帝與青衣天子及夭折童子等耳。而遺聞猶謂其公忠鍊達過矣。

予思太祖戊申建元，思廟戊辰改元，止于甲申。是戊起而申止也。明之大統，始于戊申，亦終于戊申，豈非數歟。

倪元璐論東林

倪元璐字鴻寶。上虞人。天啓二年壬戌進士。授庶吉士。思宗立。爲翰林編修。元年正月上言。略云。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並案。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何名加崔魏。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勅忠賢。重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夫東林亦天下之才藪也。但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狷。則不可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己甚之論。苛責吾徒。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韓爌清忠有執。上所鑒知。而廷議殊有異同。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二月居官。昌言獲罪。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談。日甚。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論不主調停。而主別白。不爭二臣之用不用。而爭一日之是非。至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拆毀者。併宜葺復。上曰。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有何方隅未化。正氣未伸。惟各書院不得倡言創復。以滋紛擾。

瞿式耜六不平

瞿式耜字稼軒。號起田。常熟人。會元景淳之孫也。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授永豐知縣。調江陵令。行取考選。授戶科給事中。感時事。上六不平疏。曰。如張差一案。主風顛者。雖爲仰承慈孝之深衷。然主挺擊者。亦未始非保護東宮之至意。千金之子。突有無知執械闖入內室。爲紀綱者。尙當執而問之。禁中何地。任妄男子。作此舉動。而一味以風顛二字抹之。乃慈寧召見劉光復。以半吞半吐之詞。述涉唐突。以致觸忌。幽囚。今旣追錄其忠。贈恤祭葬。頻頻有加矣。而赤心調護東宮之王之寀。無望贈恤殊恩。并復官而斬之。至今藁葬城外。遺骨不能還鄉。恐先帝有靈。當自憐之。千秋有史。當自白之。臣之所謂不平者一也。紅丸

一案。主弑逆之說者。固屬偏見。然先帝聖躬委頓至此。豈臣子嘗試邀功之日。彼崔文昇、李可灼。不加以優。則亦倖矣。乃優旨批答。放歸原籍。揚揚畫錦。卽今聖明在御。褒忠殛佞。千古一時。彼嫉惡防奸之孫慎行。尙推蔽啓事。不遺餘力。而么麼可灼。先登訪冊。儼然與廢棄諸賢並列。何以服天下之心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二也。移宮一案。在楊漣、左光斗。一時激烈微過。或不能解于居功迫上之疑。然一腔擁護先帝爲心。亦未始非杜漸防微深意。賈繼春之持論。自是移宮後一截處分。以補楊漣說之未盡。非相反也。今必欲以移宮一議爲漣罪案。何居乎。漣幸而有擊璫二十四罪之疏。不能沒其除奸大功。贈卹不得。不從優耳。使果如諸臣一偏之見。不將與王之案。孫慎行同其沉抑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三也。封疆爲重。彼失事罪撫者無逃矣。乃熊廷弼、梟首西市。且傳首九邊。而三路喪師之楊鎬。與擅離信地之王化貞。竟逍遙福堂。甚且有以化貞薦贖者。又何以服廷弼之心。并何以服天下人之心乎。人皆知廷弼以門戶殺。非以封疆殺。而究竟無人敢訟言之者。使服辜者服辜。而漏網者漏網。將來何以嚴邊臣失事之禁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四也。楊左與王安聲息相通。誠不知有無。然其主意無非羽翼先帝。神祖升遐之日。使倥傯之中。大權不至旁竊。宗社安于泰山。初非與安有交結之情。如崔呈秀黨附魏忠賢。爲不解之誼也。乃今動輒以王楊崔魏爲對案。無論楊不可與崔對。卽王亦豈可與魏對。又以楊左交結王安。與崔呈秀交結魏忠賢。同類並稱。凡有心知。孰不痛之。今卽贈廢卹錄恩典。無所不至。然以一片血忠。被此惡名。能無歎恨于九泉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五也。大臣者小臣之綱也。而宰相又爲諸大臣之綱。向者阿黨取容。權璫作勢。已多次第伏法。然大者卿貳。小者臺郎。彼見巍巍政府。甘作乾兒。誰不惴惴身家。自捐名節。今五虎

輩雖罪未盡。賊未籍沒。人心猶有餘憾。然亦既顯暴其罪狀于天下矣。彼造意主謀。無毒不具之魏廣微。固寵逐羶。無醜不備之顧秉謙。與夫媚璫而反取厭之馮銓。璫敗而猶彌縫之黃立極。顧乃死不戮屍。生不褫奪。竊恩綸而誇奕世。擁富貴以樂餘年。其何以爲大臣黨閹之戒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六也。方今公道昭明。已無閉鬱偏枯之病。而或巨奸藏鋒于脫網。或幽貞抱泣于向隅。或薰蕕蒼素。一時尙多訛亂之言。或黜陟斧鉞。四海未盡澄清之望。有一于此。俱非蕩平。臣是以不避恩仇。不顧鼎鑊。直陳其原委。

韓一良論賄賂

六月。戶科給事韓一良上言。皇上諭羣臣。有文官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納賄之魁。今俱各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贖贖。衝途過客。動有嘗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而欲守令之廉。得乎。上嘉納之。尋擢右僉都御史。

劉宗周論近功小利

九月辛亥。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非寧。朝令夕考。庶幾太平之致。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今日所汲汲乎近功者。非遼事乎。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于小利者。非理財一事乎。有司以培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寧歲矣。頃者嚴賊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然貪風不盡息者。皆言利有以啓之也。其後國事決裂。盡如宗周言。宗周字啓東。紹興山

陰人學者稱爲念臺先生。萬歷二十九年辛丑進士。

溫體仁參錢謙益

十一月上御暖閣召問溫體仁參錢謙益浙闈關節之事。先是有旨會推枚卜。錢謙益名列第二。而溫體仁不與。體仁因參謙益受田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取中之結黨欺君。故上召對詰問。體仁與謙益質辯不已。上問諸臣。周延儒對曰。田千秋關節是真。輔臣錢龍錫等對曰。關節實與錢謙益無干。上曰。關節既真。他爲主考。如何說不是他。遂命擬旨。錢謙益既有物議。回籍聽勘。田千秋下法司再問。科臣章允儒辯體仁以黨字加諸臣。是從來小人害君子。榜樣上怒其胡扯。著錦衣衛拿下。

袁崇煥陸見

先是崇煥在寧遠。專主款。六年十月。遣喇嘛僧錕南木座等往大清軍中。言問意欲議和。僧回。上詔曰。喇嘛請勸之。書詐也。宜整以備之。無爲遜言所愚。七年二月。崇煥奏敵使恭順求款。上亦謂誠僞未可信。七月。崇煥以主款敵之說。物議紛紛。遂以病乞歸。故和議未就。及思宗元年七月。癸酉。召崇煥于平臺。慰勞甚至。問邊關何日可定。崇煥應曰。臣請五年爲陛下肅清邊陲。上曰。五年滅敵。朕不吝封侯之賞。時四輔臣錢龍錫等侍立。俱奏曰。崇煥肝膽意氣。識見方略。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上悅。賜茶果瓜餅而退。煥出朝。臣問。五年之期。當有定筭否。煥曰。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聖心。識者曰。主上英明。後且按期責效。崇煥禍不旋踵矣。時朝議憂毛文龍難馭。大學士錢龍錫過崇煥。語及之。遂定計出。癸未。賜崇煥尙方劍。先是降將李永芳獻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國。恐文龍截後。須通書崇煥。使殺文龍。伴許還遼。大清主從之。

崇煥答書密允。復以告病回籍。乃寢。至是。再任。思毅文龍。則遼可得。因奏滅烏糧兵。變可圖。遂滅八萬。止解二萬八千。後竟不解。時屯田主事徐爾一在籍。嘆曰。遼左與師十載。任東事者。如經略楊鎬。則喪師。袁應泰。則陷城。熊廷弼。則敗逃。巡撫王化貞。則失機。總兵劉綎。則陣亡。馬林。則挫鋒。其餘不可勝述。而投降者。亦不知幾許。未有如毛帥開鎮九年。護持兩國。復城獻俘者。而廟堂諸臣。反生異議。裁減軍餉。軍餉一減。則將士灰心矣。遂上疏。竟不省。

毛文龍鴨綠江之捷

崇禎元年。大清朝五王六王。及劉愛塔。率兵二萬。自鎮江至。欲報義州之役。文龍以八千人與部下十將禦之。愛塔以四百騎戰敗降。文龍。大清因是密通書崇煥。訂前約。圖文龍崇煥信之。

大清收諸部落

初。廣寧塞外有炒化。煖免。貴英諸部。薊鎮三協有三十六家守門諸部。皆受賞。至是。中外迎上旨。並革其賞。諸部悶然。會塞外飢。請粟。斬不予。由是東邊諸部落羣起。闕去。大清悉收用之。而邊事不可爲矣。此元年七月也。

寧遠軍譁

元年七月甲申。遼東寧遠軍。以軍糧四月不得。大譁。執巡撫畢自肅。總兵朱梅。推官蘇涵。置譙樓上。箠擊交下。括賞金得二萬。不厭。遂借商民足五萬。乃解。疏奏引罷。走中左所。自經。袁崇煥至。有首惡。令捕戮市十六人。

初自肅奏請而戶部不發則罪在部明矣。至崇煥斬其黨而有首惡不啓奸人之心乎。宜不越三月有錦州之變。

流賊初起

流賊所由起大約有六。叛卒、逃卒、驛卒、飢民、響馬、難民是也。天下形勢莫強于秦。秦地山高土厚其民多膂力好勇敢鬪。故六者之亂並始于此。而卒以亡天下。崇禎初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口林村有富室錢之驥子文俊用賄入庠險惡恃財僮僕恣橫通邑恨之。時鎮守省城總兵官王國興有家丁五百人內有吳榮賈奇李興張文等素無賴借文俊銀九兩已償利八兩止負本銀。文俊屢索吳等竟無償。頃之聞總戎發糧遣七人覓吳賈等。詈而毆之。擁之行府前。諸兵俱忿。追奪而還。錢僕被毆垂斃。文俊白于王國興曰。吳榮四人貸銀四十七兩。本利不償。擊僮將斃。乞總臺明斷。國興曰。家丁甚貧。兄何慨借多金。此言容待本府修書學院公斷。方明文俊恐賄以三千金。國興拘四人庭訊。吳榮等曰。止負九兩。寧有四十七兩。文俊持前說。國興各笞三十。擬徒下獄。已而錢僕死者三人。文俊馳院控理。兵衆譁擁署前。兵憲詢所由。兵竟不白。直前欲殺文俊。邢大怒曰。有理當辯。奈何聚衆闕公庭。卽擒數十人笞之。悉下之獄。衆兵將劫獄。入白國興。國興止之。進見邢備言軍心欲變。請贖其罪。時重文輕武。總戎秩雖高。自文臣視之猶藐如也。邢謂國興曰。汝縱家丁反。予將奏汝。此罪非輕。國興懼而謝曰。下官瀆犯辭出。諸兵皆憤。入獄劫吳榮四人去。遂殺文俊全家。燬掠室廬。復入察院獄中。劫出衆家丁。邢知事急。出諭招撫。諸兵見而毀之。遂肆殺掠。各官逃匿。時兵僅數百人。而飢民及無賴附之者卽有萬計。出城結營東山。推才勇十人爲頭目。第一

關王高迎祥、第二混天王、第三掃地王、第四整世王、第五場天王、劉國能、第六混世王、第七過天曉、張五、第八滿天星、第九曹操王、羅汝才、第十老獬、獬馬守應、焚殺姪掠、殆無虛日、所至之地、人物一空、此爲流賊之始。

漢南盜起

十月、漢南盜四百餘人、自咸陽兩當、薄略陽、引土賊三千餘人、入略陽、偪漢中處等。

白水盜王二

十一月、延綏飢、十府谷民王嘉允倡亂、飢民附之、時白水縣盜王二等、合山西逃兵、掠蒲城、韓城之孝童、淄川鎮、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固志、陝西巡撫胡廷宴、庸而耄、惡聞賊警、杖各縣報者曰、此飢民也、掠至明春後、自定耳、于是有司不敢聞盜、偵知之、益肆、遂劫宜君縣獄、北合嘉允五六千人、聚延慶之黃龍山、誌異

三月二十日辛巳、昧爽、陝西天赤如血、射牖隙皆赤、五月、西安府城夜墜火數十、大如礮、次如斗、時出入民舍、民各禳之、不爲災。

五虎五彪補書

是歲正月二十六日、五虎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等、追賊發充軍、五彪田爾耕、許顯純、處決、崔應元、楊寰、孫雲鶴、邊衛充軍、以爲附權蠹政之戒。

明季北略卷之五

崇禎二年己巳

劉懋請裁驛遞懋兵科左給事

初上卽位勵精圖治軫恤民艱憂國用不足務在節省給事中劉懋上疏請裁驛遞可歲省金錢數十餘萬上喜著爲令有濫予者罪不赦部科監司多以此獲譴去天下惴惴奉法顧秦晉土瘠無田可耕其民饒膂力貧無賴者藉水陸舟車奔走自給至是遂無所得食未幾秦中疊飢斗米千錢民不聊生草根樹皮剝削殆盡上命御史吳姓賫銀十萬兩往賑然不能救又失驛站生計所在潰兵煽之遂相聚爲盜而全陝無寧土矣給事中許國榮御史姜思睿等知其故具言驛站不當罷上皆不允衆共切齒于懋呼其名而詛咒之圖其形而叢射之懋以是自恨死棺至山東莫肯爲輦負者至委棺旅舍經年不得歸

祖宗設立驛站所以籠絡強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負耗其精力銷其歲月糊其口腹使不敢爲非原有妙用只須汰其冒濫足矣何至刻意裁削驅貧民而爲盜乎

按洪武二十六年始定水馬驛應付馬騾船隻人夫額數以供差役傳報通天下血脈久之弊生嘉靖三十三年始分溫良恭儉讓五字溫字五條供聖裔真人并差遣孝陵之往來良字二十九條供文武各官公差之內出者恭字九條供文武各官公差之外入者儉字二條供優恤讓字六條供柔遠而火牌專供兵部走探軍情與邊鎮飛報亦分內外換三字以清楚之除奉旨馳驛者不爲限制

外。餘各臨時裁酌。遞有增減。至萬曆三年。更分爲大小勘合。仍以五字編號。其中王裔文武官員。用大勘合。監生吏舍等。用小勘合。大勘合例用馬二匹。夫十名。船二隻。照品崇卑定例支應。或一支六。或一支八。極之一支十而止。小勘合實填數目。不許增減。或四馬十二夫。或六馬十六夫。極之八馬二十夫而止。迨天啓末年。援遼援黔。征兵征餉。起廢賜環。武弁內官。海內驛騷。加以冒濫。驛困實始于此。科臣劉懋。遂進裁之一疏。總五字之五十一條。酌爲一十二款。

一、衍聖公裁定夫六十名。馬六十四匹。船二隻。如帶典籍掌書廟丁醫獸等事。差有煩簡。臨時酌給。

一、張真人裁定夫五十名。馬十四匹。船二隻。如帶法師二人。掌事一人。驢各一頭。

一、顏曾思孟加五經博士。裁定夫二十四名。馬六匹。船一隻。此崇禎二年五月初三日裁定。其餘文武諸臣不及悉載。

毛羽健論衛軍官兵及屯田

四月十一日。雲南道御史毛羽健奏曰。太祖高皇帝曰。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夫不費錢之兵。何兵也。卽今各省直之衛所軍也。其養之何用。原以備征調也。客兵皆轉餉。而衛軍獨屯田。民田皆起賦。而屯田獨收粒。此卽古者寓兵于農之意。法至深且遠也。成祖文皇帝遣英國公李黔川廣兵。征黎季犛。又調兩京及山陝山東湖廣兵。自將討本雅失里。此衛軍之調見于國初者也。嗣是而後。如馬昂之討水衛。韓雍之討大藤峽。衛涇之討西寧。曾沙把。白能之討襄陽。賊劉千斤。程信之討山都蠻。萬鐘之討蜡爾苗。潘縉之討思恩。曾岑濬。鄒文盛之討香爐。曾阿傍。李化龍之征播州。曾楊應龍。凡此皆用衛所軍也。然則衛

軍何嘗不征調乎。永樂十二年，成祖自統京營兵，出土刺河，擊瓦剌。宣德三年，宣宗自領鐵騎，出喜峯口，擊兀良哈。此京兵之出征，見于國初者也。嗣是而後，如正統九年，成國公之禦大寧，朵顏成化二十年，余子俊之討亦思馬因宏，治十八年，寇大同，保國公之鎮宣大，正德六年，流賊劉六、劉七，擁衆北，向陸完，馬中錫之次涿州，嘉靖三年，土魯番寇甘肅，金獻民之出蘭州，凡此皆用京營兵也。然則營兵又何常不征調乎。不意廢弛至今，祖法蕩然。京營之兵，泥于居重馭輕之說，久不從戰，旣臃腫而無所用，驕悍而不可使矣。衛所之兵，又復因噎廢食，有警不卽調發，乃更別議召募。至召募而尙可謂有長策乎。夫衛軍之食屯糧，卽猶京兵之食月糧也。千日養之一日，不得其用，斯已成贅物矣。且旣不用其軍，便是徵其屯粒，以養募兵，而乃不征不調，祇知就窮民議加派之糧，不知就衛所中尋食糧之兵，則亦甚失祖宗立法之初意矣。故今日而講足食，惟有去客兵，用衛兵之一法。欲用衛兵，惟有先清屯田之一法。乃屯田至今日而，又弊極矣。軍士利于屯田之無籍，可以免征伍也。則私相賣，豪左利于屯田之無賦，可以免徵輸也。則私相買，管軍官利于軍士之逃亡，可以收屯利也。則一任其私相買賣，而莫肯追補。經此三弊，屯之存者，十無一二矣。今誠以軍屯一事，專委各省兵巡道，只任責成，勅令于凡軍丁之逃亡者，鈎攝之，死絕者，頂補之。凡屯田之典賣者，追還之。隱占者，嚴核之。遇有征調，卽令兵巡道同該衛所掌印指揮官，提押本兵赴營聽用。如此，則軍旣赴調，本衛屯糧，便可取作營中月糧。兵有定額，餉無虛冒。其利一也。人有籍貫，逃之可稽。其利二也。各自顧其父母親戚，不敢瞋目語難。其利三也。各自認其本額官將，不敢彼此參雜。其利四也。操練有素，臨敵不敢鼓譟。其利五也。一舉而五利具焉。

毛羽健、號芝田、公安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四川萬縣知縣。調巴縣。入爲雲南道御史。劾楊維垣、阮大鍼爲邪黨。坐降級歸。崇禎初起原官。首陳救時急著。謂驛遞一事最爲民害。首宜釐革。上深是其言。後坐袁崇煥黨革職歸卒。

張延登請申海禁

四月十八日。浙江巡撫張延登奏曰。自去歲閩寇闖入浙中。臣督三區水陸官兵協勦。敗虜遠遁。近據偵探。自李芝奇叛鄭芝龍而去。其黨若陳成宇、白毛老、赤紫哥、桂叔老、竄入閩粵之界。約船六百餘號。釜游不定。彼荒歉無所得食。海洋寥廓。順風一葦可航。萬一復來。爲害更烈。臣思善後之策。獨海禁一節。爲目前最急之著。按海寇之始。出于閩民通番之弊。通番獲利十倍。人捨死趨之。其流禍遂至不可救藥。閩浙海運交界之處。名曰沙堤。以限南北。勒令閩船不許過浙。浙船亦不許過閩。天啓七年三月。撫臣潘汝禎奏。浙閩俱瀕海鄰。倭慮奸民勾引。禁船隻不許往來。日久玩愒。出入毋禁。以致崇禎元年。海寇大舉入犯。臣細訪閩船之爲害于浙者。有二。一曰杉木船。福建延汀邵建四府出產杉木。其地木商將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寧波等處發賣。外載杉木。內裝絲綿。駕海出洋。每貨輿化府大海船一隻。價至八十餘兩。其取利不貲。一曰釣帶魚。船台之大陳山。昌之韭山。寧之普陀山等處。出產帶魚。獨閩之莆田福清縣人善釣。每至八九月。聯船入釣。動經數百。蟻結蜂聚。正月方歸。官軍不敢問。此二項船。皆與賊通。賊先匿大陳山等處。山中爲巢穴。僞立頭目。刊成印票。以船之大小。爲輸銀之多寡。或五十兩。或三十二兩。不等。貨未發結。票謂之報水貨。賣完納銀。謂之交票。毫釐不少。時日不爽。此二項船。實盜賊勾引之囤媒也。至浙人

之自爲害者。奸船爲最。前釣魚船。搭廠于山。繫船于海。內地奸民。皆以大小划船。假冒鄉紳旗號。裝載酒米。與漁船貿易。而藏違禁硝磺等物。以資賊。每獲重利而歸。窮洋竟同鬧市。是划船者。又盜賊兵糧之齎送也。欲清海禁。非嚴禁三項船不可。或謂水行埠舊有船稅。禁船則商賈不通。稅何從出。不知舊規兩處商人。俱卸沙埕倒換貨。自南來者。如糖靛椒藤諸物。必易浙船。以入貨自北去者。如桃棗藥材諸物。必易閩船。以出。杉木船獨不可責之易乎。明禁既行。但有由外洋竟至定海者。卽以越禁重處。如此。則稽查既易。而稅亦不至乏絕矣。或又謂海上居民。以海爲業。剝船若禁。樵採何資。臣又訪大樣剝船。隻桅木槳。便捷如飛。勾引最易。今須令近海縣分有司。按船編號。止許兩划之小船。近老岸行使。朝出暮歸。不許窮洋極島。船小則不能重載。限日則不能遠去。官旗各色。盡行禁革。亦公私兩便之道也。

南居益請發軍餉

三月二十八日。陝西戶部侍郎南居益奏曰。九邊要害。半在關中。故芻餉之需。獨倍他省。邇因宇內多事。司農告匱。延緩寧固三鎮。額糧缺至三十六月矣。去歲閩省荒旱。室若罄懸。野無青草。邊方斗米。貴至四錢。軍民交困。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窮極思亂。大盜蜂起。劫殺之變。在在告聞。適青黃不接。置乏難支。狡寇逃丁。互相煽動。狂鋒愈逞。帶甲鳴鑼。馱駝控弦者。千百成羣。橫行于西安境內。耀州涇陽三原富平淳化韓城蒲城之間。所過放火殺人。劫財掠畜。廬舍成墟。雞犬一空。涇富二邑。被禍尤酷。屠掠姪污。慘不忍言。卽有存者。駭鶴驚風。扶老攜幼。逃竄無門。時勢至此。百二河山。危若累卵。揆厥所由。皆緣饑軍數鼓。諜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數載以來。養成燎原之勢。遂至不可嚮邇。爲今之計。欲勦賊。必先稽離伍之軍。

欲查軍必先給積逋之餉。餉如不足。則士不宿飽。馬無餘芻。枵腹荷戈。卽慈父不能保其子。而撫鎮又安能制此洶洶驕悍之卒哉。今惟發三十萬餉以給之。庶可弭脫巾之禍于旦夕。不然。峭函以西。且潰散而不可收拾。關中一變。川蜀晉楚唇齒。俱爲搖動。天下事尙忍言哉。

無錫災荒疏略此民疏。

自天啓四年至七年。無錫二年大水。一年赤旱。又一年蝗蝻。至舊年八月初旬。迄中秋以後。突有異蟲。叢生田間。非爪非牙。潛鑽潛嚙。從禾根禾節。以入禾心。觸之必斃。由一方一境。以遍一邑。靡有子留。於其時。或夫婦臨田大哭。攜手溺河。或哭罷歸。閉門自縊。或聞鄰家自盡。相與效尤。至于今。或飢婦償布。易米投梭身隕。或父子磨薪作餅。食噎而亡。或啖樹皮。吞石粉。枕籍以死。痛心慘目。難以盡陳。

太尊覆申文云。五邑惟靖江無災。江陰雖有蟲。而不爲甚害。不過二三分災耳。若無錫宜興武進三縣。則無一處無蟲。無一家田禾不被傷。三縣相較。武進八分災。無錫宜興九分災。太尊曾姓名櫻。江西峽江人。萬歷丙辰進士。時入覲。三日一哭于戶部。必欲求改折。以甦民困。而總督倉場郭允厚。戶部尙書王家禎。堅執不從。

馬懋才備陳大饑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疏。

臣陝西安塞縣人也。中天啓五年進士。備員行人。初差關外解賞。再差貴州典試。三差湖廣頒詔。奔馳四載。往還數萬餘里。其間如關外當抑河之敗。黔南當圍困之餘。人民奔竄。景象凋殘。皆臣所經見。然未有極苦極慘。如所見臣鄉之災異者。臣見諸臣具疏。有言父棄其子。夫鬻其妻者。言掘草根以自食。採白石

以充飢者。猶未詳言也。臣今請悉爲皇上言之。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開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澁。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爲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爲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爲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聞有獲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飢。與死于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不爲盜而死。猶得爲飽死鬼也。最可憫者。如安塞城。城西有冀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之者矣。更可異者。童穉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爲薪。煮人肉以爲食。始知前之人皆爲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氣薰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幸有撫臣岳和聲。弭盜賑飢。捐俸煮粥。而道府州縣。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飢者無窮。杯水車薪。其何能濟乎。又安得不相牽而爲盜也。且有司束手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爲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于彼。彼處復逃之于此。轉相逃則轉相爲盜。此盜之所徧。秦中也。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飢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饑荒則稍次之。

天降奇荒。所以資自成也。

桂王寢殿坍塌

桂王常瀛四月二十七日奏曰。三月初三寅時。臣正起梳洗。身側如雷震響。正殿盡傾。有該撥女子崔祿壽。呂壽喜。韓榮祿。崔遐壽。楊祥壽。呂福喜六名。在內止宿。竟皆壓死。痛念臣蒙先帝隆恩。分封衡地。時遣內官監太監黃用。工部營繕司主事高道素。費五十餘萬金錢。建造府第。乃臣之國。僅有二載。而元年九月初八日。則寢宮後殿。挽梁損墮。擦臣右臂而下。臣命幾爲不保。此時二官猶未離衡。目所親覩。臣已具本欲奏。值皇上初登寶位。未敢以此驚瀆天聽。政塵遠念。而二官亦自知罪。進修理銀五千六百兩。又進問安銀四百兩。且又訴其七年勞苦之狀。臣隨中止。今則前殿復塌。幸在刻時。先後臣未入殿行禮耳。否則亦爲不免矣。

宮殿覆壓。雖爲黃高二人賤買朽木之罪。然建國甫二年。卽遭此二變。天之所以警之也。異日流寇逼陷。播遷兩粵。其機已兆于此。

倪元璐疏三案

元璐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庶吉士。歷侍讀學士。時閣臣魏廣微。媚魏忠賢。欲掩飾楊璉二十四大罪疏。纂三朝要典。以挺擊紅丸移宮三案成書。元璐疏公議。自存私書當毀。上之。四月疏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闕于清流。而三朝要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毀。何也。蓋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非。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出。魏廣微此輩

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盜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兩奸。乃始翹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翻卽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上從之。詔毀三朝要典。

附記 華琪芳。字方侯。號末齋。無錫人。天啓乙丑會元。廷試第二人。思廟立。罷歸。每歎曰。吾不纂修三朝要典。今相矣。蓋自悔也。吁。失足一時。遺恨千古。可不慎歟。

欽定逆案

二月。欽定逆案。魏忠賢。客氏。磔死外。以七等定罪。一曰首逆同謀。兵部崔呈秀等六人。二曰結交近侍。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三曰結交近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四曰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五曰諂附擁戴。軍犯內監等十五人。六曰結交近侍末等。俱配贖。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七曰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閒住。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

喬應甲釀禍

正月六日。壬戌。撫治鄖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告急。請兵。陝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岳和聲。各奏流賊肆掠。刑科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熾也。由喬應甲撫奏置盜劫不問。實釀其禍。今弭盜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提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固原逃兵掠涇陽。又掠富平。二十九日乙酉。復掠涇陽。執遊擊李英。

劉應遇敗賊

二月二十日丙午。商洛道劉應遇。率毛兵入漢中。合四川吳國輔兵敗賊。賊走漢陰。遇遣兵追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走蜀。其匿漢陰山中者。皆自殺。漢南盜平。

混天王擾延川等縣

三月二十日丙子。流賊掠真寧寧州安化三水。四月。犯涇陽甘峪。遊擊高從龍被殺。九月。大清兵圍薊州。十一月。京師戒嚴。徵四方援兵。勤王保定兵首潰。餘亦多中路遁者。因與饑民合勢。嘯聚山澤。上命馳諭陝西巡撫劉廣生。令急殲流孽。不必入衛。時大盜混天王等擾延川米脂清澗等縣。復召前總兵杜文煥使勦之。

吳煥奏秦寇

是年四月。陝西巡按御史吳煥上言。秦寇慘掠。古所罕有。撫臣胡延宴。狃于積弛。束手無策。則舉而委之邊兵。延綏撫臣岳和聲。諱言邊兵爲盜。又委之內地。則西安延安諸邑之被盜。皆兩撫推諉。諱實釀之也。

李自成起

李自成。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人。雙泉堡大鎮。東西街口有大井二。故名。父名守忠。務農。頗饒。生二子。長名鴻名。又二十年。爲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五月生。次子名鴻基。卽自成也。九月。鴻名生子。名過。十二

月鴻名死。先是守忠父李海一名勢，俱單傳。惟守忠生二子，然鴻基生而鴻名卽死，亦單傳耳。鴻名死三年，妻改適守忠。撫鴻基與過八歲，就塾。二人不喜讀書，酷嗜拳勇，各不相下。守忠屢責不悛。年十三，鴻基母死，竊與過出外朋飲。里有劉國龍亦同庚，相遇甚歡，偕往郊外馳馬，飲于村肆。相謂曰：吾輩須習武藝成大事，讀書何用？次日具牲醴詣關廟，做桃園故事。鴻基欲較力，見神前鐵爐一座，重七十三斤，隻手舉之，繞殿一匝，仍置故處。劉國龍掩衣欲舉，不能動，兩手握之，方起行五步止。李過奮力一提，亦不動。如國龍法行十五步止。鴻基復提繞殿一周，置于舊處。道士驚賞曰：汝父爲善，故生汝。鴻基大言曰：大丈夫當橫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業，豈男子乎？前三歲曾夢偉將軍呼予李自成，今卽改名自成，號鴻基。國龍等稱賀。由是三人數聚飲。守忠噴責，復將延師束之。自成私走延安，聞羅教師曩爲將，武藝超軼，遂師之。日與其黨馳射大喜。越四月，移書國龍與過云：予在延安師羅某習武，汝二人速來同學，不可虛廢歲月。正月十六日，守忠見書，往覓。時自成于羅處初習單刀，不卽歸，羅固勸之，乃還。越三月，守忠恐復往，乃延羅某于家，使劉李三人師之。年十八，自成性喜生事，守忠爲過娶鄧氏，而自成欲擇美婦，遂遲半載，娶韓金兒，豔而姪。年十四，適西安老紳爲妾，以行斥，繼爲延安監生妾，又見棄。至是，自成娶之。其夕，守忠夢土地告云：汝家禍祟入門，百日內有大災，速與汝孫暫避河南，勿被虎傷。倘違吾言，後悔無及。汝子自成有禍無害，守忠覺不樂，遂與過託進香泰安。去月餘，自成往延安，韓氏與里棍蓋虎兒有姦，越半月，自成歸，晚宿十里舖，夢韓與少年偕寢，欲殺之。少年走，乃殺韓，而寤。黎明卽行抵家，宛如所夢，舉刀直前，蓋虎兒以綈袍禦之，而逸。遂殺韓，衆挾之赴縣。時署篆艾同知曰：汝妻不良，殺之固當，但捉姦須雙，今止殺妻。

於律不合。遣孟縣丞往驗。次日。庭訊。笞二十。下獄。自成倩丁門子賄二百金。乃出。即發審單云。李自成因妻韓氏不良而殺之。卻無姦夫同殺爲證。何以服人。況不合律。姑擬徒。俟獲姦夫再審。自成怒曰。殺死姪婦。理之當然。奈何受金而罪我。會須控憲。丁聞之而懼。白于艾。艾出牒覆勘。自成以洩言。知不免。遂殺艾。遁走甘肅。二年己巳冬。大清兵十萬大入越薊。薄京。京師戒嚴。徵兵勤王。甘肅巡撫梅之煥。有文武才。總戎楊肇基。素稱驍勇。奉旨赴援。自成投軍。居肇基麾下。邊地多盜。肇基每使親兵往剿。止事劫掠。獨自成見壯士輒釋去。每云。東海舟頭。亦有遇處。已而陞總旗。屬下五十人。俱稱長官。甘肅東有盜警。自成一謂響馬。頗有英雄。可結一二。以作異日爪牙。因請往捕。甘肅與蘭州接壤。有高如岳者。膂力絕人。善騎射。白袍白巾。聚黨百餘。服色悉按五方。居土山堰下。自稱闖王。時出行劫。自成引兵搜三日。如岳以八騎至。自成列陣以待。如岳曰。高闖王在此。速讓道。自成曰。觀若亦是好男子。何爲作此舉動。予特奉令取汝。如岳曰。能者來戰。飛騎突至。自成迎戰。良久。藝勇悉敵。知不可力爭。乃謂之曰。自古好漢識好漢。觀汝狀貌。定非凡品。可下馬相見。有一言奉告。遂各敘禮。歎如魚水。同至土山。結爲兄弟。宰馬設誓云。患難相扶。富貴共享。若有異心。神其不祐。酣飲達旦。自成將行。語之曰。自此以往。勿復行掠。予若功名小就。請同處邊庭。倘鄙願有違。相從不遠。乃別。自成回鎮。以他級報功。遂陞把總。適徵兵檄至。梅撫楊鎮勤王。以王參將爲先鋒。自成與劉良佐不服。良佐字明輔。大同左衛人。自成曰。寧爲雞口。毋爲牛後。良佐曰。昔郭子儀本行伍中人。後爲天下大元帥。我二人有才如此。寧憂不富貴。自成曰。大元帥何足道。漢高祖。劉知遠。我太祖皇帝。豈祖宗傳下天子。亦是平空做成事業者。楊主將安識吾兩人。時師北行。王參將居前隊。楊總戎統

中軍過蘭州，犒師秋毫無犯。次日百里抵金縣，邑小，令怯，閉署不出。王參將入城，欲見令，有兵譁于庭，咎六人半爲自成卒，自成怒，與良佐等縛令出，欲見肇基。適遇參將刺殺之時，良佐妻子在蘭州十里莊，自成子身聞如岳有衆八百，率所部往助。高麾下勇士有羅汝才、劉國龍、賀一龍、馬守應、劉希堯等數人，劫掠郡縣，官兵屢敗。曾于臨洮府城外關廂人家掠美婦五，邢氏、趙氏、余氏、安氏、鄢氏，而邢氏尤絕色。如岳嬖之，妻鮑氏嫉甚，適自成至，遂以邢氏配之。每日賊將輪劫，賀錦自北都返報，大清師已退，將推督下勦。衆有懼色，共議乘兵未至，掠平民充陣，以精兵繼之。于是各統所部往渭原、河州、金縣、甘州等處劫掠。所至之地，卽起火，名放亮兒，所掠衣糧等物，卽令鄉民舁至營中，持刀問云：願從否？如不願，卽云：我送汝去。一刀殺之。苟願從，又問有父母妻子否？無則不問，有則問想否？不想則已，倘云：想，云：我送汝去。復一刀殺之。凡初獲者，必縛五日始釋。有逃而復獲者，則截其耳，或黥其面。兵遇之，反指爲真賊，解官請賞。主將不之省，斬首示衆，故不願作賊者，旣爲賊所掠，亦無如之何而從之矣。由是衆至數萬。

編年云：二年，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以兵入援，譁于涿州。大掠良鄉，耿如杞逮論死，潰兵遂竄走秦晉山谷，聞爲盜先。是元年，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爲驛書，聞王嘉允反，往投焉。後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

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與衙卒李固、鐵冶、劉敏政結好，暴于鄉里。後隨衆作賊，其兵嘗云：我王原是箇打鐵的。今後軍都督府張家原是箇補鍋的。初是只七十人相從，後漸結聚，及併了老獍獍小表英兵，纔有數萬。

各本俱載賊首高迎祥。而此獨言高如岳。是一是二。存實以俟考。

袁崇煥謀殺毛文龍

先是毛文龍駐皮島以牽敵。二年三月。袁崇煥奏設東江餉司于寧遠。令東江自覺華島轉餉。禁登萊商船入市。自是島中京餉俱着關寧經路。驗過始解。朝鮮貢道往寧遠。不許過皮島。商賈不通。島中大饑。取野菜爲糧。初。文龍稱麾下兵一十餘萬。朝廷爲治餉。兵科給事中王夢尹、翰林編修姜日廣、詣島閱視。稱十萬。及登萊道王廷試復裁之。定額二萬八千人。文龍大不平。上章請餉。又累奏寧遠轉餉不便。崇煥不聽。又請自往旅順議之。六月。崇煥致書文龍曰。知島中軍饑。發餉銀十萬。至雙島。約公會議滅敵。文龍語子承祿曰。昔日彼奏滅糧。今又發糧。其跡可疑。承祿曰。渠爲撫臣時。已有和議疏。茲復云滅敵。必有他意。不如勿往。文龍思久之。曰。古來戰守和得機。卽行。原非可執。况我與彼總爲朝廷出力。不必猜疑。遂與部將二十人。家丁百人。引兵三千。至雙島進謁。崇煥慰勞甚。且曰。遼東海外。止藉貴鎮與本部院兩人同心共濟。方能了局。文龍曰。職在海外數年。日以東事爲慮。第餉匱軍饑耳。若大人展回天之力。使諸軍安飽。指授方略。則功可成矣。次日。崇煥犒師。每人銀一兩。米一石。布三疋。已而文龍設宴。甫坐。忽報大清兵萬餘將渡河東。崇煥遣兵馳救。止留數百人。與文龍款語而罷。三日。崇煥登島。又大犒師。謂文龍曰。今後貴鎮與本部院以旅順爲界。東行貴鎮印。西行本部院印。文龍從之。復報河西有警。崇煥思久之。謂文龍曰。願借貴鎮兵一往。文龍卽令疾救。四日。崇煥命軍士擺圍。文龍不悟。從之入。麾下欲進。袁兵阻之。止從官人圍。崇煥謂衆軍士曰。念爾等海外勞苦。每人僅得糧五斗。一家分食。言之痛酸。爾等當受本部院一

拜。今後勿憂無糧。只須爲朝廷出力。語畢。卽拜。將士答謝。淚下。崇煥遂與文龍曰。本部院節制四鎮。清嚴海禁。恐登津受腹心之患。東江糧餉。由寧遠過亦便。汝何必要解銀登津自糴。且虛耗國家多少錢糧。並無實效。要東江何用。文龍曰。公言差矣。職以義旅。九十人取鎮江。不費朝廷斗米寸鐵。撫集遼瀋逃民。九十餘萬。羅致各島。以爲犄角。以義取朝鮮。糧餉以信括商賈。錙銖種屯鼓鑄。斬將復城。六七年來。止受國家銀一百五十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猶謂無功。虛冒乎。崇煥曰。與汝談三日。誰知狼子野心。一片欺誑。若不殺汝。此一塊土。異日豈朝廷所有。文龍曰。督師惟恃節制。何得殺我。崇煥曰。今日非本部院意。乃是上旨。左右色變。文龍自若。乃曰。旣出上旨。亦勿辨。遂西望拜曰。臣負朝廷久矣。崇煥命旗牌官張國柄執劍殺之。諸將伏屍慟。崇煥曰。止斬文龍一人。餘悉供職如故。命殮之。因奏文龍十二罪。并自劾。上以文龍驕悖。命崇煥安心任事。且嘉諭之。時敵警寂然。師旋。聞文龍死。皆哭。崇煥因佯祭曰。昨殺汝。是朝廷法。今祭奠。是本院情。遂流淚。將士俱泣。崇煥恐變。呼文龍部下曰。若等被主帥侵糧甚苦。今有十萬金犒賞。各領三兩。衆始定。崇煥分其軍爲四。毛承祿及旗鼓徐敷奏。東江將劉興祚與陳繼盛分將之。遂回寧遠。

鍾萬里解夢

毛夫人張氏居杭。聞文龍死。疑未得報。有所親鍾萬里曰。昔振南所夢。于忠肅授詩。前聯云。欲效淮陰。老了一半。蓋韓信二十七歲爲大將。振南五十二歲作元戎。非老了一半乎。後聯云。好個田橫。無人爲伴。蓋田橫有五百人同殉島中。今云無人爲伴。是自死于島矣。已而果然。杭人莫不憐之。

崇煥捏十二罪。矯制殺文龍。與秦檜以十二金牌矯詔殺武穆。古今一轍。

聞余邑高忠憲當遣使闕島時語之曰若往須圖其山川以歸使者至微行四境盡得其險易而還忠憲披圖歎曰是扶餘國也使者故高公門下士然則文龍功高不賞之疑非獨錢龍錫輩而已

逮袁崇煥

十二月辛亥上召崇煥議餉密勅滿桂黑雲龍祖大壽同入崇煥進闕不數武一內監趨出口萬歲爺在平臺速入崇煥趨進見桂等在上所驚沮上問殺毛文龍致敵兵犯闕及射滿桂三事崇煥不能對上命桂解衣驗示着錦衣拏擲殿下校尉十人褫其朝服扭押西長安門外錦衣大堂發南鎮撫司監候上遣太監車天祥諭慰遼東將士命滿桂總理援兵節制諸將馬世龍祖大壽分理遼東兵都人大喜袁兵聞之半走固安良鄉殺掠桂招徐衆隸麾下大清師聞報撤兵李總戎部將擒一頭目訊之具述崇煥通敵根底入奏上命法司追崇煥書明年四月詔磔西市時百姓怨恨爭噉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閒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活副者也崇煥廣西梧州府藤縣人萬歷己未進士

江陰中書夏復蘇嘗與予云昔在都中見磔崇煥時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噉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

滿桂戰死

十二月大清兵復圍城十七日丙寅滿桂率師救援大清兵大至桂敗收兵十七日丁卯滿桂以五千人同孫祖壽等陳安定門外自辰至酉十餘戰大清兵屢易桂箭創發墜馬斃于陣申甫夜襲營又戰沒黑雲龍麻登雲被執大清復攻城都人大懼會各省援兵四集互相拒戰大清兵乃退

劉之綸死節

劉之綸字元誠。蜀宜賓人。喜學理家言。大書其坐隅曰。必爲聖人。里中因呼爲劉聖人。天啓辛酉。舉鄉試。崇禎戊辰。成進士。授庶常。與同官金公聲。多客死士申甫輩。以備國家緩急。己巳冬。北兵入口。聲先上疏。得召見。薦公。并及申甫。上立召對。稱旨。授南京營副總兵。改金公御史。監其軍。而授公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督守城事。已而滿桂申甫俱戰沒。公督師出城。會北兵引去。遂抵通州。至薊。知兵衆在永平。乃約總兵馬世龍。吳自勉。自薊赴永平。牽之無動。而自率兵八路進攻遵化。既由石門至白草溝。距遵化八里。而營娘娘山。迺世龍等不受節制。負公約。大兵驅三萬騎自永平來。公嚴陣以待。先發一砲。殺百騎。再發一砲。砲反裂。營中自焚。兵遂上山。一裨校請結陣徐退。公不聽。命鼓人嚴鼓再戰。自午至酉。士皆力戰。軍中矢石竭。人持短刀。夾公馬而前。矢集如雨。公度不可爲。乃大呼曰。死死。負皇上解所佩印授家丁。間道歸。送巡撫。忽一矢貫公首。又一矢中膝。遂引而絕。諸將從公者。齊呼哭震天。拔營野戰。死之。事聞。賜祭葬。廕一子。

公之爲人。文文肅嘗詳言之。

黨還醇良鄉殉難

黨還醇字子真。陝西三原人。天啓乙丑進士。己巳。令良鄉。十二月。北兵薄城。屬兵堅守。力竭援絕。遂死之。兵退。得其屍于草中。身被數創。赤身面縛。怒氣勃勃如生。方赴選時。送座師侯恪出都門。恪曰。但願諸君子爲好人。不願諸君子爲好官。還醇常諷誦不輟云。事聞。贈太僕寺卿。諡忠節。蔭一子入監。時有保定推

官李獻明奉命查薊密軍餉。抵遵化。大兵至。不肯他適。城陷而死。贈光祿少卿。又有保定餉司何天球。永平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灤州知州楊懌。香河知縣任光裕。遵化知縣徐澤。良鄉典史史之謙。教諭安上。遂訓導李廷表。驛丞楊其禮。三屯總兵朱國彥。俱先後死。

己巳之役。大兵所向。有兵未至而城先空者。良鄉灤州香河固安張灣也。有城先空而兵不入者。霸州三屯也。有先降數日而兵始至者。玉田遷安也。有兵將先降而守臣不知者。遵化永平也。有虛張聲勢而兵不敢犯者。昌平涿州也。有受降旗兵過而不取者。順義也。有兵留而不攻。迹在若守若順之間者。房山也。有兵至而順。兵去而守。以援兵至而免者。樂亭撫寧也。總由人心不固至此。向使各城盡如寶坻。令史應聘之。上下一心。永清令王象雲之有備無患。昌黎令左應選之男婦皆兵。開平舉人之請兵捐餉。何至一朝同歸于盡。內如固安令劉仲守而不能守。所欠一死。良鄉香河遵化三令。永平守及推官。灤州守。與夫三屯總鎮各官之死。皆不愧其官。而保定司理李獻明一死尤烈。永平道鄭國昌之死。與巡撫王元雅等失地喪師。不可語于殉難之列。其最劣者。則盧龍遷安兩令。餘若薊州通州三河豐潤。官雖能守。亦將士得力居多。時巡方董邃初見灤縣斗大空城。而縣令沈城舉動安詳。問曰。情景若此。貴縣何恃而不恐。沈城從容拱手曰。以身殉之。遂初爲改容以謝。卒幸免焉。

商敬石善射

大清裨將。引六百騎往嶼山。至河西。忽十二騎突至。欲擒之。十二騎善射。裨將三人。皆中目而死。諸軍悉前。應弦而倒。殪者甚衆。大兵悉去刀發矢。十二人俱以手接。無一傷者。兵退。十二人追射死者三百餘人。

矢盡乃止。蓋十二人乃響馬賊。商敬石爲首。聞大兵入。約其黨欲建功。至此忽遇耳。遂至通州。鎮守營報功。守將申兵部。兵部悉隸之于麾下。時大兵大隊將至河西天津等處。聞通州十二騎殺兵四百。乃不往。

左應選固守昌黎何大綱戰勝

大清兵至昌黎。將抵城下。時邑令左應選初莅任。膽略過人。聞報登城周望。諭百姓勿恐。數日當自退。卽閉城治火藥。兵至列藥于城。俟攻時始發。是藥止及百步外。亦不納砲中。臨敵燃火散下。須臾如火星飛墜。兵衆俱傷。乃退。大兵至灤縣。何大綱張淇詩率萬騎赴救。斬一將。馬世龍率驍勇五百人會之。奪車輛而還。

誌異

是歲江陰城鳴。時吳鼎泰爲令。及順治二年乙酉。江陰被屠。距己巳凡十有七年。

明季北略卷之六

崇禎三年庚午

誌異

正月辛巳朔。京師大風。霾。晝晦。三月。威鼎自鳴。熒惑入井分。退而復留。又入鬼宿。五月二十二日辛丑。海豐縣有石圍。數丈。高丈餘。忽移五十餘步。

晝晦異矣。元且晝晦。尤異之甚。殆天地否塞之會乎。故首書之。

陝盜王子順苗美

正月。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逃兵衆至四千。掠綏德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擊敗之。賊遁。復犯清澗。官兵追逐。賊走西川。先是萬歷時。朝廷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爲常。至是秦旱。粟騰貴。軍餉告匱。往往譁潰。亡命山谷。遂倡饑民爲亂。時東事益急。廷議核兵餉。各邊鎮咸釐汰至數十萬。乘亂兵多譟而下。

秦寇入山西

三月。秦寇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四月。陷蒲縣。山西自河曲保興至蒲津。千五百里。賊自號曰橫天一字王。

賊陷河曲

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追賊于河曲發西洋砲砲炸兵自亂賊乘之遂陷河曲。

賊陷黃甫川

五月賊破金瑣關殺都司王廉。壬子王嘉允陷黃甫川清水二營。次日陷府谷縣復圍孤山堡榆林道。白貽清遣兵敗之遁入府谷縣延綏巡撫洪承疇等圍之斬獲甚衆。及九月三日己卯王嘉允勾西人入掠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賊佯乞降仍奪足走。

白貽清號惠風常州人洪承疇字亨九閩人。

楊鶴誤撫

都司艾穆、蹙賊于延川清澗。賊始求撫。三邊總督楊鶴及陝撫劉廣生各遣材官持牌四出招賊。賊魁黃虎、小紅娘、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牌免死安置延綏河西。然賊降叛不常其衆僅不焚殺而姪掠如故。罹毒益甚。百姓吞聲。有司承撫臣意莫敢告而寇患成矣。

楊鶴號無山湖廣武陵人。

劉懋言秦寇

六月給事劉懋言秦之流賊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爲鄉導土寇倚邊賊爲羽翼。始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剿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剿也。所斬獲皆饑民。而真賊飽颺以去。其撫也。非不稱降聚衆無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實非降也。

劇賊神一元

十二月己巳朔。劇賊神一元等破新安縣。初九日丁丑。破寧塞縣。據其城。十三辛巳。引西人四千騎入寇。陷樹澗及保安諸城。至明年正月。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

徐孝婦剖肝進姑

孝婦湖廣漢陽人。幼字村民汪卷。卷固貧窶。爲人傭。母鄧。耄矣。婦歸卷。晝耕暮織。其事姑。雞豚蔬菜。未嘗匱乏。崇禎己巳庚午閒。大饑疫。婦與卷乞食。食無從乞。嚮身。身無從嚮。鄧且病垂斃。偶思豬肝。婦匍匐往市。跪求屠者。屠不與。曰。旣無錢。勿望肝也。婦不得已。泣歸。念豬肝不可得。人肝豬肝味或同。萬一人肝可醫我姑。姑生而我死。死何惜。遂夜半自引刀。剖其脅。凡三剖。肝不出。將更舉刀。忽見白衣嫗。謂汝不得用刀。刀宜橫。不宜直。婦從之。奏刀。肫然。肝果出。乃爲湯以進。姑頓愈。當爲湯時。婦全不覺。踰時。創甚。婦昏曠。復見白衣嫗者。謂汝無慮。我起汝。婦果霍然。越數年。姑壽終。婦砌土。結草廬。姑墓。一羹一茗。必躬捧奠。墓前。墓在山僻處。風雨晦冥。煙霧四塞。山鬼號呼。蛇豕橫突。婦無懼意。自擔薪汲水爲常。或助以衣食者。謝不受。曰。勞苦凍餓。不過死耳。我自剖肝時死矣。爲姑活。今死墓早晚不論也。漢陽令楊四知稔其事。奏記上臺。爲請旌于朝。

余讀彤史遺編。見割耳斷臂。詎婦人無俠氣。然瑤池冰雪。或甘心伉儷。而未必矢志萱庭。號江負屍。詎女子無孝行。然抱石懷沙。或結念毛裘。而未必篤情姑嫜。割股祝髮。詎兒婦忘高堂。然毀容傷體。或抱痛肢節。而未必盡關生死。獨婦一念篤至。九死不回。冒白刃而如雪。比剖心以同體。洵奇孝。亦至孝也。可以傳矣。

明季北略卷之七

崇禎四年辛未

黃道周疏

黃道周號石齋福建鎮海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庶吉士歷侍讀學士有違旨明切具奏疏其略曰臣觀邇年以來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庚午春月以來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之邊疆不過爲逆黨而翻邊疆使諸芟鋤逆黨者無端而陷邊疆之內至于邊疆之要塞利害進退取舍實無一言及之者辛未春月而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之科場不過爲仇隙而翻科場使諸素無仇隙者無端而陷科場之內至于科場之源流清濁屈折難易實無一言及之者

又云臣觀萬歷末年林下諸臣如鄒元標趙南星等二十餘人廢棄廿年釀成門戶之禍今又無故取諸縉紳稍有意識者舉網投阱而緩急何所得半士之資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鱸魚鱸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象士則所象者必市利之臣以筆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鴛鴦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備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驕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又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材不在廊廟必在林藪臣所嘗知識者有和州馬如蛟公安毛羽健聞喜任贊化皆個儻有氣骨則皆蒙譴去矣所習聞者青澗惠世揚吉水李邦華百鍊餘鋼名滿天下臣又未嘗領其丰采鄖陵梁廷棟膽決機警筆力方新自當需爲異日之用其在仕籍者有新建徐良彥爲南大理卿豫章曾櫻爲

福建參政金華朱大典爲天津兵備紹興陸夢龍爲藩司起復武進鄒嘉生爲陝西參藩皆卓犖倬使當一面必有可觀陛下必欲振作人材當敦尙風節表章仁義勿使猥瑣小人挫辱文章廉隅之士昔太祖品罵人材以執古而不知變者爲最下蓋指諸庸碌學究而言非謂崇尙聖賢規模先正之士也

鄒元標號南阜江西吉水人萬歷丁丑進士疏張居正奪情上怒杖一百謫貴州衛已而擢給事中忤時相去天啓改元起刑部侍郎陞都御史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科臣朱童蒙等疏之元標乞休去魏瓊矯制削職居無何卒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諡忠介趙南星字夢白號儕鶴直隸高邑人萬歷甲戌進士張居正沒起歷文選考功癸巳至大計時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蟲巢于耳繭成而不自覺光宗立累遷司空晉冢宰與魏廣微崔呈秀不合乃歸已而行撫按鞫訊坐賅一萬五千謫戍代州年餘思廟立賜赦撫臣牟志夔留滯踰三月卒戍所戊辰贈太子太保諡忠毅任贊化字參之聞喜人天啓壬戌進士戊辰選貴州御史疏劾溫體仁居鄉居官種種不法廷辯侃侃上怒謫河南布政司照磨累遷陝西參政歸卒于家

十一月時黃道周以救錢龍錫謫外中允倪元璐上言黃道周旣以蹇諤承貶劉宗周又以骯髒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爲陛下奮其忠良者上不聽

吳執御論周延儒

八月御史吳執御論周延儒攬權壅蔽私其鄉人塘報章奏一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晨廷臣摘發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案也皇上見延儒摘發細事近于明敏抑知特借此以行其

私耳。上切責之。執御疏凡三上。俱留中。

張彝憲總理錢糧

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初上旣罷諸內臣外事。悉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之。多不稱任。使二年大清兵南下。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視行營。自是御憲四出。動以上官威倨。加干庶司。羣相壅蔽矣。

吳姓賑撫

正月己亥。命御史吳姓。賚金賑陝西饑荒。招撫流賊。諭曰。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櫛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斯。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的被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卽或脅入賊黨。若肯歸正。卽爲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四月吳姓西行至延長。寇聚城下。諭以禍福分賑之。賊各解散。游賊聞之。皆回受賑。撫賊七千有奇。

楊鶴受降

二月賊圍慶陽。總督楊鶴在邪乾。不卽援。及三月張應昌等始援之。賊圍解。初九日癸未。賊帥孫繼業等來降。鶴受之。四月十六日己未。賊神一魁降于鶴。鶴責數其罪。俱伏謝。一魁有戰騎五千。鶴侈其事。上言乞賜一二萬金賑濟。又上巡撫練國事北征商維。賊亦求撫于國事。從之。二月廿七日庚子。賊滿天星降于鶴。鶴選其驍勇置營中。散其黨萬二千人。卽命其魁分勒回籍。未數月皆畔去。二十九壬寅。賊自合水保安逃出。攻中部。降丁內應。城降。七月賊首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鄜州。鶴與王承恩等擊破之。上

天龍以二千人降。給事中孟國祥、曹履泰各奏撫賊欺飾之弊。是月癸未，逮鶴下刑部獄。論戍。以主撫被欺也。初，上以鶴力主撫議，縱賊殃民，實爲首禍，必欲誅之。緣欲用其子嗣昌，故貰其死。八月，神一魁復叛，據寧塞，官兵攻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未幾，友才復叛而遁。

賊分三十六營

先是三年正月，賊帥王嘉允陷府谷縣。四年正月十六日庚寅，又掠華園溝。副總兵曹文詔擊卻之。及六月朔癸卯，文詔擊斬嘉允于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場天、破甲錐、邢紅娘、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滿地草等，分爲三十六營。洪承疇巡撫延綏。

洪承疇，字亨九，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萬曆丙辰進士。年二十三，督學浙江。擢陝西參政。庚午，巡撫延綏。辛未四月二十四日丁卯，承疇令守備賀人龍勞降者，酒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

降賊不沾泥，擁衆脅賞，復攻米脂。總兵王承恩，侯拱極，率兵至葭州。承疇與副總張應昌亦至，連戰始遁。追至西川，斬三百餘級。賊溺死無算，不沾泥懼，率百騎逃闕山嶺。都司馬科等追之，盡殲其騎。不沾泥乃降。殺賊目雙翅虎、縛柴金龍，以自贖。

七月十五日丁亥，曹文詔令督撫四鎮之兵擊賊，連敗之。賊犇東北，延安慶安千里內暫安。

山西寶莊

七月二十二日甲午，賊趙四兒率六千餘人，東渡山西，入沁水縣。縣東北有寶莊，係故忠烈銓里居。先是，

銓父尙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牆爲堡，甚堅。至是，賊犯竇莊五典，銓已死。銓子道濬、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霍氏守舍，衆議棄堡避去。霍氏語其少子道隆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於家，不猶愈死于野乎？且我堅守，賊必不得志，乃躬率僮僕爲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遇賊，媼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北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洪承疇擒趙四兒

八月初二日癸卯，總兵賀虎臣擊斬賊首劉六等，西路漸平。壬辰，命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張福臻巡撫延綏，承疇擊賊趙四兒擒之。趙四兒一名點燈子，起青澗，綏德奔突延西閒，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平陽稍安，其黨黑煞神起，又有過天星、蝎子塊等。據中部，官軍攻圍兩月不下。十月，曹文詔及張福臻兵俱至克之。

吳甡奏官賊之謠

先是陝西巡撫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上命吳甡確查。至是甡報聞曰：「延慶地亘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蜂起，脅從甚衆，幾于無民。近安軍南剿，賊望風潛逃，相繼招安。滿天星降于榆林，餘賊遂徙而北。降者雖散回原籍，仍復劫掠，于是有官賊之謠，而人人致恨于招撫之失事。點燈子衆五六千，在青澗，旋撫旋叛。陽慶施臨庵、劉六等亦嘗受撫，今攻陷中部者皆其衆也。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關道臣胡其俊猶追送贖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賫之說，有自來矣。爲今之計，集兵合剿，殲其渠而餘衆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爲也。」

上書擒趙四兒劉六而此奏其覆叛者蓋疏出而賊擒也。

趙大允斬婦人首

賊獨頭虎五部恣掠副總兵趙大允在韓城去賊營三十里不敢出戰土人強之出報斬五千級驗之則
率婦人首也給事魏呈潤劾大允落職

譚雄陷安塞

十月陝西賊陷宜川十一月初七日丙子陝賊譚雄陷安塞襲掠一空仍乞撫閏十一月王承恩斬之

混天猴陷甘泉

初六月二十三日辛酉酈州賊混天猴等謀襲靖邊張應昌敗之二十五癸亥混天猴獨行狼等自甘泉
犯合水承疇率兵擊大敗之混天猴等乞降至十一月混天猴勾盜陷甘泉劫餉銀十萬八千兩而殺知
縣郭永圖河西兵備張允登戰死十二月陷宜君又陷葭州兵備僉事郭景嵩死之二十六日甲午寧遠
總兵孫顯與賊六戰俱捷

張獻忠起

獻忠榆林人幼有奇力兩眉竦豎而長面有微麻徧體生毛天性好殺不耐久靜初從塾師與同舍生訂
一拳撲殺之家貲數千金一時俱盡父大怒逐之飄泊異鄉或異其貌問之知文而勇收以爲子與之延
師復與同學者爭更毆死兩生逸去聞老回回馬守應等起兵遂往投軍守應一見奇之初爲小卒號爲
黃虎已而屢立戰功有黨五百人陝撫猶輕之曰此小賊耳不足煩大兵俄聚徒千人後遂有衆由是橫

不可制矣。十三寨賊目以強暴屢奪寶物與之相軋。獻忠亦不欲受制于人。卽分兵立營。自爲一軍。號西營。八大王屢破郡邑。及崇禎四年十月。率衆一千人就撫于總督洪承疇。至次年三月復叛去。

大清兵入塞

六月。大清兵大舉圍大凌河。城巡撫邱禾嘉遇于長山。敗績。

誌異

三月初八日壬午。大風霾。五月大同宣垣等縣雨雹。大如臥牛。如石。且徑丈。小如拳。斃人畜甚衆。六

月初八日庚戌。臨隸縣雷風。忽風霾。傾樓拔木。磚瓦磁器翔空。落地無恙。鐵者皆碎。山東徐州大水。

霾風而雨土也。晦者如物塵晦之色也。雹。雨水也。盛陽雨水溫暖。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風

霾雨雹。總是陰晦慘寒之象。而雹大且徑丈。尤史書不經見者。至于磁瓦無恙。鐵者皆碎。則又屈子

所云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之謂也。天蓋明示以玉碎瓦全之意乎。是時賤者得志。貴者淪亡。兆于此

矣。予每于卷末以誌異附之者。知天變人亂亦會當劫連耳。

張真人請雪

是歲六月。真人在京師。上欲試其術。使之請雪。真人遂于初七日登壇祈請。令諸法官作事。及十二日。雪果下。凡求五日也。庚戌九月十九日。江西法師董言元述。

明季北略卷之八

崇禎五年壬申

元旦異雪

元旦雪積句厚至四五尺。飛簷邃閣。有巨人面形鬚眉畢具。及人馬交馳跡。識者占兵戈之象焉。出色錄。

賊流秦晉

正月朔己亥。大風霾。延綏賊僞米商入宜君縣。陷之。復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甯。大掠四出。山西巡按羅世錦歸咎于秦。謂以鄰爲壑。給事中裴君錫晉人也。上言請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剿撫。當事無識如此。

昔米元章爲令。邑有蝗。百姓驅之出境。鄰令怒其害己。元章移牒戲曰。敝邑既能驅去。貴縣何不驅來。讀之噴飯。世錦之愚。與鄰令何異。王新建旣擒甯王。而武宗始至。羣小倖功。欲縱之復戰。是以兵爲戲矣。君錫之見。亦猶是也。謀國如此。賊安得不恣乎。

洪曹破賊

正月。洪承疇。曹文詔。擊敗賊于槐安堡。郝臨菴。可天飛。爲官軍所敗。獨行狼逃入其伍。耕牧鐵角城。爲持久計。承疇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得。就誅。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西澳之捷

正月甯塞逸賊合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原走鳳翔漢中陝撫練國事總兵董志義遣兵各守要害賊遂不敢出既而洪承疇從鄜州開道至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會于西澳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傷墜無算而甯塞之寇息矣惟混天猴等尙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甯州時以西澳之捷爲用兵來第一

馬鳴世論三秦

正月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上言三秦爲海內上游延安慶陽爲關中屏藩榆林又爲延慶屏藩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自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載于茲良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飢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撥揆厥所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誤視此流賊爲飢民至今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爲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于東賊馳于西師老財匱揭竿莫禦天下事尙忍言哉

後十年自成定三秦蹂燕趙而天下隨之馬生之言若操左券

馬鳴世號岫旭武功人萬歷丙辰進士除洪洞知縣清廉慈惠士民尸祝之以治行高等徵拜御史天啓甲子巡按山東再視京營以忤璫削職歸崇禎戊辰起原官疏論冢臣王永光爲逆璫除孽薦用高捷史蓮兩邪臣夫蓮捷爲霍維華等逆黨云云尋陞順天府丞遷通政壬申陞操江副都御史乙亥陞右都御史歸里居久之卒

高迎祥諸賊

二月甯塞通賊復熾。二十二日庚寅賊夜入鄆州。兵備僉事郭應響死之。三月二十有五日壬戌陝賊陷華亭。知縣徐兆麒任纒七日逮。至竟坐棄市。上頗心惻。溫體仁不爲救人皆寃之。四月湖廣流寇自興國入江西。泰和吉安等處。張獻忠復隨賊首高迎祥。王自用等寇山西諸郡縣。七月山西賊陷大甯。八月曹文詔擊賊甘泉。敗之。九月山西賊破臨縣。賊魁豹五等據其城。又陷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涉。暉縣。遂圍懷慶。上以藩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尙燬。殺賊自贖。十月詔副總兵左良玉將兵二千五百人援懷慶。

高宏圖劄籍

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宏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尙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之爲侍郎也。貳尙書。非貳內臣也。國家大體不容不慎。故僅以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甯已之。雖大拂彝憲意。臣不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上以軍與餉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宏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籍。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

周鑑論用內臣

十二月南禮主事周鑑上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張彝憲用而高宏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撫廬。雖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

矣。趙良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結投閒矣。王宏祖以禮數苛斥矣。若夫孫肇興之激直。李日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罷斥。尤可歎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褻褻天言。祇狗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員外郎袁維成。疏救之不聽。以司禮監右少監劉芳譽提督九門。

皇子生

四月庚辰。皇三子慈炯生。九月。皇四子慈炤生。九年九月。皇五子慈煥生。十三年八月辛亥。皇七子慈生。十五年三月。封永王。

孔有德陷登州

初。崇禎四年六月乙酉。孔有德攻青州。庚寅。攻登州。五年正月初二日庚子。張可大令副總兵張燾等與有德戰。燾兵忽戴紅巾。反兵擊諸軍。可大兵殲焉。游擊陳良謨等死之。初三日辛丑。登州城陷。十三日辛亥。有德破黃縣。十七日乙卯。以徐從治巡撫山東。謝璉巡撫登萊。四月十七日癸未。有德攻巢城。徐從治砲傷卒。六月癸卯。有德殺萊州知府朱萬年。九月十四日乙酉。有德復入登州城。官軍圍之。十一月。有德出戰。敗走。十二月初三日丙寅。有德航海至黃縣。及明年四月。自蓋州歸于大清。

賊首名號

是歲。登萊兵變。因調關甯兵馬步二萬討平之。朝議欲乘戰勝精甲。渡河進剿。兵部尙書張鳳翼。家本山西。慮其驅賊入晉也。阻之。盡放遼兵出關。賊遂得渡河而南。因入豫。入楚。入安廬。賊首之有名號者。在秦

則稱紫金梁、王和尚、滿天星、蝎子塊、老回回、一字王、劉小山、邢管隊、領兵王、整齊王、闖場王、劉姓、過天星、張五、南營八大王、八爪龍、徐姓、西營八大王、張獻忠、二隊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曹操、亂世王、八隊闖將、張姓、張飛、九條龍、五條龍、賀雙全、高總管等二十四家、晉豫則稱英王、王鎮虎、宋濶、趙令軍、曹操、過天星、吳計、郝光、混天星、荆聯子、過江王、混世王、大膽王、征西王、福壽王、齊天王、密靈王、閻和尚、老回回、上天龍、出獵雁、黑心虎、樓山虎、新一字王、西營八大王、南營八大王、北營八大王、混天王、紫金梁、上天王、領兵王、閻王、老邢、四隊、六隊、八隊、闖場天、順義王等三十二營、各擁衆數萬、少者萬計、蹂躪直省無虛日、時李自成方依闖王高氏、與劉良佐自結一隊、號闖王、名不大著。

百官進馬

十二月、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疋、餘各進、俱納于御馬監、實費金買之本監也、否則雖駿驥亦卻之。

誌異

四月三十日丁酉夜、江甯地震、九月、西安縣雨穀、其粒長于常稻、差黝黑、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無錫白霧蔽空、飛雪如霰、着樹木悉成花朵及瓔珞刀劍之狀。



明季北略卷之九

崇禎六年癸酉

周延儒罷相

先是元年三月周延儒爲禮部右侍郎。二年十二月入閣辦事。至是正月爲宣府閱視太監王坤所劾。周上疏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內臣不宜侵輔臣。上召羣臣于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爲內臣耶。志道奏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爲紀綱法度之憂。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之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因詰志道者再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立命志道。延儒遂放歸。

知推官員

二月諭吏部舉潛修之士。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先歷知推垂爲法。

先是館員多選庶吉士。至是以時方多故。欲知郡邑利弊。而重知推。亦時事之一變也。

內官監紀

五月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時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爲內中軍會。

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素紅蟒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賞

用內官爲監紀卽唐之魚朝恩觀軍容使也其失甚矣嗚乎朝廷雖乏人奈何使刑餘之人與知軍國重事哉

山西賊

三月十五日丙子山西兵擊賊于陽城比時張道濬得罪家居設伏于三纏凹賊至伏起生擒滿天星巡撫許鼎臣獻俘闕下奏道濬功第一四月五日丙寅賊陷平順二十四日乙酉曹文詔敗賊于陽城五月二十九日庚申文詔襲賊于偏店賊盡南奔諸將會兵逐之奪馬騾數千賊自邯鄲南走六月賊陷河順七月六日丙申陷樂平十一日辛丑陷永和旋陷沁水十月賊至甯晉尋據五臺山其中薪儲皆具險阻足守官兵不敢擊

河南諸賊

賊在河南沿山州縣無處不到正月十五日丁未左良玉敗賊于涉縣之西斬其渠賊望其旂幟皆靡然賊勢尙熾謀犯河南副將芮琦戰死武安二月賊踞林縣山中飢民相望而起良玉敗績于武安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中軍曹鳴鶚陷沒趙寨河南賊益熾長驅保定兵備虛象昇禦卻之三月詔總兵鄧玘將川兵二千益以土司馬鳳儀兵馳赴河南未幾鳳儀敗歿賊入清化游擊越效忠登屋擊賊墮地死游擊陶希謙在武安出禦賊會日暮移營賊乘之落壑死左良玉馳救清化賊方去後馳武安勝之于三井獲

賊首小秦王曹文詔自管來援涉。勝于毛嶺。四月，河西賊自輝縣入清化鎮。所在守將敗歿。都臣以河南不寨太行之險，搃盜使入。撫臣不得無罪。五月，河北賊陷涉縣。賊盡至磁州。衆十餘萬。長可五六十里。總兵鄧玘與良玉會兵彭城。尾至林縣之清池柳泉，擊敗之。殲其尖騎九天聖等八十一人。其分股犯衛輝者，巡撫元暉自乘城以卻之。六月，川兵潰于林縣。潞王告急。辛酉，良玉破賊于懷慶。賊盡竄太行山。參將湯九州領昌平兵至豫。時賊爲鄧左、周爾敬三家兵所迫。方從林走輝。九州自涉來林。圍賊之中堅。勝于馬鞍山。斬賊首混天王。賊從林竄懷濟。鄧左追擊大敗之。賊奔潰沿河從溫孟至武涉。遂入山。復回林縣。時湯九州駐兵水冶。居安林磁武四邑之要路。七月，賊屯彰德。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剿。分陽知縣費甲鏞以供應。逼迫投井死。八月，有陽邑鎮科泉清涼山。九龍山王凱塞原康村。湖南七捷。斬獲賊目混天猴等。湯九州功居多。左良玉有河村、柿黃山、八特三捷。俘斬新立一字王、殺盡王等。周爾敬有都里馬鞍山二捷。是月，京營副將王樸以禁旅六千至彰德。九月，有原康、晉底。涉縣三捷。斬獲飛天聖等。兵勢大振。賊棄妻子走。北奔五臺山。旣而復回。京營尾于後。湯左扼于前。京營勝之子亢侯、石坡、牛尾、湯兵勝之子青店、沙岡。賊勢窮迫。十一月，賀雙全、新虎等因京營乞降。然焚掠如故。湯九州在林縣連戰三日。勝于兩空口。再勝于安陽夏村。又勝于旁坐寨、清涼山。共擒斬四百餘級。左良玉又勝之。斬二百級。晉兵曹變蛟亦勝之。于涉縣。守備許志忠、孔道興等併力進剿。賊前隊已連夜走濟源。垣曲。遂以二十四日乘冰渡河而南。二十六日，破灑池。十二月朔己未，破伊陽。初二庚申，又破盧氏。賊渡河後，殺掠更慘。初止左師一軍尾後。雖有盧氏、銀洞溝、刀環川、柳泉之捷。而賊衆四掠維陽、新安、陝州、靈寶、閿鄉、盧氏、永甯、汝州。

魯山、葉縣、舞陽、遂平、確出、信陽、南陽、裕州、泌陽、桐柏、浙川、新野、內鄉等州縣。賊無不至。十二月十九日。賊至鄆城。勢逼開歸。會日暮雨雪。巡撫元嘿起湯九州于床。曰：事急矣。宜乘夜襲之。卽晚勝之于吳城鎮。追殺六十里。殺賊盈野。斬四百餘級。明日。又追及于橫山鎮。斬六百餘級。皆殺賊強壯。二十日。左帥有保安之捷。有趙左之捷。又有平上關黑山之捷。至七年甲戌正月初一日。巡按劉令譽督京營。有牛蹄澤之捷。出其不意。斬級踰千。得此三路大捷。賊始狼狽走楚。河南乃甯。蓋賊最畏曹文詔。其標將曹變蛟更驍勇。時爲之謠曰：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搖。次左良玉。湯九州。若京營兵。賊甚輕之。是年三月。蜀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沒。九月己亥。張應昌敗賊于平山。獲賊首張有義。卽一盞燈也。

賊犯湖廣

十二月二十二日庚申。賊假進香客。犯鄆西。二十五日癸巳。陷上津。

鄧祖禹罵賊

鄧祖禹。字又元。湖廣蘄水人。習騎射。中萬歷己未。武進士。選瀋陽守備。未幾。大清兵至。祖禹入陣。多格殺。中矢墜地。將死。夜半。乃甦。呼城入。負矢如蝟。創甚。遂告歸。尋起宣府守備。崇禎初。京城困。申甫全軍皆沒。祖禹提兵遇于蘆溝橋。殊死戰。勢稍卻。晉涿州副總兵。流賊亂。移鎮黃德。尋守孝感。忽報應城破。巡撫檄往援。所攜止七百人。比至。寂然。甫入城。相度。賊四面掩至。圍數重。祖禹破圍退。保西門外。顧左右曰：吾受國厚恩。誼常血戰。以報皇上。突圍得出。幸也不。則以死繼之。復何言。圍堅不得出。遂被執。賊素敬祖禹。解其縛。治酒安上坐。且羅拜曰：須公爲我作一主盟。祖禹曰：朝廷福大。諸賊何敢如此。賊請之至再。祖禹罵。

益厲曰。若此。須換卻心肝。張獻忠怒曰。換卻汝心肝。亦不難也。遂呼衆曳出。縛大樹上。剖心剜肝殺之。

附記

高迎祥距楚九十里安營。楚都督鄧祖禹率總戎張全昌副將楊世恩先鋒鄧天河參將李文雲游擊朱世盛坐營。王可貞把總鄭新參千戶金得功百戶馮迎勝哨總畢烈英等以五千人進。追殺二十里。迎祥將遁。馬守應曰。再戰不勝。走未晚也。遂率衆與鄧天河戰。守應被鞭走。天河傳令發七砲。擊傷甚衆。驅兵追逐。迎祥大懼。羅汝才舉刀砍天河。天河挺鎗迎戰。汝才佯走。天河逐之。汝才密取箭射中眉心。天河墜馬。被賊斬首去。祖禹歎曰。吾子勇冠三軍。今乃爲國傾生。惜哉。復督張全昌進兵止千人與賊將過天曉遇。卽敗。更遣楊世恩統兵禦之。不戰而走。爲滿天星追獲而降。祖禹怒。親率衆出。忽風雪大作。士卒寒慄。火藥盡濕。祖禹仰首歎曰。天何困英雄若此。遂冒雪突前。混世王被鐵箭擊回。劉國能劍傷左足而敗。整世王復擊背走。迎祥大駭。悉衆出戰。遙謂祖禹曰。倘將軍不鄙。願求爲帥。幸尊裁之。祖禹大怒曰。逆天叛賊。敢胡論耶。吾忠心報國。特來剿汝。于是朱世盛李文雲七將出戰。賊營混天王掃地。王等九人圍之。搏戰良久。賊衆突進。八將被擒。迎祥親釋祖禹。縛羅拜曰。誤犯尊顏。望乞恕罪。願將軍爲總主。萬勿過辭。祖禹罵曰。吾赤心報國。忠臣豈負聖主。投賊乎。迎祥再三諭之。祖禹罵不絕口。迎祥大怒。叱左右縛之。且曰。取他心來看。果赤否。祖禹出歎曰。妻子已矣。所恨老母不得見耳。然自古忠臣爲國忘家。莫不如此。子亦何憾。須臾剖心獻上。迎祥見之。亦歎曰。真忠臣也。命瘞之餘。七將俱被殺。士衆悉降。收總兵汪見國擒德安府應城縣令張紹登。紹登手

指賊大罵。賊怒。磔之。一時義焉。旣殺紹登。縱兵肆掠。前出正錄謂獻忠而剖心則一。况張高俱賊魁也。

陳奇瑜威著關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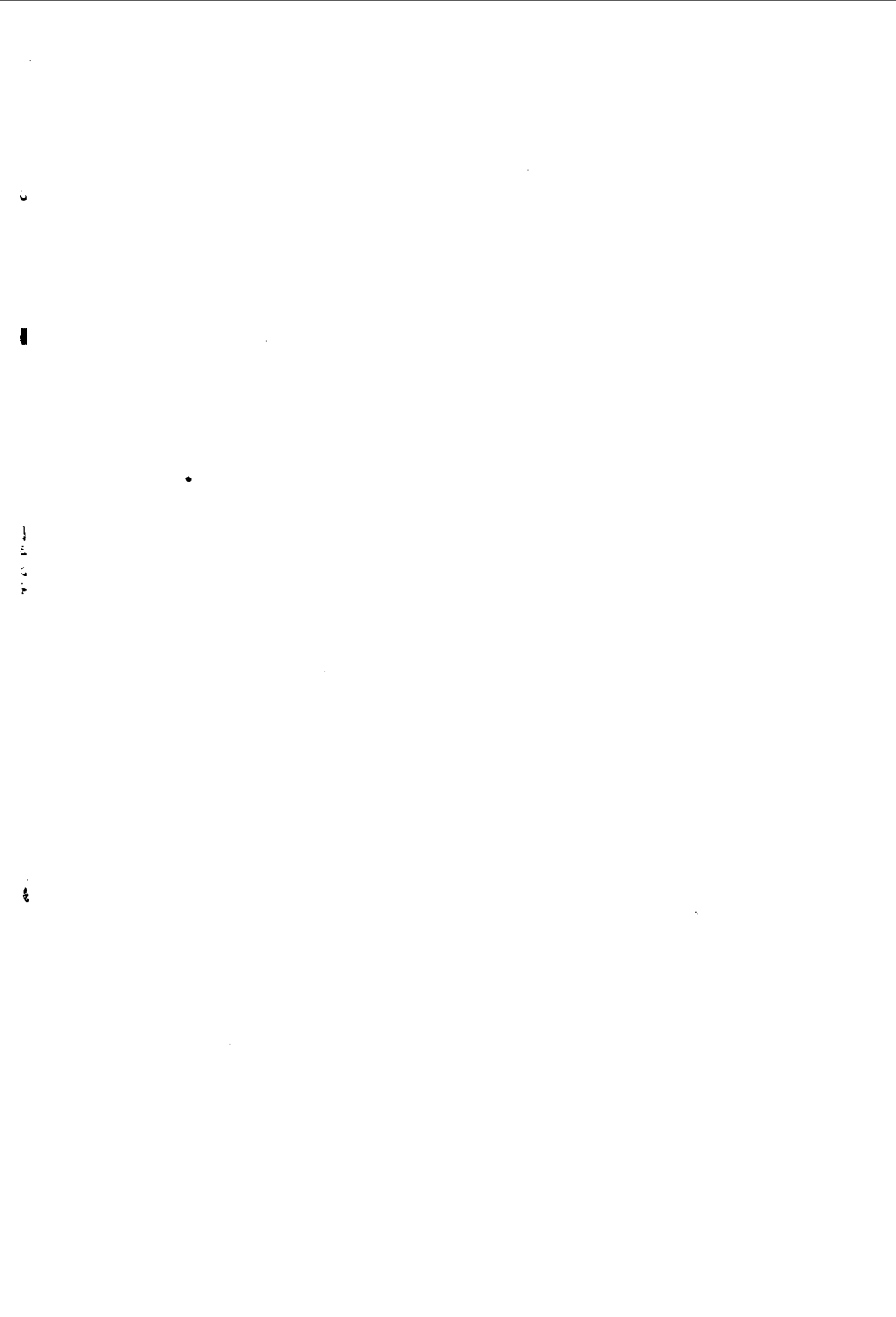
八月二十八日丁亥。陝西敗。攻隆德。殺知縣曹彥芳。分守固原參政陸夢龍。戰于綏德城下。死之。十二月二十七日丙戌。賊陷鎮安。時秦賊旣盡入晉流突。畿輔河南。至數十萬。而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斧。猶據永甯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延綏巡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衆七千人。抵延州。因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逸。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水賊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

誌異

正月朔癸巳。大風霾。日生兩珥。二月癸亥朔。建昌軍家生豕。一首二身。八蹄二尾。六月。河南大旱。密縣民婦生旱魃。燒之。乃雨。八月。襄城縣沙雞數萬。自西北來。沙雞固沙漠產。今飛入塞內。占者以爲兵兆。十一月初八日甲辰。洮州衛地震。二十四日壬子。定遠堡龍洞內銅鼓有聲。甲寅。又有聲。先年奢寅敗。聲聞三日。崇禎二年。有聲東兵犯永。是歲。陝西山西大饑。六月二十四日。大風。下午益烈。雨五六寸。水頓長三四尺。牆壁多倒。有壓死者。風聲如雷。大楊盡拔。門首橋板重三四百觔。飛起落河中。凡異風猛雨一晝夜。次日黎明。始息。天色陰慘。予過橋南。見鵠多死。田塍下。江湖海間人死無算。靖江夜半。江水泛溢入城。陷半壁。廿五辰時方退。城外人多死。通州瓜州等處。

皆淹。自南都下至杭州。雖或無雨之處。而風俱甚大。六合縣無雨。而水亦長五六尺。松柏多拔。時子年十
二。從家孟伯雄讀書廳左。聞風聲刮烈。頗怛。先君子歎曰。歲其歉乎。

昔康節先生于河南府天津橋聞杜鵑聲。卽知南人作相。禽鳥固得氣之先者。今襄城爲開封屬邑。
而莎雞飛入。地氣自東而南矣。殆大清得中國之徵乎。當不止兵焉已也。



明季北略卷之十

崇禎七年甲戌

袁繼咸論謫言官

正月謫給事中李世祺于外。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也。山左提學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繼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爲太息也。且皇上樂聽讜言，而天下誤以攻彈大臣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披靡不止也。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

袁繼咸論拜內官

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二月也。袁繼咸上言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今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尙得有廉恥乎？逆瑾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猶以爲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所爲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張彝憲奏辯，覲官參謁，乃尊朝廷，繼咸復上言，尊朝廷莫大于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爲安，事創彝憲，卽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干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上仍切責之。

信用內臣

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鼈獻上太平十二策內。請徹監視。因求罷。上不允。因貶鼈于外。五月。陝西按察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寇。宣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罪耳。追逐有將吏在。果如自鏡言。則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上不問。六月。敕禁旅功。蔭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戶。袁禮楊朝進。盧志德各百戶。以擊盜屢捷也。

論罷監視太監

六月。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徹還內鎮。舉天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疎。無通論。已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覽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知引罪。今經制粗立。兵餉稍清。諸臣亦應知者。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惟關甯密邇外境。高起潛兼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

倪元璐請徹監軍

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言。邊臣之情。歸命監軍。無事稟成爲恭。寇至推委百出。陽以號于人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賞必罰。以待其後。而必使近習之人。試之鋒鏑。又使藉口。迄用無成哉。始陛下曰。行之有績。卽徹。今行之無績。益宜徹。不聽。

陳子壯與溫體仁有隙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謁大學士溫體仁。體仁盛稱主上聖神。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耐廟之議。助戚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而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

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沮。遂成嫌隙。

陳奇瑜總督五省

二月。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跡賊所向。隨方勦撫。先是。賊既蔓延秦晉楚豫之郊。流突無定。廷議以爲各鎮之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上允之。僉議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易。故有奇瑜之命。

李自成降叛不常

洪承疇精韜鈴。李曹文詔。曹變蛟。賀人龍等。凡破賊于甯塞。於西安。於延北。於西濠。於莊浪。斬賊渠神一魁等。招降中斗星等。先後勦獲甚衆。由是張獻忠與延安賊李自成奔竄鄂開。

六月。陳奇瑜圍自成于漢中車箱峽。會連雨四十日。弓矢俱脫。賊馬乏芻。死者過半。自成大窘。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牌籍。七月七日辛卯。賊至鳳翔。藉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啟。啓須絕城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奇瑜因借爲辭。劾地方官紳。擡債撫局。命緹騎逮寶雞知縣李嘉彥。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獄。

李自成陷登城。圍郃陽。聞洪承疇兵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八月。自成陷咸陽。殺知縣趙濟昌。官兵至。賊棄金帛。餌官兵。竟西遁。屯乾州。招之不聽。復陷隴州。賊到處烏合。簡精壯爲前驅。收婦女老弱。急則用之。餌官軍。故諸臣動稱斬馘。報捷賊勢實不減。

陳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先是。衆賊爲洪承疇所逐。竄漢中。二月。陷興山。壬申。入瞿塘。陷夔州。三月。

川兵敗賊於巴州。據巴西諸險。賊不能度。且飢無所得食。故乞降于奇瑜。奇瑜降檄諸部。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者。且檄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送之。諸賊舉無降意。又未大創。徒以飢疲困于地險。不得逞。既度棧道。已出險。漸不受繩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賊遂盡殺監視官五十員。攻陷麟遊。永壽。勢不可遏矣。此八月事。

閏八月。陳奇瑜至鳳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至整屋寶雞。衆殆二十萬。奇瑜始悔其見愚。急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九月。賊陷靈臺。崇信。白水。涇州。復陷扶風。

洪承疇遣總兵左光先等援隴州。賀人龍圍始解。十月。左光先擊自成于高陵。富平。開斬首四百餘級。自成佯求撫。真甯知縣王家永遽信之。出城招諭。失其印。甲寅。陝西巡按傅永淳上言。漢南降賊。陷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奇瑜。崑主招降。謂盜心已革。不許道途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勦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山西巡撫吳甡亦言。招安流盜。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勢難馴伏。况邊地窮荒。蕪居無食。僅曰免死。遂甘心易慮乎哉。上以秦盜猖獗。逮巡撫練國事。命李喬巡撫陝西。十一月。削總督陳奇瑜職。聽勸。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尚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務。其總督三邊如故。自縛乞降。賊窘甚矣。雖不卽殺。亦宜分遣。乃給牌以遣後患。豈計之善者。宜物議之沸騰也。

高傑降賀人龍

八月二十四日。賊先鋒高傑。降于賀人龍。初。傑與李自成同夥。有驍勇名。稱翻山鶴。自成掠得邢氏。以貌美。嬖之。將出掠。畱輜重家口于老營。令劉良佐守外營。傑護內營。有急互相救應。畱重兵守之。自成既出。

邢氏使婢遺傑嘉旨及白綾帳，遂與之通。傑懼事泄，挈邢氏及家丁五十人降於賀人龍。人龍率以襲賊，卻之。良左聞，因有歸朝意。

龐瑜死節附王端冕

龐瑜，字堅白，湖廣公安人。貢生，選京山教習。甲戌，陞陝西平涼州崇信知縣。縣故無城垣，壘皆土。兵士遺黎僅百餘口。瑜知賊必至，流涕大言誓以死報國。未幾，賊薄城。瑜解綬命僕走報上臺，尋城陷。瑜端坐公堂不動，賊碎之下，命跪。瑜揮拳罵曰：「吾待死久矣，若今速殺我，何敢辱天下士也。」賊怒，以刃脅瑜。瑜益罵，賊掠城中無所得，執瑜至野，殺之，剖心裂屍而去。邑某官朱洪道亦死。瑜善易，精爻象。未之官，日筮得姤之革，驚曰：「吾其沒於西乎。」事聞，詔贈固原知州。命有司立祠致祭。同邑又有王端冕，由孝廉知趙川，會大兵攻城，端冕治火藥，飭睥睨，率吏民死守城上，已而城陷，被執不屈，遂縛諸樹射死。

戴君恩誘斬王剛等

正月初五壬辰，降賊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設宴誘剛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九人。會大旱，饑民從賊者逾衆。

賊陷陳州等處

七月，總兵尤世威兵潰于雒南郡，賊越盧氏，犇永甯。先是，守隘諸兵露宿，凡三月，皆致疫痢，不任戰。左良玉自南鄉赴援盧氏，十月初十日癸巳，賊陷陳州靈寶，二十八日辛亥，陷盧氏。

盧象昇勦楚賊

正月河南賊自鄖陽渡江薄穀城掠光化新野襄陽賊六路俱集郡兵不能支又賊衆入郢界圍均州往荆門西北夷陵四月楚賊在房縣婦倍於男總兵張全昌擊敗之川賊分三道趨掠郡縣張應昌兵敗於均州六月總督陳奇瑜鄖撫盧象昇勦竹山竹溪各山賊斬獲甚衆渰死墮崖死無算

均州穀城光化二縣俱屬襄陽府荆門州屬承天府夷陵屬荊州府房縣與竹山竹溪二縣俱屬鄖陽

劉楚垣守荆門

劉楚垣字師仲湖廣荊門州人家世務農性孝友母病衣不解帶二百日母死爲孺子泣三年未嘗見齒撫幼弟悉以先世產讓之天啓丁卯舉鄉試甲戌流寇薄城人心惶惶楚垣率士民登陴捍禦閒出奇兵破賊賊解去城獲全未幾病卒卒時正襟危坐手執一卷以逝

曹文衡守唐縣

曹文衡號薇垣河南南陽府唐縣人萬歷丙辰進士歷官至薊遼總督會監視太監鄧希詔噴其執法不郊迎不會飲捏款計奏被譴歸里時流寇屢圍唐縣文衡與縣令紹興王之良登城固守以砲聲識賊信緩急若賊臨境則發砲一距城十里則發砲二圍城則發砲三久之賊去唐縣距南陽府八十里縣雖倖全而郡邑之各鄉鎮被禍最慘凡數百里內婦女盡爲之掠男子頭面耳目口鼻以及手足無一人完全者此皆吾邑人所目擊而述也

襲元祥霍山罵賊

饒元祥，字子禎，南直長洲人。崇禎辛未，以孝廉謁選，得霍山教諭。與訓導姚允恭善。甲戌，賊寇江北。正月十一日，長驅至城下，焚掠矣。邑令解綬竄去。元祥率士民固守，或勸之微服避。元祥毅然曰：「食祿而違其難，不忠。臨危而棄其城，不義。吾平日所講說者何事？今若此耶？」設有不測，唯有一死以報皇上耳。亡何城陷。元祥整衣冠危坐，賊至，署元祥諭以大義，賊不顧。逼令屈節，元祥罵曰：「死即死，賊狗何敢辱我！」賊大怒，即執之去。索金帛，元祥罵不絕口。死之。子炳衡同婢女各遇害。元祥死越五日，頭血成碧，鬚眉閒猶怒色未解。以右手食指指心胸，入寸許。姚允恭泣殮，隨與俱殉。適邑令某過，解免。踰日，賊復至，允恭亦死之。元祥嘗語門人曰：「職無大小，皆可效忠，人亦圖所以報國家利生民耳。」又嘗語季子曰：「人生當爲忠臣義士，形軀有盡，性靈不朽，蓋其忠孝性生激昂自許如此。」

熊文燦戴罪

十二月，總督兩廣熊文燦戴罪自效。先是，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木、張一傑往謝道山，招降海寇劉香老。旣而被執，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上曰：「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弛備長寇，尙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故令戴罪。

童謠

初，崇禎三年，溫體仁相。京師童謠云：「崇皇帝，溫閣老，七年爲首相。京師又有謠云：「崇禎皇帝遭溫了，皆取溫瘟同音之義，俱不吉兆。由是用人不當，流寇猖獗。」

誌異

二月海豐雨血。三月山陝大饑。民相食。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民相食。四月山西永甯川民蘇倚歌。殺父母炙而食之。穉川地震如雷。鳳陽總督楊一鵬奏言。去冬十一月有異鳥藪集淮泗之間。雀喙鷹翅。兔足鼠爪。來自西北。千萬爲羣。未嘗棲樹。集于田食。二麥亦異災也。五月飛蝗蔽天。六月江西饑。七月十一日乙未。敍州定遠堡母渚龍洞。聞銅鼓聲。一日夜。八月有大星從天墮大同兵營。九月初四丁巳。應天地震。河南大旱。

古今逆子有矣。未聞兼殺父母者也。至于炙而食之。自有天地以來之所無者。而今見之。世運悖逆之氣。于是乎極。而天理人心。至是絕矣。不忍聞。不忍載也。

大清兵入塞

甲戌七月七日辛卯。入大同張家口。初八日壬辰。保安懷來。初九日癸巳。京師戒嚴。十三日丁酉。圍宣府。屯天壽山。十四日戊戌。馳入永甯。十六日庚子。圍大同左衛。破保安州。殺知州閻生于乙酉。至朔州。圍渾源州。八月丙辰。破代州。分道進。東至繁峙。中至八角。西至三岔。入崞代。陷靈丘縣。閏八月辛未。攻保定。竹帛口。殺千總張修身。攻宣府。萬全左衛。乃出塞。

明季北略卷之十一

崇禎八年乙亥

劾溫體仁

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王聖、劾溫體仁庸奸誤國、請外。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王應熊、并及監視內臣、上切責之。

罷文震孟

文震孟字湛持、號文起、蘇之吳縣人。天啓二年壬戌狀元、授修撰。上國步艱、聖衷宜啓疏、其略云、蹙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消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誤國、以至於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堂自若、但俟火來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游釜無愁、猶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誤也。云云。疏奏、上怒、致仕。崇禎戊辰、起侍讀。陞左中允、以逆璫爲忤、復致仕。璫誅、復起。八年七月、講春秋稱旨、持簡入閣辦事。十一月、與大學士何吾驥並罷。初、吾驥、震孟、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止欲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卽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吾驥、震孟朝罷矣。

凡劾體仁者、無不見責、爲體仁劾者、無不立罷。除佞如拔石去賢若轉丸、可爲三歎。

宗秩改授

正月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職遷除如常例侍郎陳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墮藩規涵銓政上以其沮詔閒親下於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而宗秩蒞官多不法公私苦之

各舉所知

八月上諭致治安民全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知府一人無論科第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各舉州縣官一人無論貢監吏士過期不舉議處失舉連坐

鄒維璉告歸

鄒維璉號匪石新昌人萬歷丁未進士爲吏部主事有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異才宋明時維璉上言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敵成功者楊漣擊魏忠賢不勝維璉疏曰若王甫李輔國程元振仇士良我朝曹吉祥劉瑾無一不誅且人主卽不肯割棄天下必有代爲割棄者漢之張讓趙忠靈帝至以父母稱之唐之田令孜僖宗以阿父呼之我朝王振英廟亦嘗寵之羣臣之上然而讓忠孜振何有一人老死膺下以富貴終疏入忠賢怒矯旨削籍遣戍夜郎崇禎初起巡撫福建銅鼓嶂石屈塞等之役血戰八晝夜俘斬數千級當國者忌其才逐之乙亥再起兵部侍郎隨予告歸尋卒于家

董其昌致仕

董其昌字元宰號思白華亭人髫年賦詩語必驚人又從莫申江遊得荆川舉業正派中萬歷己丑進士官庶吉士授編修訓後學有蓓蕾數則及十字訣義望重一時忤時相出督學湖廣陞福建參議廷臣交

章薦召爲經筵日講。天啓初擢太僕寺卿。旣而讀曹洞語錄有省。崇禎乙亥。以禮部尙書兼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二。書畫妙天下。家多姬侍。各具絹素。索畫購其真跡者。得之閨房者爲多。南都子諡文敏。

予先伯昔遊楚。適公督學。生童同試。平旦悉坐號房。公起步出封門。衆皆立。公諭曰。童生坐。生員皆坐。公還位。久之。生童請題。公曰。題出久矣。衆始悟。又試一邑。前夕硃書粘署前云。明日不考文。次日諸生俟久。題竟寂然。請之。公曰。本道昨日已出題于外矣。衆始爽然而退。

曹文詔自刎

時賊大夥在秦。勦撫未定。諸督撫前後數十輩。或被譴去。或逮繫去。或死西市。或戰死。逃死。不可勝計。惟秦督洪承疇勦禦有方。遂自秦撫進五省都督。每逐賊。奔馳往還數千里。每在官舍。過門不入。士卒感其義。爭爲効死。楊嗣昌在樞部。忌其才。積意弗善也。正月。賊陷靈臺。二月十二日壬戌。漢中賊陷甯羌。六月初七日己酉。陷西和。十九日丁酉。免陝西巡撫李喬官。以庸懦玩寇也。以甘學闢代撫陝西。二十八日丙午。曹文詔力竭自刎。文詔敢鬪。前後殺賊萬計。官軍聞之。奪氣。七月十五日癸亥。賊攻陷澄城。八月初五日壬午。陷咸陽。

河南流寇充斥

正月初六日丁巳。賊陷滎陽。屠汜水。又陷固始。時秦賊數千萬出關。分三十六道。掠郡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中原天下安危所係。今羣盜充斥。乃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澠。陳邦治等數營扼汝州。陳永福孤軍。

堵南陽。賊營盡屯。以數千官軍。東西堵拒。賊何畏而不長驅哉。乞更選邊兵。統以廉勇之將。特選重臣視師。庶腹心不致決裂也。河南賊復入漢中。陷甯光。兵部議調西北邊兵及南兵。發內帑銀二十萬戶。餉九十餘萬。命洪承疇統率出關。節制諸路撫鎮。合力勦賊。期以六月。承疇率軍赴河南。時賊往來不定。豫中尤稱要衝。關陝以東。黃河以南。襄陽以北。延袤數千里。所在馳突。六月。下河南巡撫元嘒於獄。謂其意弱也。而代之者陳必謙。必謙常熟人。萬歷四十二年癸丑進士。與盧象昇協力勦賊。部鎮諸將左良玉。陳永福。趙國柱等。斬興世王子郟縣。闖世王子白沙。整齊王子宜陽。掃地王子郟。豫患少息。已而赦詔到。豫必謙知其詐。欲令面縛詣軍門。副將王進忠勦賊無功。思以款自劾。單騎入賊營。爲賊所殺。必謙竟以此罷。賊又破盧氏。十月十五辰。襲陷陝州。攻圍永甯。破冀庄。馮庄等寨。及峒峪等十三村。十一月。總兵祖寬破賊於九嵩。賊潰爲二。東走偃鞏。南走汝州。寬分兵襲擊之。斬首千級。十二月初十日乙酉。賊闖王曹操數十萬圍光州。昇大砲二十座攻城。燃二礮。城崩。城中頃刻火作。賊乘而入。官吏士民屠戮無遺。

盧象昇戰功

盧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宜興人。少讀史。至睢陽武穆。輒歎曰。吾得爲斯人足矣。登天啓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差清源。舉卓異。陞大名知府。遷山東副使。崇禎己巳。募兵勤王。兵退。遷天雄。備寇輿。馳行郡內。嚴檄州縣。繕城治具。率衆往。遇賊數萬。象昇弗卻。中一矢。額傷。又一矢。僕夫斃馬下。象昇且戰且走。會後兵至。乃免。賊衆趨府城。而潛分兵攻滑。象昇偵知之。戒守城士勿動。選精騎潛出。設伏草莽。賊至。卒發。大敗之。斬級數千。賊相戒曰。此盧閻王。遇卽死。不可犯。象昇以是有能兵名。賊懼。南渡河。河以南。所至殘燹。七

年甲戌。賊破鄖陽。命象昇撫鄖。鄖。大治。八年乙亥。命象昇撫楚。賊又懼。流河南。總兵祖寬。于雒陽等處。三戰三捷。斬級二千。軍聲大振。象昇遂晉兵部侍郎。總督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七省軍務。統關遼兵。賜尙方劍。便宜行事。會乙亥歲杪。潞州攻圍甚急。知州劉大鞏馳檄請救。疾赴援。與賊戰。大敗之。象昇會諸將曰。兵貴神速。今賊氣已衰。失此不擊。長患安窮。趣兵乘其後。賊又大敗。遁走。承襄象昇率衆追之。獨以數百騎入陣中。爲賊圍困。二日。賊不敢犯。象昇與諸將約曰。食盡道窮。留此死。擊不勝。亦死。吾當力衝之。乃率騎疾鬪。擊殺萬人。食斷道。越三日。賊投戈請降。其及之於潞。將盡勦無遺。願以淮督朱大典莫爲堵截。復逸去。

擒爬天王

二月。斬黃大盜爬天王。擁衆八百餘人。村人擒之。身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

流賊陷潁川

賊在江北者。七年甲戌十一月初十日壬戌。陷英山。焚霍山。二邑屬廬州府。英山深遼八百里。賊踞爲窟穴。時出攻掠。八年乙亥正月初九日庚申。賊陷霍丘。十一日壬戌。陷潁川。知州尹夢鼈通判趙士寬俱闔室死之。時有同守縣丞某。及訓導倪可大。俱死。尹夢鼈。雲南人。舉人。官潁川。有惠政。正月十一。流寇攻城。夢鼈率民兵登城守禦。十二日。寇掘城脚。傾陷數丈。百姓見勢不支。咸奔避。夢鼈長跪求固守。百姓不從。竟潰散。夢鼈獨持大刀當城傾壞處。賊緣城而上。夢鼈揮刀殺十七人。賊大隊畢登。夢鼈四顧。竟無一人共事者。卽投烏龍潭淹死。趙士寬字汝良。號蓁蓁。山東萊洲府掖縣人。以官生爲鳳陽通判。時適往壽州。

聞賊犯潁。一日夜馳三百里歸潁城守。甫入而圍合。士寬欲守禦。而州之大家先逃。城內大擾。賊乘以入。士寬赴黑龍潭水死。妻崔氏與二女同縊。州役從死者十餘人。贈光祿寺寺丞張大同。字同甫。號瑤席。潁川人。兵部尙書鶴鳴長子也。爲太學生。能文。重聲氣。與海內知名士交。流寇破潁川城。鶴鳴避匿他所。大同居本宅。題其門曰張大相公書房。在此賊入擒之。強之跪。不屈。問其父何在。曰要殺便殺。吾父不可得也。已而張氏奴導賊于民舍。縛鶴鳴歸。拷索藏金。對曰無。大同爭曰家財悉我所掌。與父無涉。賊不聽。搜其室。見皆古玉及陶器。遂劈鶴鳴頂達踵。大同奮臂大罵。賊併欲殺之。旁賊勸曰既殺其父。姑留其子。但令獻金贖命可也。大同曰父死義不獨生。罵愈烈。賊先去其鬚。既復斫其半面。罵仍不絕聲。賊支解之。

張鶴鳴立朝頗爲東林所不與。若大同之慷慨激烈。死忠死孝。幹蠱多矣。

賊陷鳳陽

先是七年正月。南京兵部尙書呂維祺。以賊勢猖獗。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乞勅淮撫楊一鵬。急爲預備。防賊東犯。至是賊自汝甯來。密遣壯士三百人。僞爲商賈車役。先入鳳陽。或嚮錦帆椒棗。或爲僧道乞丐等。分投各宿。隨以重兵繼之。時方元夕。士女如雲。笙歌徹耳。忽火光四起。咸呼曰流賊至矣。百姓狂奔。不啻鷄入釜中。魚遊網內也。是時鳳陽無城可守。雖有總漕楊一鵬駐札。兵不過二千餘。皆市人。不習戰。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享殿。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府城。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張蓋鼓吹。杖容暄于堂下。死之。殺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士民被殺者數萬。

剖孕婦。注嬰兒于槩。焚公私邸舍二萬餘間。光燭百里。賊渠列幟自標。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參將焦某。率兵亦至。賊卜于神祠。不利。劄神像而去。拔營南下。趨廬州。

萬文英。字仲實。江西南昌人。子萬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幼穎異。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從父文英。司理鳳陽。流寇從姑山永城來犯。時文英有父喪。聞訃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毀過甚。臥疾案牘房。忽人馬洶湧。喧聲如沸。文英急問爲誰。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也。俄而賊已入司理署矣。左右曰。賊覘之。則流寇也。文英曰。吾必以死殉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于是賊急索理官安在。元亨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爲。吾乃官也。賊遂厲聲脅之。元亨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命旁賊加刃。所持庖人食刀。刀無鏗。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元亨乃死。死惟呼阿爺阿爺。賊不知鄉音爲何。卒以此爲理官也。遂置文英而去。方元亨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併執思尹。將加刃。元亨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元亨死時。年僅十六齡。云。總漕中丞以其事聞于朝。已而閱視科臣林淮揚。按臣張覆。覈之。請得旌揚如例。然前載文英被害。而此云置文英去者。或置後而死者歟。

傅烈婦。孝感人。歸戶部主事程良儒。翰林侍讀程正揆之母。舒烈婦卽正揆元配也。先是。正揆爲侍讀時。良儒居于鳳陽。傅氏偕舒氏以從。俄傅病。正揆性至孝。連章請假。請致仕。請終養。僉不許。於是徑路陳乞。不待掌院代題。溫體仁謂非例。意弗善。正揆曰。某獨子也。非獨功名雞肋。卽性命亦等鴻毛耳。旋得旨省。

親遂于甲戌冬出京。至乙亥正月十日，抵鳳陽，僅五日，而賊變作。良儒固無守土責，或有勸徙臨淮者。傅氏曰：鳳陽無城，民心易動，一動則無民，無民則無鳳。無鳳則無陵，我將焉往？顧謂正揆曰：盍去諸？正揆曰：兒爲省父母來，今有變，挈妻子去，非情也。有生，死，追隨膝下已耳。十五日早，殺聲沸天，正揆微服破垣出，匿母妻眷屬於著之左塘茅屋中，良儒獨死守倉儲，而以勅印付傅氏負之。是夜，賊肆焚屋，火陷逼人，正揆失母妻所在，痛哭呼號，獨攜二僕曰：蔣曰：申出入賊營偵伺消息，凡三晝夜，白刃加頸者數十次，幸免。當被執時，賊魁問陵內多寶乎？正揆曰：太祖登極後，始魏煥改觀，其初不過尋常墳墓耳，但有官軍環衛，而無珍寶以藏，賊乃已。子大年，止十三歲，亦擄去。祖孫父子夫婦兄弟無得全者，未幾，賊去，倉儲無恙，而正揆覓得母妻於血肉狼藉中，時傅氏額中一刀，手斷一指，眼受一棍，舒氏面中三刀，身中十二刀，兩手攀截二指，僵臥牆角，聲氣如絲，移就一室，敷以創藥，卒不救，相繼俱卒。明年，子大年自鳳翔府乘間逸歸。十五年壬午，具疏請卹，奉旨俱贈恭人，建坊旌表。正揆字端伯，二月，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疏奏鳳陽之變，是日上當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并吳振纓下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遣戍。

十月，上下罪己，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期倚用匪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拙，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惟，不勝愧憤，今調勁兵，留新餉，立護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飢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食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水食糲，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擇茲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

我行聞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官其各省愆浮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十一月賊被祖寬所敗。進逼鳳陽。朱大典率兵馳壽州。十二月城鳳陽。鳳陽向無城者。或恐王氣洩耳。

方震孺守壽州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遷壽州。母孔氏。夢正學先生來寤而生。萬曆癸丑進士。授福建沙縣令。擢湖廣道御史。熹廟初。請逐忠賢。遠客氏。忠賢恚甚。會遼陽不守。震孺一日十三疏。籌畫痛哭。又自請犒師。齎恤。而按遼之命下矣。比受事。疏言廣寧情形。戰不成。守不成。守經撫心。同手異疆。事必致大壞。壬戌正月。大兵夜渡。空河。祖大壽駐覺華島。震孺恐其降敵。遂帥都司張國卿航海往說之。大壽遂攜糧十萬。兵數萬。西歸。主事吳淳夫。徐大化。逢瑞。意劾其攘差。遂乞歸。乙丑。給事中郭興治復誣劾之。忠賢矯旨逮問。坐賊六千四百日。一杖比。復誣其在獄與劉鐸詛咒。擬斬。忽傳太子生。得免。崇禎初。欲大用。而劉鴻訓柄國。索重賄。震孺不可。自言與楊左入獄時共十七人。今惟與惠世揚兩人在。白骨再肉。華表重來。若再作宦海汨沒之想。便是冥頑不靈男子。自是息影杜門。日事禪誦。絕口不談仕進事。癸酉甲戌間。流寇充斥。大江以北。人無固志。乙亥正月。額霍告陷。賊至壽州。時壽守土無一官。父老子弟請震孺爲城守。計震孺破家給士。乘城拒守。捍禦諸具。一夕皆備。未幾。萬衆肉薄環攻。震孺親冒矢石。用砲殲厥渠魁。又絕城出。死士劫其營。斬獲無算。賊乃駭遁。及丙子冬。再犯。和合道經壽界。去城不三里。而卒不敢正視也。撫軍史可法上其功。當擢用。因冢宰有小嫌。僅補嶺西參議。未幾。有湯楊二將。踞廉州。以叛。總製沈猶龍。委南韶道王孫蘭往禦。孫蘭縊死。震孺單騎直入其營。諭以禍福。率兵皆降。全廣得安。不半載。擢爲廣西巡撫。蓋出于

上意也。宏光立。震孺拜疏。願親提兵過河。與賊一決。馬士英阮大鍼見之。曰。彼來。吾輩無幸矣。遂矯旨詔云。撫臣勤王。不得自行。震孺鬱鬱失志。每自言曰。南都諸臣。忍忘先帝仇乎。吾當爲先帝驅螻蟻耳。病遽不起。索筆題詩。有一痛橋山。幸回首。麻衣如雪。見先皇之句。仲子惟馨。仕閩兵部司務署篆。其上封事有曰。蕭王爲將而不爲天子。此光武所以覆舊物也。宋高爲天子而不爲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時謂名書大清兵南下。痛哭疾走南雄。委頓逆旅。嘔血而卒。子居易。髮覆額。亦不願回里。隨死之。

乙未。亳州知州何燮被執不屈。爲賊寸磔。

吳大朴守廬州附野編

正月。張獻忠自鳳陽趨廬州。圍之。知府吳大朴率軍民固守。晝夜拒戰。城內街市悉用磚石。包簷環砌。儼如衙然。壁間多作隙牖。使強壯內伏。操戈偵伺。凡灰瓶火砲藥鎗噴鎗以及滾木等。無不悉備。賊薄城。城上發百子炮。擊殺千百人。而攻圍益急。大朴登城周望。四面皆賊。其勢甚銳。急發火砲及滾木。復擊死無算。聞有勇壯洞城入者。四圍皆壁。馬不得旋。屋內伏兵對刺之。賊欲返刺。輒以壁蔽。不得施其技。無不立斃。賊衆始懼。攻擊七晝夜。城中隨機應之。賊無如之何。乃退。然大朴以戰守勞苦。目幾喪明。長子多材。略分任軍旅事。大朴卽昔年全吾錫者。康熙初。有自廬州圍城中來者。語予云。崇禎八年正月十四日。賊首混天王等圍廬。數日。城中有許宦妾邊產也。善騎射。賊攻城急。妾馳城上。窺救。時賊將二大王已登月城。守者發砲。寂然無聲。衆大懼。許妾曰。未祭砲耳。卽嚙指出血。旋灑炮上。以祭之。躬自蒸火。砲應時而震。擊毀城樓半截。二大王立斃。賊遂遁走。至今廬州民間有一砲打死二大王之謠。是歲十二月十七日。李

自成復攻廬州。凡六日不破。解圍去。及十四年辛巳。復攻。迨十五年五月始破。大朴號濟元河南兗州固始人。天啓壬戌進士。初令無錫。

昔武宗時。劉趙倡亂。許達守山東濟南府樂陵縣。曾以包砌屋壁卻賊。大朴殆得其遺智歟。至許妾嚙指一事。卽南八男兒之烈何以加茲。

賊陷巢縣親見者述

賊既去廬州。正月二十一日。至柘皋。劫掠柘皋巢地也。距縣六十里。難民奔告。邑令嚴某。浙之雙林人。素酷得報。猶不信。乃曰。此響馬盜耳。何流賊之有。反笞之。已而遣二人偵視。二十二日甲戌卯候。嚴令肩輿出。將閉城。經養濟院。猝遇兩騎。手執紅旗。自北門馳登舟走。百姓奔竄。賊入城。無所得。焚舍數處而去。後庚辰辛巳兩年。賊復至巢。則巢邑之被難凡四矣。

章可試守舒城

正月二十四日乙亥。賊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陷于坑。奔潰死千人。因掠霍山合肥縣。裸婦人數千。豈于城下。少媿沮。卽磔之。攻三日而去。嗟嗟。婦人何罪。裸之磔之。賊至凶惡。一至于此。

賊襲廬江

正月二十七日戊寅。賊自舒城抵廬江。邑人具幣求免。僞許之。夜襲城。城陷。

賊陷無爲州

正月二十八日己卯。賊至無爲州。使偏裨野掠。與鄉兵戰敗。乃駐營池河。張守備率兵出禦。以衆寡不敵。

而敗。被殺兵盡殲焉。池河千戶某亦歿于陣。州遂陷。

包文達宿松死節

包文達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開國靖難北征功。世襲蘇州衛指揮同知。父世爵。有方略。官未幾。歿漕事。文達厲志好學。年二十。襲職。在官凡十五年。乙亥正月。流寇犯安慶。巡撫張國維命從征。文達治酒延親知語曰。受國恩三百年。此身亦欲用之。入內別母再拜而出。登舟。見朽甲鈍戈。歎息者再。既渡江。二月二日。癸未。賊陷潛山。警益急。國維命文達疾驅至皖。時統兵官凡四人。有忌文達者。獨令居後。資糧缺絕。未幾。督進者羽書星下。既抵賊所。人馬飢疲。擬襲而前。謀人人殊。偶得賊哨一騎。傾其囊。出白金若干。爭析者方雜然聚譁。尋報賊零散。易襲。躍馬爭出。文達諫不聽。從之行。諸軍素苦。諸弁肢削。人有離心。賊伏四起。遂鳥獸竄。火器被雨。亦不效。從者引文達退。文達不可。策馬奮進。故善射。亟發矢。矢盡。脅中流矢。墮馬。強起拔矢。揮刀再戰。援絕。力竭。賊迫令卸甲降。文達瞑目怒罵。賊砍其左臂。斷首而去。笑且罵曰。吾所至風靡。吳兒何能爲。乃奮螳臂當我。獨如包某。遂不失爲一將耳。土人悲其死。廟祭其地。鄉賢士大夫吳默。張世偉輩。咸爲文哭之。而諸生金俊明紀其事。

石電戰死

石電。常熟人。世爲丐。僑居長洲之彩雲里。崇禎八年。流寇躡中都。圍桐城。江南震動。電所與游同志陳英。從指揮包文達往援。要電與俱。電曰。吾老矣。不食軍門升斗粟。奚而往。英曰。我輩平居以汝爲眉目。汝不往。是無渠帥也。幸強爲一行。電曰諾。襆被而出。終不反顧。二月十二日。追賊于宿松。我師恃勇輕進。陷賊

伏中文達死之。電與英分左右翼搏賊。自晨至晡。殺賊無算。英躡被擒。電大呼往救。賊圍之數重。電力盡。舍鎗手。乃射殺數人。賊羣斫之。頭既斷。猶僵立爲擊刺狀。良久乃仆。皖人招其魂祀之。余忠宣廟下。電身長髯。亦能挽強。超距尤精于鎗法。有善鎗者。典衣裹糧。不遠數百里。盡其技而後已。遂以鎗名江南。虞山錢謙益紀其事。

二月初四日酉。賊陷羅田。

黎宏業和州自縊

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子。賊犯含山。含山縣屬和州。民間賊至。遁走。城遂空。賊知士民奔匿和州。卽率衆往。二十六日至和。知州黎宏業。廣州順德人。率軍民固守。凡含山百姓入城者。俱不容出。約邑紳馬如蛟等。出金犒士。賊攻城。發砲擊之。傷賊頗衆。賊遂移營十里。三日不攻。初。賊未至時。圍城久不寢。至是。復晝夜拒戰。疲甚。見賊營稍遠。咸有懈心。晝雖守堞。晚卽各歸。二十八日。賊率精銳。用梯攻城。城上發砲擊殺百餘人。賊復頂方桌掘城。城上擲薪焚燬。是夕三鼓。風雷漸急。賊用大砲擊西門。守者不能支。多潰走。賊蟻附而登。宏業回署。縊書壁云。爲官不負民。爲臣不負君。忠孝誠已盡。死生安足論。學正康正諫。總管周廷儒。訓導趙世選。俱死之。正諫。徽州祁門人。

馬如蛟。字騰仲。號訥齋。和州人。天啓壬戌進士。與倪元璐。黃道周。同出韓太史日纘門。授山陰令。所食米悉自和輦致。戊辰。擢入爲侍御史。己巳。巡按四川。辛未。巡漕。以武闈貽累。落職歸。佐父歲施構數百。前後焚券甚衆。又族人耕者。予田。讀者。予塾。生者。予聚。死者。予藏。和人以爲范文正再見云。甲戌。丁艱。乙亥。十

二月二十六日。賊寇和州。如蛟湧泣誓衆。散家貲。練鄉勇。佐黎宏業。據城固守。二十七日。賊騎遠圍三匝。頂門搭梯。晝夜環攻。如蛟用砲擊死數百人。賊計窮。將引去。忽颺風大作。燈火風沙掩面。不見。守者皆墮。城遂陷。如蛟曰。事迫矣。坐以待斃。何益乎。急下令相從擊賊者。予百金。須臾得壯士百人。鼓勇巷戰。良久。力屈。奔水次。當可渡。渡且生矣。如蛟曰。清流湯湯。不照偷生顏面。卒力戰死之。兄運尹如虬諸生如虹。及男婦死者十有四人。事聞。詔贈太僕寺卿蔭一子爲國子生。魯可藻和州人。其言失城本末曰。人心未收。關隘未守。奸細未誅。亂民未靖云云。

賊駐和州。四日至九年正月初四。乃去。屠戮甚衆。民共走南京。守臣恐賊混入。不許過江。賊厄運也。李操江遣兵守江。令王守備詣和州。偵賊于江濱。見一乞兒。貌甚修偉。兩童子隨行。年可十二三。擒之。索其體。肱內刺賊號。太河第八攢天龍。乃入金陵爲間者。兩童子亦善騎射。皆猾賊也。解至南京。誅之。賊是春寇金椒陳家市。及破和以後。復掠烏江。百姓犇竄。前阻大江。後有追賊。多躍入江中死。康熙三年閏六月二十一日。和州庠友雍爾玉語予曰。敝州遇流寇之難。殺人十之九。閭里凋蕪。有不忍言者。

賊破和州。其魁混天王。與徒黨酣飲。使美人侑觴。既醉。偕寢。及覺。呼之不得。令左右秉燭四覓。已緘矣。賊嗟嘆良久。已而褫其衣。投之坑內。又有甘氏。智婦人也。年少而美。以家富不能速遷。賊信急。豫取巴豆藏之。已而被掠。賊將欲汙之。甘氏辭曰。今佳麗甚多。先與爲歡。遲我三日。永侍箕箒。何必速耶。賊訊之。甘氏曰。身不潔耳。乃已。又數日。復求合。更以陰腫給之。又止。賊以甘美。艷慮爲二王得。甘氏曰。君勿憂。吾有計在。乃以鱸血及膏藥等傳。而果免。又誘賊將曰。吾與汝義爲夫婦。此非容身地。宜他適。乃可。賊將從之。

遂攜輕寶潛遁。一日，密以巴豆進賊，賊暴死，甘將貨寶昇歸，與夫復合，爲鉅富云。此出野史。

李繼樾守江浦

江浦縣屬應天府，距和州六十里。乙亥十二月三十日，賊渠八大王自和趨至，圍西門，又圍南北兩門，惟大東小東二門不圍，知縣李繼樾登陴防禦。南京遣游擊江迪吉以千人駐浦口，又游擊蔣都、蘇人也，以五百人踞城中，合鄉兵固守，分詰奸細。如謀人入，僞稱江北人，則令江軍解北語者詰之，僞稱江南人，則令將軍習南音者詰之。一日，城中獲諜，僞稱南人，使將軍訊問，不能出一言，立梟示。城內賊悉擒，斬訖，諜遂絕。外賊猶未知，忽數人登堞，有屠兒誘之，執其手，抽刀斷臂，墮下，賊始知諜洩，乃退。李繼樾追賊，奮臂大呼，所向辟易，賊衆宵遁。後繼樾與蔣都等俱陞，賞有差。宏光朝，繼樾陞科道，康熙己酉三月十三日，江浦人劉肇名述。

流寇蹂躪南省，如潁川、鳳陽、巢縣、舒城、廬江，無爲州、和州等處，所至破滅，屠戮人民，不可勝計。其僅存者，不過壽州與廬州耳。然廬州猶或城堅易守，至于江浦，斗大孤城，靴尖可倒，乃能固守無虞，抑且追賊慶戰，李公膽智高人一等矣。庚戌六月七日筆。

鄭芝龍擊劉香老

初，芝龍爲海盜，天啓七年，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崇禎元年五月，招之，九月，芝龍降于巡撫熊文燦，授以游擊。五年壬申十一月，劉香老犯福建小埕，芝龍擊走之。六年，海盜劉香老犯長樂，甲戌四月，又寇海豐。乙亥四月，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于四尾，遠洋香老脅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

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蹙。自焚溺死。康永祖、夏之本、張一傑脫歸。十三年八月。加芝龍總兵。芝龍既俘劉香。海氛頗息。因以海利交通朝貢。寢以大顯。

芝龍。泉州人。泉州羣城南三十里安平鎮。芝龍府在焉。芝龍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船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船例入三千金。歲八年。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于安平海梢。直通臥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于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

鄭芝龍小傳

芝龍號飛黃。福建漳州府漳鎮人。離府六十里。濱于海。父翔宇。祖壽寰。世府掾。飛黃行居四。三兄亦府掾。飛黃年十八。早緣掾缺。上役已擇吉有期矣。父多妾媵。其生第六子之母。與飛黃構別情。一日。爲飛黃理髮。飛黃以手插入其裙腰。調情意密。父自後走出。飛黃提縮勢急。裙帶爲絕。父目擊。持棍怒逐飛黃。奔一飄洋船。時蓋泊其舍傍也。父怒。方罵聲。尋出殺之。急切不得歸。洋船又刻時挂帆。飛黃懇巨商帶往日本。飛黃固姣好色媚愛之者非一。商遂與俱往。至則各商有發貨置貨之煩。飛黃獨無所事。日就島主宴飲歌舞。時島主家有文君。悅之。卽國姓鄭成功之母也。贅入爲日本人婿。來艘已返。且未歸。生一子。國姓也。再一年。前艘與客又至。乃隻身附歸。至中途。爲海盜所劫。飛黃亦隨船貨作千金。分與主寨之賊。賊變之。海盜有十寨。各有主。停一年。飛黃之主有疾。疾且痼。九主爲之宰牲療祭。飛黃乃泣求其主。明日祭後。必會飲。乞衆力爲我放一洋。獲之有無多寡。皆我之命。煩緩頰懇之。主如言。衆各欣然劫四艘。貨物皆

自暹邏來者。每艘約二十餘萬。九主重信義。盡畀飛黃。飛黃之富逾十寨矣。海中以富爲尊。其主亦就殞。飛黃遂爲十主中之一。時則通家耗。輦金還家。置蘇杭細軟。兩京大內寶玩。與販琉球朝鮮眞臘占城三佛齊等國。兼掠東粵潮惠廣肇福游汀閩台紹等處。此天啓初年事也。閩粵兩撫爲勦除策。各遣海道張濬李芳枝二人先駐海涯。揚旗震鼓。以集調王漢等兵。不逾三夕。兩道臣爲飛黃取入海寨。二撫悔恨無策。勦撫並滔。不得不上聞。飛黃亦日醉二道臣于洪波中。恐之侮之。絕不甚危之。三月餘。主撫之旨下。頽且設漳鎮參將府之座。以待飛黃。飛黃遂挾二道臣登涯就職矣。兩撫以脫卸爲事。仍敍功加部御宮保不等。飛黃又多所贈。至喜也。其在海九寨爲主者。爲劉香。蹈飛黃故轍。爲海邊患。飛黃則盡力寤之。幾窮逼其無挽泊處。香甚恨焉。訪飛黃在漳鎮。盡遣其黨圍其居。而擒焉。飛黃見曰。吾爲岸上貪官汚吏所束縛。正欲仍來入夥。問舟泊何處。卽先遣家眷登入。復盡捲家之所有歸船。飛黃又曰。室中酒肉甚多。何不暢飲而去。乃令治具。取其精腴者。杏爲飽渥。碗酒塊肉。數指輪拳。至醉而酩酊者。隨身之力。各倒地。挂壁不顧矣。忽聞鑼響。頭皆落地。飛黃取上家眷什物。解其衣甲。衣我家丁。駕彼之船。挺立船頭。劉香遙望本船。衣飾與飛黃大喜而呼曰。來矣。飛黃亦應曰。來矣。卽躍上岸。乘其不備。舉刀便斫。劉香旣殺。餘皆跪拜投降。海上從此太平。往來各國。皆飛黃旗號。滄海大洋。如內地矣。撫按又爲報功。因陞漳潮兩府副總兵。後至崇禎末年。百計營求。欲得福閩全省正總兵。齎銀十萬至京師。大小司馬手長膽怯。不敢也。至十七年三月。此銀爲流賊所得。至宏光朝。馬士英晉之以五等之爵。封靖海侯矣。至隆武朝。疏陳有子在日。本隆武召歸。竟立爲己子。賜國姓矣。不久飛黃亦卽歸大清。此芝龍族婿翁吉燦所述。

遺聞云芝龍有弟芝虎勇冠三軍以征劉香歿于海次鴻逵次芝豹一門聲勢烜赫東南

孝子馮時化

馮時化無錫人讀書遇忠孝事輒欣慕執鞭母病殆焚香祝天剜肉調羹母飲之立瘥時化嘗拾遺金懷護三日伺其人返之隱德至行殆今人而古處者歟

旌貞女鄭氏

按氏鄭惟順女幼字詞臣馬世奇長子瑜聞瑜病歿驟掣一刀截髮奪而復掣者三防之密終不得截遂以首抵火焚髮幾盡且哭且踊跪告祖母及母求過夫家執喪母猶豫卽擲身墮樓求死母知志不可奪聞于夫家時瑜父世奇官京師祖希尹卽具禮往迎入門後縞衣練服執三年喪卻甘飲蓼砥志堅苦瑜葬憑棺悲慟道路哀之順治戊子學臣蘇銓疏題建坊旌表

馬世奇自京爲文寄哭子曰吾自聞兒媳矢志從一每心幸兒之有婦而又聞諸愛人以姑息者恐未必能令兒之終有婦也而今兒果有婦矣

誌異

七月己酉朔山西汾州府臨縣大雨雹三日積二尺餘傷稼九月二十五日壬申熒惑犯太微

明季北略卷之十二

崇禎九年丙子

陳啓新疏三大病

正月。特簡淮安衛三科武舉陳啓新爲吏科給事中。先是啓新伏闕獻疏。其略曰。朝廷有三大病根。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據其文章。孝弟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考政事。則恣其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紙上空談。蓋其幼學之時。父師所教。則皆謂讀書可致富致貴。故進步止知榮身榮親。誰更思行其致君澤民之道哉。臣所以效賈生之哭者。此也。以資格取人。一病根也。考國初典史馮堅任僉都貢士彭友信。任布政。秀才曾大授尙書。何嘗以資格限之。至嘉靖時。猶三途並用。獨今惟尙文之一途。卽一途且分界地。貢士官止于貢。舉人官止于舉。貢者明知前途無路。取如是不取如是。毋甯多取。舉者明知歷任有限。清如是。貪亦如是。毋甯貪。求若進士。則又知天下之爵皆其砧几之物。天下之士皆其朋比中人。煉成一氣。打成一片。橫行莫之間。放誕莫之稽。取憑其取。與遂其求。又安得官不貪。吏不汙。耶。偶有一清廉自愛者。則共道其矯。共駭其異。不去之不已。臣所以效賈生之痛哭者。此也。以推知行取科道。又一病根也。知縣者。民之父母。入仕之初。尙畏簡書。自應謹飭。今一選知推。便不思愛養。挺政兼施。貪酷相濟。所以然者。良由行取爲科道也。彼受任時。先以科道自居。謂異日能舉劾人。能榮辱人。及至守巡司府。竟以科道相待。謂彼異日可顯我。可斥我。結交可爲膀臂。投契可爲輿援。畏敬之不暇。又何敢侮其意。制其行乎。故

虐民剝民，顛倒民，凌斃民，無不肆其所欲。可憐此蚩蚩之氓，叩關無路，赴愬無門，欲不爲盜，得乎？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者，此也。國家受此三大病痛，由是章句無用，黨羽日盛，惟利是好，非情不行，竟成一迷局。舉世盡醉夢于其中而不醒矣。嘗見青衿子朝不謀夕，一叨鄉薦，便無窮舉人及登甲科，遂鐘鳴鼎食，肥馬輕裘，非數百萬則數十萬，試思此胡爲乎來哉！嗟嗟！古云財不在下，則在上使其在下也。今日輸賦稅，明日輸加派，猶有入之日，即使在上，今日發內帑，明日發京庫，猶有出之時。今何不幸而盡奪于中之緡紳乎？則何日而得其出而流通于世乎？不獨不出也，彼且身無賦產，無徭田，無糧物，無稅，且庇護奸民之賦徭糧稅，其入之正未艾也。卽或有時而出，非買科第，則買地方，買遷陞，而出一無不入。天下有數之財，豈堪此乎？上好下甚，日趨日極，今天下危矣。若病根不除，則盜賊必不能息，勢不以皇上之天下斷送于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臣所以席藁跪伏于大明門外，引領待死，上陳治病之藥，言有四：一當速停科目，以黜虛文；一當速舉孝廉，以崇實行；一當速罷知推行取科道，以除積年橫恣之陋習；一當速蠲災傷錢糧，以蘇屢歲無告之顛連。由此真才自出，風俗還醇，而世臻上理矣。灑灑五千餘言，皆切時弊。上嘉異之，故特有是命。時政府規知上意，必有關門特達之典，故令啓新上書，特借以搏擊善類，啓新旣進，惟從事敵車羸馬，以逢迎上意，而政府有求皆不應，恨之不見信任。

錢士升論李璡搜括之議

四月，武生李璡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宰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而李璡者乃倡爲緡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聖

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且所惡於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於巴清。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爲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卽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時福建右衛經歷吳化鯤。訐奏士升弟士晉。體仁亦擬嚴旨。士升遂乞罷許之。

詹爾選救錢士升

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於輔臣以執爭去也。皇上宜鼓舞之不暇。顧以爲要譽耶。人臣而沾名義。所不敢也。乃人主不以名義鼓天下。使其臣爲尸祿保寵。習爲寡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所利哉。天下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拊心愧恨。有難殫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耳。而竟鬱志以去。所日與皇上處者。惟此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尙可言哉。上召見廷臣于英武殿。怒詹爾選。詰之。聲色俱厲。爾選從容奏對。不爲詘。上問如何爲苟且。對曰。卽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反覆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尙可爲。卽不聽臣。亦可留爲他日之思。上益怒。欲下之獄。閣臣申救良久。命項繫直廬。下都御史論罪。

倪元璐論參薦

四月。國子監祭酒倪元璐上言。昨見黃安縣學生鄒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驚異。陛下求賢若渴。本期宣幽燭隱。而宵人干進。薄孔孟爲糝糠。繼簪纓爲桃李。吳化鯤。鄒民也。參及撫按鄒華。下士也。薦及朝

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舒眉。豈可得乎。上是之。七月元璠罷。誠意伯劉孔昭參其以妾冒妻封也。有旨冠帶閒住。

劉宗周罷

四月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捐俸市馬。從闕甯太監高起潛之請也。劉宗周上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報稱乎。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于此。毋乃沾沾有市心乎。惟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節省愛養。不徒爲一切旦夕之計。亦何事屑屑以利爲言乎。不聽。宗周尋報罷。

文場兼武

四月命鄉會試二三場兼武經書算。放榜後習騎射。

此制科一變也。然是秋舅氏舉孝廉。次年聯捷鄉會兩場。俱未聞試武。及十三年庚辰。魏藻德榜。始有習射之事。豈令始于丙子而行于庚辰耶。

童生瞿昌獻白兔

四月四川重慶府整縣童生瞿昌進獻白兔。上嫌其獻瑞瀆奏。遂回籍。

成德下獄

五月。逮滋陽縣知縣成德。下錦衣衛獄。德性剛毅。出文震孟之門。震孟罷。連章攻體仁。凡十五上。盡發其奸。母張氏。伺體仁輿出。輒道詬之。後移獄刑部。成延綬。

謫金光宸

八月，召廷臣於平臺，初，御史金光宸參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首敍內臣功爲借援上勿善也，欲重治之，適大雷雨，議諫。

大清兵入塞

丙子二月，大清兵薄大同馬蓮口，四月二十，又薄大同宣府塞下，六月廿六，入喜峯口，巡關御史王肇坤死之，七月，攻居庸關昌平北路上，分遣諸內臣李國輔等各守關隘，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國徵卽日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卽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初六丁未，大清兵深入山西，初八己酉，間道過昌平，降丁內應，城陷，總兵巢丕昌降，主事王桂、趙悅、太監王希忠等皆被殺，初九庚戌，引還良鄉，十六丁巳，攻寶坻，入之，殺知縣趙國鼎，二十二癸亥，入定興，殺家居少卿鹿繼善，又入房山，都城戒嚴，斗米三百錢，上憂之，召廷臣于平臺，問方略，戶部尙書侯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大啓請列營城外爲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上諭莫若蠲助爲便，八月初八己卯，入文安，永清分攻諸縣，十四乙酉，攻香河，回涿州，陷順義，知縣上官盡自經，二十日辛丑，至雄縣而北攻，陷城堡甚衆，九月，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兵入援，時象昇方追賊至鄆西，聞驚，以師入衛，因攻象昇總督宜大山西軍務，是月初一壬寅，大清兵從建昌冷口還，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遏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偵騎報師已盡行，四月，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初九庚寅，大清兵攻山海關之一片石，巡撫馮任禦卻之。

鹿善繼定輿被殺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北直保定府定興縣人萬曆四十一年癸丑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景文襍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也選戶部山東司主事懷宗立陞太常寺少卿未三載告歸九年丙子七月大清兵破定興善繼方移疾村居念定興當涿南保地背障神京遂辭邱墓令子化麟侍父于鄉援兵登陣七日城破善繼守南門兵從西北隅上挾刀脅降善繼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復射一矢而死明年正月子化麟伏闕上書言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邑獨堅誓死之心衡拒方張之敵不獨城存與存効勿去之義抑欲人戰且守折南下之謀疏上下部覆得旨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諡予祭墳憤恤終之典無不備蓋異數也是冬化麟亦以苦次哀痛死善繼死時年六十有二甲申諡忠節賜祠額曰忠烈

定興之守是猶捧一糞以塞潢川挽杯水以澆烈焰欲不俱盡得乎

敘守京功

十月賜太監曹化淳等綵幣以各進馬也敘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蔭指揮僉事各世襲

乙亥十一月太監高起潛弟廕錦衣衛中所正百戶世襲丙子六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囚至于大兵深入則遣李國輔魏國徵等分守及退而張國元曹化淳敘功嗚呼朝廷雖乏人奈何與刀鋸之餘共天下事哉吾知忠臣良將之心於是乎灰矣

劉宗周疏責溫體仁

十月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爲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

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疎。今日之禍。實己已釀成之也。且張鳳翼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治之死。丁魁楚之失事于邊。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凡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豈昔之爲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隱歟。臣于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崇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不覺矣。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

謝陞罷職

十月。吏部尙書謝陞罷。先是。上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政大弊。吏部覆奏不稱旨。上切責之。曰。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甲榜未必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故謝陞罷職。十一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於獄。以薦霍維華也。上以維華逆案世濟蒙蔽耳。逆案上所手定。十月。起守制楊嗣昌爲兵部尙書。

常自裕論流寇

丙子正月。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闖王。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即日報斬獲。不過別營小隊耳。於闖勢曾無損也。督理兩臣。宜令崑圍闖王。而餘賊自破竹矣。

是時流寇數十萬。殺人如草。官軍敗沒不知幾許。諸鎮臣偶得小勝。獲零賊數十百級。便詡爲功能。

毋爲賊人竊笑乎。况此數十百級，尙未知是賊是民。若洪盧兩臣，則固賊所素畏。當時稱曰洪兵，盧兵，賊聞其至，輒他徙。乃自裕猶有此議，真洞見軍中積弊者。至圍闕而徐自破，誠擒賊須擒王之策。然闕王亦豈易圍耶。此議事任事之分也。

熊文燦代盧象昇

丙子夏六月，休兵。象昇疾走秦關，與總督洪承疇議事。時秦中之賊方熾，豫中之賊又來。凡臨潼、邠州、渭南、韓城、華州等處，承疇隨地嚴兵阻賊。象昇又屢獲奇勝，釜魚阱獸，賊且暮可平。乃溫體仁忌功，象昇忽受命勤王，未幾改宣大總督，而以熊文燦代之。文燦惟迎合中朝爲事，一意招撫，賊勢復烈。蓋體仁以象昇爲南人不習邊塞，改置重地，增其擔負，總其餉之令，且藉之以其積念也。後象昇戰沒，承疇尋亦改督薊遼。

孫傳廷擒高迎祥

正月廿三日己巳，陝賊陷麟游。二月，過天星乞降，陝撫甘學潤受之。尋延河劫掠如故。三月，山西賊陷和順。十八日癸亥，甘學潤削籍聽勘，以孫傳廷代之。五月十一日癸丑，過天星復叛于延安。七月十一日癸丑，陝賊陷成縣。十九日壬戌，孫傳廷擊賊于藍屋，大破之。擒賊首闕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礎于市。十月，漢南賊陷褒城。

高迎祥爲流寇之魁，縱橫秦晉者十載，流毒不可勝計。傳廷一旦得而擒之，亦甚快矣。雖其後有潼關之敗，而此功亦何可掩歟。

李自成入西川

高迎祥既擒，自成竄西川，走苗城。十月初四日，冲梨樹壘，曰等關副將孔全斌等遁。于是破甯羌，攻廣元，逆宗朱廷一者，時爲軍將，株守保甯，坐視不救，遂直犯成都。蜀撫王維章聽其突入，不能扼禦，自成往來階徽閒，維章逮問伏法。

河南光山之敗

丙子正月廿六日壬申，賊陷閿鄉，上用經略侍郎王家禎巡撫河南。時宛南裕舞一帶巨寇鴟張，踞蟠龍山，負嶠爲勢，不一年，家禎旋罷去。陞河北道常道立代之，蓋道立幼，在楊鶴衙齋，與嗣昌善。嗣昌時以本兵入關也。上又憂賊不卽平，命內臣盧九德、劉元斌、李禁旅出討。八月，抵河南，德九號雙泉，揚州人，性勤幹，諳練兵機，共把牌中軍，黃得功、朱紀皆驍勇絕倫。官兵勦賊于真陽縣之張家灣，追至光山，千總張國柱被圍，遊擊苗有才救之，而山下雪積坑深，方欲收兵，賊大隊齊發，呼囉囉爲號，四面合圍，官兵大敗，大界劇賊人有副馬，疲則易之，躡捷如飛，官兵用步卒尾之，重趺而至，賊已逸去，喘息未定，他警又告，故將士不勝勞苦，終無成功，是年賊勢益熾。

左良玉鄢陵之捷

丙子秋，河南賊首老回回、許文衝、王九仁、王成龍、薛仁貴等，連營七十里，所在焚掠，其勢張甚。八月二十六日，掠扶溝等縣鄉野，火光徹天，四夜不息。時左良玉病新痊，率兵三千駐鄢陵，有楚紳某，復資精銳五百人，會獲諜者，訊之，乃曰：大帥居大營，夜間發火亦大，小帥居小營，夜間發火亦小，蓋百姓菽豆新登，賊

至暮聚而焚之。各營遙望火焰猛烈者。卽知大帥所居。凡日中所殺兵民。所掠子女及金幣幾何。俱往報功。賊帥開營檢納。小帥營前火勢稍微。諸賊一望可辨。人有赤白二旗爲號。良玉得其實。卽大張旗幟。廣啓營門。伏甲士于內。將菽草蒸之。光可燭天。賊見火焰勃起。謂大帥所在。咸趨至獻功。良玉納之。審閱甫畢。暗舉一號。壯士突出。擒二十八人斬之。守營賊見報功者良久不還。竊疑之。良玉乘夜親率精銳。掩襲賊不之備。大敗。獲銀盃九。卽分賚將士。是夕。追殺數十里。騎賊逸去。步賊遁走不及。或伏鄉野複牆。或匿草間花地。及明。百姓遲素田園中。悉擒出斬之。凡殺數千人。屍橫遍野。時獲一婦人。美而艷。首飾金珠甚盛。服白細衣。白綾裹足。良玉問曰。汝何方人。婦曰。山西平陽人。良玉曰。幾何歲矣。曰三十二歲。問從賊幾年矣。曰三年。又問丈夫何人。今安在。曰。夫號薛仁貴。已死于練司地方矣。薛仁貴者。居恆素衣銀冑。其兵旗甲俱用白色。望之如雪。故號薛仁貴。驍勇善戰。軍中稱爲白袍將軍。廷訊旣畢。令出斬之。肌色如玉。獨尻下旣黑且堅。以乘馬三年故也。諸兵分取珠寶。剖其腹。將心肺炙而食之。是役也。賊衆折傷潰而爲二。老回回一股奔鄭州。許文衝一股奔陳州。沈邱。後良玉追至鄭州。老回回遣人詈而誘之。良玉怒。追入夾山。誤爲賊圍。久之。不料糧盡援絕。良玉將自刎。麾下千總洪機。年二十七。猛勇絕倫。急止之。曰。將軍何爲若是。某願奮死潰圍。良玉遂與並馬鏖搏。兵從之。百姓踞山上。飛擲磚石。以助兵勢。由此開路。良玉突圍而出。然山徑多石。洪機馬蹶。身被重傷。出圍三日乃死。良玉悲慟。殺馬祭之。設醮而去。良玉字崑山。遼陽人。其爲將也。軍法頗寬。凡掠子女金帛。俱不之究。但諭之云。汝只爲我殺賊耳。鄢陵之役。所得貨寶。俱賞士卒。而已纖毫不取其得衆。以此。此吾鄉人昔年在豫時親所見聞而述者。

良玉駐軍楚豫。一諸生篤于伉儷。訴兵掠其妻。良玉命詣營親索。已而得之。入白良玉。其妻嫌生之貧。而耽于兵之富逸也。竟不肯認。良玉不能決。問生曰。既爲汝妻。知體中有暗記否。生曰。曾記乳下有一黑子。良玉驗之。果信。謂生曰。彼旣不以汝爲夫。汝何必以彼爲妻耶。軍中婦人不少。任汝所擇。生泣拜而出。檢一婦以去。行不三里。忽一騎飛至。贈生以囊。啓視之。乃良玉所斬惡婦首級也。生大驚泣謝。一時傳以爲快。然所至淫掠。豈能如一笠一釜必斬之師哉。六月十一筆。

楚中流寇焚竹山

丙十二月。鄖襄賊犯竹山。竹山縣屬湖廣鄖陽府。自七年爲賊屠陷。至八年。知縣黃應鵬。僅栖草舍數椽。至是。賊復至。應鵬棄城走。賊入據城。有徵糧六百石。盡爲賊食。食盡。焚縣治而去。爲空城矣。三月廿七日。甲戌。撫治鄖陽宋祖舜削籍。以追寇失利。亡其符印故也。以苗胙土撫鄖陽。十月。河南賊陷襄陽。十二月。以鄖襄賊逞。罷撫治苗胙土。以陳良訓代之。

當時猾賊強逞。雖宿將猶不能制。而以白面書生當之。庸有濟乎。紛紛代易。徒擾民耳。

張獻忠陷應城

丙子十二月初六日。戊申。獻忠至應城。士民登陴守。獻忠引衆自東馳西。繞城而過。竟不攻圍。百姓大喜。謂賊已去。甚輕之。不設備。獻忠距西門十里。駐營。休息士馬。次日。寂然不動。探騎至。輒登城辱詈之。而賊如故。止困西南兩門。而虛其東北。欲俟出走。伏兵邀擊耳。愚民反笑其無能。益驕且惰。越三日。有一僧勇而寡謀。聞徐翰林家有鐵甲。取服之。率衆千餘。開城出戰。賊望其至。佯棄輜重走。鄉愚嗜利。爭取之。獻忠

度其離城數里。旋馬突至。斬僧。縱騎大殺。鄉兵無有遺者。遂長驅城下。使勇十數人。用梯登城。守者見賊猝上。悉驚潰。截斷東北西門鎖鑰。出走。而賊騎已由西南繞東北矣。殺戮萬計。縣令某死之。此十二月初十事。凡居八日。殺掠一空。至十八日始去。尋圍雲夢。時城內多山西賈客。與衆約曰。若等登城圍守。慎勿喧囂。賊有所聞。我輩應答。衆從之。俄而賊衆以牛皮自蔽。攻掘城下。城上力士用長鐵鉤。或掀塌之。或提取之。砲石雜發。賊不敢近。攻八日而去。此應城人述。

語云。鶯鳥將擊。必伏其形。兵家之說也。愚僧之死。宜矣。彼百姓亦何罪歟。至夢城之守。則深得靜以待動。逸以待勞之意。

宣城張烈婦冒賊

烈婦何氏。湖廣宣城人。幼碩而慧。長歸諸生張聯奎。故貧士。婦早夜操作。不避寒暑。崇禎丙子。寇迫宣城。聯奎偕婦及子順童入城避難。聯奎以顧父旋返。獨婦母子踉蹌行。將屆城。賊轉近。男女奔避如蟻。婦坐阜中。自念矛鏑如雨下。奔亦死。不奔亦死。與其辱身而死。甯引領當刃。忍痛須臾。全名萬古。呱呱兒弗顧也。時順童甫七歲。性至孝。戀母阜前。堅不去。賊騎蜂擁。哀呼母不絕聲。賊以婦貌都也。揮順奪之。婦伸頸求斫。抗聲冒賊。賊不能屈。殺之。順童毫無怖狀。伏地抱屍。哀聲徹天。臨刑猶罵賊。兩手挽母衣不釋。是日天地晦冥。陰風慘厲。見者哀之。撫按為請卹于朝。

劉大鞏守滁州

丙子正月。賊運營數十里。攻滁州。太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督率士民固守。賊雲梯衝柵。穴地填濠。

百道環攻。城上火礮交發。奪其雲梯。燔之。賊死者甚衆。斂兵稍退。掠村落婦女數百人。裸而沓淫之。已而盡斷其頭環。嚮堞植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私以厭諸賊。城上燃礮。礮皆迸裂。或暗不鳴。城中惶懼。覺斯命取民間圍臉。婦人溺器。亦數百枚。懸堞外。嚮以厭勝之。燃礮始發。賊復大創。賊怒。攻益急。時總理盧象昇師次鳳陽。諸道兵畢集。劉大輦馳檄請救。初八甲寅。象昇合諸路兵援滁州。戰于城東五里橋。賊大潰。象昇麾軍追之。遂北五十里。屍相枕藉。漕撫朱大典遣將截之。斬六百餘級。賊向西向鳳陽。犯園陵。大典與總兵楊御藩列營陵牆。賊不敢攻。遂渡河掠懷遠。十七日癸亥。賊陷懷遠。大典兵至。賊焚廬舍北渡。十九日乙丑。陷靈璧。進逼泗州。二十一日戊辰。陷蕭縣。滁陽敗北之賊。副將祖大樂兩敗之于永城。斬賊首混天王。賊精銳散亡大半。二月初四日己卯。賊陷太湖。十一日丙戌。陷潛山。

附記 賊首混天王聞滁州饒裕。至滁州觀形勢。平曠可以藏兵。遂至。遇孫遊擊軍。斬劇賊開山虎。混世王直前孫遊擊被鞭而敗。時象昇援兵未至。有守將某出戰。賊圍殺之。州民大懼。閉城不出。南京本兵呂維祺遣王守備援之。此出野史。

前言朱大典莫爲堵截。賊逸去。此言遣將截之者何。蓋雖截而不能大獲耳。

是歲流寇益橫。自山陝西楚豫而江北。所在見告。當事諸臣勦之不能勝。潛議招撫。于是五月下詔大赦。山陝脅從羣盜。令地方官多方安插。以銷反側。違者重治之。以賊之老窟在秦趙故也。然亦無可奈何之計。豈勝算哉。六月十四筆。

十月。命採平陽鳳翔諸鑛。以儲國用。自昔大猷之世。未聞採鑛以足用者。至於搜括助馬等事。無非言

利小人逢君所欲，不顧貽禍宗社生民，然則思廟之體仁，其猶宋神宗之安石歟。

楊爾銘救史可法桐城人述

流寇犯安桐等處，安廬道史可法率衆出禦，距桐城三十餘里，被圍於鹿耳城，甚危。可法謂麾下曰：事急矣，吾稔知桐城楊令，年少而才，得彼赴救，圍始可解。誰敢馳書者？一將願往，遂潰圍出。夜半，叩城縫入，出書呈楊，且曰：坐候天明，大事去矣。然時既倥偬，而士卒復寡，爾銘疑思移刻，疾邀諸紳議事。既至，即捐其冠帶，易以戎衣，率通邑鄉兵趨救，不必長劍大戟，止令每人各持兩炬，疎行廣隊，整肅而行。賊遙見火光燭天，疑大軍至，即解圍去。可法得免，既而聞賊將復犯境，親往廬州迎黃得功軍城守，賊僅焚掠郊野而去。未幾，爾銘陞兵憲，仕至廣東道御史。云：按楊爾銘四川叙州府筠連縣人，崇禎甲戌進士，年十四，即令桐城冠大，以絹塞後，座高翹足而升，胥吏甚易之。久之，側冠而出，隸笑曰：老爺紗帽歪矣。爾銘大怒曰：汝謂吾歪，即從今日歪始，投籤于地，悉答之，遂畏憚焉。

誌異

正月，孝陵雷樹火。二月，山西大饑，人相食。唐王聿鍵奏南陽游饑，有母烹其女者。六月初三，丙子夜，有星大如斗，色赤芒耀，約十丈，自西南流東，聲如雷。

前載子炙父母，此書母烹其女，嗚呼！人道絕矣。

孝子熬火不燃

郭亮，湖廣孝感婁人子也。目不習詩書，而有至性。天啓四年，母李病，亮籲天乞以身代，遂割右臂肉進母。

母食之病愈。崇禎二年，父維志又病篤，復截左臂而進，父病亦起。踰數年，父母卒，祭葬獨任，不累兄弟。或有重其貧而孝者，贈贈，卻不受。墓傍築一場，編柳爲籬，累壤爲榻，苦塊六年，不解衣，髮每設祭，則號慟，坐是兩目贖眚，流賊過其廬，爇火數四，烟息不燃，駭而問之，知爲孝子家，始下馬羅拜而去。

割股之事，令甲有禁，然以一體論，子之身原父母之身，非從外授也。曾曰：無毀卜曰能，竭爲親以愛其身，無毀傷者爲無毀於他人耳。若毀于親，何傷？善乎李侍御鳳翔之言曰：亦知割股非中正，情到摧傷，豈僞爲？王威甯伯鉞之題捨身崖曰：此身如何容易捨，捨時除是爲君親，卽此二說足以論孝子矣。

大清朝改元

大清朝改元崇德元年，實爲丙子歲，卽大清之天聰十年，明之崇禎九年也。

陳烈婦傳

烈婦陳氏，吳江沙港人也。陳爲著姓，所歸張生士柏，天而貧，士柏之兄士松，素無賴，里有豪曰徐洪，聞烈婦之艾，謀置之側室，已與其伯有成言矣。懼烈婦之不從也，賄鄰嫗託故宿其家，爲內應。統數十人夜襲之，烈婦被掠以去，求死不得，抵徐之家，愈求死，徐亦無可奈何。洪曰：若不從，當與張程爲妻。張程者，洪之傭奴也，伴與程奴婦徹夜哭不絕，及明，洪有相識者，見洪家之卒卒也，往視，聞冤號聲，不忍，就察之，則其內戚也，拔而歸諸其父。烈婦曰：伯實利其所有，徐不得志于我，終不我置也。訟之縣，或居閒於令，令謬謂與程定情三夕，嫌貧逃歸，則刑其手而擊之獄，且令其父償伯之所得，烈婦曰：旣罪矣，且又誣我，不再訟。

則冤不自適。巡方御史路振飛按部松江，與其父走松江，愬之。御史披其牘，反復窮詰，不准爲理。烈婦遂伏地，御史命之起，不應。恆之令視之，則刺刃於頸，而兩手按之死矣。御史大驚，疾命醫，已不可救。閱其衣，衣盡複遍，紉其周折之處，而厚以纏束，堅緻不可復動。御史出拾金爲周身之具，捕徐洪、張士松等，斃之。獄松江，許給諫譽卿露緘致御史書，爲烈婦暴冤。且曰：不脛而走，流傳長安，稱柏臺之下有刎死之少婦，奈何不聞之上也。于是御史疏於朝，罪狀令，令不一月暴死郡城舟中，而徐洪、張士松之黨有漏網者，復爲震雷擊死。

許給事上按臺書

日者吳門未及晉謁，仰荷祖臺折節先施，復失倒屣，罪甚。自祖臺按部以來，三吳墨吏，有望風解綬之意，曷勝敬服。昨聞吳江烈婦事最慘，觀其紉衣佩刃，甯死不辱，比夫從容就義，殆聖賢所爲。雖豪傑猶難之，况閨中一女子乎。使國家得如烈婦數人，將何事不可做。又何患小人內亂而敵國外訐也。聞讞者枉法，狗囑誣以姦情，恥之辱之，致貞烈之氣，挫折不堪。甯向塔前一席地，自刎明志，嗟乎！世未有死難之貪夫，乃有死節之淫婦哉。此六月飛霜，三年不雨之變，復見於茲矣。事關風化，節義讞者，公行無忌，蓋清朝所當誅者。度祖臺必旦夕拜疏，以昔日埋輪之丰采，特振今日持斧之威稜，不待不肖陳詞之畢矣。第恐百足之姦，多方爲漏網之計，僅以此婦之夫兄抵罪了局，則烈婦含冤，貪人得志，有負祖臺激揚至意耳。况此事喧傳，不脛而走，若不題參，或流聞長安，妄疑柏臺之下，何以有刎死之少婦。似祖臺又斷不可不明白入告也。不肖第杜門省愆，不欲饒舌，而一腔公憤，不容自己，輒敢露緘，以聞，惟賜裁察。

明季北略卷之十三

崇禎十年丁丑

體仁擬旨逮錢瞿

正月常熟縣民張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科臣瞿式耜，謂二臣喜怒操人才進退之權，賄賂提江南死生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與販通番，無不爲之事，甚至侵國帑，誘朝廷，危社稷，止因門生故舊，列于要津，鳴冤無地，官幹豪奴，滿于道路，洩忿何從，奏上。溫體仁擬旨逮錢謙益、瞿式耜，下刑部獄。先是，奸民陳履謙爭產，求二官關說，不允，懷恨，遂唆從儒訐奏。既奉旨提問，履謙等得志，遂捏造款曹和溫等虛詞，多方嚇詐款曹者，謂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宜款之和溫者，爲溫與謙益有隙，宜和之。曹化淳訪知之，憤發其奸，至是刑部尙書鄭三俊審出真情，陳履謙張從儒各打一百棍，立枷三月，死謙益等尋釋歸。

陸文聲奏復社

三月，太倉州監生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倪元珙查究。元珙回奏極言文聲之妄稱，東吳精進之學，復社爲最著。大都誠心實行，講藝談經，互相琢磨，文必先正，品必賢良，無慚名教。大都陸文聲有憾于婁東，故借復社爲名耳。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

張溥字天如號西銘兒時奇慧好學成人日讀書數千言年十五喪父奉母金居西郭十九補諸生同邑吳偉業從受易與張采創立復社聯絡吳越優秀崇禎辛未成進士第七人除庶吉士觸執政要人怒乞假歸要人招陸文聲以社黨入奏而蘇州司李某復許溥牽連六七年以暴病卒後御史劉熙祚給事姜塚交章訟冤奉旨所著書呈進天下傳而誦之有七錄齊集史論一編二編及論略春秋三書十三經合纂歷代文典文乘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古文互刪漢魏百三名家歷代名臣奏議等書行世

倪元珙號三蘭浙江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歷仕至蘇松學政降錄事尋陞光祿寺丞卒于家李如燦直言下獄

四月諭百官求直言給事中李如燦上言國家祖制于古稱善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出而培克屢聞占冒不減可謂有政事乎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皆以一鳴輒黜今下明詔求直言倘赦其前愆收之左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若夫輔成君道尤在相臣今此瞻彼顧結黨徇私又何怪水旱盜賊之屢見哉上怒下如燦于獄左諭德黃道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而直言者輒斥清刑獄而下獄者旋聞大臣雖清強曾何益理亂之數上不憚切責之

楊光先參陳啓新

四月新安衛千戶楊光先疏參陳啓新并及溫體仁昇棺自隨謂啓新荷皇上獨斷拔之泥淖之中置之

言路之首。宜致皇上爲商周。啓新爲傳說。乃鄙夫旣得。患失心生。稱董利害。口與言違。正世俗所謂說真。方賣假藥之小人也。按啓新原疏。所指諸大病根。今當首申前議。以拯斯民。何受事以來。絕無一字談及。何當日在局外。則自謂旁觀最清。一入局中。頓鶻突也。臣今所言清屯核餉。皆啓新未結之局。皆啓新分內之事。如啓新不知弊源。是爲不智。知而不言。是爲不忠。人臣不忠。罪當死。不智而以浮詞誑皇上。騙美官。亦當死。啓新本太倉州軍士。嘗充漕司書辦。前啓新五千餘言。不出破情面三字。而原任山西布政樊良樞。是其刑司服役之故主。則特疏引薦。情面乎。不情面乎。最可駭者。書辦被殺。何關國體重輕。何與諫垣名節。乃以申明賞罰爲胡爾儀等請卹。非貪其一歲四十金之賄。何耶。今胡爾儀見在關臣衙門。供役而啓新謂之已死。是與指鹿爲馬何異。啓新罪不容于死矣。至若首輔溫體仁。原與啓新不同。治國平天下。是其責。持危扶顛。是其任。休休有容。是其技。體仁柄國以來。邊騎兩薄。都城流賊各省延蔓。平治之綱。安在。國危于上。而不求所以安。民怨於下。而不思所以卹。扶持之責。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三者無一誠殆哉。一箇臣也。惟有引罪以去。庶幾不誤人國。乃悠悠忽忽。一利不與。一害不除。靦顏戀棧。若不斷送盡天下蒼生不已也。上責其瀆陳。陳啓新疏辯。有旨責其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着降二級。照舊供職。光先屢參啓新。上怒其恣臆干政。廷杖戍遼東。及十五年壬午八月。時啓新爲刑科右給事中。匿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遁。

朱國弼劾溫體仁

四月。撫寧侯朱國弼劾溫體仁徇私。左都御史唐世濟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賂。令唐世濟發端。上慰諭體

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邊。

六月，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護歸。初，體仁以誦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憤廷臣苞苴亡狀，體仁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信之。至是，庇私黨，排異己，與舉朝爲仇，攻者無虛日，故免歸。

高起潛行部

四月，總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劉景耀、關內道楊於國俱恥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罷於國、降景耀二級，以後監司皆莫敢爭。

七月，工部員外郎方爨上言：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闇賢者，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况人臣苟知報答，何論內外？內臣旣微茲曠典，孰不欲棄捐頂踵以酬我皇上者，不必總總過計也。給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上手改降二級調。

責臣罪己

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聖諭責臣罪己曰：帝德好生，降罰必有所致，久祈不應，乃朕躬之愆，誠未能上達朝廷之德澤，不能下沾。如張官設吏，原爲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爲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悖旨口徵，纔議繕修，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驕拍，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爲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旣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眞，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于京畿，鄉宦滅寨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爲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銜蠱，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似此種種，足干天和，積

過良深。所以挽回不易。都著洗滌肺肝。共竭惻誠。仰祇天意。

楊嗣昌建議均輸

羣盜盤踞江北。廷議大發兵。計臣苦于無餉。兵部尙書楊嗣昌建議。因改糧爲均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萬兩。下詔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

史可法巡撫安廬

七月。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太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明年戊寅六月。可法以憂歸。史可法號道鄰。河南祥符縣人。崇禎戊辰進士。爲安廬道。六載廉敏而愛民。貪吏望風解綬。至是卽擢安廬巡撫。洵東南之保障也。

聖駕巡城

京師時見聖駕郊天祭地。祀日夕月。幸學籍田大閱。祫祭上陵等外。此則會典所不載。禮制所不詳。崇禎丁丑八月。上欲巡城。勅禮兵二部覈舊例。二祖至今無有也。以事瑣。非至尊所宜親。二祖列宗。豈不注念城池哉。各有所司故耳。茲於八月廿六廿七兩日。親履內外城。鹵簿之整嚴。軍容之辟易。非草莽人所得指點。但內外城脚。沿衢擺設。戎裝軍士。約用六十萬。一切在京人等。京營主將。俱已厚值僱其侍立。廝役無人。貨鬻無人。各衙衙閭如矣。又大內所發于金吾一應衣飾器用。恐備臨時指取。非數之可計。其一事一物。又非止一人可值。如蕭大亭之武蔭蕭松菴。錦衣僉事也。內止派其領值。醬色縐紗深衣一襲。尙衣局派發爲單。爲夾。爲花樣各別。爲身袖長短大小共九十件。每件黃色夾板一人捧之。則用九十人矣。色

色皆然。幾萬萬人爲之趨踏奔走者兩日夜。究竟于城上一無所益。遙望祿米倉漕糧露積。繫計臣二人於獄。後杖斃其一。汪明際是也。明際甯國人。戊午孝廉。是舉也。斃兩事外之人。戎政尙書陸問禮之僕。以戎政禮宜。驂乘其僕。仰窺膳品。一銅拳椎死。僕固陸所不欲其隨身者也。

天下有大寇。不思保四境之外。而圖數十里之城。城亦安足恃哉。卽有修葺。亦兵工二部事耳。豈萬乘所宜親履者。且自天子以至軍民。數千萬衆奔走兩日夜。服用移繞於外。亂亡之兆。已於此見矣。黃道周七不如。

十月。定東宮官屬。先是。黃道周自陳七不如。謂品行不如劉宗周。至性不如倪元璐。遠見深慮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不如詹爾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儒。朴心醇行不如李如燦。傅朝佑文章氣節不如錢謙益。鄭鄭有旨責其顛倒是非。甚至蔑倫杖母。名教罪人。猶曰不如。是何肺腸。着回將話來。於是道周復疏辯。謂臣與鄭鄭同爲庶常時。文震孟疏論魏忠賢。鄭鄭抗疏任之。削籍入山。每以臣爲怯。臣心愧鄭也。每執筆不能明白。輒思鄭鄭以爲不如。真不如也。蓋以此自矜。亦以此分規。非爲累臣地也。上念道周起廢不久。有旨不究。至是。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楊廷麟。交讓道周。閣臣以道周有不如鄭鄭語。謂其意見偏寢之。給事中馮元胤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

魏呈潤號倩石。龍溪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給事中。傅朝祐字右君。江西臨川人。萬歷壬子解元。天啓

壬戌進士授中書庚午選兵科給事中陞刑科丁丑以諫言革職下獄賜杖卒當給事中章正宸以劾王應熊下獄莊鼈獻以言時弊降黜朝佑申救曰皇上之逮二臣不啻風雷之振秋籜視之若輕而舉朝見逮二臣不啻霜雪之損嘉禾關係特重又劾太監王坤併咎首輔云

陝西李自成諸賊

丁丑正月諸賊混天星侵軼商洛李自成縱橫西河過天星盤踞汧隴獨行狼在漢南蝎子塊在河西與西番合謀十月過天星李自成入蜀混天猴蝎子塊隨之川兵大敗混天蝎子廣元斬首千餘級

李巖歸自成

李巖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天啓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弟牟庠士父某進士故世稱巖爲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尙義時頻年旱飢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流離巖進白暫休徵比設法賑給宋令曰楊閣部飛檄雨下若不徵比將何以應至于賑濟飢民本縣錢糧匱乏止有分派富戶耳巖退捐米二百餘石無賴子聞之遂糾數十人譁于富室引李公子爲例不從輒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戢宋方不悅巖卽發牒傳諭速速解散各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恃衆要挾如違卽係亂民嚴拿究罪飢民擊碎令牌羣集署前大呼曰吾輩終須餓死不如共掠宋令急邀巖議巖曰速諭暫免徵催并勸富室出米減價官糶則猶可及止也宋從之衆曰吾等姑去如無米當再至耳宋聞之而懼謂巖發粟市恩以致衆叛倘異日復至其奈之何遂申報按察司云舉人李巖謀爲不軌私散家財買衆心以圖大舉打差辱官不容比較恐滋蔓難圖禍生不測乞申撫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按察司據縣申文撫按卽批宋密拿李巖監禁毋得

輕縱。宋遂拘巖下獄。百姓共怒曰。爲我而累李公子。忍乎。羣赴縣殺宋。劫巖出獄。重犯俱釋。倉庫一空。巖謂衆曰。汝等救我。誠爲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歸李闖王。可以免禍。而致富貴。衆從之。巖遣弟牟率家口先行。隨一炬而去。城中止餘衛役數十人。及民二三百而已。巖走自成。卽勸假行仁義。禁兵姪殺。收人心。以圖大事。自成深然之。巖後薦同年牛金星歸者甚衆。自成兵勢益強。巖遣黨僞爲商賈。廣布流言。稱自成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不納糧。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風思降矣。

予幼時聞賊信急。咸云李公子亂。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猶疑卽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巖也。故詳誌之。

王忠軍噪

丁丑二月。山西總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噪而歸。給事中凌義渠論之。詔逮忠入都。十三日乙酉。命陝撫孫傳廷總理河南。

十一月。兵部尙書楊嗣昌。請阻勦賊之期。合各撫鎮分任。斷截要害地方。提兵合勦。從之。

賊犯荊州

丁丑閏四月初四日壬寅。以熊文燦爲兵部尙書。總理軍務。督剿流寇。時文燦新平閩寇。有成望。故有是命。五月。郟襄賊犯荊州。焚荊州墳園。十二月。以戴秉閔撫治郟陽。

胡光翰戰死

胡光翰。湖廣郟陽府郟縣諸生。性英烈。處鄉里。睹不平事。往往毅然身任之。崇禎十年。流寇猖獗。襄郟爲

墟。光翰乃約鄉父老爲撫按陳寇禍。慷慨涕泗。激以忠義。歃血糾集鄉勇。立約束而部署之。自是賊過其堡者相戒不敢犯。會有奸徒管某者。爲賊導以坎堡。光翰竭力扞禦。久之。糧盡勢迫。援兵莫發。仰天太息曰。吾糾合諸衆。冀得保全鄉里父老及宗族子弟耳。今事敗。當事素怖賊。脫聞吾等圍急。掩耳床下。伏耳豈能相援。死矣。復何道。衆皆掩面哭不止。越日光翰語其徒曰。吾爲若先。萬一得突圍出。卽不然。吾往以死當賊。諸君乘閒走可也。乃率衆衝陣。戰良久。賊益四面蝟集。力不支。猶手格殺數賊。被創死之。

予聞之楚友云。賊畏死甚于人。諸屠破邑。見衆持挺聚立。卽詭言若遽釋挺當貸若死不聽。則亦不敢近。有怒焉。馳馬去耳。使鄉野小民盡如胡公。而當事者肯犄角設援。則賊安能蹂躪殘破。如入無人境乎。胡公敗由管奸。何異李陵事。後先不爽耶。撫議成於熊文燦。樞部楊嗣昌。從中主之。遂竭東南之力。不能奏車攻之功。海內用竭。皇陵震動。將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斷送賊手。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恨不請尙方劍戮佞臣尸也。

賊擾江北

丁丑正月。總兵秦翼明、楊世恩等。敗賊于應山。斬級五百。又逐于麻黃間。賊潰爲四。一股西犯德安。一股東趨南直。朱大典馳赴之。俄而楚賊盡在江北。而豫賊老回回闖塌天等。亦自光固而南。會之蘇松。巡撫張國維駐師京口。沿江戒嚴。賊禮離于金山寺。薦拔亡者。遂分屯大江小江。皇甫常山諸地。沿江營火。燭數十里。儀真六合人民俱倚檐而立。

當時賊勢如此。江左之急可知。然卒保無虞者。斯豈人力歟。曹丕有言。大哉江乎。天之所以限南北。

也。吾于此益信不然。東南半壁。爲賊所糜爛久矣。然民之生於三吳。倖全首領於劫運者。亦天也。命也。不可不自幸也。六月十七日筆。

左良玉立功驕蹇

丁丑二月。左良玉大破賊於舒城六安。連戰三捷。秦翼明敗賊於細石嶺。擒賊首二人。賊潛竄太山中。張國維檄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凌義渠劾之。詔革良玉職。令殺賊自贖。

賊圍安慶

賊至安慶立營。次日攻城。都督洪正春。選卒三千。鄉兵二千。使潘中軍率之出戰。賊合圍而殺之。副將程龍以火藥含笑自焚死。我兵大敗。賊追至城下圍之。正春白史可法出兵。可法督士民堅守不戰。賊攻城。城上箭砲雜發。傷賊甚衆。苦攻十四日。不破。賊乃退。十月入舒城。參將張一龍。勝之于管家岡。獲其頭目。搖天動等。副將孫應元。勝之於烏紗山。斬五千餘級。太監劉斌。率京營兵慶戰。竟日。追殺七十餘里。號哭震天。殺賊五百四十二級。賊遁入山。十二月癸巳。賊陷靈璧。

陳于王自刎

陳于王。字丹衷。世爲武進人。先世以明初從征有功。授蘇州衛千戶。得世襲。于王幼業儒。身長七尺。萬歷壬子乙卯。一再登武科。授守備。擒海盜翁元李稍等。陞崇明都司。復有茶山王。一爵等倡亂。聚衆數千。窟穴大海。金山川沙柘林等地。幾無甯日。官兵勦賊於羊山嘴。勢不敵。退泊金山。請檄崇明添兵協剿。于

王選舟師數十艘。戰賊於羊山殿前。用磨盤銃擊之。賊稍卻。已而復持短刀躍入賊舟。殺賊無數。生擒盜首一爵。餘潰散。當道交章薦之。威名日盛。崇禎初。巡撫費文衡補遊擊。繼費者爲張國維。及巡按祁彪佳。皆奇其才。時寇氛逼江北。因命于王爲遊擊。守六合。蔣若采爲守備。守江浦。互相犄角。斬賊李乘龍等百人。賊宵遁去。復犯宿松。于王弟國計及包文達。錢士選等。以兵二千人赴剿。賊衆勢大。遂敗績。文達十選俱戰死。于王不見國計。飛馬殺入賊圍。救出。回至安慶。嗣後永生洲參將程龍。及于王等。復與賊戰太湖。豐家店。相拒數日。程龍營被賊放火。延燒銃藥。賊揜殺至。于王手執大刀。奮勇先登。如摧枯拉朽。然久戰重傷。諸將意欲規避。翼于王以行。于王曰。此吾死所也。復何之。遂大呼曰。力竭矣。向北面四拜。拔刀自刎。死。數日後。賊退。部將張伯昌檢獲其屍。身如刻畫。面色如生。江浦安慶爲之立廟塑像。事聞。贈昭勇將軍。廕子以千戶加二級。立廟宣武場祀之。弟國計。號丹廷。有膽智。兩中武舉。累著戰功。擢太湖營都司。擒劇盜宋毛三。朱老虎等。無算。後放情詩酒以卒。

經略熊廷弼嘗稱于王國士無雙。薦授三岔河副總兵。時天啓元年七月事。將赴任。適代庖守備張嗣忠至。與之同宴。亡何張暴卒。而張子誤聽千戶濮定國譖。遂誣于王毒死其父。繫獄。越七年。曹文衡知其冤。且才立釋之。卒殉國難。國士之稱。洵非溢譽也。

諸將死難

是年賊寇安慶。我兵敗走。諸將死事者。程龍。陳于王以外。不一。如把總詹鵬。衝鋒陷陣。聞兵潰。以首觸石而死。把總王希韓。素廉勇。得衆及力。盡猶率部下拔營血戰而死。把總王猷。力能扛鼎。殺賊數多。爲賊衆

合圍生擒。撻分其肉而死。守備王宏猷。勢窘被執。賊喜其技勇。將留之。宏猷不屈。大罵。至于踞齒斷足。猶不絕聲而死。守備莫顯諱。新得武科。不願會試。自請討賊陷陣而死。把總唐世龍。因事已去。不肯獨歸。離險鏖戰。馬蹶被砍而死。千總王定遠。經革戍皖。累報獲功。而一目不視。虛擲前勞。以死。千總周嘉方。一見新婚。慷慨請纒。力戰陣亡。而少婦王氏。善哭其夫。卒絕粒投繯以死。其他若張全斌。俞文夔。顧應宗。蔣達。潘象謙。季靖。俱先後同事死。

流寇發難以來。武臣逃遁者固多。而死者亦不少。然其名或著或不著者。士固有幸有不幸也。

賊陷六合

六合雖斗大邑。乃金陵門戶也。崇禎九年。巡撫張國維。以流寇孔棘。使邑令鄭同元築城。同元以財力不逮。止建土城一座。明年丁丑。國維出巡。見而責之。發金辦造磚城。尙未興役。而賊已至矣。初。賊陷廬鳳等處。雖窟居英霍。睥睨六合已久。同元本浙人。素無幹略。謂賊尙在數百里外。不設備。游擊常某。蜀人。武藝超軼。鎮守本邑。然麾下僅七百人耳。時有永生洲兵。與之不協。終日相訐。同元不爲解紛。國維聞之。賊未至數日。以令箭提永生洲兵。故其守志益懈。浙江御史某。將北上。以滁州賊阻遠。與同元言。賊勢甚熾。宜備之。同元猶大言。敵邑兵多將勇。何憂賊乎。御史走聞道由揚州去。及風鶴益甚。同元猶出諭張大將士之盛。令百姓勿動。然亦疑信相半。偵騎四出。杳無蹤跡。至七月十七日。諸商微聞賊信。急密備餼糧。篝燈不寐。夜半探望。見將士率兵林立。嘖嘖偶語。忽覩諸商民。呼而問故。衆合曰。聞流賊將至耳。一把總慰之云。此訛言也。且有我兵在。若等歸寢。勿憂。然識者終之不信。假寐以俟。十八日黎明。忽砲聲連震。

衆大驚。賊騎由西門突至。時永生洲兵以張撫曾提。俱無戰志。止將治甫橋焚折。阻賊不過河而已。獨常游擊率衆數百往禦。中道遁走已半。甫及西門。而賊之驍騎已至。常嚴陣拒之。賊不得入。忽大聲曰。從東門去罷。常聞之。令後隊分兵往守。賊見陣動。前鋒十七騎突前。後兵先潰。常知勢不可支。遂大呼曰。保不得矣。百姓速走。予保南門耳。且戰且卻。賊騎稍西。民得奔趨橋南。及常退至浮橋。賊亦隨至。兵悉南渡。常獨殿後。從者僅五人而已。賊直逼橋次。常右手提鞭禦賊。左手拔橋。一驍騎馳至。持刀砍常。常急避馬下。舉鞭撲殺之。羣賊大至。擁馬墮河。飛矢如蟻。常揮鞭。厥聲鏗鏘。然紛紛雨下。蓋龍津浮橋延袤十餘丈。用板平鋪。而屬以鐵索者。時橋板雖拔斷。鐵索猶繫。常以佩刀截之。賊乃不得渡。然倏忽間。一矢中股。又一矢洞項矣。浮橋既斷。兵與賊距河相詈。遙望驍賊立馬上疾馳。雖樓垣高峻。一躍輒登。入內恣掠。有服紅袍者。坐輿中。役貧民運取百物。見富室。則取人油浸箒。蒸而燭之。遇有藏金。則火輒滅。又以水沃寢室。速燥者。其下有金。以土浮耳。其取無遺策如此。凡掠二日而去。先是。賊去六合甚遠。偵騎不遇而返。皆云無賊。及是。充斥于道。不知者猶啓戶問賊所在。被殺甚衆。蓋賊殺人以荳實其腹。與馬食之。馬大肥捷。一晝夜行三百里。如欲破遠城。則近城過而不攻。及遠城既破。始旋兵以取近城。蓋遠者謂近賊之城。尚未報破。必不越之而來。往往不爲備。近者又謂賊衆已過。可不嚴守。所以賊每乘人不意而兩取之。計亦狡矣。當時非常之力戰。不獨居橋北者。盡羅鋒鏑。卽走橋南者。亦必供賊之蹂躪矣。常亦大有造于棠邑也哉。厥後行至蕪湖。箭瘡迸發而死。惜夫。鄭同元聞賊至。箭衣小帽。從役五人。騎而逸去。後以失地事。誣罪于永生。殺之。同元止罷官而已。先叔君衡公。時在六合。親遇其難。述此。

六合爲應天屬邑。使當事者知賊勢日盛。豫築堅城。以二千人守之。亦不至于敗。乃既無城矣。復不多駐兵。徒以數百人當十倍之賊。是明以人民委賊也。至愚劣之同元。賊未至。則不思築城。及和兩軍。賊既至。則微服先去。乃猶誘罪逃死。朝廷之三尺安在。然賊陷六合。他書俱不之載。意留都大臣以賊犯畿邑。不便于己。或未嘗實以上聞也。予思天下以賊情蒙蔽者多矣。可爲三歎。六月十八。筆六合既陷。被殺頗多。道上白晝鬼號。衆懼厲聲震喝。終不止。惟大呼曰。流賊至矣。輒無聲。又小兒夜啼。父母懼之曰。勿啼。流賊來矣。兒亦止。然則流寇之禍。不獨人畏之。鬼亦畏之。不獨老者壯者畏之。卽小兒亦畏之矣。亦異也。此二事皆自六合而來述之。

誌異

丁丑閏四月初十戊申。山西汾州府武鄉沁源二縣大雨雹。大者如象。次如牛。是年大旱。

七月賊破六合。八月後。每日日落時。紅光從東南脚下。映照半天如火。對照人面盡赤。約三月餘。時省臣引京房傳。謂之日空。應兵起。齊魯吳越占候家。謂之血霞。則大旱大兵之明徵也。

是歲浦口西北山中。有人頭鳥萬餘。皆在伏龍山一帶。身足如鶴。頭縮而不伸。胸前有元文一道。如人面。歇三日後。莫知所之。或又云。頭似人。披髮長鬚。鄉人見之。有驚死者。人皆以爲怪。七月以下二事。新誌出六合。

大清兵

丁丑十年二月。大清兵破朝鮮。國王李倬走。命總兵陳洪範援之。壬申。大清兵自雲從島至鐵山。招皮島總兵沈冬魁。不聽。尋陷皮島。

明季北略卷之十四

崇禎十一年戊寅

元帝降虜

正月翰林及都察院接出聖上平臺詔百官起大數問天下事。仙降云：九九氣運遷，涇水河邊，渭水河邊。投秦入楚，開幽燕，兵過數番，寇過數番，搶奪公卿，入長安，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相拋，因家家皇天人人皇天，大水灌魏失秦川，流寇數載即息，紅頂又將發烟，虎兔之間，干戈亂，龍蛇之際，是荒年，聖上又問元帝書云：等閑不管閒漢，朝將相在眼前。

張任學改總兵

戊寅二月，河南巡按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河南。先是，任學凱得巡撫，且欲薦丹陽知縣張放，因極詆諸鎮兵不足恃，盛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及承茲命，意大沮悔，尋被逮。

城蘆溝

二月，城蘆溝名拱極城，太監督役，掠途人受工，民力爲憊。城旣成，向北京一門，題額曰順治門，向保定一門，題額云永昌門，數之前定如此，異矣。

去京四十里，西南有蘆溝河，本桑乾河也，俗又呼渾河，有橋跨蘆溝河上，爲蘆溝橋，金明昌初建。蘆溝曉月，爲京師八景之一，所城卽此，至于掠途人受工，民力竭矣，况是歲十月，高起濬兵敗于蘆溝。

橋苟無其人。雖有堅城。亦安足恃哉。

黃道周經筵應對

三月上御經筵畢。召諸臣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少詹黃道周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必深加培養。又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按形勢。隨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甯錦三協師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勦寇之用也。庶子黃景昉請宥鄭三俊。上曰。三俊蒙狗。雖清何濟。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上言鄭三俊清節。上因釋之。三俊爲司寇。敵衣一筐。爨烟不給。以擬獄輕得罪。上亦素知之。故得放歸。

曾就義兵食對

戊寅三月上御左順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計。曾就義對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卽稍從加派。以濟軍興。未爲不可。上拔第一。未幾。卽有剿餉練餉之加。

道周謂餉不煩別求。就義則云。加派濟軍。君子小人義利之分如此。然就義一言投契。卽拔第一。思廟好尙可知矣。

楊嗣昌論熒惑

戊寅四月己酉丑刻。熒惑去月僅七八寸。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兵部尙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昔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

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貫後宮。明帝圖畫功臣于雲臺。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熒惑。明年興師滅北漢。遂征契丹。連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外則陰國。皇上修德召和。必有災而不害者。給事中何楷糾之。言古人謂月變修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誠欲修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若修刑。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記。其言款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更不知其所指斥矣。嗣昌復疏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市招撫事。戶部主事李鳳鳴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給事中解學尹糾其謬。然實考嗣昌所引年月俱謬。

按紀畧。四月十六日己酉夜。熒惑去月僅七八寸。至曉逆行尾八度。掩于月。至五月初五日丁卯夜。熒惑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云予少時每夕見月角一星。烺而赤。相距五寸許。竊疑何若是之近。越三日仰觀。如故。或語予云。此星在月上。大不佳。當主天下亂。予心誌之。

何楷劾嗣昌忘親

六月。以楊嗣昌入閣辦事。仍署兵部。七月。嗣昌母服纔五月。有旨。嗣昌大祀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序。上不允。命并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爲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黃道周上言。朝廷卽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懌。

黃道周平臺抗辯

七月召羣臣于平臺上問黃道周曰。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爲國家。不爲功名。自信其無所爲。上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對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仁。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奏曰。臣不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疏。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臣實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鄭。臣始歎息絕望。鄭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鄭。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鄭。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爲比。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僞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此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耳。叱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之前。諂諂面諛者爲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諸臣退。上召回諭以毋黨同伐異。宜共修職業。翰林院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給事中何楷。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楊嗣昌。俱謫調有差。

張縉彥論兵情賊勢

戊寅三月。戶部主事張縉彥上言。臣任清澗知縣。于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

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賊之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嘉允破河西，據其城，曹文詔奪門斫殺，而嘉允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甯塞，據其城，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其死也。過天星老回回，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即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及汝，雜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披其黨，牽制我兵，故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關，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芻糧盡在場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爲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衆，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彙敘，縱一股即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誠如此，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上是之。

抵掌而談情勢，不滅伏波聚米，圖賊在目中矣。雖末路敗名，而其言不可廢也。十九日下午筆。

陝賊剿降略盡

五月，奪總督洪承疇尙書爵，仍以侍郎總督左光先、曹應蛟，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至八月承疇報陝西賊勦降略盡，命出關向河南湖廣。

限五月盡賊，而八月即盡，何其速也。維時賊分流半天下，曷嘗勦降盡之乎？不過走犯他方耳。上以速期而下，即以速應，大抵然矣。六月二十日筆。

豫楚屢捷

戊寅正月巡撫常道立奏賊犯鄧州。焚燬周王八塋。總理熊文燦報賊犯英山。合九路之兵會勦。賊從德黃一路竄遁。楚撫余應桂逮問。豫撫常道立招撫關場天等。闖塌天本名劉國能。性頗孝。就撫。乃奉其母命也。晉撫宋賢奏混十萬等賊乘虛窺渡。攻剋五塔。挖等寨。攻圍陝州等處。官兵禦卻之。賊拔營遠遁。二月官兵三戰六捷。敗賊于鎮平縣。生擒草上飛。獨腳虎等。斬扒天虎等四人。賊渡河開光山等處。結連曹操。及托天王。整世王。混世王。十天王。紫微星。過天星。飛虎。八家大賊。乘商城固始界。欲上潁霍等處。爲度暑計。太監盧九德分布官兵迎擊。大敗賊于山石橋。擒賊抵地虎。黑旋風等。三月巡道張天經又敗賊于黃福店。斬獲無算。招降賊首飛天師等。五月總兵左光先又三敗賊于大寨地方。六月陳永福又大敗之于饒良鎮。嗣是官兵又敗之于宜陽連庄。雍家庄。林家庄等處。左良玉又大敗之于高坡混。十萬帶傷遁。妻子囚執入省。混十萬本名侯世範。亦旋降。九月內臣盧九德扼之于襄。撫臣常道立擊之于鄧。監軍張大經總兵劉澤清。左良玉。張任學。擊之于襄。承隨棗汝許。十月張任學又敗之于高庄。賊南北無路。轉戰敗逃。凡曹操革裏眼。托天王。過天星等賊在豫在楚者。無不分頭鼠竄。

王燾隨州自經

王燾。南直崑山人。萬歷戊午舉人。崇禎時。爲湖廣德安府隨州知州。戊寅二月。賊首張獻忠。合衆數十萬圍城。燾親冒矢石。斬獲千級。城守益堅。賊有隨州紙城。變作鐵城之號。移營遁去。撫按交上其功。爲守禦第一。後賊挾恨。復以數十萬至關廂。守將王必用先挾家丁遁。城遂陷。燾身被數創。猶率家人巷戰。勢不

可支。始向北再拜自經死。時朝廷咎肅以一死塞責。故無卹典。宏光時始諡忠愍。又與蔡忠襄懋德立祠其鄉。賜名雙忠。蔡亦崑山人。

張獻忠請降

戊寅正月。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鄖西。張獻忠尋請降。初。獻忠自良涿噪而爲陳洪範捕獲。異其貌。而釋之。至是懷舊恩。乞降于洪範。請率所部殺賊自効。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獻忠狡而多計。羣賊每以爲的文燦。議餉二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遲延不能決。獻忠寄家口于穀城。入據守之。分屯羣賊于四郊。

羅汝才乞撫

九月。熊文燦次于襄陽。遣將擊賊于雙溝。大破之。羣賊四逸。惟曹操獨畱內浙山中。守險自保。文燦檄左良玉、陳洪範、招安羣賊。十月。大清兵敗高起濬于蘆溝橋。京師戒嚴。召孫傳廷于陝西。洪承疇于三邊。于是承疇傳廷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賊曹操聞之。謂爲剿已也。率九營從鄖陽淺涪。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言于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皆就撫。文燦上言請貸其罪。授游擊將軍。令諸將宴于迎恩官署。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汝才既撫。分屯羣賊于房竹保障四邑。自言不願爲官。并不食餉。願爲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羈縻。檄汝才解散脅從。簡壯勇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鄖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遙與爲聲援。撫治鄖陽。戴東閔奏曰。曹操就撫。不從解散之令。願爲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

屢檄不前。將俟民閒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意。干戈遂起。荆襄重地。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盡聚鄖地。四面合圍。實有釜魚阱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此實萬全之機也。

大清兵入燕齊

戊寅二月。大清兵攻宣平府羊房膳堡。九月。召西人大舉分入。副總兵丁志詳。資濬等來援。大清兵稍引而南。冬十月。盧象昇襲之不克。甲辰。高起潛兵敗。京師戒嚴。召各撫入援。十一月初三辛酉。京師閉門守。癸亥。掠良鄉涿州。初九丁卯。薄景州。入高陽。少師孫承宗死之。己酉。入衡水武邑諸州縣。又破威縣。殺家居翰林王建極。至內邱。知縣高翔漢力守。乃退。甲子。薄德州。分道渡河。合于濟甯。十二月。盧象昇戰于賈庄。敗績死之。改洪承疇薊遼總督。

孫承宗殉節

孫承宗。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高陽人。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庚戌。取士錢謙益等。乙卯。主考應天。天啓元年。陞少詹。二年。陞禮部右侍郎。尋遷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二月十二日也。廣甯淪潰。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畧遼東。請築重關于山海關之八里舖。謂外關即破。內關尙可守。而外關之兵無可逃。爲工二萬餘人。爲費百萬。而城樓諸費不與焉。承宗曰。守甯遠者。所以守關門。退處于關。則永平動搖。京師震動。勢必大亂。八里舖去關門未及一舍地。是山海爲孤注也。役遂罷。自請行邊。上御門臨送。賜劍坐蟒。旣莅任。關屯築堡。招徠流移百萬。又練軍得精兵五萬。凡經營四年。關地四百里。魏忠賢與羣小畏忌之。誣左

祖東林五年，勒致仕歸。崇禎二年，大清兵入，特起原官。辛未，十七，疏乞休，賜金幣馳驛歸。以力謝款議，與樞臣熊明遇首輔周延儒之議左也。戊寅十一月十二日，大清兵薄高陽城，承宗率邑紳誓死登陴。顧士城低脆，外援不至，大清兵晝夜環攻，石盡矢竭，力不能支。承宗守北門，謂家人曰：「我死此矣。」汝輩各自逃生。家人環泣不忍去。城既破，大清兵掖之去。入城南老營中，用葦席藉地，望闕叩頭，叱持纜者趨縊。俄乃絕。年八十。子孫凡十九人，皆力戰從死。事聞，先帝震悼，薛國觀斬其郵典，弗肯與。久之，南都追贈太傅，諡文忠。承宗鐵面劍眉，鬚髯戟張，聲如鼓鐘，殷動牆壁。年二十餘，爲舉子，游塞下，知要害。凡史官在禁近者，皆俯躬低聲，涵養相體，謂之女兒官。承宗獨不然，講筵獻替，務爲激切，割直所著文集一百卷，及弔二十五忠詩行世。

盧象昇戰死

戊寅，象昇丁外艱，會北兵入，麻衣草履，奉詔督師。陛見，上叩方罍，奏曰：「臣意主戰，上變色。」久乃釋曰：「朝廷原未言撫，所謂撫乃外廷之議。」象昇曰：「敵之所患，著著宜防，逼陵寢以震人心，一可慮；趨神京以撼根本，二可慮；分出畿南，剽發旁郡，扼我糧道，三可慮。」厚集我兵備之，則寡發而多失，分兵以四應，則散出而無功。兵少則不備，食少則生亂，此禦之難也。上壯之，命出與楊嗣昌議。象昇一主戰，嗣昌消沮，齟齬不能語。徒戒勿浪戰，象昇起別還昌平，令諸大帥各選勁約于十月十五日夜分四路十面襲劫敵營，刀必見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違者斬。觀軍使遺書泥之，謂聞雪夜下蔡州，未聞以月夜。且奇師尤宜用寡，種種阻撓，象昇疏請分兵，嗣昌撥宣雲晉三鎮屬之，號稱二萬，以短兵氣。象昇刻期戰，誓師鞏華，淋漓慷慨，涕泣。

如雨。嗣昌不能平，思阻之，擬稟令赴通，就總監高起潛，象昇不赴。嗣昌遂疏云：敵南下，督應趨通，就監敵未下，監應趨京，就督。象昇歎曰：樞部不過欲總監撓我師期耳，甚甚。會嗣昌赴軍中，厲聲責數沮師養患罪，謂公等望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乎？且某叨劍印，長安口舌如風，倘唯唯從議，袁崇煥之禍立至，縱不畏禍，甯不念衰衣引絛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奮身報國，將忠孝胥失，盡喪本來，何顏面立人世乎？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直以尙方劍加吾頸耶？象昇曰：尙方劍須從己頸下過，如不戮敵，未易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身，非某所能知也。嗣昌遁言從來無撫議。象昇曰：周元忠赴北講撫，數日往來，始事于薊門督監，受戒于樞部京營，通國共聞，將復誰諱？周元忠者，賈卜雙瞽人也，與遼人熟識，故遣之大兵云。此事重大，何無專官遣廢疾來直，玩侮耳？欲斬元忠，乞哀乃止。當是時，象昇加尙書級，兵氣盛，旬日閒克復州邑甚衆。嗣昌忌功，輒從中止，編修楊廷麟奏曰：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乘成，宗澤隕恨，國有若臣，非封疆福疏上。謫軍前贊畫。象昇謂廷麟曰：敵勢甚廣，兵趨之不走，陵即走京，我京兵寡食乏，不戰敵益輕我，戰即生他端，公爲我往真定，與撫按乞糧。我且悉兵乘死以報國矣。遂統騎五千，上下千里，三軍乏食，空腹而馳，象昇哀懇疾呼，莫之救。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爾將士共受朝廷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衆皆泣，不忍仰視。于是拔寨起，兼程至賈庄屯營，率五千人出擊，射一騎，大兵合圍進，呼軍疾馳，奔衝入，大兵退，象昇諭將士曰：今雖勝，彼必憤集諸騎，乘吾爾毋怠。越明日，大兵率衆衝營，象昇顧左右曰：誰爲我取彼者？總兵虎大威馳卒摧之，不勝。且卻象昇大呼曰：虎將軍，今吾輩效命秋，無自愛，乃招後騎皆往，象昇奮力入擊，殺十餘人，身中二矢，二刀呼不已，曰：關羽斷頭，馬援裹革，在此時矣。馬蹶陣亡，時戊

寅十二月十二日。從死爲僕。顧顯掌牧楊陸凱。踰四年。詔贈戶部尙書。諡忠烈。予祭葬。賜廕。恩禮有加云。一云象昇與嗣昌不合。援斷糧絕。軍士飲水七日。而無叛志。困甚。象昇服小軍衣。尙書印縛肘後。被流矢死。與洪承疇立廟北京。四時致祭。

象昇所以死有六。一與嗣昌相左。二與起潛不協。三以弱當強。四以寡擊衆。五無餉。六無援。然後五者皆嗣昌奸謀所致。雖然。殺象昇之身于一時者。嗣昌也。成象昇之名于千載者。亦嗣昌也。君子正不必爲小人咎矣。

宜興陳生語予曰。象昇父雅與一地師友。爲擇一地于山。四圍皆石。惟中獨土。名曰石山土穴。及啓土。下有一石筍。其鋒如劍。堅不可去。地師命置柩于上。且曰。後世當出顯官而忠者。盧父曰。子爲忠臣。亦何不可。遂葬之。出象昇象觀等兄弟。然則地師亦非常人也哉。六月二十日筆。

劉廷訓吳橋死難

劉廷訓。字式伯。順天通州人。以歲貢生選河間之吳橋訓導。戊寅十月。大兵與入。令堅守。三月初。以偏師來。輒引去。旣盡銳力攻。令絕城遁去。廷訓入學舍。麾其妾趨去。我將止死。屬其稚孫名增者。于所善僧隆貴。介而趨南城。誓守者曰。守死。逃亦死。曷若守死。爲滿城忠義鬼乎。守者哭曰。願爲公死守。三日。夜城三隅。擾亂。獨城南晏然。大兵肉薄而登。如牆引射。矢注衣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濡縷屬于屢。猶束胸拒戰。連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殮。面如生。鬚髯奕奕奮舉。喪之歸也。諸生數百道哭。小民皆剪紙買漿。以奠。時年六十有五。

鄧藩錫不屈

鄧藩錫字晉伯號雲中南直金壇人初生時父和臺夢取鶴人昇一孩曰是子超超藩輔之苗西山其顏東山其高因名藩錫年十七讀巡遠傳流涕終日天啓辛酉登賢書崇禎甲戌進士當知兗州時但攜一稚子一妾以行抵郡纔四十餘日大兵數萬已集于城下乃請魯王曰臣聞城之不守皆由城內貴家自惜金錢自愛安樂而令寡人傭子登陴擊析遂多敗事王能出金以犒死士城猶可存命猶可保不然大事一去玉石皆燼矣王不聽藩錫自出金勞介士夜縋城下發一大砲擊殺數十人大兵力攻南門總兵某內應城遂破被縛大帥加刃其頸曰不降醜矣藩錫大罵不屈大帥怒脅令拜藩錫故翹其足乃先斷其一足而支解而灼之其妾攜一子自投于井事聞贈太僕寺卿

孫士美深州自刎

孫士美號澹如南直清浦人幼奇穎絕倫試書目十行下每屈指古人至唐張中丞宋李侍郎等歎羨不置父訥亦勗之曰凡爲烈士當如是矣天啓辛酉鄉薦累上公車輒報罷士美憤然曰烈丈夫豈以一第榮哉苟或膺半秩報君親差不負平日自命古人意足矣當世士大夫豈乏取高第登要津而碌碌以終不自表見等于尋常無聞之人者哉卒以孝廉謁選秉鐸舒城自論文課士外絕無干牘私舒固彈丸邑然江淮孔道亦南北一要衝也甲戌正月賊渡河而南江北大震久之賊焚正陽去舒二百餘里未幾困六安去舒僅百餘里又未幾賊且薄城下時邑令謁淮在道士民洶洶城無固志士美親冒矢石督戰守自聞變以至賊退凡十七餘日夫廬屬八邑肥六俱有高城深溝屯糧衛卒獨舒斗大孤城懸處四衝之

地兵餉兩絕。然卒以獲全。不至爲虛。巢績者。士美之力也。丙子以前。績擢知深州。戊寅十一月。溥沱水合。大兵三萬薄城而營。十三日夜。率死士段容嗣等襲之。斬其帥。十四日。來攻益急。十五日卯刻。昇雲車數十緣城東南攀堞直上。又督將士格殺無算。勢稍卻。忽用矢以火射城樓。烈焰騰。守者迷眩。不知所爲。因乘勢力攻城。遂陷。士美向北再拜。自刎于城之蕪蕪亭。時父訥在署。年七十餘。聞之。歎曰。吾曩者以忠孝勉吾子。忠孝本無二致。死忠卽是死孝。吾卽未拜官。然以子爵封。亦臣也。不死何以謝君。并何以謝吾子。頃之。亦遇害。一家死者十有五人。事聞。贈太僕寺卿。

宋學朱濟南被圍

宋學朱。字用晦。號旭初。南直長洲人。崇禎庚午。舉鄉薦。辛未。成進士。初授南工部主事。會有鑄錢差之事。吏爲政弊。若搏沙。一洗滌之。每曰。把絲易紛。處脂易膩也。戊寅。巡按山東。疏彈楊嗣昌。唐世濟等。八月。出都。十一月。巡歷章邱。會報大兵入省。遂星夜冒圍。馳入濟南。未至。大兵已過德州。而省城標兵三千先隨。巡撫遠駐北直。城中止留老弱鄉兵五百。及萊兵七百而已。學朱至。親率司道登城捍禦。時以奇兵出擊。重圍稍解。相守六旬。不解帶。不交睫。頭髮盡白。上求援。七疏。時楊嗣昌爲樞輔。留中不報。高起潛擁精騎。踰翔鄰境。不發一援。大兵數十萬薄城。城外西北隅。憑水爲濠。險固易守。獨東南一望平沃。輿兵使周之訓。親守南門。身犯矢石。大兵不得上。每釀酒。城頭夜分握手語。款款達旦。己卯正月初二早。大兵攻西北城甚急。雲梯擁上。學朱率卒躍馬循城而西。衝鋒救援。刃中于面。被執不屈。乃懸城樓之竿。殺之。須臾。縱火焚樓。尸遂燼。之訓亦死之。撫按請卹。嗣昌啣怨不許。宏光初。贈大理寺卿。子三。長德宸。次德宜。又次德。

宏、德宜、順治乙未進士。編修德宏、辛卯舉人。

或云己卯歲學朱曾歸族人欲見之夜卽絕城遁去爲僧。實未死也。六月二十二筆。

鄧謙磔死

鄧謙字少子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幼慕于忠肅公爲人每讀其集至一腔熱血不知竟灑何地等語輒斫几狂叫因自號以見志。崇禎戊辰成進士。戊寅爲山東參政。是冬濟南再困授袍登陴。露立十晝夜矢盡石窮俄而登兵千餘入援者爲內應。忽大風晝晦城陷謙手架大砲執勁弓斬射多人。旣力不支被執磔死。母黃氏匿民間亦不食死。兩子俱穉爲擒去。逾年仲子自北逃歸甫十歲輿襯旋里事聞贈中憲大夫諡忠毅。督學高世泰檄入鄉賢祠。時有劉化光濟南歷城縣人與子漢儀俱孝廉破家守城率鄉兵巷戰格殺無數。尋以大隊環攻箭如飛蝗化光弗卻及城破化光頭砍三刀腰中二鎗背中數箭漢儀亦頭砍三刀身中七箭死之。同時又有李應薦東昌府恩縣人進士授御史以欽案削職歸捐資募勇登陴守禦比城陷應薦身中一鎗猶率家丁格鬪及被執厲聲大罵斫二刀斷一指而死。

蘇州井中鐵匣

崇禎十一年戊寅蘇州承天寺井中屢有白氣冲上使人入井淘之得一鐵匣封緘甚固發視內藏心史一部自宋端宗起迄元成宗止皆言宋政寬厚及元人殺戮等事乃宋末鄭思肖所作思肖字所南是時端宗景炎止三年帝昺祥興僅二年餘卽元世祖至元三十五年成宗元貞十三年耳所南史內所載數十年事俱書景炎幾年不用至元元貞等號所南名思肖者思趙也自矢今生不能復趙願來世與趙云

云時蘇州巡撫張國維見而異之。梓行于世。然則心史作于三百年前。而出于三百年後。天蓋隱示以明之將復爲宋也歟。

元世祖在位三十五年。實承正統十六年。則心史約三十餘年事。此書一時盛行。須再覈其起止。

錢肅樂和心史詩徒胡枯奴渝

錢肅樂字希聲。浙之鄞縣人。崇禎丁丑進士。詩有西山採蕨歌猶壯。東魯悲麟筆幾枯之句。

士君子不可一日遭心史之事。不可一日不存心史之心。此心之失。則人而禽矣。白日而昏夜矣。文字召妖。口舌戰血矣。金鑠而石穿矣。此心之存。則人而天矣。一日而千古矣。詩文而史矣。亦經矣。亦圖籙矣。智井爲名山之藏。石匣有甲子之護矣。心之重于人也如是。今聖天子在上。政教翔治。士大夫皆崇尚節義。歲以戊寅。而鄭所南心史見于承天寺井中。撫公張大人梓以行世。海內見先生之史者。無不知先生之心矣。然此心非獨先生有也。余以暇日。偶覽斯編。成詩一律。豈敢附陰咏之末。亦以性情所鍾。不能自絕。世有觀者。得位置希聲于行道乞人之列足矣。

蝗

八月十六日。吾錫飛蝗蔽天。自西北來。往東南去。凡六日。至二十一日止。十月二十六日。打槍王中訶家中罄盡。

明季北略卷之十五

崇禎十一年己卯

內臣

正月，敍緝奸功東廠太監王之心、曹化淳、磨錦衣衛百戶。七月，以司禮監太監張榮提督九門。戒午門端門諸內臣延接朝士。

屢蔭子弟，類用提督內臣聲勢，亦赫奕矣。雖戒勿接朝士，其能禁乎。

王承恩哭夢

上屢夢神人書一有字于其掌中，覺而異之，宣問朝臣，衆皆稱賀，謂賊平之兆。獨內臣王承恩大哭，羣臣愕然。上亦驚問，承恩曰：皇上赦奴婢不死，始敢言。上曰：汝無罪，直言無隱。承恩奏曰：以奴婢推之，神人顯告我皇，大明江山將失過半，上詰之。承恩叩首曰：蓋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合而觀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殆大明缺陷之意。神人示以賊寇可虞之幾矣。願皇上熟思之，上不懌，或云朝臣徐某推夢吉凶，亦與承恩之說同。

鄭二陽兵餉之對

三月，召參議鄭二陽于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覈兵卽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上問措餉對曰：諸臣條例盡之矣，在得人，得人則利。

歸公家。否則在私室。又曰。臣見州縣多破殘。宜下寬大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擢僉都御史。

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又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遣京官搜括天下鐵糧充餉。從之。六月。禮部尙書林欲楫。請覈僧道贍地。毀姪祠。括絕田充餉。初。戊寅十一月。括廢銅鑄錢。至是。己卯十一月。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建設齋醮

己卯四月。諭釋輕繫。時上頗于內庭建設齋醮。給事中張塚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福禍。正德初年。遣太監驅馳西域。可爲鑒戒。不聽。

京城浚濠

四月。京城浚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尙綱上言。連年塞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塹水足拒。則去年通德滄濟。其爲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擲此百萬于水濱。孰若用之于嚴疆。使敵騎不得躡入哉。不聽。

吳昌時恨薛國觀

六月。考選科道左懋第等。給事中詹時雨等。試御史吳昌時等。并各部主事。昌時首擬吏部。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以不測。昌時得禮部主事。謂薛國觀所爲。恨之。

磔鄭鄭

鄭鄭。常州橫林人。鄭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鄭薄于宗達。宗達因揭其杖母蒸妾。溫體仁入告。遂逮

鄭下獄。此崇禎八年十一月事。至是己卯八月。磔鄭于市。先是宗達揭後中書舍人許驥奏鄭不孝瀆倫。又與體仁疏合囚詔獄。刑部尚書馮英會問。奏稱據原參謂鄭假箕仙幻術。蠱惑伊父鄭振先。無端披剃。又假箕仙批詞。迫其父以杖母。亦未嘗直指鄭杖母也。又稱鄭有才名。語近回護。上怒責其徇私。着吏部議處。法司再定鄭罪。擬辟上命加等。故磔于市。鄭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體仁欲借鄭以傾震孟道周。讞駁逾重。而鄭居鄉多不法。遂罹此禍。

聞鄭家居時。來往者莫不重其名。一日宗達子說入泮事。爲鄭奪去。宗達謂輕己憾之。或云黃道周雅重鄭。攜夫人過。嘗宿其家。見鄭妻惟布衣。內室惟列紡織具。佯作道學狀。又事母極恭。夫人告道周。道周益賢之。而竟不悟其僞也。

鄭鄭本末

天下事起于微渺而情涉婦人者。其禍發也最大而烈。如鄭峯陽之敗。名樹身是也。峯陽爲進士鄭振先之子。進士鄭某之姪。大宗伯孫淇澳之壻。大學士吳區聞之甥。年十八而舉于鄉。二十八而成進士。選庶常。揭大璫。一時聲譽峻峭。而鴻遠。乃峯陽幼時心非母氏之妒。及其長也。見母氏之虐于婢。尤虐于垂髫之婢。益甚非之。甚至不欲見。且聞棄家離母。躡足深山者三年。時有巫嫗者。能降神。爲來生禍福。挽休咎。婦女翕然信之。不啻大士之敬閻羅之畏也。峯陽欲挽母氏之殘虐。而卽于寬慈。謂非可口舌。諍利害陳也。惟借神道設教。因果報應之說。庶可以改革之。遂敬延其嫗。以與母相見。嫗則設壇升座。兩炬燦煌。初憑而俯。繼呻而噫。忽張睂突眼。雙掌震几。作漢語而呼曰。鄭門吳氏。還不速跪。峯陽欲尊其說。而聳母氏。

之聽也。急先母而跪。母以峯陽讀書明理。素崛強于鬼神之說。今且懾服致跪。而悔禍之心大萌矣。亦繼峯陽而跪。而嫗于是歷數虐婢之含冤。冥訴之多詞。母則不欲其繁指也。嫗則漢語揚聲以實之。又嚴察速報以恐懼之。峯陽急下轉語曰。固知罪矣。今惟求解罪。嫗固不可。母則百其額至地。沾其淚滿衿矣。峯陽則下直語曰。陰司現今作何果報。嫗曰。罰他十幾世爲苦婢。大限只在百日內。其死婢十幾位。作夫人以莅之耳。由是母額之下直。如搗蒜聲。從淚出。惟命求解。峯陽則又下轉語曰。果報與現報孰重。嫗曰。現報十倍之矣。峯陽曰。今求現報以消實愆。可乎。嫗曰。折筭耳。母懇求。嫗曰。惡疾耳。母懇求。嫗曰。減食失日耳。母又懇求。峯陽爲之中解曰。現前賜杖受責。以後不蹈前非。可乎。嫗曰。子係貴人。說准允從。爾母過世仍爲一品夫人。諸婢亦超生去。母則喜從天降。俯伏請杖。雖百奚辭。嫗曰。應杖八十。心服改過。折半。子貴親榮。饒半。痛打二十。以贖前罪。而執杖爲峯陽。又出自巫語。于是杖母之說遂成鐵案。時在十八歲四月初旬事。

至其媳也。爲辛未進士韓鍾勳之女。鍾勳授長沙府湘陰縣知縣。三年中。飲水茹蘗。將行取矣。忽一日。上府考察。小轎出于曲巷。前導傘夫衝入刺史節隊。刺史取而笞之二十。韓亦不甚介意。復回寓所。更其從人。再詣巡方之轅門。凡州縣之候見者。俱蝟集鵠候。其駭何遲。對以前故。時辛未榜有八人在中。而蘇常四府又居其六。各忿然震怒曰。以老類知府而欺吾。將行取之。知推非世局也。彼決在此候。見亟取其吏書人役。各責四十板。以懲其冒妄。時受責者五人。而版則二百矣。知府不能容。傳鼓哀稟。哭訴辭官。後各隨隊進謁。獨湘陰縣還其揭帖。不得面陳。詣府三日。方在調停。而知府以氣厥而死。子竟出執命狀。巡方

不得不自簡。後事韓亦歸而杜門。悶躁不極。夫人忽發舊疾。數日告殂。原止一子。年已數歲。聰慧異常。亦于斯時痘殤。韓則困守內衙。悲鬱數日。亦死。或云一月前斫截一株極大老樹。樹根流血。身便不快。此又事之有據者。其女向允峯陽之子之聘。今自湘陰歸。雖無父母兄弟之可依。尙有乃祖之可恃也。自應聽其祖翁鞠育。乃峯陽則以湘陰之歸。帑爲子舍之裝。宦年尙未笄。托言童養。掃室以居之。從來隨嫁之婢女。自應年卑于主。然亦必選擇勤慎。如嫻于禮。訥于口者。方得相宜。遣侍。今則闔門從入。莠稂無分矣。遠歸從嫁。奸貞莫辯矣。船載捆攜。多寡咸入矣。李下之嫌。固當凜如秋肅。童養之言。亦不宜親形口角。使新臺有因。然則韓女之自經。踵父母兄弟之劫運。峯陽之被讒。緣婢妾奶婦之難處也。若必求其事以實之。則鑿矣。

至姦妹一事。峯陽不幸有此妹。又不幸而此妹復適于錢氏之子。婦人無行。何所不有。人之好談無幸之婦人。何所不加。此歐陽永叔因一詞而警其失行也。若爲峯陽白此議也。其惟質之神明而可。

峯陽諱鄭。常州橫林人。壬戌科。文震孟榜進士。文甫就職。上聖學疏。會畱中。鄭又論之。謂畱中不發。必有伏戎。援輿之奸。時魏孳初萌。遂降級調外。各閒居就里。後先帝登極。俱還職。文已大拜。鄭猶里居。計後登樞。在廷在野。歲月均也。稜角不無太露。而兩院之重。其關說以千百計者。必歸之。方面有司。黜涉。憑其一言。覆命計典。時必先爲請正。而後送閱其本稿。又諸生科歲。儒童泮取。督學之所。殿重其關節者。片紙靈于勅語矣。名高厚實。兩踞其巔。天且忌之矣。又以伊舅孫淇老。屢徵不起。需之偕行。七年七月。淇老以大宗伯召。擬出山。由水程進。峯陽則從陸而赴闕。忌孫者因而忌鄭。以孤孫之黨。竟繫獄。時大金吾吳孟明。

引二子庚臣世臣卽于禁獄授教。先課一藝。擊節讚賞。決其登第。孟明極其奉之。供膳服御。精腆逾至尊。在崧陽一人入口之費。日必罄六金。參之者發其杖母也。竟無訊獄之期。淹至三年。京師夏旱。諭各衙門陳弊政。宣冤抑。吳孟明奏曰。臣衙門冤抑自有法司平允。非所敢與聞。但有幽禁三年。無人爲之雪理。如鄭鄭者。或當釋放。以召天和者也。疏入。則蒙極嚴之旨。謂杖母逆倫。干憲非輕。如果無辜。何無人爲之申理。着常州府人在京者從公回話。時臺中三人。劉光斗。劉呈瑞。王章。正在憂虞。而光斗內艱之信至。適有武進落魄生員許曦。與管紹甯同入汴。無聊至京。會際考武英殿中書。管因取許每月支俸米一石。一無事事。猶未題授實職。非官而似官之流也。主計者代爲草疏。實其杖母。再指姦媳姦妹以佐之。其疏先一日奏進。于劉則曰。臣本世家子。父母課讀。寸晷爲惜。自六歲從師。至二十歲聯捷。從未敢一刻擅出書館。鄭鄭之事。窗外無聞也。王則曰。臣本農家子。離城百里。鄭鄭之事。係官室閨門。草野耳目。實未聞見。兩疏後一日封上。預屬政府于許疏。法司嚴訊。劉王則曰。已有了旨也。初審覆疏。以事屬影響。言出謗忌。革職太輕。遣戍太重。惟候聖裁。旨以刑杖未加。不得實情。指駁繼則嚴苛索詳。因破情面。衡律例。逆倫罪款。法無輕贖矣。旨意尙以親屬未經面質。議擬猶然疎縱。獄案未定。漸奪降罰。且次第于西曹。至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凡案中之男婦老幼聽勤于公庭。韓媳之祖。以望八之年。匍匐嚴刑之側。詢其姦媳。但云一憑法堂明斷。餘皆不敢出誣枉二字。大辟竟成矣。韓翁甫出。殞絕輿尸矣。至二十六日黎明。櫛割之旨乃下。外擬原不至是。許曦是早來。促同往西市。俗所云甘石橋下四牌樓是也。時尙無一人。止有地方夫據地搭廠。與暨一有丫之木在東牌坊下。舊規殺在西而副在東也。廠則坐總憲司寇秋卿之類。少停。行刑之役。

俱提一小筐。筐內俱藏貯鐵鉤與利刃。時出其刀與鉤類。以砂石磨礪之。辰巳二刻。人集如山。屋皆人覆。聲亦嘈雜殊甚。峯陽停于南牌樓下。坐筐籃中。科頭跣足。對一童子囑付家事。絮絮不已。傍人云。西城察院未到。尚緩片刻。少頃。從人叢中昇之而入。遙望木丫尙聞其這是何說者。連詞于極鼎沸中。忽聞宣讀聖旨。結句聲高。照律應罰三千六百刀。劊子百人羣而和之。如雷震然。人盡股慄也。砲聲響後。人皆跣足引領。頓高尺許。擁擠之極。亦原無所見。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見有丫之木。指大之繩勒其中。一人高踞其後。伸手垂下。取肝腑二事置之丫巔。衆不勝駭懼。忽又將繩引下。而峯陽之頭突然而興。時已斬矣。則轉其面而親于木。背尙全體聚而割者如蝟。須臾。小紅旗向東馳報。風飛電走。云以刀數報入大內也。午餘事完。天亦闇慘之極。歸途所見買生肉以爲瘡癩藥料者。遍長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氣節功名顯宦。竟與參朮甘皮同奏膚功。亦大奇矣。

鄭在獄。以萬金乞周奎通皇后關說。一日。上入宮。后曰。聞得常州鄭鄭。語未畢。上卽目視之曰。汝在宮中。那裏曉得鄭鄭。后懼而止。鄭聞將磔。執筆畫一大圈于紙上。如乾形。已而塗黑。無些子白。其意謂有天無日。蓋怨上也。鄭幼時遇一瞽者善揣骨。初云。翰林也。遞及脛。訝曰。翰林而骨碎。何也。後必有刑。鄭體最肥。頗似豕形。故喜財色。鄭以母故。從父披剃。避居浙之某寺。鄭以青年從之。飲食起居。無不同也。里中少年。疑僧之徒。爲尼欲執之。令聞至寺。見振先卽下拜。衆大駭。蓋令乃振先門生也。

郝敬卒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湖廣承天府京山縣人。父承健。以鄉薦爲肅甯令。母夢大蛇若龍。嚙左脅入腹。而妊。

生敬。五歲卽工偶句。萬歷戊子舉人。己丑成進士。令永嘉。以治行擢禮科給事中。疏論輔臣內官。遂謫江陰令。致仕歸。年四十。窀穸作輓歌。至七十四。召彤家擇日卜地。盛衣冠兆于櫛。荷鍤兆所。告后土。請以今年爲死年。今辰爲葬辰。他時勿更擇日。誅茅啓坎。子婦逮下。徹緣素冠裳。葬櫛而封。樹石自題。明給事中郝敬之墓。旁用石匣。函著書三百二十四卷以殉。刻生葬文告姻黨。至己卯年八十二。冬日蚤起。衣冠晡。忽不擇命。內外婦沐浴。浴隱几坐。草札別友人稱郝敬頓首絕筆。親朋錯愕。來戶外屢滿。危坐木榻。拱手爲別。語止笑。乘鯖車出。至西山。從容下輿。索筆題堂柱曰。升沈難定。但深壑藏舟。人世憑誰有力。來去自繇。如驚風飄瓦。天公于我何心。小頃屬纊而絕。

公謫江陰。題聯于庭云。坐上有嘉賓。談笑風流吳季札。江干逢逐客。交游意氣楚春申。又咏詩十章。多感慨不平意。勒于君山。有酒逢歡笑。無天性。思至哀吟有鬼工之句。邑人誦之。予昔應試澄江。嘗攜筆登山。摹其六以歸。六月十五筆。

陳繼儒卒

陳繼儒。字仲醇。號胥公。南直華亭人。少英異。好讀書。長于詩歌文辭。頃刻萬言。弱冠補諸生。年二十八。裂其冠。投呈郡長。有云。住世出世。喧靜各別。祿養色養。潛見則同。揣摩一世。直如對鏡空花。收拾半生。皆作出山小草。一郡驚其言。當事勉留。卒不聽。退而躬奉菽水。結茅小崑山之陽。修竹白雲。焚香宴坐。豁如也。父歿。哀毀欲死。負土爲壘。弟之子。姊之孤。賴之得存。時顧端文高忠顯。招繼儒入講社。繼儒曰。願士大夫有此行。不必有此名。所知交徧天下。四方求文者。履日滿戶外。然絕妄漁。愧干請。嘗云。王公布衣之交。僅

存一線於天壤。甯使訝其不來。毋使厭其不去。又云。躑躅公庭。必爲雙鶴所笑。郡守李。三式其廬。謝不見。既李以事去。繼儒送之十里。勞藉如平生歡。而方岳貢。尤神交二十年。一時撫按交章奏薦。請照吳與弼例。特行聘徵。屢奉俞旨。固辭不就。惟與山水爲緣。每當春秋佳日。月夕花朝。非操舸龍潭。卽卜築曠野。一時名姝騷客。輻湊而至。或匿兼葭蘋藻閒。長歌短笛。鷓鴣驚翔。累日經旬。興盡方止。己卯病卒。得年八十有二。藏無餅金。惟畱遺編數卷。未歿前。召子孫賓朋曰。汝曹速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于是羣從雁行洗爵。次第而獻。如俎豆狀。繼儒仰天大嚼。叱曰。何不爲哭泣之哀。左右皆大慟。或爲薤歌以佐觴。歌愈悲。酒愈進。繼儒起而喜舞。簪帽以花。婆娑佻達。盡醉乃罷。將瞑目。又暢言無鬼之旨。鼓掌大笑而逝。所著有祕笈品外文集。幾百卷行世。

當崇禎閒。婦人豎子。無不知有眉公者。至飲食器皿。悉以眉公名。比于東坡學士矣。其與董思白交最厚。在前詰中。又比沈石田之于王文恪公云。先是王徵君禪登。文章翰墨妙天下。交游在公卿閒。差似眉公。而蒲輪不就。爲巖穴光。眉公加人一等矣。

術士鄭仰田

鄭字仰田。惠安人。少椎魯。不解治生。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爲寺僧。種菜。面黧黑。補衣百結。有老僧。長眉皓髮。目光如水。呼仰田而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泣于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千遞射覆諸家之術。無所不通曉。天啓初。將卜相。南樂指全字爲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王四畫。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

三畫爲土。常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爲丁。常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爲木。常有名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之。宮有名全者。已而拜莆田。貴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煜。與奄黨吳淳夫有郤。指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從天从口。非其人吳姓乎。曰。然。則何如。仰田曰。吳以口爲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闈召仰田問數。仰田蓬頭突髻。踉蹌而往。長揖就坐。闈指囚字以問。羣奄侍列皆愕。眙失色。仰田徐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仰田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兪少卿密扣之。仰田方晝臥。屋梁下有斷梗。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闈果自經。丙子冬。前知錢謙益有難。自閩來吳。復入燕。爲刺探獄情。緩急。時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能及。謂謙益曰。七日彼當下位。公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後一一不爽也。己卯春。謂家人曰。明日有郡僧叩門乞食。具數人殮以待。吾亦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羣僧至。飯畢。入坐。端坐而逝。

左良玉破豫賊

己卯正月廿五日癸未。河南巡撫常道立削籍。以縱寇渡河也。以李仙風代之。二月。左良玉大破河南賊飛虎。劉國能于許州。國能降。三月。左良玉大破賊于南陽府內鄉縣。上聞其兵姪掠。責之。四月初四日辛卯。良玉再破賊于河南之鎮城。廿三日庚戌。賊李萬慶率衆四千解甲。詣內鄉城下。降于良玉。

前卷載常道立招撫劉國能。出遺聞。此載良玉二月破賊。國能降。出史略。年月頗異。或去年道立招國能。有就撫意。至是又爲良玉所破。其降始決耳。非一書自相矛盾。蓋並誌之一以傳疑。一以俟攷也。餘亦做此。六月廿六日。

張獻忠復叛

己卯三月。漕撫中軍劉良佐有光山之捷。安廬巡道易開遠有舒城三捷。賊漸西奔。張獻忠曹操因入房竹山中。房縣竹山縣俱屬湖廣鄖陽府。初獻忠假官兵旂襲南陽。屯南關。左良玉適至。疑而召之。獻忠遂去。良玉迫及。兩馬相望。一箭中其脣心。一箭釘其中。指于弓靶。獻倉皇閒。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孫可望力前格之。得免。逃至麻城。良玉追勦之。一晝夜行七百里。至襄陽府之穀城縣。戊寅正月初九夜。破之。出示民曰。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兵遠遁。本營釋甲歸朝。乃拘耆老。具結遣可望。以碧玉長尺餘者二。方圓徑寸珠二枚。賄熊文燦請降。文燦許焉。以僉事張大經監其軍。文燦庸鄙無能。駐節襄陽。于後圃種蔬。日用數十人灌溉。時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燦批云。園蔬苗茂。禾苗何以獨枯。不過奸民爲違糧地耳。其設施如此。良玉謀于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瑞旃。欲誘執獻。文燦曰。殺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營于城內。獻恃文燦益無忌。私練士卒。造軍器。穀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又乞職銜。素月餉。且請灑陝廬靈關五州縣屯馬步兵六千。己卯春。獻忠叛形愈著。良玉請討之。文燦故彰露其事。使獻知之。強留良玉飲餞。稽延時日。獻從容盡運兵械入房山。文燦始催出兵。則獻已叛矣。是時文燦招撫十三家賊。蜂屯蟻聚。中州一帶。旋撫旋叛。巡撫徐一范。謂可勦之。機會與能勦之物力。都從撫裏錯過。良不誣也。五月。獻忠既叛。殺穀城令阮之鈿。之鈿臨歿。瀝血書絕命詞。羅汝才九營並起。應獻忠。脅御史林鳴球。上書求封于襄陽。鳴球不從。遂殺之。七月。張羅二賊合于房縣。良玉聞變。曰。經略縱虎負嵎。使我擗之不去。必以逞遛罪我。令旗至。卽冒暑進兵。遇伏大敗。而還。失其符印。良玉列其狀。上革文燦職。良玉亦降職。令

殺賊自贖。

錫紳徐調元，戊寅令黃岡。嘗云獻既就撫，文燦疏奏。畱中不下，獻性如猿猴，不耐久靜。營于城外，將几案疊起，每日自下而上，循環不已。如教猱升木，無一息停。雖天性好動，亦借此自練。併以練士卒耳。時文燦疏久不報，獻從將十人馳入城，問縣令阮之鈿曰：「廷議云何？」阮迎其意曰：「將軍不日大拜，且封侯矣。」獻乃去。如是者數次，已越月。疏終不下，獻偵所請多不遂，乃密謀叛。復馳入縣，詰阮如前。阮驚恐無措，獻知其謬，大怒曰：「汝誘我耶？」顧左右曰：「抓他頭來。」即斬首去，遂叛。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宋人之言，若爲文燦寫照。

房景春父子死

房景春，字和滿，南直江都人。萬歷壬子舉人，崇禎辛未，就教鹽城。罷歸，遷黃州照磨，署篆黃安甫二日，而賊掩至，誓以身與城存亡。戰守八晝夜，賊遁去。戊寅，陞房縣知縣。時熊文燦招九營大寇，交斥郟屬，而羅汝才、白貴、黑雲祥三營分馬入房，逼據西關。景春知事不可爲，與主簿朱邦聞遊擊楊道選內修守具，外定盟書。苟安旦夕，已卯五月，張獻忠突入房，蓋獻忠已破穀城，縣令阮之鈿死，遂乘勝鼓行而西。而新插三營羣起，嚮應。城中兵贏餉缺，景春血書寸紙，遣人縋城出求救，不報。獻忠逼讓城，景春曰：「吾頭可斷，城不可讓也。」賊益攻，景春發砲殲賊，賊以棺覆首，四面環圍。守門指揮張三錫爲內應，城陷。楊道選巷戰死，景春被執，勸降不從，命拽出斬之。子生員鳴鸞抱父尸哭罵，賊復手刃。僕陳宜亦被殺，朱邦聞與其家人俱不屈死。事聞，贈景春大僕寺卿，鳴鸞與陳宜俱祔祀。

死忠死者。日月光昭。景春鳴鸞之節烈矣。至若道選邦聞。甯與令君同日而死。不與叛逆同日而生。豈非皆不二心之臣哉。

楊嗣昌代熊文燦

初。熊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深相結納。嗣昌欲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敗。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討。上甚慰勞之。八月十七日壬戌。命嗣昌督師討賊。賜尙方劍。并督師輔臣銀印。給帑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九月初五日丁卯。嗣昌陛辭。上宴于平臺後殿。手觴嗣昌。賚金爵。賜以詩。勒于文廟。親賦饒歌二首。贈行。命會兵十萬。給本折色銀二萬。出師之隆。莫盛于此。御史張肯堂。請著爲令。有創爲撫說者。議出編氓行伍。以奸細論議。出道將紳衿。以通賊。論議出督府鎮帥。以悞國論。疏入。嗣昌弗善也。嗣昌首倡聚斂一議。加勦餉三百萬兩。又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兩。合舊派每年加二千三百萬。以致民窮盜起。至是。力以滅賊自任。冬十月。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詔逮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丙子。拜左良玉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爲請于上。故有是命。賊初聞嗣昌出。頗心怖。及嗣昌抵任。踵襲文燦招撫故智。謀以郎事委郎撫袁繼咸。楚事委楚撫宋一鶴。一鶴貪懦巧諂。以嗣昌父名鶴。投揭自署其名。曰一鳥。楚人爭傳笑之。嗣昌對守年餘。一籌莫展。自撤白虎之險。縱賊入川。賊勢益張。不可收拾。嗣昌妄聽楊草然之說。謂獻賊難圖。革左易撫。輒思舍難就易。檄左良玉趨皖。駕言川中零賊不足復煩大兵。軍中咸知失計。良玉探識其奸。率兵竟去。連發十九檄追之。不返。賊復出。無當關者矣。且賊由西北陸走襄陽。而嗣昌由西南水走夷陵。歧路相避。猶飾稱鞭長不及。甚至地方失事。匿不上聞。而

又虛設掄級。動云寇不足慮。瀘州知州蘇瓊等死于賊。嗣昌復砍其頭充級報功。羣賊愈無所憚。當是時。楚撫代罷不常。戊寅十一年六月。逮楚撫余應桂。以方孔昭代之。至十三年正月。逮孔昭。命宋一鶴代之。十二年己卯四月。朔戊子。鄖陽撫治戴東閣免。以王鰲永代之。至十三年。罷鰲永。以袁繼咸代之。代易紛紛。迄無成功。祇爲猾賊笑耳。

嗣昌抵任以下。兼十三年在內。因上文而併之及之耳。閱楚撫一行可知。

誌異

七月二十五日。吾邑飛蝗蔽天。所集之地。禾豆立盡。當事設法捕捉。斗米易斗蝗。小民爭捕之。或焚或瘞。不啻萬萬計。餘種未殄。民猶苦飢。

十二月。吾錫南門網船婦一胎生三子。初九日生一。初十日生一。十一日又生。亦異事也。

明季北略卷之十六

崇禎十三年庚辰

賑民

閏正月命巡城御史煮粥賑飢發帑金八千賑真定發帑金六千賑山東二月風霾亢旱詔求直言三月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又賑京師貧民各錢二百七月發帑金二萬賑順天保定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飢民九月命有司賑難民瘞暴骸冬十月出帑金萬兩市舊棉衣二萬給京師窮民

己卯庚辰之際中外交訐上念窮民罹災蠲賑屢下而有司執法侵蠹如故真可恨也

策貢士

三月策貢士于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先是閏正月上召貢士四十八人於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藻德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媿媿數百言藻德通州人更自言戊寅守城功上心識之至是優拔第一

新進士召對上拔趙玉森等五人爲翰林周正儒五人爲科臣吳邦直五人爲御史俱批應對詳明又拔呂陽等十三人爲吏兵二部主事俱批應對稍明賜下第舉人無錫華廷獻江陰徐亮工等爲進士時稱欽賜進士

太祖吳元年置翰林院以陶安爲翰林學士洪武十八年始定翰林官制永樂二年甲申科擇會元

楊相等五十一人。及善書易流等十人。俱改庶吉士。次年正月。復命解縉選庶吉士楊相。武進段良等二十八人于文淵閣肄業。時人謂之二十八宿。舊制。庶吉士間一科。考選額定二十八人。自萬曆十一年癸未。李廷機榜始令每科考選以二十二人爲額。故數科來翰林官至百餘員。皆無所事事。惟揚揚長安道上。拜客飲酒而已。崇禎甲戌丁丑兩科。始不選庶吉士。以卽推有異政者擢入翰林。亦制之一變也。至庚辰。新科進士召對。上問。君有難當云何。錫人趙玉森對曰。萬歲。臣殉死。上頷之。因問四事。玉森對且泣。遂拔翰林。時稱欽賜翰林。旗杆半黃半朱。衆榮之。或云。故例。每科翰林選十八人。惟南京及浙各選二人。餘每省一人。每科選科道每省一人。凡有大政。必合十三省人酌議。故備知天下得失。此制之善也。及崇禎辛未以後。始不考選。惟取知推爲翰林科道矣。迨癸未科。復考庶吉士。後乙酉。隆武立。復改庶吉士爲庶萃士云。

四月。命考選大典。須科貢兼取。以收人才之用。已而吏部考選不列舉貢。特命貢士并歲貢六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屬。推官知縣不爲例。命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材。

明制最重進士。可仕至六部。進士中翰林爲最。一入翰林。則不屈膝。雖拱揖。腰背不甚折。所以養相體也。舉人止可仕至太守而已。故進士觀舉人頗卑。雖同處。不甚款接。至歲貢廩官。又無論矣。若武職。則微甚。雖大至總戎。自文臣視之。抑末也。思廟命科貢兼取。可謂一洗舊習。然二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屬。得毋更矯太甚乎。

黃道周廷杖

庚辰四月黃道周以前召對特旨補江西布政司都事。巡撫解學龍薦舉之疏例下部。聞有簽貼其旁。激上怒者。上遂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遣鞫。聞信馳詣南昌。諸士紳慰問。不答。陰釀金爲贈。不納。視者皆哭。至京與學龍各杖八十。下刑部獄。黃景昉趨視之。道周創雖重。神氣未損。獨以虧體辱親爲可恥。越數日。戶部主事葉廷秀救疏。上杖一百。削籍爲民。廷秀。濮州人。講程朱之學。與道周初未嘗相識。疏上。自分必死。旂尉至。郎與偕行。將拜杖。言笑自若。覽杖者亦爲心折。道周久繫。醫治稍瘳。而太學生余仲吉又上疏曰。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懣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之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劾通政司施邦曜。上怒。下獄。亦杖一百。論戍。復詔道周學龍對北司簿。仍卽家逮廷秀。廷訊日。葉問孰爲閩黃公者。道周學龍皆恨相見。晚北司帥逼供。黨與煨煉極酷。無所得。謬指數員塞責。有崑山諸生朱永明者。持百錢將遣仲吉。亦在繫中。竝送部擬罪。

按旂尉至南昌。閩郡惶懼。姚知府面送公禮五百金。又私禮三百金。夥長袁從先一百金。又錦衣酒席。折席共三十金。又分犒金吾管家及長隨六十二。餘金時舅氏慎三胡公爲司李。六月十六。送三十金。蓋道周爲沈延嘉之房師。沈又爲舅氏之房師也。姜曰廣送六兩。楊廷麟送二十兩。餘

如臬司吳守道潘高安令蔡豐城令郝等俱有助金約千兩。有諸生彭士望持走京師。爲黃解部中用。部內不取彭遺還絲毫無染。送黃夫人。夫人以大義辭之。送解家。解不受。繼送舅氏。舅氏以爲公費。竟無所私焉。此一役也。可謂江右之高義。亦可謂千古之高也。已。

徐石麒對三事

五月。召廷臣于平臺。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徐石麒對以守邊在農戰互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在省官用賢。上是之。

薛國觀免

庚辰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遂于丁丑八月得入閣。上頗向用之。至是。擬諭失旨。議處。致仕。上嘗語國觀。朝士焚賄。國觀對曰。使厥衛得人。朝士何敢黷貨。時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于是專偵其陰事。以至于敗。國觀旣削籍。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跡。并及尙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俱下鎮撫司訊。又下都御史葉有聲于獄。亦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

李振聲請限田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下部議。

井田之制善矣。然不可行于後世也。限田之議。猶有井田遺意。亦終不能行者。以利于貧賤而不使于富貴耳。

禁薦

薦草本邊塞軍中所用。一可痿陽。二可辟寒。庚辰北郡嚴諭禁之。而營軍郎于諭下陳市。其無忌如此。是歲無錫令龐昌允亦蔡薦。有人種少許。治之用。賄獲免。時天旱。俗謂龍畏薦。避去。故呼爲回龍草。

李自成敗而復振

庚辰九月。秦兵大破李自成于函谷。自成衆散。畧盡。其部下俱降。自成竄漢南。秦兵蹙之于北。左兵扼之于南。窮蹙不得他逸。食且盡。自經者數四。養子李雙喜救之。自成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時河南大飢。飢民所在爲盜。自成自郟均走伊維。飢民從者數萬。勢復大振。十一月。陞陝撫丁啓睿總督陝西。三邊山西河南軍務。十二月。自成攻永甯。陷之。殺萬安王朱鍾。連破四十八寨。遂陷宜陽。衆至數十萬。李巖爲之謀主。賊每剽掠所獲。散濟飢民。故所至咸附之。勢益甚。

先是。戊寅。張獻忠。羅汝才。九股。在房竹山中。自成來附。獻忠謀殺之。自成覺而逃去。入蜀。己卯。自成自川潛渡入豫。取洛陽。

一云。戊寅。自成寇襄。敗于左師。奔穀城。獻忠以資甲冑走均。均賊王光恩降朝。勸與之俱。自成不應。去之。郟屏北山中。不出者二年。庚辰。楊嗣昌搜捕之。自成潛逃洛下。飢民從者數萬。

上云。己卯入豫。此云庚辰逃洛。疑庚辰爲是。但一云獻謀殺自成。一云獻資自成甲冑。則又疑謀殺爲確。蓋張李是兩不相下人。

楊嗣昌駐襄陽

庚辰閏正月。楊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爲軍前監紀。從之。二月十三日甲子。給嗣昌萬金賑。斗牛服。

又賜海驢馬一、棗驢馬一、金鞍二、嗣昌駐襄，調兵會勦，以陝西與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三月，嗣昌次荊門，立大勦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爲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以副將猛如虎將之，日望撤各鎮內監還京。

羅汝才入川

二月二十日辛未，羅汝才掠信陽，尋陷光州。五月，汝才與過天星等七股盡入蜀，監軍萬元吉扼夔門，已而賊陷大昌，犯夔州，石柱女帥秦良玉發兵援夔州，萬元吉與之合。

按天啓元年，敵攻瀋陽，諸將吳文傑、周敦吉等救之，石柱司秦邦屏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邦屏戰死。三月，四川爾賊奢崇明倡亂，遂據重慶府，已而復陷遵義，一方震驚，石柱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時敵厚遺秦氏，求其助兵，秦氏斬使，畱銀進兵圍重慶，夫瀋陽戰死，邦屏烈矣，抑男也。至良玉不過一女子耳，昔圍重慶，今援夔州，其忠勇不愈于鬚眉者哉。

左良玉大破張獻忠

六月，左良玉遣降將劉國能圍獻于太平縣之瑪瑙山中，獻食盡，分兵四出抄糧，不得糧歸者，盡殺之，未歸者，詣嗣昌降。良玉使國能將之前行，詐稱糧至，獻開營，延入國能，大破之，斬首萬級，掃其營壘，擒其妻孥，與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獻忠攀藤越嶺逃去。

良玉前射獻忠，眉心，此又擒其妻孥等，可謂二快事，獨是徐潘爲獻之腹心，旣獲，卽宜誅之以絕禍本，乃猶送獄，以緩須臾，致賊得生奸計，竊所不解，豈畏獻乎？抑欲招獻乎？苟畏獻，則徐潘爲獻之謀。

主斬之獻無主矣。若欲招獻，亦姑畱妻孥足矣。且獻當日破郡陷邑，殺人如草，雖親王不免。凡有心者，恨不食肉寢皮，顧當事猶惜其妻子，護其黨羽，謂何之哉。

獻史略載二月事。

楊嗣昌奪印歸印

五月，江北賊陷羅田，羅田縣屬黃州府。六月，副將軍賀人龍等合秦蜀諸軍擊賊，大破之。七月，賊小秦王等相率降于楊嗣昌。獻忠汝才謀渡川西走，諸將會師擊之，營于夔之土地嶺，待人龍兵。三檄不至，初嗣昌以左良玉進止多不從節制，而入龍所將陝兵驍勇善戰，而多擁降丁，屢破賊有功，思得總兵名號，以統轄之。川撫邵捷春爲請于嗣昌，嗣昌乃密疏于朝，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印。旣而聞瑪瑙山之捷，後奏畱良玉佩將印如故，別加人龍職銜，須後命。人龍怏怏，良玉知之，意亦恨。當獻忠遁伏山中，千餘殘寇可盡，乃良玉以奪印懷慚，人龍復以歸印缺望，遂逡巡不復深入，皆嗣昌失兩帥之心，玩寇故也。癸亥，人龍兵噪而西歸，己巳，官兵敗績。

九月，羅汝才過天星之入川也，凡九股。是時嗣昌已降其八，遂飛章以聞，敕賚文武將吏有差。十月，獻忠汝才陷大昌，二十五日壬戌，又陷劍州。川兵追之，敗績，執四將以去。劍州屬四川保甯府。

吳卿論兵弊

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奸宄出沒，尤善偵走，晷日馳二百里，酌酒耽色，瞋睡不醒。若將勇敢，啣枚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

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

張獻忠圍桐城

陳石舫。樅陽文士。樅陽鎮距桐城百三十里。庚辰。獻忠駐廬州六安諸處。去桐城三百餘里。時樅陽猶寂然無恙。忽鄉人謂石舫曰。君能飲吾當告以機事。石舫問之。其人曰。近得密報。獻忠不日且至。君應速走。石舫猶疑信參半。不意談笑間。賊騎已充斥于前矣。一晝夜行三百里。九月七日。立營于黃山谷。讀書臺臺在山巔。可以眺遠。焚掠三日。凡殺八千餘人。壯勇者驅之攻城。時獻忠大隊距桐城五里。結營困之。使偏裨分掠鄉民。充軍攻城。其驅掠之法。以精銳十人執戈前率。使所掠之民隨行。又以武士十人押後。復令騎兵十人左右分列。操刀催督。苟前者已過。後或不續。即殺之。衆懼疾行。驅至近城。解入老營。雖千百人不過三十騎。督遣獻忠坐營中。每人審問。如答應詳明。即留下。文人多不殺。賊有四大營。獻居中老營。外駐三營。猶如鼎足。環護老營。三營者。一名前營。二名中營。三名後營。獻忠戴尖氈帽。服織錦胡桃花衣。軟靴。布毯于地而坐。眉間有箭瘡。爲患時。出膿水。二美人侍側。以白綾方數寸進而拭之。旣拂。輒棄綾于地。頃之。眉心復濕。仍拭如前。無一日間。箭瘡卽成痼疾。左良玉所射者也。至是已三年。猶時時迸裂。左右驍將二十人。佩刀隨護。碗酒大肉。席地傳飲。時九月初十。爲獻忠生日。各營頭目及本營諸將。皆稱觥上壽。優人侑觴。凡作三闋。第一演關公五關斬六將。第二演韓世忠勤王。第三演尉遲恭三鞭換兩簡。三奏旣畢。八音復舉。美人歌舞雜陳于前。歡飲移時。諸將辭出。獻忠戒之曰。桐城百姓怨恨我輩。晚間須慎。勿縱飲誤大事。款囑再三。諸將曰。敢不如命。一揖而退。獻忠自宿老營中心。選美人絕色者二人侍寢。夜嘗不

寐。裹甲微行。攜刀巡視。雖左右僕御。亦不知所在。其深密如此。所宿之外。第一層以所掠文士疑繞居之。呼爲相公。第二層令女子居之。呼爲美人。第三層使醫士居之。呼爲大夫。第四層書吏等居之。第五層勇士固守營門。凡心腹悉隸帳下。有入其老營者。不得遽出。若見文士。則詢其策略。或當意者。即授之職。賜以符合。使攻取城邑。如無所能。而欲還鄉者。輒殺之。所掠士子。知爲本邑人。晝則與之飲食。命婦人承事。似見寵待。及夜。則虞其遁逸。悉繫之。離鄉三百里。始縱而不縛。所掠童子。教以騎射。殺人。日間所遣。夜則點名。問今日殺人幾塊。猶云幾個也。童子殺掠過多。獻忠則喜而賞之。若無所殺掠。即笞二十棍。由是所至劫殺一空。百姓恨刺骨。俱呼爲八賊。而不稱八大王。小卒掠得金銀。悉獻主將。不許私匿。如藏銀三兩。即殺之。恐有金而逃耳。故貧民室廬。既墟。無以度日。皆從之奔掠。用是所至益衆。平居無事。則練習士卒。如十騎兵。即使十步兵。或棍手。與之搏擊。擊殺馬兵。即以所乘馬賞之。故騎卒多精銳。時邑令張拱。極固守桐城。獻忠攻之。彌月不破。城爲呂蒙所築。外磚內石。堅甚。攻者止能挖去磚而已。不克穿其石也。獻忠掠鄉郭居民。播土擔石。高築長堤。環攻之。城內用礮擊殺焉。賊將屍和土填入。復以利械授民。驅之前攻。城外土墩幾與北門齊。賊將踰城入。城中大懼。復發大礮擊殺之。邑之鄉人甚苦。而真賊實未傷一人。時總戎黃得功。方鎮廬州。拱極遣人間道乞援。得功率衆星馳。獻忠聞之。解圍去。得功追之不及。至今百姓尸祝之。凡獻忠他遁。慮追兵躡至。多以金帛遺地。兵利其所有。亦不窮追。是以大爲民患。賊將去。所幸美人。悉手刃之。及抵他邑。所掠美人。亦復如前。蓋挈之不能去之可惜。故其慘毒如此。亦美人之厄運也。當獻忠犯桐城。陳石舫亦在掠中。有湖廣人張義者。昔年同舍生之僮也。至是爲賊將忽遇。石舫問曰。相公

識我乎。石舫茫然答曰：忘之矣。張曰：予卽曩時在相公家趨事者，毋恐，會須相救，已而獻忠點名審問，聞上連呼歸順，班聲如雷，有文且才者，卽畱中遞至石舫，張義欲脫之，乃白獻忠曰：此人無所長，且不能徒步，所獲牲口，反與之用，不如釋去。獻忠曰：吾昔日在廬州，用一人卽破一城，豈有文人無用之理。顧謂石舫曰：汝欲歸耶？吾卽送汝歸耳。石舫信之，俯伏謝，旣而引至一所，百姓甚衆，盡殺之，遞及石舫，張義舉手一搖，行刑者一刀而去。石舫血濺衣，體頽然而仆，然不覺痛，亦異也。時屍橫道左，供馬蹂踐，而張義適至，見而問曰：相公能咳一聲乎？石舫嗽之，有聲。義喜曰：可救也。喉尙未斷，令四人舁之私室，且囑曰：慎勿用膏藥等物，止以舊氈帽邊燒灰傅之。晚閒用茶洗去膿穢，久當自愈。乃去。石舫如其言，療之三月，始愈。康熙四年乙巳季夏二十九日，予在縱陽，見石舫項上刀痕環結，詢之，石舫遂詳述前事如此。且云：是歲元旦大雪，縱陽屋上俱有大人足跡，長可二尺許，衆皆異之。是秋卽罹此變，或謂足跡乃降災之神也。石舫家于山龕中，藏書萬卷，併樓臺亭屋，悉成灰燼，惜哉。

談笑閒數百里，猝至，所謂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之地也。獻忠得之矣，惜乎用之不善。

前載九月獻忠汝才陷大昌，今載九月獻忠圍桐城，賊雖善于馳突，恐吳蜀萬里，未必一月便能分犯。蓋陷大昌者，疑爲羅汝才，不然，或史略所載之月，恐有小誤，此出目擊，斷無可疑。

楊卓然議撫

十二月，楚豫皖兵大集，賊懼，乞撫。初十日丙辰，監軍楊卓然往賊議之。是歲，賊寇橫流四境，雖時有斬獲，屢報招降，然降黨未經解散，而飢民復相煽聚，勢若燎原，莫可撲滅。

歲飢

七月。飢民遙起。嘯聚大行山。應賊。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道路梗塞。

誌異

庚辰正月十五日丁卯夜。東方黑氣彌空。連三夕。二月壬子朔。杭州城門夜鳴。

無錫實錄云。九月二十三日未申之間。密雲不雨。浙瀝有聲。所雨皆小豆。有紺紅黑三種。質甚堅。民有收之者。來春藝之。有莖而無花實。

時張真人經錫舟前。二牌云。值日功曹聽用。天下城隍免參。邑令廡昌允敦請祈雨。真人謝曰。此天庭之掌。非學生敢擅也。如愚力量。止有借水幾尺而已。頃之。水果暗漲三尺。五日復退。真人入崇安寺。謁三清。次謁并及關神。俱行四叩首禮。餘如張睢陽諸神。不一揖也。

是時比年早歉。穀貴。人飢。予隨內父杭氏濟之。先生讀書于洛社。道中青赤黑諸色蟲。長可五寸許。縱橫。陸畔。幾無下足處。藜噉米菽。予于杭氏齋中。每啜菘豆粥。六月二十一日。予從先生自洛社歸。經全州。巷扉緊閉。聞破落戶。欲取徐氏耳。遂村後行。南眺數里。烟焰騰升。咸云。焚石塘孫氏也。人情嗷嗷。洵洵。廿二廿三兩日暮。塘橋貧者相聚數十人。抵有米家。傳食而掠焉。聲言將及吾鎮。于是本鎮亦集二百人。每人酒一碗。肉四兩。餉之。荷戈吶喊。南北繞行。未幾。前之劫掠者。次第被擒。皆死無算。鄉村稍得安枕。然貧民無生人之樂矣。卯辰二秋。蝗旱蔽天。俗謂猛將掌蟲屬。吾鄉悉演戲以禳之。

男婦田間鳴金呵逐。裳衣建標。予見而歎曰。此卽斬木揭竿之象。天下其將亂乎。及申西之際。鄉兵峰起。卒符其兆。然則治亂之間。必先有幾。夢夢者自不覺耳。

正月初六戊午。雷電交作。大雨三寸。時在大寒。尙未立春。冬行夏令。倒行逆施。其災異之應。在是年六月。終爲百姓城中搶米。延及各鄉俱搶。而究其致搶之因。蓋爲自夏至秋。天無滴水。米價一兩七錢。而大戶又不糶米。激成搶米之變也。

六月初三下午。有轎一乘。在街坊抄化。其中有一絕小師姑。身長尺許。跌坐于盤中。大頭大面大手。有一道婆。托在手中。見者皆怪異之。此怪孽也。問其出處。云從浙省而來。

六月初六至初十五日。月下蝗至。落落飛過。久旱所致也。七月口口日下午。飛蝗蔽天而來。自西北往東南。吾錫城中屋上俱盈二三寸。道途父老俱云。目中未見。廿九日下午。蝗飛三日。至八月初二初四兩日。蔽天而下。十二下午。落落飛過。晚更甚。是年租稅四五分。白米二兩一石。

六月十七。暑甚。是日下午。飢民燒燬馬世奇房屋。一帶亂拳。毆碎頭面。血污滿體。以世奇侵至官糶米銀二百兩故也。鄉紳之體。從此大失矣。十七至二十日。鄉城打搶十八。各店舖搶米。大戶俱搶十九。二十大。搶廿一。各鄉大搶廿二日。知縣龐昌允緝拿亂民一二十人。監處城中。始定。廿三日以後。無日不解。審亂民。官打死四五十人。而鄉間打死燒死者無算。此等異變。亦一時之劫數也。七月十五。蘇州關上有當戶施姓者。不糶官米。百姓各執器械。斬門而入。殺五十餘人。其家立盡。吳下之變如此。當時承平既久。連歲旱飢。民心蠢蠢。思動矣。幸江左柔脆。無強有力者起于其間。爲之倡耳。不然。幾何而不豫楚也。

山東丐婦

崇禎庚辰山東諸省皆積歲旱荒。流民咸就食南都。時書舖廊下臥一秀士。穿舊網衣。以帕裹巾。傍有少婦。耳垂銀瑤。貌極端莊。度亦嫺雅。見往來者。輒伸扇乞錢。或問其從來。曰。吾山東巨族女。嫁夫纔五日。卽相攜行乞。到此夫亦宦裔遊庠人。忍飢冒寒染病不起。只得坐守待盡耳。或勸以何不別適人。亦可得數十金調理。夫愈。則兩命俱活矣。婦曰。與失節生甯守義死。况夫病已深。縱有飲食藥餌。未必痊可。夫亡誓不獨存。奈何徒喪廉恥乎。或更詰之曰。何不耳上銀鑰易米答曰。此夫家聘物。不忍棄也。聞者咸嘆服。競相施助。驟得數金。婦乃購一棺藏寺中。視夫一粥。彼亦一粥。視夫不食。彼亦不食。絕粒者浹旬。夫竟斃。既殮得乞貲倩工埋訖。舉衣衽兜土。塚未成而遽暈倒。按之則氣絕矣。路人高其義。共買棺與夫同穴。殮焉。耳上銀鑰尙在。

江左貴人之妻女。失節敗閑。恬不知恥者。觀此掩面矣。

明季北略卷之十七

崇禎十四年辛巳

薛國觀賜死

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辯袁愷誣劾出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八月國觀賜死籍其家國觀性褊刻用溫體仁薦自僉憲驟登政府欲結于上會上憂用匱乏因導以借助曰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微以李武清爲言遂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自危因皇子病衆倡爲九蓮菩薩之言云上簿待外戚行天折且盡上大悔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遂敗誅中書舍人王陞彥籍其家初國觀以陞彥通路免官命伺其門則陞彥至執之下獄陞彥爲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言卽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于東廠僉云昌時實啓其機

上臨御以來誅經略袁崇煥庶吉士鄭鄭總督楊一鵬總理熊文燦及兵部尙書陳新甲賜宰相薛國觀與周延儒縊可謂英斷矣

國觀爲大臣不以正道輔君而以樓籍進主害人者徒自害耳至武清雖富亦應酌量三四萬金而遽加十倍毋乃過乎况悉鬻所有亦可已矣猶爾追比能無寡恩之議耶

召周延儒

辛巳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出不久以病歸惟延儒受事初延

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等，冀乘閒得復相。至是，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

延儒之再召也。其子奕封。夢故母吳氏被髮悲泣。謂爾父切勿赴京。赴必有禍。奕封覺。以語延儒。延儒不聽。後如夢言。吁。何如至發不出之爲高耶。

是冬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諭朝臣諮訪徵辟。稱朕破格旁求之意。夫召宰相而延儒非其人。諭徵辟而奇異不一見。非君負臣。實臣負君耳。

幸學

辛巳八月十九日。上視學。釋奠禮成。步至東西廡。徧閱諸儒先神位。因召禮部侍郎王錫袞、蔣德璟、司成南居仁三臣。諭之曰。宋儒周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門最大。今稱以先儒。位在漢唐諸儒下。禮殊未稱。爾部會同詹翰等官。議所以尊崇之。至六子格言。即督令儒臣編纂成書。以宏聖教。是歲九月。即彙集六子諸書。開館編纂。至尊崇位號。廷臣多有章奏。孔尙則云。朝廷多故。未能一時定議。故未即奉行。尙則。宣聖六十四代孫。崇禎庚辰進士。

內臣王德化

上幸大學。以重修告成也。先期。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羣臣習儀。時比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甯釋奠事。

九月。改東廠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十一月。禁朝臣私探內閣。邇內侍。于是待漏俱露立。毋敢入直舍。十

二月。勅停內操。勅內臣無干外政。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

上之所嚮。下趨尤甚。率習儼稱總督。儼以將相之職授璫矣。雖欲禁勅廷臣勿通。豈可得乎。

黃道周遣戍

辛巳十二月。黃道周解學龍遣戍。初。刑部尙書劉澤深擬道周瘴戍。再奏不允。因上言曰。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過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受戮之名。在道周固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是諸臣實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未始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圓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從之。

先是。疏上。屢嚴駁聲息。洵洵而曾莫必其命。黃景昉偕同鄉蔣德璟。王家彥。謁謝陞公。請之。陞太息曰。死矣。遲秋爲幸。聞之。失色。總閣承韓城毒箴之後。餘威尙震。武陵方以督輔出師。得宣督。遂入爲中樞。同憾道周。前疏刺骨。同年費縣。并研。誼漠如滑縣。且下石矣。會周延儒新召至。衆喁喁想望風采。道周前此褫職。屬延儒爲政。頗內媿。至是。諸名流力德。思之。婉爲開釋。得免死。改永遠戍。道周在獄中。手寫孝經。百餘本。流傳爲寶。所著易象正書。直于血肉淋漓。指節垂斷之時。成之。二十圖。六十四像。正天心。出月窟。自二三高足外。鮮能傳其學者。董子繁露。邵子皇極。方之漏矣。沈酣易象。晚若前知。其以都事里居。不免繹綯。旣就逮。送者有蕭蕭易水之咏。道周曰。無憂。但書完三千紙者出矣。卒驗。戍楚辰州。取道杭之大滌山。與

諸生極論朱陸同異。過九江病瘡。更取易象正刪定之。曰。後世誰復定此者。閒猶省身世。中夜酸淒。自己已出。得褫革。丙子出。得壘繫。五死一生。以望六之年。荷戈赴伍。命也如何。

李自成陷河南府

辛巳正月二十六日壬寅。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力戰。斬獲頗多。總兵王紹禹兵有呼于城上者。賊亦呼而應之。紹禹兵執副使王允昌于城上。紹禹馳解之。諸軍曰。賊在城下。總鎮其如我何。揮刀殺守陣數人。賊緣堞而上。叛兵迎之。賊入。福王及世子懼。縋城走。士民被殺者數十萬。賊焚福王府。執副使王允昌已下。俱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自成發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飢民。丁酉。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謂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內官崔升甫十三歲。勸王甯死勿屈。抱王不去。賊殺王。并見害。王體肥。重三百餘觔。賊置酒大會。以王爲葢。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王諱常洵。神宗之子。世子諱由崧。卽宏光。踰城得免。奔于懷慶。又破永甯。殺萬安王。變聞。上震怒。逮總兵王紹禹。磔之。籍其家。兵科張縉奏。福王身死社稷。守國大義。日月爭光。葬祭宜厚。從之。吏科章正宸奏。闖賊從四川來。兵部尚書陳新甲急奏。賊自秦來。不自川來。蓋嗣昌方奏扼賊于川。言從川來。則責在嗣昌也。呂維祺字介孺。號豫召。河南府新安縣人。生時有夢。月入懷之。祥。萬曆壬子癸丑。聯舉鄉會。初授兗州司李。蓮妖變起。兗城卒賴以全。魯人肖像祀焉。己未。以卓異徵入爲吏部郎。天啓甲子。告歸。究心伊雒性命之學。與馮從吾善。從吾每稱爲明道後一人。會逆魏建祠。勒令鄉紳助工。維祺曰。士風掃地矣。卒不與。璫深銜之。因嗾御史詆維祺。講學。將中以危法。適熹廟崩。中寢。崇禎戊辰。言官交薦。起光寶卿。改太常正卿。

陞南京兵部尙書。常極言鈔法之妙，可以足國，終不見用。論者惜之。己亥，賊自沙甯來，走鳳陽，犯皇陵，折而西，陷巢，廬江一支北出，陷潁川。維祺遣都督趙世臣以兵三百人守關山，潰走烏衣。南京大震，廷議多咎維祺，遂以考察奪職家居。至是，賊陷雒陽，被執，大罵以死。贈太子少保，廕一子入監。宏光朝，論忠節。

南京鑄錢，舊有夾鑄之弊，每鑪加私銅數十觔。官與匠分之。維祺謂速鑄利，則在官，遲則夾鑄多而利在下。舊三十日一鑄，特改十五日一鑄，連放鹽米共十八日。凡兩月三鑄，停鑪之日，必盡放匠役出之，鑄速而私錢少。

二月，自成搜掘富室窖藏，席捲子女玉帛，捆載入山，以書辦邵時昌爲總理官，令守河南府。巡撫李仙風偵知，賊去，引兵至城下。時昌閉門拒守，尋開門迎官軍，仙風收時昌斬之。

錢祚徵罵賊 附唐啓泰

錢祚徵，字君遠，號錫吾。以舉人歷官至汝州知州。汝爲賊出入孔道，又有土賊萬鄉人依山爲巢。祚徵簡勇衛兵，得千餘人，佯爲賊將，計忽夜半開門出，從閒道踰山，各抵其巢。賊方縱飲，不爲備，急擊，大破之。策賊衆難盡誅，乃釋其俘，招之。其魁魯加勤等遂降。汝人少休。十四年正月，賊犯汝州，祚徵中流矢，力疾乘城督戰。二月四日，大風霾，城上以礮擊賊，風逆火反，樓堞盡焚。賊乘之入，祚徵被執，大罵不屈，爲賊擊刺無完膚，乃死。

時有唐啓泰舉人，官至宜陽知縣。十四年，賊陷宜陽，啓泰不屈，遇害。與祚徵皆掖人。

李自成陷歸德

三月十六日未刻自成至河南歸德府昇砲攻城終夜如雷十七日辰時新城破舊城遂不守賊入將城垣拆毀悉爲平地賊營延亘六十餘里上以白布覆幕望之如茶使百姓擔百貨入營中此歸德難民所述。

牛宋降自成

辛巳四月河南府盧氏縣貢生牛金星向有罪當戍邊李巖薦其有計略金星遂歸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或云金星天啓丁卯舉人與巖同年故薦之金星引故知劉宗敏爲將軍又薦術士宋獻策獻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數初見自成袖出一數進曰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獻策面狹而長身不滿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軍中呼爲宋孩兒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門遁法及圖讖諸數學自成信之如神餘如拔貢顧君恩等亦歸自成賊之羽翼益衆矣。

羅汝才合自成

七月羅汝才不合于張獻忠自內鄉走鄧州與李自成合時自成有衆五十萬復得汝才軍益熾。

傅宗龍罵賊

五月赦兵部尙書傅宗龍以右侍郎督陝兵討賊九月初四日丁丑宗龍與保督楊文岳合兵擊李自成敗績保定兵宵遁文岳夜奔項城宗龍兵食盡乃殺驢馬餉軍馬驢復盡賊取其屍分噉之十八辛卯夜潛勒兵潰圍出諸軍星散賊追獲之執至項城下賊呼于門曰我秦督官軍也請啓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毋爲賊所紿賊抽刃擊宗龍中腦而仆復厲聲罵賊斲其耳鼻死

城下賊獲衣甲器械無算遂陷項城屠之項城縣屬開封宗龍可謂志士仁人矣。

劉國能自刎

九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陷葉縣降將劉國能守葉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闖賊入城抱置膝上欲收養之不從自解所帶小刀亦刎死復陷泌陽。

劉國能一門死難實足千古所最奇者八歲小兒自刎史書所未載以知賊中儘有忠臣義士惜國家不能早用耳。

李自成稱闖王

自成既入洛撰九問九勸諸僞詞號召羣盜勾引亂民遂爲闖王辛巳自成獨雄一部汝才改稱曹操營予思古之僞號多矣未有以闖名者稱之自高迎祥始或云闖者馬出頭貌馬出頭是主字在馬上也取馬上定天下意然止可爲馬上之主不能拱坐稱主也故宋獻策有云我主不過是馬上皇帝其意亦見及此矣蓋僞號初設莫不有數存焉然迎祥作逆十載勢旣橫且久矣而世終未聞稱高闖王僅知有李闖王者前此猶未甚也及自成破洛以後而始甚矣人第知闖王爲自成而不知始于迎祥抑第知自成爲闖王而不知始于卯辰之際也故特著之使世知闖之所自與號闖之非無說也。

李自成兵逾百萬

張獻忠糾諸賊會李自成河南諸土寇以兵畢赴自成衆逾百萬。

賊兵逾百萬勢孔熾矣宗社危如累卵當時廷臣猶若處堂燕雀何哉。

昔人有言人不可以無勢天下之事勢而已矣當獻忠在房竹自成附之及自成復振獻忠又會之強弱甯有定乎。

左良玉屠臨潁

十月左良玉兵至臨潁臨潁爲賊守良玉攻破屠之盡獲賊所掠自成怒合兵攻良玉良玉退保鄆城自成圍之良玉率兵拒守賊陷襄城。

李自成陷襄城

十一月自成復陷襄城巡撫汪喬年守將李萬慶死之喬年號歲星遂安人天啓壬戌進士官提督三邊僉都御史先是喬年于陝西發自成先塚得小蛇卽斬以狗誓師進兵將援鄆城抵陝縣時襄城新破喬年遲疑不敢進襄城貢生李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自成聞之解鄆城之圍來迎戰喬年身中數矢一軍盡覆以數百人入城居守五日襄城復陷喬年自刎未死被執見殺三萬餘衆盡被屠戮自成深恨諸生遂剽別百九十人又購永祺永祺匿免屠其族人九家殺守將李萬慶萬慶乃降將射塌天也累功至副將至是自成陷襄城殺之詔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主祠襄城。

喬年發墓斬蛇都任劉骨糞豬可謂二快。

自成陷南陽

自成再破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兵數萬。乘勝圍南陽。數日而陷。總兵猛如虎奮勇出戰。殲賊數千。既城破。猶持短刀巷戰。至唐府門。望北拜。口稱負恩。被賊殺死。唐王遇害。知府邱懋素罵賊不屈。閤室見殺。參將劉士傑游擊郭關守備猛先捷俱戰死。太監劉元斌率軍救河南。聞南陽陷。仍擁婦女北去。縱兵大掠。殺樵汲者論功。俄上命御史清軍。元斌倉皇悉沈婦女于河。及明年十月。元斌誅。以其縱軍焚劫也。

是歲二月。自成圍開封。督臣丁啓睿率諸將左良玉。虎大威等集兵朱仙鎮。與自成戰。全師皆潰。六月。闖曹分兵東南。一敗官軍于棗陽。復圍豫。鄆城一戰。賊衆折傷。適十一月。汪喬年敗。十二月。自成復圍汴。官軍敗績于水坡。賊勢張甚。

自成陷河南州縣

十二月。李自成連陷涪州。許州。長葛。鄆陵。鄆陵知縣劉振之力緝衣冠。再拜自刎死。賊陷禹州。徽王遇害。自成屯朱仙鎮。時內鄉鎮平。唐縣。新野俱降于賊。鄆州知州劉振之死焉。劉振之字而強。號冰壺。慈谿人。曾祖父及兄俱爲名臣。振之弱冠補諸生。崇禎庚午舉人。出黃道周門。三上公車。不售。因愛東陽山水。遂受教諭。陞鄆陵知縣。因言東陽士風日惡。不久將變起。甫去而難作。人服其先見。治鄆陵。以恤民爲務。時流寇充斥。軍士過邑索糧者。迫縣宰萬狀。至縛之去。父老啼號奔救。斂貲以犒。始釋歸。邑中有通賊者。言城小不支。降之。便振之。正色叱之。城陷。謁先聖。秉笏坐堂上。賊至。索印。不與。賊縛置雪中三日。猶罵不絕口。賊斫之。十餘刀。乃死。事聞。贈太僕少卿。黃道周額其門曰。忠孝大儒。振之生平。留心聖學。事繼母。毛有古孝行。自己未歲。書片楮藏之。笥中。每歲加紙護之。至是。家人啓其封。則

不貪財不好色不惜死三語也。卒年五十六。

人惟財色二事孽障纏綿。一當生死關頭。便有許多係戀。觀劉公藏箭格言。真所謂看得破。跳得過者矣。無慾則剛。亶其然乎。

段增輝。字含素。商邱人。以賢良辟召。不就。辛巳。賊至。率鄉人捍禦賊。再攻。乃克。被執。不屈死。而鄉官原任簡討馬剛中。字九如。崇禎甲戌進士。爲賊支解。工部郎中沈試。字君明。官生。遇賊。大罵。脅降。不從。賊以亂梃擊死。

賊至睢州。鄉官通政使李夢宸。號元駒。崇禎戊辰進士。自經死。賊皆赴宅羅拜。咸歎爲有德仁人。監軍兵部主事余爵。字天有。潁川人。崇禎辛未進士。率兵援沛。力戰。被執。罵賊不屈。與姪敦華同死。

張獻忠燬驛道

辛巳正月。張獻忠。羅汝才。渡遼河而東。往新開驛。燬驛道。人烟斲絕者七百里。初。賊南竄。萬元吉欲從閒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楊嗣昌不聽。檄諸軍躡賊急追。諸將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十二日乙丑。猛如虎率諸將擊賊于開縣。連勝之。獻忠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因以精銳繞谷中出。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等皆戰死。前軍全覆。如虎突戰潰圍而出。馬仗軍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開縣失利。始悔不用元吉之謀也。

南北畧編年不編月。故猛如虎戰死一事。已載于前。而此復載之者。前以自成及之。此以編獻忠事及之也。他卷倣此。但自成陷南陽。劉士傑戰死。而此亦載士傑戰死。未知是一是二。

張獻忠陷襄陽

初庚辰六月。左良玉擒獻忠妻孥。與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襄陽知府王承曾。素縱酒漁色。見獻忠妾悅之。故疎其防。及辛巳。獻忠汝才走當陽。卽撫袁繼咸。悉兵扼賊于房竹。賊走宜城。偵襄陽無備。密知楊嗣昌檄。邀于路。取橄簡二十騎。僞爲公差。二月初五日己酉。夜漏四鼓。叩襄陽城門。巡道張克儉見符驗。啓關。賊旣入。卽揮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破獄出。以顯、獨鰲等。獨鰲者。應山諸生。富而吝。縣令婪其財。使人訐其不法。獨鰲憤甚。越獄投賊。獻忠文移皆出其手。時賊縱火。光燭天。大隊疾馳至。城中大亂。門洞開。初六日庚戌。昧爽。賊盡入城。王承曾突圍走。署襄陽事李天覺。城破。北面叩首。置印于案。自經。推官姜曰廣被執。大罵不屈。與兵備副使張克儉俱死之。賊焚襄王府。端禮門。執襄王。獻忠據坐王宮。坐王堂下。勸之以卮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因縛王殺之。投屍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潛遣人索王屍。已燼。僅拾顛骨數寸。以歸。賊殺宮眷。并貴陽王常法。盡掠宮女。發銀五十萬。以賑飢民。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積。盡爲賊有。初。左良玉屢破賊。掠其輜重。盡蓄之許州。爲獻忠襲取。良玉在郢。厝家口。貨畜于襄陽。至是。復盡爲獻忠有。良玉聞之。同郟撫袁繼咸。發兵馳援。已不及。初九癸丑。賊渡江。破樊城。十五己未。陷當陽。陝縣。二十一日乙丑。陷光州。新野。

妻孥心腹。俱在獄中。獻忠豈須忘之耶。况宜城爲襄陽屬邑。相距當不甚遠。王承曾悅妾疎防。張克儉夜半啓戶。抑何愚也。

楊嗣昌自經

辛巳二月初二丙子嗣昌在荆聞變。慚憤自縊于軍。時河南已陷。福王遇害。嗣昌度不免。遂自盡。廷臣交章論劾。上下其議。禮部侍郎蔣德璟謂其奸欺悞國。請用嘉靖中仇鸞例。斷棺戮尸。然上竟不之罪。當嗣昌之在蜀也。安坐順慶公署。題扁自旌。大書鹽梅上將。迨瀘州破後。連陷數邑。嗣昌猶在醉夢。命多備索子。綁賊蜀中爭傳笑之。上以襄陽失陷。左良玉違制避賊。削職戴罪。平賊。逮鄭撫袁繼咸入京。繼咸立朝。負直聲。督學山西。備兵淮陽武昌。所至以清惠稱。吏民歌思之。至是。合辭叩關。繼咸亦出嗣昌手書。明己無罪。尋察其狂赦之。繼咸號臨侯。江西袁州府宜春縣人。天啓五年乙丑進士。嗣昌既縊。四月甲子。進陝督丁啓睿兵部尚書代嗣昌督師剿賊。

嗣昌不能制賊。誠爲有罪。然一死亦已矣。律以仇鸞。毋乃已甚。宜上之不從也。

張羅屠隨州

辛巳四月二十五日庚午。張獻忠、羅汝才合兵陷隨州。知州徐世淳合門被殺。吏民屠戮不遺。血流成滄。徐淳字中明。嘉興人。父以建兵部侍郎。淳通象緯數學。萬歷戊午。以春秋薦于鄉。累試南宮不第。遂起選。署永嘉縣教諭。劉香餘孽出沒海上。淳多出方略得安。因除重慶推官。督師徵餉萬斛。過五日。以尙方劍從事。淳立辦。會蜀人疾其強直。改隨州知州。時獻闖二賊方熾。隨爲兵衝。淳將行。語其子肇。肇曰。賊隳突襄鄧。及隨隨三破之餘。然鄂之肩背也。守隨所以衛陵寢。吾必死于此矣。十三年十月。荏隨。與州人歃血關廟。誓以必死。乃繕南城。譙樓寢處其下。慨然謂僚屬曰。身與公等枕戈待敵。以此樓爲死所矣。明

年辛巳四月，賊陷襄陽，躡德安，獲譙，斬之。賊知有備，悉衆力攻。三走使至郢，告急。巡道趙某，抵章于地，弗顧。巡撫發一遊擊率兵援隨，趙勒之守郢，畱弗遣。淳不食，不解甲五日。再盟于關廟，告哀。二十五日，賊急攻南城，潛師入道，墮北城以入。淳遣肇樑埋印，解後牆下勒馬巷戰，矢貫于頤，刀屬于頰，眼鼻橫斷，墮馬。左手掣佩刀，右手握印箱，賊鎗刀交下，陷胸斷股而死。肇樑趨至，拊尸頓踊，哭且罵，賊驅至老營，殺之。且死，疾呼州人，告以埋印處。妾趙氏、王氏，賊獲十八人，皆死。賊驅趙出，不可先殺其所抱幼女申姑，斷其八指，罵益厲。賊刃之，推土石碎顛而死。淳死之三日，吳人石琳，求得其尸，斂之。趙氏屍與申姑抱不解，胸著布囊，函金剛經三寸許，遂并棺以斂。而肇樑尸卒不可得。巡道以阻援自諱，欲沒其死事狀。荆西道力持之，楚撫按乃上其事。肇森亦詣闕陳，請贈太僕少卿，賜祠祭葬。廕一子入監。肇樑附祭隨嘉二祠。

戊寅二月，獻忠破隨州。王壽自縊。至是，復陷。徐淳死之。王徐二公，後先濟美，誠足並傳千古，亦不幸中之幸也。然徐死尤烈，而民之罹禍亦更慘矣。夫自寅迄巳，不越四載，兩被獻毒，豈天之阨運使然耶。

張獻忠泌城等處

辛巳六月初六庚戌，賊陷宿松英山。獻忠汝才攻信陽，獲左兵旗幟，令羣賊襲以入泌城，陷之。七月，賊陷英山。丁啓睿大破賊于麻城。汝才走合自成，總兵黃得功兵叛，西走投獻忠。獻忠陷郢西。九月，獻忠衆散于南陽，以數百騎奔李自成，自成將殺之。汝才以五百騎資獻忠，獻忠東奔。至十月，獻忠糾賊會自成，獻忠之行兵，其來也如風雨之驟至，其去也若鬼蜮之難知。故數月間，或馳江北，或趨楚豫，蹂躪三省。

令官兵追逐不暇。卽孫子所云。出其不趨。趨其所不意。避實擊虛之法。將帥墮其術中而不覺耳。徐以顯嘗教獻忠孫吳兵法。自是進不可禦。退不可追。事事與虛實一篇相應。真猾賊之難制者。

山東李廷實

辛巳正月二十八日甲辰。山東土賊李廷實、李鼎鉞、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所在嚮應。京畿道梗。直省餉糧數百萬。俱阻于兗州。東平吏胥倡亂。迎賊以入城。據之。巡撫王國賓檄總兵劉澤清破東平賊。復其城。二月。東寇益熾。徐德數千里。白骨縱橫。又旱蝗大飢。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己丑。魯王捐金數萬募兵防盜。三月。革王國賓職。命楊御藩、劉澤清會兵勦曹濮賊。五月。設徐臨通渾四鎮護漕。以防東寇。及明年壬午正月。盜始平。

河南袁時中

辛巳正月。河南土賊艾一、侯二、侯四、嘯聚數千人。封邱知縣擊破之。二月二十一日丙寅。土寇陷新野。二十二日丁卯。陷河陰。據之。游擊高謙攻圍七晝夜。拔之。是月土賊瓦罐子、一斗穀等盡歸于李自成。合攻開封。五月。河南土寇袁時中聚衆至二十萬。入江北。窺鳳泗。羣盜蟻附。總督朱大典擊敗之。賊棄牲畜宵遁。丁酉。總兵劉良佐、簡驍騎追擊五十里。賊大奔。尸撐交橫。棄仗滿阡陌。二十萬衆鳥獸散。及五十年八月。徐鎮游擊趙崇新與時中講撫于夏邑。爲賊所給。被殺。時中復佯就撫。詔許之。時中出不備。突入。執蕭縣知縣以去。至十六年五月。時中爲自成所殺。小袁營遂滅。時中起于草野。至有衆二十萬。三載而亡。

泰安土寇

泰安土寇十餘萬，所至燔掠屠戮，嬰稚無遺。抄劫至揚州南沙河店，燬漕船十六艘，復東北行。徐州賊合之圍豐縣。

誌異

辛巳正月二十六日壬寅，黃霧四塞，日青無光。嘉興城聲震如雷，時曰城愁。二月，山西偏頭關天鳴。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無錫實錄云：立春後積陰二月，露雨如注，河渠皆溢，二麥損收。及秋，復苦旱，米價騰貴，貧民不能舉火，採葶及草以食，道饑相望。邑令酌議官糶焉，然擁擠殊甚，強而近者一日兩糶，以市利弱而遠者不能得其一焉。

時徽州米價尤貴，其地山浮于田，故苦旱。十三年庚辰，五兩二錢一石，十四十五年，五兩一石。至順治八年辛卯，米缺七兩五錢一石，猶和糠一斗，水一斗，實米止八斗耳。每日富室人食米三合，婢女俱流境外。

是年，上而江北，下而蘇杭，飢民相枕于道。六月，米價二兩七錢，後至三兩二錢，麥價二兩二錢，油每觔八分。

明季北略卷之十八

崇禎十五年壬午

降座揖相

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奠安，維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愧謝。

思廟此舉，禮非其人，徒自貶揖耳。然三相之中，惟賀文忠差可無愧。

楊仁願論東廠緝事

正月，罷提督京營內臣御史楊仁願上言：臣稽高皇帝初無所謂緝事，臣工不法，止于明糾，無陰訐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誘人作奸，挾仇首告，惟恐其不爲惡，又惟恐不卽罹于法，揆之皇上泣罪解網之仁，豈不傷哉！伏願先寬東廠，東廠寬則刑法可以漸省，臣更有請：臣子獲罪，檻送門下可也。若緹騎一出，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資者地方斂餽，爲害匪淺。上是之諭，東廠所緝止于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并戒錦衣校尉奉使需攬。

東廠緝事爲害甚烈，仁願一言而少止，仁人之言其利溥洵哉。

天壇

北京永定門內五里，坐東向西，外圍十里，圓環爲碑城，西對山川壇，其體方，籍田處也。內員殿，琉璃碧瓦。

如太廟式。中設天位。東設太祖位。位座俱各丈餘。擬纒可登。內小龕中置木主。遊人不易入也。司之者。太常寺之黃冠。四面窗牖。悉以青藍料絲爲障。大如筋。明亮可愛。至寢殿有龍床。膳殿有食具。更衣殿有椅座。薰沐殿有浴池。一切法物之輝煌。禮數之莊嚴。祭之前十日。可縱觀也。內有銅井。以銅鑄成。圍從底套。上水味清冽。飲之沁骨。其地去大內十餘里。當祭之夕。二更時。遙望壇內。紅燈上升竿杪。則龍輦舉行。其燈籠徑三丈。高五丈。中坐兩黃冠司之。

天壇中設一黑漆木榻。高二尺許。南面爲天位。榻上置棉花飛絮。以驗天神降臨。如絮稍低。謂爲神不至。若絮不動。如故。則謂天神未至也。天位東亦設一榻。爲天子位。祭天牛。去其腹中五臟等物。以檀降香實于內。焚之。臭升于天。

駕幸地壇

崇禎壬午四月六日。先帝行大社禮。方澤在北城外東北方乾位。先一月。掃除滌拭。十日前。位置各當。凡簠簋籩豆。爵鼎鼐。與笙磬鐘鼓。俱用黃紗籠覆。薰沐處亦先十日試湯。問禮之士。縱往觀焉。至期。稅樓房子東華門之北。爲壁上觀。初五日辰刻。與觀盛事者。束身登樓。肴核酒米亦齎入。午未二刻。坊官內官。本城西臺。于大小民房。有戶通出入處。悉緘以紅封。先三日。街兩傍。五府撥禁軍。戎裝執刀戟。躋肩對立。自大明門至地壇三十餘里。約用將士二十萬。中閭四丈。爲御道。鋪以黃沙。人不得行。一切街巷。竇填塞。戰車。禁人出入。牆壁窗牖。塗抹紅紙紅泥。人藏于樓上者。爲小飲。爲細語。勅諭者。高脚牌與口宣併。室主人不停囑也。更初。馬駕先過。馬駕者太祖之神位。樂器用民間之數。捺以二十四馬。駕輦而行。執事人

役皆紅軍帽。隨後勳戚文武。璫寺金吾。奔走趨踰。燈光照亮。擁如浪滾。二更餘後。鹵簿大駕至矣。萬火燦燦。塵埃蒙混。不甚辨五色。欲觀聖駕者。各養神蓄銳。注閱回鑾。就枕以待。街坊躑躅。終宵不歇也。初六日黎明。馬駕先回。既灌以降。卽撤行旋廟。朱鉞黃旄。錦旗繡幟。約千餘人。少頃。八象蹠蹠而來。被飾華錦。自項至尾。明鏡懸垂。背負朱漆胡盧。巍然雅步。故振蕩其音節。珊瑚佩鏗。鏘令人喝采。過此勢將極鬧。飛騎報入大內。如燕掠地。刻過四五軍戎儀衛。各爲整飭。坊官甲長之類。復灑黃沙。裨將騎逐叱戒所轄軍士。令其侍立對偶。衣飾器械。再加裝飾。嚴齊。于是介冑而馳。結隊而立。各有位次。各有執役。旌旗辟易。劍佩雍和。黃金肘後。白玉腰橫。陪祭文武。急趨大明門內。恭揖候駕。揚鞭恐後。意各爭先。從此龍旌鳳旆。金鉞銀爪。響節儀鎧。奚啻數萬。行行隊隊。簇簇陳陳。聲從履出。氣從鼻息。遙聞簫韶之奏。中和之樂。紛沓入耳。其宮扇之方圓。正側。長短。橫斜。爲龍翔。爲鳳舞。爲針繡。爲梭織。爲日月雕鏤之體。爲山河繪藻之形。爲神鬼離奇之狀。爲虎豹飛走之勢。以及百花簇就。萬錦裁成。至弓弩刀盾。明光奪目。人有云。凡近聖駕之軍器。皆木爲之。以備壯觀者。鼓聲漸嚴。駕將至矣。玉輅人輅。步輦象輦。皆黃絹爲幌。有兩墨絹曲柄小傘前導。爲朝廷所坐。大鼓旗纛在後。途中按步行疾而穩。下有一百六十輿夫。肩無高下者。又三里一易其夫者。也。前又有數十內寺兒。捧金龍大轎一座。爲升降輦前所用。前後兩旁。宮扇斜掩。羽旛對障。非樓觀不可。後則璫寺擁簇。如紅雲蔽天。兩街萬戶。忽爾齊開。各征逐歸寓。如春社酒闌矣。

謝陞削籍

四月。給事中倪仁禎上言。臣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陞。言及兵餉事。忽曰。皇上自用聰明。察察爲務。天下俱

壤陞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削其籍。

馬士英起用

四月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是故太常少卿阮大鍼營救故得起用。

免稅停刑

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六月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去年田租諭各省直停刑三年十月賜貧民米布閏十一月下詔罪己。

蔣德璟入相

六月以蔣德璟黃景昉吳姓入閣辦事且諭責吏部會推大典自當矢公矢慎今稱翽狗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致並與推舉豈大臣之道。

召廷臣于中左門賜饌上青袍太子定王永王緋衣侍上詰吏部尙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有甯背君父不背私交甯墮職業不破情面兩語昨枚卜猶濫舉如此况其他乎日宣奏辨上又責吏科都給事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臣力爲解救不聽明日下日等宣六人于理日宣等戍邊可壯等削籍初太學士陳演所親廖惟一爲試御史及考核托房可壯爲之地不納張煊又加厲焉遂外調演憾之適上游西苑演從遂密奏枚卜大典皆二人所主持上怒故有是譴。

吳履中論二失

六月，御史吳履中，上言誤用溫體仁楊嗣昌爲二失。又曰：內治缺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盜賊起。今者敵起于外而政治愈禁，寇起于內而賦斂愈急，欲無生亂得乎？

黃道周復官

壬午八月，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能回。延儒以微詞解之，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詞，卽如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卽傳旨復官。

東崖黃景昉云：上論黃某清操力學，尙堪策勵，特准赦罪還職。旨下，中外感泣。是役緣周公子講筵平章他疏，駙及公，余與同里蔣公同贊其說，願初冀得脫戍籍幸矣。竟復原官，出望表。本聖主乾斷，度越百王之舉，而天下亦以是差亮，宜興馬公疏謝稱病，兼爲解葉二公祈免，以癸未春抵家。

附記 初，逆奄薰熾，道周作詩曰：豈有不平事，但存未壞身。隻言天下合，孤影鬼神親。世道餘青史，春風足故人。無多談往蹟，愚叟舊西鄰。觀此詩，頗與公之行藏相合。

誅陳新甲

九月，誅兵部尙書陳新甲，以邊疆多失也。周延儒爲營解曰：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誅。上曰：他邊疆卽勿論，僂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不聽。

召王應熊

十一月召大學士王應熊入朝。已而陸見請老許之。賜金幣還。先是周延儒知已漸有異議。故薦以自代。資爲援也。已而上知其非。故賜還。

劉宗周言六事

八月進劉宗周左都御史。十一月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京師首善。請立書院。以昭聖明政治之本。二、貞法守。請立焚錦衣一切刑具。獄詞專聽法司。三、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詳會。乃付司寇。司寇議辟。乃得收繫。此于僇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四、清伏奸。凡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五、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風聞彈劾之。六、飭吏治。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錢。已復爲長例矣。至于營陸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請以風憲受贓之律。爲回道考察之第一義。上是之。

閏十一月下禮科給事姜埰于理。時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士。埰上言。誹語勝謗。必大奸巨慝。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笞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壅塞天聽。誰爲皇上言之哉。上怒。立置獄。

劉宗周創籍附熊開元

閏十一月召廷臣于中左門。問用督撫之宜。劉宗周對曰。使貪使詐。此最悞事。爲督撫者。須先極廉。上曰。亦須論才。又問禦敵。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習火器。宗周曰。唐宋以前。並無火器。自有火器。輒依爲重。誤專在此。上色不懌。曰。火器終爲中國長技。命宗周退。時姜埰俱繫獄。宗周又請釋之。曰。廠衛俱是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都御史金

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宗周免冠謝。始命退。既而姜垓熊開元廷杖。劉宗周削籍。金光宸降調。廷臣疏救不應。

熊開元。號魚山。楚之嘉魚人。天啓乙丑進士。令吳江。有廉聲。爲給事中。疏止監視太學。王應期出關。降行人司。又劾周延儒專權誤國。上震怒。革職下獄。廷杖八十。遣戍遐方。今祝髮靈巖。

定王做書

崇禎十五年八月。定王出閣讀書。訓講爲方以智。做書爲劉明翰。演儀之日。方貌過莊。王不啓齒。做書則竟其紙而後已。已踰數也。後定三六九之期。爲兩師進教之日。書堂坐次。方東。劉西。王位正中。教則移坐。王側。方聲壯厲。訓兩三句。王止。依聲。二一。王急向劉呼曰。劉先生來訓。內侍啓曰。禮也。不可更。父皇爺所定。乃止。王曰。書做可也。顧劉來視。則仍書完而出。後期方再移坐。王謂書已讀過。方以卽日應誦之書進。上王則掩卷而背之。其舊規在內。讀熟而後出者曰。方先生可先出。吾與劉先生做書。方則坐屏外以待。王因問劉父翁。劉云。皇祖朝直臣。王歎賞。又曰。先生如此溫恭。自有好兒孫。做狀元。劉叩謝。手扶起曰。爾父親做好官。生爾好先生。兒孫自然好也。至日晨。几上兩寶金獅書鎮。每重三十兩。又兩玉尺。呼內寺納劉袖中。劉固辭而出。方已候之不耐矣。王入內啓。更兩日期。三六九爲做書。四七十爲訓講。奉旨允之。方之日。不過習故套。又免日居多。劉之日期。以辰刻進。必賜飯點。至第五期。不用做而自書。選中楷式者八。字。王自減其一。呈父皇。賞紙教習官。優敘省中。哄然以爲中字逾格。爲奪嫡之漸。有竟欲露簡者。又一日。挈遊西園。見上馬無鐙。卽以已鐙賜。內寺云。龍紋不使。內命另製方鐙給之。省中又哄然以爲妄僭。此詞。

翰內省體。後有知爲定王所與。乃已。又一日。畱宴。王言。日後出封。同先生潛西山。我皇祖六歲登基。八歲上陵。爲香山寺寫青未了扁。至今尙在。昨日學書大字。體勢甚難。寺人出鱗鳳龜龍四大字。劉讚端楷。王謙之。謂不足汚先生目。至起更。徹案前燭送歸。又一日。王以八寶金煖手置劉懷。頃之。劉還王座。王曰。先生攜歸。畱與兒孫。見我兩人相與情意。劉曰。銘感之恩。入之肺腑。不在物件。王歎賞曰。劉先生是一錢不要的。天下做官人都像先生。那有流賊。

山東李青山

壬午正月。山東盜平。擒李青山入京。青山本屠人。乘機嘯聚數萬人。屢寇兗州。山左騷動。兵部侍郎張國維。單騎詣營撫之。青山出不意。大驚。叩頭乞降。國維察其非常。還部。選將士疾馳。給事范叔泰。魯府左相俞起蛟。拒戰。擒青山。盡降其衆。國維廕一子指揮使。而沂州王朋猶擁衆劫掠。國維知監軍邱祖德能辦賊。密授方略。擒之。東方遂平。

王佐聖遵義遇害

王佐聖。字克仲。南直長洲人。弱冠登進士。崇禎立。選青溪廣文。辛巳。以張國維薦。擢令蜀遵義。卽楊應龍故地。四面背夷。抵水西安。酋蘭酋巢僅二十里。惟地名新站者。山勢險隘。前臨渭水。爲羣夷人犯所必經。遂創立新城。以扼夷吭。八月。酋郭士奇。吳尙才。擁衆入寇。邊將趙國政戰死。賊遂大肆焚掠。佐聖伏奇兵隘口。擒士奇尙才等。賊宵遁。壬午四月。酋帥吳尙賢。龍正國。率叛夷數萬攻城。佐聖晝夜拒敵。賊鐵騎四集團合數重。飛梯越城。囂然震地。佐聖以印付子恪。命服拜闕。危坐公堂。須臾賊至。佐聖裂眦罵賊。遂

遇害猶僵立不仆。未幾所部義民誓死力戰。勒兵新站。邀賊歸路。盡殲尙賢正國數萬賊于境內。吳撫黃希憲令春秋祠祭佐聖。

孫傳庭殺賀人龍

先是十一年戊寅冬。大兵入。改陝撫孫傳庭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職辭。不許。尋逮之。至是。壬午正月。起傳庭兵部侍郎。督陝兵勦寇。四月。傳庭檄召諸將于西安。縛賀人龍。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人龍。陝西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邑。初以諸生効用。屢殺賊有功。叛將劇賊多歸之。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暗與賊通。密勅傳庭斬之。賊聞。酌酒相慶曰。賀風子死。取關中如拾芥耳。

人龍雖有驕蹇之罪。然其功不可掩也。昔楚殺子玉。而晉文喜。劉宋殺道濟。而魏人慶。趙宋殺武穆。而金人賀。國有良將。敵之所畏也。卽有他過。亦當宥之。奈何輕殺之耶。曲端屢立大功。而張浚殺之。載之青史。至今以爲恨。傳庭之于人龍。將毋同。不二載而潼關不守。拾芥之言。洵非誣也。

嗚呼。人臣非有功之難。而居功爲難也。以人龍起諸生。屢破賊。可謂一時之傑。及會師擊獻。三檄不至。兵噪西歸。此豈人臣之道。西安之縛。雖朝廷之過疑。亦人龍自取之也。

李自成屠陳州

壬午正月。李自成陷西華。三月朔庚午。自成等攻陳州。副使關永傑戰死城上。鄉紳崔必之。舉人王受爵等。手刃數賊。被執。罵賊死。賊怒。屠陳州。二十二日辛卯。陷睢州。太康。二十六日乙未。陷歸德府。復乘勝陷甯陵考城。

李自成決河灌汴梁

開封卽古大梁。咽喉九州。闔域中夏。水陸都會之地。太祖第五子。初封吳王。國錢塘。尋改封于此。爲周王。先是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二日戊午。李自成合羣賊圍開封。穴城攻之。七晝夜不息。巡按高名衡率司道官嬰城固守。軍餉告匱。周王出庫金五十萬買米麥餉守陴者。復懸金募死士。擊死一賊者予五十金。兵民皆踴躍共擊賊。賊退數舍。豫撫李仙風督諸將至開封。賊退。開封圍解。仙風與高名衡互相訐奏。詔逮仙風。仙風自經死。遂以高名衡巡撫河南。十一月自成復圍開封。名衡與推官黃澍總兵陳永福游擊左明國等力守。周王貯庫金子城頭。擒一賊者予百金。斬一賊者五十金。戰歿者卹其家。傷者以輕重爲差。自成攻圍數日。親帥諸將于承明門下耀武。時永福號稱神箭。從城上射自成。中左目。幾死。遂收兵不出。已而拔營屯朱仙鎮。與丁啓睿左良玉等戰。及十五年壬午四月二十四日癸亥。自成復攻開封。以前兩攻不克。士馬多殺傷。自成乃申約圍而不攻。以坐困之。五月自成陷開臺。六月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勦官兵討賊。與孫傳庭援開封。七月停河南鄉試。以開封久圍不解也。八月開封久困。食盡。人相食。時羅汝才亦食盡。謀他徙。自成分糧以餽之。約破開封。以東隅屬汝才。汝才乃甯不去。九月河決開封。勢如山岳。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周王府第已沒。率宮眷及諸王露棲城上。七日夜督師侯恂以舟師迎王。二十三日庚寅。總兵卜從善以水師至開封城上。推官黃澍紮木爲牌。從王乘夜渡。達隄口。得免覆溺。汴梁佳麗甲中州。羣盜心艷之前。後三攻汴。士馬死者無算。賊積恨。矢必拔。久懷灌城之謀。顧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至是河大決。百姓生齒盡。波臣矣。黃澍以守禦功詔授御史。遺聞云。自成

決河灌汴。城中諸貴官欲自爲脫計。亦鑿堤引水。汴梁遂陷。名衡等乘舟潰圍走。上念防守勞苦。不深罪。但罷名衡等官而已。名衡字平仲。號鷲巖。山東兗州府沂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如臯知縣。調興化。考選爲雲南道御史。巡按河南。崇禎辛巳。李自成破維陽。下汝郟。乘勝趨汴。自二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并力疾攻者七晝夜。名衡百道禦之。賊乃退。上嘉其能。命爲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是冬。賊復圍大梁。名衡固守經年。及汴沒。名衡渡河而北。賊解去。得請告歸里。癸未。北兵攻陷沂州。名衡夫婦抗誓不屈。死之。虞山錢謙益弔之。有三良詩。三良者。汪喬年。段增輝。暨名衡而三。皆謙益門人也。黃澍。字仲霖。浙江錢塘籍。南直徽州休甯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開封推官。賊灌汴時。澍方坐署中。忽報大水至。視之。已及案下矣。大驚。急登高城將沒。白周王曰。須紮木筏。乃可出。王以是免。甚德之。澍遂得擢御史。張民表。號林宗。河南中牟人。宮保孟男之子也。萬曆辛卯舉人。十上春官。不第。藏書數萬卷。手自點定。喜詩及草書。好施與。結賓朋。家遂中落。時時往中牟。蕩舟于郭外之南陂。客至。卽拉與俱。無日無客。無客不醉。頂高冠。飄二帶。帶上繡東坡半升。僅灑淵明酒。三寸纔容子。夏冠之句。每日醉陂頭。老杏下。崇禎壬午。寇圍大梁。民表勸當事密撤左良玉。趨大梁。背北城而陣。通黃河一線。以爲餉道。又當令陳永福兵列城外。勿聽入。入則城中餉竭。勢且民與兵俱盡。皆不聽。圍城五閱月。日夜登陴。水灌城。負先人神主。抱詩文稿。三尺許。登木筏。願求登者衆。不忍。卻移筏就之。筏且沈。乃移筏登屋。屋上人垂綆相接。民表老且乏食。數上下者久之。水大至而沒。年七十有三次。子允隼。及門文人士。皆從焉。長子允售。泗水至西城。請救父。罵賊而死。幼子允集。憑浮木。依老僕婦棲屋上。垂兩日夜。老婦餓欲噉之。急附浮木。順流下。得波舟。次免。

賴父門人周亮工求得之。撫諸其家。而民表遺骸則高名衡得而葬之。柳園云。

中牟縣屬開封

周王出金賞士。卒得其力。以保城池。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賢于秦楚二王。擁資千百萬。拱手餽賊遠矣。然周王所以爲此者。無他。見之明耳。謂城垣旣陷。身且不有。而况于金乎。城苟得保。何患乎無金。豈若作賊子守庫者之愚哉。

自賊亂以來。殺人不可勝計。其最烈者。無如獻忠之屠武昌。自成之淹汴梁也。夫圖大事者。當以得人爲本。張李所爲如此。不過黃巢赤眉之徒耳。天心人心。胥失之矣。欲不速亡。得乎。吾聞自成矢鏃入睛。牢不可拔。每當陰雨。則痛。三日御一女。則血不止。其與獻忠眉心膿穢不絕。俱天所以報其好殺也。其不死也。幾希矣。

客有開封來者。告予云。城周四十里。大如南京。而周王則外有羅城。內有紫金城兩座。在府城東南隅十餘里。王殿俱用琉璃瓦。後有牟山。儼如帝居。清初廢爲貢院。殿碑悉拆。修築新城。王府門舊有石獅。高八尺許。今沒土中。僅有獅耳數寸露出。開封舊城。俱被泥沙圍擁地下。垣形卑甚也。大清朝卽于埔上加築新城。頗覺隆高。曩時人民輻輳。自流寇決河以來。遂荒蕪矣。城內廬舍。茅瓦各半。鄉野瓦房僅十之三耳。又云。城陷。開封幾無人。客過汝甯府固始縣。凡行六日。不見一人。途中草長數尺。不虞盜賊。止防狼獸。行者各帶柳木棍一條。時隔河有狼數百。衆大懼。然狼亦畏棍。不敢渡河。無錫優人王某。曾在周王府中教戲。親遇水難。逃歸。述云。水旣浸入城。百姓多死。悉棲城堞上。久絕糧。

城上俱賣人肉。凡三十夜。周王禁止之。有一人腰下藏炊餅。大如錢。每餅私賣銀一錢二分。凡水面苦藻。風浪飄至。爭取食之。有得生者。有以布食而生者。若食紙。則人必死。時有一富家。見水大至。急以大樑二座。用厚綢紮縛。將輕寶繫其下。身藏乾糧。棲于樑上。順流而下。千有餘里。乃得生。李自成將黃河一決。凡沉沒八百里。生民死者不可計。如此凶惡。而欲成大事。得乎。

張氏商邱自焚

張氏。直隸清苑人。配進士梁以樟。庚辰。以樟令太康。辛巳。調商邱。賊犯開封。商邱皇皇。壬午三月。李自成合袁時中羅汝才等衆百萬攻商邱。以樟與張氏訣曰。城且陷。我必死。左右皆掩面泣。張氏亦泣。命老僕楊村積薪環其樓。且告曰。城陷則火。時賊帳延袤數十里。晝夜環攻。駁石上擊。人皆披靡。合圍五日。攻益急。會知府某有外心。城遂陷。賊刃以樟。仆地。張氏聞之。曰。吾夫死矣。遂衣白衣。驅媵婢登樓。繫環于梁。將自縊。呼楊村舉火。村不忍。張氏叱之曰。事急矣。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村伏地哭。叩頭舉火。張氏死。三十餘人從死。一子變。方九歲。隨母登樓。火熾。哀號焰中。老嫗急掖之曰。主人唯此兒。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以樟于亂屍中。救之。復醒。而張氏則死矣。商邱人相與感嘆。立烈婦祠。春秋祀之。梁氏共焚死三十六人。

李自成屠南陽

九月。孫傳庭牽兵至南陽。李自成與戰。

傳庭設險以待。賊入伏中。高傑左勳等左右橫擊。賊潰東走。追之。賊遂棄甲仗軍資于地。官軍爭取之。無

復步伍。賊覘知官軍驚。反兵乘之。左軍先潰。諸軍繼之。喪材官將校七十八人。賊倍獲其所陷焉。傳庭以兵敗。上書自劾。詔圖功自贖。十月自成復陷南陽。屠之。

李自成圍汝甯

閏十一月。李自成圍汝甯。雲梯如牆而立。城中矢石俱下。賊戴扉以障矢石。死傷衆。而攻不休。一鼓百道俱登。執楊文岳及僉事王世琮于城上。文岳、世琮厲聲罵賊。賊怒。縛文岳等。以大砲擊之。洞胸糜骨以死。世琮初授河南推官。屢卻賊尉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賊拔營走確山。向襄陽。掠崇王由橫及世子諸妃嬪以行。

左良玉屯襄陽

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屯襄陽。諸降卒附之。有衆二十萬。其餼于官者。僅二萬五千。餘俱打糧村落。襄人不聊生。

李自成陷襄陽

十二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由唐縣而西。左良玉命造戰艦于樊。將避賊入郢。襄人怨其姪掠。縱火焚之。良玉怒。掠巨賈舟載軍資婦女其中。而身率諸軍營于高阜。襄民焚香牛酒以迎賊。初三日戊辰。賊間道至白馬渡。良玉移營拒之。賊不得渡。良玉拔營而南。賊亦不敢逼。自成切齒于良玉。每戰必力。良玉懼。不敢復與爭鋒。故恒避之。初四日己巳。襄陽陷。

李自成入荊州

時斬黃之寇復與自成合。諸渠帥皆戴自成。及破襄陽。自成分兵陷夷陵。宜城。荆門。向荆州。十二月初九日。甲戌。偏沅巡撫李惠王走湘潭。荆州士民開門迎賊。賊入荆州。又合兵鄖陽。令馬守應守夷陵。以犯澧常。賀一龍趨德安。以窺黃麻。

江陰馮生自楚歸。云偏沅軍門某駐荆州。踞上流重地。扼楚蜀咽喉。賊來。不過擄掠鄉鎮。非敢睥睨荆州也。乃賊未來時。而城中風鶴日甚。偏撫李惠王出城。官民各鳥驚獸散。臘月十六。賊至城下。不費一矢。而自古力戰苦爭之荆州。唾手而得之矣。余輩至岳州。見惠王僦居于民舍。偏撫借寓于民房。竟不敢窺荆州一步。噫。何畏寇之甚也。

夷陵州。屬荆州。宜城縣。屬襄陽。荆門州。屬承天。湘潭縣。屬長沙。澧州。屬岳州。常德府也。麻城縣。屬黃州府。

左兵擾武昌

馮生云。舟至蘭溪。見有自上流來者。傳言武昌兵亂。將近武昌。聞左兵數萬。從漢口搶船渡江。漢口居民逃散。江上舟楫不行。余船昏夜趁風過武昌。泊金沙洲。時臘月十八也。天明。見紛紛逃難者如蟻。皆南走。舟中攜老穉婦女。啼號徒竄者。絡繹皆是。相傳左兵所過。奸姪剽掠。雞犬不畱。武昌城下居民一空。又明日。已掠金沙洲矣。

左良玉避李自成

良玉與自成相距于朱仙鎮。麾下近二十萬。鄖撫王永祚在內。良玉在外。約爲固守。一夕。良玉忽攜大衆

遁去。城中遂不可守。自成尾之南下。荆襄一帶。次第陷沒。而良玉亦無駐足之地矣。與監軍道王石雲相善。作書謀寄家眷于武昌。及家眷至。而良玉與衆兵俱至。搶渡。竟不可遇。而大江南北。慘毒不忍言。城中士民。咸咎良玉召寇。乘夜殺其監紀石雲。亦不敢問。石雲諱楊基。南直安慶府潛山縣人。天啓五年己丑進士。

子思當時自成兵勢固強。然良玉以二十萬衆。攻之雖不足。守之則有餘。何爲乎宵遁哉。吁。大帥如此。天下事概可知矣。

王永祚投江

鄖撫王澄州微服走。爲左兵所獲。賄以二十金。始脫。又被獲。遂自投江。流至二里。得漁人救免。潛住武昌城外。

梁元昌家難

梁元昌。浙江人。選四川敘州府筠連縣知縣。攜家赴任。臘月。舟過武昌。上荊州。爲賊所獲。家屬二十餘口。死者十七人。女與婿皆與焉。元昌僅與一幼子赴水逃脫。踉蹌淒切之狀。不忍言說。

張獻忠陷舒城

正月十一日辛巳。賊陷潛山。二月。陷全椒。四月初三日壬寅。張獻忠陷舒城。此皆壬午年事。舒城無令。參將孔廷訓。同編修胡守恒。率民共守。後廷訓降于賊。勾賊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恆督民補塞之。賊射書脅降。守恆燬其書于城下。越三日。城陷。賊執守恒。刃其腹。被數十創。以死。獻忠改舒城曰得勝州。初六

乙巳陷六安。六安州亦屬廬州府。

有本州諸生韓光祖，被賊執去。賊以刃脅光祖，光祖抗言，生平讀書，止知節義，城破身亡，誓不偷生。賊怒，斷喉碎屍，殺之。妻武氏投火死。媳李氏及一妹與一女共投于井。子妾李氏遭賊割腹空胎，受禍最慘。次子定策，孫日曦，身被數鎗，罵賊死。而援勦守備王希韓，轉戰深入，被獲見殺。

韓光祖死難事，野乘接書胡守恆予，故續此。則本州疑卽廬州。

胡守恆，廬州府人。宋胡瑗二十一世孫也。崇禎戊辰進士，是榜同姓三人。胡守恆、胡士昌及無錫胡之竑也。雖爲各府，俱稱安定先生。後遂通譜焉。守恆初授浙江湖州府推官，選擢編修，死節一事，實不負上知云。

當時賊窟在英霍二邑，二邑屬廬州，廬爲賊出沒要道，窺伺久矣。然城堅不能遽拔，于是日在舒巢諸下邑大肆焚殺，巢邑之破慘矣，更有最慘而不忍言者，莫如舒城。舒城，廬之屬邑也。賊踞城中，凡八閱月，人民廬舍蕩然如洗，止畱一片白地而已。慘哉！康熙六年夏，有業客述此，自言昔在舒巢等處親見者。

張獻忠襲廬州

壬午五月初六日甲戌，獻忠襲破廬州。適督學使者以較士至郡，獻忠遣賊數百人負書卷、衣青衿，雜應試者以進。甲戌夜，獻忠疾馳入郡城中，賊縱火焚之，遂陷。各官俱走，惟知府鄭履祥死之。六月十五日癸丑，逮安廬巡撫鄭二陽、鳳陽總督高光斗，以馬士英提督鳳陽軍務二陽、河南鄆陵縣人，萬歷己未進士。

盧謙、號芳菱。廬州人。萬曆甲辰進士。授永豐知縣。考選爲御史。甲寅。巡按真定。丁艱歸。服除。補職。督學順天。崇禎十五年。流寇破廬州。官紳士庶。或避或降。時謙已在籍。獨服其命服。整冠束帶。危坐宅之中門。賊至。欲屈抑之。坐如故。百方挫折。略不爲動。張目厲聲叱曰。吾朝廷大僚。豈肯受辱于鼠狗。若輩死亡無日。尙敢凌侮長官耶。罵不止。遂遇害。詔贈光祿寺卿。廕子子祭葬如例。

先是崇禎八年。混天王等攻廬七日。知府吳大朴固守不下。賊乃去。至是。張獻忠聞學使將按廬。遣賊作商賈。分伏城內。俄學使信牌至。獻忠截取之。使壯士僞爲書役。迎學使。中途刺死。自乘高車。令諸將扶擁而入。後以精兵易衫服隨之。一似諸生。迎學使狀。時廬州匝月。賊無動靜。防禦稍疎。忽報學使入境。急啓門出迎。肩輿已近城矣。從者數百人。皆青衣儒冠。及入。三砲甫畢。裹甲忽見。俱執短刀而起。時事在倉猝。咸惶遽失措。各鳥獸散。所伏之賊。亦應時而發。大事燬殺。向之號爲鐵廬州者。不終朝失之矣。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止因用貪鄙無能之輩耳。當獻忠四月陷六安。六安爲廬之屬州。勢孔亟矣。學使猶若承平。按臨致賊得以乘其隙。迂腐至此。不亡何待。昔人大敵在前。尙戎服講老子。卒至國亡。身死爲千古笑。這都是一班不知生死的人。

賀一龍陷無爲州

五月初八日。丙子。革賊陷無爲州。士民投河死者無算。潁州參將李樹偵知之。伏兵東南二十里。左至。樹以騎兵迎戰。伏兵起。繞其後。奮擊敗之。斬首千餘。

革賊賀一龍，已載于前。是賀一龍乃革賊也。而此上云革賊，下云左至，是左卽革賊也。他卷又載革左，革疑革裏眼，左爲左金玉，又似兩人。一是二，未知孰是。姑書以俟攷。

革裏眼入英霍

六月，革裏眼諸賊入六安英霍諸山中，倚林樾度夏。秋爽復出，歲以爲常。安廬州縣官吏咸攜印篆，犛舟理事，城中荆棘滿路，無復人烟。

張獻忠僭號改元

六月，張獻忠襲陷廬江。七月六日甲戌，毀廬州城。八月初四日辛丑，獻忠大治舟艦于巢湖，習水師。十五日壬子，獻忠復陷六安，盡斷州民一臂。男左女右，獻忠謀渡江入南京，遂僭號改元，刻僞寶，選自宮男子爲總兵以下官。

黃得功逐賊

九月，黃得功、劉良佐逐賊于潛山山中。夜半，諜而升，賊驚起失措，踰崖跳澗，四潰。追奔六十里，斬首萬級，奪驛馬數萬。十月，劉良佐再破獻忠于安慶。

張獻忠陷太湖

十二月二十一日丙戌，張獻忠陷無爲州，復陷黃梅。二十七日壬辰，陷太湖。

無爲州，屬廬州府潛山、太湖二縣，屬安慶府黃梅縣，屬湖廣黃州府。

洪承疇降大清

遼地自東海濱西至薊鎮沿邊凡千四百里。明初廢郡縣置衛以備敵。萬歷四十三年冬西南有星狀如關刀久之變爲彗其形如帚光芒顯燦見百餘日而遼陽陷。四十六年戊午彗復見而瀋陽又失蓋彗乃除舊布新之象也。崇禎十一年正月月中旬遼陽見日圍于弓內有矢射之或云此名日三擐主天下兵起是歲遼陽旱蝗秋禾噉盡。大清兵陷山東濟南擄德王殺遼東金總戎。十二年遼陽復旱蝗秋稻靡遺。十三年遼陽大飢父子相食斗米一千二百值銀壹兩七錢然斗斛三倍吾鄉約六兩一石十四年辛巳夏麥大熟百姓稍蘇而洪承疇提兵東征矣先是十三年庚辰大清據遼陽內臣高起潛等不能禦繫獄遂擢承疇經略遼東承疇字亨九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萬歷四十四年丙辰進士總督三秦屢破流寇有功至是聞總戎祖大壽被圍錦州遂于十四年二月提兵八月往援與大清相拒四閱月至十一月退還分守各衛及明年壬午二月會兵共計二十萬復東時大清師二十四萬聞承疇將至分兵圍錦州以大衆禦之承疇率師趨甯遠東三十五里爲高橋堡又三十五里至塔山更五十里及杏山復五十里抵松山過此五十里則爲裏紅山去錦州三十里錦州東俱屬大清地裏山上有石城一座大清兵固守山下平原承疇將駐營大清兵憑高發砲洪師四面受敵難以立營乃退下旣而選卒十三萬遣總兵官吳三桂唐通等十二人將退復進三戰三捷大清師退六十里分守各隘上疏請兵四王親率精騎萬三千馳至先祭天地次祭海已而登山視兵見洪嚴整嘆曰人言承疇善用兵信然宜我諸將憚之也營北八十里有北山延亙數十里四王登其嶺橫窺洪陣久之見大衆集前後隊頗弱猛省曰此陣有前權而無後守可破也遂星夜令軍士將北山頂中劈爲二狀如刀脊遇石輒命鑿去凡深八尺上廣一丈二尺而下

隘甚。僅可容趾。馬不可渡。人不能登。有墮者。無着足處。不得躍起。濠長三十里。以兵守之。時已爲所據。誅殺殆盡。其西亦濠一濠。卽以土築堡。凡五十里。直接杏山。亦以兵堅守。絕中國之援。惟南濱于海。不必濠守。而東則大清地也。濠守旣成。糧援路絕。有刈薪汲水者。輒爲邏卒所殺。大軍俱不敢出。濠初築時。承疇不之覺。已而知爲所困。然已不能爭矣。遂上書求援。凡十有八疏。高起潛恐承疇有功力抑之。使不得奏。然大清之據險斷援。以困洪師。固可謂人謀盡善矣。而天意尤有異者。南海湖頭頓起四十餘里。兵不得安營。承疇知事急。移師西旋。大清兵尾其後。師近濠。吳三桂等督衆填壕。而過守者射之。矢如雨下。衆不能支。遂大潰。俱南走海濱。爲大清軍所逼。十三萬衆盡溺死。三桂與唐及麾下材官五百人。乘閒突圍而出。其餘總兵官。如曹變蛟。馬如龍等十有一人。俱歿于陣。變蛟普鎮西安。有禦賊功。衆咸惜之。大清兵旣覆洪師。遂破洪山。獲承疇。承疇不屈。大清主壯而釋之。此崇禎十五年九月二十日事。大清復急攻錦州。祖大壽聞承疇敗。大懼。欲降城中。有降夷之衆不從。欲殺大壽一門。降夷者。山北近遼陽人。中國之外。爲降夷。降夷之外。卽大清地也。夾處兩國之間。故遼東呼之爲夾道之人。近爲大清朝所逼。歸附中國。稱降夷。俱控弦習戰之士。居大壽麾下。食大糧。頗得其力。至是大壽知不利于己。密遣書大清師。誘之出城。收其衣甲。犒以酒食。盡殺之。大壽乃降。順治初。尚在北京。年八十四矣。錦州旣失。是冬。大清兵入山東。陷兗州府。殺魯王。十六年癸未。春。遼陽中。左前後衛俱沒于大清。全遼盡陷。高起潛上疏移吳三桂鎮山海關。承疇子某。走京師。擊登聞鼓。上始知有十八疏。謝其殉難。祠于京。祭之。廕其一子。至今遼人呼是役爲洪承疇跨海東征。云。康熙四年五月。予在鎮江。遇遼人唐奉山。自言昔在承疇軍中。親見其事如此。

祖大壽字復字潞州籍甯遠衛指揮挂征遼前鋒將軍印總兵官左都督康熙五年子祖永烈爲將軍鎮蘇州其軍甚恣蘇人大被其毒永烈兄弟俱爲將

吳三桂遼東前屯指揮欽差鎮守甯遠中左中右等處地方團練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唐通字達軒陝西西安府涇陽縣人欽差鎮守薊鎮西協等處地方專管石古曹牆四路左軍都督府右都督

前載十一年十月高起潛敗十二月改洪承疇薊遼總督而此云十三年事蓋總督在十一年而援錦或十三年也

大清兵入塞

十三年庚辰三月大清兵至義州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丙申大清兵大舉入塞祖大壽合諸軍禦之于錦州十五年十一月大清兵大舉入塞二十四日庚寅入薊州閏十一月壬寅攻河閒明日分兵向臨清入霸州僉事趙輝死之初九乙巳入文安初十丙午自青縣趨長廬十一日戊申入臨清十六日壬子入阜城景州十八日甲寅入河閒參議趙珽知府顏允紹知縣陳三接死之二十二日戊午攻東昌劉澤清禦之遂西二十五日辛酉自臨清分五攻各郡縣十二月初九甲戌入沭陽初十乙亥入沂州豐縣殺知縣劉光先戊寅破蒙陰泗水鄒縣十二月二日丁卯自長垣趨曹濮別將抵青州入臨淄知縣文昌時闔署自焚死十六年口月入登萊駐軍三月入順得殺知府言孔嘉

姜瀉里死難

姜瀉里，字爾岷，別號漢洲，山東萊陽人。給諫塚，行人塚父也。關中文太青先生翔鳳，令萊陽，獨奇其文，首置之。久之不售。天啓末，逆璫建祠，趨者蟻附。瀉里危言侃侃，以此得名。有司或且跡之急，攜家入山，變姓名爲人耕傭。辛未，子塚成進士，令真州。庚辰，子塚亦舉南宮。瀉里嘗與舊識云：滄海橫流，竊懼我輩欲長守邱隴，亦不可得耳。未幾，北師入薄萊城下。瀉里發砲，中北帥首。北兵爲退舍。亡何，北兵夜襲城。瀉里率親丁巷戰，刃中于臂，被執。索金帛自贖。瀉里曰：吾兒爲清官，聞天下吾受國恩，死卽死，安得俯仰乞命？遂遇害。時年六十有一。季子塚，從城東趨，至抱父尸大罵，被執去。夜舉火，蒸北帳。北帥覺，嚮殺之。諸姊妹俱死。訃至，給諫塚方以言事下獄。塚噴血上書，臺省交疏，請釋塚歸治喪。上乃詔褒嘉一門義烈，命冢臣議優典，而史官黃道周誌其墓。

有刀鋸之心者，不墮魄于雷霆；具松柏之志者，不渝音于風雨。姜公父子之謂也。

宋玫殉節 附張瑤

宋玫，字文玉，號九青，山東萊陽人。父繼登，官憲副，以廉能稱。玫登天啓乙丑進士，初令柘城，尋調杞縣，以治行高等，與開封司理張瑤爭考選，得吏科給事中，抗章正色。旋丁艱歸，服闋，補職崇禎丙子，偕吳偉業、主試湖廣得士萬，曰：吉周壽朋、黃正色、黃文旦等，尋進刑科，都給事，遷太常卿。已由大理寺進，至少司空。壬午，枚卜會推，玫與蔣德璋、黃景昉、吳甡、房可壯、張王謨，尋以召對不稱旨，又爲蜚語所中。上疑比私植黨，下玫與房張于獄，革職歸。亡何，北兵入東省，雲擾玫與同宗吏部應亨輩，經畫守禦，不遺餘力。及城陷，縛玫與應亨相對拷榜，體無完膚。玫始終不屈，遂見殺。

張瑤、山東人進士。開封府推官。會登兵變。城破。被執。瑤揮石相擊。遂遇害。其妻及子四人俱投井死。是年又有大名副使朱廷煥。山東人。進士。闖將劉宗敏傳牌至。廷煥髮指擊碎之。與衿士分守各門。尋賊至圍攻。被執。不屈。賊縛桅杆殺之。又有壽光知縣李耿順。天進士。亦以城陷殺死。

宋公早貴。任清要。列卿秩。名位顯赫。然竟用蒙難死。予角去齒。造物者固多缺陷乎。然而捐生殉節。垂芳千古。則天之厚公。又獨至矣。

造船航海

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北兵入河。開真定。開一日。報陷名城二十六處。兵科都給事中魯應遴。時最錚錚。首建策曰。航海攻心。謂造船三千。發兵六萬。于登萊東匯航海遼遠。在敵知之。必速歸救。不攻而自去矣。首揆票擬。特嘉計畫之妙。該部看議。速奏。工部覆曰。造船固係臣衙門責任。但會典舊例。因兵事興。工者同兵部分理其役。臣部止認造一千五百。上允之。着同兵工二部作速起工。而擔半卸于兵部矣。然起工估計。仍是工部職掌。造船三千。每船價值計銀二千兩。其應支銷錢糧六百萬。工部于估計疏曰。臣部現今庫藏如洗。分任船費。亦須三百萬。計無所措。事又在必行。日夕籌蹙。有河南開封等府積欠臣部料價銀七百幾十萬。合無將此一項聽臣措那。即日馬上差人再限刻起解。以爲造船之費可也。時開封河堤爲流賊所決。城郭現在水底。上又允之。急移咨兵部。促三百萬以需起工之用。兵部則曰。用兵所需。臣部安敢推委。但造船三百萬。非燃指可就。况當此庫藏如洗。外解阻絕。巧婦安能爲無米之炊。臣查鳳陽等府欠臣部造馬價銀八十餘萬。催其陸續先解。以應工部造船支資。此現在錢糧無煩設處者也。上又

允之。工部初意實欲向兵部措銀幾萬爲起工搭廠規模。不謂兵部止移空文一紙。竟同本部之游戲。淨詞乃乞憐于戶部。大司農曰。現今山東路梗。刻刻有庚癸之虞。自救不暇也。轉叩同鄉。又以勤王四集。間藏與廐肆皆空。乃告窘于東西江米巷綢布二商。令執票于畱都蘇杭官庫兌銀。應者及百而止。人有千餘。數不上半萬也。亦以零星而止。時已爲閏十一月中也。兵則入山東。連破兗青二府。州縣小城在所不計。造船之價銀兩奉旨。其事則先歸工部。工部恐爲建議者參其泄泄從事。乃於脫殼之謀。以神其變化。上一疏曰。造船之費兩部雖經擘畫。奈今九門晝閉。二商裹足。油釘板木無從置買。匠作舵手亦無從覓。僱而行兵之事。又刻不容緩。如之奈何。爲今之計。臣部適差造船主事朱正色前往淮安船廠。合無令之帶往廠中。則物料現備。匠人聚擁。商賈湊集。可以計日成功。省臣建議不致徒托空言也。上又允之。時爲十二月初也。此事已實責在朱正色一身。正色若非金蟬甯不畏軍法從事。誰知正色之計更妙。談之侃侃。聽之鑿鑿。其疏言。造船攻心。省臣妙算。同仇之恨。人所同心。但臣所督造者。由閩運糧腹裏之船。非乘風波浪航海之船也。航海與腹裏版木不同。釘鐵不同。式樣不同。航艙不同。索攪器用不同。人夫師手操駕作用不同。今欲爲此。必須資材于閩。廣營造于海涯。需費彼處兩撫計日完工。卽從海上駕往而北。以此大事。因材因地。理勢之必然。臣非敢爲膜外視也。疏上。准移勅兩廣督臺與福建開府矣。舊例。省臣上疏。不逾五日。落旨。部覆省臣疏。大約十日內。至都屬奏章。則候旨一月也。朱正色之旨。得之于十六年二月初旬。都察院請勅移咨。又已爲二月中矣。至是年九月初。見閩粵兩撫奏稿。極贊科臣之策之妙。後言臣等拮据理極。欲起工建造。但今北兵已出海。宇澄清。造船之說。不必議可也。奉聖旨是。

誌異

壬午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庚申亥刻。拱極城刀仗有光火一寸許。

徐亮工字虞欽江陰人。崇禎庚辰欽賜進士。授陝西延安府吳堡知縣。時秦寇日熾。其地有怪鳥。鳥身人面。蓬首若飛。至縣或鳴或棲。不久流賊必至。而城被屠矣。鳥狀如梟。

無錫實錄云。夏秋之交。疫癘大作。萬民凋瘵。兼之凶荒相繼。殍殮爲艱。枯骸暴露。幾徧郊野。

附記

錫邑諸生逐縣令

明季無錫諸生。每歲免糧銀五錢。無田可免者。則與之銀。謂之叩散米。待士可謂厚矣。時知縣龐昌允。字爾祚。號再王。四川順慶府西充縣人。崇禎丁丑進士。米不時發。諸生杜景耀等。約同學扶昌允出西門。故事。縣令出西門。卽不得復入。時諸生以紙大書云。逐出無錫知縣一名龐昌允。不許復入。用硃筆傍鑿粘于蘆簾。爲牌擎之。將吏役皆散。扶昌允出。卽閉門。昌允訴于撫臣。撫臣調爲嘉定令。久之。止逮五六人。革其衿。竟不寘重典。亦異也。此雖龐令之過。而諸生之橫亦太甚矣。時以流寇蹂躪江北。而江南頻年游飢。故當事姑息如此。不四年。役隸威加。衿士非復昔日優文之象矣。迨順治十七年庚子。撫臣朱國治。以錢糧事奏銷。三吳紳衿多黜。是勢極而反。天蓋有以報之也。

明季北略卷之十九

崇禎十六年癸未

元旦失朝新史

廷臣待漏待天子也。恐天子早臨，廷臣先天子而待漏也。待漏之時，鼓未嚴，鼓嚴而肅班矣。肅班而鳴鐘，鐘歇而聖駕登殿，靜鞭嚮矣。鞭嚮而兩班，廷臣有容無息，有意無聲，仰瞻殿上，祇見千百紅袍，揪袖示傘而已。乃癸未年春正之朔，聖駕升殿，文班止一首輔，周延儒、武班止一勳臣，舊例鐘鳴則東西長安門俱開，朝臣俱擁擠在外，因諫開門，而到者仍寥寥。鴻臚未可唱齊班，久之來者作踉蹌狀，十少五六，勉成禮焉。廷儒上揭云：政本怠弛，以致廷臣慢誤，乞奪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

祭十二陵新史

祭天壽山上陵也。十二陵每陵遣三品官主祭，部祭則六品以下二人，又勳戚一人，爲擔土加墳事。舊例也。余隨少司馬馮鄴仙上德陵，將入紅門，輿騎俱輟，總戎戎裝，率兵萬二千人，跪迎軍容壯麗，營伍整齊。紅門之左，設兩羅，徑有五尺，聲如雷發，入則反得乘騎，神宗定陵最近，外凡入者先瞻焉。外暨大方石碑一座，細視之，四面無字，各陵皆然。內有饗殿九楹，殿內祭品豐潔，樂器飭齊，俱籠以黃紗幔。後則露臺一座，臺設大爐，燭高約二丈餘，元門扁閉，梓宮所由入也。墓門在西側，白石爲之，闊五尺，高亦約二丈厚尺許。元宮之巔爲殿五楹，中立硃漆方石碑，高丈有五尺，廣四尺，金書神宗皇帝之定陵七字，爲堞爲壁，爲

地皆竹葉瑪瑙石磴之後則寶頂草樹蒙茸不可入矣。出南西行經長陵成祖也。爲主穴居中再西爲永陵世宗也。規式各陵無二。惟永陵之松多偃地而延蔓如蛇如藤過河越澗行者屢跨其上皆剔牙松。鼠成羣以萬計。康陵則在三十里外。凡上此陵必先一日行翼日遊玉泉寺。山以泉石勝。西十里遊香山。山以殿刹勝。來青軒可坐視九門雙闕偉觀也。下山游碧雲金碧輝煌川巖翠嶺兩者兼之觀止矣。

天壽山之得名世謂御體所藏故也。不知太宗一日駐蹕飲酒適當萬壽之期羣臣等上壽美其名耳。

周延儒附吳昌時

癸未三月故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爲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尙書鄭三俊問鄉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薦于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譽之。而三俊不知也。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憲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昌時特廣其數意脅臺省爲驅除地也。四月御史郝彪佳劾昌時紊制弄權御史徐殿臣賀登選各疏參之。鄭三俊自引咎罷以誤薦吳昌時也。

四月時大清兵久在內地。上特命周延儒以閣部督師斷其歸路。大兵勢大延儒畏不敢逼。適天氣漸炎。大兵大獲而還。延儒偵知之奏捷。加封太師。有山人題詩譏之曰。敵畏炎熇歸思催黃金紅粉盡駝回。出關一月無消息。昨日元戎報捷來。旣而臺省交章論列延儒受賄縱敵出口上頷之。

五月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綱復參昌時及禮部郎中周仲理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

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也。御史蔣拱宸何綸亦交劾之。

七月召山東兵備雷演祚與山東總督范志完面質于中左門。先是演祚入朝面奏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及金銀鞍馬行賄上命逮訊。至是逮至面質。上問行賄京師狀。演祚歷歷有指。上問演祚曰。爾言稱功頌德徧于班聯者誰也。演祚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爲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賄通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怒。即命逮董廷獻。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謝無有。上斥其妄。因問御史吳履中。爾在天津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尋誅志完。

上自訊吳昌時於中左門。拷掠至折脛乃止。

徵周延儒聽勘。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上亦虛己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于敗。

十二月誅吏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

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延儒當中外交訐。無能爲上畫一籌。然受主眷深。故其罷內監。撤廠衛。諸墮日夜乘閒媒孽。上俱不信。延儒益忽之。迨視師行邊。上意稍移。而諸璫乃盡發其蒙蔽狀。上始信之。至是吳昌時事。聖怒遂不可回矣。

延儒之再召也。以賄進。亦以賄敗。以內官進。亦以內官敗。以昌時進。亦以昌時敗。

予聞一老兵云。一日大兵失道。誤入淖泥中。諸將喜而困之。延儒檄至。縱焉。上逮張國維。國維過蘇。蘇人生祭而哭之。國維曰。勿憂。吾現有周相手書在。令吾放敵者。至京。國維果免。

周延儒續記

宜輿再召通內而贊幣帛者。馮涿州也。奔走而爲線索者。太倉張溥。嘉興吳昌時也。擘畫兩年。綸綍始下。時爲崇禎十四年之二月六月。陛見。相得甚歡。呼先生而不名。首復註誤舉人。廣天下取士額。次釋漕欠。并蠲民間積逋。會憂。早禁獄。戍遣以下悉還家。再陳兵殘歲歉。處減現年兩稅。于宗室保舉。破格拔異才。修練儲備。嚴覈討實事。凡捍禦。凡民生。凡用人理財。無不極其討究。極其調劑。至望恩請卹。昭忠銘節等事。向期期不予覆核。至再。以限于格。限于分。阻滯停閣者。沛然弗吝。天下仰望風采。考選四十六位。悉登臺省。以示寵人。亦樂歸之。誦太師者無閒口。使天意向平安。在非救時之宰相。時吳昌時職儀制。必欲調文選。握百僚遴選。次黜陟權。奈正郎從無調部者。昌時淹延儒。必欲得而後已。延儒查例。世宗時文選病故。武庫正郎調入。又天啓朝鄒維璉。匪石。以職方郎調稽勳。援兩故事。冢宰鄭三俊。素不肯。依違于延儒者。以昌時故而具題。十五年八月入司。時當臺省年例。故例省一臺二。無踰額者。昌時以臺十省六。省爲范士髦。韜菴。李士焜。又白等。臺爲陳蘆鳴。遲。姚應。翀。磊。齋等也。一時哄然。然昌時棘手。初試延儒。主裁于上。惟弭耳就職耳。昌時于是事權在手。呼吸通天。爲所欲爲矣。昌時與張溥同爲畫策建功人。淮安道上。張溥破腹。昌時以一劑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兩人也。其忍心如此。壬午十月二十日。爲延儒半百之誕辰。擬舉觴。大內周后以皇親雲路通譜。備壽儀。外廷則盡文武偏海內爲延儒添籌矣。不意初十下午有北兵進口之說。延儒不信。曰邊塞將佐爲糧儲劫司農常套也。十一十二兩日果寂然。延儒以坦衷處之。十三日早辰。薊州難民踉蹌而來。小保定告陷。大清兵大隊南下矣。蓋大兵實係初十日五更破薊州。卽

闔其四門。內不得出。外無馳報。故京中以為無是說也。十三早辰。齋所掠而出口者。向北方。發礮而揚其刃者。馳南。幾輪左右。獸駭禽飛。上震怒。謂邊將不足恃。邊撫無可依。更恨郵牒無聞。塘報不發。兩撫一鎮。悉逮而繫之獄。誅之。怒猶未釋。兩撫馬成名。潘永圖。一鎮唐鉞也。上日坐文華殿。勅有獻策直入毋禁。董心葵輩親承聖語。後有一逃奴。貉裘錦衣入門。亦蒙賜點主。乃勳衛當獲特奏。梟之而止。九門書開。文武坐門外。入羽書。一日曾陷二十六名城。延儒爲之無色。聊效楊嗣昌故智。使僧道百人建大法道場于石虎衙衛口。上聽誦法華經第七卷。十一月閏十一月十二月。滿城人如處甕中。十六年正月朔日。禮應輯瑞。十三省方岳無一至者。二月春闈。亦無言及。至三月初。外來者聯鑣路慶平安。內應出者有三選文武。給憑未領。及外轉陸出司府等官。不下百五餘人。亦俱結隊而去。蓋大兵自十月入內。至今年二月。日將二百身不解甲。鞍不離馬。乃于三月初。一入莒州城。養馬于野。人皆休臥。如是者匝月。莒州境四面高山。春暮草茂。宜牧馬云。四月初五日下午。上臨平臺。召三相國。詞色俱厲。云朕欲親征。延儒跪曰。臣願代皇去。上不言。仰視。側搖其首。延儒起。陳演繼之曰。首輔閣務殷繁。臣可去。上仍側搖不言。陳起。蔣德璟下跪曰。臣實可去。上又側搖如前。蔣起。延儒再跪請出。上冷笑曰。先生果願去。朕在宮中看過奇門。正在此刻。一出朝門。卽向東行。慎勿西轉。當時不得不謝恩而出。東至齊化門。權宿城樓。題請隨征科道兵科方士亮。御史蔣拱宸。兵部職方尹民興。戶部劉嘉績。勤王已到四鎮。劉澤清。唐通。周遇吉。黃得功。亦隨行。初六日。至通州。而大兵之自南而出。東起津門。西至涿鹿。亘三百餘里。橫排擠擁。車載驛馱。不盡是蘆橋一處。渡河也。遠近城樓之砲。日夜不絕響。延儒在通城。則受四鎮之拜師。四鎮則輪設絳帳之脯席。隨征四臣。

從延儒而傳食四鎮。四鎮又赴隨征。四臣而陪酌延儒。延儒之客席已徧。先上爵于勤王。四鎮祝凱歌。後洗爵于隨征。四臣祝紀錄。一月來日未遑也。朝晚進二疏題。皆飛報大捷。實未嘗出城數武。爲濠外窺一矢相加遺也。後人有賣放出口之說。不亦冤哉。五月初六日。大兵無留影。延儒同日夕會飲者。慶太平。又四日。整歸輦。時爲初十上午。先入文華殿。陛見。歡迎。親手扶握。慰勞備至。告假休沐。不允。十五日。賚閣臣羊酒。陳將辭。謂伴食無狀。貽我皇憂。方負愧。遂收成命。延儒亦權辭。竟同陳蔣准允。時浩州知州武進吳方思。蓼堪入覲在京。見邸抄。頓足致慮。曰。聖眷替矣。十八日。諭禮吏兵三部。查閣臣視師凱旋。優禮之宴。如何隆重。各兩進其儀。俱駁。情禮未合。二十三日午刻。傳諭大小九卿。申刻平臺候旨。屆期接出。則首輔周延儒奸貪詐僞。大負朕躬。着議處回奏。時延儒尙臥內閣。兩人扶出。小轎而歸。明日各臣會集西掖左府空室。向得其顧盼而驕語衆庭者。今則不啻口詈之矣。旨意落于勳戚。疏亦略存體。餘皆已有旨也。六月初一。辭陞于前門之碁盤街。仍賜銀一百兩爲路費。後參之者日甚。在當日之最睡者尤甚。如袁彭年之類。彼各自爲地。恐他人參之也。蔣拱宸則又有說考選時意欲得省。時值一萬。蔣只六千。以西臺與之恨焉。亦以同鄉及門之誼。過望宜興也。朋比一疏。并及昌時。七月二十五日。親審文華殿。即日緹騎南下。逮延儒。十月初八。抵京。寓順城門外之二廟。自疏願戍衝邊。不報。十二月初七日。五更。延儒賜益。昌時乘市。齎勅大金吾駱養性。向在閣日。金吾必拜延儒爲老師。以便稱呼。今延儒囑付乃弟。後日事絮聒不已。駱欲回奏。恐遲刻。闔其榻而跪于中庭。亟呼曰。老師天明矣。老師天明矣。回奏即日得旨。復來解益。若十三年之薛國觀。則停解一月。盡出戶外也。延儒再召之局方結。

涿州馮銓與延儒同年。年相若。初時有同衾之好。後結兒女親。己已逆案。居前列。今爲延儒致力者。冀寬一網。復然計也。奈上于此舉最爲得意。急投不得。緩引不得。延儒亦竭盡苦心。三年來如一日。竟無從啓齒。不謂徒以身殉也。

延儒再召。卜行有日矣。一夕。夢故妻吳氏大哭于前曰。勿入京。入必有禍。延儒弗信而行。果符所夢。或云其子奕封夢母云此。

審吳昌時字來之甲戌進士

明朝會試。十八房簾官。舊例八翰林六內科。吏禮與兵之職方。其一人爲戶刑工三部輪值者。職方郎之所以必與。以其勞而責重。三年海晏。軍國荷賴。會簾一席。酬之。世宗以來皆然也。癸未科春闈愆期。擬于八月舉行。職方尹民興。楚人也。至七月。誓不復一疏。恐逢聖怒。不得入場。兢兢捧玉。得門生而後快。二十五日上。忽御文華殿。親讞蔣拱宸。參周延儒。與昌時朋比爲奸。疏中所及之名。凡延儒四月視師時。題請隨身兵科方士亮。兵部尹民興。戶部劉嘉績。臺中郎蔣拱宸也。皆與審。又延儒門客董心葵。亦在焉。取東廠及錦衣衛刑具以候。昌時受刑。已盡全套。疏內諸款皆承認。又問董心葵。延儒得銀起用爲幾人。曰。不記也。時御案有縉紳一部。自上擲下。則福建道施元徵。一葉向上。啓奏曰。福甯道施元徵是也。時緹騎南下。昌時亦撼拱宸曰。羅山大敗。皇上發銀三千。往邊口收贖難民。難婦兵部又差齋銀官二十。今兵銀竟無隻影。爾固隨征。亦以飛報大捷奏。非欺君而何。拱宸曰。羅山奔北。初交兵。固有失銀之事。後各將用命。仍復大捷。帝震怒曰。那有敗而復勝之理。喝聲打司刑者。將拱宸當頭一下。紗帽爲裂。帝憤恨。推倒案桌。

迅爾回宮。跪審諸人。一無發落。錦衣衛慮卽覆審。俱不放縱。盡其人而繫之獄。尹民興不得回部。大司馬張伯鯨以職方印照例送協贊員外王永積。後永積遂謀入會簾矣。

宋應亨不屈

宋應亨字長元。山東萊陽人。中天啓乙丑進士。初令清豐。擢禮部主客司主事。遷吏部。歷驗封考功稽勳文選四署。尋轉稽勳郎。甲戌歸。踰六年。長子成進士。授杭州理刑。應亨教之曰。毋東濕。毋草菅。毋長莠。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大兵破臨清。應亨率士民守萊陽。北隅羸弱。捐千金建甕城。浹旬而畢。大兵至。應亨獨當一面。懸賞募死士。夜劫營。大兵拔圍去。十六年二月初五日。大衆掙至。避北城。不攻。次日辰時。由城東北緣雲梯上。應亨平巾箭衣。驅家僮巷戰。家人令易帽。不可。戰良久。家僮死者三十餘人。應亨項中一刀。被執不屈以死。後太史王崇簡弔之以詩云。拜手松楸酒一杯。傷心灑淚踏蒼苔。寒林風起山光動。衰壑雲移海氣來。泉路幾年空夙恨。人閒此日有餘哀。高蹤已自成千古。夕影淒淒照草萊。聞者傷之。應亨死後。詔贈太僕寺少卿。長子名璜。字玉仲。登鄉試榜。次子名琬。字玉叔。中丁亥進士。尤善詩。陝西浙江副使。

北都崩解情景附記

崇禎末年。北京人有只圖今日不過明朝之意。貧富貴賤各自爲心。每云流賊到門。我卽開城請進。不獨私有其意。而且公有其言。已成崩解之勢矣。午未之間。大兵入京。都城戒嚴。上發內帑錢數萬。命諸營千總每人領錢幾千。分授守城兵。每兵二十錢。兵領出以指彈錢曰。皇帝要性命。令我輩守城。此錢止可買

五六燒餅而已。既而內不發錢，使京中富家出錢養兵，如百金之家，出銀五錢，卽妓家亦出五錢。上云：一家豈無二三妓，其家可出五錢，以故人心益離，而事自壞。謂皇帝欲守天下，而徵及妓銀，時事可知矣。後李自成破京，取銀十七庫而去。

當時政弊民玩如此，申酉之變，不蔡可燭。

蔣臣奏行鈔法

癸未六月，召見桐城諸生蔣臣于中左門，臣言鈔法曰：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錢銀買鈔者，以九錢七分爲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給事中馬嘉植疏爭之。

搗錢造鈔

從來京師錢價，紋銀一兩，買錢六百，其貴賤只在零十與二十之間。自崇禎踐祚，與日俱遷，至十六年，賣至二千矣。夏秋閒，二千幾百矣。宣問賤之所由來，云私錢操入過多，乃于九門特點御史九員督理其事。街衢錢桌，有私錢一文，笞二文，徒三文，遣四文外，斬矣。其價限定一兩六百多一文，亦斬。復設石臼鐵杵一，見私錢不暇入爐鎔化，卽刻搗碎，以絕其影。有夾入搜獲必斬，小民貿易存剩，許送納御史臺獎之。令至嚴也。白設官坐以待，自朝至暮，半月來，小民無捨錢者。清對無聊，各西臺不得不出自己囊，買私錢以搗之。辰出午飯，必使班役持錢三四千，或五六千不等，日費兩許，將碎錢積于臼杵之間，爲人觀看。匝月餘，舉以報命。云私錢收完，錢價預定，塞責而已。而民間之錢價下趨無抵也。凡賣錢諸處，對面現付，必如欵限，如一兩可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八百，則于桌下私授，或少轉夾，以廠衛多人，曾有照常交市，擒去

鼻首故也。于是決意行鈔。省中條議。鈔有十便十妙之說。一、造之之費省。一、行之之途廣。一、齎之也輕。一、藏之也簡。一、無成色之好醜。一、無稱兌之輕重。一、革銀匠之奸偷。一、杜盜賊之窺伺。一、錢不用而用鈔。其銅可鑄軍器。一、銀不用而用鈔。其銀可入內帑。上大喜。即刻造鈔。立發儀制。司從來解入之硃卷。與宗師優劣科歲試卷。爲鈔質之資本。押工部收領。限日搭廠。揆官選匠計工。如有阻其事者。法同十罪。工部查得三祖時典故。造鈔工料。紙六皮四。皮者樺皮也。產于遼東。今有紙而無皮。無從下手。乃令工部召商。人皆京師大奸棍。具疏願領銀百萬往遼買回。上又責之工部。時流賊渡河之信已確。已之崇禎十六年十一月。中事也。嗚呼。鈔法固善矣。惜其行之不早耳。

上用銅錫木器

癸未十月。上自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各崇省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

李自成陷承天府

癸未正月。李自成陷湖廣承天府。巡撫宋一鶴守城。下城巷戰。揮刃擊殺數賊死。一鶴號鶴峯。順天宛平籍。北直保定府清苑縣人。崇禎三年庚午舉人。巡撫都御史。承天破。標下有願負之出奔者。一鶴堅持不肯。卒自刎死。江陰馮生在楚蜀時。又聞被執。罵賊死。鍾祥知縣蕭漢。有賢聲。賊戒其部曰。殺賢令者死。乃幽之寺中。戒諸僧曰。令若死。當屠爾寺。僧謹視之。漢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遂自經。

蕭漢。號象石。江西南豐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鍾祥知縣。五載。俸滿行取。聞襄藩陷。自誓曰。士見危授命。豈可卸擔。遂以護陵保土。自請于撫。按免覲。壬午十二月十一日。賊逼境。破關廂入。咸失色。漢奮呼臂曰。此

正鍾令刻死之日也。入署，奠辭家廟，出絹帨，勒令衆賸自經。曰：男忠女烈，各宜自盡，吾不能庇城中億萬生靈，敢愛此三十二口，并兩雛子。于是揚鞭直指，擐甲登陴，重懸賞格，殺賊三千餘級。越六日，賊復大合，幾百萬，薄內城，相持五晝夜。至癸未元旦，漢擲劍向北泣拜曰：臣力竭矣，急衝圍奔陵，賊亦踵至。漢挺身大呼，鍾祥知縣在此，不得擅驚陵寢，賊卒挾之前。漢引頸就刃，賊曰：砍首，應云：即砍。賊曰：剝皮，應云：即剝。賊遣僞官元圭說降，以管夷吾劉青田爲言。漢應之曰：管仲不死，有母在，我則白雲望斷，惟知向日。郁離子痛鱗介之易我衣裳，從龍淮左，我正值聖主英明，金甌無缺，事不相同，死即死耳，勿復言。賊憚而重之，不忍殺，批片紙，令亂箭射死。蕭知縣漢即袒胸以受，寂無半鏃相加，旋有票送吉祥寺僧寮，至則羅列美饌，小賊一人主之。漢大罵不食，求死轉急，覓死且不可得。偶于圓定覓剃刀藏之，因取敵紙書楊椒山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作忠魂補，又別錄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兩言，紙窮投筆起，復拾土塊從壁書鍾祥縣令蕭漢願死此寺十字，隨時對壁自刎，血橫濺字，時正月初五日也。士民買糶致誅，就寺地瘞之。

賊陷承天府，改曰揚武州，遣僞將王克生決顯陵求寶，僞知州張聯奎多備鐵鋤，獻策求歡，賊方舉事，歛風雷大作，晝晦，聯奎見金甲將手持金瓜當頭一擊，即昏迷跌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聯奎宜城諸生，其妻何氏固以貌都爲賊所執，守節不從，慷慨遇難者也。克生抓去，不知所在，衆賊驚散，闖大懼，遂不敢動。一云諸賊發陵，忽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分兵陷潛江京山諸縣。

何氏守節而死，聯奎媚賊而亦死，一流芳一遺臭也。然聯奎大損名節，有負其妻，當頭一擊，快哉，閱

此知州官不如縣令，男子不如婦人遠矣。

附記二異

二異者何？一墓中人，一無頭人也。賊陷楚豫諸省，每決陵求寶。一日發陵，得二美人，蓋宮妃殉葬而猶未死者。美人復見天日，喜甚，既入室，大笑而卒。以久閉元室，陰風土氣沁入肌骨，腹餒體柔，一遇風日，陽氣即散也。

流寇盛時，鋤刈人民無虛日。一人遠歸，距家三十餘里，天雨且暮，投宿野邸。旅主云：舍後有屋兩間，予弟宿內，恐驚若耳。其人曰：予生平無所畏，獨畏汝弟耶？及進門，扣之不應，門忽啓，心怪之。及入視，啓戶人乃無首者，其人大駭而仆。旅主笑曰：汝云不畏，何乃爾乎？因慰之曰：勿畏也。昔吾弟遇流寇，斬首而去，時響鹿諸獸羣集，將衆尸分噉，遞及吾弟，一神人止之曰：勿食此人。錄上無名，尙有四年陽壽，不應死。羣獸散去，弟因自撫其首，已無矣。喉間止一硬管而已。昏夜趨歸，與予同臥，談遇賊事甚悉。及旦，予見弟無首，大駭，然竟不死。飢則啾啾有聲，用茶匙沃食管中，飽則無聲矣。又能織蓆，亦異事也。

昔唐崔廣宗爲張守珪所殺，仍不死。飢渴即畫地作字，世情不替。更生一男，四五年後，忽畫地云：後日當死，及期果卒。

監左帑龍舒嘗言親戚遊蜀，路經湖溪，晚投一店，忽見左側一人無首，駭以爲鬼。主人曰：不須驚，此人也。往年因患瘰癧，頭忽墜脫，不死。自此每所需，則以手畫，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

宋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禮隨邵運使往江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憩于潘姓家，聞旁舍嘖嘖有

聲窺之。乃一無頭人。織草屨。連手快疾。刁大驚。潘生曰。此吾父也。宣和庚子。嘗遭賊亂。斬首而死。手足猶能動。肌體皆溫。不忍殮殮。用藥傳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

無頭而活。其說近誕。恐世不之信。故附載三事于後。乃知古今奇異。何所不有。

李自成屠黃陂

癸未正月十日乙巳。賊陷雲夢。十一日丙午。陷孝感。十一日丁未。李自成。羅汝才。至黃陂。知縣懷印走。賊設僞令。黃陂士民殺僞官。賊怒。反兵屠之。夷城垣爲平地。十三日戊申。陷景陵。賊別將陷德安。自成馳檄黃州。指斥乘輿。僞托仁義。以誘遠近。僞示有三年免征。一民不殺之語。愚民皆感之。李巖復私作民謠。令黨誦之。云。穿他娘。喫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以故所至風靡。黃州守將。棄城東下。掠江上客舟。大擾江南北。方國安諸將屯漢口。

左良玉避自成

正月。李自成大隊逼漢陽。左良江牽衆二十萬。自金沙堵下九江。遂至蕪湖。良玉既避賊東下。沿江縱掠。降將叛兵。所在蜂擁。俱冒左兵攻剽。南都大震。留守諸軍。盡列沼江兩岸。不問爲兵爲賊。皆擊之。良玉列狀上兵部。自白兵稍戢。羣賊始散。

三月。傳制襄城失守。明法具在。左良玉憫其久勞。行開。責令圖功自贖。方國安。陳可立。革職充爲事官殺賊。

馬世奇入對

癸未。李自成。張獻忠。益熾。上不時召對羣臣。馬世奇對曰。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于相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壘。再苦于宋一鶴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生命矣。賊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勦兵安民爲辭。一時愚民被欺。望風投降。而賊又爲散財賑貧。發粟賑飢。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着。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自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上載李自成馳檄誘民及左兵擾民等事故特錄此

徐標入對

癸未五月。召巡撫保定右都御史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淮江來。數千里。見城陷處。蕩然一空。卽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不見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歔歔泣下。標又曰。天下以邊疆爲門戶。門戶固。則堂奧安。其要致備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復上言屯田及車戰諸策。上皆善之。標受事不久。而數數召見。蓋閔念飢民。欲得其詳也。

是月。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諸撫臣借名護籓。實皆棄城而走。勅諭各籓。并覈王永祚等棄城之罪。上皆不問。

李貞罵賊

二月初六日庚午。李自成遣賊攻麻城。城空無人。十九日癸未。自成攻陝縣。知縣李貞率士民堅守。賊一鼓而拔。縱兵大殺。李貞厲聲叱曰。驅百姓死者。知縣耳。安殺何爲。罵賊不已。自成怒。褫其衣。倒懸于樹。貞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訴上帝以殺賊。賊斷其舌。副之母喬氏及妻俱死。

李自成陷常德

三月。湖廣土寇陷澧州常德。又陷武岡州。殺岷王。時湖廣諸蠻獠俱伺隙。土寇勾引攻掠。盡歸于自成。三月。澧州土賊勾自成陷常德。常德富強。甲湖廣。積粟支十年。官吏遇賊皆犇。士民無固志。遂陷。自是辰岳諸府相繼告陷。而雲貴路梗矣。

李自成襲殺左革

癸未二月初十日。自成襲殺革。裏眼及左金王。并其衆。時羣賊俱歸自成。聽其約束。惟左革二賊。恃其衆。不相下。自成因置酒宴之。殺之于席上。革里眼名賀一龍。

李自成殺羅汝才

三月。自成屯襄陽。命羅汝才攻鄖陽。久不下。多死。汝才所部怨自成。初。汝才聞顯陵之異。以天命未改。潛謀歸順。欲殺自成獻功。尋以印馬分營。起自成疑。至是。四月。自成數十騎突入汝才營。汝才臥未起。入帳中。斬其頭。汝才一軍皆譁。自成以大隊兵脅之。七日。乃定。併其衆。汝才。陝西延安人。多智而狡。賊中號爲曹操。初。隸高迎祥。後合獻忠。又合自成。折節下之。自成兵長于攻。汝才兵長于戰。相倚爲用。每破城。自成取六。汝才取四。羣賊推自成爲奉天倡義大元帥。號汝才爲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汝才嗜聲色。所至郡

邑輒擇子女之美者。後房數百。女樂數部。珍食山積。酣燕歌舞。自成每曠之曰。酒色之徒也。以山東人元珪爲謀主。每事取決焉。自成并殺珪。汝才死。所部多散亡。部將楊承祖。素驍勇。牽衆盡走鄧陽。投守臣徐起元。起元守鄧數年。處強敵之間。竟保殘疆無恙。皆羅兵力也。獨在豐聞變。自成調其兵回襄。不從。五月復攻襄時中。殺之。小袁營遂滅。

他書載三月十一日甲辰自成殺汝才。而史略與編年則載四月內。予謂自成三月初十殺左革。明日復殺汝才。恐未必如此之速也。

李自成擅號設官

癸未四月。自成既廣收部曲。羣賊俱奉號令。遂據襄陽。號曰襄京。其餘所掠郡縣。俱改易名號。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既而連陷荆襄鄴郢。席卷河南。有衆百萬。始思據有城邑。擅名號矣。修襄王宮殿。設官分職。自稱倡義大元帥。爲一品。權將軍。二品。制將軍。三品。果毅。四品。威武。五品。皆將軍。七品。掌旅。八品。部總。九品。哨總。所授將帥田見秀。劉宗敏。賀錦。張鼎。黨守素。辛思忠。谷可成。李友任。繼忠。吳光義。劉芳亮。劉希堯。李過。自成親姪等兵。共二百三十餘隊。總計馬步兵六百餘萬。每隊立一標旗。行營望之而走。標營用白旗。蘆皆用黑。左右前後。分用黑白紅黃色。而蘆隨之。自壬午年夏破荆初。及防禦使。府尹。州牧。縣尹。至癸未正月。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自成。更設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諸官屬。侍郎則喻上猷。蕭應坤。楊承裕。郎中徐丘。王家柱。鄧巖忠。從事顧君恩。郭附龍。傅朝升。防禦則孟長庚。陳蓋。李之綱。吳大鴈。黃閣。金有章。府尹則張虞機。姚允錫。牛佺。劉蘇。鄧璉。劉茂先。又使任光榮守

荆蘭養成守夷陵。王文耀守澧。白珏守安陸。葉雲林守荊門。謝世龍守漢川。馬世太守景陵。高一功守信陽。周鳳梧守禹州。兵鋒所至。人心皇皇。皆棄城奔走。大江南北。人無固志。

自成封崇王。爲襄陽伯。邵陵保甯甯諸王俱降賊。改封伯。諭上獄。薦列荊州紳士。自成下檄徵之。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僞檄下。萬策自經。開先觸塔死。楊承裕勸進牛金星。不可乃止。

鄖陽古劍

癸未二月初七日庚午。鄖陽府天馬山崩。出古劍一口。上書云。包家大奴兒弓。神機妙火震浮空。馬陷門內。木子死。羅挂灘頭。僞滿山。九九數盡。取出青鋒。洪武二十二年。青田劉基造。四月初六。行都司地。平板下。尋出火藥四十六簍。鉛子六簍。上書包都司制。以此擊賊。殆無虛發。按劉青田卒于洪武八年。今古劍之說。不知何據。然是月十一日。羅汝才即被殺。尋自成犯鄖。敗去。則馬陷句似應李闖。羅樹句似應羅汝才。曹操也。

高斗樞守鄖陽

鄖陽鄰界秦蜀。左右荆襄。楚之極。孤危地也。自鄖撫南奔。城日夜耽耽環攻之者。動經旬月。賴荆南道高斗樞竭力守禦。四月初旬。賊數萬至城下。四面皆築高臺。爲坐因計。我兵盡毀其臺。又銃炮傷賊萬餘。賊乃遁去。以次漸復均州。穀城等州縣。又傳檄四方。諭以賊必可滅。好義士民。多有應之者。

李自成陷保康

四月丁酉。自成陷保康。知縣石維壇死之。保康縣屬鄖陽。辛丑。自成遣僞將之禹州。禹州守將先期具禮。

迎賊。賊設僞官之任。廿一日甲申。下詔厲將士討賊。告諭天下。

是月初一甲子起。有癸酉。無丁酉。有丁丑。無辛丑。再攷。

顧君恩議取關中

癸未五月。李自成在襄陽。所造宮殿皆傾塌。遂移屯鄧州。益兵攻鄖陽。爲官軍所敗。復退屯襄陽。與羣賊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永裕欲先據留都。斷漕運。獨顧君恩曰。否。否。先據留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爲元帥桑梓之邦。建國立業。然後旁略三邊。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有餘。方爲全策。自成從其計。遂拘鐵工晝夜造鐵鈞釘各萬餘。謀入潼關。越隴山險。先是自成好掠牛金星勸以不殺。遂嚴戢其下。民間稍安堵。輒相誑惑。無有固志。六月自成大造舟艦于荆襄。

顧君恩拔貢爲僞吏政府選郎。後自成入秦。取趙。破京師。俱如君恩計。亦賊之有才智者。

張獻忠欲入蜀。先于巢湖習水師。李自成謀取秦。併于荆襄。造舟艦。俱欲止南兵不上。且使秦蜀不戒也。二賊聲東擊西。詭計略同。

孫傳庭攻拔唐縣

癸未五月。詔孫傳庭作速勦寇。六月十五丁丑。立賞格。購李自成萬金。爵通侯。購張獻忠五千金。官極品。世襲錦衣指揮。餘各有差。進孫傳庭兵部尚書。總制勦賊軍務。仍總制三邊。鑄總師七省之印。九月八日。己亥。傳庭決汝州僞都督李養純。率所部降。知賊并兵守寶豐。傳庭遂攻寶豐。十一日壬寅。自成來援。白

廣恩、高傑等戰却之。傅庭曰：寶豐不卽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拔之，斬僞州牧陳可新等數十級，遂以大兵搗唐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賊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城，盡殺賊家口，賊營痛哭，誓殺官兵。

官兵禦賊以來，有三快事：一擒高迎祥，一射自成目，三殺賊家口。三者傅庭實居其二。後雖有潼關之敗，然兩大功不可沒也。但養純之降實爲通賊，張本古云：受降如受敵，奈何輕信以致敗邪。

孫傅庭逐李自成

孫傅庭既拔唐縣，壬寅自朱仙鎮而南。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士馬俱飢，或勸旋師就運。傅庭曰：軍已行卽還亦飢，當破一縣就食耳。十三日甲辰，復陝縣，縣俱窮民，集騾羊二百餘，頃刻食盡。自成將步騎萬餘逆戰，官兵前鋒擊斷自成坐纛，進逐之，自成奔襄陽。

此戰差強人意

孫傅庭汝州大敗

癸未九月，大雨連旬，孫傅庭軍乏食。二十一日壬子，兵譁于汝州，降盜陰通自成。二十二日癸丑，自成率精騎大至，官軍接戰，陷賊伏中，賊乘之，官軍大敗，自成驅大隊疾追，一日馳走四百里，官軍死亡四萬餘人，喪其軍資數萬。傅庭故將家子，然不知兵，好大言，九邊精銳悉隸麾下。又據潼關之險，自成欲誘致之，每戰輒匿精銳，驅難民當前，因是多所斬獲。傅庭志益驕，屢疏奏捷，且上言有自賊中逃回者，言賊聞臣名皆驚潰，臣誓肅清楚豫，不以一賊遺君。愛上信之，因召對羣臣，出傅庭疏示衆，兵部侍郎張鳳翔獨言

賊素狡多詐，示弱不可信。且傅庭所統，皆良將勁兵，不如爲陛下留此家當，上目攝之，羣臣窺上意，爭請命傅庭進剿。至是果敗，乃削傅庭職，充爲事官，扼于潼關，加白廣恩陝西總兵官，提兵援剿。進士程源疏言：「殲大寇必圖大舉，合數十萬之衆，八面而齊攻之，誰應援，誰聲實，誰牽制，誰批腹，着著照應，使之疲于奔命，救接不暇，然後可一鼓而擒。乞勅傅庭憑關固守，勿事浪戰，書奏不省。」

大雨乏食，天時人事可知。然聞岳家軍猝遇敵不動，故撼之甚難。未有一日走數百里者，卽自成敢于疾追，亦熟知官軍無紀律耳。不然，彼獨不畏陷于伏乎？是秋，馬世奇主武關策略云：「彼之情形，在我如濃霧，而我之情形，在彼如列炬，此之謂也。雖然，乏食軍謀，先自敗矣，豈必待盜之通賊以哉？」前所載官兵敗賊，或斬首數十，或數百，至千餘而止矣。卽追逐亦不過數十里已耳。夫以數萬及數十萬之賊，而僅斬其千百，亦何關勝負？况未必殺賊精銳，或以良民冒功乎？茲之一敗，則馳走四百里，死亡四萬餘，何多寡遠近相去若是？軍形賊勢，強弱勝負，于是乎見矣。

李自成入潼關

十月二日壬戌，一隻虎陷關鄉，卽自成姪李過也。疾走至潼關，獲督師大纛。初六日丙寅，以纛給守關者。乘閒突入潼關，官軍大潰。一云孫傅庭率兵十六萬與賊大戰于潼關，賊將戰宗敏，用誘兵計，將良民居前，佯輸數陣，傅庭遂輕之。十月初六日開關延敵，賊伏精銳關前，驍將賀錦、辛思宗、谷可成、劉希堯、任繼榮十餘人，俟傅庭追入伏中，砲發伏兵四起，圍困。又先以五千賊詐降，至時內外夾攻，我兵大潰。傅庭單騎走，賊遂入潼關，竟抵西安。西安不守，時蓋十月十一日也。十五日自成卽王位，既定西安，卽發兵十萬。

金銀五十餘車。往甘肅延綏臨洮等處。

自成西行陷華陰。傳庭及白廣恩退屯渭南。自成合衆數十萬陷渭南。屠之。傳庭歿于陣。渭南知縣楊暄被執不屈死。自成陷華州。初八戊辰。陷商州。商維巡道黃世清死之。自成屠商州。二十四日乙酉。陷臨潼。巡撫馮師孔不屈死之。西安陷。按察使黃綱自盡。指揮崔爾遠投井死。秦府長史章世燭自經死。紳士死者甚衆。原任山東巡按御史王道純。都司吏邱從周等。俱罵賊死。參政田時震不受僞職死。解元席增光。宗室舉人朱誼泉。俱投井死。原任磁州巡道祝萬齡。深衣大帶。至關中書院斯道中天閣下。哭拜宣聖。從容自經死。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餘吏民皆相率降于賊。

初自成席捲楚豫。雖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得郡縣。官軍旋復之。至是入秦。據百二山河。遂不可制。居秦王府。僞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秦藩擁資百萬。富甲天下。賊之犯秦也。戶部尙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之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妨假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犒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書上不報。至西安陷。秦藩府庫盡爲賊所有。自成分徇諸縣。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自成改西安爲長安府。榜掠巨室。助餉。十一月。考校州縣生員。一等與六政府屬。二等州縣。三等佐貳。

孫傳庭夫婦死難附裔元桂等

孫傳庭。號白谷。代州人。長身抗爽。才武絕人。能左右射。中萬歷己未進士。授永城知縣。調商邱。有能名。甲子。爲例考官。行取吏部主事。歷封勳。勳選四司員外郎中。爲順天府丞。以邊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癸未加兵部尙書。賜尙方劍。總制各省。督師剿寇。會天霖雨。糧糗不繼。師大潰。潼關陷。公獨身橫刀衝賊陣。以歿從騎俱散。不能得其屍。公之出也。自念必死。顧語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無愛我。西安破。率二女六妾沈于井。揮其八歲兒以去。兒踰牆避賊。墜民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子世瑞。重跣入秦。得夫人尸。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下。蓋公素有德。秦人云。標下監軍道副使喬元桂。同日死之。元桂。定襄人也。同里進士馮訥生。作潼關行紀其事云。是晦潼關既破。三秦頓失。西安知府簡仁瑞。四川舉人。被擒。不屈。罵賊最烈。賊揮爲數截。死。都司書辦邱從周。遮道罵賊。賊擒至。罵愈厲。剜其眼。罵如故。割其舌。去其齒。寸磔之。罵始絕。秦府左長史章尙綱。投印井中。赴秦府。端禮門外。再拜自經死。

傅庭死事本末。得之梅邨吳偉業。前載章世綱。此載章尙綱。意尙綱爲是。

吳從義赴井

吳從義。字裕強。浙之山陰人。曾夢長者撫其背曰。歲寒松柏。其在斯乎。予字而歲。青寤。遂更焉。崇禎十二年己卯。舉順天鄉試。十三年進士。遷長安令。秦地兵荒。游至千緡。不能得升粟。公設法賑貸。秦民賴之。以生。廷議以寇盜充斥。裁縣簿。設練總募邑中丁壯隸之。公躬自訓練。與標兵夾攻南山。寇獲其渠子午會。張諸鎮。乃安。時李自成蹂躪豫楚。秦與壤接。詔督師孫傳庭移鎮西安。以衛秦而援豫。兵十餘萬。俱集長安。刀糟草豆。戰車戈矛之屬。俱出民間。公憫焉。除宗紳衿士。應免外。餘如寄在各田。槩行編派。而民少甦。平居食簋不逾二。飲不至醉。冬裘夏葛。必敵方更。癸未春。舉卓異。冬十日。孫傳庭喪師。潼關不守。長安勢如壘卵。公佐撫軍議戰守。分汛南門。十餘日。而賊至。十一日。東門陷。撫軍馮師孔死之。衆扶公下。至

城北關神廟，易冠服，從容望闕叩首，赴井中死。秦士民間之，號呼震天，如失父母。卽賊亦爲嘆息墮淚。事聞，贈山西按察司僉事蔭一子。

黃綱一門盡節

黃綱，字季侯，河南光州人。與兄丁未進士，袞並擅機雲之譽。中天啓壬戌進士，初授南宮知縣。五年，考最授兵部主事。出爲紹興知府，旋丁艱歸。會賊寇光州，公廬墓入山，僅以身免。長子諸生，葬如，率家僮巷戰，罵賊致殺。妹亦遇害。丁丑，陞公臨鞏兵備副使，建番漢合勦之策，大敗賊于河洪，承疇奇其功，特疏題薦。尋轉洮岷參政。壬午，陞按察使。及癸未，自成大舉破潼關，公赴井死之。夫人王氏同殉。巡按御史金毓峒、監軍御史霍達聞于朝，上以忠烈可嘉，下部卽日從優議卹，贈太常寺正卿，廕子恂入監讀書。

焦源溥罵賊

焦源溥，字逸源，號涵一，陝西三原人。少穎悟絕倫，稍長，研理學，尙節義，最慕漢之武侯，唐之鄴侯，骨相非凡。萬曆三十七年己酉，舉于鄉。四十一年癸丑，成進士，初受沙河知縣，尋調潯縣。庚申，以卓異薦擢四川道御史，官舍蕭然如禪室，或諷公何太儉，公曰：不聞長齋，御史乎！凡在西臺，封事數上，熹廟登極，益廷聚訟三案事，公危言正論，舉朝側目。甲子，巡按直保，以忤要人意，例轉河南憲副，備兵廬鳳，未幾移疾歸。己巳，起補山西，庚午，遷參政，所至愛民如子，不取屬吏寸絲尺縑。甲戌，以才望特擢爲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旣蒞任，築軍實，修馬政，築城堡，謹斥堠，慎擇將領，以忠勇勤爲上，毋取恢然者。曰：猶之相馬，不舉肥也。亡何，中蜚語歸，癸未冬，自成入西安，召諸邑縉紳授僞職，仍以總督官銜延公，脅之去，見自成，公罵

曰爾爲賊吾恨不手刃爾乃欲誘我耶吾朝廷大臣有死無二幸速見殺賊閉之室中三日罵益厲公美鬚髯皆上指目皆盡裂賊稍近公舉手擊之將殺公公誓不絕聲賊拔其舌支解死時十二月十九日也按臣霍達爲請卹于朝

公從兄源清號澗一萬歷丁未進士除戶部江西司主事歷員外郎中廣平知府山西山東副使四川參政山東按察使山西左布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罷官里居年七十始舉一子賊入境不屈自經二公皆以清品聞而源溥尤尙氣節爲臺中好直言諫草傳天下

南企仲罵賊刻南師仲

南企仲號弦蒲渭南人萬歷庚辰進士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年九十矣陷賊大罵不屈不食兩日死其子禮部主事南居業號冢嶺萬歷甲辰進士亦以不屈見殺

焦公以兄弟死難南公以父子殉節其地同其貴同而其時與烈又同誌于青史美哉

中部知縣朱新達

十月李自成既破西安遂掠酈延中部知縣朱新達知城小不支先令妻妾自縊一妾少尙未配合新達遣之去妾不可垂泣甘縊然後新達自縊死

史略一刻華蝶野乘又刻朱新鐸事同而名各異須再攷之甲申正月二十日監軍霍達恭報秦中殉難諸臣有朱新達妻妾則朱爲是

余應桂總督陝西

癸未十月二十九日庚寅。上始聞潼關失守。以兵部侍郎余應桂總督陝西三邊。收拾邊兵。相機勦寇。應桂聞命飲泣。陛辭曰。不益兵餉。雖去何益。上默然。發帑金五萬給軍。應桂遷延河上。不進。時朝議以應桂爲總督。而命御史霍達監其軍。達秦人也。夙負才略。知習地利。土著。故用之。十一月初三日。上召對。諭以有真。剿然後有真。撫有好將。自有好兵。有好有司。自有好百姓。在爾實心爲之。命達速前去料理。達痛哭數陳。言西安若在。臣不惜死以報皇上。比至。則僞官充斥。赴任無地。

李自成祭墓

十一月。自成大會羣賊。戎馬萬匹。旌旗數十里。於米脂祭墓。以兵百騎按行鳳翔。守將誘而殲之。自成怒。攻鳳翔。陷之。屠其城。

榆林諸將殉義

十一月十二日壬寅。李自成發金數萬。招榆林諸將。以大寇繼之。兵備副使都任。原任總兵王世顯。侯拱極。尤世威。惠顯等。斂各堡精銳。入鎮城。大集將士。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効死無二。推世威爲長。主號令。繕甲兵。自成遣僞官說三日。不聽。自成怒。十五日乙巳。賊四面環攻。城上強弩疊射。賊死尸山積。更發大砲擊之。賊稍卻。十六日丙午。賊攻甯夏。鎮兵逆戰。三勝之。殺賊精銳數十。自成歸西安。益發兵攻甯夏。陷榆林。守道都任合門自縊。原任總兵尤世威。舉家百口。付之烈焰。自揮刀突戰死。衛心。原任總兵侯世祿。侯拱極。王學書。王世欽。王世國。李昌期。原任副將翟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發。楊明。原任游擊孫貴。龍養崑。原任守備白慎衡全家。紋現任游擊傅德。惠憲。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二典。劉芳馨。劉廷杰。文侯。

國現任守備尤勉。惠漸、賀天雷、楊以偉、掌印指揮李文焜，皆不屈死。時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計。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閣城婦女俱自盡。諸將死事者數百人，而鄉紳死難，則有誥封副都御史朱嘗德等。榆林爲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絕，軍士飢困，而殫義殉城，志不少挫。榆林旣屠，賊搗甯夏。甯夏官兵迎降，三邊俱沒，賊無後顧，遂長驅而東矣。脫是時中樞稍知兵，當賊困榆關，急請濟師爲犄角，可令賊奪氣，乃一籌莫展，束手待斃，可謂國有人乎。

秦地稱山河百二，讀無衣小戎之什，猶想見慷慨激烈之槩。生斯地與官斯土者，被其風氣，大節著焉。雖謂與華峯比高，涇水比潔可也。嗚呼壯哉。

文臣讀書明理，而朝廷復優待之，其殉節宜矣。至于武將何知，且文臣平日視同走狗，宜非降則遁耳。乃不爲賊誘，可爲異矣。至無一人降者，則又異甚。尤可異者，婦人女子，亦知賊至不過披掠已耳，非甚不獲已，未有甘心引決者，竟至闔城自盡，其貞風勁節，真古今所未聞也。

榆林地臨河套，朔北緊關，甯夏邊陲要路，負山阻河，二衛旣失，賊遂由秦越晉，勢如破竹矣。

李自成屠慶陽

自成旣破榆林，遂攻慶陽府。城中堅守四日，力不支，城陷。守道段復興，知府董琬，推官靳居聖，鄉紳太常少卿麻禧，皆死之。居聖字淑孔，長垣人。進士。城破自刎。自成屠慶陽，執韓王、大張僞榜，移檄河南郡縣，俄還兵西安。此十月事。

鄧太妙賦詩

鄧太妙，故甯河武順王之裔。三水文翔鳳太青之繼室也。崇禎初年，太青以太僕少卿家居。武恭人歿，謀續娶，家園有並頭蓮之瑞，作嘉蓮詩七言，今體四百餘首。鄧之父才其女，而告之曰：「此真可以壻汝矣。」太青喜，遂委禽焉。既歸于文，春秋佳日，奉太夫人版輿出遊，登車弔古，夫婦唱酬，筆墨飛動，爭光鬪捷。太青有二出西郊記，讀者善之。甲戌，太青得風疾，至壬午春不起。鄧爲文以祭，敘致詳悉。關中文士爭傳寫之。癸未冬，關陝蹂躪，鄧以才甚，爲寇盜所知，淪于秦，流離于幽冀，郵牆旅壁，潑墨留題，嘗賦秋思一絕云：兼葭一望碧連山，襲襲輕風拂翠鬟。秋色亦知亡國恨，卻教落葉盡成斑。

三秦一失，不獨忠臣義士抱天墜之憂，卽婦人女子亦懷亡國之恨。故附記鄧太妙一事。

李自成陷平陽

十二月初五日，自成發兵入漢中，復反兵至韓城渡河。二十日庚辰，陷平陽，吏民皆降。蒲州鎮將高杰，聞自成渡河，于是退兵澤州，沿途大掠。自成殺西河王等三百人，山西郡縣聞賊至，望風迎款。

李自成陷甘肅

十二月，自成遣賊陷甘肅。甘肅巡撫李日瑞、總兵郭大吉、同知藍臺等並死之。西甯衛尙堅守不下。至明年甲申二月，詐降殺僞官賀錦等。

張獻忠屠蘄州

時李自成陷承天，據襄陽，所在棄城走。獻忠因得乘機攻取。先是壬午六月，破黃安。十二月，破黃梅。至是癸未正月，張獻忠襲陷蘄州。次日，令縉紳孝廉文學悉冠帶，自東門入，由西門出，盡殺之。遂屠蘄州，留婦

女。毀城稍不力。卽殺之。蘄州與黃安黃梅二縣俱屬黃州府。

張獻忠屠蘄水

癸未二月。鄉官周之任。勾引張獻忠。初四丁酉。獻忠遂陷蘄水。屠其城。道臣許文歧被執。不屈。殺于麻城。邑有饒宦。獻忠未至時。蘄水官府謀集鄉兵守禦。饒宦不從。謂鄉兵徒擾民耳。賊勢孔亟。官兵請于各宦。每宦養兵三名。饒宦曰。我窮宦。不能養也。旣而城破。獻忠集城中商民士宦于教場。而盡殺之。後及于饒。饒夫婦跪請曰。願出金二十萬。免死。獻忠括其家。得三十萬。卒殺之。

野乘云。督糧道參政許文歧。爲賊所執。求死不得。瞥見從賊衆多繫黃麻。密告以忠義。暗約從中擊賊。以柳圈爲號。適爲逆衿王固懷泄其事。遂被害。臨刑歎曰。吾所以旦夕不死者。正爲此耳。今旣無成。天也。含笑而卒。

王固懷附賊以殺忠臣。眞衿中禽獸也。至饒宦以三十萬賫而不肯養三兵。其愚鄙可恨。獻忠殺之。快矣。但百姓亦何罪哉。

張獻忠陷黃州

癸未二月丙寅。張獻忠疾馳至黃州。乘大霧攻城。黎明。城陷。副使樊維城罵賊。洞胸死。維城固孝介公之姪。而玉衡之子也。貢生馮雲路。力學著書。精禪理。徵辟不就。獻忠慕其名。強起之。雲路不屈而死。其門生諸生汪陞廷亦死。諸生易爲瑚。父道暹。名重海內。前已與次子爲璉。罵賊死。至是爲瑚亦死之。獻忠據府。自稱西王。黃陂鄉宦歐陽玖迎降。尋陷羅田。

樊維城號紫蓋黃岡人父玉衡爲給諫以建言國本遭戾公中萬歷己未進士授海鹽縣知縣歷遷至福建副使崇禎癸未張獻忠破黃岡公被執大罵不屈死之

易道暹字曦侯湖廣黃岡人爲諸生以文章俠烈名海內博涉羣書賊逼黃岡長子爲瑚請避而公所著四書易傳詩徵諸書卷帙浩繁又所購求四方瑰文秘冊多年汗牛不忍舍去因貽書友曰不聞天下亂元道自着書卒不去俄而賊益近爲瑚奉母走青峯巖公亦令僕團奴擔書偕幼子爲璉他徙未及里許遇賊賊問何人公給以遠方書賈賊云汝易曦侯何欺我公曰汝旣知我幸聽一言村中財物足飽汝腹幸無殺人焚舍賊怒曰汝不畏死尙爲鄙人言耶汝徧遊熟道里肯從我共享富貴否則立死公亦罵曰死賊汝爲中國百姓一旦爲賊殺人無算覆載不容天兵回合生磔汝肉何富貴之有賊益怒遣騎縛公于段家店殺之爲璉同日遇害督學水佳允祀公父子鄉賢祠

黃州異僧

異僧黃州人平日專念阿彌陀佛晝夜不徹隨其所見皆稱阿彌陀佛如見張姓者則曰張阿彌陀佛見李姓者則曰李阿彌陀佛路上見雞則曰尖嘴阿彌陀佛山中見虎則曰大嘴阿彌陀佛見人吹笛則曰長阿彌陀佛見人打鼓則曰響阿彌陀佛見其所見無非阿彌陀佛者癸未總兵黃鼎守黃州府城師于途中大督念佛衝黃鼎道軍士執之登城適獻忠攻黃州師亦留城上夜間念佛頻呼軍士醒軍士恨之縛而投之城下未幾復在城上念佛如故如此者四每東城下則西城上西城下則東城上中軍官白于總戎始禮重焉

山中獵人得一大虎。師募之放生。獵人云：汝償我三十金，便可放虎。師止得四金，與之。獵戶云：汝能執虎耳三匝，而虎不食，汝則與。汝虎師遂授記，隨執虎耳三匝，乃縱虎逸去。是夕，虎遂飯依師。師與虎同居黃麻山金剛洞中。太監盧九德提兵過黃州，至山中訪之，欲見虎。師語虎，虎止示其首。九德欲見全虎，師復喚虎出，虎乃大吼躍出。九德亦飯依焉。

黃州大飢，人相食。師出城外，飢民持刀叱師，捨身充飢。師解衣示衆云：汝俟我念佛千聲，汝即食我。念佛至八百，汝輩即扼我心。吾尚能念完二百聲，以足千聲佛也。念至三百聲，衆不能待，即欲推刃。忽有兵馬從空中來，飢民驚散，而師已在城中矣。

張獻忠入麻城

癸未四月，張獻忠破麻城，從賊大逆，則劣生周文江居首。文江爲獻忠兵部尙書，有原任錦衣衛遣戍劉僑，托文江進二美妾，併金銀器皿玉杯古玩數萬金于獻忠。獻忠用僑爲錦衣衛都督，教諭蕭頌聖自殺。楚生某祝髮居吾邑，康熙初，遇于蓮蓉庵，予問楚事，生云：麻城鄉宦梅之翰，萬歷閒進士，天啓時爲陽和總督，蓋陽和堡屬九邊大同城。時張獻忠居麾下爲游擊，之翰見其勇猛過人，善待之。及崇禎時，之翰已物故，獻忠引衆過其里居，設祭而去，絕不擾民。至癸未四月，麻城宦僕李人會聚衆叛，主城中大亂，合萬人據之，不通出入。鄉野亦起兵數萬，圍困半月不克，然鄉兵日益，而城內之糧事且迫。李人會大懼，聞獻忠駐兵蘄州，夜半遣人縋城下，由間道請救。時獻忠步卒多降李自成，麾下止有騎士七千人而已。適欲

出掠未定所趨。聞麻城使者至大喜。即刻期進兵。鄉兵聞之各解圍走。獻忠遂入麻城。城中降者五萬七千人。獻忠別立一軍號爲新營。選勇士將之。勢復大振。已而獻忠去衆乃悉從之。五月破武昌。皆此軍力也。

是歲二月自成遣將陷麻城。城中虛無人。越兩月而獻忠入。豈麻民劫數有不可逃者歟。且賊勢稍衰。每逢人助。是天心猶未厭亂也。

張獻忠屠武昌

癸未五月總兵方國安率兵扼蘄州。武昌武備廢弛。闖獻交窺江漢。時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虛。楚王有積金百萬。三司請貸。王不許。大學士賀逢聖家居。倡義捐貲募兵。適承天德安潰兵俱下楚。王盡募之爲軍鋒。以長史徐學顏領之。號楚府兵。獻忠沿江而上。破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徹江上兵。櫻城守。參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小有斬獲。賊攻武勝門。文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壬戌。楚府新募兵爲內應。開門迎賊。文榮躍馬持矛大呼殺賊。賊攢刺之。洞腋死。賀逢聖與文榮俱守武勝門。城陷歸。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墩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死。逢聖屍沈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始葬。楚府長史徐學顏方署江夏縣。與賊格鬪。左臂斷。右手尙持刀不仆。爲賊支解。合門殉難。二十餘人。都司朱士鼎被執。賊強以爲總兵官。士鼎戟手大罵。賊斷其左右手。棄之江濱。士鼎縛草于臂。作書畢。乃死。與都留守沈壽崇及武昌通判李毓英。武昌知縣鄒逢吉。嘉魚知縣王良鑑皆死。楚宗多從賊者。

獻忠執楚王。盡取宮中積金百餘萬。輦載數百車不盡。楚人以是咸憾王之。愚也。獻忠以匱輿籠王。沈之西湖。湖水湧沸。久之乃死。賊亦異之。王之先乃太祖第六子。洪武三年封。至是始遭難。其富可知。賊屠僇士民數萬。投屍于江。尚餘數萬人。縱之出城。以鐵騎圍而蹙之。江中浮屍蔽江而下。武昌魚鱉不可食。其餘民數百。悉斷手足。毀目鼻。無一全形者。獻忠遂據武昌府。僭稱武昌曰京城。僞設六部五府。鑄西王之寶。開科取士。殿試取三十人。爲進士。卽授縣官。初。李自成兵臨漢陽。不克。聞獻忠取之。自成怒。榜示遠近。曰。有能擒獻忠獻者。賞千金。及聞取武昌。復遣人賀之。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被殺。行將及汝矣。獻忠懼。卑詞以答。求彼爲援。多賚金寶。使于自成。自成留其使。獻忠恨之。

遺聞載賊從鴨蛋洲渡武昌。知縣鄒逢吉死之。而史略則云從煤炭洲渡。未知孰是。

賀逢聖。字克由。號對揚。武昌江夏人。父享陽。潛心理學。所著有思聰錄。人模樣等書。公爲諸生。受知督學鄒迪光。而熊尙文尤奇公。與熊廷弼並見賞愛。或問二公優劣。答曰。賀生夏瑚商璉。熊生干將莫邪。後其言竟不爽。廷弼領解。公不與。迪光贈以五十金。爲三年膏火計。萬歷癸卯。捷賢書。屢上春官。不第。選應城教諭。丙辰。登進士。殿試第二人。除編修。壬戌。分試。得華允誠等。公居鄉。與廷弼頗不合。後廷弼將被罪。楚紳梅之煥。滿朝薦以廷弼冤。疑公意有異。同公曰。詎以小嫌介意。遂援筆具草而已。不可救矣。會楊忠烈勅忠賢。忠賢切齒楚人。猶慕公清望。語之曰。各省俱建生祠。惟貴鄉湖廣實無功德。公曰。此地方官事。非某所敢知。璫默然。遂借南畿主試之推削公籍。崇禎初。補南京祭酒。丙子。入內閣。戊寅。致仕。後二年。再召入。與首輔勃谿不合。尋告歸。上召便殿安餞。公伏地悲泣。上亦惻然動容。同官陳演大呼曰。逢聖有罪。不

可引動天淚。公掩涕起侍。賜冠履坐蟒衣一襲。遣官護送回籍。時壬午歲也。明年癸未。賊破蘄州黃麻。烽火連鄂城。武昌大震。公以死守。勸當事。其門人大冶尹如翁。心愛公。特馳三百里往謁。挾一僧帽。一袈裟。微諷之。公以見危授命。對五月十九日。獻忠攻武昌。二日不下。會報監軍楊王基。陞郎撫。遽移營渡江。兵勢單弱。賊遂從漢陽門入城。陷乃廿二日也。公服御賜冠履蟒衣。詣楚王府。將奉王同死。至則藩府爲獻忠竊據。王已不知所在。公遂見執。乃曰。我欲親見獻賊。罵之而死。衆不令見。公乃北向五叩頭畢。遂投緇陽橋下而死。夫人危氏。子覲明。皆死之。仲子光明。守八分山墓。聞難來奔。又死之。兩子媳一曾氏。一陳氏。孫三人。皆死。一僕。壹命。相依七日。竟死之。合門就義者二十餘人。公旣歿。大吏招魂祭葬。公八閱月而屍出。面目如生。冠纓不絕。諸生尹如翁歸大冶。城破被執。不屈而死。其父孝廉珩。博學負氣節。先避地吳中。公死。上感悼。命禮官議卹。會遭國變。南京諡公文忠。

江陰馮生云。賊將盡殺城中男女。逢聖謂之曰。汝何不殺我。免殺許多百姓。賊不忍加害。送至獻忠老營。亦不忍殺。逢聖曰。速殺我一人。其餘百姓無罪。獻忠曰。依汝言。全了他屍罷。蓋欲驅民入江耳。此與前傳小異。

一云。獻忠以武昌民衆不能頓殺。開城驅之入江。蕪香三枝。與衆刻期。如香盡而猶在城內者。盡殺。民爭趨出。蹂死萬計。不能出者。殺之。凡驅民三十萬溺之于江。江水盡赤。浮屍千里。予是時聞有流至鎮江者。真人問大凶賊也。有自楚來者云。獻忠將屠武昌時。大雨如注。雷聲轟烈。獻忠馳馬呼曰。上天怒得緊了。何不快殺。遂如砍瓜截菜者然。數十萬衆不能遽殺。乃啓城逼入江中。獻忠每自云。

我是黃巢後一人。又云：我比黃巢殺人更多。其凶忍殘暴無復人理如此。

時武昌一人平居好善。城破躍入江中。止見桑田。初不知水。步行卅里。至青山峽。登岸抵家。竟無恙。人咸異之。卽已亦不知其故。至今猶在。益力行善事。一云：逢聖朝服投江死。門生大冶尹如翁從之。是賀尹同死也。而此云歸大冶云。似小異。

前載賀公以巨舟載全家溺死。是一門同日死也。而野乘所載止云同日危。夫人子覲明之死。餘先後不一。似與史略小異。姑兼記之。

先是崇禎五年。襄陽地震。武昌震而且陷。及十五年壬午冬。自成破襄陽。至是。獻忠又屠武昌。俱不出一紀。然則地道本靜。而震動不已。是失其常矣。能無災變乎。

張獻忠大敗

癸未六月。諭平賊將軍左良玉專勦張獻忠。毋老師糜餉。八月五日丙寅。諸軍齊壓武昌而軍。獻忠出戰。大敗。遂復漢陽。并諸屬縣。

復漢陽幸矣。而不書。乃書獻忠大敗者。何喜之也。喜獻忠之敗。過于復漢陽也。

李乾德岳州三捷

癸未八月。張獻忠陷咸甯蒲圻。二邑屬武昌府。距岳州二百里。沅撫李乾德。總公孔希貴。移屯岳州。居民他避。令軍士詐爲居民。開門迎賊。賊入城。伏發賊盡殲。留四賊。割一耳貫箭。縱回。以辱賊。獻忠怒。益兵進攻。乾德虛立營壘于道旁林中。植旗幟。伏大砲。積薪其上。賊以火攻之。延燒積薪。砲發斃賊數百。賊益怒。

水陸並進。乾德飾戰艦。中流向賊營。度矢石可及。卽止不進。賊連弩射之。乾德度賊矢礮既盡。水陸奮擊。三戰三捷。獻忠乃悉衆圍岳州。百道俱攻。八月五日。力屈。城陷。乾德希貴走長沙。八月初七日。戊辰。賊前鋒至湘陰。湘陰民俱空城走。獻忠欲北渡。卜于洞庭湖神。不吉。三卜。神終不許。十九日。庚辰。獻忠斂舟。湘潭數千艘。將北渡。忽大風起。覆舟百餘。溺死數千人。因復還岳州。盡殺所掠婦女。投屍江中。焚其舟。火延四十里。江水夜明如晝。遂陸行向長沙。

李乾德雖不殉難。然三戰三捷。功亦偉矣。至于大風覆舟。神之惡賊如此。

蔡道憲續傳

公之先居于泉。父維忠。以功曹爲府幕。生三子。伯鍾。殿。仲道。宜。俱庠生。公諱道憲。字元白。號江門。崇禎癸酉。年十七。補弟子員。卽登賢書。丁丑。成進士。授滇南司李。中途。丁憂歸。辛巳。改李星沙。時堵允錫爲郡守。相助爲理。壬午十月。公有事于會。堵以覲行。過公小樓。秉燭而語。公謂堵曰。子烏得去乎。去是無星沙也。堵亦曰。子速歸。署死而後已。吾子勉之。自此兩人別去。十二月。賊陷荊承。癸未五月。陷武昌。七月。陷岳州。一時名藩重臣。大帥勁卒。俱潰于長莫能自固。有廣鎮尹先民者。夙稱能守。公結以衛時。民已大奔。一城內外。皆絳衣游悍。且掠且市。又文武率屬相忤不和。賊朝渡夕潰。尹降。公督戰不支。乃下馬釋戎服。整衣冠。北面拜泣曰。臣不職。以死謝至尊。爲賊所執。賊階降語曰。我素知公。公勿苦公。怒罵賊。縛公公益罵。釋而又縛者三。乃噤降。將尹款語公。公噴目直視曰。爾爲衛律耶。朝廷何負爾。而反。奮縛搥尹胸而搏之。賊數萬咸股栗。公數賊罪。又揚天朝威德。大辱賊。賊乃副公公。就副罵不絕口。賊皆流涕發喟曰。南朝僅見。

李侍郎也。十二月，賊陷衡永，遂忽拔衆渡江。甲申正月，王師乃恢復。三月，堵公復任，省像建祠發喪。率諸司入而哭之。先是壬午之春，公促夫人侍太夫人歸，私謂堵曰：「吾與子俱處燕在堂也，亂至無日，吾無死所，忍使慈母目見乎？」奮題其壁曰：「許多上將，新誰徙？正在中流，楫自悲。」公蓋自期有素矣。生子萬歷乙卯九月廿七卒。癸未八月廿六日，得年二十有八。配謝氏，子名知遠。以甲申五月二十日，虛葬公于長沙府城南理靈坡。主喪者親兄道宜，司喪者郡守堵允錫，及別駕周二南也。

丁丑，吾邑秦鏞北上，遇蔡公子儀揚，見公徒步，不乘輿馬，自閩至京師，凡數千里，皆陸行，其足力強捷，真世間舉子所未有者，是歲成進士。

蔡道憲長沙罵賊

崇禎十五年冬，賊襲荊州，鎮臣率兵擁惠王走長沙。明年癸未，武昌陷，巡撫亦率兵千人走長沙。長沙亂，推官蔡道憲以一身經理支撐其間。八月，岳州陷，鎮臣孔希貴亦率兵萬人走長沙。郡中恆擾，道憲與鎮臣尹先民誓衆固守，躬自持釜餽出粟餉兵，與希貴相犄角。八月二十三日，甲申，獻忠至城下，希貴先走。李乾德奉吉王惠王走衡州，尹兵大潰，賊至城下，呼推官曰：「吾軍中皆知公名，可速降，毋自苦。」道憲強弩射之，獻忠怒，攻三日，夜而城陷。二十五日，丙戌也，希貴先民俱降于賊。道憲被執，百計誘降，不屈。置小樓中，凡念有四日，令降將尹先民說之，卒不聽，罵不絕口。賊大怒，寸磔之。道憲從容受戮，長嘯一聲，風雨驟至，頭臚已斷。兩瞳子尚爛爛不瞑，賊亦駭愕。時爲十一月，道憲年纔二十九。宏光朝贈太僕卿，諡忠烈。先是，道憲莅長沙之明日，夢李芾來謁，異之，及殉難，與李芾合祀，名其祠曰二忠。

蔡道憲，號江門，福建泉州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長沙府推官。時獻賊猖獗，公乃作書告兄曰：親老矣，兄好事之，弟與此城俱存亡耳。爲官時有詩云：湘中司理濕青衫，半日齋居十日巖。聞者悲之。公被執時，有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賊勸道憲降，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云爾不降，亦死。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遂并殺之。內有四卒奮然曰：願且延旦夕，葬主骸而後死。賊義而許之。于是四卒解衣裹骸，葬于南郭，葬畢自經。

與道憲同死者，知府周二南，舉人馮一第，一第字櫻公，長沙人。天啓丁卯舉人，以詩名湖南。城破，櫻公走湘鄉，將乞師西陽，以圖賊。賊僞守聞，遣人執其母兄求之。櫻公不忍其母兄，乃出至長沙，就縛。將殺之。一老僧伏地哭請免櫻公，乃斷兩手置營中。一夕死。湘鄉人果逐其僞，令出湘潭，與賊戰，不利，而聞大軍自醴陵來，賊乃棄長沙走。其母兄竟得免云。

謝良琦，號獻菴，粵西孝廉。歷仕有賢名。蓋博雅君子也。其記江門死在十一月，除小樓二十四日外，又何遙隔也。謝曰：知先生事者蓋鮮，故急爲表出之。且係以詩曰：大廈原非一木撐，荔枝空自哭先生。狼煙已誓忠臣死，魚素先申孝子情。柴市從容天地淚，常山刀鋸古今名。不知三載官衙夢，冥漠初能鑿至誠。則謝公之考江門必確矣。

按李芾，宋臣，知潭州。除夕元兵破城，合門殉難，諡忠節。謝詩末句蓋指芾而言。
按西陽城，乃辰州府城也。辰州有大西山，在府城西北。道書第二十六洞天，上有龍湫，禱雨卽應。又有小西山，石穴中蓄有藏書千卷，相傳避秦人隱此，世稱二西是也。

人世最重莫如身命。士大夫所以殉難者，亦以節不可失，名不可敗，故不得已舍此而取彼也。若林國俊等，渺然一卒耳，何關名節，乃能視死如歸，非烈丈夫能如是乎？勿謂行伍中無人也。

史可敬叛降獻忠

史可敬，長沙人。由進士擢給事中。丁艱在家，豪橫鄉里，里人仇之，毀其室。可敬思欲報仇，遂降獻忠。獻忠授以都憲，鎮守常德地方。可敬恣意殺戮，常德人受荼毒者，莫不切齒。獻忠既去，士人即縛以獻軍門，并搜獲其手書，皆教獻忠定計取辰、沅、靖等處事也。其稱獻忠，動曰陛下，曰新朝，曰聖主，皆見之于箋表，偏撫于解，至日笞七、十下靖州獄。獄內凡五人，皆僞官，可敬其一也。

趙某歸獻忠

趙某，長沙人，膂力絕倫，能倒曳兩水牛走。崇禎時，中武進士，當北上中途，遇饜馬，擊殺數人，乃免。及歸，知盜甚盛，恐爲所害，遂隱居不出。至是，獻忠犯長沙，其兵分數十人各爲隊伍，四出劫糧，忽遇趙某被襪而走。歸營不敢言，已而復益百人馳至。趙怒曰：「前僅笞汝，以警若輩，今將殺汝等矣。」舉刀相向，賊懼其勇，各駭而退。還白獻忠，獻忠問安在，諸卒告之。獻知爲將材，可用，遣騎士厚幣往迎。趙度賊去，必糾衆復至，整甲礪刃以俟。忽見旌旂載道，車騎如雲，鼓吹引前，武夫擁後，金幣列庭，遜辭徵聘。趙以事出非望，大喜，遂歸獻忠。時麾下勇猛數人，悉爲義子，賜姓稱王。若序後先，則趙應列末位，而趙自負所長，欲較武藝之優劣，以定爵秩之崇卑。孫可望聞之，即出願與相較。獻忠恐傷其一，使徒手搏戰。于是兩人乘馬東西分立，彼此顧盼，不敢遽交。久之，金鼓一震，兩馬相對突前，趙度可望必舉手相交，不意可望馳至，竟不舉手，並

轡相挨而過，猝以肩臂向趙一推，趙不及備，卽墮。然以力大，兩足夾于鞍上，身卽于馬腹下倒穿而過，仍躍馬上，竟不及地。其蹻捷如此。獻忠見之，謂可望雖勝，然可謂鬪智而非角力，使再試之。二人馳馬如前，趙俟其至，將可望懷中一握而舉，兩足遂懸，馬卽空鞍飛去。諸軍喝采，獻忠等大加歎賞。遂以趙爲二王，可望爲三王，李定國爲四王，將士稱趙二千歲，孫三千歲，李四千歲。後獻忠欲入川，慮軍士多攜婦人，道險難行，密與諸將議殺妻妾以令三軍，咸有難色。獨趙先殺妻子，獻忠大悅。入川久之，獻忠忽發狂疾，召趙至前跪之。趙曰：「小臣無罪，何見責如此？」獻忠使左右四人畫趙背爲棋枰，趙乃死。諸將以下皆驚疑，欲散。獻忠知事不諧，遂傳位可望，可望密鳩獻忠而總其兵權云。

以趙某之雄武，使將相舉而用之，足以保障郡邑，竟投置以資獻忠，是如虎添翼也。然驍勇如趙某，不爲國家建功，以垂千古，乃甘爲獻忠用，復殺妻子以求媚，其不得死也宜哉。

朱國柱常德罵賊

朱國柱，雲南臨安府人。天啓元年辛酉舉人，授常德同知。崇禎癸未秋，獻忠犯常德，勢不可支。士民請出城以避賊鋒。國柱曰：「城亡與亡，安用避焉？」遂整衣冠升堂正坐，罵賊不屈。獻忠殺之。先是崇禎七年甲戌七月，常德城夜忽地震，其聲烘然，百姓驚起，疑爲賊至。屋脊毀墮，或謂龍過，而又無雨，頃之復響，聲如染石。杙鉉鉉始知地震震過復響，一晝夜凡十有八震。有小鎮鄒溪，居民三十家，震時陷沒地中。常德陷死二百餘人。城上女牆悉皆傾倒。時所陷之地不一，陷時有水如墨，倒射于上。自十月以及明年乙亥正月，又兩震焉。越十年爲癸未，獻忠破常德甚矣，災異之可畏也。

楊夫人罵賊

夫人朱氏。湖廣武陵人。薊遼巡撫楊鶴無由公夫人也。賊執夫人。夫人罵曰。吾天朝命婦。豈從爾亂賊哉。遂死之。

張鵬翼衡陽罵賊

癸未八月二十九日庚寅。張獻忠襲陷衡州。桂王及吉蕙二王走永州府。張鵬翼。四川順慶府西充縣人。由拔貢任湖廣衡陽知縣。獻忠破城。鵬翼罵賊不屈。縛擲中流。鵬翼他書載明翼衡陽屬衡州府。此外死難者湖南道參議陳瓊亦忠義凜凜烈丈夫也。瓊福建鎮海進士。

劉熙祚永州罵賊

九月獻忠拆桂王府殿材。至長沙造宮殿。追兵獲三王。至永州。湖南巡撫劉熙祚督水師禦之。遣兵護三王入廣西。而自入州死守。奸人開門迎賊。熙祚被執。賊欲脅降之。不屈。閉目絕食。題絕命詞于永陽驛壁。罵賊不已。遂遇害。于是全楚皆陷。獻忠歸長沙。開科取士。分兵徇諸郡縣。

傳曰。熙祚字仲緝。號劬思。常州武進人。幼而孤。中天啓四年甲子。舉人。再試再蹶。公曰。丈夫貴自植立耳。豈必科目不朽人也。謁選得興寧令。擢湖廣御史。與左良玉握手歆歆。勉以忠義。將士聞而泣下。癸未。巡按湖南。至永州。會都院莊祖誨催餉四集。賊乘之。祖誨先行。委公殿後。賊望見偏裨跪白馬前。知爲重臣。突執公。擁之去。賊欲降之。公不屈。遂自絕飲食。賊必欲降之。將授爲侍郎。加以蟒服。堅不受。惟罵賊不置。口賊怒。縛至宗師館。備加楚毒。以繩曳倒拖地上。血肉狼籍。終不屈。遂害公于甯鄉神廟。破腹剝腸而死。

時癸未九月十六日也。有絕命詩。授小吏陳緯。置髻中。佚出。緯走。擲。遇部將。出詩。鑄之。宏光朝。贈左都御史。諡忠毅公。弟永祚。字叔遠。號宛毅。貢生。廷試第一。歷官至興化府同知。再遷。至按察司僉事。聞建甯失守。拊膺慟哭而卒。此得之公甥薛堆山云。公蔭一子。子祭葬。祀毘陵四忠祠。公子名晉藩。舉孝廉。負氣節。有父風。

劉忠毅之死。野乘云。公護諸籓。冒死斷後。爲賊追縛。檻送獻營。一也。史略云。入州死守。奸人開城。公被執。二也。而陳皇士則云。爲莊祖誨殿後。突執去。三也。三者之中。當以陳說爲是。蓋臣聞之堆山者。以甥談舅。其事必確。

張獻忠復陷岳州

先是八月。獻忠陷岳州。九月。駐長沙。至十一月。獻忠復遣賊將下岳州。沿江設伏。廣輕舟于汶港。以巨艦載重資。順流下。官軍邀擊之。賊佯走。官軍爭利。汧流上。盡奪其資。入舟舟重。不能速行。賊輕舟四出。圍之。夾擊。殺溺無算。岳州軍民空城走。賊遂陷之。賊既得岳。所謂洞庭之險。與我共之。于湖南一帶。如數節。而後。迎刃解矣。

獻忠此計。所謂利而誘之。亂而取之也。惜乎庸將不知。

張獻忠陷江西郡縣

時獻忠已陷全楚。而江西袁吉一帶。面面與楚相通。賊從萍鄉萬載永新三路突犯安福吉水。俱破。十月初四日甲子。賊陷萬載袁州。十四日甲戌。左良玉遣將復袁州。十八日戊寅。吉安及諸縣同日而陷。賊設

偽官。改吉安爲親安府。廬陵爲順民縣。復陷袁州。十二月。獻忠遣兵陷建昌。又陷撫州南豐。

辛丑歲仲秋十一日。舅氏曰。昔在南昌時。聞獻賊破吉安。只一人耳。予問。舅氏曰。當日賊遣一騎。飛至城下。城門固閉。守者登城望之。謂止一賊耳。亦何能爲。皆聚觀于上。竟不設備。時有一樹。生于城之半壁。賊平日已熟睹。至是。飛奔其下。手持鐵鈎鉤樹。一躍而上。大呼殺人。止殺一人。衆皆驚潰。賊卽下城。復殺守門一人。衆遂狂奔。時賊大衆亦疾馳城下矣。卽開門迎入。須臾。城門復閉。不容出入。集城中士民。令之投降。凡二日。乃定。始發礮三聲。萬人吶喊三聲。四城鼓樂喧填。門始洞開。然則賊破吉安。不過一人力耳。一賊破一城。天下事忍言哉。

先君子曰。予在江西。有高士張道遙。隱居廬山虎洞。能前知禍福。衆號爲張半仙。獻破吉安等處。全省大震。撫臣解學龍。按臣郭都賢。各遣使入山。詢問世事。道遙子曰。今尙無害。越三年。天下必大亂。至十一月癸未。江督呂大器果復吉安。而申酉之際。難言之矣。

袁州兵荒

前載獻忠陷袁州。從史之說也。乃袁州老僧則云。崇禎之季。張獻忠圍城。駕雲梯而上。守者以砲擊之。折其梯下座。乃倒賊始退。此一劫也。明年。獻忠又至。圍之。亦不克。復去。此二劫也。宏光元年春。旱。本州一年二熟。時禾苗悉枯死。宜春爲首縣。邑令朱某。年纔十九。征糧不息。百姓共攜枯秧擲于庭。挈持朱令出詣田中親視。且曰。禾已枯死。尙征糧耶。忿甚。朱令慚怒。時良玉駐臨江。朱與之善。密馳書告云。宜春已反。良玉卽提兵。自分宜殺入。百姓猶未覺。大被屠戮。此三劫也。朱令復征。尋罷去。順治四年丁亥。大旱。城中絕

粒四日湖廣米至始得生此四劫也明年戊子大疫此五劫也經此五劫民生凋敝至今城中止存千室地多邱墟有驛政道及兵千人鎮守本州云

當時兵賦雜沓荒寇交至民不聊生內翰方以智不勝感悼作田稼荒一詞以悲時事云田稼荒農夫亡老幼走者死道傍走入他鄉亦餓死朝廷加派猶不止壯者晝伏夜行歸看雞犬人家非賊去尙餘一茅屋官軍又來燒不足此實事也可爲三歎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大清至祝髮居江西廬山開光寺

南昌猛虎

南昌府西門外撫州街長亘十里百貨彙集癸未九月中一人聞廳中有聲啓視見一虎蹲于檯下以尾擊檯檯爲之裂其人大驚急掩門而出呼衆執械圍聚將後屏門敲擊叫喊虎躍于屋衆號呼喚鬧聲沸如雷虎于屋上東西徐步殊不畏人口惟哈哈有聲無敢犯者有一健卒前撻臂被介而墮更有一人私計須用鉛彈銃打時無此具其人雜于僞衆中虎忽從屋巔躍下噙其人于曠野咬爲兩截衆因虎在地各逞枝棍遂立斃焉後戊子歲金王兵起撫州焚毀片瓦不存火蓋起于虎躡之廳也

左良玉復武昌等處

癸未八月上命江鳳黔粵各督及鄖皖江沅各撫合兵勦賊方獻忠壬午之破武昌也左良玉避其鋒擁兵九江不敢逼及獻旣入蜀良玉略定武昌澧陵長沙湘潭湘陰并湖南一帶又復岳州監利石首上安德安隨州等處十一月詔太監何志孔勞良玉軍以恢楚有功加良玉少師蔭一子吏士各陞秩大賚各

軍。詔良玉移鎮武昌。良玉令馬士秀等復臨湘岳州。令馬進忠等復袁州。盡誅諸僞官。

賊來我去。賊去我來。猶如白日鼠見人輒避。夜間乘人睡夢。復出盜米。良玉爲將。何以異此。而乃加官蔭子。能不愧乎。然僞官盡誅。稍洩積忿。

劉承允復衡沙。

劉承允。南京人。黎靖參將。加副總銜。年四十餘。力能使八十筋鐵棍。故綽號劉鐵棍。黔陽至靖州一帶。以迄苗子。俱慕其德。威士民之家。俱書恩主劉總爺牌位。供奉之者。無一戶不然。獻忠南侵。被劉殺賊。衡沙一路。次第克復。皆劉力也。

此據新紀所載。承允可云名將矣。惜乎末路之恣也。以知名將善保功名爲難。

呂大器復江西郡縣。

癸未秋季。總督呂大器復袁州萍鄉萬載吉安廬陵吉水永新太和安福等處。大器沈毅知兵。方入援時。路過峽江城門四閉。聞是官兵。反行遮殺。呂以八王兵到。開門出迎。手持縣印。口稱千歲。備有大馬三十匹。糧草無數。新舊知縣俱已拿下。聽候發落。大器立取奸民梟示之。次第恢復。

胡公平三縣土寇。

公諱時。桴號慎三。無錫人。予之舅氏也。崇禎丁丑。禮闈第四人。授江西南昌司李。先是。戊寅秋。賊張普微作亂于撫州。新建廣昌等處。撫臣解學龍。按臣邢紹德。主勦。姜公監軍。公設計擒斬首從百餘。賊遂解散。及壬午冬。李肅七。李肅十。因捕役入鄉。詐害良民。爲之不平。乃撲殺之。恐被逮。遂糾柯源峒陳友諒遺孽。

反越。兩日有諸生余士藻。本遼產。善騎射。工火藥。里有貧子。每日外出。炊飯輒失。心疑隣人所竊。一日。隔河陰伺。見白犬入戶。返逐之。犬趨竈下。忽不見。掘之。得兵書寶劍。士藻遂以是造神語惑衆。建將臺。高五丈。觀星望氣。爲三寨總主。自號靖海天王。二李雖勇。皆出其下。又與其黨李東陽。慈林。劉心一。胡地。十柏。梅。余木。十。李嚴。二。李成。鄭孔一。張華。九等。僞立二十天王。十八羅漢。二十四天罡。二十六地煞等號。嘯聚數千。俱戴紅巾。盤踞靖安。奉新安義三縣。焚殺淫掠。殆無虛日。癸未正月。撫臣張鳳翮。發兵六千。檄兵備陳。起龍監軍。二月二十二日。進師。賊大至。將士多歿于陣。後起龍力不支。將印送公而去。四月。公密約南康。同知金孔器。設伏進攻。兵氣始振。賊素服公威德。十八日。貽書云。胡刑爺愛民如子。真是公祖父母。倘如廣陵守之。單騎入寨。郭子儀之至。誠感敵衆。願投戈迎候。二十八日。羣賊集樟樹河地。公單騎往。賊即豎歸命安農旗。頂香羅拜。公給免死牌千紙。衆謝而退。諸生舒春陽。余鼎調等。與吳勝八同里。李東陽以勝八勇猛。娶其妹以結之。公令余生潛開勝八立功。自贖勝八于午節。乘龍舟。醉後斬賊矮虎等。五月十日。縛東陽來獻。靖安營將欲襲爲己功。忽于中途殺之。東陽逸去。于是再議會勦。十六日。出師。公督陣。三縣犄角。焚寨十餘所。斬首百餘級。奪回子女軍器無算。兵威大振。乃參將袁斌。獨欲見勇。乘醉輕進。賊伏發。馬驚墜斃。兵氣復挫。二十日。賊逼靖城。公啓門督師。先令武甯營張獻政。設伏。炤賊。用白紙扇一招。發伏射死李東陽。又與都司何其賢等同。諸將二十人。統兵五千。及鄉勇三千。出師于奉新之石子岡。靖安之解家橋。與安義之桐城等處。腹背夾擊。于是賊渠閔辰一等俱降。李肅七見事敗。將遁。公知胡地。以十二天王之一。甚驍勇。招之至。勞之以酒。使擒肅。七復遣勇士數人從之。伏山谷。開酣飲。肅七乘花馬。自

奉新出走。猝見胡地十等聚飲。卽下馬謂之曰。爾輩伏此。非爲吾耶。然吾亦好男子。豈待汝擒哉。因與衆同飲盡酣。遂解兩臂銀鐲數十股。又腰下貓兒眼諸寶。與衆曰。各分取之。諸公得吾首。可以獻功。吾請自刎。語畢。遂拔刀自刎。衆割其首級以還。其首大尺有三寸。六月四日。設計擒余士藻。檻車解省。至十三日。賊黨盡斬其渠來獻。餘衆悉降。凡投誠者。感公不殺之恩。俱改胡姓。願事左右。公收其勇猛三十人。餘遣歸農。悉洒淚而退。

沈萬登復汝甯

癸未五月。河南所在擒斬僞官。及十月初一日辛酉。副總兵沈萬登復汝甯。萬登。汝甯大俠也。聚鄉勇萬餘人。李自成僞授威武大將軍。不受。鳳督馬士英承制授萬登副總兵。是月。官兵進勦汝甯。一路僞官土寇俱盡。河南稍甯。時以自成方入潼關故也。

王漢戰死

王漢。字子房。萊州掖縣人。崇禎十年進士。除高平知縣。調河內。巨寇劉二。將以正月三日攻濟源。濟源告急。公佯不應。于除夕出賊不意。赴之以元旦。登天壇山。山陡絕。數仞。遊者或用數人。以希牽挽。乃登。公獨持刀前行。直上擒劉二人。服公勇。乘大雪。至山西。破妖僧智善。夜半渡河。破賊楊六郎。李自成圍汴。不通音問。公之死士。能達書于巡撫高公。十五年三月。行取入都。與蘇京。王燮。同召對于德政殿。稱旨。命三臣皆以試御史監軍。公監左鎮。保督湖川。卽兵。與督臣侯恂。援汴。所監凡五萬九千。然已潰散大半。八月朔夜半。襲賊于范家灘。斬一紅甲賊。因檄諸將合勦。公自走襄陽。督左良玉兵救汴。至潼關。而巡方之命下。

未幾巡撫河南密計圍賊而劉超難作超永城人中河南武解元跛而知書爲貴州總兵坐罪免壬午上疏言兵計中樞陳新甲用爲河南總兵以私怨殺鄉紳士御史魏景琦一家三十餘人懼罪招納土賊據城謀叛密旨以策授公討之爲兵部洩之子超超得爲備公以癸未正月十九率兵抵永城環而攻之二十日四鼓奪其北門超在東門倚樓爲寨自保公見兵大捷乃單騎入北門大呼勿殺百姓天忽雨兵少卻擁突門下公爲賊刃所及參將陳治邦游擊連光耀父子及家人劉璽張金皆戰死游擊馬魁復力戰入城負公尸以出面如生上聞贈兵部尚書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而擒劉超至京師磔之奉旨傳首九邊

荆偉被殺

熱江令荆偉丹陽人由明經選授今職因與本縣一鄉紳有所稱貸鄉紳挾此每多于求每求輒應偶有一二事未遂卽啣恨搆土賊入城欲殺令令聞之半夜出堂將面諭解散衆賊蜂擁直入面中數鎗而死一子隨任尙幼未知何日扶櫬還里也

羅尙文殺僧

羅尙文四川敘州府人向年流寇入川被參于楊嗣昌令戴罪立功事在按察司勸羅方提兵三千往川北勦賊至廣安值澆水賊亂宗師甘公子某領家眷避賊于中成山之僧寺僧疑爲奪己之產遂殺之併淫其妾媵尙文提兵入山殺二百餘僧盡燬其山寺而渠魁未獲越明日尙文死甘宗師諱學淵卽向年督學江南者其先姓明氏卽國初降王明玉珍之後子孫數以萬計俱改姓甘散處于川而宗師則居澆

水云。

四川犯官

自崇禎十年流寇犯川。郡邑殘破。有司得瓦全者無幾。至己卯庚辰之際。滲禍尤甚。聞賊未犯。士民先期避去。官府僅守空城。城破。則家屬盡戮。官被殺者亦甚衆。幸不致死。朝廷復以棄城。眞重典。武官自總鎮以下。至于千百總。文官自巡撫以下。至補職教官。纍纍逮繫。處斬徙流者。不可勝計。

三藩賊禍

他處藩禍。聞而未見。舊年至岳州。則惠王播遷于民舍矣。過臨湘。則唐王飄流于江上矣。今往州北。見瑞王顛連情狀。不忍言說。自西安既陷。漢中風鶴。有趙總鎮標下兵。乘機搶劫。先掠民家。遂及王府。王積帑金八十萬。一時俱盡。宮中眷屬。不知存亡。瑞王僅與一妃逃出。王無車輦。將桌作轎。兩人肩之。妃乘馬。奔至保甯。保甯閉關不納。乃暫住舟中。飄泊河上。頭戴小帽。身著青布箭衣。口喃喃。惟誦阿彌陀佛。他無所言。聞惠唐兩王亦然。爲賊窮追。狼狽入粵。其光景。必更有可憐者。三藩皆神宗皇帝子也。遂至此哉。

誌異

癸未二月二十四日戊子。京師大風霾。是夜。天津城門不啓自開。

夏秋之際。每夕月角上有一大星。烟烟逼之。或曰此星甚凶。天下其將亂乎。

吳貞啓。字元行。宜興人。崇禎十年丁丑。會元選廣東督學。癸未。疾甚。一夕。見冥主行一牒。至云。天下將亂。着善人先死。貞啓遂處分後事。尋卒。而天下亦大亂矣。

有自京中來者云。七月二十三日夜。雷震太廟。雷霆風雨。一夜不息。明晨。楹柵毀拆。神位爐燭。無不傾圮在地。主牌係寶金后冠珠寶結成。外有雕龍木匣覆套。費各三萬。時紊擲在地。簡出兩空函。英廟與后者。查係司之者私竊在家。斬之。

八月至十月。京城內外號瘍。瘡病。兵科曹良直。方與客對坐。舉茶打恭。不起而殂。兵部朱希萊。拜客急回。入室而殂。宜興吳彥昇。授溫州通判。一僕先卒。一僕買棺。而卒于賣棺處。有一友姓鮑。勸移寓。隨行李去。入門而殂。吳連看視。亦即殂。又金吾錢晉明。同客對談。言未絕而殂。少停。其夫人婢僕輩。一刻閒。殂十五人。又兩騎馬人。前後講話。後人再問。前人已殂。手猶揚鞭垂下。又一闔門俱殂。其家頗富。僮兒二人。一俯于屋簷。一入其室。將衣飾包遞上。在簷外者已壘疊而下。尙盈積。一賊擎一包托超。一賊接其包引上。上下俱死。手各執包。包亦不落。地。又一長班者。剪銀蹲下。不起而死。又一新婚家。方合。在床久不出。啓幃。殞于床之兩頭。沿街小戶。收掩十之五六。有棺無棺。九門計數。共二十餘萬也。凡客游宦游。無不預寫家書。恐不及作囑語。大內亦然。張天師輯瑞入都。出春明不遠。急追入。諭其書符噴呪。陸經清解。眠宿禁中者一月。而死亡不減。發內帑四千三千買棺。一千施藥。竟不給。十月中有閩人補選縣佐者。能看膝後灣處。有筋若紫色。無救。紅則挑之出血。可無患。來就看者。日以萬計。後霜雪漸繁。勢遂衰。閩人以京中雜職與之。後聞爲流賊所殺。張天師以留京日久。乞一寓。不敢望如孔聖公之衙門宏敞。略可容足。三年一覲。居有定所。聖旨不允。又自置一寓。乞聖旨給扁。貽後日子孫百世光。聖旨亦不允。惡其不能驅鬼也。

十一月初六日。先帝親祭穀神于社稷壇。已就位。陳詞方畢。行初奠禮。忽暴風自地發。庭燎祭燭。一時傾

滅不得亞獻成禮。先帝于黑暗中恐防不測，急上輦回宮。文武陪祭及各執事，舉手扶肩，如無目者相攜相喚，出西長安門，而後得引歸之燭。

癸未春，大兵入塞，未開禮闈。及秋暮始行，有自京師來者，云今年場中有一異事。予問之，彼云：有術士入場，見得第者皆有紅旗，一半無首，其不第者則豎一綠旗，首領皆全。因謂進士如塞翁得馬，未必非禍。今賊勢日熾，天下事未知如何如耳。已而與選者地鄰賊境，身名或多不全，其言始驗。

是科狀元楊廷鑑，常州人。常州城龜形，舊有識云：龜若出頭，龍脫殼。如出鼎元，則有易君之事。果應甲申之變。

先君子曰：山東曲阜縣，聞聖朝中有泣聲，入視之，見宣聖兩淚交流，衆皆驚異。報于曲阜令，令親詣廟中省視，見聖淚尙未乾，不勝駭懼，焚香拜祝。夫子殆有天地反覆之憂乎？予嘗問馬大林，此事有無。大林曰：吾昔年見邸報有此。

是歲無錫有自北都歸者，道經山東，忽晝晦，有如黑夜，咫尺而不辨。久之，見若紅霧四起，黑漸收，遂巡問，復歸，明朗咸驚異之。

時有知天文者，寓江陰徐宦家，每夜半啓門而出，達旦乃還，僕怪之。白于主，徐曰：今夕竊尾其後，視所之，是夜其人復出，僕密隨之，見其人仰天周覽，徘徊久之，忽西北方白氣一道，冲天而起，其人大詫曰：異哉，此氣不祥，莫非天下其將失矣。乃還。次日，僕以告主，徐以兩京尙無恙，乃曰：此妄言，亦不之信。既而其人辭去，或云此徽人也，惜失其姓名。

新世宏勳云。癸未八月。皇極殿內。忽聞一聲爆裂。見猩血如注。出自殿庭。一沾人衣。穢氣難聞。妖氣迷目。難當。白晝卽覺昏憤。凡朝臣以及內監宮妃。莫不恐怖。是年春。北京有警。朝覲會試之典俱停。至八月初九。始會試頭場。變例也。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

崇禎十七年甲申

元旦文武亂朝班

京師文臣俱寓西城。而朝班則列于東。武臣俱寓東城。而朝班則列于西。甲申元旦。上視朝最早。止一大金吾立班。時鐘聲已絕。金吾啓奏。羣臣不聞鐘鼓聲。謂聖駕未出來者益遲。令再鳴鐘。啓東西門。遠近聞之。自皆疾馳。乃諭鳴鐘。且勿歇。門永不閉。又久無至者。乃欲先謁太廟。後受朝。呼駕鑾輿。蓋駕輿馬與立仗馬約用百餘。時又一無備。將長安門外朝官所乘馬悉驅入端門。將欲登輦。司禮又恐外馬不馴。或多噉齧。奏止之。又諭受朝而後拜廟。再登座以候。文武官從東西長安門入者。以天顏正視。竟不敢過中門。文則直入武班。從螭頭下。僂僂而入東班。武亦直入文班。從螭頭下。蹲俯而入西班。有新科榜眼宗之繩。父名劼者。以召對稱旨。寵任職方贊畫。品最高潔。亦龜形。而過于東班。受朝後。聖駕入廟。六品以下官不應陪祭者。馬以掠入。而步回。總非兆也。不出百日。上手撞鐘。百官無一至者。兆已見于此矣。獨可異者。三月二十一日。百官朝賀李賊。擁擠爭進。被棍撲逐。門久不啓。露立以俟。吁。何前倨而後恭也。是可誅矣。

風變地震

正月初一庚寅。大風霾。震屋揚沙。咫尺不見。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至。城破。時鳳陽守陵谷國珍奏報地震。

降虜

上以風震有憂色。沐浴焚香，拜天默禱曰：方今天下大亂，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隱秘。仙卽降虜曰：帝問天下事，官貪吏要錢，八方七處亂，十釁九無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顛倒顛，干戈從此起。休想太平年。上見詩默然不悅。

大清朝改元正月初一日。

建州定國號曰大清，改元順治。

李自成僭號

初三壬辰，李自成稱王于西安，僭國號曰大順，年號曰永昌。以宋獻策爲軍師，牛金星爲丞相，設六政府，各尙書一人，侍郎二人，左侍郎則皆隨征，吏左宋企郊，戶左楊建烈，兵左喻上猷，禮左鞏煇，刑左陸之祺，工左李振聲等，皆明臣之降附者。

是日，自成遣劉宗敏、李過等率衆二萬爲前鋒，所過皆破。自成得報曰：可長驅矣。遂留文官并武將李友等數人守西安，自率馬步五十萬，與諸將從禹門渡河，掠河東、河津、稷山、滎河，臨晉一路俱陷。垣曲知縣遞降表，一云自成初二發兵，至十四癸丑過河，平陽州縣盡逃，諸將皆遁。

自成移牒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兵部執牒者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孤客，予十金代投，兵部以爲詐，斬之。

李明睿議南遷正月初三日。

上召左中允李明睿陞見。明睿，南昌人，以總憲李邦華、總督呂大器特薦起田間。至是，召對德政殿，上問禦寇之策。明睿請屏左右，密陳趨進御案，言臣自蒙召以來，探聽賊信頗惡，今且近逼畿甸，此誠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遷一策，可緩目前之急。上曰：「此事重，未可易言。」以手指天，言上天未知如何。明睿曰：「天命微密，當內斷聖心，勿致噬臍之憂。」上四顧無人，云：「此事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但外邊不從，奈何？」此事重大，爾宜密之，切不可輕洩。洩則罪將坐汝。上還宮，賜宴文昭閣，及太原陷，明睿復疏勸上深許之。下部速議，而兵科給事中光時亨首參爲邪說，言不殺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上曰：「光時亨阻朕南行，本應處斬，姑饒這遭，然而南遷之議寢矣。」

曾應遴言撥亂之策

初四癸巳，工科曾應遴言：今之紳富，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者。平日操奇贏以愚民，而獨擁其利。臨事欲貧民出氣力以相護，無是理也。秦籓之富甲天下，賊破西安，府庫不下千百萬，悉以資賊。倘其平日少所取民，有事多發犒士，未必遂至于此。今之紳富，亦宜稍捐以賑貧，亦救民撥亂之策也。

福嗣王奏

初五甲午，福嗣王奏：王寶實係無存，蓋爲世子時自竊以獻賊者。卹保定監軍任棟死事，贈光祿卿。

議撤甯遠

初六乙未，王科高翔漢言：自出口來數月，忽接遼撫黎玉田、永撫李希沆揭稱復有入塞情形，甯遠逼近，不可示以單弱，而調兵南征，豈稱異筭。

時吏部都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甯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

自前後屯失守。甯遠孤懸二百里外。三面皆絕域。守禦極難。且寇氛日迫。三輔震恐。則撤兵歸守關門。挑選銳士西行遏寇。亦救亂之一策。閣臣持之不可事。竟寢。蓋泥于前說而不知變也。按東陲戍兵崇禎初年。經略臣有棄甯遠守關門之策。是時方內安甯。無故棄邊地。失天險。是漢棄涼州之議也。故識者謂爲非計。至末年。寇躡中原。名都大藩潰陷相望。而關外所存。止于六城。緩急輕重。大異昔日。而庸臣膠柱之見。猶不知釋疆場之憂。救堂奧之急。卒至強寇壓境。十六入關。二十抵豐潤。而京師陷矣。悲夫。

曾應遴奏江右事

初七丙申。兵科曾應遴言。臣鄉江右。自橋頭失守。而賊從永破吉。插嶺兵破。而賊破萍及袁。呂大器禍急。不能駕馭左師。臣早已言之。今江督更置之時。卽合閩越之力。以虔鎮副將鄭鴻逵與芝龍爲兄弟。緩急可不煩檄調。有云益王走閩中。建昌潰于十一月初二。撫州南豐同陷于初七。并有言贛失守而虔撫之報杳然莫必。諸臣眞醉夢矣。

保定撫徐奏。義衿陳延祚破家養士。厚捐全城。

李自成陷平陽

初八丁酉。自成陷平陽。沿河州縣。望風瓦解。皆置僞官。有防禦使大尹等官。初九戊戌。山西逃兵南下。江

北震恐，路振飛派兵防河，副將金聲桓守徐，周任鳳守泗，周爾敬守清口。

何騰蛟

十二辛丑，漕撫路振飛言：淮徐道何騰蛟，整頓徐方有功，今陞楚撫，已成之緒恐廢，有同知范鳴珂，二十二年安子府倅，恬守可知，即以補騰蛟缺，可稱並美。

元宵賊入城

北京每歲正月初八燃燈，至十八止，作元宵節，是年連夕皎月，九門不閉，金鼓震天，每門自城外入者，以千百計，皆以鬧元宵爲名，達旦不出，守者曰：何每夕見其入，不見其出也。時鬧元宵，賊俱腰纏數百金，既入城，大者買將，小者買兵，各守城上，部內貪其厚賄，竟不核也。及三月，賊至離城二里，佯守城，賊多置鐵子砲中，不向下擊，而向上發，俱打空中，不傷一賊，久之，賊度鐵子已盡，乃悉薄城，城上已無鐵子，砲徒空響而已。衆議往工部請箭，行未及，賊用高木續接圍，以綢布使健兒魚貫而登，守者不拒，反以手援之入，賊既上，發三砲，守者悉脫衣反服，俱平日號衣也，見有不反服者，即以刀砍之，遂大潰，蓋元宵九門分股，頻進賊已萬千，伏城內矣。

無錫王季重入朝房，腰閒銀帶被人割去，朝內有偷兒，時事可知矣。

李建泰督師

李建泰，字復余，山西曲沃縣人。天啓五年己丑進士，崇禎季年爲大學士，甲申正月，上憂寇于臨朝日，向閣臣與歎曰：賊勢如此，闔外無人承任，府庫殫竭，將如之何？卿等能無爲朕分憂哉？建泰進曰：主憂如此。

臣敢不竭駑力。臣晉人。頗知賊中事。願以家財佐軍。可資萬人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上大喜。慰勞再四。曰。卿若行。朕當訪古推轂禮。親餞之郊。不敢輕也。十六日。已。建泰揭請出師。因題用衛真固。凌嗣。郭中傑。上諭。卿卽整裝就行。具見忠奮。所請吏部卽用所需。旂牌勘合。照例速給。建泰又曰。進士石隴。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甯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勦寇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悅。欲用石隴。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二十日。己酉。郭中傑實授副總兵。督輔中軍旗鼓。上命查大明集禮中邊將授餞告廟禮。着議妥行。二十三日。壬子。建泰揭薦布衣羅天錦。如議用。介松年著以科銜催餉。有功實授。二十六日。乙卯。上命建泰出師。行遣將禮寅。時命駙馬都尉萬偉。以特牲告太廟。卯時。上臨軒。廷授建泰節劍。殿樑響聲大作。如催折然。已時。備法駕。御正陽門。親餞。官軍旗旛十餘萬。自午門外。排至正陽門外。旌旗金鼓甚盛。文武百官俱至。列席十九。文東武西。御席居中。御用金臺爵。皆符大寶石。是累朝重器。諸臣則皆金杯也。命五省掌印侯伯。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總協侍坐。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將軍侍衛。設宴作樂。上親遞酒三杯。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卽以三杯賜之。復出御撰手勅。獎諭親臨。正陽用寶。以賜內璫。爲挂紅簪花。鼓樂導上方劍而出。上目送之。良久返駕。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太監韓贊周奏南京地震。建泰乘肩輿。甫出宣武門。輿杠忽折。識者憂之。諸臣又公餞于護國寺。建泰意氣英英。言方入寺時。視其印綬。忽發大如斗。同官相與賀曰。此指日成功。取金印如斗兆也。授進士凌嗣職。方司主事。隨輔臣監軍。西洋人湯若望。隨行修火攻水利。進士程源。私與凌嗣曰。此行也。兼程抵太原。收拾三晉。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爲矣。二十七日。丙辰。建泰奏徵臣馳往太原。因遇救河東。

分守李正修。上命金毓峒監軍赴晉。允正修赦罪。督輔軍前效用。建泰出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家存亡未卜。益遲遲以行。日行止三十里。師次涿州。營兵三千逃回。行至順德府。廣宗縣紳衿城守不納。攻破之。殺鄉紳王佐。笞知縣張宏基。是日。即移兵出城。二十九戊午。建泰聞家被焚掠。爲之奪氣。兵過東光。不戢。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二月初九戊辰。御書親勅建泰。勅臨德通津昌密六處。悉聽督輔調遣。三月初五癸巳。建泰病甚。兵潰。初十戊戌。甯武報至。畿輔震動。程源謂魏藻德曰。建泰何爲尙住河間。其標下總兵馬稔。有兵萬人。令速赴居庸。與唐通協守。猶可以鎮撫萬一不聽。京師破。建泰入城。賊禮遇之。

聞賊急。建泰遁匿。未幾。降自成。爲相。大清朝立。建泰與謝陞馮銓俱爲內院大學士。及姜瓖起兵。又召建泰爲相。瓖敗。大清執之。建泰有妾五十人。逃歸。語之曰。吾今必死。汝輩有一人肯從吾否。諸妾俱掩面而笑。竊相謂曰。汝固應死。吾等謂何。建泰尋被殺。具身長而黑鬚髯。昔崇禎丙子。建泰主試江南。九日。大宴雨花臺。百官送之。建泰坐轎中。歎曰。不覺又重陽矣。蓋感日月之易遷。知其貪生之念重也。

上諭

十七丙午。諭兵部。山東土寇出沒。外解梗阻。撫按全無奏聞。著卽掃蕩。以通餉道。又諭。竄患地方。人心不固。聞警逃避。法紀蕩然。亟行賞罰。用示勸懲。如山西保德州。固守有功。已命破格敘擢。其倡逃者。不論宗室官紳。立行拿問。

彭瑄奏

十八丁未。工科彭瑄奏。往者逆賊犯楚。實由人心惑于三年免征。一民不殺之僞示耳。又見撫臣李乾德懸示免征。益復踴躍。倘皇上大下蠲詔。通行曉諭。更當何如。近傳十六十七年寬赦。何如寬之十八年。使賊滅後。猶有餘力。并奇荒赤地。通行酌免。使老幼捧檄泣下。非目前第一義乎。武昌破時。沿江積屍千里。州縣收復。原任官戴罪。不敢任事。必待選補。選補之臣。功名與性命較。則輕決不赴任。罪以規避。而止。何益于地方之緩急。請查陷城各官。除開門迎先逃外。調補無官地方。以聯絡人心。似爲切要。

馬士英奏

十九戊申。鳳督馬士英奏。太湖疎防失守。中書張同儻奏。劫豐破窖。是兵非賊。命該部行檄督撫。卽擒梟示。鄖陽推官朱翊辨奏。周士奇以鄖人監鄖。棄城先遁。平陽鎮臣陳尙知。投賊爲前驅。

東陽許都

二十己酉。上海舉人何剛言。忠義智勇之士。在浙則有東陽義烏。昔時名將勁兵。多出其地。臣熟知東陽生員許都。天性忠孝。素裕韜鈴。一見知人。能與士卒同甘苦。乞用許都以作率。東義徽歛二方之奇才。臣願以布衣奔走聯絡。悉遵戚繼光法。申詳約束。開道忠義。一歲之餘。可使赴湯蹈火。臣見進士姚奇允。夏供祐。桐城生員周歧。陝西生員劉湘客。山西舉人韓林。皆憂時有心。乞頒手詔。會天下豪傑。則忠義智勇。逆袂而起。助皇上建業矣。廿二日辛亥。上諭吏兵刑三部。舉人何剛。條奏儘多可採。著授職方主事。卽令往東陽義烏。聯絡義勇。練成勁旅。以資勦寇之用。又允何剛奏。許都姚奇允。作何委用。該部速議。二月廿

二辛巳。御史吳邦臣奏浙寇立剪。諭都陳子龍。蔣若來才長定亂。作何優異。先是東陽之變。實主許都。故副院宏綱之孫任俠好義。遠近信服。縣令姚孫築貪虐殘民。借名備亂。橫派各戶輸金。而坐都以萬。都家實中產。勉輸數百金。自詣告竭。孫築大怒。摘都所刻社稿姓氏。謂是結黨造反。桎梏之時。輸金者盈庭。闕然沸亂。有姚生者。執孫築于座。按之塔下。而笞之。羣擁許都爲主。巡按御史左光先聞變。即調台州行勦。所至屠掠。東陽湯溪蘭溪民各保鄉寨。拒敵官兵。大敗。光先遂以許都反聞。集兵籌餉。人人倖功。杭州推官陳子龍謂都實非反者。遣生員蔣若來賈書諭之。都即率同事十三人。指杭投獄。子龍爲之請。光先不許。悉斬之。盡隱孫築之過。命之復任。三月初六甲午。光先奏大寇就殲。有旨。陳子龍定變。可嘉。著授兵科給事中。

劉孔昭殺叔

廿三壬子。操江劉孔昭殺其叔萊臣。萊臣應襲嫡嗣。爲孔昭父蓋臣僭襲。孔昭復冒之。及官操江。遂捕萊臣斃之。獄。是日賊破趙城。

廿四癸丑

內閣陳演三年考滿。加少保吏部建極殿。廕子中書。兵部奏李輔明抗賊死戰。特贈左都督。子諡。真定參將李茂春。報流寇過河。平陽府縣開門盡逃。高傑兵搶掠河東一帶。張縉彥言。臣浙自舊撫熊奮渭潦倒之後。海上僅有虛名。民壯則多人。奴役占鄉。勇則虛應故事。將領則總蠹虛懸。參將以下皆執袴。儲備

則鋒朽藥銷。餉供則奇荒大疫。道殣相望。豈直一方之利害而已。縉彥于正月初四自兵科都給事陞兵部尙書。是夜星入月中。古云星入月中。國破君亡。

廿六己卯

諭兵部。淮陽爲南北咽喉。宜有重兵防扼。著漕督鹽法二臣增募。南京地震。

廿八丁巳

始傳平陽之陷。都人大震。陳演揭救在獄中諸臣。命限十日審結。其方士亮、姜埰、尹民興、龔鼎孳保出。

三十己未

晉王奏晉疆萬分危急。塘報賊陷闕鄉。

李自成僞封

二月初一庚申。上平旦視朝。忽得僞封。啓之。其詞甚悖。未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失色。

是日命工部尙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並兼東閣大學士。諭吏部曾櫻。名城屢陷。革職提問。

初三日辛酉。大同總兵張報逆賊闖關。自成破汾州。

初三壬戌。兵科韓如愈言。晉寇訛傳。晉已殘破。諸臣相戒不欲上聞。總兵周昌吉奏保德嬰城固守。

內省蒙矜。把持懷慶。夜變。福王同母走出東門。棄母兵閒。狼狽走衛輝。依潞王。

初四癸亥。諭部院。言官論事。須明白直陳。近來多埋伏隱語。殊非告君之體。著嚴行警戒。姜埰允子謫。

戍邊遠。蔣拱宸、方士亮、尹民興、從輕擬杖。

初五甲子，命迎護益藩歸國。山西糧儲道程奏：晉省鹽課欠至七十餘萬。允予劉之綸諡。

李自成僞檄

初六乙丑，賊圍太原時，余應桂初聞平陽破，諸將皆遁。太原無一兵守城，賊圍三日，以數人上城，開門而入。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場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甯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威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執袴，而恃爲腹心，宦官悉齧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思，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多爲扼腕，而朝臣若處夢中，惟薦某人，營某缺，門戶苞苴是務，有識之士無不寒心。

上諭戶部邊寇孔棘，外解不至，皆因有司急贖而緩錢糧，不嚴立賞罰，何以勸懲。以後在內責成部科，在外責成巡撫，痛禁索耗，完足者陞四品京堂，未完九分者革職。中書張同敞奏：楚豫僞官多係紳衿，從賊宜示教官，以諸生忠逆爲功罪，下部酌議。

初七丙寅，總督余應桂報晉中瓦解，徽州鄉勇拒殺黔兵。

蔡懋德太原死節附舉拱辰應時盛

初八丁卯，李自成陷太原。先是，賊破榆關，長河二千五百里之防，晉獨當之。賊衆耽耽窺渡，巡撫蔡懋德駐防蒲澤，且南北策應，頗挫賊鋒。癸未冬，保德州告急，錦鎮省城守河道將聞警奔潰，巡按御史汪宗友時糾其懦，奉旨革任聽勘，以郭景昌代之。未至，副將陳尙智投賊爲前驅，總督余應桂畏賊甚，遲迴河上。

一無所爲。甲申正月二十九日。賊從沙澗竟渡。三晉遂成破竹之勢。既陷平陽。二月初六日。圍太原。太原無重兵爲守。賊馬步號二十萬。或勸懋德移鎮候代。可以卸責。懋德不可。誓衆死守。登陴拒敵。矢石火藥。傷賊甚衆。遣牙下驍將朱孔訓。牛勇督兵五千出戰。孔訓傷于砲。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沒。城中奪氣。賊攻圍三日。初八日。丁卯。城東南角樓砲裂。焚燬。風沙陡作。對面莫辨。守門將張雄爲賊內應。賊以數人乘夜大風。從東北角登城。遂陷。懋德草遺疏。授贊畫知縣賈士璋。閒道奏京師。引佩刀欲自刎。爲衆所奪。中軍應時盛扶公上馬。欲衛出城。懋德跳下馬曰。吾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汝輩自去。衆強之。懋德大呼曰。汝等欲陷吾不忠耶。遂至書院三立祠。惟時盛相隨。懋德南向自縊。軀輕氣不絕。時盛解鐵甲覆其身。候氣絕。亦東向自勒死。時甲申二月初八也。蓋時盛以遼諸生。爲懋德識拔。隸幕下。見草遺疏。卽歸寓殺其妻妾。與十四歲子。期以死殉。卒如所志。文武將吏。與懋德同死者。布政趙建極。巡按陳純德。按察副使毛文炳。及府縣各官四十六人。賊尸之于街。懋德字公虞。號雲怡。蘇州崑山人。萬歷丙子舉人。己未進士。司理杭州秩滿。授儀曹郎。出爲江右督學。備兵嘉湖。巨寇阿丑。流毒四省。公授幕署許世威方略。擒之。青石橋分守湖南。以計擒湖賊齊天王等。烈皇帝知公才。召對。稱旨。擢公巡撫山西。公旣死。闖恨公不殮屍。時加刃斷頸。公標將段可達收公屍。掬土掩之。賊退。始入棺。公稱漢月師入室弟子。故在危城中。語人曰。吾學道多年。已勘了生死。今日正吾致命時也。子方炳。頗卓犖。甲申冬。得旨諡忠襄。予贈廕。與邑人王燾立祠。賜名雙忠。應時盛并附祀。燾事在戊寅二月。

畢拱辰。字星伯。號湖日。萊州衛人。萬歷丙辰進士。歷仕至按察使僉事。改山西分巡。冀甯賊入太原。執公

至僞將軍劉所脅之降。公山立不動。遂遇害。與蔡懋德、趙建極、三尸同棄晉王府西墀下。越八日。賊去。材官段可達以牆土覆之。公無子。無人爲請卹者。丁雄飛與陳皇士云。公生平最好書。官南曹時。相遇。輒屏騶從。同至書廊。簡閱書史。或從街口地上攤殘籍中。偶得數葉。則大喜。署中無事。終日讀古。嘗以書相餉。受人餉者。必以其人所未見者報之。家中積書幾萬卷。惟清執不善事上官。以故通籍二十年。尙浮沉郎署。尤通歷法。所著有義俠紀事等書。

啓禎錄一刻方伯朱忠須攷。

張履旋投崖此應入初二日內。

張履旋舉人。吏部尙書張慎言之子也。爲官至山西汾州陽城縣。賊執履旋。拷銀。履旋義不受辱。貽書父曰。與其虧體辱親。不如殺身明志。遂投崖而死。宏光朝贈御史。

初九戊辰。劉澤清移鎮彰德。錄陳郡屠戮。贈關永傑等少卿。

初十己巳。閣臣蔣德璟以病召對不能趨赴。

十一庚午。諭吏部。平陽副使李士焜等七人。先逃後返。已經革職。着戴罪立功自贖。

十二辛未。順天撫楊奏飢民焚掠。諭刑部。張國維中樞溺職。一徒豈足以蔽辜。又諭。吳昌時依律處斬。馮源等附近充軍。財產并罪輔周延儒贓產。籍沒充餉。又諭。周延儒見賄忘法。本當全沒財產。量追二十萬。著周正儀。周奕封完納。吳昌時量追五萬。俱免籍沒。高傑縱兵東下。鳳督馬士英迎駐徐州。十五甲戌。賊探馬至大安。驛傳達京師。賊遣僞官于山東河南州縣各處代任。每官先遣牌至州縣。士

民各苦征輸之急，痛恨舊官，各借勢逐之，執香迎導，遠近風聞若狂。

山西全陷

十六日乙亥，李自成至忻州，官民迎降。進攻代州，五臺知縣投降。地方官有載牛酒以迎者，有備子女以獻者。總兵周遇吉守代州，出奇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自成令諸路賊進攻，遇吉兵少食盡，退守甯武關。賊陷懷慶，抵固關，分取真定保定。上至是始聞山西全陷，命跡訪諸王，分遣太監高起潛等十人監制甯前通津各鎮。張縉彥疏言：今日糧餉中斷，士馬虧折，督撫各官危擔欲卸，若一時添內臣十員，不惟物力不繼，抑且事權分掣，反使督撫藉口上不聽。

上諭院部寇氣方熾，畿輔戒嚴，固圉安民，全在察吏。該撫按將所屬官嚴加甄別，必清謹循良，素爲民戴者，可許留任，責令募練鄉勇，整備城守。如貪殘及闕冗者，勒令去職，另擇賢能推補。

馬嘉植疏

十七日丙子，吏科馬嘉植言：皇上亦知孫傳庭債事之因乎？守關原自有餘，大言一鼓蕩平，明知不可爲，而僥倖爲之，以塞前言。是以進退失據，今不復以覆轍爲戒，而空拳徒膺萬一。晉陽與淮北俱震，則爲禍愈激，非知彼知己着數也。臺臣陳丹有借兵土司之說，尤當商酌，以數世象養之兵，尙不能必其用命，而向蠻夷責大義，此實難矣。况不能褻糧景從，則搜括不加倍乎？百姓見兵過，尙搖手閉戶，狼兵一來，保無驚竄，狼子驕悍，兩粵之閒又增多事矣。

戶科介松年言：士節不振，廉恥風微，倡逃迎降，出自衿紳，深可痛憤，亟宜崇獎節烈，以收拾人心。上甚是。

之。

十八丁丑。河南巡撫蘇京報賊窺懷慶。賊騎已叩固關。將逼真定真保之間。全憑道路之口。京中嚴戒妄言。

堪任督撫諸臣

十九戊寅。吏部題堪任督撫諸臣。沈迅、魏公韓、孫肇興、朱家仕、萬元吉、馬鳴騷、楊毓楫、何楷、聶明楷、周光允、許譽卿、汪心淵、毛九華、蔣允儀、王道純、詹爾選、黃宗昌、鄭之尹、王守履、李長春、毛羽健。

二十己卯。太康伯張國紀進銀一萬兩。命進封侯爵。廿一庚辰。驟寒大雪。凍死人無數。兵部塘報。太原分州踞安連陷。諭亟訪各藩諸王下落。諭河南總兵王國寶加意整頓。立功自贖。命內官閻國輔等。賚餉往薊甯等處分給。又諭吏部。朕念豫楚殘破。州縣料理需人。各撫按官自行挑選。不拘科目。雜流。生員布衣。但才能濟變。卽與填用。有能倡義募兵。恢復一州縣者。卽授知州知縣。功懋懋賞。朕不爾靳。分勅內官監制各鎮甯前。高起潛、連津、臨德、盧維甯、真保、方正化、宣府、杜助、順德、彰德、王夢洵、大名、廣平、閻思印、衛輝、懷慶、牛文炳、大同、楊茂林、薊鎮中協、李宗化、西協、張澤民。兵部報。鄒魯之間。土寇團聚。廿二辛巳。差內官王坤、科臣韓如愈、巡歷地方。催解京邊正項。并改折贖贖及周延儒、吳昌時、朱大典等。賊銀督解。諭刑部。張國維附合罪輔。朦蔽君上。本當重治。念方士亮等輕擬。著免罪候用。河南巡按蘇京報賊逼澤州。催任濬速到任。

賊陷真定

廿三壬午賊陷真定。先是知府邱茂華聞賊警先遣家口出城。撫臣徐標執茂華下獄。標麾下中軍官伺標登城畫守禦。劫縛出城外殺之。劈獄請茂華出。茂華遂檄所屬州縣豫叛。待賊數日而賊始以數騎入城。收帑籍地。距京城止三百里寂然無言者。

徐標號鶴洲。濟甯人。天啓乙丑進士。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守真定。斬賊使。碎僞牌。

廿五甲申。總兵劉澤清請于青登諸山開礦煎銀。著巡按設法。

廿六乙酉。進魏藻德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練進方岳貢戶部尙書。兼兵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甯。旋以敵報甚急。或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卽潛逃。遂止藻德等不遣。禮部奏桂惠二藩同走粵。著賫璽書慰問。

李邦華議南遷

先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與左庶子李明睿私議南遷。上親行與東宮執便。明睿曰。太子少不更事。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敬。不如皇上親行爲便。至是上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上候于文華殿。邦華明睿與少詹事項煜各言南遷。及東官監撫南京。上驟覽之。怒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若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

附記南遷得失

或問南遷得失。何如。予應之曰。當自成踰秦入晉。勢已破竹。惟南遷一策。或可稍延歲月。而光時亨以爲邪說。其事遂寢。天下恨之。然景泰時也。先入寇。徐有貞亦倡此說。時未之從。卒能固守卻敵。宗

社晏然。時亨亦持是見耳。使以時亨之說爲非。則國君死社稷之義。謂何。必以邦華之說爲非。則徽
欽羅繫組之辱。可乎。二者得失。必有辨之者。似光說稍長。然問今日將相。果能如于忠肅輩否。不能。
則遷國圖存。未始非救變之一策。而時亨日之爲邪。過矣。且先帝身殉社稷。假令時亨罵賊而死。雖
不足以贖陷君之罪。尙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躬先從賊。雖寸磔。亦何以謝帝于地下乎。是守國
之說。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邦華以身殉國。是南遷之議。乃所以愛君。而非以避死
也。獨是明睿南行之說。亦有未盡善者。使上驟行于賊未至時。則人心駭懼。都城勢若瓦解。後世必
謂輕棄其國。上若遷于賊之將至時。則長途荆棘。未免爲賊所伺。而有狼狽之憂。故爲上計。不如死
守社稷。得古今君道之正。若太子者。天下之本。宜及賊未近時。令大臣默輔南行。以鎮根本之地。以
繫天下之心。設北都有急。亦可號召東南。爲勤王之舉。卽不然。亦不至父子一網打盡。且非獨太子
宜南。卽永定二年。亦宜分藩浙粵。伏意外之圖。奈何一堂聚處。如燕巢于幕。禍及而不知也哉。且明
睿謂太子之行。有專命稟命之礙。不知天下事有可權者。昔唐元宗避蜀。卽使肅宗收兵靈武。雖欲
克復兩京。亦以安史勢急。恐一旦不測。父子同盡耳。今日之事。何以異此。竊謂上宜守北。太子宜南
行。似爲兩便。雖然。謀之善不善。事之成不成者。人也。亦天也。

余應桂請調諸將

時總督陝西余應桂上言。賊衆號百萬。非天下全力勦之不可。請調天下鎮將。如左良玉、吳三桂、并高傑、
唐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義、馬科、張天祿、馬岱、劉澤清、王國寶、劉良佐、葛汝芝。及副將邱磊、惠登相、王光

恩孔希賢、金守亮等，齊赴軍前，會師真保之間，督撫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者，賜以尙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賊庶可滅也。

賊勢甚盛，諸臣終日嗷嗷，未曾說着痛癢，惟此疏切要可用，惜乎已晚。

廿九戊子，大學士陳演面陳引退，許之。先是，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故求去，止賜路費五十兩，馳驛歸。時道路梗塞，演以貲富，不敢出京，延半月而及。

批余應桂疏，應桂既不入秦，又不防河，何故往來介霍閒？中軍鼓譟，庸怯可知。諭兵部寇氛孔棘，秦所式不候交代，輒自離任，任濬久報赴任，一味退縮，俱著革職，濬充爲事官管事。

三月己丑朔，張鏐請監國南京。

李自成入畿輔，京師滿城洶洶，傳賊且至，而廷臣上下相蒙，政府中樞終日會官羣訟，揚揚得意如平時。上命部院廠衛司捕各官，譏察奸宄，申嚴保甲之法，巷設邏卒，禁夜行，巡視倉庫草場，魏藻德請自出京議餉，諭以在閣佐理兵餉，著黃希憲、路振飛加意召前兵部尙書張國維、庶吉士史可程、進士朱長治、陳用、諸生張鏐來中左門，鏐言三策，首請太子監國南京，擇重臣輔之。諭府部寇氛孔棘，戒嚴城守，昌平民譟，焚劫官民舍一空，宣府告急，命鎮朔將軍王承允偵賊所向，命遣戍有罪內官朱晉等俱釋罪閑住。

初二日庚寅

上召府部錦衣詹翰科道等至中極殿，問禦寇之策，奏對者三十餘人，有言守門乏員，當今之急，無如考

選科道。餘皆鍊兵加餉套語。賜茶而退。命內監及各官分守九門。稽出入。京城武備積弛。禁兵皆南征。太倉久罄。至是。命襄城伯李國禎提督城守。守西直門。各門勳臣一卿亞二。諭文武輸助。初議僉民兵。魏藻德曰。民畏賊。如一人走。大事去矣。上然之。禁民上城。全晉之破陷始聞。何謙以兵變聞。命謙帶罪安職。淮撫路振飛練義勇各保坊村。

初三辛卯李建泰請南遷

李建泰上書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上召對平臺。諭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爲。將欲爲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

命福建撫按送益王回藩。時韓王亦避地屬縣。令速返國。以資屏障。先是。詔諭藩王捐貲守國。乃益府寇未薄城。長史推官輒敢倡議。藩遠遁。而撫按不發兵助守。且令權避益府。暫駐邵武。地方官宜拱應護送回國。毋致失所。命張國維催督浙直兵餉。

甲乙史載李邦華之請在初六日

初四日壬辰帝星落 封諸將

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百官修省。詔封各總兵吳三桂。平南伯。左良玉甯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給勅印。劉澤清實陞一級。劉良佐。周遇吉高傑。馬岱馬科。姜宣。孔希貴。黃蜚。葛汝芝。高第。許定國。王

承允、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趙光遠、卜從吉、楊御籓、各陞署一級。督撫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李希沆、分別應實署。福周潞崇四王、各棄籓南奔。

衛師卜從吉南奔，駐宿遷。

初五日癸巳

上命李國禎、練京營兵守西直門。封疆重犯，俱許蠲贖。又設黃綾冊募百官蠲助。

初六日甲午

始棄甯遠。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澤清、率兵入衛。澤清前命移鎮彰德，因縱掠臨清、南奔。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命太監杜之秩協守居庸關，賞通銀四十兩。大紅蟒衣、紵絲二表裏，其官兵八千八十二人，內庫發銀四千五百兩，每兵五錢。甲乙史載初七唐通陞見，上慰勞再三，協守云云。

大同告急，命內官謝文舉火速赴任。諭部院：近來庶績廢弛，治功罔奏。總由上官不行料理，司官祇聽吏胥積蠹相仍，惟賄是視，以致流弊不可勝言。今後堂官務要正己率屬，左右侍郎分任料理，不得優游藏拙。如司官闕冗，一任吏書及假手濟貪，賄跡有據，卽指參拏問。

周遇吉甯武大戰

李自成薄甯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大砲擊傷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歎也。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邪？然勝之一軍皆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于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遁，或爲賊策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

帽爲識。見戴帽者。擊之。遞出戰。不二日。可殲也。賊引兵復進。迭戰。脫帽以自別。我兵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戰。被流矢。牙兵且盡。見執。罵賊。縛于市。磔焉。遂屠甯武。嬰穉不遺。自成旣殺遇吉。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遺聞云。遇吉夫婦臨陣。殲賊無數。抄本云。遇吉設奇制敵。每戰必勝。自成懼。遇吉夜率壯士二百。縋城入賊營。賊大敗。退二十里。持半月。而姜瓖等救兵不至。三月初一。城陷。遇吉率民兵巷戰。手殺數百人。力竭被獲。不屈而死。

周遇吉傳附配劉氏

周遇吉。號萃庵。錦州衛人也。樵史作錦衣衛指揮籍鎮守山西。兼關門代州三關總兵官。太子少師。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夙稱戰將。夫人劉氏。饒勇多能。賊勢猖獗。請益鎮兵二千。部覆以副將熊通統之。甫至河干。叛將陳尙志迎賊。卽令熊通歸鎮說降。公怒叱之曰。吾受朝廷大恩。豈若爾輩叛逆。爾領兵二千。不能堵賊。反爲賊作說客耶。立斬之。令標下提塘都司楊志榮傳首京師。併請救兵。時甲申二月十二也。十五。賊偏甯武。蓋賊自破太原後。乘勝席捲。勢如破竹。志意甚驕。其視甯武一關。旣非雄險。而兵力又微。有摧枯拉朽耳。公晝夜練兵。更選城中壯勇。得數千人。激以忠義。迎而邀之。賊不爲備。其前驅皆難民。斬殺已盡。搗其中堅。復殲賊精銳。不可數計。賊鋒雖挫。不卻。屢戰始薄城下。每戰。賊傷甚多。公日則列兵城外。以戰爲守。夜則收兵入城。登陴擊打。賊死又無算。我砲旣盡。賊得昇大砲擊城。援兵不至。計無如何。公密令健兵伏巷。開門誘賊。賊進城及萬餘。卽將城門闌下。伏兵四起。殺賊無噍類。傷四驍將。闖賊大恨。擁兵環攻。連四晝夜。力不能支。城陷。公復躬先巷戰。城中兵民。感公忠義。雖兒童婦女。無一人受屈者。悉爲賊屠。

公傷重。被執。罵不絕口。賊縛之。教場旗竿上。亂箭射之。共斃其肉。一作自刎。是時。署中男子。相繼出戰。死亡略盡。夫人劉氏。率家中婦女數十人。據山頭公署。登屋而射。每箭死一賊。賊不敢迫。縱火環燒。劉氏合宅盡作灰燼。廿五日。賊集頭目計曰。甯武雖破。受創已深。自此達京。尙有大同兵十萬。宣府兵十萬。居庸兵二十萬。陽和等鎮兵合二十萬。盡如甯武。詎有子遺哉。不若回陝休息。另走他途。已刻期明早班師。更深。忽有大同總兵姜瓖。差人賫降表至。賊喜甚。設宴厚款。甫坐定。而宣府總兵王通亦至。且以百騎來迎。賊謬謂天與。優答二鎮。豫加封爵。一意長驅。亡何。居庸及各鎮總兵白邦正、劉芳名等。并昌平文武。相次乞降。迎表隨集。比賊陷京城。多有半面與失手足者。皆甯武所砍傷。莫不嚙指以告人。謂周總兵真是好漢。殺去我等數萬人。再若有此一鎮。我主安得到此。楊志榮出揭備陳顛末。都督陳洪。籠上其事。贈太保。謚忠武。祀旌忠祠。

嗟乎。周忠武之殉難。閨門親屬。盡化烟塵。合鎮兵民。悉羅鋒刃。死後賊猶嚙指而畏。則前此未聞。尤異者。劉夫人之親率婦女。憑牆射賊。卒與全家俱燼。壯哉。李小有有云。以視親執桴鼓之靳王夫人。勇矣。愧無其烈。以視夫婦同死之趙昂發妻烈矣。愧無其勇。知言哉。

抄本載三月初一甯武陷。遺聞載二月初八丙申陷。編年載陳演乞休後。甲乙史載三月初九丁酉屠甯武。他本第云三月而不誌日。獨本傳載二月廿四五屠甯武。以楊志榮出揭備陳顛末。則本傳似爲有據。

初七賊陷大同

乙未，李自成陷大同。知府董復、鄉宦韓霖俱降。初，賊揚言降者不殺，兵民皆欲降。撫臣衛景瑗罵賊被磔。張國維率數騎南行。文學李若葵閣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

衛景瑗傳

衛景瑗，字仲玉，號帶黃，陝西韓城人。天啓乙丑進士，除河南府推官，擢山西道御史，劾閣臣周延儒。朝論稱之。壬午，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甲申二月，李自成陷太原，督臣王繼謨望風遁，賊至甯武，周遇吉告急。公趨大同鎮，姜瓖提兵往救，瓖持兩端，不行甯武。陷三月一日，賊至大同，瓖以城降。執公去，見自成，不屈。據地坐，大呼皇上而哭。自成曰：忠臣也，勿殺公。起以頭觸石，血淋漓。賊拘之營中。六日，公自經于海會寺。冠服南面哭，稽首而絕。延安推官顧咸正爲之誌曰：綱目書劉公幹自經于金軍，以爲金不能以威屈幹。而幹自經云爾。衛公有老母，又當賊方陽慕公不殺，若可以無死，而公持義益決，從容自裁，可不謂之得正矣乎？若夫封疆之故，蓋難言之。其時邊兵缺餉已八月，而鎮臣內畔，雖有善者，無如何矣。南京贈公兵部尙書諡忠毅。

一載天啓壬戌進士，賊至，被執，命之跪，公不肯，曰：此膝不屈第二人，卽當殺我。賊禁之別室，終不屈，遂自縊死。

初八宣府陷

丙申，自成陷宣府。時叛將白廣恩，以書約總兵姜瓖降，監視太監杜勳，緋袍鳴騶，出城三十里，迎賊入城。賊揚言降者不殺，軍民聚謀藉藉，撫朱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

納款。可保一城性命。之馮獨行巡城。見紅衣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又不聽。之馮不得已。乃自起燃火。兵民競挽其手。之馮憤甚。乃奪士卒刀自刎。宣府軍民俱迎降于賊。監軍霍達走回京。是日大風霾晝晦。甲乙史云。執撫臣朱之馮。殺之。

兵科韓如愈。奉差往省直催餉。行至山東東昌府戴家廟。劉澤清遣兵殺之。曰。尙能論我主將否也。淮撫路振飛。坐河岸。以令箭約各避難船魚貫進口。預給鋪行供應。

朱之馮傳

朱之馮。字樂山。號勉齋。順天大興人也。天啓乙丑進士。巡撫宣府。甲申三月。賊偪畿輔。時宣鎮總兵王通。已潛遣騎賚降表迎賊矣。而公尙勞苦登陴。與通分城而守。各畫東西爲界。賊信急。飛章上告。城中忽布訛言。謂公疑宣人謀叛。請兵屠城。值上撥後兵二十萬。旦夕且至。人心益懼。而又傳賊所過秋毫無犯。發帑賑貧。赦糧蘇困。眞若沛上亭長。太原公子復出矣。兵民望賊愈急。十二賊全隊抵城下。公方登城捍禦。見左右皆星散。禁之不止。惟存七八人環守公側。意叵測。俄報賊已從南門入滿城。結綵或帛或布。無者繼以紙。百姓胸前皆粘順民二字。焚香跪接。賊騎已充斥街衢。公憤甚。令將大砲昇轉。向城中擊之。慢不應。公不得已。自起曳砲。見藥線孔。牢下鐵釘。知事不可爲。卽索佩刀自盡。亦爲左右所匿。意在擒公獻賊。居爲首功也。公南面仰天哭曰。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今上皇帝。臣不意天命人心。一旦竟至于此。臣死當爲厲鬼。殲賊以報國恩。哭已五拜。以繩繫頸。二三僕隸在側。並無一言及後事。遂縊死。城樓簷下。衆棄其尸于濠中。次早。賊大肆淫掠而去。十四日始有好義者收殮之。濠邊狼犬夥多。屍經宿無不傷。惟公

屍已兩日夜。面目肢體完好無恙。未幾而李鑑等兵起。

李鑑成都人。由進士初爲分巡口北道。遇事敢爲。有膽略。既擢宣撫。尋罷去。以公代。時尙留宣。賊既破城。權將軍檄徵紳弁大姓。貫以五木。備極慘毒。酷索金錢。鑑亦不免。啣賊刺骨。人心怨恨。至四月杪。藉藉言賊已爲吳三桂借兵殺敗。鑑因糾集數千人。于五月初五昧旦圍各衙門。立擒權將軍。果毅將軍。及防禦使。州牧等僞官。是日卽設大行皇帝位。發喪哭臨。隨將僞官梟首刎心。祭享先帝。衆各灑血飲酒。誓師。隨奉公柩入察院改殮。易以厚棺。謂屍必腐敗。擬用白綾纏裹。及啓視。顏色如生。毫無損壞。垂幕中堂。次第哭奠。三日後築墳葬之。墓碣巍然尙在。南都贈兵部尙書諡忠壯。

前載初八宣府陷。而此傳則云十二賊抵城下。前衛傳載三月一日賊至大同。姜瓖以城降。而此則云初八白廣恩約姜瓖至。朱之馮之死。一云自刎。一云賊殺之。而傳則云縊死。似各不同。總之善讀書者。不論時日之錯。與死法之殊。只看事之有無。與品之忠逆耳。慎毋笑予書無定見也。以後悉做此例。

初九陽和陷

丁酉賊陷陽和。陽和堡卽在大同之西。道臣于重華出城十里迎降。重華青城人。以邊材薦仕者。兵信屢至。內閣或蹙額相向。或談笑如常。范景文數舉南遷之議。方魏以爲惑衆。力止勿言。本兵張縉彥別無布置。但出示沿街擺砲。設兵北營各衙衙口。更于城上懸簾。以待賊至而已。上諭戶部寇氛孔急。京邸糧糶宜備。目前米價甚平。尤當乘時勸糶。凡勦盜戚畹諸臣。及鄉紳富室商賈人等。積粟私家。上報數目。

貯存不必納入公庾。以千石爲率。有好義之家。積至三千石以上者。從優旌敘。遇有緩急。照原價發糶。不係捐輸。又諭。緩兵需馬甚殷。助戚文武各家。有強壯馬匹。不拘數目。連鞍轡進助。事平優敘。召見庶常于中左門。特命陳名夏爲修撰。兼戶兵科。給太監王國治火藥。有僞選淮安知府鞏克順。遣牌至淮。巡按王燮碎其牌。捆責其人。逐之。

初十徵戚璫助餉

戊戌。霸州道報至。始聞真定之陷。甯武報至。畿輔震動。吳三桂以甯遠降大清。高起潛棄關走西山。王永吉請嚴居庸關守禦。山東總兵劉澤清虛報捷。賞銀五十兩。又詭言墮馬致傷。復賞藥資四十兩。蟒衣紵絲二表裏。命卽扼真定。澤清不從。卽于是日大掠臨清。統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

上按籍令勦戚大璫助餉。進封戚臣嘉定伯周奎爲侯。遣太監徐高宣詔求助。謂休戚相關。無如戚臣。務宜首倡。自五萬至十萬。協力設處。以備緩急。奎謝曰。在臣安得多金。高泣諭再三。奎堅辭。高拂然起曰。老皇親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廣蓄多產。何益。奎不得已。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勉應以五千金。令奎以私蓄足其額。奎匿宮中所畀二千金。僅輸三千。太監曹化淳。王永祚。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對以家計稍乏。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于門。此房絕免。復雜出古玩諸物。陳于市。以求售。後賊拷夾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玩器。稱是。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人。皆快之。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餘不及也。又議前三門巨室。各輸糧給軍。且贍其妻孥。使無內顧。諸巨室多不樂而止。

淮口擒僞官鞏克順。按臣王燮，斬以殉衆。燮自任守河，託撫臣路振飛守城守民，恃以屹然。

十一 頒罪已詔。此詔一載在二月十二，然詔有三姑書此。

己亥，上頒罪已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象養，肆甘載之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爲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積成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多無藝之征，預支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盡汗菜，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頻仍，疫厲爲殃，上干天地之和，下聚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竄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至，終夜以思，跼蹐無地。用是大告天下，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念用兵征餉，原非得已，各撫按官，急飭有司，多方勸輸，無失撫字，倘有擅加耗羨，濫混私征，又濫罰浮刑，致民不堪命者，立行拿問，其有流亡來歸，除盡豁逋賦，仍加安插振濟，毋致失所。至于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尙堪用者，不拘文武，着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卽有陷沒脅從之流，或能舍逆反正，率衆來歸者，准許赦罪立功。若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尙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

時賊乘勢直下。人心震懼。朝廷日日召對。皆練兵按餉套語。大僚且挾持羣下。欲使箝口不言。而庶臣猶有因召對欲希冀者。每對大僚。但稱待罪。庶臣多默然。上見舉朝無人對罷。未嘗不痛哭回官。在廷諸人。惟議閉門不許人出入。一無所爲。城中人人自危。賊復以掠金誘我兵。我又兵餉不繼。士卒解體。馬世奇每朝罷。輒歎曰。不可爲矣。命秉筆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總督薊遼王永吉。節制各鎮兵符。一切調度機宜。進退將吏。賞罰罪等。俱聽便宜行事。吏兵二部。給發空箭五百張。軍前應用。勅印卽行撥鑄。給城軍半歲之糧。賊警益逼。廷臣有勸上南遷者。上大怒曰。諸卿平日專營門戶。不肯爲朝廷出力。今日死守。夫復何言。諭兵部曰。都城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刻期滅賊。敢有訛言惑衆。及私發家眷出城者。擒治。各衙門詞訟暫停。監中各犯應釋者。速行省放。吏部會議。凡罪廢諸臣。各復冠帶。開釋以收拾人心。周王薨于湖嘴舟中。

十二昌平陷

庚子日。賊破昌平州。諸軍皆降。惟總兵李守鏐罵賊不屈。手格殺數人。人不能執。諸賊圍之。守鏐遂拔刀以自刎。

順天巡撫楊鶚出巡。易服遁。督學陳純德臨遵化。中道走回京。李國禎每事遜。王承恩科臣戴明說劾之。

十三城門設砲

辛丑。各城門分設紅衣大砲。給守門兵人黃錢一百。左都李邦華榜諭訛言抵罪。吏部李遇知爲御史。

涂必泓所論謝病不出。

十四孝陵夜哭

壬寅南京孝陵夜哭三月初一起。日色兩旬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刮天。起舊司禮太監曹化淳戴罪守城。上密旨收葬忠賢遺骸。

十五居庸關陷

居庸關在順天府之北。淮南子所謂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是也。十五癸卯。風霾。日色益暗。正陽門外關神廟中棋杆劈爲兩半。撞于道上一時。閑傳關帝厭世。已出都門。于三日之先。託夢于聖上者。此亦大異矣。

賊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等迎降。撫臣何謙僞死私逃。朝廷撥三大營屯齊化門外。李國楨坐城樓。無所主張。惟以太監王相堯統領。總兵馬岱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謂王永吉曰。事勢如此。何以自安。遂度關投吳三桂。是日勦衛卿貳各官。始分直坐門。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僞權將軍劉宗敏移檄至京師。云定于十八入城。至幽州會館暫繳京師大震。自成行牌郡縣云。知會鄉邨人民。不必驚慌。如我兵到。俱公平交易。斷不淫污搶掠。放頭砲。即要正印官迎接。二砲。鄉官迎接。三銃。百姓迎接。仁和王載周王樞南行。

十六報賊焚十二陵長永

獻熙 景宣 茂成 泰宏 康德 裕統 詔隆 永嘉

甲辰黎明昌平陷。十二陵享殿悉焚。伐松柏分兵掠通州糧儲。傳檄至京師。上方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

餉安人。滋陽知縣黃國琦對曰：裕餉不在搜括，在節慎。安人擊于聖心，聖心安，則人亦安矣。上言是。卽命授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一半，忽秘封入，上覽之色變，卽起入內。諸臣立候移刻，命俱退。始知爲昌平失守也。是夜，賊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禁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城堞兵凡十五萬，四千有奇。時登陣守城，止羸弱五六萬人，內闔數千人，守陣不充，又無炊具，市飯爲餐。餉久闕，僅人給百錢，無不解體。而賊自破中原，旋收秦晉，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輦金錢氈罽飾爲大賈，列肆于都門，更遣奸黨挾貲充衙門掾吏，專刺陰事，纖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之，賊黨卽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有數百騎至齊化門，迺平則門而西，營兵屯近郊者，詰之曰：陽和兵之勤王者，實皆賊候騎也。時人心洶洶，皆言天子南狩，有內官數十騎擁護，出得勝門矣。守門皆內官爲政，卿貳勳戚不得上。莫有料理者。賊檄南下，清河、沭陽、邳州，皆除僞官。

他本載昌平十二破，李守鏐死，而甲乙史載十二李守鏐死，十六昌平陷，予謂十二殺守鏐，則昌平之破可知，載十六者十六始報上耳。

十七賊圍京

乙巳上早朝，召文武諸臣商略，上泣下，諸臣亦相向泣，束手無策。或言馮銓當起，或言霍維華、楊維垣當用，方魏請封劉澤清爲東安伯，上皆不應。俛首書御案十二大字，有文武官個個可殺，百姓不可殺語。密示司禮太監王之心，隨卽拭去。吳履中請釋繫禁諸臣，納贖出董象恆、鄭二陽，曾櫻子獄，復章正宸，瞿式相冠帶。昧爽，開西直門納避難者，內官坐城上，以令箭下門立啓，無敢詰問。勳戚大臣惟坐視而已。

漏下已刻。急足叩城下曰：遠塵衝天，寇深矣。守城內臣使騎探之，報曰：游騎也不爲意。日且午，有五六十騎，彎弓貫矢，突至西直門，大呼開門，始知寇至。守卒亟發砲，斃二十騎，難民死數十人。門始閉，須臾賊大至。方報過蘆溝橋，俄攻平則彰義等門矣。城外三大營皆潰降，火車巨礮，蕪藜鹿角，皆爲賊有。賊反礮攻城，轟聲震地。賊衣黃甲，四面如黃雲蔽野。京軍五月無糧，一時驅守，率多不至。又守陣軍皆貴近家，詭名冒糧。臨時倩窮人代役，僅給黃錢百文。城外二坊一卒，內城五堵一卒，率飢疲不堪任。異時敵至，或去城百里，近亦數十里，營卒登陣，率皆沈湎歌呼，未嘗望見敵。今猝遇賊，城上下砲交發，如萬雷轟烈，天地震懼。城外火光際天，人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見，唯唯否否，或曰：無害，或曰：奈何。惟議巡街閉門，無一勝算也。是日午門內外寂無一人。頃之，范景文、周鳳翔、馬世奇等至，俱侍班上退朝。諸臣見事急，聚語殿門，襄城伯李國楨奉命督京營守城，忽匹馬馳至，汗浹露衣。時已不解袍數日夜矣。下馬，衣帶被佚，衆皆愕然。內侍猶呵止國楨，國楨曰：此何時也？君臣卽欲相見，不多得矣。俄傳宣至便殿，上迎問守城事如何。國楨伏地哭奏曰：守城軍不用命矣。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奈何！皇上泣曰：諸臣誤朕至此，于是一時文武及內官數十人，相持慟哭仆地，聲徹殿陛。上哭回宮，國楨出馳去。衆亦散。上因命內臣俱守城，諱曰：諸文武何爲？且言官止內操，我甲械俱無，奈何？亦有曰：我輩月食五十萬，效死固當，乃請如己已歲所派數，申刻命各監內官至小豎，俱乘城。凡數千人，上括中外庫金三十萬犒軍。是日紳民有痛哭輸金者，或三百金，或四百金，各授錦衣衛千戶。賊攻平則門踰時止，遣叛監杜之秩縋城入，見當軸，議割西北一帶，并犒軍銀百萬兩，皆咋舌相視，亦不敢聞于上。或請留杜，杜云：營中有親藩，不反命，將屠矣。遂縱去。

十八日申刻外城陷

丙午早。喧傳勤王兵到。蓋唐通叛兵。詭言索餉也。時黃沙障天。忽而淒雨苦風。良久。冰雹雷電交至。人情益惶。九門禁守不通。往來道無行人。賊攻城益急。礮聲益甚。軍民皆無固志。緣城解舍。傾圮。流矢雨集。墜城中如蟻。賊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懼。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焰鳴之。猶揮手示賊。賊稍退。礮乃發。惟有空響而已。賊驅居民負大石填濠。急攻我發萬人敵。大砲誤傷數十人。守者驚潰。盡傳城陷。闔城號哭。奔竄。賊駕飛梯攻西直門。不得勝。三門勢甚危急。太常少卿吳麟徵累土填西直門。時左諭德揚士總衛允文入直語閣臣。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遣。劉澤清且臨清地近。可虞也。揭上封澤清。東平伯李邦華至正陽門。欲登城。中貴拒之。是日上又召對。歎息與閣臣言。不如大家在奉先殿完事。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可縋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下爲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質爲。提督太監王承恩絕之上。同入大內。盛稱賊衆強盛。鋒不可當。皇上可自爲計。遂進琴絃及綾帳。上輒然起。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絕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爲質。不反。則二王不免矣。乃縋之出。仍縋下勳。語守。璫王相堯禛憲章輩曰。吾黨富貴自在也。初。開勳殉難。贈司禮監太監。廕錦衣衛指揮僉事。立祠。至是。方知勳固從賊爲逆也。城下攻圍益急。王承恩砲擊之。連斃數人。王化成等飲酒自若。上下詔親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卽有之。何足當賊。乃罷。賊攻西直門。不克。攻彰義門。申刻。門忽啓。蓋太監曹化淳所開。得勝。平則二門亦隨破。或云王

相堯等內應也。自成率羣賊大隊疾馳入，沿途殺掠，官軍悉鳥獸散。前大學士蔣德璟宿會館，被劍，上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退。

諸本皆云十八彰義門啓，惟甲乙史云十七夜漏，曹化淳開彰義門迎賊，守城助衛盡逃，外城已陷，而內城竟不知，至十八日迫暮，宣武橋火起，始知外城之陷，更餘傳入大內，似覺真確，而十八之說頗詳，且從者衆，故予亦從之。

十八夜周皇后縊坤甯宮

上聞外城破，徘徊殿廷，是夕，上不能寢，更餘，一閣奔告內城陷，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安在？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卽出呼之，不應，上卽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與周后袁妃同坐，痛飲數金杯，慷慨訣絕，歎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爲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從不聽一語，至有今日，拊太子二王，慟甚，叮嚀再三，遣之出，隨返坤甯宮，自經而死，上視之，曰：好好召長公主，至年十五矣，公主號哭不已，上歎曰：汝奈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刀，主以手格，斷左臂，悶絕于地，未死，手慄而止，宮中喧傳皇爺勅刀矣，上又巡西宮，命所寵袁貴妃自經，繩斷墮地，復蘇，上拔劍刃其肩，三砍而止，亦手軟，因遍召所御妃嬪數人，俱親殺之，復遣宮人逼張太后娘娘速死，乃召王承恩入，語移時，對飲，命急出整內員爲出亡計。

少頃，微服，易承恩靴，出中南門。時已三更矣，手持三眼鎗，雜內監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至齊化門。內監守門者疑有內變，將砲矢相向，不得南奔，乃從衝衝遠出城上，望見正陽門城上已懸白燈籠三碗，白燈籠自一至三，以表寇信之緩急也。知大事已去，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問計，而純臣猶在外赴宴，聞人辭焉，上嘆罵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啟，天將曙矣，乃回。

是日，福王寓湖嘴杜光紹園。

三月十九帝崩煤山

丁未五鼓，上御前殿，手自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散遣內員，手攜王承恩入內苑，人皆莫知。上登萬歲山之壽星亭，卽煤山之紅閣也。亭新成，先帝爲閣內操特建者。時上逡巡久之，嘆曰：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羣臣何無一人相從！如先朝靖難時，有程濟其人者乎？已而太息曰：想此輩不知故不能遽至耳。遂自經于亭之海棠樹下。太監王承恩對面縊死。遺聞云：司禮太監王之心，跪帝膝前，引帶絕脰同死。然承恩似確。時宮中沸哭如雷，狂奔無復門限。比曉，太子雜宮人走叩周奎府門，奎臥未起，門役不肯傳報，乃走匿內官外舍。初，上之出至南宮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卒不得達。兩宮已自盡，宮人號泣出走。宮中太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走走入朱純臣家，尙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公主斷臂仆地，與宮人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何敢偷生！何新曰：賊已將入，恐公主遭辱，且至國丈府中避之，乃負之出。

是午，共見白光起東北，閃爍久之，蓋帝之靈氣上達于天也。

李自成入北京內城

丁未子刻。上旣入後苑。內門大開。宮人內監紛紛奔出東華門。廠衛猶禁訛言。執送金吾所。昧爽。陰雲四合。城外煙焰障天。微雨不絕。霧迷俄。微雪。城陷。或謂先有人伏內。通太監曹化淳弟曹二公內應開門。一云。太監王相堯。率內兵千人。開宣武門。出迎賊。賊將劉宗敏整軍入。軍容甚肅。錦衣吳孟明遇之于宣武大街。猶謂授兵。問之。乃知是賊。太監曹化淳。同兵部尙書張縉彥。開彰義門迎賊。一云。張縉彥坐正陽門。朱純臣守齊化門。一時俱開。二臣迎門拜降。聞城中火起。順成齊化東直三門一時俱開。賊先入東直門。一云。辰刻。得勝平子順成齊化正陽五門一時俱開。聞賊所掠刺綉帷褥等。則以裹十四五歲童子。馳馬市中爲樂。蓋攻城每用先登也。京城壁立數仞。峻甚。不能仰攻。賊砍楊樹爲雲梯。漏下五鼓。使孩兒軍從東北。獠升而上。孩兒軍者。卽所云剪毛賊也。賊中年少童子。習殺掠。閔不畏死者也。守卒見童子至。哄然蟻墜。脫衣委刀。惟恐知其爲兵卒者。夫賊能用童子爲軍。而國家養軍數十萬。不獲一童子之用。何哉。大抵京城之陷。多由奸人內應耳。賊于數年前。先用西人開典。賣貨于京中。又乘國家開鬻爵之令。輦金易憑文札。付爲護身符。人莫能詰。而新募軍卒。皆其布黨也。是夜。錦衣大堂尙出示禁訛言。而城中坑廁皆賊矣。城中人往來疾馳。哭聲動地。守城者俱下賊登陴。兵部侍郎張伯鯨走匿民舍。賊騎率巷大呼。民間速獻驟馬。時閣臣魏藻德。方傳軍斂犒兵銀。方岳貢。范景文。適傳導至西長安門。見人鼎沸。卽回寓。賊千騎入正陽門。投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無錫張樸。聞賊呼云。百姓不許開門。開門便殺衆。遂閉戶。此初八時也。已而賊大呼開門者不殺。于是士民各執香立門。賊過。伏迎。門上俱粘順民。大書永昌元年順

天王萬萬歲。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午刻。李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駁馬。擁精騎百餘。由得勝門入。轉大明門。遂進紫金城。僞軍師宋獻策。僞內閣牛金星。及宋企郊等五騎從之。僞封劉宗敏。李牟。副將李化龍。李巖等分將各兵。自成從西長安門入。彎弓仰天大笑。自恃百發百中。射長安牌坊。祝曰。若射中間字上。天下太平。一箭射在瓦楞內。宋獻策姑慰之曰。射在溝中。以淮爲界。其實爲空虛之處。一旦成空。乃必亡之兆耳。自成貌奇陋。眇一目。至承天門。顧盼自得。見承天門四字。欲藉以惑衆。復彎指門榜。大聲語諸賊曰。我能爲天下主。則一矢射中四字中心。射之不中。中天字下俯首不樂。牛金星趨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太監王德化。率內員三百人。先迎于德勝門。自成令照常管司禮監。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賊未破城時。宋獻策占云。十八大雨。十九辰時破城。若辰時不破。卽日全軍俱反。待六年始破。

時有常州人。與友飲于北都肆中。有中斲年可十四五。在側獻酒。主謂之曰。晚餐早。須要登城守陣。時以無兵。俱將此輩應點耳。飲頃之。忽傳城陷。衆驚。猶未之信。遂還寓。已而遇賊索金。對以無有。遂折案足夾之。

是日。淮安西門外有馬兵突至。劫掠婦女。幼妓燕順冒拒。被殺。鄉民大譁。羣聚與鬪。始知馬士英標兵。

二十戊申。李自成入宮。

賊盡放馬兵入城。亂入人家。諸將軍望高門大第。卽入據之。劉宗敏據田宏第。李牟據周奎第。

李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宮中。不得。僞尙璽卿黎某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劉宗敏、牛金星出示。仰明朝文武百官。俱于次旦入朝。先具脚色手本、青衣小帽。赴府報名。願回籍者聽其自便。願服官者量才擢用。抗違不出者罪大辟。藏匿之家。一并連坐。禁民間諱自成等字。賊先差人赴五府六部。并各衙門。令長班俱將本官報名。因此無一人得脫。

自成同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太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率黨爲前導。自成責之曰。汝曹背主獻城。皆當斬。秩等伏地叩首曰。惟能識天命。故如此。自成叱之曰。饒死去。

一云。叛監杜秩亨選宦官以供使令。自成集選百餘人。餘皆散去。

內臣獻太子

賊大索先帝太子二王。搜得太子定王于內官外舍。太子送劉宗敏收視。定王送李牟收視。永王不知所。在賊封定王爲宅安公。

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爲屈。初。太子走詣周奎第。奎臥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官外舍。至是。獻之。自成命之跪。太子怒曰。吾豈爲若屈耶。自成曰。汝父何在。曰。死壽甯宮矣。自成曰。汝家何以失天下。曰。以誤用賊臣周延儒等。自成笑曰。汝亦明白。太子問曰。何不速殺我。自成曰。汝無罪。我豈妄殺。太子曰。如是。當聽我一言。一不可驚我祖宗陵寢。二速以皇禮葬我父母皇后。三不可殺戮我百姓。又曰。文武百官最無義。明日必至朝賀。次日朝賀者果一千二百餘人。自成歎曰。此輩不義如此。天下

安得不亂。于是始動殺戮之念。

宮人魏費節義

時宮人大亂。諸賊帥率其騎。皆環甲執兵。先入清宮。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爲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積一二百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智井。賊鉤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之。見自成。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羅擣出。費氏復給曰。我實天潢之允。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盡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成大驚。令收葬之。掌書宮人杜氏。陳氏。竇氏。爲自成所取。而竇氏尤寵。號曰竇妃。又有張氏。亦嬖之。自成集宮女分賜。隨來諸賊。每賊各三十人。牛金星宋獻策等亦各數人。

廿一得先帝遺魄

己酉午刻。得先帝音。問縊于煤山。乃以雙扉同昇。母后二屍出。送至魏國公坊下。上以髮覆面。服白袷。短藍衣。元色鑲邊。白綿綢背心。白綢褲。左足跣。右足有綾襪。紅方烏衣。前有御筆血詔云。朕自登極十七年。致敵入內地四次。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墨書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蓋上未崩時。硃書諭內閣。託成國公朱純。臣輔太子故。上書此。猶謂閣臣已得硃諭也。不知內臣持硃諭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反報。上已不知所。在矣。文武羣臣。無一人知者。外人喧傳。以爲駕已出也。賊見墨詔。因此

有疑于純臣立命誅之籍其家。

甲乙史云詔云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不敢終于正寢。載在廿二日。止言墨書不云血。日星不晦錄云上嚙指出血書于衣袂曰朕之失天下皆因文官不合心武官不用命以致如此文。武可殺百姓不可殺。

未時逆賊發錢二貫遣太監市柳木棺枕以土塊停于東華門外旋茶菴覆以蓬廠有兩僧誦經。老太監四五人王太監極薄一棺亦在其旁百官莫敢往哭。惟襄城伯李國禎與兵部郎成德主事劉養貞撫棺大慟。國禎哭求諸臣公疏請葬先帝成禮。適僞文諭院顧君恩自內出呈稿求其上達。君恩答云諸公半屬沽名豈盡爲舊朝廷起見也。碎其疏擲之已而殿上青衣持一硃批云帝禮葬王禮祭二子待以杞宋之禮百官又求以帝禮祭少頃青衣傳云准行了二十三日辛亥乃改殯先帝后出梓宮二以丹漆殯先帝。照漆殯先后加帝翼善冠。袞玉滲金靴。后袍帶亦如之。設祭一壇自成亦出四拜垂淚。廂天府僞府尹行昌平州撥夫造壙于四月初三發引。初四安葬。抬柩止二三十人。賊數騎從得勝門送出。草草掩葬。凡從逆官往拜賊亦不禁。然至者甚少。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九人。餘皆睥睨過之。惟主事劉養貞以頭觸地大慟。

大事記云。藁葬西山長陵之斜。惟襄城一人往送。是時天地昏慘。大風颳沙如震號。日色黯淡無光。都城內外黑風豪隱不散。皇極殿作白色。

劉青田繪圖

初燕都之遷鼎也。大內有密室。劉誠意留秘記。鑄鑰甚固。相戒非大變勿啓。癸未秋。大清兵圍城。先帝欲啓視掌印。內臣叩頭固諫。不聽。室中惟一櫃。發之。得繪圖三軸。第一軸繪文武百官數千。俱手執朝服朝冠。披髮亂走。上詰問。內臣叩頭答云。或恐官多髮亂。第二軸繪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負襁奔逃。上又問。內臣又叩頭答云。想軍背叛也。上勃然變色。內臣請止。上必欲展第三軸。軸中像酷肖聖容。身穿白背心。右足跣。左足有襪履。披髮中懸。于今日分毫不爽。內臣曾密言于國丈。且囑勿洩。有長洲縣官生陳仁錫子濟生。假館嘉定府。確有與聞。豈非厄運有定乎。仁錫字明卿。號芝臺。濟生字皇士。

或語予云。當張李之日熾也。南都史可法屢上表章。上亦時閱。一夕方覽奏疏。忽見一人麻衣前立。上怪問之。禁內深嚴。安有若人。命左右執之。閣監突前。其人徐行去。羣逐之。其人奔至庫門。卽入內。不見。諸璫視門。則又固閉。不勝駭異。還報上。上親幸其地。見一密室。乃劉青田所封。緘鎖甚固。上啓視。見三軸云云。

諸臣投職客

廿一。百官報名者甚衆。以擁擠故。被守門長班用棍打逐。早起。承天門不開。露坐以俟。賊卒競辱之。竟日無食。右云。肚雖飢。餓心甚安樂。賊初入時。縉紳恐以冠裳賈禍。悉毀其進賢冠。及二十日。見賊報名。僞主笑口頓開。從梨園中覓冠冠之。費踰三四金。廿一日。各穿本等吉服入朝。陳演朱純臣勸進。不得入。近午。王德化自內出。以張縉彥誤國。批其頰。戶部侍郎黨崇雅。給事介松年。御史柳寅東。各方巾色衣。自西長安騎馬入內。蓋柳黨在通州降。介在保定迎降也。督輔李建泰。亦于是日入城。賊禮遇之。

廿二庚戌

主事劉養貞于皇極殿叩頭請誅誤國奸臣張縉查、魏藻德、陳演、賊云。先朝時何不言立斥之。

劉貢士曉天文祕數

是日，叛監杜秩亨選擇諸內臣，以供自成使令。先是有劉貢士者，江西吉水縣人，往來京師授徒二十年。中貴多出其門，又精堪輿，兼曉天文祕數。甲申聽選，夜觀天象，知國家不利，不敢赴選。寓門生杜秩亨家。三月，聞自成猖獗，與秩亨夜登園中高阜，仰視天象，連呼云：「不好，不好，主上有難。」秩亨問曰：「門生趨避何如？」劉怒曰：「汝曹食君之祿，應盡忠報國，乃問吉凶，得毋有異心乎？」吾未授職，猶可遠避免禍。次日，出平子門，不知所之。至是，秩亨果叛。

廿三辛亥諸臣點名

百官囚服立午門外，約四十餘人。凡遇賊黨，咸強笑深揖。及矮宋至，數人跪問新主出朝否。宋罵曰：「汝曹不戮爲幸，些時豈不耐耶？」衆慙然卻步。日晡，自成出，據黼座。牛金星、劉宗敏、李過、白廣恩、官撫民、梁甫、董天成、馬岱、婁襄、井宋、企郊、張璘、然、鞏、侯恂、黎志陞、葉初春等，左右兩班列坐。初，侯恂下獄。三月二十，賊出之。都司董心葵亦自獄出，備言中國情形。及江南勢要自成大賞之。時董心葵爲首，率領百官朝見。自成時呼心葵稱慰再三，留聽用。聞迎降者皆係李賊代爲賄買得售，而心葵諸人爲之通線者也。故率先降賊。自成戴尖領白氈帽，藍布上馬衣，躡鞵靴，坐于殿左。僞宏文館大學士牛金星坐于殿右，檻上鴻臚以次唱名由西而東。魏藻德首向自成叩頭求用云云。牛金星將舊縉紳一部置于地下，執筆任意花

點。應遲者。用軍法。怒詞臣衛允文、楊昌祚、林增志、宋之繩等削髮。令人盡拔其餘毛。詈曰：「既已披剃，何又報名，衆皆失色。」自成對劉李牛顧諸賊云：「各官于城破日能死，便是忠臣。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削髮之人不忠不孝，留他怎的。」至晚，金星令人以手摩官之頂，曰：「一雙兩雙，以覈其數。既點訖，獨拔九十二名。」遣兵士押送僞吏政府宋企郊聽用人，分三等授官。大都新科者居多，人物豐偉者爲上，不入選者，每官用馬兵二人，執刀押候。忽傳僞旨云：「押往西四牌坊去，即用鐵鏈串鎖，每五人一串，各兵馳馬驅逐，如羊豕然。」行稍遲者，刀背亂下。至有仆地暈倒，踏作肉泥者。中道，忽又傳一僞旨云：「前朝各犯官，俱送權將軍劉府中聽候施行。」即押到劉方挾妓，歡呼，不暇審鞫，仍命各兵守視。以俟來朝，各官囚服羈繫，腹中餒甚，即強項大僚，有拾兵士屢餘以緩死者，家人輩謂主已戮，是夜羣聚合謀，挾重貲而逃者，亦不計其數。

是日點名完，凡用者，分付在外聽候榜文。下午，出榜，選授宏文館掌院何瑞徵、編脩周鍾、大理卿劉大羣、寺丞項煜、兵諫光時亨、禮政府從事韓霖、吳文幟、國子學錄錢位坤等，共九十二名。第二榜，特選兵政府左侍郎左懋泰、鎮守山海關等處地方第三榜，特授宛平縣歸順舉人王仙芑、山東濰縣令第四榜，補選各省州牧吳篔、傅學禹等，各省縣令朱國壽、王之鳳等，共五十名。

秀才朝賀，僞尙書宋企郊叱曰：「朝賀大典，安用若輩。」速回讀書。候新天子頒行考試，數日後，果試諸生，首題：「天與之次題，大雨數千里。」

廿八，候選官見宋企郊，求授衙門。企郊曰：「諸職銜俱前朝所考授，新主另有一番規制，恐不能盡循舊例。」

諸人力懇一體選授。企郊曰：諸公好不解事。新天子御極，自當另用一番人。前所考試，不過安衆人之心耳。予以爲諸公謀不如歸去爲上。諸人既絕望，于是以漸逃歸。

大事記云：宋企郊登堂點官。三日一選，隨賊西來生員及僞將俱移送吏政選用縣。企郊亦肯做情，任人逃回。

廿四日壬子

劉宗敏以人試新夾棍，夾其隨來書役二人于天街。次日卽死。夾木俱有棱，鐵釘相連，皆入京造者。宗敏之門立二柱，礎人無虛日，日便服入西華門，止四騎前導。

大事記云：二十四日賊欲僭位，纔上坐，卽呼頭痛如劈昏絕，輒顛下。後三上殿，皆如前。又見數丈白衣人前立，華蓋蟠龍，髮爪俱動，戛而止。是日賊驅勦衛武職官，擲至平則門外斬首。

李自成改制度

明朝制度，賊任意紛更。閣改天祐等名。六部尙書爲政府，翰林院爲宏文館，詹事府不用。文選司爲文諭院，御史爲直指，給事中爲諫議。主事爲從政，布政爲統會，巡撫爲節度使，按察爲防禦使。一云兵備改防禦使，尙寶爲尙契司，太常、鴻臚俱屬禮政。大僕寺爲驗馬寺，通政使爲知政使，中書爲書寫房，府爲尹州。爲牧縣爲令，凡銓選皆宋企郊主之。武臣守備爲守領，把總爲守旅，太監止用一千人。公服領尙方，以雲爲級，一品雲一，二品雲二，乃至九品雲悉如之。帶用犀銀角三等，廢輿乘馬。大篆曰符，小篆曰契，先鑄永昌錢，字不成文，又鑄九璽不成。

賊改印爲契，用小篆。有一降官進言于僞尙書曰：契宜用大篆，不宜用小篆。賊大罵曰：奴才，我前番已要殺爾，今又來多口討死耶。

又四月初一日，改大明門爲大順門，頒發冠服。大僚則加雉尾于冠，服方領。又收各牙牌，自務明光安令成字。

保定始陷

時畿內各屬望風歸順，惟保定猶誓死拒戰。至四面環攻，力竭不支。二十四日，方陷。一時死難諸臣，則有知府何復、萊州人甲戌進士方到任未幾，城陷被火燒死。同知宗立聞變，卽刻投繯。太監方正化，城頭被殺。鄉紳則原任光祿寺少卿張羅彥，自經。進士張羅俊，罵賊遇害。武進士張羅輔，城破巷戰，手刃數人。以及于難。張氏婦女幼子老少一門死者二十人，都指揮劉忠嗣，罵賊不屈，舉人張輦，抗賊被殺。高涇，被執殺死水中。劉會昌與御史金毓峒，另有傳。

東村老人曰：自殺與被殺，同爲捐生之人也。一捐生，則名義兩全，忠節不失。其于此生無愧，于一代有光矣。惜乎匹夫匹婦，名湮沒而死者甚多，不傳耳。

大事記云：宰相李建泰守保定，賊至，卽命中軍繒城迎降。史略云：賊犯保定，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繒城降賊，兵潰，賊入保定。建泰被執，雖所載異詞，要之建泰身爲宰相，不如小臣之殉節，而保定之堅守，亦勝于京師之易破多矣。

廿五癸丑，拷夾百官。

甲乙史云。有稽勳司持刺品京紳劉餘祐孫承澤甫卽席卽問劉借四萬金孫二萬且曰宜早若遲二日卽不得從容矣。午後喚諸文武進內點名幽閉飢餓一日夜至次早點過共綁八百餘員五人一連俱押鎖田皇親府中著劉宗敏用夾棍拷打招認賊銀凡十晝夜又拿京城富商居民極刑逼追死者千餘人云諸臣黎明候起日中劉宗敏始出逐一唱名坐賊重者數萬輕亦及千有沈學錄最貧亦迫招至百金餘可知矣。輸不及數押令稱貸于前門官店主人卽無一面交券立不敢不應有見其券者云某官同妻某氏借救命銀若干兩凡追賊皆劉敏政李牟二僞都督主其事至卽大拷有一御史潛入劉宗敏府中竟爲幕客歌唱狎暱獨免于禍凡降賊官有少年面白者爲賊輩戲弄百端甚至作龍陽野史云賊派餉各官無論用否俱責如言不辨卽夾有夾于各營官兵有夾于監押健兒人人皆得用刑限內閣十萬部院京堂錦衣帥七萬科道吏部郎五萬三萬翰林一萬部曹千計勳戚無定數人財並盡英國公慘死最酷自廿三至廿六日滿街遍捉士大夫拘繫行路之人如湯鷄在鍋廿七日牛金星點名會極門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收用列名部門外不用者從西華門出兵露刃排馬押繫劉李二賊私寓鎮撫司梁清宏及史館辦事衛幕至雜流夾俱竟日夜不放廿八日用者高冠鮮服揚揚長安道上不用者夾逼金錢號哭之聲慘徹街坊受刑諸臣先後不一楊汝誠獻美婢獲免不用張忻未刑而刑其妻子輸銀萬兩始釋郝晉輸銀五千兩釋不用王都三次受夾三次輸銀釋夾卽死顧鉉被夾其僕竊賫以逃賊將遁時索賄無應受害夾之甚者大臣則李遇知王正志詞臣則楊昌祚林增志衛允文其未甚者金之俊王鰲永張維機胡世宏李明睿也高斗光者被追銀欲夾其子請代得免張鳳翔雷躍

龍、沈維炳、方拱乾、楊士聰、趙士錦、李士淳、劉明翰、吳邦臣、不夾收擊。四月初一日，宋獻策云：天象慘列，日色無光，亟宜停刑。初七日，自成過宗敏第，見庭院夾三百多人，哀號半絕，自成云：天象示警，宋軍師言當省刑，宜酌放之。此中縉紳十一，餘皆雜流武弁，及劾勞辦事人，釋千餘人，然死者過半矣。宗敏進所追銀萬萬，李牟刑寬，所進不及半，以己所有湊償，人皆稱之。初八日己丑，賊盡釋諸繫者，于是吳履中、張鳳翔、盡數南歸。御史馮候用、梁清宏、體甚肥，故釋夾即死。

賊初入城，不甚殺戮，數日後，大肆殺戮，即降而授官者，諸賊將長班審問，如云：其官有金，即鎖去拷打。一賊拷過，又被他賊鎖去拷打不休，每賊將一人，領長班五十名，緝訪官民藏蓄，長班一人，每日限訪過一件，名曰公刺。

賊兵大索，時厚結長班及無賴子弟，使爲鄉導。本地鄉紳，如周鏞、劉餘祐、梁以樟、米萬鐘、吳邦臣、沈自彰等，咸蜂聚其家，恣意掠取，與籍沒無異。至青衿白戶，稍立門牆，無幸脫者。賊兵滿路，手攜麻索，見面稍魁肥，即疑有財，繫頸徵賄，有中途借貸而釋者，亦有押至其家，任其揀擇而後釋者。若縛至劉宗敏僞府，便無生理。

賊初入城時，先假張殺戮之禁，如有淫掠民間者，立行凌遲。假將犯罪之寇，殺死四人，分爲五段，據稱以淫殺之故也。民間誤信，遂安心開張店市，嘻嘻自若。自貨賊事起，金銀既罄，繼以綢緞，疋僅一金，而商人錢貨爲之一空。賊之巧于行劫，如此四五日後，恣行殺掠，先令十家一保，如有一家逃亡者，十家同斬。十家之內，有富戶者，闖賊自行點取籍沒，其中下之家，聽各賊分掠，又民間馬騾銅器，俱責令輸營，于是滿

城百姓家家傾竭。

凡拷夾百官。大抵家資萬金者。過追二三萬。數稍不滿。再行嚴比。夾打砲烙。備極慘毒。不死不休。如願降者。帶歸秦中。存亡莫測。

燕都日記云。三月廿一。百官投到。凡勳衛懿戚等官。暫令精兵押去。聽住民房。仍聚一隅。不許星散。有信宿不見米粒者。廿四。賊點勳衛武職官五百餘員。綁至平子門外斬首。

凡追賊輸納。見銀加二首飾。十不當一。珠玉玩好。一概擲棄。衣服極新者。准價錢許。大緞匹不及兩外。羅縠之前門商舖。凡有鄉親株連。無不搜括立盡。如蝗蝻集野草木爲空。

賊黨有夙怨。無不立報。如總兵王朴。重辟在嶽。子琦以千金託陳君美營幹。君美以好語欺琦。而沒其金。至是。琦在賊黨。遣人召君美。君美猶恃父執。欣然往謁。琦數其罪。縛而斃割之。

大事記云。三月廿二。錦州僞官執鄉紳曹吏部。殺之。沒其家。僞官多陝西洪洞人。皆生員之無籍者。奸淫貪殺。民不欲生。

甲乙史云。四月初一。畿內山東河南守令多秦晉亡賴。單身赴任。恣意威虐。首稱助餉。衿紳受脅。少忤。而辱隨之。又徵少艾。專恃郵傳。人始憤痛。思舊矣。

姦淫

賊初入城。先拏娼妓小唱。漸次良家女子。弟臉稍白者。輒爲拏去。或哀求還家。賊仍隨之。婦女淫污死者無算。

賊兵初入人家。曰借銅鑼少焉。曰借床眠。頃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藏匿者。押男子徧搜。不得不止。愛則置樓馬上。有一賊挾三四人者。又有身摟一人。而餘馬挾帶二三人者。不從則死。從而不當意者亦死。一人而不堪衆騶者。亦死。安福衛衛。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悉怨悔。欲逃難。脫走。惟殉難諸臣家眷。賊兵絕不敢犯。

北路凡受僞府縣官。遇賊兵過。先搜民間婦女供應。稍或不足。兵即以刀背亂下。僞官苦不可言。美者攜去。惡者棄下。仍命本官云。留待後來者用。婦女供役之苦如此。偷生者少。雖死節者亦不得清潔耳。

燕都日記云。賊將各踞巨室。籍沒子女爲樂。而兵士充塞巷陌。以搜馬搜銅爲名。沿門淫掠。稍違者。兵加其頸。門衛甚嚴。即欲脫免。不可得也。不願青天白日。恣行淫戲。

大事記云。至有八賊輪姦一幼女。立刻而斃。又有一士子女被姦。告之賊官。賊官先喚女囑曰。汝若認姦。便斬汝頭。及審女不敢認。遂坐誣殺士子。而賊黨益無忌矣。

新世宏勳云。賊兵每得一婦女。即昇擁城上。挨次行姦。循環不已。婦人即時殞命。或遇賊將過。恐被責。竟向城外拋下。

三月廿六勸進本末

先是廿三。朱純臣、陳演、率百官勸進。不得入。廿五。僞禮府鞏愔。示隨駕各官。率耆老上表勸進。愔故陝西提學僉事也。至次日廿六甲寅。爲勸進之始。其表有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周鍾自侈爲得意之語。四月初一。宋獻策奏。帝星不明。速宜登位。初三。鴻臚官在繫者。悉復原官。習儀以候即位。時

四月三六九日官民三次勸進。牛金星云。大位未正。恐事有中變。勸自成會同禮府鞏情出示。定十七舉此大事。百官十二午門前演禮。十三皇極殿演禮。十五日頒詔。十六幸學宮。行釋菜禮。文武百官俱往園丘。候郊天加袞冕。併行祀廟定功等禮。遷太祖神位于歷代帝皇廟。其餘太廟神主。盡行燒燬。此示一出。降臣鞏情不俟臨期。竟于四月初四入太廟。將太祖神主捧出。送入帝王廟中。其餘立時燒去。京師無不唾罵。

或持黃袍示賊。賊目不可開。引至皇極殿。金臺金頂。雕龍若將下瞰。輒目眩頭痛。雖云三六九日朝集。然遲遲未正南面者。以此往代篡竊之輩。殿或搖地或陷。咎徵亦何可誣也。

賊偽製一盒。刻永昌年月日子中。密置大內。令人簡得。佯稱符命。又詐飾番僧數人。稱西域某國。知新天子登極入賀。

先是四月初十。鞏出示。定十二演禮。忽東報急。十二日自成出京。廿六回京。廿七忽傳登極。預設鹵簿于城外百官朝賀。

甲乙史云。廿九李自成稱皇帝。位于武英殿。追尊七代妣考爲帝后。六政府各一赦書。稱大順國永昌元年。

選陞降臣

甲乙史云。三月廿六日。選陞四品以下百餘人。詞林則楊觀光、梁兆陽、改侍郎、項煜、改太常寺丞、韓四維、降修撰、薛所蘊、改司業、何瑞徵、高爾儼、方以智、傅鼎銓、楊廷鑑、陳名夏如故。張之奇爲順慶府尹。六科則

申芝芳、朱徽、劉昌、戴明說、彭瑄、孫承澤、金煉色、光時亨、時敏、改科爲諫議、止時敏改爲縣令、御史改直指、使、則朱朗鏐、張懋爵、蔡鵬霄、裴希度、涂必泓、韓文銓、陳羽白、吏部改從事、則沈自彰、熊文舉、郭萬象、王顯、楊元錫、其餘大理卿劉大鞏、光祿卿李元鼎、太常卿吳家周、鴻臚卿張魯、驗馬卿宋學顯、尙契卿葉初春、學祿錢位坤、助教李森先、皆改授者、凡銓選、皆宋企郊主之。

三月廿七乙卯

吳三桂挾大清騎叩山海關、賊將不能禦。

廿八日丙辰

內官降賊者、自宮中出、皆云李賊雖爲首、然總有二十餘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衆共謀之、時僞國公劉宗敏、以爭我叛將白廣恩故、遂生心、及京城陷、逆闖多擁金帛、自豐積、宗敏覲之不獲、心益離、出大事記。

程源移書勉唐廷彥

初三月二十日、天津兵道原毓宗倡降、進士程源、以書勉餉部唐廷彥、忠孝大義、且云馮津撫倡義、曹帥友義、亦有心人、今糧廣兵衆、據賊腹而俟恢復、中興之奇勳也、唐請源入城議戰守、比源至、城頭防海兵大噪、劫餉庫、盡殿廷彥幾死、先是、馮元颺爲天津撫臣、聞京城變、聚將士泣血誓勿二、門下已無一人、應之、津道原毓宗、秦之蒲人、赴官時遇賊、賊禮之厚、留母爲質、因縱之、許內應、比至津、卽張皇賊勢相離、聞及都門賊報至、率紳士先表迎降、兵民皆從風而靡、大揭黃旗、城櫓署之曰天壁民順、因而津民各用片

紙書民順綴門前。總兵曹友義、單騎斬關出。毓宗率兵邀截之。逼元颺迎賊。元颺不屈。副將金斌、總兵婁光先、指揮楊維翰、俱叛稱表降。二十一、金斌移營演武場。源復就見說之。唐廷彥傷重。移至馮元颺。皆在羣論以大義起兵。不動斌且勸廷彥留幕下。源先機退。急以書諭從賊。圖南二意爲千載榮辱之關。不可不決。唐回書云。重傷難存。自反無能報國。惟一死而已。家慈年八十有三。吾兄過敵地。幸婉曲慰之。有子死國。勿過傷也。彥止一子。方八月。源欲竭力保全回籍。彥不從。傷哉。

程源移書邱祖德

二十八日。程源移書山東撫臣邱祖德曰。我皇上未有失德。頃緣諸臣泄泄。餉缺兵單。致賊淪我神京。殞我君父。普天率土。同此悲號。又云。江南財賦之地。子弟多豪。賊不先窺。而以貽我。彼豈能舍步騎而與我爭長江之險耶。况有我蜀據其首。走西安纔七日也。而楚豫橫其腹。甘甯蝕其心。江東老成。尙有人義旗一舉。彼擣此擊。克復直指。顧聞耳。而議者不察。以賊有成焉。其亦借賊爲富貴之資也。

二十九日丁丑

程源又移書天津鎮將曹友義曰。天地反覆。三光晦蒙。痛哉。食君之祿。誤君之事。若是矣。前寓天津。已與將軍見及此。彼時相商。便將天津一派爲託。將軍亦毅然不讓。今茲胡然大失哉。昨泊津門。乃知兵以無餉。故爲原毓宗誘去。然將軍所部健丁五百如父子。今雖叛去。其心必不忘將軍也。目下僞官佈列。皆爲無籍。各州各縣。無一人能爲守者。即使收捕擒斬大功。亦計日可集。嗟乎。鼎湖龍去。青宮壘囚。敷天掩泣之時。正臣子捐軀之日。無負國恩。不污史筆。勉旃自愛。

初四辛酉

燕都日記云。牛金星吉服至吏政府。同宋企郊考試舉人。出題天下歸仁焉。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等題。搜簡封門。就試者約七八十人。大率本地舉人居多。又有一僞示云。各省直鄉試。候旨定期。卽于中秋時舉行。初五日。僞相府揭曉。取實授舉人五十名。餘俱革退。三考吏員及監生紛紛告考。俱不准。一云順天僞府尹考試童生。出天與之。及大雨數千里。考生員出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次日卽發案。

初五壬戌

山東郡縣寇賊充斥。臨淄濟南尤甚。行道不通。僞將董學禮奉權將軍命。率兵南下。僞將白某往天津一路催餉。而北直等處皆有大小智勇果毅僞將軍分駐。

初六癸亥

李自成召父老至武英殿。問民間疾苦。濟南撫標中軍梅某。推官鐘性樸殺之。甲乙史云自殺。

初七甲子

武定州東南市皆賊。

初八乙丑

濱州城外皆賊。殺人如麻。行乞不免。

初九丙寅

馬部將莊朝梁劫單縣。爲民所殺。

初十丁卯

賊盤祿米倉并大通橋光祿寺等倉。凡積米俱見數造冊。

十一戊辰殺勳戚大臣

初四日賊聞東師日進。愬甚。躬叩劉宗敏。李牟。求其出禦。劉李耽樂已久。殊無鬪志。逆闖乃下令。十三日親征。至是。東行之期已定。取勳戚大臣皆殺之。于是內閣陳演。定國徐允禎等。諸戚晚官都指揮以上。錦衣堂上官。俱死。方岳貢。邱瑜。予繩自縊。以戚晚女婦配給軍卒。又押諸繫官至宗敏寓前。疊疊坐于路側。徐次取殺一內官。自言輸銀千兩。金九十兩。亦殺之。三鼓乃釋。

十二己巳自成東行

李自成出正陽門。太子衣綠隨後。馬尾相銜。劉宗敏繼後。惟留李牟金星守京師。

十四日辛未

西長安街有私示云。明朝天數未盡。人思效忠。于本月二十。立東宮爲帝。改元義興。初劉宗敏嘗誅私示。處居民數十家。今粘貼黃牆上。無所用。由是戒懼。密聞于自成。大事記云。山東高苑縣知縣蘇方。秦之漢中人。頗有智略。陰養死士二百名。鬪南渡方在秦。兩戰自成。中其肋。告人以李賊不足爲。又言秦縉紳士爲賊辱。皆如中云。

十五壬申

李自成至密雲。何瑞徵以望日參牛金星。金星諭訛言四起。各自謹懼。無事少出。由是降官皆生悔心。人思竊逃矣。

大事記云。新城士賊王銘盤。以數千橫行韓家樹一帶。道路爲梗。是時韓王張三姓舉義。合兵得數千人。事稍遲。聞賊猝至。乃掠舟西行入海。

十六癸酉載金入秦

賊拘銀匠數百人。凡所掠金銀。俱傾成大磚。以騾馬駱駝馱往陝西。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鑄有永樂字。每馱二錠。不用包裹。談迂曰。三千七百萬錠。捐其奇零。即可兩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內騷然。而扁鑰如故。豈先帝未覩遺籍耶。不勝追慨矣。

子謂果有如此多金。須騾馬一千八百五十萬方可載之。卽循環交負。亦非計月可畢。則知斯言未可信也。

十七甲戌

李自成至永平。總督王永吉。以三十騎。戎裝乘馬。閒道南下。癸未。進士王道成。山西平楊縣人。城破。降賊。賊授青州防禦使。單騎到任。城中人皆請命。相視不敢動。時衝籬尙在城。百姓自亂。無能擁衛者。

十九丙子

東報益急。留守賊于京城內大搜兵器。由是城門益嚴。

廿五壬午

僞禮政府示云。主上不日東還。該衙門速備登極儀物。

廿六癸未

李自成回京。有朱師欽者。慶藩宗室。爲香河知縣。棄官走吳橋。僞防禦關傑。囚之于德州。傑與州牧吳徵文。征比餉銀酷急。貢官馬元驤暗相糾結。諸生謝陞。一呼而起。殺傑。徵文出師欽爲主。權稱濟王。移告遠近。殺逐僞官未附者四十餘州縣。大事記云。兗青登萊等處堅壁自守。

廿七甲申

賊縱其下大肆淫掠。無一家得免。

廿八乙酉

泊頭秀才郭樹家富。賊械入京去。

廿九丙戌

李自成稱帝。午後。運草入宮。處處皆滿。

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丁亥味爽。李自成西奔。羣賊皆從。劉宗敏先與吳三桂戰時。已射傷。臥長桌上。用被疊覆手足而出。隨來舊官。皆有軍護。新用者無之。薛所蘊以宋軍師密令。得出牌諭百姓出城避。數十里之外。即遭殺掠。賊先于宮中列砲放火。各私寓亦放火。零賊飛馬殺人。百姓各以牀几塞塞巷口。或持挺突出擊之。須臾。九樓城外皆火。賊東西馳。不得出。至暮。胥斃。城外草場之火與宮中火相映。徹夜如白日。

程源云。賊兵盡從齊化門出。自成仍穿箭衣。但多一黃蓋耳。從賊僞官。俱于齊化門叩頭。賊傳免送。後隊至午刻盡出。又云。酉戌之間。逆闖擁大兵出前門。止留殘卒數千在內放火。三十日天明。宮殿及太廟俱被焚燬。止存武英殿。宮女復逃出無數。大內尚有重大器物。無賴小民。于煨燼中取攫無遺。午間。九門亦火。止留大明門及正陽門東西江米巷一帶未燒。蓋賊留一面出路也。其未出者。悉爲百姓所殺。凡二千餘。樵史云。賊焚五鳳樓。九門放火。火光燭天。號哭之聲。聞數十里。

賊無他伎倆。到處先用賊黨扮作往來客商。四處傳布。說賊不殺人。不愛財。不奸淫。不搶掠。平買平賣。蠲免錢糧。且將富家銀錢。分賑窮民。頗愛斯文秀才。迎者先賞銀幣。嗣即考校。一等作府。二等作縣。時復見選來府縣僞官。多係山陝秀才。益信爲真。于是不通秀才。皆望做官。無知窮民。皆望得錢。拖欠錢糧者。皆望蠲免。真保開民謠。有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等語。因此賊計得售。賊膽益張。只以三四人。或五六人。便來到任。詭言大兵在後。即到地方官。開風先遁。而僞官儼然南面矣。

賊不識字。其僞勅書告示。多別字。如廢弛訛費。絕事務。訛事。驚有戶部吳箎。爲賊用。復其官。賊每呼其名爲吳虎云。

賊兵入城者四十餘萬。各肆擄掠。自成或禁止。輒譁曰。皇帝讓汝做金銀婦女。不讓我輩耶。

賊謀劫漕。漕河中涸。賊得花缸。去花以爲馬槽。無用大者以搗蒜。小者作油盞。

東村老人曰。自成入京。大類赤眉黃巢。蓋盜賊之性。本無霸王之略。或者天厭內外諸臣貪風熾盛。

特生此惡魔以蕩滌之耳。

李自成祖墓

先是陝西參政都任憤李賊所至掘陵塚甫蒞延安即拘李氏宗而詰自成父母骸骨何在初噤不吐則大呼吾將盡掘李氏墓始有報者掘視則膚色如生骨且有肉乃刀剉而糞瀦之。

李自成謠識

宋獻策云我主止可爲馬上王溷過幾年而已又云遇秦而與遇魯而亡又前月掘一石碑云流入順河干陷在十八灘若要上雲天墮落鴈門關又口謠云自成割據非天子馬上登臺未許年只後諸識概可信矣。

李自成鑄錢

嘗思錢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又非耳目之玩好而乃名之爲寶亦自有說蓋關乎時之盛衰者也前代無論矣即崇禎季年私錢盛行大如鵝眼每貫八分子竊謂賤之至此寶失其寶矣且錢背俱鑄一馬形是隱示崇禎之後即有闖寇也然闖寇之不久亦可于錢驗之昔自成于山西鑄錢不成至京又鑄文轉成太昌又鑄九璽復不成豈非寶之所在神有司之者乎有西安人語予曰自成之錢既重且大民間不便亦不甚用予問之曰其錢與今大異輕重不一每一錢有半兩重者作銀一分一兩重者作三分一兩半重者作五分二兩重者作錢極輕五錢起至二兩重止百姓市零星之物甚爲不便以增減太多故耳凡用者俱將錢懸于項上不許藏腰袖中及大清兵入秦百姓悉棄錢于地而不取然則通寶者通行于

世內爲寶人閒不行豈足爲寶乎。按民間偶有一二細錢。此假錢。非自成所鑄。予聞馬瑞之母見小錢而歎明衰真有識哉。

吳三桂請清兵始末

吳三桂字長白高郵人。遼東中後所籍。膂力絕倫。父襄字兩環。起家武科。官都指揮使。鎮守甯遠。部下有精兵四萬。遼民七八萬。皆耐搏戰。而彝丁突騎數千。尤爲雄悍。敵望之輒遁。崇禎十七年正月。調襄入京。提督御營。初到。議撤甯遠守關門。三桂與薊督王永吉。遼撫黎玉田等。謂遼東前後衛復失。甯遠勢孤。難守。宜撤甯遠兵。民入守關門。卽京師猝有寇警。關門之援。旦夕可至。上下其議。給事中吳麟徵言。撤之便。一時廷論羣譁。諸閣臣尤相左。言無故棄三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事遂寢。迨寇患急。朝廷悔之。屢下旨。撤督臣永吉。三月。封三桂平南伯。徵兵入援。三桂不卽行。及三月初旬。始出關。徙甯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抵豐潤。京師陷矣。三桂聞變。頓兵山海。先是十六年春。田皇親遊南京。挈名妓陳沅。願壽而北。田還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買陳沅去。自成入京。劉宗敏繫吳襄。索沅不得。拷掠酷甚。三桂聞之。益募兵至七千。三月廿七日。將自成守邊兵二萬。盡行砍殺。止餘三十二人。賊將負重傷逃歸。三桂遂據山海關。報至。自成遣叛將唐通統兵往禦。又遣叛將白廣恩統兵往永平救援。廿九日。自成使唐通與文武二人犒師銀四萬。賚吳襄手書。招三桂曰。汝以身恩特簡。得專閫任。非真累戰功。歷年歲也。不過爲強敵在前。非有異恩激勸。不足誘致。此管子所以行素賓之計。而漢高一見韓彭。卽予重任。蓋類此也。今爾徒飭軍容。頓兵觀望。使李兵長驅直入。旣無批吭擣虛之謀。復乏形格勢禁之力。事機已去。天命難

回。吾君已逝。爾父須臾。嗚呼。識時務者。亦可以知變計矣。昔徐元直棄漢歸魏。不爲不忠。子胥逃楚適吳。不爲不孝。然以二者揆之。爲子胥難。爲元直易。我爲爾計。不若反手啣璧負鑽。與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賞。而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節制。客主之勢既殊。衆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受戮。身名俱喪。臣子均失。不亦大可惜哉。語云。知子者莫若父。吾不能爲趙奢。而爾殆有疑于括也。故爲爾計。至囑至囑。是書本牛金星作。使吳襄寫者。唐通至三桂營。言老總兵。新主十分優禮。專待將軍。共圖大業。以作開國元勳。且言東宮無恙。三桂得書。怒曰。逆賊如此無禮。我吳三桂堂堂丈夫。豈肯降此逆賊。受萬世唾罵。忠孝不能兩全。叱左右將來使斬之。又云。吾忠不成。忠。孝不成。孝。何顏立天地間。乎有自刎而已。帳下止之。參將馮有威進曰。吾輩願效死殺賊。今不如收其金幣。散賜士卒。然後起兵。使彼不及備。何必殺此僞官。三桂從之。遂佯喜曰。願一見東宮。而卽降。報書復命。賊計以定。王往。卽日遣賊將掣定王。赴唐通營。時洪承疇與三桂舅氏祖大壽。俱降仕大清朝。三桂遂往乞師。大清主許之。四月初四辛酉。三桂破山海關。唐通迎降。定王已至。三桂軍。三桂檄自成云。必得太子而後止兵。致書絕父云。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親大人膝下。兒以父蔭。熟聞義訓。得待罪戎行。日夜勵志。冀得一當。以酬聖眷。屬邊警方急。甯遠巨鎮。爲國門戶。淪陷幾盡。兒方力圖恢復。以爲李賊猖獗。不久卽當撲滅。恐往復道路。兩失事機。致爾暫稽時日。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內。便已失墜。使兒捲甲赴關。事已後期。可悲可恨。側聞聖主爰駕。臣民戮辱。不勝眦裂。猶意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去。猶當奪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闕下。以殉國難。使兒縞素號慟。仗甲復仇。不濟則以死繼。

之豈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隱忍偷生。甘心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夫元直荏苒。爲母罪人。王陵趙苞二公。並著英烈。我父隳暗宿將。矯矯王臣。反愧巾幗女子。父旣不能爲忠臣。兒亦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之旁。以誘三桂。不顧也。男三桂再百拜。初九丙寅。自成得書。大怒。卽盡戮吳襄家口三十餘人。下令親征。十三庚午。與劉宗敏九大帥等率兵四十萬。號八十萬。出京往戰。沿途七百里。三桂聞之。痛哭誓師。刻期勦賊。軍聲大振。時自成前鋒四萬先至關。三桂與之十三戰。勝負相當。十五壬戌。自成至密雲。十七甲戌。自成大隊至永平。三桂兵頗少。與自成對陣。日昃不遑暇食。遂結虛營于關外。使民詭爲軍士。多執旗鼓守之。私易士卒入城飲食。頃之。自成薄外營。將營中老弱盡行殺死。長驅城下。圍之數匝。又從門西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薄關內。三桂見自成勢大。難與爭鋒。先已請兵滿洲。至是趨之。至大清之九王。卽攝政王也。已與英王裕王發兵十萬。將欲入塞。途遇三桂使者。疑之。與英裕兩王計曰。豈三桂知我南來。故設此誘邪。且吾嘗三圍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舉破之。其智勇必有大過人者。今統大衆親至。志不在小。得毋乘戰勝精甲。有窺遼之意乎。不如分兵固守。以覘動靜。遂頓兵不進。駐營于歡喜嶺。高張旗幟。休息士卒。遣使往三桂營。覘之。三桂復遣使往請。九王猶未信。請之者三。九王始信。而兵猶未卽行。三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凡往返八次。而全軍始至。共十四萬騎。三桂知大清兵已在關外。遂突圍出外城。馳入大清壁中。見九王。稱臣。遂髡其首。以白馬祭天。烏牛祭地。插血斬衣。折箭爲誓。三桂爲前鋒。九王總重兵。居後隊。英王張左翼。統二萬騎。從西水關入。裕王張右翼。亦統二萬騎。從東水關入。于是三桂復入關。盡髡其民。開關延敵。然迫于戰期。兵尙未盡薙髮。恐無以

辨夜半密令軍士以白布裂爲三幅。闊如三指。纏之于身。以爲暗記。然布亦不能猝辨。卽以裹足布裂用之。約大清兵見三指布者卽勿殺。蓋三數與白色者。取三桂及長白兵縞素之意也。然九王多謀。不肯先與自成輕戰。十九丙子。使三桂爲前鋒。與自成大戰于關內一片石。一以觀三桂之誠僞。一以覘自成之強弱。欲坐收漁人之利。日暮戰罷。九王始信。二十丁丑。三桂自成兩軍復合戰。戰方酣。九王使鐵騎數萬。以白標爲號。繞出吳兵之右。銳不可當。自成隨數十騎。挾太子登廟岡觀戰。有僧進曰。此非吳兵。必東兵也。宜急避之。已而見白標軍如風發潮湧。所到之處。無不披靡。闖兵大敗。自成狼狽遁。雖劉宗敏勇敢三軍。亦中流矢。負重傷而回。時闖兵入都。恣意淫掠。身各懷重貲。無有鬪志。故爾大敗。屍橫八十餘里。馬無置足處。所棄輜重不可勝計。然吳兵檢賊屍內。有數十金。猶可私取。若百金以外。則不敢必獻之于師。恐懷金既多。則不肯力戰而思逃也。二十一戊寅。自成駐兵永平。三桂使人議和。并請太子。自成命張若麒奉太子赴三桂軍中。請各止戰。三桂允之。約自成回軍。速離京城。吾將奉太子卽位。自成請如約。旣盟。自成遂旋師。三桂頓兵不前。是以自成得安行。二十六日癸未。自成回京。三桂棄定王于永平。專擁太子。整軍而行。一路移檄密告遠近。自成聞報。驅百姓于崇文宣武門外。毀折民房。及牛馬。二十七。三桂傳帖至京。言義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爲先帝服喪。整備迎候。東宮三十日丁亥。自成西奔。五月戊子朔。皇太子在三桂軍中。傳諭京中官民。各宜整肅靜候。士民大喜。相慶。三桂兵至榆河。大清國帥檄其西行。追賊。三桂請護太子入都。帥不許。三桂夜送太子于高起潛所。或云潛逸于民間。陰導之入皇姑寺。西江米巷。諸商合貲爲三桂家發喪。每棺衣衾各費百兩。初二己丑。三桂兵追至定州清水河下岸。斬賊將谷大成。祖

光先墮馬折足。自成屢北。北京城中俱延頸望太子。至初三庚寅。北京諸臣迎候于朝陽門外。傳呼奉太子至。多官望塵俯伏。及登輿。知非東宮也。各駭愕而退。及城門。吳兵前導者。城上已滿插白標矣。大清國來者。乃攝政王入居武英殿。侍郎王鰲永從入。見上下同坐於地。乃潛走出。至初五壬辰。沈維炳。王鰲永。金之俊。投職名入內。攝政王令各官俱照舊。又具勸進表上之。攝政王閉門不出。其內院大學士范文程接見。笑曰。此未是皇帝。吾國皇帝。去歲已登極矣。何勸進之有。于是傳攝政王令。自初六癸巳。始爲先帝設位。帝王廟。哭臨三日。隨議諡號。議葬。倭事畢。削髮。禮部侍郎楊汝成。稱典禮浩繁。不能獨任。王問漢官何人最賢。沈維炳等推舉李明睿。即命爲禮部左侍郎。明睿以病辭。王曰。爾朝皇帝。尙未收殮。明日即欲令京城官民人等哭臨。無神主何以哭臨。無諡號何以題神主。明睿聞言大慟。王義之。即命議諡于朝房。諡先帝爲懷宗。端皇帝。周皇后爲烈皇后。安奉神主于帝王廟。初六至初八三日。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尋命造陵。衆以田皇妃墳宏廠壯麗。明睿厝先帝于中台。周皇后居左。田皇妃居右。甲乙史云。初五日。庶吉高珩。李呈祥。訪王鰲永。議號。鰲永曰。今日行所當行耳。高李出城被劫。因留滯通灣。范文程召詞林官。止高爾儼。應命。議修崇禎史。爾儼曰。詹翰一體。請書召之。明日。何瑞徵等皆入。楊昌祚。林增志。以重傷告假。范許之。范。上虞人。瀋陽衛籍。其祖鏞。兵部尙書。自瀋陽陷。歷官至此。每日坐午門右決事。故學士倪元璐家人具呈扶柩回籍。范差官執令箭。送至通灣。倪夫人肩輿出城。如曠見焉。○吳三桂追自成于保定。勝之。明日。追至定州。奪其駝馬。又三日。及于真定。逐之出關。而止。李自成過關。方整隊西行。初六癸巳。北京爲哭臨先帝之始。五城御史監肅諸儀曹溶等五人。因攝政王有照舊之言。儼然卽真。朱朝鑾者。宗室。

之子。書示稱順治元年奉旨。若先更易者。從賊如熊文舉、楊枝起、朱徽等。咸同哭臨。五月初七甲午。大清國封吳三桂爲平西王。楊仕聰家眷出北城門。生方大猷遣家丁護送。大猷者。薊州監軍。隨三桂降大清。令守通州也。十一戊戌。大清國令虛燕城之半。以屯兵。盡驅民出城。自是縉紳雜出。概不致詰。十二己亥。三桂旋師入燕。十五壬寅。攝政王登武英殿。受朝賀。王出示京城。令官民除服。雞頭衣冠。悉遵大清之制。自是京城內外盡皆雞髮。自洪武戊申至此。凡二百七十八年云。

錢敷曰。陳沉身價千金。皆有司敲朴萬民之膏血也。遂以殺吳襄一家。不血刃而易中國之天下。其果傾城何如。以一婦人而忠孝兩失矣。

予按吳襄之被殺也。一載自成得書。殺襄家屬。而繫襄東行。迨戰敗。卽梟吳襄首。懸之高旂。而返兵。如是。則戰時尙未殺也。然戰敗甫殺襄。三桂何忍使人議和。是不可信者一也。一云自成回京後。聞三桂移檄遠近。而殺襄。是殺襄又在議和後也。則議和時襄尙在自成所。三桂何無一言及之。且未聞交質之說。是不可信者二也。史略遺聞。俱載自成初出兵時所殺。似爲近之。

附記野史

吳三桂欲倡義復仇。以衆寡不敵。遂親往大清國。請兵十萬。爲朝廷雪恥。大清不允。三桂力懇。大清曰。明朝文武數無信義。將軍欲建大功。本國何難發兵助陣。恐成功之後。不知將置身何地耳。三桂曰。桂父子受朝廷厚恩。今日爲巨寇弑逆。士庶傷心。神人共憤。桂聞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家。而後國。今君后俱遭慘弑。桂食君之祿。焉有坐視之理。如必計成敗而後行。是有覬覦于衷也。桂今日誓死報國。雖肝

腦塗地。亦所不辭。安問其他。大清主曰。將軍姑退。明日再議。明日。三桂披髮挂孝。復進謁大清主。痛哭哀懇。大清主遂發兵。三桂因斬關而入。自成聞之。遣使以吳襄手書及檄文招之。檄云。大順國王。應運龍興。豪傑響應。唐通祖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除嘉其志。賜以綵緞二十疋。黃金二十金。白金四十兩。所將兵卒。先給四月兵糧。俟立功日。量功陞賞。抗命周遇吉等。具服五刑。全家誅戮。刑賞昭然。判若白黑。爾等當審時度勢。棄昏就明。身享功名。業奕世。孰與棄身逆命。妻子戮辱。大福不再。後悔噬臍。檄到須知。三桂得書。不悅。遂答書以絕。父自成復使唐通往。通見三桂。曰。將軍久在邊關。功高汗馬。豈意奸臣敗事。國喪君亡。天下生靈塗炭久矣。今新主豁達宏博。網羅英豪。雖無堯舜之仁。頗有湯武之德。渴慕將軍。盛望一見。卽當封拜。位在諸臣之上矣。三桂佯喜。曰。前日使者言之無緒。使我一時忿躁。遂致決裂。如此。今家君見在羈囚。恐旦夕不保。桂方悔恨。幸將軍駕臨。自當改絃易轍。共建百世之功。但東國之兵。已入內地。勢難挽回。惟一戰敗之。然後可捲甲趨朝耳。通曰。通雖驚弱。願隨鞭鉞。三桂曰。桂業與東國有約。若回兵直指。無以爲辭。煩大兵先出。東兵恃桂相助。戰必無謀。我兵出其不意。從後夾攻。一戰可滅矣。通大喜。率兵出關。與大清合戰。大敗退走。吳營忽砲發。吳兵殺出。內外受敵。通遁走。三桂沿途遍張告示。云。欽差鎮守遼東等處地方總兵官平西伯吳示。爲復大仇。殲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被弑。亘古奇殃。劇寇披猖。往代未有。凡屬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殞心。今義兵不日來京。爾紳衿百姓。須各穿縞素。協力會勦。所過地方。俱應接糧草。務期罄擣巢穴。纖介無遺。庶使克復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

又榜文一道。平西親王吳爲安撫殘黎。以救民生事。照得逆闖李自成。戕主賊民。窺竊神器。滔天罪惡。罄竹難書。荷蒙大清朝垂念歷世舊好。特命攝政王殿下。大興問罪之師。懷綏萬邦。用躋和平之域。仁聲所播。義無拂命。第慮遐遠之區。訛傳舛錯。不特有辜。大清戡暴安民之意。數黎庶反受執迷殞身之禍。今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擁戴西洋大砲數百位。絡繹南下。相應榜諭。以醒蒙愚。爲此示仰一帶地方官生軍民人等。務期仰體大清朝安民德意。速速投誠。皈命各安職業。共保身家。毋得執拗迷謬。自罹玉石俱焚之慘。未便特諭。順治元年四月廿六日。榜自成聞之。遂殺吳襄全家。語牛金星曰。北兵勢大。城中人心未定。我兵豈可久屯在此。卽十北京不敵一秦中險固。爲今之策。不若退處關西。以圖堅守。金星曰。大內金銀搜括已盡。但皇居壯麗。焉肯棄擲他人。不如付之一炬。以作咸陽故事。卽後世議我輩者。亦不失爲楚霸王之英豪。自成從之。遂于宮中四處積聚竹木桐油硝磺等件。以備舉火之用。百姓聞之。大駭。自成于四月廿九西走。閣宮放火。僞官惟山陝河南北直人併前選用者隨行。餘見賊勢稍衰。四散逃歸。侍讀楊觀光不肯隨行。自成怒殺于順成門外。制將軍谷大成統兵五千距後。自成率大隊自齊化門出。途中大肆焚掠。婦女懸樑投井者無算。百姓官紳踐踏死者積尸成堆。

明季北略卷二十一上

殉難文臣

范景文十九投井。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丁未。李自成陷北京。烈皇帝崩于煤山。文臣死難者二十有一人。內閣惟范文貞公。公諱景文。字夢章。號質公。河間府吳橋縣人。父永年。南甯太守。爲德于鄉。有佛子稱。公生而端亮。行醇謹。諸生時。卽以天下爲己任。登萬曆四十一年癸丑進士。授東昌府推官。署其門曰不受囑。不受饋。衆稱不二公。獄多平反。時值大飢。條荒政。躬自賑恤。全活以億萬計。己未。擢吏部稽勳司主事。庚申。署選事。歷文選員外。驗封郎。時光宗登極。旬月中。公所推擢。皆先朝耆舊。世所目威鳳祥麟者。天啓甲子。逆奄竊柄。公上疏請清仕路。養仕節。謂天地人材。當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皆言剴切。爲時所忌。南樂相魏廣微。以鄉曲故。欲招致公。卒不可得。及當例推。璫先授意都堂。芟除清流。周忠毅。李忠毅輩。公爭執不少。狗忠賢大怒。尋移疾歸。杜門卻掃。視世榮一切澹如。至感憤時事。則裂眦拳几。案痛惋交集。時周忠介被逮。銀璫就北寺獄。誣賊數千。公洗橐百計代償。欲脫之于死。雖禍機不測。竟罔恤。其好義急難類如此。崇禎初。起太常少卿。尋巡撫中州。己巳之難。公不待詔命。帥師勤王。京師圍解。陞少司馬。移鎮昌平。告歸。久之。陞南大司馬。參贊機務。時賊在英。慮留都。岌岌。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公定營制。簡家丁。治樓船。練火器。都曲改觀。于是乎有援池。援滁。援廬。

之師。江浦之役。賊烽夜照。江水不能以片羽飛渡。實懼公方略。公之建置。謂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守京。守陵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疏數十上。決機呼吸。瞭然列目。時武陵相楊嗣昌奪情視事。詞臣黃公道周等執義廷諍。杖譴纍纍。公抗疏力救。謂道周等國家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棄之。何得其益。乃摧碩果。遂嗟抱蔓。殊堪惋惜。疏上。先帝震怒。除名爲民。已而復思之。特起爲大司空。甲申。拜東閣大學士。時賊勢已亟。公蒿目時艱。中夜輒涕零。謂身爲大臣。不能仗劍爲天子擊賊。雖死奚益。顧非是無以報聖明。于萬一。三月十七日。召對。公已絕粒三日矣。飲泣入告。聲不能續。及京城陷。羣譁上南遷。公賦絕命詩。有翠華迷草露。淮水漲烟澌之句。遂自經于妻陸氏靈前。家人趙蘭芳解之。復賦詩二首。有云。誰言信國非男子。延息移時何所爲。拜闕號哭。潛赴龍泉巷古井死。時死節二十餘人。公爲最先。絕不知上凶問云。其妾亦自經。南都贈公太傅諡以文貞。首祀旌忠祠。公之詩古直豪邁。稜稜露爽。遇國步艱難。故多悽戾之辭。有冰堅草及列朝詩選本錄若干首。

論曰。燕京之變。處鼎鉉一席者。纍纍也。鄙夫如井研者。弗論。甚有對策大廷。先帝首拔第一人。不四年驟躋宰相。圖國士報宜百倍豫讓。一旦賊臨。望風屈膝。卒死賊手。其爲天子知人累大矣。徵公一人。毅然不屈。蹈義而死。不幾令萬世笑烈皇帝端揆無人哉。

又曰。公既不聞鼎湖之信。願傳蜀道之行。斯時倘以扈駕爲名。尙可以無死。而公決然一死。不復狐疑。蓋公素志定也。彼隱忍偷生者。無論亦有本欲死。而一時稍遷延。後遂不及死。卒不免辱身敗名。然後知決然一死者之無憾也。夫成仁取義。固非懷濡忍之志。萌計較之私者。所能爲哉。公之一死。

可與宋室文山並美千古矣。

倪元璐十九自縊。

倪元璐字汝玉號鴻寶浙江紹興上虞人父陳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太守有能名公少卽穎異絕倫弱冠舉于鄉天啓二年壬戌成進士才名噪天下與少詹黃公道周並出韓太史日續門下一時推爲雙璧選入庶常尋授編修時魏璫用事公鄉人多貴顯者公翫備本天無所附麗媚璫者方請建祠國學與先聖竝列公奉命典江右試獨以稿藹乎不可尙已命題同事爲公咋舌棘撤而璫已敗故公得免禍海內亦以此重公璫雖誅諸黨猶踞要地欲終錮林下諸賢乃借東林爲名又立趙黨孫黨熊黨鄒黨之目以一網清流公上疏力爭別白貞邪破除門戶遂爲人側目黃公道周以建言與時相忤選經筵官不與公疏請以己秩讓黃公由此益爲當事所柄鑿稍遷南國子司業崇禎辛未同考禮闈兵武試公上疏制實八策制虛八策譏切朝政中有云治之根本惟在絲綸勿以大猷付之悠悠勿以預務示其周詳恩怨不橫于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淫慕精明而叢勝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遏羣謀凡至慮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如此則才識自生助猷自著皆深中政府膏肓遂決不能容公授意助臣劉孔昭以私憾借封典事劾公銓司承望風旨協力下石公遂罷歸壬午北邊告警流寇掠于中原上思公才乃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召及陛見公條賊情邊事甚悉稱旨仍命具本以聞公上疏言制東邊宜分東西二路而并力攻東路東破則西自解言圖闖賊宜以九江爲中權武昌爲前茅淮揚爲後勁又宜假督撫以利權一切屯鑄權釐之

務悉聽便宜。又爲邊防不問一疏。上皆嘉納。尋以國計匱乏。擢公戶部尙書。公以浙人例不爲戶部。固辭不許。召至中左門。謂曰。卿志性才猷。非諸臣比。勉爲朕任勞。公乃任事。殫精握算。背且焦勞。言利者進。開採之策。公疏言開礦有六害。議遂寢。癸未冬。逆賊破秦。公奏。賊旣入秦。則圖賊不在秦。而在晉。晉有備而後進。可攻。退可守。請獨沿河租稅。取其半以資防禦。多築敵臺。汰冗兵。厚死士。上嘉納之。未及用。賊尋陷山西。甲申二月。政府謂詞臣不任錢穀。勸上解公部務。還講筵。三月丁未。京師陷。公紗幘絳衣。北向拜闕。曰。身爲大臣。不能保國。臣之罪也。又南向再拜。遙辭母太夫人。旋易便服。至書齋。索酒。招二友爲別。于漢壽亭侯像前。獻像三爵。亦自浮滿。盡三大白。所親皆勸公。効文丞相。權忍恥出外。舉兵再圖匡復。公怒指曰。老母八十四矣。而猶康健。夫復何憾。乃題案曰。南都尙可爲死。吾分也。慎勿衣衾。以志吾痛。因謂家人曰。卽欲殮。必俟大行殮。方收吾屍。于是步出。至廳事。南面坐。乃投纒。衆僕尙欲解之。一老僕哭止之。曰。此吾主成名之日也。囑付已再三矣。久乃絕。玉箸雙墜。幾尺。舌藏。眸斂。顏色如生。是午有賊騎突入。問公安在。則陳尸于堂矣。乃愕然馳去。頃之有僞職王方弼者。頒示且傳令箭至。寓曰。忠義之門。勿行騷擾。由此人獲安。公子會覃。不忍違遺命。乃俟先帝殮。始開棺。賊無不太息稱忠臣者。一門殉節。共十有三人。一云。妾王氏幼子無恙。公文章精華深刻。至性所激。紙立字飛。故獲其片言。比于天球宏璧。獎借後進。保護聲氣。十無賢不肖。皆願出公門牆。殉難諸賢中。惟公尤爲世所哀痛。南都贈公以太保諡文正。祀旌忠祠。

論曰。古今易名之典。以文正爲難。明興數百年。惟餘姚長沙。皆揆席也。北都死事。乃得公與劉中允。

長沙高文典冊。且爲一代風雅開先。顧委蛇逆瑾。雖匡救彌縫。厥功不小。亦來枉道之機。餘姚中允。渾金璞玉。傳信千秋。惟公以懷蛟吐鳳之才。兼化碧貫虹之節。長沙遜正。劉謝讓文。尊名壹惠。未有如公之尤愜者。且使美新仇國。不得自附于藝苑。笙簧孤鳳鳴。而鶴鷗息。公諸著撰之謂矣。然則公不獨爲正人增華。尤爲文人吐氣。

陳文莊仁錫。與公同年同館。嘗言公爲人倫師表。又負經濟才。洵爲定論。然受知主上。卒不能盡其用。僅以節義終。悲夫。文集有奏疏代言講章。應本行世。詩則有憶草諸種。

李邦華

李邦華。字懋明。江西吉安吉水人。萬曆三十二年甲辰進士。授知涇縣。壬子擢御史。巡按浙江。有風節。時定陵南北部之隙已啓。羣小爭攻東林西北諸正人。公爲鄒忠介門人。又同里人多忌之。公又別白邪正。不少假借。遂倡流言。目公與周起元輩五人爲五鬼。旣而德清秉政。逐東林西北無虛日。或勸公少委蛇其間。公曰。甯爲偏枯之學問。莫作反覆之小人。時論益忌公。丁巳出爲山東參政。病免。天啓元年。卽家起爲光祿少卿。屢以病請。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天津。三年陞兵部右侍郎。四年復稱病歸。時方魏忠賢用事。崔呈秀等欲舉諸名賢一網打盡之。作天鑒同志點將等錄。天鑒錄公名居前。督輔孫承宗擁重兵在關外。請入朝面奏一切邊事。或言承宗且興晉陽之甲。公爲內主。忠賢怖。遂矯旨勒承宗還鎮。御史倪文煥。遂疏公東林死黨。革職謫戍嶺南。及崇禎元年。起公爲工部左侍郎。卽督河道。陞兵部右侍郎。復以病去。己巳起南京兵部尙書。丁憂癸未起南京都察院都御史。再疏堅辭。開京城困。辭家日爲文告。先臨淮。

王矢以身殉。時獻賊陷武昌。駸及江右。公上保江南策。謂長江衣帶。非僅保守。九江守安慶。可恃無恐。今宜增兵以扼險。江撫駐九江。贛撫駐吉安。以壯虎豹當關之勢。往來策應。責在監司。上嘉納之。會掌院劉宗周。以教科臣熊開元。忤旨罷職。朝論謂總憲百司之長。非端方元老。不堪任。特簡公爲左都御史。以代之。公既莅任。申明憲約。榜絕餽遺。疏薦成勇。葉廷秀。清風亮節。可當大用。甲申。賊勢甚急。上日一召對。公密奏請皇上固守社稷。效死勿去。效仁廟故事。命皇太子撫軍舊京。又密疏二王分封江南。以壯東南之勢。上爲之心動。俄而中允李明睿議南遷。科臣光時亨劾之。朝議闕然。遂併寢。監國分封之議。而大事亦去矣。至三月十五日。賊已逼近京師。公趨閣中。奏請發帑。召集朝紳鄉衮居民。不問大小老弱。悉令守城。親冒矢石。以固吾圉。乃首相魏藻德。尙作退食夔龍態。候久不出。出而僅曰。事未必至此。老先生且姑待。公爾時聲色俱厲。痛哭流涕。當道卒不悟也。十八日。賊攻城甚急。無兵無餉。羸卒守埤。中官爲政。紆細滿城。公言既不得行。復躬率諸御。上城巡視。諸璫矢石拒之。不許入。公道遇太常卿吳麟徵。握手揮涕。誓死國難。十九日。聞上變。公南向痛哭。攜册印冠歸。入吉安會同館。對文丞相再拜。矢志題絕命詩。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騎箕天上去。兒孫百代仰芳名。又自贊云。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遭國不造。空負名謨。臨危受命。庶無媿吾君。恩莫報。鑒此癡忠。題畢。遂自縊。死屍五日。後乃得殮云。公性介特。寡言笑。不尙華侈。舉止嚴重。居官四十餘年。重名節。勵廉隅。蕭然寒素。雖位望崇隆。爲海內山斗。退然不勝。至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南都贈公吏部尙書諡忠文。祀旌忠祠。

論曰。忠文公固理學經濟忠節兼全之名臣也。虞山錢氏云。忠文三筦戎政。大有建白。惜不得伸其

志。迨賊逼京師。欲奉太子南渡。朝議紛糾。卒至莫救。忠言不用。而以死繼之。所謂竭其股肱之力。而繼之以忠貞者也。公請皇儲撫軍。俟之夜。作詩有句云。五龍候日影。一馬聽江聲。及請二王出封。亦有詩云。剪桐天子貴。畫策老臣才。慷慨悲涼。聲淚迷咽。彼時亨固罪不容于死。若通州相。又可勝寸磔哉。

一云。公聞難。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復夫何辭。但能得爲東宮導一去路。死庶幾可以無憾已矣。勢不可爲矣。乃題堂堂云云。因走入文丞相祠。再拜吟人生詩句云云。大哭三聲而縊死。三日後。顏色不變。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避去。諸書載文祠。縊啓禎錄載自文祠返寓。縊云。文祠飲藥卒。

施邦曜

施邦曜。字爾韜。號四明。浙江紹興餘杭人。萬曆己未進士。除武學教授。陞國子監博士。工部營膳司主事。天啓甲子。典雲南試。遷員外郎。丁丑。出爲漳州知府。以廉幹稱。擢本省布政司參政。四川按察司使。崇禎戊寅。進光祿寺卿。通政使。免官。癸未。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見人心瓦解。寇賊所至。非降卽逃。所以然者。由官吏陵削。早失民心。以致臨事潰散。此有司罪也。察司之責。在巡按御史。于是上實圖察吏安民疏。大略言。巡按權重。憲綱所載。明言奸貪蠹政害民者。隨卽拿問。又六品以下官有犯。取問明白。從公決斷。以實奏聞。今巡按考察官吏。但呼名過堂。未見拿問一人。卽有一二參劾。需之復命。近卽有不時參劾之旨。不過取單寒者塞責。今民命倒懸。在于呼吸之間。安得爲此文具。考察官吏。必須當面發落。某官稱職。

留任。某官不稱職，斥逐。某官奸貪，蠹政害民，拿問。巡歷府縣，立時分別。庶幾人情震悚，然其要在反求諸身，必賊罰不取，士儀不問，謝薦不收。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否則受賊之律，身先犯之，惡能以法繩人又曰：得一良吏，勝于得一名將。去一貪吏，即去一民賊。奏上，天子嘉之。勅巡按御史依奏着實舉行。甲申春，賊逼京師，公慷慨自誓曰：此臣子授命之日也。城既破，問僕曰：倪尚書安在？偵之，還報曰：自盡矣。公結之曰：若等候此，吾即往冠服視倪也。遂入內，久不出，探之，已自縊死。題詩于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南都贈公左都御史諡忠介，祀旌忠祠。總憲劉公宗周哭以詩曰：淮南一別燠垂寒，再拜班荆話屢酸。國難敢忘嫠婦緯，時危轉憶菜根盤。身擔風紀綱常重，節自平生閭學安。白馬巖前池畔草，永存規矩奉輪般。

編年載公縊時，僕解之，復蘇。公叱曰：若知大義，毋久留我，乃更飲藥而卒。然他書俱載縊。先帝升遐，九列中最先自盡者，倪文正與公皆越人，後又得一周文節。二十一人中，而紹興乃三人。其後則劉都憲、祁僉都、余庶子等絕不書也。蓋浙東諸郡中，紹興士大夫尤以文章氣節自負云。建文死難諸臣，多出江西，數年來亦復然。而越州次之，吳及閩又次之，嗚呼盛矣。自縊諸賢，宛轉數四，未免萬籟惟忠介最爲直捷，從容慷慨兩兼之矣。

凌義渠二十日縊。

凌義渠，字駿甫，號茗柯，浙江烏程人。世以雕龍擅譽，公修髯頎立，如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所爲制舉義，吐棄羣言，特標元勝。長齋奉佛，于世味澹如也。自其爲諸生，即以稱孤蘆第一流。天啓甲子，中式乙丑，登進

士謁選。得行人崇禎庚午。考選授禮科給事中。時當國者爲公梓里密戚。主眷方隆。人爭傍附以進。公阜囊白簡。侃侃發舒。無少瞻顧。賊氛漸熾。公目擊心恟。上疏極論其事。謂滅賊之明旨屢更。而逆焰滔天。如故。率士之搜求既罄。而師徒不競如故。就外之布置言之。有能灼知賊之飢飽虛實。來路去路。隨時據實入告。不事虛飾者乎。有能置零級弗報。慷慨擐甲。刻時刻日。誓不與賊共戴者乎。就內之調度言之。有能力祛文法拘牽之弊。舉一切事權。專任一人。聽其自操自縱。置小小利鈍不問者乎。有能排羣策而獨持一斷。實實使閭外知所稟命。截然不入游移者乎。以事在呼吸之軍機。而旣俟成命。又俟部覆。又候部咨。費許多周折。卽費許多時日。馳至行間。而面目則非先着已不在手矣。以信賞必罰之軍政。而欲以爵賞者無虛日。懼以顯戮者亦無虛日。繁多易褻。積久生玩。恐溫文自此不靈。而嚴擻亦因之不震矣。後國事潰敗。皆如其言。甲戌。轉禮科。右給事。磨勘癸酉。試卷。河南貴公子曹鳳禎。以賄得中式。公閱其卷。皆小兒號嘔語。因塗乙滿紙。擬從黜革。爲同事所尼。丙子。以戶科左給事。主考山東。得士爲盛。如王中丞漢。則先公殉義者也。尋首兵垣。而掌吏垣某。與鳳禎爲姻好。銜公舊事。以年例外遷。公爲閩臬。公引義就職。無一言同官不平。發其事。上命取鳳禎卷入覽。知公持正不阿。遂革鳳禎舉人。并削吏垣某籍。公雖暫淹外服。譽望益重。由閩臬轉三吳兵備使者。三吳財賦重地。公身處脂膏。懸魚拔薤。清風兩袖。惟取吳士帖括。手自甲乙。梓以問世。不卑初學。不殉壇坫。鈞元拔韻。盡汰時蹊風味。遐邇論者。以爲永嘉末之正始音。已遷山東布政使。尋擢南京光祿卿。癸未。擢大理卿。而國變作矣。時寇以三月乙巳犯都城。丁未。昧旦。公趨長安門。則無人門焉者。拱立達曙。門竟不啓。乃返。就舍。俄報城陷。人馬羣嘶。街巷填塞。公端坐旅次。神色

悽然鬚髯怒張無何鼎沸稍定東魯門人李某趨謁公以龍馭賓天告公聞之矍然負牆號泣動地舉首觸柱血淋漓沾襟袖李大驚牽衣力持勸無過激公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死乃吾分也復何辭李援古曲喻請留身有待公曰此不過欲緩我須臾死耳身受國恩二十載于茲宮車晏駕孤臣雖欲獨生義所不忍李抱公泣公厲聲曰與若道義交當共相勗勵何兒女泣爲李拜辭去公立燈下顧諸籍歎曰噫我手澤在是忍捐棄賊手俾流我青編乃命悉取火焚所評罵書及平生所著述蓋公生平無他嗜獨嗜書自其對公車出入京華跋涉八閩使岷瀟典魯試鎮吳臬屏齊拜縹緲纍纍十餘箇靡弗躬筋以從退食暇輒手一編雖酬應如蠅毛不廢聞某所有異書卽殫精竭貲百計購取至是盡付煨燼于是公客及諸僮僕知公志堅且決潛取其室中繩械器皿盡匿之公怒曰爾輩若此我遂無死法耶指前几曰方觚稜稜與頭俱碎耳客力阻之不得乃設爲庭闈情至語動公公改容謝曰吾固痛心然身已許君義不能兩全也夜嚮晨會有以升遐未實告者僕遽以報公徒跣出舍道逢鄉故知凶問已確遂急奔回索冠服僕以青綉衣進公卻之命易緋袍設香案僕皆遮立不動公曰我一生儻居蔬食於物無所戀且世界中亦何物可戀者今遇國難此我畢命秋也趨辦事無濡遲因正笏向闕拜復南望遙拜草上尊人書有盡忠卽所以盡孝男視死如歸含笑入地語筆墨瑩然點畫不苟以書授僕且云我魂先歸侍左右矣僕人環跪涕泣請後命公曰死後可書我柩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如是而已遂就絰時年五十二南都贈公刑部尙書諡忠清祀旌忠祠

附記公培茅曦蔚所述公之紀略

季某係公丙子典試所取士。以上崩告。公痛哭曰。我五十年讀書明義。二十載受國厚恩。君亡與亡。復何他說。李以公觸柱。跪抱不釋。公大聲曰。汝今與我同殉。方是男子。李泣去。記室趙振之。家人馮相。金升。悉匿繩械等物。公曰。爾輩若此。我惟罵賊死耳。復指前几曰。此桌有方稜。觸腦貫顛。豈不更慘。趙以封公別時珍重語。疎公亦領首曰。此自關心。然死後忠魂頃刻到家。依父左右矣。燈下顧見諸書而歎。悉簡平生所著述。及所評騭籍書堆階下。親火之。及明。聞凶問已確。號泣索冠服。家人不動。公曰。爾輩只看我一生茹素食淡。何物可戀。豈是怖死貪生人。我志決。勿多遲時刻也。遂作書辭父曰。盡忠卽所以盡孝。男視死如歸。已含笑入地下矣。但父親衰年無靠。病妻弱子不堪回想耳。十兒容默。放他不下。七弟犀渠。可善撫之。然兒卽以此情達之。皇上庶知孤臣一腔熱血也。公自子丑通籍以來。負郭僅有半百環堵。止屬貧居。數歷中外二十年。鵠視諫垣。十餘載。骨鯁屢及乘輿。籌邊符于聚米。去國一疏。先王改容。嗟乎。爲國忘家。無地可投。湘水舍生取義。有天應。炤燕山。前傳固文。然後紀亦多切語。故竝錄之。

王家彥

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號尊五。福建興化莆田人。爲人高視闊步。大有志。不拘小節。與人談義。俠事。輒心向往。謂丈夫自期待。應如漢伏波將軍。居恆不忘馬革裹尸。齷齪者無庸也。天啓辛酉壬戌。聯舉鄉會。筮仕開化縣尹。下車。召諸父老。謂曰。昔人以刺史縣令爲親民官。所關利病不細。吾承天子命。令茲土。期與若等更始。若等其敬聽令言。毋徒驕蹇取戾。衆曰諾。一年。取利民者行之。其有不便。輒爲釐之。民無遠近。不

謀而回曰。神君哉。甲子分省試。矢必得人。爲天子報。入闈。歎曰。魚目溷投。夜光莫辨。瓊瑰似玉。碧盧難名。雖然。顧澄鑒何如耳。比撤棘。獨公所得士。稱知名。乙丑調蘭谿。有惠政。一如其令。開化者最。聞擢刑科給事中。歷工科。右轉戶科。左復轉都給事中。丙子憂去。服闋。補吏科。公在諫垣十年。彈擊無所避。權貴斂手。時閩賊劉香老等劫掠同安鎮。幾擾省會。公于是有閩省海防疏。言舊制有衛所軍。無別兵。亦無別將。而統于各衛之指揮。每寨設號船。聯絡呼應。復又添設遊擊等官。雖支洋窮漕。戈船相望。今防禦之策。莫若復舊額而練民兵。識者以爲至論。公尤留意亂本。謂皆貪墨守令。陵削民膏。不得衣食。致良民盡走。爲盜。因上疏曰。臣見秦晉之間。飢民相煽。過都越境。千百成羣。原其始。未有不從一鄉一邑起者。使當時爲守令者。早爲之所。取周官十二荒政。一行之。亦未必潰裂四出。一至此也。論者以此實功令。使然。催科急者。考卓異。督責嚴者。稱循吏。坐是不肖而墨者。以東濕濟其饜餐。一二賢明之吏。又爲文法所縛。不得展布。雖有召杜。無從撫字。卽當鄭俠。未敢繪圖。秦晉之禍。大率由此。今四方非無事也。三楚揭竿。已有其形。閩越弄兵。且明見告。倘及今不爲早計。不出五年。必至爲秦晉續。惟陛下少寬文網。俾得展布四體。一意撫綏。詩曰。不競不絀。敷政優優。此之謂也。如是而猶有不克承宣。致萑苻勿戢者。卽執守令。治以養寇之罪。其亦何辭。疏出。天下以爲與平梁肉。救亂藥石。率無過此。公封事百餘上。大抵皆闕切利弊。裨補生民。庚辰。晉大理丞。踰年。從左少卿。遷太僕。又踰年。擢少司徒。癸未。拜左司馬。協理京營戎政。時國事墮壞。無復可爲。譬猶痼疾之人。扁鵲倉公。不能療之。立起。然公莅任。補救不遺餘策。甲申。賊逼京師。公守安定門。備禦甚力。因中官有與賊通者。爲內應。城遂破。賊大擁入。或有諷公亡者。公正色叱曰。國破身死。吾何足

惜。但主上存亡不可知。恨不追隨乘輿。觸死輦前。贖臣子萬一之罪耳。言畢。北向叩首。以謝先帝。復南向叩首。以謝父母。遂自經而死。僕四人扶公柩歸道。遇賊得禍尤烈。宏光初。贈公爲太子少保。諡忠端。祀旌忠祠。

啓禎錄云。都城破。賊忿甚。提刀段斬之。或云自刎死。編年云。公守德勝門。城陷。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僕掖入民舍。自縊死。賊燔民舍。焚其一臂。餘體僕收歸。一云賊斬之城樓。仍以火焚其身。

論曰。國事之壞。半由良民盡走。爲盜然驅之在墨吏。公自爲令。至言官總慮。此使在廷早見盡如公。賊禍之酷。豈至是哉。履霜不戒。尋至堅冰。悲夫。

孟兆祥 孟章明

孟兆祥。字允吉。號宵形。山西澤州人。家于河間之交河。天啓壬戌。進士。授大理寺評事。憂去。丁卯。除原官。主考四川。崇禎己巳。陞吏部稽勳司主事。歷驗封考功。文選員外郎。辛未。分較會試。所取多名士。時方典選。其門人有以地方請者。公正色拒之。曰。纔入仕途。便有趨避。後將無所不至。聞者瞿然。顧其松柏之操。晚而益勁。長髯過腹。丰采稜稜。不受要人請託。不通知交。聞問。塊然暑中。冰霜凜凜。時以爲有包孝肅遺風。尋忤中官意。以事降行人司司副。由光祿寺丞遷少卿。左通政。大僕寺卿。癸未。陞通政使。是年八月。子章明登進士第。觀政未授職。甲申。陞刑部右侍郎。屬時事日棘。門人司勳郎熊文舉乘間請于公。曰。萬一京都不守。奈何。公搖手不懌。曰。莫商量。各人自立主意。又曰。子有老親在千里外。又官閒曹非要職。尙可從容。熊爲悚然。不敢置對。賊至。守正陽門。城陷。不屈。死于門下。妻何氏亦死。子章明。字顯之。號綱宜。收葬。

父屍取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死從之。王氏曰：君死，妾亦死。章明以頭踏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遣其家人齎出。章明視妻，益取筆大書壁曰：有悔吾夫婦屍者，吾必爲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扉置上，加緋衣，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緋，自經。囑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南都贈公刑部尚書諡忠貞，贈子河南道御史諡節愍，同祀旌忠祠，而文舉兩次自縊，卒爲門人劉蘭生等救甦，嘗有哭師詩。

其一：盛德瞻醇穆，雄文見炳燐。日沉先棄杖，風急但焚輪。舊里碑傳記，虛堂案掩塵。門生羞後死，洒淚志忠臣。

其二：清肅銓規在，程材得士多。尊嚴儀俗嶽，感愴重山河。父子忠同傳，乾坤氣不磨。西州投策痛，忍汗畏經過。

其三：先死從來事，門牆訓迪嚴。志操期逼古，風尚可頑廉。詰曲憑心印，迂回此志淹。悵然羞展卷，孤月墮虛簷。

其四：忍見臯輿蕩，羞稱江海連。從君臣已老，殉父子非孤。青史芳名共，坤維正氣扶。招魂餘弟子，風雨泣蒼梧。

論曰：燕京之變，死節文臣二十一人，乃先生父子居其二。洵足奇矣。願臣爲君死，婦爲夫死，一耳。至子節愍未受一命而矢志不二，慷慨殉節，尤爲可敬。論者以爲二百餘年特見之事云。

馬世奇

馬世奇，字君常，號素修，南直無錫人。祖濂，嘉靖庚戌進士，桂林守。父希尹，萬歷壬子貢生，太倉儒學。公生穎異，少卽與弟孝廉世名攻苦。下帷有平原二龍之譽。年十八，爲諸生。三試皆第一。時號小三元。嗣後試無不冠軍。所棲齋名澹甯居。與世名日取同門錄，尚書義甲乙其中。故丁未庚戌後，天下爭以澹甯居選。藝家貯而戶誦焉。天啓元年辛酉，以恩選第一。對大廷，甲子登賢書。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壬申四月五日，午門賜百官麥餅宴。重九日，皇極門賜糕，故典不行久矣。各賦十章，以志一時之盛。癸酉，授編修。烈皇帝勤政宵衣，三日一視朝，漏下四鼓，輒出御殿。廷臣至多後期，公獨最先。每關門未開，輔臣未至，燈火熒然相對者，公與劉文正公而已。丁丑，分較禮闈，所得吳适、倪長圩等，皆知名士。戊寅，上念二祖列宗，本支繁衍，而頻年用兵，百姓勞苦，乃命詞臣分諭諸藩，務體天子體恤元元之意。公得山東湖廣江西諸藩府計行二萬里，勅二十王。己卯，主考江右，得士劉渤等一百三人。渤素稱江西僑胥。且丁卯，倪文正公所嘗擬第一也。尋丁父艱。壬午十月，北行時，兵日下，舟次淮陰。癸未至京，遷左春坊左中允，宜興之再召也。公方居家，祖道時，極言東南民力已竭，常急蠲逋賦，使獲有甯宇。故宜興入告，遂奉俞旨。及公入都，宜興已去位矣。旣而復遽入，賜自裁門生故吏，所稱入幕借潤者，恐餘波相及，爭避匿去。公獨經理其後事，不少退。主武會試，得士二百人。策略曰：今之保身家者，舟且與淵俱溺，而雍容偷牙，檣錦纜之娛，室且與焚偕盡。而假仰謀，鳥革翬飛之固，亦見天下亂有安國，國亂有安家。家亂有安身者乎？又曰：今有萬人于此，簡之必有千人可用，雜之萬人之中，萬人奔而千人不有其足矣。有千人于此，簡之必有百人可用，雜之千人中，千人憇而百人不有其膽矣。是兵之以多累也。若餉邊年例二祖時未有也，有之，自宏正間始，然止。

四十餘萬耳。萬歷而爲倍者十。今而爲十倍者五矣。正額不足。而取益于加派。于節裁。擲軍之導敵。驛卒之從賊。半以節裁階厲也。飢民之附亂。半以加派走險也。是餉之以多累也。且夫兵多冒餉。餉多冒兵。冒餉而廷羸隸投距之名。胥吏占摧鋒之籍。蒼頭推異軍之號。皆兵也。冒兵而星卜飽從戎之糈。津要割酬士之金。黓餼分陷敵之賞。皆餉也。又曰。彼之情形。在我如濃霧。而我之情形。在彼如列炬。幾於謀見而窮形見而忘者。以人之難知如陰之心。獨于兵用其陽。不知其解也。且兩軍相交。諜在其間。有資彼謀以誤彼者。馬服君之于秦。岳武穆之于金也。有資彼謀以爲我者。李允則之于契丹也。兵無妙于閒。閒無妙于反。閒古之人。乃善言慰之。善食遣之。以佐我神出鬼行之奧。而今第以詰奸細爲功。不以用奸細爲略。又不知其解也。其策如此。給諫章正宸抗疏。彈相國王。應熊。天子將罪之。賴公諍得廢爲民。烈皇帝英武。彰揮毋赦。而臣下一以蒙蔽爲事。上遂謂在廷無一人。政府部院等。視官如傳舍。事多廢不舉。公嘗歎之。是冬。闖賊入秦晉。獻賊破楚蜀。內外帑一空。營兵解體。而廷臣持文法。朋黨賄賂益甚。上不時召對。公言用兵以人心爲本。人心樂爲之用。雖寡亦強。人不樂用。雖衆亦弱。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于楊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營壘。再苦于宋一鶴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賊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勦兵安民爲辭。一時愚民被惑。望風投降。而賊又爲散財賑貧。發粟賑飢。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志義。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着。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須從督府鎮將約東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至人心轉賊勢孤。而後相襍操縱勦撫。並行獻闖皆游。

釜魚矣。又言今日泄泄譴譴各持兩可之謀未定一成之畫甯可斷送封疆不肯破除門戶即如楚寇一事人心作何收拾左帥作何安頓通盤算止爭一着其可再誤乎對入未省甲申正月闔報益警部議各官助銅助餉助糶在朝多借差出外公銷杯觥質袍帶應之三月賊入畿輔京師滿城洶洶傳賊且至而廷臣上下相蒙政府中樞終日會官羣訟揚揚得意如平時初二始議守城初十募官民人等助餉上日召百官大僚且挾持羣下欲使箝口不言而庶臣猶有因召對希冀者每對大僚便稱待罪庶臣默然而已上見舉朝如此對罷未嘗不痛哭回宮公每罷朝歸邸卸袍帶輒歎曰事不可爲矣十六賊至城下異時敵至去城百里近亦數十里營卒登陴率皆沉湎歌呼未嘗望見敵今乃猝遇賊城上下砲交發城外火光際天人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見唯唯否否或曰無害或曰奈何惟議巡街閉門無一勝算也十七旦公持所撰誥勅詣內閣午門內外寂無一人頃之范文貞周文節踵至是日俱侍班上退朝諸臣見事急聚語殿門十八雨道無行人公邸西偏近城九門禁守不通往來但聞砲聲震響緣城廢舍傾圮賊箭墜城中如蝟是夜大風驟雨雷電交作十九丁未天色陰慘自十六賊至城下砲聲晝夜不絕至是日辰刻寂然無聲公曰城破矣亟出視之賊騎遍滿道路城中人往來疾馳哭聲動地上已崩煤山民間未知也其傳已南幸公起沐浴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北面望闕拜曰臣未能報國如何起持印授僕曰上果南幸即持此間赴行在復南面遙拜辭母曰母生兒不能養既不能盡忠又不能盡孝欲長依膝下不可得矣因泣下舉家皆哭時朱李二妾哭失聲公止之曰毋亂人懷忽緋衣賊二人露刃馳入左右走匿賊睨公公安坐不動賊顧四壁蕭然乃去公遂同二妾閉一小室中自經諸僕排戶入救之公及李

妾皆復醒而朱絕矣。僕泣勸曰：「太夫人在，主未可死。頃訪萬歲，昨三鼓果出齊化門南幸矣。」公曰：「不死，正恐留此身爲太夫人辱耳。且以吾意料，皇上必不南。先是兵部郎成德與公同年壬午，至吳中，相與極歡。後成誤聽小人閒言，怒而去。久之，自覺其誤，復友善如初。至是，成貽書以慷慨從容二義相質，公答書云：『吾輩舍一死別無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國家大運，一身大數，總有天主之。天子成仁成義，故無憾也。』弟幸老母在家，何以安老年伯母乎？勉之。吾輩正不必遜古人耳。乃夜簡書籍，俾僕攜歸。二十戊申，手書二函，一寄弟，一付子王。俄有朝士數人，微服相過，中有削髮者，謂公曰：『皇上已南，吾輩以此故偷生，君可不死。』因涕泣相勸。公曰：『吾意已定，君等休矣。』于是李妾哭而前曰：『妾死，主手當使主殮妾。妾義不後死，遂立乞紗帨自經。公命市棺三，以二殯朱，李指其一棺，謂僕曰：『留此殯我。』于是衆始慚退。公呼僕曰：『吾世受國恩，身居秘署，自辛未至今十三年矣。今見國破君亡，爲人臣子，分固應死。太夫人年老，聞信必過哀，歸語吾子，謹事太夫人，吾得正而死，死復有二妾，天之與我厚矣。即皇上未南，南中必有新主，但天下事末之如何耳。』言已，命僕出，起題壁曰：『馬世奇同二妾殉此，遂自經。僕入視之，左手握椅，右手撫几，正襟端坐，如生。年六十一，公嘗曰：『疾風知勁，何如勿遇疾風；板蕩識忠，何如勿逢版蕩。噫，忠矣。』其與弟書曰：『元升一門四人俱死，吾一室三人，庶可相匹。衛門多有削髮爲僧，雖于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之義，未免有礙，然亦不得已之苦心。彼念主上猶存南也，忠臣不事二君，吾自當以一死報主上。數月前主意已定，不忍忽然者，母親耳。吾幸全受全歸，母親自可無憾。且魂氣無所不至，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固時時周旋母親之側也。江南此時恐亦無乾淨土，念之憤絕。又與子書云：『京都失守，一籌莫展，真所謂死有餘責，不

能忽然者。汝祖母及汝母汝兄弟耳。忠孝二字。是吾家風。好守之一姐先死。玉潤後死。女流得此。尤稱殊節。吾可無憾矣。吾文共十二本文草三卷。經書各五本。俱附歸。我躬不閱。皇恤此事。積習未能忘耳。主人在南。南中或可無事。當力慰祖母。勿以我爲痛。加餐以延大年可也。諸相知一一寄勗。吾殉國信至。當又惜諸君筆墨。其實自愧尙多。名非所貴。但兩侍妾殊節不可不一表揚耳。玉潤父母可善待之。吾少時嘗夢詠詩二句。從今別卻江南口。化作啼鵲帶血歸。此文文山語也。特與汝識之。舊歲又夢汝祖父語我曰。汝六十一歲。羈星在命。過不得。吾以語戴如雲。如雲謂必無是事。以中年填起金星爲恩星也。今成我以千秋之節。又有兩侍妾爲我添此光彩。亦何必非恩乎。公六七歲時。父夢抱之北向再拜曰。臣位至侍郎。不能報國。一死以謝陛下。痛哭而覺。甲子登賢書。公夜夢高皇帝白衣冠。南向公白衣冠。東向侍相與語。已而相向泣。辛未成進士。報捷之夜。父夢前妻徐孺人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遂掩袂涕泣而去。公之始終大節。蓋天定云。公弱冠卽受知顧端文公題其行稿。有夾輔桑榆之祝。門人龔廷祥年三十餘。敝隴青衫。無能物色。公一見許爲端人。令子弟執北面禮。南都贈公禮部右侍郎。諡文忠。二妾皆贈以孺人。祀旌忠祠。廡一子入監讀書。宏光時。准禮臣疏請。于京中總建一祠。祀殉難諸臣。賜名旌忠。姪馬瑞乞假定省。公云。旣冠進賢。雖暫家食。宜爲進業地。毋爲偷閒地。閒時做得忙時用一語。蓋三復之後。又寄書云。姪妙年高第。甚非詩盟酒社優游自放之日也。古來名臣大業。得力于郡邑。殊多有其心。則其才無不可擴而至也。

劉理順十九日。續。

劉理順字復禮號湛六河南開封杞縣人萬歷三十一年癸卯舉于鄉凡十上春官不第人情公數奇公自視夷然至崇禎甲戌成進士廷試第一先是擬首李焞上親閱公卷稱旨遂擢冠多士而李置二甲第一人爭榮之公曰科名固分內事昔宋王曾及第或嘲之公曰平生志不在溫飽今茲之舉吾懼伊始何榮爲人服其志謂異時必卓有堅立初授修撰丙子記注起居己卯典闈試其程式皆深于理學湛于道德之言踰年遷諭德癸卯分考禮闈所得多文章節義之士甲申三月十九平旦公入朝門未啓大理卿凌義渠侍郎吳履中至傳報賊騎入城相顧愕然俄傳上崩公撫膺大慟曰理順荷上特簡無所報効國事至此萬死莫贖還寓手書粘于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余何不然既撥巍科豈可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北面再拜自經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僕四人俱殉一云并婢僕十八人閣門縊死公素爲德鄉里其魁天下也鄉人書榜于門曰天從人願至是賊多中州人有數百騎至其寓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居鄉極善里人無不沐其惠者吾輩李奉將軍令正來護衛公以報厚德何遽死也俱下馬痛哭羅拜而去時爲臣死君妻死夫死父死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爲最南都贈公詹事府正詹事諡曰文正妻萬氏贈淑人并妾李氏同祀忠旌祠

嘗歷考宋元以來以狀元死事者于宋得三人何奩文天祥陳文龍于元得三人李黼秦不華李齊而本朝乃五人焉遜國之時則黃侍中觀土木之難則有曹文忠兼北京之變則劉文正理順而浙東有余庶子煌江右有劉中允同升先後皆死國事此亦科名人物之盛軼于前代者也余公煌字武貞紹興會稽人天啓乙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起居注時魏忠賢方用事修三朝要典一書公以

史官連署銜名。崇禎中，歷官至中允。論德，至左庶子。以前事爲論者所蔽，故不得大用。魯王監國浙東，起拜爲兵部尙書。北兵至，投水而死。劉公同升，字晉卿，吉安吉水人。崇禎丁丑科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樞輔楊嗣昌之奪情也。上方銳意滅賊，嚮用公與編修趙士春交章劾奏，因俱降謫。公補福建按察司知事，復官。陞右中允，起義不克，遂死于峽江。二公之死，皆死于崇禎以後，以科名故，連次書之。

論曰：劉公其遜國時，黃伯瀾後一人哉。不然，竝列鼎元，適遭大故，一門靖節，何大致相類也。先後相距幾三百年，取義成仁，較如一轍。語云：非常之時，賢者出焉。其謂是歟。

臣死君，忠也；子死父，孝也；妻死夫，節也；僕死主，義也；忠、孝、節、義，萃于一門，可謂盛矣。可謂難矣。而劉公復以狀元及第，兼此四美，尤盛中之盛，難中之難也。馨炤青史，休哉。

吳麟徵

吳麟徵，字來玉，號磊齋，浙江嘉興海鹽人。天啓壬戌進士，初任江西建昌司李。丁憂，起補閩之興化。平反出入獄，無冤民。綜核諸屬吏，莫敢以私進。有暮夜卻金風，以治行高等，徵拜吏科給事中。同官章正宸、莊鰲獻，以建言忤旨，下獄。公上疏力救，又論安民之本，在于守令。守廉，則令不敢貪；守慈，則令不敢虐；守精明，則令不敢叢脞。且爲令者衆，又多操刀學割之徒，故遊別難精。爲守者寡，皆循資積俸而升，故才品易核。願皇上廷推禮遣，凡生民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于天子，追續成而後加不次之擢，上不能用，歷兵刑兩垣，後掌吏垣，見盜賊蠹起，民生凋瘵，屢疏乞身任危疆，竟不見許。庚辰大計時，三吳守令倚要人爲

窟穴。吏部拱手莫敢問。公與掌河海道祁公彪佳。矢志澄清。凡吞舟漏網者。皆置拾遺白簡中。窮奇饕餮。爲之一清。故事。掌更垣者。計更事竣。卽其月優擢太常。獨公不至。宰相之門。一駭再駭。政輔乞骸。公命始下。此甲申三月初七也。時寇警且迫。公以十二受事。十五奉命坐西直門。十六甲辰寇突至。城下。公擐甲。衣短衣。寢處城隅。寇攻西北一帶最急。西直尤當賊衝。同守者相繼避去。公遣友人書曰。時事決裂。一旦至此。同官潛身遠害。某惟致命遂志。自矢而已。時上下倉皇失措。火攻備禦多不習。公登陣周視。矢叢射如蝟。屹立不稍退。指麾益厲。士卒匱糧。已五月。莫肯用命。公夜坐撫病卒。忽墮大砲。破瓦落。公案前。椽檣盡倒。公神色不變。手撫如故。士卒皆感泣。十七乙巳。公親督徒者。載土石塞門。同守武安侯鄭某。伯張某。尙關門納難民。賊數百騎尾其後。不覺。公手施箭砲。賊稍卻。始從公義寨門。城頭宦寺。鮮服怒馬。相視不驚。高擎青蓋。馳走。雜撓守卒。欲擅啓閉。凡坐門諸臣。俱不得登城望賊。公奪路上城。見賊忽盡。易緋衣。俄而同守一官。亦易緋衣登陣。公怪而目叱之。是夕更深。太監某密遣二卒。手箭飛至。斬關求出。公親詰之。語塞。乃厲卻之。俄從德勝門去矣。十八丙午。賊集城隍。多羸弱男子。公召諸卒諭之。能殺一賊者。賞五十金。須臾。健卒數百。繮城格殺賊百餘人。擒十餘人。卽斬之。城下賊分馬步。東西迴顧。狀如欲退。城上歡呼。公曰。此賊狡耳。必合營至矣。未幾。果大至。攻益急。戚臣貴臣。相與議勢不可支。公請見天子言狀。至西長安門。二鼓矣。門守少宰沈惟炳。禁出入。公排門直入。門遇輔臣魏藻德。引公手曰。朝廷大福。自無他虞。旦夕兵餉且集。公何勿遽爲。拉公同出。公旣不得面望。復走謁總憲李公。拜畢。道不可爲狀。相持而泣。遂還西直門。十九丁未。黎明。宮人數千百。競從東華門出。城中大擾。訛言天子他幸。城守益弛。賊遂緣德勝門。

入守卒盡逸。公卽距戶自經。爲從者所解。擁公哭。公曰：我若得一見天子，吾無憾矣。從者侍公走，風塵滿面，卒不能前。入道左三元祠，舉首視屋梁曰：吾終此矣。遂索酒飲，語從人曰：吾受恩，列卿寺，國亡賊入，雖君父消息未真，亦何顏自活。衆皆哭。公止之曰：無亂我方寸，且睡去。約二鼓，公喉間格格有聲，家人張儉者先覺，共起視，已用舊帨作結自經，亟解之得甦。公曰：悞我悞我，家人泣而請曰：明旦待祝孝廉，至可一訣。公許之。蓋祝淵乃公之密友，同鄉舉人，以奏對劉宗周被逮，時留京師也。公遂起作絕筆云：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一旦而失，雖上有亢龍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而身居諫垣，不能匡救，法應褫服，殮時用角巾青衣，覆以單衾，墊以布席，足矣。棺宜速歸，恐繁先人之望。茫茫泉路，爛爛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于此也。崇禎十七年三月二十日，罪臣吳麟徵絕筆。又寄弟偏沉中丞麟瑞書，則憂江南有事，寄從弟書，則明生平學文山，要窮就窮，要死就死之志。寄諸子，則教以讀書明義理，崇儉朴，不能北面事人。義是日，有同官某，旣身許賊，復遣一役招公，謀歸里，公麾役去，已而復來，擠之戶外。逆臣高翔漢，已授賊署，雅知重公，解說百端，公厲辭卻之，恨恨去。祝孝廉聞狀，來視公，公酌酒慷慨與別，相對泣數行，下告孝廉曰：往子問道山陰，劉念臺先生，先生曰：人之初念，未嘗不善，往往以轉念失之。授命，我初意也。我會試放榜之夕，夢一人，又手向背，口吟文信國句贈之云：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問路人云：是劉宗周，我與劉同出，而劉先急，今山河破碎，不死何爲。我陳整飭，江南樞臣，不許我請身任危疆，冢臣不許天下事，尙可爲，只索待之後人耳。或曰：黃冠歸故鄉，今亦可然否。公笑曰：文山之言雖爾，文山之事若何。抵暮，孝廉別公去，遂投環，移刻乃逝。顏色凜凜，白鬢戟張，三日含瞑，如生時。傳賊將甘心殉節者，左右錯愕，無所

出倪公元璠六日始殮許公直昇尸驗視得殮施公邦曜賴江右曾明經子聿得殮李公邦華既殮懼不敢蓋棺惟孝廉曾公遺命即日棺殮卒亦無患賊既入京八門齊啓惟西直門堅寨不能開二十日猶聞砲攻二十一日始得寂然卒從平子德勝門而入西直尚無恙後大清師至燕子五月初七遣城西御史某發掘西直門然後盡開其有功城守若此當癸未冬甲申春間有撤甯遠守關門之議督臣王永吉樞臣張縉彥鎮臣吳三桂倡之天子下其議惟公言撤之便一時廷論羣議之輔臣陳演魏藻德尤與公左次輔方岳貢貽書南司馬史可法深咎公守關之議事竟寢又嘗于壬午冬陳整飭江南根本重地爲京師應援請假南司馬以權節制諸帥亦爲羣論所格云南都贈公兵部右侍郎諡忠節祀旌忠祠初城陷詔言先帝匿前門外從者多勸公削髮南遜圖事報國公語之曰我身居諫垣言不足動主目擊時危每欲牽御衣哭陳其詳自觸而死以尸爲諫況國破日乎

論曰燕京之難殉者數人然死則死耳于國事未有濟也惟公則不然使棄甯遠從吳帥之說行上則爲奉天之李晟次則爲汴都之种師道無難也何至封豕長蛇憑陵無忌覆我宗社賊我君父哉即不然人盡堅守如公賊頓兵城下援師漸集有鳥奔獸潰耳況得早從公南司馬節制諸帥之議威柄既肅勤王義旅可一呼集乎然則世徒以殉節目公豈爲知公者哉

周鳳翔

周鳳翔字儀伯號巢軒浙江紹興山陰人父名思觀曾封肝救親以孝著公生而有異徵聰穎絕世識者以大器期之天啓甲子鄉試第三名崇禎戊辰成進士選庶吉士詞林故清署史臣第雍容以文墨相高

言涉時事。輒引代庖爲解。公獨請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屢常滿。每抵掌談天下事。不爲首鼠兩端。橐筆三期。聲稱日出。庚午。首編修。丙子。典江西試。丁丑。充經筵講官。旣入侍金華。退而歎曰。明主孳孳向學。遜志時敏。而講臣不竭忠悉智。以迪宸聽。非忠也。中夜拊膺。冀有啓渥。未幾。陞南司業。雍政久弛。師生倚席不講。公釐飭甚詳。已而陞左中允。轉左諭德。時國家多事。公感上恩。每一召對。掀髯昌言。其意琅然。同列悚聽。嘗陳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每有披陳。上爲傾聽。癸未。分較禮園。如沈公泓。黃公淳耀。名流皆出其門。每接見。輒以大義相勉。甲申三月。都城陷。賊令各官報名。時公猶未知先帝存歿。欲趨朝。蹤跡之比。入陛見。光景大異。同朝諸臣。有憂而不敢出聲者。有相聚偶語者。有面無人色者。有揚揚得意。自詫與朝佐命者。有侈口誦賊功德者。公不覺掩面痛哭。失聲。亟趨歸寓。所謂吳公甘來曰。臣子義在必死。然必得一視大行梓宮。縞素慟哭。乃無憾。吳然之。二十一。聞梓宮暴露東華門外。赴哭。慟絕。卽投金水橋下。水淺。不死。歸寓。作書貽父母曰。國君死社稷。臣子無不死君父之理。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吾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爲報。矢之來生。復賦絕命詩一首。有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家蓋具慶也。哀哉。向闕再拜。自經。二妾從之俱死。公爲人明達。魁岸學問。博洽嘗論史曰。三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女后宦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膏粱子弟共天下。宋與奸臣共天下。元與族類共天下。我國朝皆無之。可謂盛已。但邊防海運。最爲今日急務。又論學曰。大凡論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爭。奚能見道。昔者朱陸之辨。虛心求是也。今日之辨朱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而道已晦。持論膏肓。聽者忘倦。知其臨難殉節。非由氣激者矣。乙酉。贈公禮部左侍郎。諡文節。

論曰公死視倪馬諸公蓋獨後云然當先帝龍馭上賓倉皇無知其事者皆以爲南幸金陵如明皇幸蜀故事公不卽死猶庶幾伺間竄逸得執羈馱以從靈武之駕也然公亦幸以是刻死耳否則刀鋸在前桁楊在後無論辱身屈膝者昧心蒙面卽刑慘以死不得從諸君子後矣公亦慷慨蹈義者哉公之子周忠王

汪偉

簡討汪偉字叔度號源長徽州休甯人其先徙應天爲上元人少英俊崇禎戊辰登進士授知慈谿縣故巖邑公以廉平清淨治之政聲大著烈皇帝時念邦家多難木天片席當預儲敷歷中外安攘文武之才爲異日綸扉揆席地乃詔擇縣令司理治行卓絕者試其甲乙入值金華公名在高等補翰林院簡討時人有登仙之羨公獨思仰報天子拔擢與爲國掄才破格用人至意益摩厲洗濯留心經濟尋充東宮講官每得四方警報輒撫膺流涕壬午流寇破荆襄南都日虞震鄰公上憂宗社下念桑梓上江防綱繆疏大略謂留都城週百二十里無守城之法止有守江之法賊自北而來則淮爲之防賊自上而下則九江爲之防故禦淮卽以禦江而守九江卽以守金陵今淮上有督撫史可法屹然長淮保障矣九江一郡當江漢之衝嘗以地形考之武昌籬蔽九江九江籬蔽太平太平籬蔽金陵宜有重臣駐節武昌九江則設立督撫而太平采石命南京兵部侍郎一員建牙于此作聲援而鞏壘武操臣宜駐師新江口文操臣宜往巡來練江北浦口江面頗狹一葦可航制亦宜如采石以兵部侍郎分守城中之守雖有軍士粗具名目難恃無恐大司馬多爲參贊於百姓尊而不親所應亟補府尹府丞之官重其權久其任以聯百

萬士民之心。如御史詹爾選、葉樹聲、郭維經、成勇、巡撫袁繼成、方孔昭、清貞端亮，皆不二心之臣。應擢卿貳，以備江上督撫之選。或酌資俸，以備府尹府丞之用。必能實心任事，漸有成功。疏入，報聞。癸未，分較會試。得顧咸建本房。甲申，聞賊漸近都城。遺書友人曰：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闕，累日不食，謂繼妻耿氏曰：死吾決矣。耿氏曰：苟事不測，請從君死。城陷，出問乘輿所在。繞宮門者三，則宮人皆逃出矣。遂趨吳給事甘來所，約同殉難。還寓，手書遺子孝廉，觀生曰：嗚呼！我生不辰，丁此國難，講讀之官，既無事權可爲，一得之長，亦不見用。惟有一死以自靖而已。繼室耿氏，少年節烈，矢志不移。乃于城陷之日，恬然從我而死，使萬世之後，知我朝復有趙昂發也。吾兒讀聖賢書，須以忠孝自勉。勿辱先人。老母不能終養，幼子晉生年甫四歲，不能撫之成人，皆吾兒事也。柩不得還，以吾夫婦衣冠招魂葬之。華山張家岡，俾魂魄常得依吾父母也。凡我親友，俱爲致聲。天下事有可爲，不可失忠孝念頭也。書畢，與妻呼酒命酌。大書前人語于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因具袍笏，北向拜闕。南向拜母，乃爲兩纒于梁間。公以便就。右耿氏就左。既皆縊，耿氏復揮曰：止！我輩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纒，正左右序而死。人比之結纓易簪云。時長子觀生、壬午舉人晉生、耿氏出，耿氏年僅二十三。以晉生托其弟耿元吉匿之。長班家後得歸。南都贈公詹事府少詹事，諡文烈。耿氏贈恭人，並祀旌忠祠。蓋烈皇帝朝特簡推知入翰林。死節者惟公一人。而孟進士章明、顧錢塘咸建、劉南昌曙三人，又皆以公門人死節。子觀生，清修潔操，能繼父風。

論曰：唐宋取士，首重制科。苟不登是選，雖方州將相，不稱榮遇。明庶常之拔，與之相類。但制科少簡。

于歷任之後。故文學政事。蓋有兼隆。庶常則釋褐受職。石渠天祿。未免徒以雕龍繡虎之業相目。三百年曠制。至先帝始復。公實膺其選。可不謂殊恩乎。及銅駝荆棘。館僚自外入者。爭匍伏屈膝。不暇。非公仗義死節。幾何不笑先帝比典爲多事哉。典以一人重信夫。

公嘗書邸壁云。看世不破。爲世所弄。公之取義。真能超脫生死者乎。野乘載長子名觀。而啓禎錄則云。觀生。疑觀爲是。姑存之。以俟攷。

吳甘來

戶科給事中吳甘來。字和受。一字節之。號鞏庵。江西瑞州新昌人。少就學。卽能盡識雲臺二十八將姓氏。長益博綜羣書。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家諸子。若數家珍。弱冠舉于鄉。崇禎戊辰。成進士。與汪公偉同出香山。何公吾驕門。初授中書。壬申。擢入刑科。居歲餘。封事凡數十上。悉關國事。君德人材。民命之大。意有不可。輒力諍。雖權貴人不避。釐下嘖嘖。稱真諫議。時大司農畢自嚴。誣誤下詔獄。道路咸不平。然當事輒無敢出一言爲訟冤者。公首昌言于朝。曰。漢臣賈誼有云。簾遠地則堂高。簾近地則堂卑。三公之貴。天子已改容禮之。不宜復加繲綫。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豫遠不敬也。又谷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犬馬有勞于人。尙加帷蓋之賜。況國之功臣哉。今畢公于六卿首膺宮銜。又當握計務。籌畫儲。精已閱六載。比之律例。應在議貴。議勤。力爲申救。語大愷切。未幾。讀禮歸。越三年。復補前職。己卯。典閩試。入闈。焚香籲天。願得一二奇才。如文成忠肅者。爲國家股肱心膂。聿奏泰平。比榜發。得士彬彬稱盛。如何家駒。陳公亨。俱名雋。後莅吳。著政聲云。未幾。請告。癸未。起兵科。左旋掌戶科。時中外多故。荆襄數郡。賊

未至。而撫道諸臣稱率護藩以去。公撫膺痛哭曰：是借題遜遁也。盡若此，則皇上之城社人民，誰得禦者？因抗章謂天子衆建親親，將使藩屏帝室，猝有緩急，捐私倡義，爲朝廷守。詩曰：宗子維城，此之謂也。今風鶴纒傳，一朝委去，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圖殲掃之功，次之不能仗劍登陣，効死守之義，先去以爲民望，而諸臣猶嘵嘵擁衛自功，修練儲備，明旨謂何？今天潢繡錯，所在要區，若悉借護藩爲掩罪地，將維城爲可留可去之人，卽名都亦可守可去之士，將來功罪不著，賞罰不明，莫此爲甚。惟陛下留意，疏入，上覽而嗟嘆，然亦無如何也。未幾，分較禮闈，人或爲公得士賀，而公蒿目時艱，不以桃李盈門，故色喜也。甲申春，逆寇逼京，公顧其弟泰來曰：叨爲侍從，義不可辱，成仁取義，願交勉之。泰來不能從，及城陷，聞帝凶問，公獨沐浴衣冠自殺。南都贈公太常寺卿，錄一子，予祭葬，諡忠節，祀旌忠祠。

公與周鳳翔連寓，賊薄京師，兄禮部員外泰來至寓，執公手泣曰：事勢至此，奈何？公曰：有死無二，義也。家人進飲食，卻之，有勸潛遁者，公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願欲苟全求活耶？遂作詩，以後事囑其兄弟，簡几上有疏草在，曰：留此恐彰君過，取火焚之。兄子家儀奔至，公相與慟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在，則土木袁彬，遜國程濟，皆可爲也，否則求真人于白水，起樹鄂于有仍，是我雖死猶生也，努力勉之。遂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賦絕命詩云：到底誰貽國事憂，疾雷悄悄破城頭。君臣義命乾坤晚，狐兔干戈風雨秋。極目江山空淚灑，傷心仁義一身周。也知此日難爭討，惟取忠肝萬古留。引佩帶自縊死。史略編年所載俱同。啓禎錄云：公語弟泰來曰：吾兄弟受國恩，義不可辱。云云。雉經而卒。余覽甲申春任籍時，六垣計數十人，惟公一人死節，餘或逃或遭刑辱，或汗僞僞命，視公賢。

不肖何如也。語曰：主辱臣死，未聞主死而臣猶可以生者。況子反面事賊，恬不知恥，綱常名教，至申西之際，掃地盡矣。哀哉。

論曰：死固不易哉。吳公兄弟，均受國恩，使城陷俱烈烈死，豈不與孟忠貞父子並傳。然卒不能顧土，亦各行其志耳。

諸書俱載縊，獨野乘載自殺。泰來、同胞也。後降賊，野乘與啓禎錄俱云公之弟，而編年則云公之兄，俱錄之，以俟攷。

王章

王章，字漢臣，號芳洲，南直武進人。幼時貧，性至孝，葬父至，手自封樹，嘗夢昭烈帝與揖，且告之曰：公忠孝人也。異時當不徒以功名終。天啓辛酉，領鄉薦，崇禎戊辰，成進士，榜前數日，公所居里，潮輒至者三，若盤旋狀，居民咄咄稱異事。庚午，令諸暨，不半載，頌神君適寇，弄兵東海，鄞當其衝，缺善吏，臺使者以公才為請于朝，將調鄞，暨民間之呼號奔走，願借寇君，而鄞令且下，鄞人來迎者，暨爭逐之，公不獲已，密遣鄞人，而正告暨曰：若等父事予，而予視若等猶子也，何言去去，亦何忍亟。雖然，其若鄞命何，居有頃，卒去暨如鄞，暨之民德公常山之崖，肖像祠焉。鄞故劇土，廣袤四百八里，視暨號難治，公自下車迄底績，凡八年，俗喁喁向風，蓋公治鄞一如治暨，而鄞人之德公，亦無異于暨人之德公也。最聞稍遷工部主事，考選授陝西道御史，巡甘肅，蓋特恩也。公入關，貪墨望風解綬，由嘉峪抵天山，悉單騎躬行撫賞，番人畏威懷德，至焚香獻酪以去。雨河旱，率屬步禱，不雨，為文檄廟，檄焚，雨如注下，人呼為御史雨，故例，邊屬較土率

用按監。自隴以西二十五庠。報雋者科一二人。或盡檄不得一士。自公鑿衡。而叩關捷者六人。凡巡未竣。而封事數十上。悉關軍國大計。至劾內臣殺良冒功。糾甘撫剝民侵餉罪。籓差擾驛陷良。尤侃侃不避權貴。庚辰。讀禮歸。服闋。補河南道。甲申。賊勢孔亟。因陳保江南策。謂沿江上下。轄諸險隘。宜如邊制。聯絡堡墩。州邑巨室。有聞警潛移者。法無赦。仍沿其費充餉。又上奠畿輔策。謂遣四夷以分敵勢。撤邊兵以壯神京。調降丁以搗賊巢。因薦惠世楊可大。任惜不果用。都御史李邦華。謂公負文武略。題授巡視京營。時二月六日也。既受事。有南下者。索家信。公書數字云。全晉既殘。關門告急。臣子不復問身家矣。皇上真如堯舜。而下絕無應手之人。奈何。無他及語。二十六日。真保破京師。震驚調營五萬軍城外。襄城伯帥之。而公督在城兵。計堞分守。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凡十五晝夜。三月十八日。賊攻彰義門。公督將士堅壁以守。矢集如雨。弗卻也。賊破入守平則門。向明譁上崩。軍無固志。公猶手擊二礮。傷賊少。沮頃之。城陷。公語同事科臣光時亨曰。事至此。惟有一死。時亨曰。如是死。委同士卒死奚異。莫若入朝。覓帝行在不獲則死。死得所也。公許諾。時亨遽易服。將強公。公曰。否。否。子之造朝者。恐同士卒委草莽。期烈烈死也。若去爾冠。易爾服。官不官。卒不卒。奈何無易。便行數武。賊騎掩至。叱下馬。時亨遽離鞍。鞞前立。且請降。賊持刃問公曰。降否。公叱之曰。不降。賊以刃碎公膝。墜馬。公坐地。大罵賊。怒。手刃公。棄走。或謂卽牛金星也。公僕某。索公急。望見公。怒目張口。一手據地坐。以爲猶生也。亟呼不應。遇害矣。一力士負公抵寓。與之金返。詢姓名。不答。辭去。賊令死忠者寓毋兵。兵者斬。賊固多秦人。過者輒曰。此故京營御史居停也。曾巡甘肅。有惠政。羅拜乃去。夫人姜氏。聞變。慟絕。乙酉。贈公大理寺卿。諡忠烈。子祭葬。南都浙江毘陵三處建祠。蔭子之。

柯錦衣世襲。而光時亨卒以降賊棄市。公次子之拭。字瞻卿。入闈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請終喪。許之。因寓義烏。浙東陷。被擒。不屈。以死。蓋常州言父子死節者稱王氏。

論曰。余聞王公恂恂長者。雖擢魏科。居要職。未嘗以權勢炫耀鄉里。及遇變。慷慨顧叱凶徒。精貫白日。又何卓卓也。使公早從時亨言。易服趨朝。可幸不死。不免于辱身踐行。乃時亨者不死長安。而終死金陵西市。正公廟祀易名時也。人亦何可不爲忠烈哉。

贈公一律

大廈難憑一木支。靡他自許獨登陴。鼓沉夕照神逾勁。旄落晨星志不移。血濺山陵酬祖德。魂依宮樹答君知。生來佩盡丸熊教。白刃鋒頭鍊孝思。

附記

現公之故廬在郡城。自父子殉節後。無人居守。有郡人吳閻者。字孟巖。大清朝進士。適因小恙。欲借其室靜息。遂肩輿而入。忽見公紗幘紅袍。自屏後趨出。端坐廳中。吳閻大駭。卽返。疾甚。未幾卒。然則公之忠靈亦顯赫矣哉。

陳良謨

陳良謨。原名天工。字士亮。號寅日。鄞縣人。崇禎辛未進士。改今名。父某。沒官雲南。以貧故。不能歸柩。後得第。謁選。求授大理府司理。乃奔喪歸。癸酉。分考鄉闈。舉卓異。入爲四川道御史。己卯。巡按四川。屬吏憚之。不敢爲非。甲申正月。夢拜文文山于堂下。文山揖之起。曰。公與予先後人品相同。何下拜。三月十七。城陷。

大書二十字于桌曰。國運遭陽九。君王遭難時。人臣當殉節。忠孝兩無虧。仆地昏暈者數四。自是水漿不入口。其族姪勸無死曰。吾志非一日矣。時有執友季芳泰在旁。公曰。吾爲國死。義不顧家。止此先君窀穸。老母侍養。嗣繼未定。須一言不足。悉因賦詩云。中天懸日月。四海所畢照。條爾陰霧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明。簿蝕一時變。書至此。忽隨風襲牖。曰。異哉。此風隨續云。電風自南來。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其誰忘明君。媿予沉疴久。床第淹數旬。背城執壺瘞。卷戰杳無聲。如何社稷靈。惜爾順民形。載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轍。順民卽逆民。參觀非一日。蒼蒼不可問。亡國我何存。誓守不二心。一死報君恩。未題云。爲子爲臣。不能兩全。慷慨從容。同歸一死。大明監察御史陳良謨。書于賊陷北京之日。遂付季收。未幾。聞帝崩。大慟曰。吾所以隱忍至此者。爲帝在也。今已矣。吾死晚矣。諸僕羅泣不從。痛飲。扃戶。爲纒于梁。欲自縊。有妾時氏。京師人。年十七。甫娶。百有三日。端服靚粧。候公同盡。公謂曰。吾年逾五十。無子。汝今有娠。倘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汝必勉之。欲遣人送之。母家。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臣死。君妾死。主分也。與其爲賊辱。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遂入投纒。公別作一纒。與之同盡。諸僕從窗隙泣窺之。公上立挂藍帕。噴血滿地。時氏以紅絲帶縊于旁。破窗踰入。公氣未絕。戒勿動。時氏彼腕力軟。不能卽逝。我緊之。幸盡。汝爲我高其懸。汝送我終。猶吾子也。諸僕泣曰。主人此去。定爲正神。公曰。然。吾當佑汝。遂絕。南都贈大僕寺少卿。謚恭愍。時氏贈孺人。同祀旌忠祠。

論曰。恭愍之死。較他人更難。上有老親。下無血齒。而又寵愛在旁。毫不繫戀。真大解脫人。至時孺人。留顏禱齒。玉節霜標。茲二人者可謂飛越愛河。游行劍樹。同上天宮者也。豈徒血性決烈也哉。

陳純德

御史陳純德字靜生號澹元湖廣永州零陵人崇禎十三年庚辰進士是榜二甲進士俱蒙恩召對稱旨即除翰林科道等職公以奏對詳明授福建道御史癸未督學順天方抵任以遵化警不能前遂回京賊入京公自經死其同進士召對者特旨除翰林五人科道各五人共十五人死者惟公一人南京贈太僕寺少卿諡恭節祀旌忠祠

是年死節三御史二陳公與王忠烈公是也

編年云公時提督北直學校行部方至易水試士猶未竟聞都城賊警即戎裝入都不數日而城陷遂自縊

忠逆史云各單多注死難而國難錄註二夾留用非也或者被執不屈而以刑死故註刑辱諸臣內然諸書俱稱殉難文臣二十一人而公咸列其中且南都明有諡典及賜祀旌忠祠則公之自縊斷非無徵可知也他說概可廢也

申佳允

申佳允字并眉號素園永年人天啓辛酉舉人崇禎辛未進士出文太史之門授儀封知縣三載調繫杞縣賊掃地王率萬人攻杞公登陴固守手劍斬一人乃退築磚城以清廉第一稱擢吏部文選司主事獎人才絕奔競屢上封事銓政肅然轉考功員外郎會公之師文肅與韓城有隙中以徵法并及公降南京國子監博士陞太僕寺寺丞甲申二月以牧事出巡近郊聞賊薄居庸分兵自常山入畿南郡縣望風

奔潰。朝臣多藉事引去。左右咸勸公曰。京師且危。旣在外。可無與。公慨然流涕曰。我固知京師當不支。其如皇上何。乃星馳入都。時三月十二事也。知大事已去。以書貽子涵光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在朝在野。無二道也。天下事壞于貪生畏死。死于疾。死于利。死于刑戮。死于房幃鬪爭。均死也。數者甯死不惜。遇君父大節。縮手垂涕。百計求免。此真不善用死矣。吾受國恩。誓以死報。是時其母太安人年近七十。迎養京邸。左右以此爲解。曰。吾業以身許國。勢難兩全。十八聚賓客爲幼子煜行冠禮。曰。此宋尹衡州所謂冠帶見先人于地下也。因以生平所著詩文付之。曰。吾作官無長物。半生精力盡此矣。十九城破。左右請易服匿他所。公曰。吾來此何爲者。入而避。何如避而不入。已聞宮中變。仰天呼聖明者三。視兩僕固守不去。給之曰。往吾拜客時。擇有善地。可隨行。至王恭廠。有井泓然。兩僕知其意。急挽之。斷袖躍入。兩僕號呼垂縋救之。公在下呼曰。汝等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莫過慟也。時年四十有二。未幾。賊從關東潰回。欲肆焚戮。幼子煜挾太安人奪門出。童僕皆從。有傭書徐起鳳者。從公已十年矣。號泣請留。曰。我等俱去。柰誰與守。賊果焚民居。及寓。徐跪曰。吾主以忠死。願弗焚。賊怒。鞭之。徐叩請愈哀。賊感動。卒不焚。及大兵至。逐居民外徙。徐懼。徧求其同里。得鑄工朱攀桂等二十餘人。昇棺天甯寺。故得全。徐之力也。南都詔贈太僕寺少卿。諡節愍。祀旌忠祠。子涵光。高才峻品。與弟煜並以詩文名世。

公一字孔嘉。號濟源。疏請公卹者爲白侍御公抱一。亦獨行君子云。他本有載公縊者。

論曰。往余遊白門時。素園先生。方左遷國博。枉顧旅邸。歡相得也。稔知其少孤。事太安人孝。爲孝廉時。有和九草。今慷慨赴難。視死如歸。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信夫。吾見神京淪陷。若作宦者。首遜出。

都門便稱高蹈。若公反從外入，與城存亡，素志已定，非若臨事無可如何，只得一死者比也。特太若高年，何不先護送出京，免其驚痛，意愛日之誠，殆有須臾不忍離膝下者乎。

許直

許直，字若魯，揚州如臯人。崇禎甲戌進士，初令義烏。戊寅，丁內艱，服闋，補惠來縣。壬午，分校鄉闈，行取吏部驗封司主事。癸未，調文選，尋陞考功司員外郎。公性端介，自爲令時，砥操若冰雪。至是，益纖塵不滓。尤加意善類，多方甄引。甲申三月，賊逼京城，公約同官出金饗士，爲死守計。及城破，賊令報名，公曰：「身可殺，志不可奪，堅不往。」時傳上從齊化門出，客羊君輔勸曰：「天子南幸，公宜扈蹕，偕行共圖光復。」公唯之。旣而出門一望，曰：「當此四面干戈，駕將焉往？」國亂不匡，君危無濟，惟有一死而已。比聞帝崩，羊生從旁慰勸，以親老子幼，公曰：「有兄在，吾無憂也。」今日不死，復何面目趨庭耶？是夜，爲書報其父曰：「罔極至恩，無可報萬一。惟忠孝大節，不敢有虧，以辱吾父。次及葬母教子，無他語，旋整冠北面拜。已復南面拜，賦詩六章云：『率土皆臣，自聖明狂氛何事敢縱橫。驅馳安得赴桓力，一斬元凶盡洗兵。貫盈臣罪豈容誅，屠戮腥聞駭毒。痛罄竹南山書不盡，任將寸磔有餘辜。君國深仇慘古今，么麼廢逆豎偪相侵。微軀自恨無兵柄，殺賊惟殷報主心。在天靈爽念高皇，開闢當年垂裕長。願侍吾皇過謁帝，祈哀仍使國威揚。一死酬君見血誠，滿腔忠憤痛難平。大仇未復身先殞，漫化啼鴉灑淚盈。擲筆翻然辭世行，老親幼子隔幽明。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留死後聲。書畢，命僕入內室，取麻練令作纓，僕手顫，公斥之出，遂自經。越旦，啟扉，公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握，神氣如生。客爲稱貸以殮之。蓋公秉銓政時，庭空若水，死之日，案間惟留圖書數卷，無長物也。」

乙酉贈太僕寺卿諡忠節祀旌忠祠。

論曰岳武穆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予謂惜死之心正由于愛錢耳世豈有賄賂盈庭苞苴塞路日坐銅山金穴中持籌握算而能于刀鋸鼎鑊時懸崖撒手者乎然則公之抗節不待遇難時也于其爲令秉銓一塵不染知之矣。

許德溥附記。

忠節歿後三年復有布衣許德溥者死于揚州德溥字元博公之族子與父之卿皆布衣德溥意氣不倫喜談節義聞烈皇帝崩大哭揚州陷又哭每獨坐輒哭食必置一崇禎錢几上祭而後食一日讀宋岳鄂王傳見有盡忠報國四字刺入膚裏心慕之乃手持針刺胸曰不媿本朝又刺其兩臂曰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久之頗聞于人有告之者執見縣令不跪見巡江御史亦不跪命捕其父乃跪曰吾爲父屈耳御史感之乃免父第以德溥聞殺之臨刑不跪向西北泣曰吾今日得見先帝吾心畢矣德溥生時每錄忠節公絕命詩于扇頭讀之泣數行下復讀且泣以爲常。

成德

兵部郎中成德字元修號元升順天懷柔籍山西霍州人少有大志以忠孝自負爲諸生時璫焰熾嘗讀文文肅公擊奸疏輒研几狂叫心儀而足躡之崇禎辛未成進士原名張成德奉旨復姓初令滋陽有廉能聲公爲姚文毅所取士又善文文肅烏程素不快公竟州守嘗以派餉屬邑有所私公與力爭守亦恨公會巡方御史守之同鄉又烏程私人遂劾公被逮復抗疏論列烏程罪狀直聲震天下受杖者三下詔

獄懸賊六千七百有奇。謫戍榆陽。而公之家寓居順義。時戎馬內侵。破其城。公家人皆避入地窖。父文桂曰。豈有男女并入一窟中乎。終不以顛沛違禮。賊至。遇害。及賊去。窖中知公父死。于是公妹及妾蕭氏童氏皆縊死。後十日。公出獄。至家。一慟甫畢。旋赴戍所。而公妻劉氏及公女。終以追賊。逼死于家。公在戍籍七年。癸未。終赦還。補如皋令。疏請輸家助國。兼陳有司掎克之爲民害。甚有賣王鹽以充私橐。徵站銀以飽慾。籍者言大剗切。尋陞兵部武庫司主事。轉車駕司員外郎。痛心時事。以幼子夢來。託同門友王重。誓以身殉。既受事。益究心戎略。爲國家桑土計。顧陰雨旣臨。綱繆無及。公見年來封疆多變。人家隱忍苟活。憤發于中。有養節義。明廉恥一疏。上爲之動容。甲申三月。逆闖入都。公卽致書同年馬文忠。相約死難。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年翁忠孝夙稟。諒有同心也。又云。慷慨仗節。易從。容就義難。吾輩將爲其難者乎。抑爲其易者乎。弟幸老母舍妹俱在此。老母爭欲先引決。弟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爲告。弟志在爲其難。懼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及聞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下。公往以鷄酒哭奠。賊怒。露刃脅視之。不爲動。號慟觸塔幾死。歸寓。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死。未嫁之妹及妾俱自縊。一子六歲。撲殺之。然後自殺。南都贈公大理寺卿。諡忠毅。祀旌忠祠。母贈淑人。

啓禎錄載公歸寓自縊。野乘則云。哭奠梓宮前。大呼皇上數四。叩首觸階而死。所載異辭。傳載寄幼子于王重。此未破城時也。而編年則云。撲殺幼子。不知是一是二。

臣子之子君父。非可以報施言也。然而知此義者鮮矣。若公之正氣直節。而受杖荷戈。家喪亡而身

垂死。久乃得補郎署。國家之子公亦已微矣。卒乃臨難捐軀。盡室隕命。嗚呼。難哉。豈非天性忠義。九死不移者歟。

論曰。一夫抗節。古猶稱之。予觀成氏中閨。後先赴死如飴。無復兒女子流連狀。真巾幗而鬚眉者哉。乃若公之始爲循吏。繼爲拂士。終爲忠臣。爲良友。斯固義炳丹青。名垂竹帛。前史以爲美談。後來仰其微烈者也。然非是父鮮舉是子。孰謂醴泉無源而芝草無根也哉。

野乘云。公妻劉氏并女。以徵賊困死。編年云。母縊死。妻張氏亦死。是前妻劉死于順義。而後妻張死于燕都者也。前兩妻一妹。死于順義。而後一妻一妹。亦死于燕都。蓋公家後先遘難。父母與妹及妻子女。併公死者一門共十有二人。嗚呼。非烈丈夫。其能如是乎。

金鉉

金鉉。字伯玉。號在六。南直武進人。北京留守衛籍。幼穎異。博古能文。年十八。舉天啓丁卯順天鄉試第一。崇禎戊辰進士。釋褐後。歸娶。授揚州府學教授。日進諸生。闡明濂洛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一時英碩多從之遊。比于胡安定之門。尋陞國子監博士。庚午。陞工部主事。督理軍器。躬自察飭。愆慎有加。當是時。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彝憲。奉勅總理戶工兩部錢糧。且建立公署。通國共駭。公特建言。請罷蓋。唯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恥之維。非止爲糜費無益計也。疏入不報。未幾。彝憲移檄內閣兩部司屬。謁見。合照部堂體制等語。公憤然曰。不幸而前言驗矣。又疏糾彝憲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令其罄折僂僂。將置自有之堂屬。別行誣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朝。自矢無玷。生

殺子尊。惟君父命。決不敢旬。旬葬憲之庭。致羅交結之條。奉旨切責。亡何。分稅杭州。未任。隨移疾歸。甫匝月。葬憲以驗。放火藥參題。奪職。一時正人君子。爲上書白寃者。如禮部周公鑑。刑部曹公荃。并坐降譴。公從此絕意仕進。鍵戶讀書。究心物理性命之學。環堵蕭然。不蔽風雨。而躬爨以養父母。課諸弟。抵掌今古。怡然甚樂。客有談及輦上貴人者。卽掩耳障面避之。與劉文正理順。陳儀部龍正友善。儀部稱公舉行古人所難。辛巳。丁外艱。甲申。服闋。二月。起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巡視皇城。甫二十餘日。而寇犯宮闕矣。三月十九。早聞上變。公裂眦罵賊。裏易麻素表。加冠袍。束牙牌。趨信地。入皇城門。有內官同守城者。突潰而出。公大聲力挽之。不顧去。公趨大內。見諸宮人狂奔逸出。公在御河側。解牙牌付家人。四拜曰。送太夫人。餘無所言。投入御河。長班急挽之。公怒。以手捶長班。復躍入而死。母章氏。妾王氏。弟鏗。俱赴井死。是時賊據大內。人不得入。踰月。賊去。見冠袍浮水上。撈公首。無可識認。家人以網環驗實。持歸。配以木身。成殮禮。南都贈公太僕寺卿。謚忠節。祀旌忠祠。

編年云。賊攻城急。公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職任車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乎。事急。廡下井。是吾死所。公慟哭。卽辭母往視事。丁未。歸。至御河橋。聞城陷。望寓再拜。卽投入御河。從人極救。公嚙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俛首泥濘。死之。家人報至。母章氏年八十。亦投井死。妾王氏亦隨死。其弟諸生鏗。哭曰。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旣葬。亦投井死。

樞曹一席。職係封疆。或竄或降。不可數計。獨公與成忠毅。不屈以死。豈非其平日卓自堅立。不苟阿

私猝遇非常。激昂蹈義哉。故曰。爭細娛者。不可與圖遠利。怯小害者。不足與蹈重危。如公者。前以擊關。後以死賊。嗚呼烈矣。

贊諸忠臣詩

共負凌烟萬丈才。諸君懷抱未曾開。請纓欲繼終軍志。沉水空遭屈子悲。唾賊聲聲皆是血。酬君念念盡成哀。九泉莫歎遙穹隔。燦燦光芒入夜臺。
春殘夜靜殞文星。赴焰投崖萬古名。不羨絳帷多弟子。常因銅柱識先生。家藏遺史傳當代。國有忠臣續正聲。更喜閩人先殉難。雙凌浩氣繞銘旌。
上帝深宮閉九關。晚江斜日塞天昏。英才盡作龍蛇蟄。遍地都成虎豹林。纔許誓心安玉壘。已傷殞首向金門。賢豪雖沒精靈在。地迥難招自古魂。
塞空此夜落文星。星落文留萬古名。已覺地靈因昂降。直疑天意棄蒼生。魂歸絕地爲才鬼。國有遺編續正聲。惆悵月中千歲鶴。夜來猶爲啜華亭。

西蜀吳子論

夫人臣委身事主。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存與存。君亡與亡。此乾坤大義。非可以官之大小。并在朝。在差。在籍。南北。作分別觀也。但古今忠義原有二種。死者爲經。亦有采薇行歌。遯跡方外。以終其身。或放浪形骸。不書年號。但書甲子。或以鐵如意。慟哭招魂。君子未嘗不哀之。我朝革除之難。方鐵諸公。死爲最烈。如葛衣翁。河西備。補鍋匠。雪庵和尚。并題詩。峩眉亭。皆得以其孤芳。至性。動後人之憑弔。慷慨于殘簡斷編。

中我國家不幸罹此凶毒。宗廟震驚。至尊以身死社稷。臣子殉難者。僅北都二十餘人。而在差籍諸大臣。受國深恩者。曾無一人奮決。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得以地之遠近言哉。靖難詔至。有教授同諸生十二人曰。此明倫堂三字。何爲者。相抱而哭。俱觸柱死。東湖樵夫聞詔。亦赴水死。嗟夫。伊何人歟。伊何人歟。君子不能不三勸云。

予按甲申北都文臣死難。而得贈諡者。自范文貞公以下。至金忠節公。凡二十一人。二十一人內。惟浙江最盛。獨擅其六。其次南北兩都。各得四人。山西江西各二人。至河南湖廣福建。各一人而已。甚矣殉節之難也。他如山東陝西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七省。則缺焉未聞。亦足羞矣。噫嘻。斯豈文皇殺戮忠良之過歟。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下

殉難勳戚

李國楨傳按此傳未確當考

李國楨號兆瑞。豐城人。襲襄城伯。短小犀利。有口才。數上書言兵事。又自請于京營外選鍊衛所官舍。上甚喜。及商議俸糧。增給不貲。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銃藥甚多。而乞上御書營額。上爲親書共武堂。賜之。未幾。代恭順侯吳惟英總督京營。戎政都督。加太子太保。賊寇京師。公奉旨守城。百計網繆。三月十六。公匹馬入殿。汗雨沾衣。內侍以非時止之。公曰。此時君臣多見一刻。亦一刻事。諸臣惶懼。問故。曰。守城軍皆疲。傲不用命。鞭一人起。則一人復臥。奈何。上召入。命內侍俱上城。十九。城破。二十一。李自成昇。帝后梓宮于東華門外。設廠。百官過者。莫進視。公踉蹌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賊執公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堦。血流被面。賊衆持之。自成以好語勸公使降。公曰。有三事。爾從我。卽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掘。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宜待以杞宋之禮。再四哀切。自成諾之。扶出。先是。以柳棺殮帝后。因公言。易梓宮。尋爲帝后發喪。以天子禮槨葬于田貴妃陵園。惟公一人斬衰徒步往葬。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于帝后寢前自縊死。南京贈太子太師進侯諡貞武。

一云。葬畢。卽自殺。一云。城陷之日。賊執國楨至。初時悍然不跪。賊再以危言恐之。曰。當屠一城人。國楨乃跪。曰。吾爲闔城求全也。未數日。發同諸人追銀夾。二次已聞朱純臣誅。卽自縊。

一云國禎掌領營兵並無實籍。上信任之一日見上曰。臣兵未嘗不強。苦無餉耳。及外城陷。奄奔告上。上曰。大營兵何在。李國禎練兵何在。對曰。安得有兵。李兵已散。惟勸皇上走耳。城陷之日。國禎就擒。追賊殘剝而死。

沈國元大事記云。先帝后殮葬。其易棺也。一言太子爭之。一言李襄城爭之。一言賊初用極菲棺。露頓東華門外道傍。諸僚無一言者。亦無一哭者。即默默趨拜者。亦僅數十人耳。次早有武官及運糧者百餘人。向賊哭訴。賊始易以梓宮。移頓僧人施茶蘆篷內。及柩暗從德勝門出。諸僚無一送者。亦無一哭者。遂草草掩于田貴妃墳內。與諸本所說賊允百官請用帝禮。及不禁人哭拜。令人押東宮出城。往送葬于長陵之斜者。又皆不同。以理推之。襄城世臣。固應有哭諍自刎之義。而未必真也。儲王爲賊所忌。勢不能守喪送葬。此時人情異向。其爲默默爲草草。或無誣焉。

劉文炳

劉文炳。號淇筠。南直海州人。北直任邱籍。先帝太后姪也。太子太保。晉新樂侯。賜賚獨厚。父維祖。弟文耀。俱官都督。賊破外城。上召文炳及駙馬鞏永固。各率家丁二十餘人。欲于崇文門突圍出。不得。乃回宮。文炳歎曰。身爲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其女弟適李。年未三十而寡。文炳召之歸。城陷。與弟左都督文耀。擇一大井。驅男女子孫及其妹十六人。盡投于內。閉門。令餘丁悉入樓。積薪縱火焚。賜宅火發。乃躍入烈焰中同死。祖母瀛國太夫人。卽帝外祖母也。時年九十餘。亦投井死。南都贈文炳太師。恆國公。諡忠壯。弟文耀贈太保。諡忠果。一載文炳自縊。

周鏡

周鏡，號正我，蘇州人。順天大興籍。官東宮侍衛。聞賊變，母妻一門俱自盡。母卞氏，卽先皇后母也。

甲乙史云：周鏡，國丈嘉定伯周奎之姪也。未知孰是。須攷之。一云三百餘口一時俱死。

鞏永固

鞏永固，字洪圖，順天大興人。又云順天籍。山東蒲臺人。爲駙馬都尉，加少保。賊困京，欲從帝突圍出，不得。歸家殺其愛馬，焚其弓刀鎧仗。大書八字于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安樂公主已先一年卒，停櫬在堂。有親生子女五人，以黃繩繫于靈前柱間，盡取所賜古玩書畫環繞殯宮，縱火焚死。然後自縊。一云自刎。南都贈少師，諡貞愍。

張慶臻

張慶臻，號鳳華，河南永城人。晉惠安伯，加少師。聞城陷，盡散財物與親戚，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燔死。南都贈太師，諡忠武。按公必太后兄也。或曰：父攷后，父名國紀。初，傳太后縊，不得其屍。既而有曰：先帝將走煤山，請太后自裁。太后不從。城陷，爲鬪得，後竟同去。嗟乎！傳言如此，未可盡信。聞后父爲粟監，晨起徵租，見棄女子于路，在霜雪中不死。收歸育之。年十四五，姿貌絕世。將欲納爲妾，將入房，見紅光滿室，張暈仆地。如是者三。意必大貴人。始撫爲女。後果正位中宮。崇禎末，民間訛言熹廟尙有遺孤在宮，又云非熹廟所遺。此必流寇僞造，故傳布以搖人心者也。讀繫霜沔水之章，可知千古一轍矣。母后之事，不敢斥言，因附記之。

衛時春

衛時春，襲宣城伯，聞變，率妻子共赴大井，合家無一存者。

薛濂附記

薛濂，陽武侯，夾數日，言有藏金在窖，須自發之，賊昇往，已爲別將所踞，昇還，卽死。定西侯、伏菟伯，皆死于夾，據此，似應入刑辱臣內，然他書有傳死難者，故附記之。

彰武侯張某，聞變，自盡，他傳有王劉二皇親，未詳名號，又有傳英國公張世澤、清平伯吳遵周、博平侯郭振明、永寧伯王長錫、安鄉伯張光燦、武定侯郭培民、定遠侯鄧文明、西寧侯宋裕德、鎮遠侯顧肇迹、彭武伯揚崇猷、新建伯王先通、南和伯方履泰、永康侯徐錫登、都督李國柱，姑存之。

論曰：勳臣之死，多不可信，蓋爲襲爵地也。况主其事者宗伯爲吾郡之某某乎？黃金有靈，青史無色矣。若劉鞏、周衛、張之五公者，死最烈，亦死最真，平居朝士，無不以科目藐勳戚，卒之勳戚所爲，亦有遠勝科目者矣。

殉難臣民

周之茂

周之茂，字松如，湖廣麻城人，崇禎甲戌進士，前戶部郎，壬午，典試雲南，回陞淮安知府，辭不赴，下獄踰年，宥歸，旋復職，春間，北上候補，命未下，爲賊執去，命之跪，不屈，遭挺擊，折臂斷足而死，以未補官，故罕傳之，其里人言之甚確。

王鍾彥

王鍾彥，南直華亭人。天啓丁卯舉人。工部主事。三月十九日，長班促令朝見。鍾彥閉目入室縊死。賊棄其屍于溝中。運糧把總陳太階親見之。松江府五學諸生有死節公呈。

附記 范方，戶部主事，被執，罵賊不屈，砍死。

于騰蛟

于騰蛟，順天監生。官光祿署丞。冠帶呼妻亦衣命服，同縊死。

宋天顯

滕之所 阮文貴

宋天顯，華亭人。監生。官中書舍人。三月十九日，自盡。遺聞云：賊迫書偽詔，天顯擲筆謾罵，觸堦死。果若所云。賢于周鍾等遠矣。以知人貴自立耳。科名何足論哉。

滕之所 阮文貴，亦中書舍人，咸投御河死。

劉有瀾陳貞達

劉有瀾，字濤若，南宮人。崇禎庚辰進士。官順天府推官。聞城破，即縊死。他如順天府主事陳貞達，自盡。又順天府教官五人同縊明倫堂上，惜遺其名氏。

一載刑辱諸臣名劉有瀾，不堪打夾，以銀簪刺喉而死。國變錄開死節，以此，或注從逆，非也。

毛維張

毛維張，陽和衛經歷。上命巡城。十九日，被執，送劉宗敏，逼降。維張大罵不屈，云：吾雖小臣，素明大義，吾首可

碎。吾志不可奪。賊怒甚。夾拶並加。足傷指折。乃死。
又有施溥。張應選。官俱經歷。施仰藥死。張投御河死。

王國興

王國興。錦衣衛都指揮使。聞變。自縊死。一云危坐中室自焚。

李若璉

李若璉。順天籍。錦衣衛指揮同知。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詞云。死矣。卽爲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自縊死。其弟若珪。仕本朝。爲禮部尙書。

姚成

姚成。餘姚人。儒士。官副兵馬指揮。自盡。

高文采

高文采。錦衣衛千戶。守宣武門。城陷。父子一家十七人俱自殺。屍狼籍于路。

云京邸之變。文臣大臣縊者有。而自殺者少。予觀高公有四難焉。自殺一難也。武臣自殺二難也。小臣自殺三難也。一家自殺四難也。嗚呼。非烈丈夫其能如是也。

王百戶

百戶王某。周鍾寓其家。百戶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降。百戶挽鍾。帶斷。鍾不聽。百戶自縊。

百戶亦奇矣哉。不獨自縊。而且勸鍾。可謂忠臣良友矣。使鍾能聽其言。豈非名與天壤同敵乎。

王承恩

太監王承恩從帝于煤山。帝崩。承恩再拜慟哭。退而自縊于亭下。與大行相望。南都謚忠愍。

一云。司禮監王之俊。從上死煤山。或云。從死者王之心。而之俊與王德化俱自盡。更詳王之心。南都謚忠愍。又有李鳳翔降賊被殺。亦謚恭壯。

大事記云。殉從于先帝之旁者。止有內臣一人。或云王承恩。或云王之俊。或謂王之進。或曰王之臣。曹文耀。

曹文耀。庠士。自殺。原籍蘇州。故進士曹子登之後。妻張氏。生四子。遜、肅、敏、毅。一女。順。張氏率子女哭于家祠。文耀父妾。妻遜妻李氏。毅妻鄧氏。順及乳母孟。與肅、敏、八人同縊。毅及肅妻周氏。繩斷不死。而逃。遜自刎不死。賊搜其家財。釋之。

張世禧

張世禧。儒士。二子。懋賞、懋官。父子俱自縊。

周某

童生周某。聞帝崩。憤激捶胸。嘔血數升。一慟而絕。又北通州有童生。憤發縊死。惜不傳其姓名。

湯文瓊

湯文瓊。菜傭也。見先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一云北京布衣湯文瓊。聞煤山之變。感慨自殺。其衣帶所藏。有云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同文丞相之心。賊聞之。亦歎其忠義云。南都贈中書舍人。賜祠額曰旌忠。

編年云文瓊聞變書其身曰位非云云暴屍都市見者哀之

李小槐

李小槐順天民也妻杜氏二子一女一婢差次縊畢小槐乃縊又居民田氏闔門自焚或云有田姓縊于白塔巷後人入其室見書籍甚多京城江米巷口有傳神者夫婦同縊

武氏僕

武氏僕某不詳名姓素有義風當其主武懷受賊僞職索吉服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聖駕崩主人不奔喪哭臨又取吉服想見新君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望三思之叩頭出血懷不聽且叱之出僕曰主人爲名利所惑妄意一統不聽吾言後必有悔李賊貪淫無道上干天怒下拂民情不久必敗吾不忍見主失所也不食而卒懷官僞淮揚防禦使後爲淮撫路振飛擒解南京斬之

一時朝士先幾大義俱遜此僕

朱庭煥

朱庭煥字中白單縣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陞廬州知府丁憂服除補大名累遷主整飭大名管理河道馬政驛傳兵備副使甲申三月賊將劉宗敏傳牌招降公擊碎其牌鼓勵縉紳士庶分守城門防禦嚴肅不意奸徒勾引初四賊蜂擁環攻南門破賊入公被執逼降不屈罵不絕口賊怒縛桅杆殺之懸首通衢合家投井授纒死弟廷炳具疏陳情南都贈公右都御史公歷任十年情慎勤無一息之違而忠孝大節尤所致謹處上敬而不阿御下嚴而不刻在大名時軍興旁午公夙夜蒞事書所行者于壁而日

稽稍銷之。吏屬警畏，刑獄一清。士民懷德，有古循良風云。

方文耀

方文耀，字懷怙，龍溪人。崇禎庚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陞河間府知府。賊陷城，公不屈，賊杖之大罵，不絕口，死之。

彭士宏

彭士宏，遼東人，爲南宮知縣。闖賊長驅畿南，所至款附。公勵士民，飭守具，衆咸謂邑小不支。公曰：吾奉命守此土，生死以之。奮勇擊賊，縱不勝，死亦瞑目。衆環泣曰：臣誼也。如生靈何？公亦泣曰：人心如此，大事已去。吾盡吾心耳。士紳卒迎賊入，公緋衣坐堂上。賊問何故不備糧糗，公眦裂指髮曰：我朝廷官，而爲賊備糧乎？賊怒斬之，懸首城門。

封疆之臣，應死封疆。若三公者，可謂無愧厥職矣。抑余聞之友人云：吾鄉某，爲畿南司理，守居庸。闖賊至，往迎二百里，旣抵關，闖疑有伏，命某往返關門數四，始令前騎偵之。果無備，闖乃入。大笑曰：古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敵也。使架砲于此，以五百人守之，吾亦豈能過哉！某亦大笑曰：此天生臣以資吾主，嗚呼！夫獨無封疆之責者乎？視三公何如！

金毓峒傳

金毓峒，字鶴冲，北直保定完縣人。父諱銓，官司徒。爲萬曆庚辰進士，公少與從子肖孫，讀書郎山，慨然有澄清之志。中崇禎甲戌進士，除中書舍人。辛巳秋，以陳漕務稱旨，授湖廣道御史，尋出按秦川，及復命，賊

始入函谷。甲申春，召對便殿，旋草詔命監宣大軍，宣雲告陷，隨奉命督禁旅，扼畿南要害。公馳至保定，散家貲千金犒士卒，爲固守計。時公從子振孫以劍術登武科，相見泣下，爲誓死。振孫者，肖孫弟也。賊圍急，振孫登陴，挾矢殲渠帥數人，兄弟私誓曰：「一旦有變，必從季父遊地下。」公聞之，謂肖孫曰：「死易，存孤難。我以弱子爲托，肖孫受命，公配王孺人，盡出簪珥以犒士，士益奮，賊欲引去，而三月十九之信至矣。公痛哭，誓與城俱死。懸銀牌以賞擊賊者，得級無數。二十四辰刻，城南樓火起，賊乘焰登城，遂陷。振孫躍馬赴賊，曰：「城頭殺爾帥者我也。」格鬪斃數人而死。賊支解之，公裂眦罵，提劍斬一綠衣賊，負印北叩首曰：「臣力竭矣。」投三皇廟古井死。王孺人縊死，姪孫金罍妻陳氏及侍兒桂香皆投井死。賊大索兩孤，肖孫備受炮烙慘刑，體刺剝無完膚，終以得免。三日後，肖孫收公骸骨如生人共義之。

一云：公分守西門，城陷，賊執之，搗入三皇廟，謁僞將公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振孫登城射賊，多應弦而斃。城陷，衆解戎衣自匿，振孫不肯，曰：「武夫本色也。」賊號于衆曰：「鄉官子弟，可速就刑。」振孫衣襦幅，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嗣姪。」云云。賊支解之。肖孫子罍媳陳氏，故進士陳士章孫女，年十八，與祖母張、母楊、嫂常三世四人同時投井。張氏抱其孫于懷，同下。侍兒桂香等四人亦從而下，皆死。

公嬰城殉守，節比睢陽，至肖孫保孤，無異程嬰，而振孫從死，有如南入，下逮巾幗從容就義，尤世之所難。

劉會昌

劉會昌，字凝禧，北直保定清苑人。幼負奇氣，長古文辭，十歲居父喪，哀如成人禮。崇禎三年，舉于鄉，能任

大事，負氣敢往。甲申，闖賊北犯，僞檄數至。時秦晉及畿南諸郡，望風迎款。公素負膽略，倉卒倡義，同鄉紳光祿卿張羅彥，暨兄進士羅俊，誓死守禦。三月十九，北京陷，賊急攻城。至二十四，賊撤水涸隍，雲梯蜂進，砲矢風發。公率城兵，屹然岳立，指揮如平時。適西南城樓爲賊火箭所焚，西北角樓下穿數穴，併力進攻。城破，賊拽公子西關古廟，擁鋒刃問京城久破，數省盡降，爾何敢拒。公裂眦罵曰：「我本布衣，無官責，但恨天下無人，致爾小醜淪陷宗社，欲嚙食李自成肉，以報先帝耳。鬚髮橫豎，賊愈憤，夾打三次，然驚其勇，百計誘降，終不屈，遂斷首懸西關街市。鄉人士爲建祠祀之，而羅彥兄弟同死，亦最烈云。」

王與允

王與允，字百斯，一字永錫，山東濟南新城人。布政象晉之仲子也。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撫河東鹽課。陝西茶馬督學，應天未出都，以疏劾憤帥，忤政府，謫歸。歸侍布政公家居，色養，率諸弟子輩，治圃課耕，蕭然物外。甲申三月，聞先帝變，涕泣不食，辭父布政公沐浴入室，扃戶。與夫人于氏、子士和同自縊，死。將死時，自作墓銘，敘其家世官職甚詳。士和字允協，諸生。先是新城崇禎中，凡再破，其前則五年十一月，而公之從叔父象復及其子與夔，死之。象復字完初，以保定府同知里居，與夔子風虞舉人，聞變，倉卒部勒家人，乘城拒之。城陷，父子皆被執，大罵不屈，見殺。事聞，贈象復光祿寺少卿，與夔知縣。其後則十五年十二月，而公之弟與朋、從弟與攻，及與朋子士熊、士雅，死之。與攻字文玉，與朋字壽三，俱貢士。熊字渭濱，舉人。士雅字大雅，諸生，與朋爲人慷慨，有風烈，每平居酒酣，耳熱，輒談古忠義事，淋漓感激，及警至，簡家丁登陴禦守，並有方略。城陷，被執，二子率家丁救之，亦被執，不屈死。而象復之從子與

慧者。當五年破城時。守其父柩。不肯去。亂兵脅之。跪不屈。傷首。執以見其渠。曰。孝子也。免之。歸。頃之。縱火焚城中。且及孝子。廬孝子伏柩而哭。其黨見憐之。爲斷火道。得免。賊既退。孝子行積屍中。及得叔父及兄。殮之。于是人翕然稱孝子云。孝子字僧眼。貢士。

論曰。山東科第人物之盛。莫過于新城王氏。乃其忠孝節烈。萃于一門。此固史冊所僅見。足以表東海矣。嗚呼。公以科名重也。夫抑以忠節重也夫。

許琰傳

許琰。字玉重。蘇州吳縣人。弱冠。補邑諸生。年十七。剝臂療母。張氏疾。母與內戚某割襟爲聘。後其家中落。有富家欲以女娶公者。時公母已亡。公不欲母寒盟地下。率就原姻。生平磊落不羈。少可多怪。對知己飲酒酣。則狂歌清嘯。每云。士窮見節。苟值其時。豈可恤死錯過。甲申四月。京師變。至。公素鄉居。聞之。驚且疑。踉蹌入城。至弟璜家。問之。果信。乃仰天大慟。誓不與賊俱生。自念力難殲敵。必得卿大夫同心戮力。毀家募士。樹義旗北向。因徧叩羣公門告之。莫有應者。然徬徨欲歎。誓從先帝九原。爲厲鬼殺賊。五月。午日。過友人家。見几供葵榴。愀然不樂。復出蒲酒相勸。公怒。擲杯子地。厲聲曰。今何時哉。我輩讀聖賢書。明大義。覩顏且夕。已非所安。猶欲飲食燕樂。如平日乎。拂衣竟出。于時巨室相率挈妻子。攜輜重。竄避湖山間。公是日歷走其家。罵之初九。諸生聚哭明倫堂。縉紳孝廉。或至。或否。或縞素。或常服。甚至有張蓋者。衆羣諍且詈。公乘杖躡踊。哭泣盡哀。十一。諸生猶哭臨。御史某來謁文廟。鼓樂導從。吉服而入。公望見。大駭。率諸習禮者趨而前。褫其袍帶。責以大義。御史惶悚謝罪去。南都以是月初三。卽監國位。遣使布告天下。顧自

三月十九先帝賓天。至五月十二。已踰五旬。朝廷尚未發喪。公歎曰。吾本草莽臣。旣與諸生私哭學宮。心已盡可過死矣。乃題詩曰。正想捐軀報聖君。豈期靈日墮妖氛。忠魂誓向天門哭。立乞神兵掃賊羣。至夜自縊。家人力救得。不死。及旦。密往福濟觀真武廟。暗室投繯。羽士陸某。聞屋中有聲。亟出解之。問其里氏。不對。固留之。不可從。送還。又力卻之。獨步出閭關。臨河而歎。謂城市濁流。不足投吾軀。且人多。必見阻。遂折而南。至胥門。見河廣流深。曰。此胥江也。吾其畢命于此。與伍相國忠魂上下。怒濤乎。遂躍而入。適齧藩泊舟江干。遙望見。遣人馳救。復不死。王召公問故。時公徧身寫崇禎聖上四字。宛轉哀號。告王以情。且言君仇不可不報。京師不可不復。逆寇不可不誅。臣子不可不死。吾之爲此。非惡生也。特以愧今之食其祿而不能死其難者。王大義之道。旁觀者如堵。適友丁鉞。武至。強挾歸。家人知其事。咸固守之。欲伺閒死。不得。益怒甚。遂晝夜號叫。絕粒。勸之食。堅不受。但飲杯酒。曰。聊以澆吾礪塊也。五月十九日。語以哀詔。至。就庭中北面。向叩天哭。失聲。遂絕飲。并不復言人閒事。及身後。計有慰解者。曰。公何自苦。張曰。聖天子如此。慘逝。吾何忍下咽。廿八日。餒甚。作嘔。口授一絕云。半生磨礪竟成空。國破君亡值眼中。一個書生難殺賊。願爲厲鬼効微忠。六月朔。胃枯嘔盡。繼之以血。親知以淡飲勸進。怒而大呼曰。汝等欲吾偷生耶。竟嚼爛唇膚。初二日。血又盡矣。喉腫甚。吐舌寸餘。初三日。申時。向空三呼。先皇帝。瞑目浩歎而逝。時年蓋五十有一也。同人邱民瞻輩。爲之治棺殮。私謚曰。潛忠先生。一時會弔者。幾數千人。著書六卷。授丁鉞。武南。京贈公以翰林院五經博士。與湯文瓊並祀旌忠祠。

代皇帝遜國。無位自沉者。有東湖樵夫。史逸其名。然安知非通侯重臣。變姓易字。慮禍及宗族。故以

死滅跡。未必真書生殉國如許公也。唐祿山之變。甄濟引頸待刃。宋德祐之亡。太學諸生徐應鑣。舉宅自焚。庶幾與公頡頏。夫濟不死。臣祿山。應鑣不死。亦將就食易姓之祿。豈若南都定鼎。正朔如故。公尤可以無死哉。然則公與湯公。真今古獨絕矣。

計翼明

翼明家貧好學。博覽羣籍。醫卜自給。終身不娶。嘗居吳門作畫。自號青霞散人。甲申之變。痛哭絕粒死。

余友周小宗。嘗梓此於類書。內公與許公同遇國變。同爲吳人。同不食而死。許公已錫祀典。而公事顧少傳者。嗟嗟。士之湮沒不彰。甯有旣哉。

陳士奇

陳士奇。字平人。福建漳浦人。誕自庚寅。少讀騷。庚寅吾以降。曰。我生定之矣。勒其言以自表。方弱冠。有文名。天啓乙丑。登進士。授中書。假歸。庚午。遷禮部主事。壬申。陞粵西督學使。單車就道。襆被蕭然。遭父喪歸。甲戌。補重慶兵備。乙亥。轉貴州提學。復丁內艱。庚辰。起贛州兵備。贛故賦地。公一塵不染。而石城甯化之頑獷。搆訟十年。公至。訊劈之。遂成虞芮。贛人立祠祀之。辛巳。督學四川。驅車日。卽矢諸神明云。寧劊吾身上肉。毋塞彼寒士門。謝絕干牘。得士最盛。時有學憲廣文之謠。壬午七月。特擢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公念時事交訌。天子焦勞。食無兼味。行無供帳。門無私覲。而一意繕城治具。以備不虞。冬十月。松藩邊兵以索餉叛。聚衆數萬。莫之敢撓。公嚴詞正色。諭以禍福。衆皆就撫。時蜀中騷黃賊盤踞有年。蠢動川之東北。公先後與道臣陳公其赤。葛公微奇。郡守王公行儉。巴令王公錫。營將趙榮貴等。凡殺賊于重慶順慶定遠。

設奇夾勦。大獲全勝。斬首凡一千七百餘級。生擒賊魁馬超。一斗麻。代天王等二十餘人。所救難民。以數萬計。猛黃膽喪奔逃。他徒相戒。謂陳撫軍勿可犯。其爲敵憚如此。土寇彭長庚等。聚衆殺令公。設計捕殺之。得其渠魁數百人。置之法。而峽江洪雅。聚衆殺尉。尉固貪墨。致變。公謂罪不在民。遣將往諭。而縣民皆就縛。請死。公斬其倡首者。而餘得全活。又蜀素苦白蓮教。公以若輩尙不害人。雖下急之。適驅虎歸山耳。選將趙榮。忠以牛酒招之。其黨遂散。癸未十二月。有旨召公別衙門用。而推代無人。加以闖賊破陝。鄰封岌岌。漢中瑞王。避亂入蜀。鎮將趙光遠者。跋扈將軍也。挾兵二萬餘爲衛。并秦民逃奔者。又數萬突。至保寧。蜀省大震。公不憚千里。單騎赴保寧。而鎮兵驕悍。視蜀爲弱肉。欲得餉而蠶食之。公大聲呼曰。兵以禦暴。退守平陽關。以爲吾捍衛。方宜饗食。吾不惜二萬金以給之。若徒頓此。以洵風鶴。吾頭可斷。餉安可得哉。趙知不可撼。乃退兵平陽。而與瑞藩約三千騎入。諭民以無譁。至甲申四月。始以川北道龍文光推代。公方作歸計。而聞京師告變矣。時獻賊憑陵。突入夔州。公念國仇。義不俱生。遣水師曾英。以火攻殺賊于忠州。擊沉其舟百餘號。賊死以千計。又遣趙榮。貴禦賊于梁山。奮斬三百餘級。所獲驛馬弓箭無算。賊恨悉衆來攻。六月初八。破涪州。或謂公已謝事。可去。公不可。據重慶以待之。而權已去。手徵石柱土司援兵。不至。與守令歃血爲死守計。七日。賊以百萬至城下。公解行囊佐軍需。日夜登陴。衣不解帶。以火罐滾砲擊死賊無算。民無逃降意。至二十夜。黑雲四布。賊掘地窰于城角。藏火藥數十筩。晨起。以火箭齊射藥處。火發。地裂。城遂陷。賊湧入。公被執。獻忠好言勸降。公厲聲曰。吾大臣也。恨不從先帝左右。今死社稷。吾願也。豈有降賊之顏乎。平原乎。速割吾頭。無他言。痛罵不屈。獻大恚。命曳出支解。死。忽震雷四發。烈風暴雨飄。

瓦吹沙。大木盡拔。操刀者自相砍。逆獻驚仆。時遇害凡九人。瑞王與從駕守道陳繯。重慶府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新撫龍文光。及諸將領。事在六月二十一日。越日賊盡取渝民。斫其臂。合三萬七千餘人。

論曰。獻賊殺戮之慘。固黃巢後所未有也。獨是公以謝事之巡撫。守必陷之危疆。蓋其忠義性成。自讀騷時已定之矣。豈有降賊之顏平原。壯哉言乎。凡登朝食祿者。曷不共聞之也。

吳繼善

吳繼善字志衍。南直太倉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慈谿知縣。丁母憂。未之任。壬午。服闋。補成都。成都在萬里外。時荆襄陷沒。江鄂道斷。賓客遂巡勸少留。公謂此君命也。人臣守官。其敢以利害辭。乃歷艱險入蜀。卽日啓蜀王。請發帑金爲備禦計。當時蜀事已棘。而藩府金積者數百萬。王怪不應。公貽書吳太史偉業。謂事必不可爲。誓必死于此。甲申。城陷。公被賊執。罵不絕口。鬻而割之。配周氏子孫。俱同殉。僕五郎者。幸免矣。奮曰。吾主與主母已死。義不忍獨生。亦慷慨罵詈。盡于主側。一門死者四十餘人。時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公博聞辯智。風流警速。于書一覽輒記。下筆灑灑數千言。家本春秋。治三傳。通史漢諸大家。繼又出入齊梁。工詩歌。善尺牘。尤愛圖繪。有元人風。下至樗蒲六博。彈琴蹴鞠。無不畢解。當是時。張公溥以古學振東南。海內文士。絡繹奔赴。公性好客。日具數人饌。賓至如歸。每三爵後。詞辯蜂起。雜以諧謔。輒屈其坐。與同宗偉業。克孝。國杰等。以文行相砥礪。生平負志節。急人患難。其成進士也。會里中兒刊章告密。溥爲所搆。勢張甚。公獨銳身爲營救。卒以免。家居侍太公疾。視湯藥。浣廁。衣不解帶者數十日。父旣歿。哭泣

喪葬。物盡備志。人稱曰孝。事長兄。待二弟。友無閒言。伉爽曠達。不拘小節。嘗遊黃山。凌絕頂。慨然長嘯。謂今天下將亂。大丈夫習勞苦。任艱難。爲國家驅馳奔走。有如此遊矣。其銳志強濟如此。公死無子。國杰經紀其喪。以少子主其祀。

按此據吳偉業所撰而傳之。他書有言其降賊者。當再攷。

搖烈孝傳

女搖氏。小名全哥。蕭山人。父士忠。官參將。女生而美姿容。寡言笑。女紅精好。尤知大體。年及笄。未字人。甲申三月。京城陷。有僞權將軍。欲納女爲配。女矐目大叫曰。頭可斷。身不可辱也。賊不聽。乃刑辱其父母弟。妹。必欲得女。方已。女大哭曰。女生不能孝侍父母。友愛弟妹。今因女一人而斬搖氏之祀。女罪愈深。奮身觸柱欲死。爲衆抱持。女慟哭絕粒。賊怒甚。愈加凌虐。囚其父。求死不得。一日。乘閒同父及母鮑氏暨弟妹等。俱自縊死。賊歸見女顏色不變。恨其生不從己。欲污其尸。尸忽動。賊驚避。尋知女實未死。喜甚。復好言求合。女佯許之曰。若殮葬我父母弟妹。方從爾。不然。我卽刎死。賊信其言。乃厚葬之。事畢。女持刀哭罵。將自刎。賊大怒。奪刀亂刺。頃刻而斃。

潘鵬妻妾

潘鵬家資數萬。開生藥坊。妻徐氏。宛平孝廉女。妾楊氏。臨清妓。俱美麗。相得甚歡。每遇花晨月夕。筵間悅洽。楊氏揮撥冰弦。令人神情飛舞。及京城陷。鵬對二人大哭。徐氏曰。賊兵姦淫日甚。我等有死而已。卽取砒霜入酒。與楊約曰。事急與子偕飲。忽兩賊至。鵬匿天花板內。賊見二女美。宛轉求歡。徐取酒置几上。賊

喜斟酒勸徐立飲而盡面赤身倒楊曰彼素量窄賊復勸楊曰天性不飲若將軍有意請滿飲此杯大觥勸賊賊見壁間琵琶問楊能彈否楊卽彈以侑酒二賊大悅把酒暢飲須臾毒發腸痛流血死鵬急躍下以羊血灌徐得甦徐曰均爲毒酒我得不死意者其天乎鵬曰固也然亦砒石性重下沉汝先飲且少更得羊血解之是以無恙若二賊則促其亡非由人巧也因集珍寶詭作男飾他避後吳三桂兵至始得遁出京師云

張氏擠賊墮井

城外女子張姓賊見其美欲淫之女給曰我渴甚取水飲我賊信之至井所女乃奮力擠賊墮井女得奔脫

張氏投井吳烈婦

婦張氏京師長班吳奎妻也德色皆備家雖貧屋宇掃除甚潔數賊至欲主其家婦伏宅後水中賊去乃歸尋夫一賊已據其室矣猝見婦美遂留寢與之淫比賊熟睡婦微聞叩門聲知其夫至乃潛啓門迎入以刀刺賊死取其財物而逃道旁遇井婦泣曰烈女不更二夫昨之偷生不死者慮君飢寒失所耳今旣獲一面又有所得死甘心矣奎力阻之婦曰君卽不罪妾妾何面目偷生于世乎竟投井死

王氏嚼斷賊舌

烈婦王氏歸吳信世居京師齊化門外貨綢爲業烈婦色麗而性剛賊數十人至縛信拷掠欲逼千金偏體皆傷烈婦知不免閉門自縊一賊劈門救甦見其美強姦之烈婦嚼斷賊舌賊怒剖其腹死賊含血奔

竄口不能言。時諸賊方在外庭拷信。見噴血。賊趨出。咸以爲信家有祟。棄之逃去。信得脫。斷舌。賊不能食而死。以爲烈婦索命云。

李寡婦以湯沃賊

李氏姑媳皆寡居。一賊入其室。索酒飯。見婦艾。調戲之。婦曰。將軍遠來。想已飢渴。遂置酒與賊。暢飲。賊盡醉。酣睡去。兩婦卽烹湯一釜。先佯呼之。賊俱不動。復擲銅盆于地。賊亦駭臥如故。遂以麻索縛其手足。然後老婦以滾湯澆其頂。少婦以鎗刺其喉。賊痛極。暴跳而死。

梁氏雙烈投井

烈婦梁氏。真定人。都諫素洲公之女。酈廷兵憲王公原。臚配也。幼讀書。明大義。當甲申。賊破都城。烈婦與其小姑名慶者。毀容深藏。乃不爲賊所窺。及賊遁。祖姑許淑人曰。賊遁矣。我輩不乘此還鄉里。將何待。遂攜以行。踉蹌至彰義門。見婦女有爲賊所驅以行者。有與賊並行者。有騎而歌笑自若者。烈婦曰。夫非良家婦與。何恬不知恥若此。倘吾爲所掠。則有死而已。然死于道路。何如死于此地之爲愈也。許淑人曰。吾尾賊。賊不反顧。婦曰。如反顧。奈何。語慶曰。我死。姑能從乎。慶曰。願從嫂死。烈婦意遂決。視道旁有井。烈婦曰。清泉皓潔。吾與姑得死所矣。遂攜以投井。慶許賈氏。猶未成婚。

清宛梁氏。文章科第。冠冕畿南。而合門之內。烈婦烈女。一時踵出。何其事之罕見歟。然非讀書明大義。烏能如此。女子不宜識字。此言真欺我哉。

馬烈婦自刎

烈婦陳氏。父故霸州人。因隨叔徙都門。遂家宣武橋。父名應選。極篤實。田氏母稱謹馴。姊弟雁行。成三烈婦。居其次。幼小時。性淑姿雅。行端言正。奉父得歡心。代母多作勞事。姊弟閒。不有纖忽乖戾。父母珍視之。既笄。適馬應科。承上無失。御下多寬。輔其夫以勤慎。儉約處家。人大小無閒言。生一女。甫週四月。會甲申三月。賊攻都城。人心惶惶。告語者面如土。烈婦姑嫜妯娌。舉欲逃匿。以其方商略者移多。烈婦以死自矢。獨隨一小刀。無他計也。十九城陷。賊衆擁入馬家。當衢。眷屬慌懼對泣。求避處。烈婦正色告其夫云。大寇作逆。肆行搶掠。女子安所恃。惟有全身速死。有益于汝。無忝所生。且逃遁藏匿。汝等自便。夫揮涕長泣。展轉不相舍。勉慰解之。門外擾攘急。烈婦在一貯木室。色厲曰。萬一賊來辱生。則不光。死亦爲晚。抱女大哭。我死。汝亦何依。因力扼死于地。遂于地上坐。以小刀自刎。手猛刃深。過喉而絕。應科他匿得免。越數日。賊稍戢。始備棺收殮。烈婦面色如生。面痕不溜。葬于黑窰廠之東云。

人惟貪生念重。故臨事張惶。若烈婦存一必死之志。則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處之泰然。豈與優柔
陶喞者等哉。

婦人難臨。死于縊與死于水火。俱爲難事。而自刎更難。豈非與烈丈夫並光天壤乎。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誅戮諸臣

朱純臣

朱純臣字心翼懷遠人。世爵成國公。賊至獻門時守齊化門也。廿一日與陳演勸進不得入。世臣中之最逆者。吳鎮兵臨賊欲迎敵恐其有變誅之。初上未崩時諭閣札託純臣輔太子。閣中未及宣自成因此有疑純臣立命誅之籍其家。

徐允禎

徐允禎字中元。世爵定國公。與成國同誅。昔建文之難其祖以獻門獲爵。今始食其報云。他元勳戚畹罕有全者不能盡錄。

陳演

陳演四川成都井研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大學士。既罷官以多藏不能出都。先是演責治一僕僕恨之遂出首于賊言主家甚富。卽如某處有銀四萬八千兩。珠亦盈斗。賊兵如言往掘。果如數。因是垂涎不已。受刑最慘。僞相牛金星以二鐵索貫其左右手。所至牽以自隨。步稍遲皮鞭亂下。身無完膚。竟誅死。先是二月演乞休上許之。賜金幣。始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求去。然挾重貲。知都外寇盜充斥。遲遲久之。遂及于難。或云獻銀三萬兩。金三千兩。珠三斗。

余昔見樵史云賊入京演語所知曰吾昨夢于山上騎龍而飛返顧無尾客以謠言贊之演頗喜有妄志未幾遂羅禍。

魏藻德

魏藻德順天涿州籍應天上元人崇禎庚辰狀元官大學士賊點名日藻德首向自成叩頭求用自成旁揖之藻德請試題自成有所命藻德聽之不真而又不敢再請皇遽而起一日殿上唱名急呼魏藻德來見欲爲周延儒等報仇三呼藻德不應卽命速擊少頃繩繫至命送僞刑官拷打劉宗敏責以首輔致亂魏藻德曰臣本書生不諳政事又兼先帝無道遂至于此宗敏怒曰汝以書生擢狀元不三年爲宰相崇禎有何負汝詆爲無道呼左右批其頰夾二夾追出銀一萬七千兩其妻擗二次子亦二夾國變錄云與演等同誅或云自勒死又云飲水一大碗死甲乙史云四月初二魏藻德被夾五日不釋而死後逮其子云無錯置卽斬之。

予觀藻德之對宗敏宗敏之責藻德與晉之王衍石勒酷肖小人賊渠千古一轍。

大事記云藻德首向自成叩頭言罪臣某參謁臣三載新進書生叨任宰輔大明主不聽臣言以有今日自成旁揖之夫藻德庚辰狀元癸未五月入相榮貴極矣無道之言雖喪心病狂恐不忍出口也。

邱瑜

邱瑜號鞠懷宣城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至禮部左侍郎爲東閣大學士甲申三月賊偏京師十八夜集

議朝房漏四下。回寓呼其子之敦曰。事急矣。汝自爲計。吾將從事于奉先殿。敦請故。公曰。今日召對。帝言大家在奉先殿完事。因覓黃絹一方袖之。黎明入朝。見宮人狂出。詢。不知所在。而賊馬已過城矣。公走鐵匠衙。遇友人胡季宣。延之入。欲自縊。不得隙。日午。之敦至。公曰。吾死矣。我不過做幾篇文字。得高第。食厚祿。世亂。既不能匡君危。又不能救。是天地間罪人。死後當露置平子門外。以爲人臣尸位素餐者戒。不必歸葬也。敦悲泣。公曰。勿泣。人生百年亦死。若得其正。死猶生也。語云。寒疾不汗。五日而死。設去年染疫不死乎。汝當讀書。讀書以明道。要識綱常兩字。如汝弟從賊偷生。非吾子也。蓋公次子之陶。于壬午爲曹賊羅汝才所獲。霸之營中。後又歸闖。尋以自成出。與孫傳庭迎敵。之陶竊其令箭。以逃。竟穿營走出。將渡黃河。盤獲。見闖。陶罵不絕聲。賊怒。剛之時。賊屯河南嵩縣。事公尙不知。故責其偷生云。尋命敦別去。欲俟靜夜投繯。抵暮。長班引賊入胡室。執公行道。遇敦。公袖出絕命詞一紙。授之。前有詩云。百歲春光強半過。勛時力短愧鳴珂。詩書萬卷多無用。惟有先賢正氣歌。後云天崩地圻。我輩讀書明道。豈能苟且求活。一月綸扉。廿年玉署。雖事柄不由己操。而大義安可不立。畢命投繯。暢然無憾。吾兒勉旃。忠孝勿爲過傷。長途孤櫬。勢難自達。到處青山。可埋吾骨。何必故鄉。等語。是夜。賊擁至窩鋪。用兩賊幫宿。公欲求死。不得。尋執見劉宗敏。偪勒助餉。百方毒辱。賊押歸寓。乘閒服冰片而死。子之敦純孝。有聞。今流寓湖州。

忠逆史云。邱瑜。湖廣襄陽府宜城縣人。公道單注。夾死。北遊紀略注。自盡。而各單。又言與陳演等同日被害。故注誅戮大臣。而編年則云自縊死。

賊既竊踞。一時諸臣盡節。稍不決烈。卽被其拘執于朝。極刑擄掠。迫脅獻金。雖多寡不同。俱不免有

獻。獻不滿意。仍復受刑。受刑不過。遂求自盡。至此亦已晚矣。與其辱身而死。何如身死而不辱。且兼得令名也。然而議之甚易。爲之實難。人臣到此。不論後先。總之一死。則不失爲君子。

論曰。世之嘗邱公者。以其遲死被刑耳。惟是遺筆在未執之前。被執即城破之日。事與願違。尤當曲諒。若邱公者。余謂縱不得與吳橋比烈。較之井研通州輩。似難同日而語。而世顧苛求之。何與。懶道人善觀氣色。

崇禎末。京師有懶道人。每在東直門關王廟。行止無定。不言姓氏。善觀氣色。吉凶立驗。錦衣衛指揮張同方。甚敬信之。二月中。延飲與之奕。因談禍福。時京師宴然。忽勸同方挈家南行。同方曰。再二年。卽理刑矣。奈何去之。道人曰。理刑未必受刑。是實。同方猶豫不決。又一月。道人來辭。同方曰。老師云。小子吉凶若何。道人指飛鴉示曰。汝觀此鴉。墮下立死。同方曰。此不祥兆也。我得免否。道人曰。四方八面。俱是羅網。貧道前言不信。今救不得。遂往東直門外。飄然而去。同方止憂。在朝犯事。遂于衛堂告病乞假。及城陷。同方與武職二百餘人。悉斬于中吉門外。道人之言始驗。其時又有知一禪師。別載于吳易事內。茲不錄。

附記

蔡生。福建人。善天文。崇禎初年。在京師。語無錫進士唐孟津曰。甲申年有變。時不信。至是驗。刑辱諸臣。官銜列下。別于死難諸臣也。若死難者。先書官爵。而後書名。

冉興讓

冉興讓。字心淳。直隸虹縣人。駙馬官少師。夾死。

劉岱

字林岡，河南陝州人。官少傅，左都督。夾死。

冉孔悅

字師聖，北直蠡縣人。官都督。夾死。

駱養性

字太和，湖廣永州籍。順天大興人。世襲都指揮使。養性官金吾，坐贓數萬。弟養心、養志，皆受酷刑。

張國紀

字憲章，河南祥符人。天啓皇后父也。官上柱國，少傅，雲鶴服色。太康伯。父子俱夾死。籍沒。

周鑑

字明原，官都督。加太子太師。國丈嘉定伯奎之子。素有弱疾。以夾死。弟鉉，字文器，指揮僉事。都督同知。一夾僅存。又奎姪銘，字新盤，指揮僉事。都督同知。削髮遁。被獲，亦受夾。奎甥嗣子奎名鐸，一夾獻銀六百兩，俱不死。時奎房產積蓄，盡爲賊有。空手出門，尙疑諸子私殖，不免敲朴如此。勦賊無不受刑。特誌周氏一門，以例其餘。

方岳貢

字禹眇，湖廣穀城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大學士。先在松江爲知府，有能聲。以戴罪徵逋，延至十三年庚辰，無級可鐫。閏七月，徵下獄。素走聲氣，故朝中爭訟其清。擢爲山東漕運副使。十六年九月，驟陞左

副都御史岳貢上言四事。清言路以收人心。定推遷以養廉恥。責吏治于荒殘。儲將才于部伍。上是之。旋秉衡軸。功名損于治郡。京抄云。夾獻銀四千兩。布四百疋。尙拷不止。乃獻下江南策。方公頗自好。必不至此。疑出仇口。雲閒何剛等辨揭。謂公屢自縊不死。賊騎擁去。逼降。公不屈。詈不已。遂極拷掠。凡二日夜。搜寓所。僅得布袍五襲。犀帶一圍。欽賜元寶二錠。賊大詫曰。閩老何一貧至此。于是獨不釋公。繼而李賊問夾者何人。賊黨指公名。李曰。方某清官。安得有金銀。始得釋。公見東宮。慟哭。東宮曰。先生救我。公曰。臣當忍死以護殿下。賊怒。于是格不得通。及四月十三日。賊忽擁太子出都。十七。喧傳太子墜馬死。公撫膺大叫。遂勺水不進。二十六日。整衣冠絕吭而死。又似有意爲方公周旋。蜀人吳邦榮國變錄。註夾二夾完。賊三千兩。不死。留用。他單又有註同。陳演戮死者。均不可信。意受刑之後。恥爲賊用。而自引決耳。

李遇知

李遇知。陝西籍。四川人。萬曆三十八年庚戌進士。官吏部尙書。大事紀云。遇知夾二夾。撈一撈。追出銀四萬六千兩。夾死。

雷躍龍

雷躍龍。雲南籍。應天上元人。萬曆廿三年乙未進士。官吏部侍郎。夾二夾。

沈惟炳

沈惟炳。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官吏部左侍郎。夾二夾。

張維機

張維機、福建晉江人。天啓乙丑進士。官吏部侍郎。夾二夾。頭箍一箍。仍夾其僕二夾。奪賊刀自刎死。見國變錄。

能奪刀自刎。可謂烈矣。惜乎其晚也。

金之俊

金之俊。字豈凡。浙江嘉興人。萬歷乙未進士。官兵部添設右侍郎。出撫昌黎。被獲。夾二夾。不死。後爲大清朝宰相。此公頗有濟經之志。甚爲惜之。甲乙史云。三月廿七。金之俊輸銀百兩。健兒夾之于室。相與朋飲。

陳必謙

陳必謙。南直常熟人。萬歷四十一年癸丑進士。官工部侍郎。夾二次。傷。被幽。同幽者展轉歎息。公枕一石塊。寤寢如常時。今逃歸。公居鄉。素有清正之譽。鄉人聞變時。皆策公必死。北來初單。亦注死難。後乃大失人望。歸後。遇土賊。傷其掌。指狼狽而免。歸數日。病死。惜哉。

王正志

王正志。北直河間府靜海縣人。崇禎戊辰進士。官戶部右侍郎。督運西路。國變錄云。夾二夾。其子亦一夾。二拶。或開入從逆。

張忻

張忻。山東萊州府掖縣人。天啓乙丑進士。官刑部尙書。

方拱乾

方拱乾，南直桐城人。天啓戊辰進士。官左諭德，兼侍讀。聞城破，尚臥床上，引刀割鬚，未及半，爲家人抱持旋止。竟爲賊執。方以美婢四名賂賊將羅姓者，得免夾。隨爲何瑞徵、楊廷鑑力薦，可爲宰相。蓋瑞徵乃其同年，廷鑑其門生也。方家眷悉住廷鑑寓中。四月初三夜，僞尙書張琦然騎至方所，深談良久，云不日大用。老先生無過慮。此係方一小童逃回南都所言。小童甚俊，羅將復欲得之，方已許贈。此童畏賊逃回，時方尙未實授官，但青衣小帽，額貼黃紙順字耳。

胡世安

胡世安，四川成都井研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少詹，侍讀。夾二夾。

衛允文

衛允文，字紫菴，陝西西安韓城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諭德。以削髮被獲。夾二夾。

楊昌祚

楊昌祚，南直寧國宣城人。崇禎甲戌進士。官翰林院左中允。以剪髮。夾二夾。

林增志

林增志，字任先，浙江溫州瑞安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以削髮。夾四夾。甚慘。

宋之繩

宋之繩，南直應天溧陽人。崇禎癸未探花。官翰林院編修。削髮被獲。以楊廷鑑周鍾力薦于王旗鼓，免夾囚之。

李士淳

李士淳，廣東潮州程鄉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夾四夾，甚慘。

方以智

方以智，南直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院簡討。充定王講官。聞變，走出。遇蘇人陳伯明，倉卒通名，相與歎泣。潛走祿米倉，後夾街，見草房側有大井，意欲下投。適擔水者數人至，不果。陳留至寓所一宿。次早，家人同四卒物色及之，則家人懼禍，已代爲報名矣。四卒挾往，見僞刑官逼認，獻銀若干。後乘間逃歸。公字密之。大清朝至，祝髮不仕。康熙五六年閒，居江西廬山開先寺。一時官民敬禮之，稱大和尚。氣象雍和，不似昔年講官時嚴肅也。

萬發祥

萬發祥，江西臨江新喻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國變錄云：庶常俱留用，無夾者，萬以塗面粧髻，遂不免。

朱徽

朱徽，江西南昌進賢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刑科給事中，或開從逆。

彭瑄

彭瑄，湖廣永州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工科給事中，或開從逆。

馮登垣

馮登垣，江西瑞州新昌人。崇禎庚辰進士。官浙江道御史。

吳邦臣

吳邦臣，浙江紹興山陰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山西道御史。

鄭楚勳

鄭楚勳，福建興化莆田人。天啓甲子舉人。官雲南道御史。

曹溶

曹溶，字秋岳，浙江嘉興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子聞公留心著述，欲訪之。

吳孳昌

吳孳昌，河南籍，江西南昌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以削髮，夾二夾。

楊元錫

楊元錫，字康侯，福建泉州晉江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吏部主事。十三歲登科，十四歲登甲。榮踐天部。人共羨爲仙佛再世，乃亦包羞忍辱至此，惜哉。或注從逆。

張鳴駿

張鳴駿，字廣陽，福建漳州龍溪人。崇禎庚辰進士。官戶部主事。

陸禹思

陸禹思，南直溧陽人。崇禎庚辰，特用官戶部郎中。或開從逆。

彭敦歷

彭敦歷南直丹陽人。崇禎庚辰，特用官戶部主事，或開從逆。

朱芾煌

朱芾煌，湖廣王開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部郎中。

劉若宜

劉若宜，南直懷寧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兵部主事，非也。懷寧屬鳳陽府。

陳鵬舉

陳鵬舉，湖廣黃州麻城人。天啓丁卯，舉士官刑部員外，不投謁，被執，見僞刑官，叱使跪，不屈。椎擊亂下，幾斃。家人願以身代死，賊義而釋之。

主忠僕義，刑辱中不多見者，宜表而著之，不得概與衆伍而沒其品也。

李逢申

李逢申，南直青浦人。萬歷己未，進士官工部郎中，夾三次，或云死。嵩人以逢申與朱積作對，云朱帝豪塵，只爲邪臣早服。李兇張餞，皆因甲歲逢申早服，乃朱積字也。

聶一心

聶一心，四川敘州富潤人。崇禎庚午，舉士官工部郎中。

潘國春

潘國春，浙江紹興餘姚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工部員外郎，或開從逆。

趙士錦有櫟

趙士錦南直常熟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工部主事

鄒逢吉

鄒逢吉江西湖口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工部主事夾死

申濟芳

申濟芳南直長洲人官生官兵部主事不投謁爲長班所首被執賊謂相國之後必多著而濟芳實貧夾損一足與陳必謙同幽一兵房中是夜死者數人申亦與焉守兵以告有令各發會同館兵于死者每加五棍而後發申移至館館主人見其喉閒翕然微動灌之有氣適家人來共省視乃復活問其受棍時全然不覺惟第五棍稍似有物及身耳甲乙史云四月初九東報已急賊人隱之在塾者盡釋惟留申濟芳數人各予繩自縊死後各人加五棍濟芳昇歸入殮復蘇

孫從度

孫從度北直保定清苑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太僕卿國變錄云夾四夾追銀四百兩死于家

甲乙史云祭酒孫從度居金臺會館病臥有羅將軍來居孫遣僕持名刺致意羅大怒即騎入內驗疾孫妻素悍迎而罵之羅命以鐵索繫其頸并昇孫過己寓拷訊孫立斃妻七撻百敲十指俱斷乃招承史藻寄寄多金得七千兩獻于自成由是翰林皆坐餉萬金此三月廿三事

官衙及事與前稍異姑存之以俟攷

劉明僕

劉明僕，山東東昌恩縣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中書科掌科事。以削髮，夾二夾。

陳翔

陳翔，福建福州閩縣人。崇禎癸未進士。官中書科。以削髮，夾口夾。

郝傑

郝傑，順天籍。陝西延安綏德州人。崇禎丁丑進士。官行人。以削髮被夾。

謝子宣

謝子宣，浙江寧波鄞縣人。崇禎癸未進士。官行人。以削髮觸怒，夾三夾，幾死。

劉中藻

劉中藻，福建福州府福安縣人。崇禎庚辰進士。官行人。素有文名。以抗言願歸籍，觸賊怒，被夾。

後中藻仕于永歷。己丑，大清兵至福寧。中藻勢窮自縊，亦殉難之臣也。

龔懋熙

龔懋熙，四川重慶江津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太常寺博士。

沈浣先

沈浣先，南直崑山人。舉人。官武學教授。夾損一足。追銀五百兩，廣貸始足。

國變錄尚有鄭逢蘭、范方，俱注夾。一日夜死。蔡國光、曹惟才，俱注夾。一夾，何肇元，注夾。一夾，逃。復被

執李起龍，註削髮夾。他單所無，附以俟考。又有楊若橋、汪光緒，拘繫未夾。又云：廿一日，點百官名畢，不及冷員廿三至廿五，逼拏各官拘繫，亦不及冷員一人。惟呂兆龍廿三以投水，廿七陳翔、劉明漢、郝傑、李起龍、謝于宣，以削髮。劉中藻，以抗言觸怒，并拘繫夾之。其他冷員被收者，皆由賊兵橫執，不在點單之數。

劉有瀾

予已書入前卷殉難內，此不錄。

幽囚士大夫，用夾棍逼取金錢，此古今未經見之事，亦古今所未有之慘。然賊非有親近于用之臣，而有仇怨于不用之臣也。在點名時，士大夫之自欲用與不自欲用耳，而夾亦有二：在要津流華者，則夾其銀，而在冷員閒散，有觸其怒而夾之者，有已受夾完銀，仍求用者，有已削髮而賊必不用之者，有寧忍受夾，而不肯到吏部報名者，人品攸分，為竝存之。

幸免諸臣

周奎

周奎，字雲路，順天籍，南直人，以國丈封嘉定伯，性甚吝，內豎奉旨勸助，止輸萬二千金，賊信急，各府俱遷其貲，惟奎晏然不動。城既破，有兵數人到府，奎厚犒之，即去。已而有賊將張姓者至，踞其室，奎夫人卜氏，姑媳皆自縊，卜即先后所自出也。諸子皆縛去，兵士辱奎特甚，復有權將軍李至，張避去，李見奎謙讓之極，頗憐之，乃以小屋數間撥與，幸免于刑死。子鉉，夾未死，幼子鏗、鍾、孫澄、清、澤，俱存。外傳奎獻太子以求

免。都中絕無此語。出自彼親戚之口。大都以吝招謗耳。一云李牟數奎平日鄙吝。責令負薪擔水以辱之。殉難實錄云。周奎正在求死就縊之際。被賊擒去。送僞刑官。三夾不死。坐賊七十萬。府第藏庫什物田產俱沒入。將軍李牟據其宅。幽嘉定伯。

三說不同。並存俟攷。

董象恆

董象恆。南直華亭人。萬歷己未進士。官巡撫。從獄中擬充餉贖罪。釋出遁。

周亮工

周亮工。河南祥符籍。江西撫州金谿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御史。以知縣行取御史。命已下。見勢迫。不任而遁。

鄭二陽

鄭二陽。號潛菴。河南開封鄆陵人。萬歷己未進士。巡撫安寧池太等處。僉都御史。從獄中釋遁。

曾櫻

曾櫻。號二雲。江西峽江人。萬歷丙辰進士。官巡撫。從獄中釋遁。

施元徵

施元徵。南直無錫人。萬歷己未進士。官副使。從獄中出。有賊將魏姓者。是其年家。與一令箭。父子南歸。途中因而獲財。有令箭。故求其帶南耳。

曹鼎臣

潛藏不出。

張伯鯨

張伯鯨字滙海。南直奉州人。萬曆丙辰進士。官兵部左侍郎。遁最早。

王都

王都。浙江嘉興崇德人。天啓乙丑進士。官太常寺少卿。

汪惟效

汪惟效。南直徽州祁門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工科都給事中。

楊爾銘

楊爾銘。四川敘州府筠連縣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廣東道御史。

周仲璉

周仲璉。浙江湖州長興人。崇禎甲戌進士。官禮部郎中。削髮爲丐僧而遁。進士程源曾遇于途。相向慟哭。

蔣臣

蔣臣。南直安慶桐城人。薦舉。官工部主事。削髮遁。

程子奇

程子奇。江西饒州浮梁人。天啓丁卯舉人。官國子監學正。

錢國瑞

錢國瑞原缺

知縣。行取在京。

程兆科

程兆科。江西廣信府人。崇禎癸未進士。新選行人。

談貞良

談貞良。浙江嘉興人。崇禎癸未。以五經中式。

魯五典

魯五典。南直太倉人。崇禎癸未進士。

宮偉鏐

宮偉鏐。南直泰州人。崇禎癸未進士。

史夏隆

史夏隆。南直宜興人。崇禎癸未進士。

王崇簡

王崇簡。順天府人。崇禎癸未進士。

施璩

施璩。浙江湖州府歸安人。崇禎癸未進士。

林 飭

林飭福建福州福清人崇禎癸未進士。

嚴 通

嚴通福建福州府人崇禎癸未進士。

右進士俱候選。

從逆諸臣

語云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夫一念之違且有常刑况公然拜舞賊庭汚其僞命者乎所以然者以貪生怖死之心用觀風望氣之志方其苟且圖活亦迫于勢之無奈迄乎周旋匪類反幾幸賊之有成肝腸既已全易要領尙保無恙乎始焉封疆失事每每及于寬政馴致諸臣習于苟免卽靦顏從逆可幸無誅人心一變至此當事者不盡破私情大伸國法恐人倫從此遂晦也第流言互異寧無虛實之差喜事競傳或出愛憎之口載名惟有信耳定獄尙有精心此則於廷尉之事矣。

楊觀光

楊觀光山東登州招遠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右庶子兼侍讀僞禮政府右侍郎與梁兆陽葉初春俱迎闕而授職國難紀云五月初十日賊召觀光入文華殿問郊天何以不茹暈酒不近女色不行刑亦有說乎楊叩頭云天人一氣所感不茹暈酒欲其心志清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靈爽不行刑欲養天地慈和之氣以感格上穹賊云有理有理先生說得是以後先生嘗進來講講留坐待茶辭出打恭自成送至簷下

亦答恭先于廿四日召一次。語不傳。此則四月初二也。甲乙史云。是日。觀光持門生刺見劉宗敏。四轎開棍。儼然都堂。四月十三。觀光以家眷隨而出。至望風臺被殺。

楊汝成

楊汝成。南直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官禮部侍郎。兼侍讀。北來單先開以老釋歸。後開以刑死。國變錄云。夾一夾。以古玉金壺等物託周鍾送王旗鼓。仍授職。而本鄉有討逆單。敘甚詳。縱不無粧點。而從逆近真矣。

公討檄注云。汝成祖宗世列簪纓。父子踵接。翰林苑枝起。其族姪也。汝成初欲得館元。以三千金欠票送顧謙謙。恐不信。央陸伯符作保。背不全還。伊子顧台砥屢次索之。繼以金便壺挽崔呈秀進魏忠賢。遂得收爲義子。典試江右。價定四千。及丁丑科。汝成爲首房。第三題乃賢者在位三句。係汝成所擬。因汝成先將題招搖遍賣。都中共知。迨賊破京。汝成先以妾數人送劉宗敏。牛金星。故得不殺。上表有云。陛下問罪燕都。威行夷夏。弔民江左。澤及昆蟲。伏念臣汝成。衰殘無力。願爲放牧之牛。摩頂知恩。甘效識途之馬。其門生口青縉。已降賊。呼劉宗敏爲恩主。預求寬典。又力薦于牛金星。得列春卿。見周鍾言一統已定。獻江南戶口數賊。乃存問其子時奇。時亮。時憲。并奴宋慶等。尤希心內應云云。

項煜

項煜。字仲昭。號水心。南直吳縣人。天啓乙丑進士。官少詹。兼侍讀。僞太常寺丞。賊黨黎志陞。其甲戌所取。

士也。國難錄云：時京師傳言黎爲賊腹心，薦煜大拜，煜卽昌言于衆曰：大丈夫名節旣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魏徵管仲可也。及授太常，意氣沮喪，奉僞命祀泰山，驛馳過山東，始變服遁，逕走南都，欲入班，被逐，煜素巧宦，初在魏黨，旋媚東林，求脫，遂復故物，家起華門，驟致奇富，所居爲假山，徐氏名產，捐萬二千金得之，以詞林清修之席，而一居之侈，己如此，其品可知，種怨里閭，化爲煨燼，哀哉。

何瑞徵

何瑞徵，河南汝寧信陽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少詹兼侍讀，賊考選首名，授僞宏文館學士，教習庶吉士，與韓四維、楊廷鑑、周鍾、魏學濂、領班勸進，朝賀最先，後從賊西遁。

甲乙史云：四月初四，賊以何瑞徵掌宏文館，瑞徵斂庶常裘希度等銀，請牛金星至，署飲到任酒。

陳名夏

陳名夏，字伯史，南直溧陽人，崇禎癸未會元探花，官編修，兼戶兵兩科都給事中，一妾京師人，聞變，送妾歸母家，因匿焉，後得煤山兇信，自縊者再，輒爲妾家救，潛出謀遁，逢覘賊束縛，赴僞都督劉值，不在，解僞刑官王所，王遙見，呼曰：公得非溧陽陳伯史先生乎？陳曰：然。王解所縛，揖之曰：先生識某否？曰：不識也。王乃山西諸生，數年前曾南游，無所遇，至溧陽，陳會留一飯，贈程五星，久已忘之矣。至是，王述其事，留寓中，飲食之，陳涕泣求去，王曰：先生大名在外，去將安之？留此，當有大用。陳必不可強，留三日，潛出，復爲賊黨所物色，陳自言王君見釋，再押見王，王曰：吾固言之矣，去必不免，因復留之，會兒女姻家宋之繩被夾，稱貧，賊曰：汝父方解餉至都，安得云貧？宋父劾爲監軍道僉事，宋急引親家陳以爲證，王并寬宋刑，于是

陳通賊之名大著。又以王薦授編修。陳不肯就。日夜求歸。王乃贈其行費。陰護出城。故陳歸最早。陳以一飯一程之故。以此免死。亦以此蒙惡。豈非天平。陳自有辨揭。并不敢明言其事。余得北來一友述之甚悉。然諸單開入從逆。未敢擅爲出脫也。姑附所聞。以俟公論。大清朝初。陳爲宰相。後以事死。

韓四維

韓四維。順天昌平州籍。河南嵩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諭德。願輸銀二萬。求爲國子監司業。不得。止授僞宏文院修撰。按司業有何大佳處。而費多金。不過借題媚賊耳。賊亦鄙之。降爲修撰。不亦恥乎。此詞林中。最無行者。

庚辰十月。觀音山僧語予云。大清朝時。四維寓蘇之觀音山。恣甚。山中各靜室僧。莫不詐害。俄而座主某。因有大事詣其家。欲避之。且乞銀少許。韓僕辭云。在觀音山。及往山訪之。又辭在家。座主大怒。曰。吾拚一身拔他罷。因詞連四維。拘至南京。下獄。獄卒以九鏈繫其頸。地俱青石。四維無銀使用。凍餒甚。一夕而死。

楊士聰

楊士聰。山東兗州府濟寧州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諭德。僞戶政府少堂。徐凝生國難紀云。親見門粘欽授官銜。或聞刑辱。

高爾儼

高爾儼。北直河間靜海人。崇禎庚辰榜眼。官編修。僞宏文館修撰。

楊廷鑑

楊廷鑑字冰如號靖山南直武進人崇禎癸未狀元官修撰剪髮欲遁不得降授僞宏文館修撰睹記僞相牛薦楊與周鍾草詔兩人互相爭草幾至攘臂

以狀元而至此載之青史不亦羞乎然則名者造物所忌也惟有福者能享之

張之奇

張之奇江西建昌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簡討僞宏文館編修各單俱同惟國變錄注順慶府尹

劉世芳

劉世芳陝西延安膚施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簡討僞宏文館編修公道單注府尹誤

梁兆陽

梁兆陽廣東廣州府番禺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簡討僞兵政府侍郎二十首倡助餉之說與同志求仕者各寫五千金託宋企郊先投手本廿三即召見叩頭云先帝無甚失德以剛愎自用故君臣血脈不通以致萬民塗炭災害並至闖賊云朕只爲這幾個百姓故起義兵兆陽即叩頭云我皇上救民水火自秦入晉歷恆代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箠食壺漿以迎王師真神武不殺直可比隆唐虞若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盛世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殊恩闖賊大喜留坐待茶意甚款曲辭時朝上打恭賊亦向下打恭兆陽平身賊尙未起乃復打恭出語門生貢士伍世魁因傳于衆復再召一次語不傳兆陽字皆林

趙玉森

趙玉森，字君立，號月潭，南直無錫人。崇禎癸酉舉人，專心邊策。及庚辰，登進士，召對，應答詳明，問及邊事，既對且泣。先帝以爲能，親拔翰林簡討。時謂欽賜翰林，始出封籓，衆頗榮之。本鄉公揭云：十九至馬君常太史寓一看，回至同鄉王孫蕙寓所，王云：百行孝爲先，君家有太公在，且全個孝罷。遂相攜詣賊，報名，途語張琦、秦沂，與語意合，乃握手同往，僞四川內江縣令。玉森與宋企郊有舊，求改選山東近地，許之。

周鍾

周鍾，字介生，南直金壇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僞宏文館簡討，賊中深慕其名，呼爲周先生，勸進表實出，其手逢人便誇牛老師，極爲歎賞，不止。李密謬斥僞朝而已，同館多含涕忍恥，幾幸生還，惟鍾揚揚得意，乘馬拜客，屢顧梓官，揮鞭不顧。一時輩中猶腹誹之。三十年，雄踞文壇，聯屬聲氣，一旦名節掃地。書林選刻刊落名字，文章一道，尙可信乎。甲乙史云：三月廿三，庶吉士周鍾、魏學濂，有請葬先帝公疏，投文諭院，顧君恩、君恩云：諸君亦是好名之事，俟牛相來自奏，卽碎其牘。周鍾者，故金壇名士，爲復社之長，牛金星見之，呼曰：此周介生先生乎，命作士見危致命論，大稱賞之。鍾逢人自誇牛老師知遇。

沈國元大事紀云：勸進文有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甚至斥先帝爲獨夫，有臣子萬不忍言者，傳爲鍾筆。又有存杞存宋句，龔鼎孳向人曰：此語出吾手，周介生想不到此。

國元又云：人之志趣，無不可以先見其微。復社初立時，常與連床夜話，啞啞不出口，有應無辨，相對殊不快絕。第其下筆風馳雨驟，天才實駿，入古則未優耳，交不甚雜，深自斂抑，幽貞一如處子。後爲吳昌時數輩牽引，日至險譎，漸干賄利，知不留意澹交，余遂各行其志焉。一人爲社中健足，傳檄遍

人親書向余索五十金爲贄。余謝之曰：余與介生舊好，恐不須此。奸人遂啣恨，百口進讒。及介生雋去，揚揚得意，無論識與不識，咸以得望見周先生顏行爲幸。嗤余絕物，以視今日則何如嗟乎！酒壇酣戰，涉筆時題，無君父之字，必填忠孝之辭。三月十九，古今未有慘變，奈何不以一死以殉皇于地下，乃覲顏偷息，屈筆以結賊之權，未幾而南都正位，霜簡飛章，讀之無處措面，豈不痛哉。

表云：比堯舜多武功，較湯武無慙德。又有獨夫授首等語，一時傳爲士林之羞。鍾年十三赴院，試題夫明堂者拔第一，與蘇州楊廷樞、徐汧等立復社，名馳海內。崇禎己卯，登鄉薦，爲陳函輝所取士。後楊徐陳先後殉難，而鍾以逆見誅。將何以見良師友于九原也。予昔年曾見其臨大節，句文內有云：事後易爲謀，事前易爲功。所難者獨在臨事時耳。徐悉忠貞佳句，且推到學識及無欲爲本原，文則佳矣，而臨事一何倒逆也。金壇賀生語予曰：鍾似楊雄，意謂勸進與美新等耳。予意鍾古博不及楊雄，而表文較美新更甚，殆不如也。賀云：鍾祖祠顏曰：一門七進士，一日有題其側曰：三代五好臣，衆共傳之。余謂文皇怒方正，學不肯草詔，而夷其十族，至是而鍾與楊廷鑑爭草詔，是成祖殺戮忠臣之報也。天心亦巧矣，微矣於鍾又何誅。

朱積

朱積，南直松江華亭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僞宏文館簡討。□□□□□□此亦聲氣大名士也。

史可程

史可程，河南開封祥符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官賊逼，寫家書于部院史公，遇兵急，不果。卽此書果達聞。

部，史公必怒裂之矣。

梁清標

梁清標，北直真定府真定縣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官。一云改外。

成克鞏

成克鞏，北直大名府大名縣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官。一云改外。

魯榘

魯榘，浙江紹興山陰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官。

李化麟

李化麟，陝西西安韓城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官。

張元琳

張元琳，福建晉江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官。一云防禦使。

劉餘謨

劉餘謨，南直安慶懷寧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職以貌不當賊意，改外。

李長祥

李長祥，四川夔州府達州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官。一云改外。

趙顯

趙頴、河南開封項城人。崇禎癸未庶吉士。改僞直指使。以牛金星鄉同年。故多所援引。

楊棲鶚

楊棲鶚、陝西漢中西鄉人。癸未崇禎庶吉士。僞直指使。

魏學濂

魏學濂、字子一。浙江嘉興嘉善人。忠節公大中之仲子。孝子學伊弟也。忠節公遭璫禍死。學濂以身殉。崇禎初元。公徒步入都。伏闕訟冤。又瀝血上疏。劾阮大鍼傳檄。交通逆奄。實殺諸賢。請論如法。天子改容。卹贈有加。并抵大鍼梟罪。公念受國厚恩。又天下多事。思以功名顯。益究心天文地理。兵農禮樂。刑律之要。冀一旦得効。馳驅爲報塞地。壬午。舉于鄉。癸未。成進士。授庶吉士。時賊破秦晉。京師戒嚴。濂與同官吳爾壘、樞曹成德等。日夜涕泣。謀所以捍禦策。時上一日。召對。公力請東宮。或二王往鎮南服。又言當糾合畿輔義士。爲勤王師。而編修陳名夏、曉暢兵事。且習于山。左右豪傑。宜假以事權。令出都號召。先帝薨之。會朝議未定。而賊勢日迫。公乃遣間使。走容城。與孝廉孫奇逢等約。聯絡勇忠。赴難計已定。未報。而賊薄城下。三日。城陷。公出。遇陳名夏。吳爾壘。方以智于金水橋。且曰。我儕圖一死。所以報先帝。公曰。死易爾。顧事有可爲者。我不以有用之身。輕一擲也。因言東宮二王故在。而真保定間義旅。且暮。且至。獨不能少忍。須臾待之耶。既而東宮二王爲賊所廉得。挾之出。或傳遇害於永平。先所約奇逢等。故遲遲失其期。同事者或拉之還南。公乃嗚咽起立曰。所以不死者。欲以有爲也。今已矣。濂義不憚一死。以報命九原。夫濂寧不知靡衣媮食之可以苟活乎。今其勢非不能南。顧先帝業殉社稷。身爲侍從之臣。而不獲以身從。在天之

靈寧爾道也。卽不然。先父兄而有知。方談笑俟于地下。濂所不能以素棺白旌。耐廁先塋之側者。又焉能冲顏視息。重執爵而酬家廟之前也。且賊既肆爲謀篡。則必將勒薦紳爲朝賀。而忍復北面乎。行矣。自愛。爲謝故人考叔有母。彥升有兒。固後死者責也。因爲絕命詩曰。忠孝千古事。於我只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灑微軀。官卑非待中。有舌且存之。亦遜常山公。因約同志友。延頸受霜鋒。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再造成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忠。所痛母垂白。七十仍尸喪。未葬凡五喪。留與子姪封。人生誰百年。壽殀死所同。我比兄與弟。我年爲獨豐。高堂無復悲。誓不生阿儂。辭母卻就父。生死猶西東。骸骨雖不歸。卽瘞此詩筒。墓木有拱時。清韻人楸松。又曰。始聞天子且出亡。繼云亡後放還鄉。旣望義旗起四方。三者于今皆已矣。當死不死真羞惶。幾家闔門自焚死。幾人投繯從天子。王章不屈磔城樓。金鉉躍入御河水。街頭男女不讀書。西城井中何累累。耳聞眼見羨殺人。羨人不已還自噴。死忠死孝家常事。我竟不死將誰臣。君亡國破雖易代。正統日月虛懸在。待彼篡位我死之。我死固晚免下拜。但恨有書報老親。云兒不死休酸辛。兒今羞惶活不得。爲孃愛此全歸身。又貽書付子。諄諄以子孫非甲申以後生者。雖令讀書。但期精通理義。不得仕宦。爲言書畢。自經死。公爲人豁達。多大略。慷慨好義。性至孝。感忠節。公詔獄之慘。終身布素。習以爲常。母病幾殆。爲割臂肉和藥以進。乃瘳。談次。或及義烈事。輒爲流涕。平生疾惡如仇。至不忍見。見亦不能容。居鄉閉門掃軌。非公事不與聞。值荒歲。倡議出粟減價。平糶。賴以存活甚衆。又爲道瑾給楮。暑月躬至貧乏及疾者家慰問之。不以爲憚也。子三。允枚。允札。允桓。皆負才英華。無忝忠孝家風云。

論曰。論人于死生之際。亦難矣哉。甲申之難。有欲死而卽死者。范文貞。倪文正。數先生。名垂日月。節炳丹青。允矣。至已死而不死者。方太史密之。襲給諫孝升。呂中翰霖生。楊修撰靜山。熊文選雪堂。陳編修百史之數公者。君子猶當諒其志焉。若夫遲死而竟死。後先無聞。忠孝同揆者。惟庶常公一人而已。假令庶常不死。則忠節精靈。騎箕乘尾。往來于霓旌霞葆間者。庶常不得追隨其間。其負家乘而辱清流者。何可道也。乃好事者。猶以後死爲口實。善乎文學。曹君爾坊之論庶常曰。結連豪傑。意在報韓。隱忍圖存。冀翼皇嗣。至必死而未死。可歸而不歸。人臣處此。亦極難耳。卒以立孤勿克。感憤自經。雖不成程嬰存趙之功。庶無忝姜維復漢之節。其言切而痛矣。余故特表之。爲能死者勸。而并

以見吳兒好詆舌劍唇鋒。不顧人禍天刑之隨其後。
忠逆史云。學濂。忠臣魏大中子。其兄學伊。事父于獄中。負屍以出。有孝名。早卒。學濂初聞賊急。有老僕經事大中。勸主人盡忠。勿負先老爺。一生名節。學濂卽遣僕歸。遂投款。人傳學濂降賊。其母云。吾子必死。難姑待之。

嘉興公討倣云。僞官魏學濂。破犂狂憤。食母逆臬。鐵肝小技。繫籍名流。牛耳要盟。廣招醜類。當逆闖上犯。都城痛先帝身。狗社稷。閣部如范倪。施李等。絕脰烈于杲真。詞林若劉馬。周汪等。淇族媿乎張許。而學濂見六官之濺血。逞快雲霓。聽百辟之哀號。忻當鼓吹。趨跲于晉賊韓霖之闕。嗚吠于僞相金星之階。與吳爾壘等衆議。敢言一統無疑。偕陳名夏等授官。私喜獨膺優擢。疏銜爲闕父避諱。拜爵頌天命。攸歸持欽授。戶正名刺。通謁狐羣。比各門保。謙錢糧。効忠孽幕。于逆闖定君臣之分。于嶙然聯堂屬之交。合周鍾朱

積之輩。慶復社之同心。對之祺企。郊之儔。羨高官之捷足。刊修儀注。抵掌而馳說。莽巢草定。詔書。攘臂而斥言。祀宋。心慚父絨。緋衣不覺朝裾。魂繞賊廷。帶玉于焉。夢錫改名。擬於子駿。圖貴迫於王皮。罪深長脚。逆甚山頭。彼王敦之與茂宏。尙云羣從。若朱浚之適元晦。亦第孫枝。胡遺愛復出房喬。乃士雅竟逢祖約。慨姬且之不作。鮮畔誰誅。使石厚之就刑。稽圖莫遂。然而三綱未滅。六等猶存。張得一之降王。則首授西曹。達奚珣之事羯。胡腰分東市。今亂臣賊子。合爲一人。卽昇虎投豺。難舒衆怒。所應牛五裂尸。寧止鼠十同穴。然或譜蘭金。或禘姻姬。或畏其負衆而不僵。或慮其黨繁而復逞。緣情面之顧惜。甘狡窟之包藏。中興伊始。法令維嚴。雖吳玠保川。不以曦誅連坐。而李陵降虜。須知遷腐無逃。先鳴義鼓。肅聽王章。稱人可過也。毀人不可過。此等文字。後生家不看也罷。然予錄之者。不取其尖利。取其胸中有少許古書耳。所惜者。止欲自逞其筆鋒。全不顧他人之死活也。善讀者知之。

吳爾壘

吳爾壘。浙江嘉興崇德人。崇禎癸未庶吉士。改四川保甯府蒼溪縣僞令。

王自超

王自超。浙江紹興會稽人。崇禎癸未庶吉士。以年老不更事。不用。自超行賄選司楊枝起。乃許補。

附記 聞自超降賊後。祝髮某地。久之。夜歸。妻爲祝孝廉女。聞叩門。問何人。自超曰。予也。妻曰。汝是何人。自超曰。豈我音而不辨乎。妻曰。固也。第汝受朝廷厚恩。而不思報。反降賊子。大誤矣。旣已祝髮。亦休矣。今猶趨歸。又誤也。歸而叩予戶。更悞矣。汝不過思兩子耳。汝急去。勿相見也。竟不啓納。自超

慙而去。祝氏嚴督其子讀書，悉能文，不令赴試。祝亦奇女子也。聞自超，年頗少，前載年老，誤也。且聞少不更事，未聞老不更事也。其爲書悞可知。顧事貴闕疑，不敢擅易一字耳。

姚文然

姚文然，南直安慶桐城人。崇禎癸未進士，以貌不揚，改授密雲縣僞令。

劉肇國

劉肇國，江西吉安安福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傅學禹

傅學禹，湖廣黃州麻城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高珩

高珩，山東青州蒙陰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何允光

何允光，河南開封杞縣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張立錫

張立錫，北直保定清苑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白允謙

白允謙，山西汾州陽城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黃燦

黃燦，湖廣荊州夷陵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劉廷琮

劉廷琮，廣東番禺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呂崇烈

呂崇烈，山西平陽安邑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何九雲

何九雲，福建晉江人。崇禎癸未庶吉士。以年老不用。幸哉！人固不可無年。

張端

張端，山東萊州掖縣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大司寇忻之子也。豈以父受刑辱屈體求免乎。睹記云：親見門粘欽授簡討國難記云：縣令誤。

楊明琅

楊明琅，福建泉州晉江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龔鼎雲

龔鼎雲，雲南永昌保山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史垂譽

史垂譽、江西南昌豐城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羅憲汶

羅憲汶、江西南昌府南昌縣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張家玉

張家玉、廣東廣州府東莞縣人。崇禎癸未庶吉士。三上書于賊，責以大義，請賓而不臣。見賊長揖，賊怒，縛柱上，欲劓之。顏色不變，異而釋之。愈欲其降，不可。遣人往拘其父母，乃降。授原官。就其抗顏賊廷，覩死不揚。卽古之烈士，何以加焉。雖爲親改節，以方徐庶，非其例矣。甲乙史云：四月初五，庶吉士張家玉上書於自成，請表章范文、周鳳翔等。隆禮劉宗周、黃道周等，尊養史可程、魏學濂等。賊怒，縛午門外。家玉請死，不許。凡三日，賊喝欲磔之，復不動。賊云：當磔其父母，乃跪求免，仍爲庶吉士。玉，廣東人，父母在籍，未嘗到京。抗怯倏忽，殊自無謂。

張家玉陳情書附記

前明朝翰林院官，謹百拜稱賀大順皇帝陛下。陳情左右。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以尊賢敬德爲基。是故不沒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家玉得君未及一年，有親戚四老。此下文氣不續，似失一葉。君王處此徑當賓禮之而不臣，且比例于晉處士陶旌別其門，曰：明翰林庶吉士張先生之廬，庶不傷人。臣子之心，不辜爾蒼生之望。不然，臨以刀鋸，設以鼎俎。家玉者，形影相笑，從容而樂蹈之。耿耿此心，誓無後悔。

張家玉薦人才書附記

前明朝翰林院官謹百拜陳情于大順皇帝陛下。忠臣義士于明爲多。勸義獎忠。于順爲盛。是故如范景文、周鳳翔等當亟爲明卹贈之。而匪但爲明卹贈之。劉宗周、黃道周等當急爲明隆禮之。而匪但爲明隆禮之。又如史可程、魏學濂當亟爲明尊養之。而非但爲明尊養之。何則。明孝著而順人知有父也。明忠著而順人知有君也。至若家玉。殷人從周。願學孔子。但區區賓禮而乞繫之以明者。蓋不特見君王之高義。實我欲遂君王之大不甯也。當此多方多士。尙在危疑驚喜之時。莫若將家玉旌而別之。刻其書以布之四方。得一仁人以收拾天下人心。勝精兵十萬可知也。如其不允所請。家玉決不墮泥塗爲班阜羞。歸鄉里爲父母媿。誓殺身爲牲。少備天子大享上帝。刀鋸鼎俎。諒非負氣守節者所隱忍而規避也。榮辱惟命。生死亦惟命。家玉後爲忠臣。上此書。蓋借以逃也。

癸未館選三十六人。列在刑辱者。止萬發祥一人。

張國泰

張國泰。北直保定新城人。崇禎癸酉舉人。官待詔。

高萊鳳

高萊鳳。陝西韓城人。崇禎丙子舉人。官待詔。

吏部

沈自彰

沈自彰，順天籍。應天上元人。萬歷二十九年辛丑進士。官太常少卿。掌文選司郎中事。國難錄注夾二夾
留用。

郭萬象

郭萬象，陝西西安高陵人。崇禎甲戌進士。官文選司郎中。爲吏政府考功郎。國難略記云：親見粘貼欽授
職銜于門。

劉廷諫

劉廷諫，順天籍。浙江人。萬歷己未進士。官考功司郎中。改僞府尹。

侯佐

侯佐，山西解州人。崇禎甲戌進士。官驗封司員外。僞吏政府稽勳郎。

左懋泰

左懋泰，字韋諸。山東登州萊陽人。崇禎甲戌進士。官稽勳司郎中。僞兵政府侍郎。鎮守山海關。

熊文舉

熊文舉，號雪堂。江西南昌人。崇禎辛未進士。官稽勳司郎中。僞吏政府驗封郎。國難略記云：親見門粘。

王顯

王顯，北直廣平曲周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

別單聞有孫節，雲南籍武進人。子舉人。官司務。

戶部

王鼐永

王鼐永，山東濟南淄川人。天啓乙丑進士。官右侍郎。督理錢法。夾二夾。留用。

黨崇雅

黨崇雅，陝西寶雞人。天啓乙丑進士。官右侍郎。督運西路。賄復原官。大張告示。諭押運漕白糧等官。候新主遣官察盤銷算。擅離提究等因。

孫襄

孫襄，南直寧國宣城人。崇禎甲戌進士。官郎中。注僞戶政府屬。

陳辰誦

陳辰誦，山東濟甯人。崇禎丁丑進士。官郎中。注僞戶政府屬。

徐有聲

徐有聲，太醫院籍。崇禎庚辰特用。官郎中。注僞戶政府屬。

李甲

李甲，北直順德南和人。天啓甲子舉人。官員外。注僞戶政府屬。

姬琨

姬琨，陝西西安華州人。官生。官員外。注僞戶政府屬。

賀久邵

賀久邵，湖廣長沙湘鄉人。萬曆四十六年戊午舉人，官主事，僞戶政府從事。

陳聯璧

陳聯璧，湖廣襄陽光化人，官生，官主事，僞戶政府從事。

介松年

介松年，山西平陽解州人。崇禎辛未進士，官主事，原官。賭記云：親見門貼，甲乙史云：三月廿一，戶侍郎黨崇雅給事介松年，御史柳寅東，各方巾色衣，自西長安門騎馬入內，蓋黨在通州時降，介在保定時迎降也。

別單開有吳篋，福建莆田人，崇禎庚辰特用，官郎中。

傅驚祥，河南汝寧汝陽人，官生，官主事。

南廷鑄，陝西西安渭南人，官生，官郎中。

鄭爾圻，北直保定安肅人，官生，官郎中。

王鳳林，山西平陽芮城人，官生，官員外。

李鍾秀，山西平陽蒲州人，天啓丁卯舉人，官郎中。

王高才，陝西西安三原人，天啓甲子舉人，官員外。

胡之彬，河南汝甯光州人，崇禎甲戌進士，官主事。

禮部

涂原

涂原，四川夔州梁山人。崇禎辛未進士。官郎中。注僞政府屬。

吳泰來

吳泰來，江西瑞州新昌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員外。僞禮政府從事。此吳甘來同胞也。

一本所生，賢不肖何相去之遠也。禽跖一家，導敦同國，涇渭之分，自古為然矣。

余忠宸

余忠宸，江西南康都昌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員外。

湯有慶

湯有慶，南直長洲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僞四川成都安縣令。

張琦

張琦，南直無錫人。崇禎甲戌進士。官主事。僞四川梓潼縣令。出都不一日，遇響馬，奪印去，索千金為贖，叩首乞憐。賊磨印角，知是銅，擲還之。

附記

張琦，甲戌項煜所取士也。為主事，積金四千兩。甲申，其戚陳曰：賊信急，須藏金。琦辭以無已。

而城破，俱投井中。賊入京，凡衙門諸井，悉淘汲靡遺。時琦唐巾道袍，履坐馬坊草宅，擊鯨誦金剛。

經，所攜一僕一婦，一婢年十三四，俱匿屋後。賊至，謂道人誦經，輒去。迨後婢婦登後屋探望，賊遙見。

詰琦曰。汝是官兒。非道人也。豈有出家人而藏婦人者乎。遂索草中。得紅袍銀帶。及銀五百兩。併婦婢挈去。琦乃免。未之降賊也。此琦之歌童顧元。在京親見。述此。趙玉森家居學前。有翰林扁諸生擊碎之。趙閉戶。諸生乃去。復至琦家。時琦尚未南歸。伊郎子衰服麻衣迎諸生曰。吾父已死矣。衆以琦年六十餘。信之。乃散。及十二月。琦歸。子曰。何以歸爲。迨明年乙酉。西南都有議。大清至。乃免。

高去奢

高去奢。北直真定甯晉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

葉澍

葉澍。廣西籍。江西南昌豐城人。天啓丁卯舉人。官司務。僞吏政府司務。

別單。開有黃熙允。福建泉州晉江人。崇禎辛未進士。官郎中。

吳之琦。福建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

兵部

張縉彥

張縉彥。字坦公。河南衛輝新鄉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尙書。三月十九辰時。同太監曹化淳開齊化東便二門納賊。以入朝。爲太監王德化所擊。鬚盡。拔賊亦鄙之。竟戮之。一云南歸爲實。

大事紀云。廿一日。內監王德化出朝。見兵部尙書張縉彥。青衣待罪于皇極殿前。叱曰。汝輩誤國至此。今不急殲先帝。乃復推戴新主耶。縉彥曰。此與我無干。自有主之者。德化憤極。呼從者連擦其頰。縉彥掩面。

垂涕。

附記 張一方蔡元吉

張一方，大同人。善騎射，貌瘠而勇，望若飢鷹。少從曹文詔勦賊，所在有功。曹沒，從豫鎮陳永福守汴城。迄全陳降賊，一方從之。及賊破京師，分營藪遵開，乃逸去。時張縉彥朝房自縊死，復甦，自成使牛金星說降，不從。備極榜掠，迺命二賊挾之西行。遇一方于龍泉關，遂與脫身至太原。會賊將大索縉彥，一方與蔡元吉乃投僞將永福，差往河南。永福疑之，留驛符不發。及縉彥計脫，奔豐峪山，著黃冠，走盤駝地，皆土黔，炙人肝而食。賊追捕甚急，忽一方與元吉俱至，遂脫于難。已而賊捕縉彥于新鄉，一方元吉潛衛左右。八月初五日，擒府縣各僞長，與縉彥入行山之吉岡，歸者萬人。有僞都尉黃來襲，互戰不勝，一方乃潛伏林中，射殺其長，賊乃遁去。時一方年三十八，從縉彥南下，至睢陽殲賊，事聞，授副總兵，駐兵睢陽疽發而死。縉彥葬之睢陽城中。

蔡元吉，懷慶人。始祖從高帝戰有功，授懷慶衛指揮使。元吉薄武官不爲，入弟子員，與張一方善。賊掠河北，陳永福降，元吉隨永福自匿，至燕雲，度紫荊龍泉，經太原，皆與一方共之。張縉彥引而南，疏其事，授監紀推官。

右兩人本不列于從逆，予之附之者，見縉彥未嘗爲賊戮耳。

耿章官

耿章官，山東東昌館陶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員外注兵政府屬。

朱國壽

朱國壽，順天籍南直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員外。注兵政府屬。

方允昌

方允昌，浙江紹興諸暨人。崇禎甲戌進士。官主事。僞兵部員外。督漕江南。乘方舫至宿遷。

別單開有鄒魁明，江西南昌人。天啓丁卯舉人。官員外。

趙開心，湖廣長沙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員外。

黃紀，四川瀘州人。天啓甲子舉人。官主事。

修廷獻，山東兗州府兗甯州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

張慎學，山東夏縣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

劉養貞，四川邛州大邑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官主事。三月廿一，子皇極殿前觸頭痛哭，請誅誤國奸

臣張縉彥、魏藻德、陳演、賊云。先朝時何不早言立斥之，後不知下落。

刑部

張熐然

張熐然，號松瞻。浙江湖州烏程人。崇禎庚辰進士。官郎中。僞戶政府少堂。

朱受佑

朱受佑，南直鳳陽懷遠人。官生。官郎中。

黃昌允

黃昌允湖廣常德沅江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

劉慶蕃

劉慶蕃北直滄州人崇禎戊辰進士官主事。

吳文熾

吳文熾浙江籍南直徽州休寧人崇禎庚辰特用官主事。

別單開有歸起先南直常熟人崇禎癸未進士新選主事按起先已丁外艱阻兵未歸遂有謂其受職僞防禦或僞令者再核。

工部

繆沅

繆沅字湘芷浙江錢塘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僞國子監助教。

別單開有何復山東萊州府平度州人崇禎甲戌進士官主事。

趙之璽山西太原樂平人天啓甲子舉人官主事。

六科給事

劉昌

劉昌河南開封祥符人天啓乙丑進士官戶科左給事中僞太常寺卿昌與僞相牛金星同鄉最用事百

官鑽刺俱借焉。

申芝芳

申芝芳，南直嘉定人。崇禎辛未進士，官禮科僞諫議。初與行取推官吳适聯姻，及從賊，适絕其婚。

戴明說

戴明說，北直河間滄州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吏科僞諫議。方與李襄城拮据守城，明說乃特疏糾之，疑先有外心矣。

時敏

時敏，字子求，號修來，南直常熟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兵科。江西督漕，僞四川宜賓縣令，或云錦州牧，非也。敏當城破時，客問作何計較，敏徐曰：「天下將一統矣，赴選時適吏部門閉，叩門大呼曰：『我兵科時敏也。』既授僞選，出都聞賊敗，遁歸故里。其家已爲里中兒借名焚掠，波及族黨，敏歸公然張蓋訟之，有司自稱本科，傲睨閭里，知南都理逆案，攜家遠避去。

一云士民焚掠敏家三代四棺俱劈毀。

赦從逆來歸，敏開屯大瞿山。

龔鼎孳

龔鼎孳，南直合肥籍，江西撫州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科，僞直指使。每謂人曰：「我願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娶秦淮娼顧媚也。湖廣按臣黃澍有疏。」

傅振鐸

傅振鐸、江西撫州金谿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兵科。僞縣令。

孫承澤

孫承澤、順天籍山東青州益都人。官刑科都給事。僞防禦使。

光時亨

光時亨、南直桐城籍祁門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刑科。僞諫議。北回。目擊忠逆定案云。闖逆召見。面獎加勵。隨諭以原官視事。時亨寄書其子有云。諸葛兄弟分事三國。伍員父子亦事兩朝。我已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走匿。仍當勉力讀書。以無負南朝科第。

翁元益

翁元益、南直上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刑科。初擬諫議。夜閒。被賊兵打面腫。宋企郊嫌其貌醜。改四川縣令。

郭充

郭充、陝西鞏昌隴西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刑科。僞政府屬。

高翔漢

高翔漢、陝西鳳翔寶雞人。天啓甲子舉人。官工科諫議。賊入。即用爲都直指。亦以同鄉有薦也。

御史

柳寅東

柳寅東，陝西鞏昌府徽州人。崇禎辛未進士。從天津入賀。

韓文銓

韓文銓，陝西咸寧人。崇禎甲戌進士。官河南道。僞諫議。

熊世懿

熊世懿，湖廣麻城人。崇禎辛未進士。官河南道。僞廬州府尹。別單開防禦使。諛。平日講學。鄉人度其必死。竟不然。

蘇京

蘇京，字培臯。山東安東人。崇禎丁丑進士。官江西道。僞防禦使。

淮安府有安東縣。此屬山東。再核。

陳羽白

陳羽白，字眉大。福建漳州南靖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廣東道。僞直指使。

蔡鵬霄

蔡鵬霄，福建晉江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四川道。國難錄云。擬京堂。因無缺。未授。

裴希度

裴希度，字晉卿。山西太原籍。順天遵化人。崇禎甲戌進士。官陝西道。授僞宏文館庶吉士。

涂必泓

字印每。江西南昌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貴州道。掌河南道印。僞直指使。睹記云。親見精單。別單開有徐一掄。浙江上虞人。天啓甲子舉人。官山東道。

通政使

趙京仕

陝西漢中城固人。天啓壬戌進士。官本司左參議。原官。

宋學顯

南直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官本司右參議。僞驗馬寺卿。國難錄注原官。非也。

大理寺

吳履中

中南直金壇人。天啓乙丑進士。官本寺寺丞。國難錄云。夾一夾。託周鍾賄王旗鼓。授大理寺卿。

錢位坤

南直長洲人。崇禎辛未進士。官本寺右寺正。改僞國子監助教。城未破時。衆以邊才推之。已擬昌平巡撫矣。好官未做惡名已蒙。國難錄云。初。牛賊不用。託周鍾資緣僞吏政府。宋赴部時。向人曰。我明日此時。便非凡人了。京中有不凡人傳。

周蘭

周蘭、河南汝寧羅山人。崇禎庚辰進士。官本寺評事。僞政府屬。

尙寶司

吳家周

吳家周、徽州歙縣人。和州籍。天啓乙丑進士。官尙寶卿。僞大理卿。

光祿寺

林銘球

林銘球、福建漳州漳浦人。崇禎戊辰進士。官本寺監事。僞防禦使。

中書科

呂兆龍

呂兆龍、南直金壇人。崇禎庚辰進士。官中書舍人。四川成都府同知。先投御河。爲賊所獲。夾一夾。授官。

姜金允

姜金允、山東掖縣人。崇禎癸未進士。官中書舍人。僞府戶。

國子監

薛所蘊

薛所蘊、河南懷慶孟縣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司業。僞祭酒。考監生二次。第一次首題。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又題爲厚也。高也。一監生破云。地天交泰。聖人所以大一統也。薛大喜。遂列第一。惜遺其名。

李森先

李森先，山東掖縣籍平度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博士。僞禮政府祠祭司從事。

吳道新

吳道新，南直安慶桐城人。舉人。官助教。僞政府屬。

太僕寺

葉初春

葉初春，字匪岑，江西九江湖口人。崇禎戊辰進士。官本寺卿。僞兵政府少堂。或注刑政府侍郎。或注大理寺丞。疑誤。聞葉公爲人頗忠厚。然其子作縣。破數百家。人稱虐。葉至今咒詛不絕。或亦禍之延也。

李元鼎

李元鼎，江西吉水人。天啓壬戌進士。官本寺丞。僞太常寺卿。

行人司

沈元龍

沈元龍，南直吳江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光祿寺署丞。僞兵政司。頗用事。爲吳中適客主人。

許作梅

許作梅，河南新鄉人。崇禎庚辰進士。官行人。僞政府屬。

張元輔

張元輔，山西汾州孝義人，崇禎丁丑進士，官行人，僞學政，國變錄注員外。

李丕著

李丕著，山西平陽曲沃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原官。

郝晉

郝晉，山東登州棲霞人，崇禎戊辰進士，官順天府尹，夾二夾，留用。

黃國琦

黃國琦，江西瑞州新昌人，山東滋陽知縣，行取在京，注縣令，國難錄注府尹。

候選癸未進士

胡顯

胡顯，四川井研人，注縣令。

武懷

武懷，陝西西安涇陽人，僞徐淮防禦使。

程玉成

程玉成，四川重慶江津人，僞教職。

王爾祿

王爾祿，北直清苑人，僞教職。

楊傲

楊傲，北直順天人，僞揚州府尹。

吳剛思

吳剛思，南直武進人，僞兵政府從事。

國難錄尙有張鳴駿，注僞直指，賀王盛，注僞太僕寺丞，王子曜，僞鳳陽府尹，鄒魁明，僞淮安府同知，徐蒙麟，僞山東防禦使，王臯，僞四川縣令。

侯恂

侯恂，河南歸德商邱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兵部尙書，坐封疆下獄，僞工政大堂。

楊枝起

楊枝起，松江金山衛人，崇禎甲戌進士，官戶科給事中，坐罪輔周延儒案下獄，僞吏政府從事，故事，選司最重，謂之選君，賊企郊專政，但委唱名侍立，竟日不敢參一語。

張若麒

張若麒，字天石，山東萊州府膠州人，崇禎辛未進士，以兵部郎中出監軍，督戰失機，下獄，督兵守關。

一時出獄者甚衆，從逆當不止此，恨不能悉知也。甲乙史云：三月二十，賊盡放貫城罪囚，張若麒、侯恂皆參謀，若麒自稱甯錦之功，又言天下壞于黨人，賊皆然之，都司董心葵亦自獄出，備言中國情形及江南勢要，自成大賞之。

從賊入都諸逆臣附

牛金星

牛金星，河南人。天啓丁卯舉人。僞天祐閣大學士。

宋企郊

宋企郊，山西乾州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吏部。回籍。僞吏政府大堂。

陝西西安有乾州再核。

顧君恩

顧君恩，拔貢生。僞吏政府選郎。

楊王休

楊王休，北直河間鹽山人。崇禎庚午舉人。官山西潼關兵備。僞戶政府大堂。

蘇京

蘇京，口口安東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巡按河南。

喻上猷

喻上猷，湖廣籍江西豐城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御史。

鞏煇

鞏煇，陝西慶陽真寧人。崇禎辛未進士。官湖南督學。參政。降賊。僞禮政府大堂。

傅景星

傅景星字夢禎。崇禎丁丑進士。僞兵政府大堂。河南歸德睢州人。爲平陽知府。

黎志陞

黎志陞。湖廣岳州華容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山西督學參議。僞兵政府少堂。

安興民

安興民。天啓丁卯舉人。僞刑政府大堂。

陸之祺

陸之祺。浙江嘉興平湖人。萬曆己未進士。官陝西左布政。僞刑政府左堂。

李振聲

李振聲。陝西米脂人。崇禎甲戌進士。僞工政府大堂。

王學先

王學先。崇禎庚午舉人。僞通政司。

韓霖

韓霖。北直永平府舉人。大同陷。降。僞參謀。此故長洲尹韓原善子也。向以禦敵自負。今乃爲賊用耳。

王則堯

王則堯。山西冀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山東布政司參政。僞順天府尹。

魏天賞

魏天賞，僞淮揚運使。

王華

王華，□□僞崇文館學士。

王孫薰

王孫薰，字晦季，南直無錫人。崇禎甲戌進士，欽補大名府濬縣知縣，僞長蘆運使。長洲陳濟生于四月十八日在河西務，遇見其船，與新選僞淮揚運使魏天賞同行，聲勢甚赫。

孫以敬

孫以敬，南直太倉人。崇禎丁丑進士，官長垣縣知縣。集友人寓所，有同年亦與席，或言城破，尚不信。見街市狂奔狀，友人倉惶辭去。孫了無驚色，徐步歸寓，則賊將已拘家奴矣。問主人何在，不肯言。竟斃杖下。以敬竟投單爲僞刑政府從事，負此僕矣。以敬美丰儀，善與人交，友人多親愛之。本州有請爲討檄，莫有應之者。

顧芬

顧芬，南直無錫人。崇禎丁丑進士，官河開府推官，僞四川成都府同知。

周壽明

周壽明，湖廣蘄水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北直曲周縣知縣，僞揚州防禦使。

吳達

吳達，南直無錫人。崇禎庚午舉人。官北直邯鄲縣知縣。僞四川巴縣令。

董復

董復，南直武進人。崇禎癸未副榜。官北直保定府推官。僞北直真定州牧。

康熙十年辛亥四月初五下午天節子書于社澤之王館。

宋獻策補遺

獻策通天文。善占驗。有官犯潛匿。按方指示。無不就獲。有識之者。數年前曾在海岱門外起數。或以爲賊。開也。天下呼爲宋矮子。

孔孟討賊文

君臣之義。察乎天地。少之時。誦其詩。讀其書。將爲君子焉。及其壯也。仕則慕君。行乎富貴。尊其位。重其祿。君之視臣。如手足。如彼其專也。天作孽。賊民興。一人橫行于天下。從之者。如歸市。殺人盈野。殺人盈城。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弑其君者。自成也。有大人者。相向而哭。北面稽首再拜。見危授命。守死善道。豈不誠大丈夫哉。有賤丈夫焉。好貨財。私妻子。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不保社稷。不保宗廟。或告之曰。是誰之過與。則曰。非我也。兵也。君無尤焉。殘賤之人。迎之致敬。以有禮。朝將視朝。端章甫。衣夫錦。蚤起而往拜之。將入門。戰戰兢兢。有所恐懼。入門。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尊爲天子。序爵。小大由之。立于惡人之朝。樂莫大焉。出語人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見牛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珠玉。爲其爲

相與過宋。則往拜其門。脅肩諂笑。無所不至。繼而有師命。爰整其旅。環而攻之。賊仁者。棄甲曳兵而走。百官有司。如窮人無所歸。竊負而逃。茫茫然歸。驕其妻妾。無所用恥焉。噫。臣不臣。謂之賊。屢憎于人。親戚叛之。鄉人皆惡之。獲罪于天。死之日。狐狸食之。蠅蚋姑嘔之。然後快于心。與逆諸四夷。不亦宜乎。君子曰。薄乎云爾。乃若其情。斷斷兮。罪不容于死。

甲申之變。降臣頗多。吾邑好事者。撮四書成語。以嘲之。亦見文思巧妙。故附錄焉。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三

補遺

殺星降凡 萬歷

萬歷三十三年乙巳。傳一羽士伏壇。魂至天門。見包拯奏帝曰。自唐黃巢以後。宋秦檜以來。中界罪犯繁夥。久埋地獄。未正天刑。謹齋表以聞。帝命九天清獄曹併法勘司會議。時該曹司奏云。罪犯萬萬。應在刀兵劫內勾銷。著冥司判生人道。遣月孛、天狗、羅喉、計都、好殺諸神降生人世。使攪亂乾坤。帝甚憫之。太白金星奏請隨行。願因事解救。遂同下界。時十二月廿五日大雪。六日至元旦始止。凡五尺。衆晨起見遍地雪。上有巨人足跡。及牛馬蹄痕。深尺許。衆大異之。蓋卽月孛諸凶神與所隨妖星馬足俱于大雪中下界托生人世。故所至有足跡。是歲丙午五月。李自成生。

李自成生

嘉靖時陝西米脂縣廣義鄉有李十戈者。初生時父夢九矢一鎗。自空飛入其室。驚覺妻舉子。父云。此子異日當掌握兵權。建功邊塞。鎗矢總類戈矛。九一適成十數。命名十戈。及長慷慨好義。年五十二。尙無子。繼妻石氏年三十餘。復不孕。萬歷三十三年乙巳二月。進香武當祈嗣。道士梅三島贈藥以歸。石乃孕。丙午十戈夢一騎突入。忽長嘯數聲。週繞其室。乃覺石生自成。因夢一騎入門。乳名闖兒。年十六。夏月師以雨過雲收命聯云。雨過月明頃刻頓分境界。自成云。煙迷霧起須臾難辨江山。又秋日進蟹師命咏螃蟹。

詩自成賦云。一身甲冑肆橫行。滿腹元黃未易評。慣向秋畦私竊穀。偏于夜斷暗偷營。雙螯恰似鋼叉舉。八股渾如寶劍擎。只怕釣鯨人設餌。捉將沸釜送殘生。師見詩謂異時雖有好日。終是亂臣賊子不獲令終。未幾自成棄文習武。父死半載。家產悉傾。時縣東有周清。年二十。貌偉。有膂力。與妻趙氏。以打鐵爲業。火星滿室。衆遂呼爲滿天星。自成依之。學藝結爲兄弟。越二載。有鄭某與妻馮氏。有一子一女。起家時止一斗粟。至是頗富。故衆呼其子曰仁。爲一斗粟。性不羈。女美。以二月生。乳名燕娘。歸自成。已而頻旱。米每石六兩。大饑盜蠡起。崇禎二年。京師被圍。詔天下勤王。自成遂詣軍門。投爲隊長。兵行四日。餉缺。率諸軍鼓譟。遂遯走。中途遇北來逃兵。欲劫之。自成曰。予號闖王。名著三秦。取鎗插入地。去五十步。射之。應弦而中。中劈爲兩。衆驚拜。推爲寨長。時旱饑。民人逃竄。自成遂居山爲窟。

雲護李自成

子聞李自成始事頗奇。自成初起。在河西臨洮閒。其黨不多。踰年。遂得萬人。撫鎮諸臣。舉兵圍之。自成藏入洮河底。駐營。時東則洮河。而西則黃河也。南與北官兵固守。且洮河闊大。水勢復甚急。自成入于洮底。無計可出。是走絕地矣。一日自成棄萬衆于洮中。止率七人跨馬涉流而渡。岸上守兵遙望黑雲一條。儼如龍然。遊過河去。蓋黑雲擁護自成。竟不見有七騎。亦大異也。自成既渡河。官兵猶不之覺。遂率七騎登岸。遠逸。初至晉昌。次入漢中。次入蜀之夔州雲陽。後入湖廣。凡突走數千里。衆大聚。遂不可制。

江陰庠士馮吉甫。清初從錫紳張輔。至秦之鞏昌歸。予謂必聞自成事。久欲訪之。而無暇也。至康熙九年冬。借秋紹張子往。談次吉甫述此。

羣賊推自成爲王

李自成結九十八寨嚮馬內有二十四人爲首各有混名

第一名老獬狴孫昂 第二名洪太太洪用光

第四名曹操王林漢 第五名八大王張獻忠

第七名格子眼盛永正 第八名冲天鵬方也仙

第十名水底龍劉伯清 第十一雙珠豹史定

第十三一枝花王千子 第十四雨裏金剛王命

第十六塌地王聞人訓 第十七河天飛沙來鳳

第十九混天龍馬元龍 第二十穿山猓金庭漢

二十二混十萬姜廉 二十三滿天星周清

羣賊共推自成爲大元帥稱闖王自成既得衆謀劫郡縣張獻忠曰欲圖大舉先資糧餉聞人訓曰張公

言善自成于是命孫昂史定往山西呂佐林漢往陝西聞人訓方也仙往山東洪用光鄭日仁往南直安

慶馬元龍命往滁和俱率衆數萬

李巖作勸賑歌

李巖勸總令出諭停徵乃崇禎八年七月初四日事又作勸賑歌各家勸勉賑濟歌曰

年來蝗旱苦頻仍嚼嚙禾苗歲不登米價升騰增數倍黎民處處不聊生草根木葉權充腹兒女呱呱相

向哭。釜甑塵飛。爨絕烟。數日難求一餐粥。官府徵糧。縱虎差。豪家索債如狼豺。可憐殘喘存呼吸。魂魄先歸泉壤埋。骷髏遍地積如山。業重難過飢餓關。能不教人數行淚。淚灑還成點血斑。奉勸富家同賑濟。太倉一粒恩無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地無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長臻。助貧救乏功德大。德厚流光裕子孫。

李巖歸自成

巖初見自成。自成禮之。巖曰。久欽帳下宏猷。巖恨謁見之晚。自成曰。草莽無知。自慙非德。乃承不遠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巖曰。將軍冬日在人。莫不忻然鼓舞。是以謹率衆數千。願效前驅。自成曰。足下龍虎鴻韜。英雄偉略。必能與孤共圖義舉。創業開基者也。遂相得甚歡。

宋獻策及羣賊歸自成

宋獻策面如猿猴。多智略。雲遊各省。妄言禍福。謂國運將終。煽惑人民。又傳二語云。十八孩兒兌上生。自小生來好殺人。聞自成日強。往歸之。自成亦素聞獻策通術數。故一見如舊識。即屏左右。問攻取事。獻策云。流入順河干。陷在十八灘。若要上雲天。起自鴈門關。將軍始為馬上之王。王號闖者已驗。其說矣。若推起自雁門關一語。將軍起義當從此地始也。自成大喜。稱為宋軍師。而不名。時有將二十一人來歸呈謁。

牛金星 河南人

唐啓原 山西人

劉宗敏 山西人

王濬清 山西人

馮岳 河南人

張澤 北直人

谷大成 四川人

顧永龍 河南人

李牟 河南人

趙禮	四川人	苗人鳳	陝西人	吳風典	四川人
祖有光	湖廣人	管撫民	湖廣人	朱浦	山東人
李承元	北直人	孫世康	四川人	苗之秀	山西人
陳混	河南人	戈寶	陝西人	王年	四川人

右所列二十一人有實者有隱者非皆真姓名也博洽君子自知之。

賊將官銜

宋獻策開國大軍師

牛金星天祐閣大學士

唐啓原提督四路戎馬大元帥

劉宗敏權將軍

戈寶正監軍

馮岳毅將軍

王年左監軍

谷大成銳將軍

王賈右監軍

李巖制將軍

柏止善果將軍

苗人鳳左先鋒

王濂清龍護將軍

祖有光右先鋒

張澤豹略將軍

管撫民前先鋒

顧承龍颺將軍

朱浦壓隊大將軍

吳風典迅將軍

李承元征西將軍

趙禮右擊將軍

李牟討北將軍

孫世康協輦將軍

陳混鎮東將軍

苗之秀虎賁將軍

張霖圖南將軍

以上官銜俱自成初時所定。後入荆。復定九等。至姓氏俱有隱誤者。予雖改正一二。猶未盡較也。當

依付梓時，悉取諸書，與同志細核之耳。然野史所紀瑣事，頗多實者。辛亥四月初十日，社澤王館書。

李巖說自成假行仁義

自成既定僞官，卽命谷大成祖有光等率衆十萬攻取河南。李巖進曰：「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除暴恤民。今雖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澤在民已久，近緣歲饑賦重，官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所在思亂。我等欲收民心，須托仁義，揚言大兵到處，開門納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處人民者，卽行斬首。一應錢糧，比原額止徵一半，則百姓自樂歸矣。」自成悉從之。巖密遣黨作商賈，四出傳言，闖王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編口號，使小兒歌曰：「喫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時比年饑旱，官府復嚴刑厚斂，一聞童謠，咸望李公子至矣。第愚民認李公子卽闖王，而不知闖王乃自成也。李巖曾舉孝廉，其父精白，尙書也，故人呼巖爲李公子。

左良玉中州之戰

當時河南歸賊甚衆，上命楊嗣昌督師。嗣昌臨行奏曰：「臣當誓死殺賊，二年之內，必有以報陛下。不煩南顧之憂。」且請增兵十萬，增餉一百八十萬。嗣昌提兵二十萬駐楚，調川兵自衛，使張獻忠乘虛入蜀。綿州、劍州等處屠戮甚慘。嗣昌至蜀，復調豫兵自隨，攻李自成。因閒入河南，殺福王。嗣昌請加左良玉太子太保、平寇大將軍，賜蟒玉，勅協力征勦。嗣昌駐營歸德，遣良玉爲前隊，至武安縣。賊先鋒柏止善突前，良玉麾下遊擊將軍左明國禦之，戰久，忽左營砲發，柏止善驚，被鎗而走。谷大成在陣前，良玉遙謂之曰：「三百

年來朝廷德澤宏深。何負于汝。而反耶。大成曰。貪佞滿朝。公行賄賂。民間脂髓。搜括殆盡。塗炭難言。尙誇德澤乎。遂戰良玉。佯北大成。遂之。良玉回馬。大成中刀乃走。

劉熙祚死節

張獻忠破襄陽。殺襄王楊嗣昌。自縊。臺省劾良玉。縱兵劫掠。玩寇不援。遂降二級。追奪勅命。良玉將士由是不力戰。獻忠知之。遂入漢陽。荆黃等郡。長驅席捲。勢若破竹。惠桂二藩遁走。獻忠追之。劉熙祚命。中軍王永圖率兵。謹行。自欲入永州。爲堅守計。被賊執。百計誘降。熙祚不屈。而罵。獻大怒。遂殺熙祚。子長沙府甯鄉縣文廟中。後人有詩贊曰。

昔日眞卿罵祿山。至今生氣滿人寰。劉公殉節堪同調。忠烈清名振兩閒。

又弔劉詩云

繡斧巡湘舊有名。忽提孤劍出方城。荆南血濺痕猶在。斗北魂升望已深。討賊朝圖黃石略。勤王夜戰楚江程。可憐身死家猶遠。漢水潺潺盡哭聲。時全楚悉陷。

長沙女子

女子不詳姓氏。年可二十。居長沙城中。賊至城下。兵吏皆逃。唯女執戈登城。城陷。賊入。女卽持刀擊賊。賊曰。衆人不守。汝一女子何能爲。女曰。吾以愧天下之爲男子者。女有色。賊欲邀之。女瞑目大罵。揮刀戮賊。遂被害。

隻身登陣。事豈有濟。女甯不知之。顧其所爲極奇。凡被賊之地。節烈婦女。死者何限。而此獨以奇傳。

令鬚眉者聞之能不慚死哉。

李自成圍開封

自成遣權將軍路應標爲大將軍，狄應魁爲先鋒，趙禮爲右擊將軍，王襄爲左攻將軍，發兵三十萬圍開封。黃河水決，闔城盡溺，賊所至望風而潰，止固始縣。總兵黃鼎設法堅守，城得全。鼎係六安州人，多膽略，聞應標等將抵城下，先遣張允林詐降，密通賊情，招合頗衆。

孫傳庭敗

癸未八月，孫傳庭督兵十萬，尅日征勦。奏云：臣當掃清楚豫，蕩盡鯨鯢，必不敢遣一賊以貽國家之患。以厖君父之憂，自成聞之，遣大將軍劉宗敏、征西將軍李承元等禦之，匿其精銳，先驅良民扮作賊兵冲陣，傳庭與戰，斬首二萬，追奔百餘里。自成又遣李牟率衆詐降，僞云：賊中畏孫爺如虎，止辦奔逃，不敢交鋒。孫信之，直入其窟，忽賊營大砲一聲，十面伏兵盡發，王師覆沒，傳庭走，賊入潼關。

程源疏略

先是，孫傳庭未敗之日，有新榜進士程源見賊勢危急，恐傳庭輕戰取敗，卽痛切上疏。其略曰：臣聞主憂臣辱，古今之通誼也。值今聖明御極，天下豈有難爲之事？願空言則有之，而實事竟少。賊寇披猖，屢經歲月，俄而報捷，俄而失師，重煩我聖明大慮，則以本謀之未立而見之未遠也。臣請折衷天下大勢，與狡寇本情而次第謀之，合天下大勢，以西北制東南，以東南奉西北耳。乃者寇起中州，據我腹心，圖我荆襄諸郡，扼我上游，夫中州之隔神京，限以一河也，荆襄之去陪京，只十五日也，而不敢卽窺者，臣以爲賊之計

狡也。計賊渡河，必背顧秦蜀，窺南又不便騎射，以爲漸圖秦蜀，則可以安意渡河也。南圖淮揚，則陪京孤注也。此二策者，安危係焉，何可不亟圖之。頃者孫傳庭以數萬之師，搏數十萬之劇賊，孤軍深入，數以捷聞。臣嘗對所知曰：此誘敵也。今果以債師報命矣。夫撫臣豈非一擔當之臣也，然而兵有犄角，有牽制，有應援，有虛實，豈可以數萬之師搏虎狼之穴哉。臣聞王剪之伐楚也，請兵六十萬人，漢高帝之困項羽也，必俟韓信三十萬師之至，蓋多寡之數強弱分焉。彼已見焉，今寇雖非楚項之比，而國家全勝遠過漢秦，然殲大寇必大舉，欲大舉則必召數十萬之師，八面齊集而攻之，以分其力，誰應援，誰聲實，誰牽制，誰批腹，著著照應，使之疲於奔命，救接不暇，然後可一鼓而殲之。蓋賊之所忌者分也，我之所恃者合也。聞楚郡僞官請兵于賊，不許，則賊之所忌可知也。今議者又曰：賊必渡河也。臣愚以爲賊必不遽渡河，但恐秦兵新敗，賊必乘虛而攻，使傳庭而憑關固守，俟賊頓師城下，智盡能索，師老力疲，而後議取之，猶可爲也。若以新敗之衆，開關延敵，膽恆心怯，必致奔潰，萬一寇闖關而入，三秦一失，賊得盡力渡河，天下事有不忍言者。此臣之所爲痛哭以請也。伏乞飛勅傳庭，閉關禦城，勿事浪戰，天下幸甚。書奏，不省。潼關果失。

防河勦寇十款

程源見三秦失守，具防河勦寇十款。其略曰：臣聞居得爲之地，盡瘁以靖亂者，大臣之事也。居不得爲之地，忘身而進言者，小臣之心也。昔漢當承平之世，書生賈誼，猶痛哭流涕以請。況今天下亂形已成，民心將二矣。漕糧將乏，外解將不能至矣。敵將逼關，寇將渡河，神京孤注矣。言戰無以言戰，言守難以爲守，臣以爲及此時，一而速圖之，猶能自立也。能自立，然後可以議恢復。此機一失，如旣燼而責救火焉，則東

南西北之局俱無是處矣。此臣所爲痛哭而請也。

繪圖續記

忽宮中見一少婦。遍體縞素。或當黎明。或遇昏暮。滿宮奔走。宮人逐之急。卽不見。衆皆疑懼。時賊勢猖獗。大內舊有祕室。係劉誠意封識。上書云。凡國有大變。方可開視。不得輕易洩露。以啓禍端。上欲開封驗視。親至祕室門外。見封識重密。陰風淒慘。自空中來。惡霧迷漫。從地而起。掌宮太監叩首奏曰。此乃先天祕機。恐不可輕洩。上不允。堅欲啓視。卽命小豎二人。揭開上親步入。黑暗無光。妖氣冲塞鼻端。幾不能立。上與兩班內臣。亦有懼意。須臾室內微有光視之。乃一朱紅木櫃。上命速開。小豎將金斧砍櫃內。有三軸拋出。看第一軸。第二軸。至第三軸。宛如聖容云云。內臣對曰。未來之兆。禍福難分。非臣下所能預洩也。雖云屢見不祥。今皇爺仁愛治民。剛斷理政。從來以正勝邪。縱有微青爲災。是亦不煩深慮。看畢。上還宮默然不樂。次日御朝。欽天監奏夜來東方有星。名曰長庚。較昔大異。光芒閃爍。有四角。有五角。中有刀劍旗幟。人馬影子。似鬩鬪象。且條大條小。條長條縮。條隱條現。又南京科道奏鳳陽地震。其聲如吼。一日三震。人惶惑。

頒罪已詔

上以災異迭見。遂頒罪已詔。遍布天下。傳諭內外大小諸臣。通行各省直等衙門。俱要省刑撤樂。不許宴飲。不得迎送。裳服用布製成。專尙朴素。不加華飾。詔云。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以薄德。迭罹天災。蝗旱頻仍。生民塗炭。寇勢猖獗。而莫勦。人心渙散。以難收。皆由朕罪日深。是致朕心日拙。茲特詔爾朝野諸臣。直

言無隱。盡諫無私。或禁閉邪心。或開陳善道。務使天心感格。世轉雍熙。庶得朕恪允中。臣民胥慶。爾其欽哉。此記崇禎十七年二月。

召張真人建醮

上既頒詔。復遣使往江西廣信府貴溪縣龍虎山。召三天大法師正一張真人詣京。設延禧萬壽禳妖護國清醮一壇。使者至真人府。見書金字牌云。正一天師洞府上清宮。左右聯云。網維嶽瀆威權廣。叱咤雷霆號令雄。天師卽帶道籙。左贊法真人。道紀右護功真人。驅雷掣電真人。移星換斗真人。飛鳥走兔真人。呼風喚雨真人。祛妖除害真人。宣祥致瑞真人。執劍仙童。握符將神。隨壇擁衛功曹使者。一應人員。赴京入朝。上曰。近來天災屢見。宮禁多妖。皆由朕之不德所致。雖躬行修省。然必賴卿冥告上帝。爲朕敷陳。庶或轉禍成祥。化災爲福。真人曰。吾皇引咎自責。以撫天下。如此立念。安有天心不格。殃咎不除。宮禁不寧。兆姓不和之理。臣願竭誠醮事。以報聖恩。上再三慰勞。真人出朝。至萬壽宮中。建羅天大醮。又于附近宮觀寺刹。選僧道各三百人。在壇執事。建醮四十九日。每三日。聖駕躬臨。行香祈禱。真人焚疏伏壇。疏曰。伏以承平既久。禍亂應生。雖理數之自然。亦愆尤之所致。臣等綏臨四海。叨社稷之鴻圖。撫有萬方。荷生民之重寄。殊慚薄德。招譴非輕。咎吝彌深。災殃迭見。臣特自陳六事。禱竊桑林。敢用仰叩玄穹。仁敷黔庶。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一統無災。災由恩弭。右疏謹獻。金闕闕陽玉清上帝。醮畢。真人俯伏壇前。神遊帝闕。既寤。不敢宣洩。止奏云。災異妖孽。上帝已命北極佑聖真君。齎斬收逐矣。國家綿久。萬子萬孫。真人卽辭歸江右。

予少時聞張真人過吾錫。傳宮中有妖。上召真人驅擒之耳。卽此事也。真人所奏北極佑聖真君。蓋指玄武。玄武被髮仗劍者也。大清帝起于東北。辨髮入中國。驅逐自成。頗似之。至萬孫之說。崇禎宏光永歷俱萬歷之孫也。天師不敢洩漏天機。故爲隱語以奏耳。辛亥四月十一日。社壇王館記。

李自成傳牌

自成傳牌各處。詭稱仁義之師。不淫婦女。不殺無辜。不掠資財。所過秋毫無犯。但兵臨城下。不許抗違。第一銃要印官出迎。第二銃要鄉紳投服。第三銃要百姓跪接。如關閉城門。上城拒守。攻破之日。盡情屠戮。寸草不留。百姓聞之。望風迎降。

李自成渡河

自成率兵五十萬。先于沙渦口。造大舟三千號。又掠民船萬餘。以載兵馬。自沙渦渡黃河。登岸至山西太原等處。

李自成僞詔

詔曰。上帝監觀。實推求莫。下民歸往。祇切來蘇。命旣靡常。情尤可見。粵惟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鑑往識今。每悉治忽之故。爾明朝久。席泰甯。浸弛綱紀。君非甚黯。孤立而場蔽恆多。臣盡行私。此黨而公忠絕少。賂通宮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殆盡。肆昊天聿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于侵災。朕起布衣。日擊憔悴之形。身切痲痺之痛。念茲普天。率土咸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甦湯火。躬于恆冀。綏靖黔黎。猶慮爾君若臣。未達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虔德審幾。朕將加惠前人。不吝異

數。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章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慶。用章爾之仁。凡茲百工。勉保乃辟。綿商孫之厚祿。廣嘉客之休聲。克殫厥猷。臣諠靡忒。唯今詔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公。勿隳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尙效忠于君父。廣貽穀于身家。謹詔。

李建泰出師

甲申正月十六。李建泰出師。風沙大起。占候天文書云。出兵遇風沙。師覆不還家。

唐通入朝

唐通陛見。上曰。大寇逆天不法。荼毒生靈。掃蕩奇功。賴卿早奏。通曰。么麼黨類。流禍難言。臣藉二祖列聖之威靈。皇上如天之覆庇。願捐驅報効。使元兇大慙。速就戮夷。上悅。慰勞有加。賜金寶綵幣。通謝恩出。

白廣恩移書姜瓖約降

侍生某頓首拜。國事如此。台臺稔知。無容置喙矣。但我輩久爲文臣所抑。不啻狗馬之賤。今闖王強盛。奸佞在朝。我輩雖欲樹功。決至反招奇禍。語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不若共建降旗。以圖富貴。台臺諒能鑒其始終。而幡然從事矣。特此奉約。仍乞賜鴻音。以慰下懷。戎事旁午。餘不盡贅。

瓖答書同降

宣府總兵朱之馮

賊將至宣府。朱之馮謂兵民曰。朝廷三百年恩德在人。死生盡是天數。皇天后土。殺身難報。豈可一旦從賊。失卻千秋大義。君親本無二理。汝等須看世上。詎有孝順他人。違逆自己父母者。衆不從。

居庸關唐通降

三月十一大同陷。賊至居庸。唐通迎戰。時賊將李牟率衆四十萬。方戰。忽營中突出一虎。東西冲躍。所至披靡。唐通驚仆。被虎擒噬。賊衆四合。是虎卽以皮卸下。乃賊將谷大成僞扮者。通就執。乃降。

宋孩兒起數

軍師宋獻策見自成云。臣觀明朝王氣之絕。當在本月十八日丙午。是日當有陰霧迷空。淒風苦雨。乃其應驗。十九日辰時。都城必破無疑。若不乘此機會。恐援兵四集。又須遲至六年之後也。更有讖云。孩兒軍師。孩兒兵。孩兒攻。戰管教。贏只消出個孩兒陣。孩兒奪取北京城。據此讖。吾王須用十五六歲者。名童子兵。攻城方能濟事。自成卽點強壯童子五千人。給以器械攻取。

杜秩亭議割地

賊遣叛監杜秩亭密奏云。平分天下。方可息兵。朝臣皆以爲可。上泣曰。祖宗費卻多少精神。歷盡艱難。創此山河。爲不肖子孫。枉于安樂。一旦將地方割去。朕卽死歸泉府。亦無面見高皇在天之靈。寧死可也。割地不可更深。微行至朱純臣第。乃還。

帝后自盡

聖母周皇后。手內持節。繞宮巡走。哭曰。天災已降。大禍臨頭。汝等有志者。須速尋門路。巡走兩週。歸宮。將自盡。時上率內官四百人欲出。被砲而返。對后泣曰。大事去矣。揮宮女各散。至武英殿各門。密召守城官。每門付白燈籠三碗。囑曰。寇信緩急。自一至三宮中。望此燈爲號。蓋寇攻城。則懸一燈。攻城急。則懸二燈。

城破。則懸三燈也。守門官既出。上至乾清宮。將太子定王付周皇親。永王付劉皇親。囑曰。社稷傾覆。使天地祖宗震怒。實爾父之罪也。然朕亦已竭盡心力。無奈文武諸臣。各爲私心。不肯後家先國。以致敗壞如此。爾今不必問其禍福。只是各理做去。朕無他慮也。言畢。上與太子等大哭而別。止復進壽寧宮。見長松主大哭。砍其臂。到西宮。砍死袁妃。又到坤甯宮。見后自縊。上再登皇極殿。親撞景陽鐘。鐘聲遠振。響遍京城。欲集文武百僚。寂無一人至者。乃手三眼鎗。率領數十人。至前門。見城上白燈已懸三矣。上知天命已去。不可挽回。急遣宮人逼令張太后并李娘娘速死。然後刺血親寫遺詔一封。縫于隨身衣帶內。披髮覆面。衣履不成。竟向宮後煤山自盡。

三燈不待城破卽俱懸起。是內奸應計也。

李自成入京城

三月十八。黃沙障天。旋風刮地。雷雨交作。賊營砲發。四面連珠。砲轟轟不絕。賊造雲梯。高五丈。城外週圍布置。凡數百張。令孩兒兵手持短刀。如猿猴狡捷。四面登城。逢人亂砍。城兵見之。俱驚潰。百姓喧傳。聖駕已出。文武百官。俱換小民裝扮。各奔逃。頃刻。兒童婦女。啼哭震天。天氣陰霾。日光悽慘。賊兵西進。得勝門。東進。齊化門。牛金星。李牟兩人。領兵上城。一面飛騎數千。到正陽門。令城門大開。將所存火器。沿城擺列。聞賊預先埋伏京城。或賣賊貨。或酒米店。或作星卜。或設帳市藥。時宰相賣官鬻爵。故京城買官者大半是賊。賊由此內應外合。使十七載。惕勵憂勤之帝王。龍馭賓天。三百年太平錦綉之江山。金甌墮地。

劉宗敏傳諭

劉宗敏傳諭城中百姓曰。吾來安爾百姓。毋得驚惶。爾們須用黃紙寫順民二字。粘于額上。并貼門首。即不殺。百姓各執香跪迎。門首寫順民二字。又書永昌元年順天皇帝萬歲。

李自成入大明門

自成乘雕鞍駿馬。自大明門擁入。望承天門射之。暗祝曰。若能一統江山。正中天字中心。箭發于旁。不悅。牛金星曰。欲代大明承天。如何反射天也。適進大明門。何不射大明二字。自成從大明門進。紫禁城。劉宗敏。牛金星等俱隨入。先拿娼婦及歌童小唱各數十人。設宴。士民各戴破帽。破衣服。匿茅舍中。綢絹數件。不能易一敵垢衣。賊又至深宮大殿。開筵演戲。諸賊出入宮闈。奔突禁關。同坐同食。嘻笑嘈雜。全無統攝。午門任馬兵東西馳騁。褻嫖狼籍。童子兵以所掠錦繡裹身。馳馬市中。

僞詔

因獻城甚速。姑免爾民屠戮之苦。爾民各安生理。不許關閉店業。大兵優害者。治以軍法。

僞諭在京文武

吏政府大堂諭為奉旨。選授官職事。照得大順鼎新。恭承天眷。凡屬臣庶。應各傾心。爾前朝在京文武官員。限次早一槩報名。彙察。不願仕者。聽其自便。願仕者。照前擢用。如抗違不出者。大辟處治。藏匿之家。一併連坐。仰各遵新旨。共擴皇圖。赴謁宜先。趨選毋後。須至勝者。永昌元年三月廿四日示。

富戶汪箕

汪箕、徽州人也。居京師。家貲數十萬。自成入城。箕自分家室不保。即奏一疏。乃下江南策。願爲先鋒。率兵前進。以效犬馬之勞。自成喜。問宋獻策云。汪箕可遣否。宋曰。此人家貲數百萬。典舖數十處。婢妾頗多。今托言領兵前進。是金蟬脫殼之計也。自成悟。發僞刑官追賊十萬。三夾一腦。箕不勝刑。命家人取水飲三椀而死。

象泣

一日。象房橋羣象。聲如哭泣。大喊不已。淚下如注。天昏地暗。災異迭見。

李巖諫自成四事

賊將官紳戮辱已極。以致天愁地暗。百獸哀鳴。制將軍李巖上疏諫賊四事。其略曰。一掃清大內後。請主上退居公廡。俟工政府修葺洒掃。禮政府擇日。率百官迎請大內。次議登極。大禮選定吉期。先命禮政府定儀制。頒示羣臣演禮。一文官追賊。除死難歸降外。宜分三等。有貪污者。發刑官嚴追。儘產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賊。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聽其自輸助餉。一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寶。願以堯舜之仁。自愛其身。即以堯舜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一各鎮興兵復仇。邊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擇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極。若大旱之望雲霓。主上不必與師。但遣官招撫各鎮。許以侯封。各鎮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亂可息矣。自成見疏。不甚喜。既批疏後。知道了。竟不行。

宋獻策奏削髮諸臣

宋獻策疏略曰。明朝削髮奸臣。吏政府不宜授職。此輩既不能捐軀殉難。以全忠義。又不肯委身歸順。以事真主。願乃巧立權宜。徘徊岐路。忠節既虧。心跡難料。若委以政事。任以腹心。恐他日有反噬之禍。云云。自成批云。削髮奸臣。命法司嚴刑拷問。吏政府不得混敘授職。

宋獻策與李巖議明朝取士之弊

獻策既奏疏。出朝。遇李巖。散步偕行。適見二僧。設兩案。供養崇禎靈位。從旁誦經禮懺。降臣繡衣乘馬。呵導而過。竟無慘戚意。巖曰。何以紗帽反不如和尚。獻策曰。此等紗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輩也。巖曰。明朝選士。由鄉試而會試。由會試而廷試。然後觀政候選。可謂嚴核之至矣。何以國家有事。報効之人不能多見也。獻策曰。明朝國政誤在重制科。朝廷高爵厚祿。一旦君父有難。各思自保。其新進者。蓋曰。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窗辛苦。纔博得一紗帽上頭。一事未成焉。其老成曰。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始得至此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獨死。無益。此資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謂功名是己所致。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無怪其棄舊事新而漠不相關也。可見如此用人。原不顯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責其報効。不亦愚哉。其間更有權勢之家。狗情面而進者。養成驕慢。一味貪癡。不知孝弟。焉能忠義。又有富豪之族。從蚤緣而進者。既費資財。思權子母。未習文章。焉知忠義。此邇來取士之大弊也。當事者若能矯其弊而反其政。則朝無佞位。而野無遺賢矣。巖曰。適見僧人敬禮舊主。足見其良心不泯。然則釋教亦所當崇敬。獻策曰。釋氏本西竺之裔。異端之教。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術。

乃至學士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趨習之。偶有憤激則思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難則入空門而忘君父。叢林寶剎之區悉爲藏奸納叛之藪。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異端而淆正教。惰慢之風莫此爲甚。若云誦經有益。則兵臨城下之時。何不誦以退敵。禮懺有功。則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禮懺延年。此釋教之荒謬無稽。而徒費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所當人其人而火其書。驅天下之遊惰以惜天下之財費。則國用自足。而野無遊民矣。巖曰。軍師議論極正。但願主公信從其說。痛洗積習之陋。誠天下國家之幸也。語畢各歸營。

牛金星遇異僧

牛金星將入朝議登極事。行至長安門外。見一僧服衲衣。攔街大呼曰。小僧有緊急事情要告明。金星問曰。和尙有何緊事。僧曰。崇禎爺是箇好皇帝。只爲李家大兵來。就逼他弔死。既奪了明朝江山。又不見太子下落。特來稟問丞相。金星大怒。左右欲殺之。僧呵呵大笑曰。和尙只一個頭。砍了值甚麼。汝輩幾萬頭。卻如何。金星曰。此癩僧也。勿殺。命之速去。僧行數步。化一陣清風。不知踪跡。

自成僞檄

自成陷京師。一面遣人招吳三桂。一面行文招左良玉。并高杰。劉澤清等諸將。僞檄云云。具在吳三桂請兵內。

自成詐稱符命

宮中忽搜出滲金銅鑪。及漆金各一。上刻永昌元年三月之吉。人人驚駭。忽果將軍入朝報云。四夷館有

西域番僧十餘人。言語侏儻。具表文一道。譯出。是西天竺國王彌離哆斯滿來賓。聞中國有新天子登位。差來入賀者。

自成改服印契

凡文官俱受大將軍節制。一品冠上插雉尾。一公服用棋盤方領。補子服色。文武一樣。改換印章。三品以上爲符。四品以下爲契。

公主夢帝后

何新敕公主入周奎家。公主思念父皇母后。時時欲絕飲食。左右苦勸。勉延一日。假寐。忽見先帝后與王承恩至。曰。我已訴于上帝。逆賊惡貫滿盈。不久自當消滅。但劫數尙未盡。勾銷亦只在一年餘矣。語畢。見先帝披髮仗劍。逐殺闖賊。連聲砲響。公主驚覺。以告周奎云。

李自成死羅公山

自成四月三十日西奔。焚五鳳樓。九門放火。火光燭天。號哭之聲。聞數十里。聞唐通爲馮有威殺。五月初二。三桂兵追至定州。清水河。下岸。斬賊將谷大成。左光先墮馬折足。自成屢北。五月五日。率諸將直逼吳營。大戰。自辰至酉。互有殺傷。忽狂風起。賊陣旌幟悉仆。自成中箭落馬。還營。自此且戰且走。三桂亦不急。追牛金星見勢漸失。有他志。忌李巖。李牟得軍民心。欲去之。會報河南歸德府同知陳奇。商丘令賈士俊。定陵令許承蔭。鹿邑令孫澄。考城令范雋。柘城令郭經邦。及尙國俊七人。俱被兵部尙書丁啓睿命參將丁啓光擒縛往南京。李巖請率兵恢復。自成許之。金星曰。李巖此去。必不返。叛形早已露。不如誅之。自成

信其言。令金星設酒。誘而殺之。宋獻策素善李巖。遂往見劉宗敏。以辭激之。宗敏怒曰。彼無一箭功。敢擅殺兩大將。須誅之。由是自成將相離心。獻策他往。宗敏率衆赴河南。自成與李過及驍將數人率兵十餘萬自河南至湖廣。欲合張獻忠。渡江抵辰州。知獻忠已入川。遂駐黔陽二十里外。宏光元年正月下旬也。居二十日。百姓苦之。自成聞何騰蛟兵將至。入山閱視要害。見羅公山險峻而廣大。遂分結三大營于其下。爲久駐黔陽之計。但兵餉無兩月支。命劉宗堯等率兵二千渡江。往豫楚界郡縣劫糧。命辛思忠楊彥率兵二千于湖廣沿江府縣劫糧。一夕自成方寢。大呼曰。殺殺殺。我不懼汝。竇氏驚問。自成曰。適夢坐北京殿上。忽見崇禎皇帝與范景文倪元璐汪偉吳襄周遇吉等數十人欲執予。予相抵而醒。竇氏曰。勿異也。疑心生暗鬼耳。自成甫睡。復夢如前。見文武叱聲如雷。乃寤。次日得疾。李過日進候。由是與竇氏通自成病益篤。夜半連呼云。皇帝幸釋我。遂死。李過以帝禮葬之。

其時大清朝有賀表。謂病故也。

李過降何騰蛟

李自成既死。其姪李過與賀錦、牛佺、任繼宗、劉體仁等共議。諸將俱勸降何騰蛟。李過遂率衆歸之。

一云李錦號一隻虎。自成姪也。自成死。錦奉自成妻高氏渡洞庭。踞山寨。陸武遣馬吉翔招之。賜錦名赤心。高氏爲忠義夫人。陸武既沒。堵胤錫以永歷閣部撫湖南。赤心就招。稱臣。然桀驁甚。在營稱氏爲太后。具疏稱自成爲先帝。朝議隱忍聽之。何騰蛟以閣部督師。輕騎詣赤心營。會師取長沙。封赤心與國侯。李過雖降。不成名焉而已。世界至此。不成世界。朝廷至此。不成朝廷。君子讀之。能無三歎耶。康熙十

年四月十三日，用賓氏書千社烽之王館。

總論流寇亂天下

自寇之起于崇禎之三四年也，不過飢寒之民，嘯聚山谷，所謂寇也。此五六年閒，放劫千里，出沒無方，此則所謂流寇也。迨至十一二年後，則不然矣。非復草賊行徑矣。又十四五年後，則不然矣。非復竊據行徑矣。夫當其作難之始，爲勦爲撫，固亦易耳。奈當事者寡識，竟無成策，可慨也。初時握兵者，尙猶中智以上，非無戰勝之威也。乃卿大夫局外易言，刻期責效，終未有成功。迨至話言有聞，任用勿專，劫代毅括代，頗始之以貪鄙之熊文燦，肆虐生靈，繼之以庸懦之楊嗣昌，罪誤軍事。于是中原陸沈矣。元惡既愨，盈庭狼顧，陳睿謨，龍鍾也。宋一鶴，乳臭也。格例緣蚤，草草推用，節制無術，將不知兵，兵不能兵，非惟是也。兵之厲民，更甚于賊，而楚事乃復大裂矣。是故民怨天怒，饑疫頻仍，同類相合，人死如亂麻。于是李自成起而乘之，據中原，吞江漢，襲三秦，凌晉躋蜀，則民心使然也。夫斂重而民窮，民窮而盜起，此自古皆然。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明朝制度詳嚴，內重而外輕，君尊而臣卑，法相繩，權相制，雖有奸臣，不能作大逆。雖有豪傑，不能建奇功。然而取民之制甚煩，養民之制甚略。愚聞先臣馮琦之言曰：本朝之患不在外戚，不在宦官，不在大臣，不在藩鎮，敵國他日所爲國家憂，惟在宮府之隔閭，閭之匱耳。憶丙子歲，予遊淮上，見一父老談流寇事云：此寇不速除，且與國家相終始。既而歸里，從士大夫飲，聞邸報寇警，士大夫皆言草賊也。不足爲大憂。有書生應言曰：更歷數年，將無大梟雄乘亂而起者乎。夫閭閻之匱也，寇盜之患也。五十年之前，有淮上父老知之。里巷書生知之。而當塗之卿大夫，豈盡鈍根乎。蓋以留情富貴，未嘗以國家爲念耳。

迨至大廈突傾。而燕雀亦遂失其巢也。豈不傷哉。雖然。庸奸之列朝廷也。貪汚之遍郡邑也。懦將悍兵之耗餉于營幕。而殘賊猾寇之蹂躪夫海內也。俱天之所以開大清也。嗚呼。天之所廢。天之所興。人孰得而止之。夫亦可存而不論。論而不議也已。四月十六書。

論明季致亂之由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其故有四。而君之失德不與焉。一曰外有強鄰。自遼左失陷以來。邊事日急矣。邊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則餉多。而加派之事起。民由是乎貧矣。且頻年動衆。而兵之逃潰者。俱嘯聚于山林。此亂之所由始也。二曰內有大寇。張李之徒。起于秦豫。斯時欲以內地戍兵禦賊。則畏懦不能戰。欲使邊兵計賊。則關鍵要衝。又未可遽撤。所以左支右吾。而劇賊益橫。而不可制。三曰天灾流行。假流寇擾攘之際。百姓無饑饉之虞。猶或貪生畏死。固守城池。賊勢稍孤耳。奈秦豫屢歲大饑。齊楚比年蝗旱。則窮民無生計。止有從賊劫掠。冀緩須臾死亡矣。故賊之所至。爭先啓門。揖之以入。雖守令亦不能禁。而賊徒益盛。勢益張。大亂由是成矣。四曰將相無人。當此天人交困之日。必相如李泌。李綱。將如汾陽武穆。或可救亂于萬一。而當時又何如也。始以溫體仁之忌功。而爲首輔。繼以楊嗣昌之庸懦。而爲總制。終以張縉彥之無謀。而爲本兵。可謂相有人乎。至如所用諸將。不過如唐通。姜瓖。劉澤清。白廣恩之輩。皆愛生惡死。望風逃降者。將相如此。何以禦外侮。除內賊耶。夫是四者。有其一。亦足以亂天下。況並見于一時。有不土崩瓦解者乎。試譬之一家。強鄰闕于門庭。竊盜據于堂奧。爲有司者。復鼓肌撲骨。以焚其財。而左右僕御。莫不抱頭鼠竄而去。則了了一主。欲不弊得歟。更喻之人身。有疾。邊警者。腰背之患也。張李者。腹心之患也。水

早蝨蝨者。傷寒失熱之患也。一身而有三患。勢已難支。更令庸醫調治之。其亡可立而待耳。明季之世。何以異此。然則必何如而後可。曰。止有和守戰三策而已。憶自錦州之役。良將勁兵。喪歿殆盡。遂致強鄰有輕中國心。而邊警日至。使當日以洪承疇爲總制。吳三桂爲總戎。嚴兵固守。而勿與戰。且甘言厚幣。以和之。則十餘萬之師。固可保障東方。是則策遼事者。不宜戰而宜和。若乃自成者。賊寇之雄也。勅孫傅庭以重兵踞潼關。而命盧象昇。周遇吉。時出銳師策應之。則高傑白廣恩等。必不覆潰。而西安固矣。西安固則自成必不能越晉而入燕。是則爲秦事計者。當以守爲正。而戰爲輔。至于獻忠。一凶殘之賊耳。其勢不逮自成。遠甚。則又當以戰爲正。而守爲輔矣。苟令史可法。周遇吉。左良玉。曹文詔。黃得功等。會浙直兵。四面攻之。則可以敗滅。獻忠既破。則良玉二十萬之衆。可與傅庭十六萬之師。相爲犄角。內外拒戰。而自成可圖矣。張李既平。則強鄰雖或深入。亦未必遽至危亡。奈當事者。戰守無策。任用乖方。使洪盧陷于東鄙。傅庭覆于潼關。良玉潰于朱仙。遇吉死于寧武。敵寇交侵。兵民胥叛。釀成大禍。而不可救。悲夫。愚觀趙宋之南渡也。兀朮大舉入寇。楊太據洞庭。與劉豫通。欲順流東下。李成大陷襄陽六郡。將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是時天下之勢。亟矣。設他人當此。必有甲申之禍。幸有武穆者。爲制置使。以備之。奏襄陽爲恢復中原根本。當先取六郡。以除腹心之疾。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此識先後著者也。未幾。襄陽復。洞庭平。而金兵亦不能爲大患。得以偏安江左者。百有五十載。所謂元氣既固。而外疾亦漸除也。惜明季諸人。見不及此。此予故作是篇。以悉其致亂之由焉。

康熙十年辛亥四月十五日。予編北略初成。併書此論。以附識之。社埠王館用賓氏草。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四

五朝大事總論 神宗 光宗 熹宗 思宗 安光

國運盛衰

神廟冲齡踐祚。睿哲夙成。慈聖內訓甚肅。輔臣張居正擅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尤留心邊事。初與高拱合策。撫俺答。宣大以西稱甯土矣。用大帥戚繼光爲薊鎮。譚綸爲督撫。一切用舍與建。唯繼光言是從。繼光建城堡墩臺。相度皆精絕。烽火精明。又素調練浙兵。雜邊兵。車馬步亦雜用。外國聞而畏之。不敢窺邊者三十餘年。用大帥李成梁于遼左。敢戰深入。當是時。九邊晏如。郡吏畏法。庶幾黃龍地節閒。居正驕而悍。好自尊大。又以巍第私其子。身沒怨叢。卒禍其家。繼輔政者多避怨。鮮任事。上旣壯。益明習庶事。不復委柄於下。操切之後。繼以寬大。人皆樂之。府庫充實。賦斂不苛。士大夫以氣節相矜。詡雖無姚宋之輔。亦無愧開元閒也。自貴妃寵盛。上漸倦勤。御朝日稀。迨國本論起。而朋黨以分。朝堂水火矣。爭國本者。章滿公車。上益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益堅。上以爲威攝之不若冥置之。批答日寡。後遂絕不視朝。章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經筵久輟。推陞者不下。被糾者不處。上之一切鄙夷也。以大臣無足仗也。所用益寡。一人操數柄。益得以持權矣。以言路無可採也。置之。然章一上。不待上旨處分。而被糾者即去。臺省益恣行矣。庸相方從哲。獨居政府。若喜其無能也。而安之。然輔臣不能持政。而臺省持之。于是丌詩教。道與邦。官應震。吳亮嗣等。稱當關虎豹。放廢天下賢才。殆盡。凡中外之得選爲臺省。皆閣不下。舊臺省益復。

以讎致後進必入其黨。當時所噴持者，惟禁道學一事，而邊防吏治，俱置不理。賂賄日張，風俗大壞。遼東之難一發，而將驚兵驕，無可支吾。賦如民貧，流寇乘之，土崩瓦解。禍發于天啓崇禎之代，而所從來久矣。至羣臣背公營私，日甚一日，流寇之患愈迫，朋黨之攻愈苛。雖持論各有短長，大抵世所謂小人者皆真小人，而所謂君子者則未必真君子也。民益貧而吏益寡，風俗日壞，將士不知殺敵，惟知害民。文官不知職業，惟習夤緣。雖以烈皇帝之憂勤，而不能挽回萬一。嗚呼！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高臥治乎？高皇帝一日兩視朝，未明而興，夜分而寐，非好勞也。文之日昃不食，良不容已。舜稱無爲，特言其致治云爾。豈以不事事爲無爲哉？乃謂萬歷以寬弛得承平，崇禎以操切致禍亂，抑悖也。

門戶大略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黨。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之黨人，小人爲多。能然多者，宋之黨人，君子爲多。然朋黨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終始。迄于敗亡者，以聰明正直之士，世道攸賴，必以黨目之。于是精神智術，俱用之相傾軋，而國事不暇顧矣。且指人爲黨者，亦必有黨。此黨衰，彼黨盛，後出者愈不如前。禍延宗社，固其所也。國朝自萬歷以前，未有黨名。及四明沈一貫爲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不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謬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多言路，而憲成講學于東林，名流咸樂趨之。此東林之黨所由始也。國本論起，一時名流，俱以倫序有定，早建爲請。此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居功，聽者亦無可指爲罪也。而上以爲有意擁立，乃冀他年富貴，故不樂羣。臣上請，卽不請，上亦不行也。假使旋請旋得，不獨上無骨肉之猜，并下無氣節之目矣。乃初請不許，再請嚴黜，後遂廷杖累累，務仇賢者而痛

懲之。卽上慈愛無他意。而欲靜議論。議論愈煩。于是政府諸臣。惟山陰王家屏。歸德沈鯉。與言者合力請。不允。卽忤旨放歸。餘自一貫以及申時行。王錫爵輩。皆以調護爲名。未嘗不婉轉力請于上。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上以爲激聒。政府亦以激聒目之。然請者逆耳。調停者言甘。遂目言者爲黨人矣。時行性寬平。所黜必旋加拔用。而一貫頗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尊其言爲清論。雖朝端亦每以其是非爲低昂。交日益多。而求進者愈雜。始而領袖者。皆君子也。繼而好名者。躁進者。咸附之。于是淮撫之論起矣。淮撫爲李三才。李居三輔。年少早貴。所至有赫赫聲。但負才而守不潔。及爲淮撫。垂涎大拜。多結游客。日譽于憲成。左右憲成因而悅之。亦爲游揚。糾三才者。卽以爲東林。玷三才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益詘之。而東林亦受累不小。未幾妖書之獄起。而清流有累卵之危。挺擊之案起。而兩黨益相水火。妖書者。所謂續憂危竝議也。不知出自誰手。大抵言奪長之事。雖難。然當世豪傑。如沈四明。某某輩。輔成之言。若出于清流之口。將以傾四明輩者。或云此奸人造爲之。以陷郭正域者。郭時有清流領袖之目。政府所最忌也。時上震怒甚。羅織甚嚴。搜正域寓。併偵其左右。危迫之至。卒無迹。遂歸獄于嫩生光。而終不得其實也。挺擊者。張差持挺以闖青宮。據稱欲愬二璫于上。璫乃鄭貴妃所遣建野寺者。巡視御史劉廷元報疏云。觀其狀。一似風癩。窺其情。大爲巨測。于是劉光復輩皆主風癩之說。而刑部主事王之案入獄中。鈎得其言。以爲主使。出自鄭戚。舉朝喧然。以爲國戚始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于上。上命自白之東宮。貴妃見東宮辭之甚力。東宮遂奏懇上出見羣臣。爲之昭白。上與東宮俱諍。諍剖明之。遂以二璫及張差成獄。餘置不問。當張差事起。中外不能無疑。因事發于貴妃之璫。而又直闖東宮。

若巧合之之策疏稱差言甚鑿鑿。或差恨二璫已甚。故以主使挺擊誣之。亦不可知。而廷元輩恨之。策特甚之。案素守亦不潔。廷元與韓浚輩遂干計典重處之。蓋東宮侍衛蕭條。至外人闖入。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亦斷斷不可少顧。事連宮禁。勢難結案。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者亦互相濟。乃必斥逐執法者而後已。是何心歟。當是時。兩黨業不並立。辛亥之京察。孫不揚主之。曹干汴湯兆京佐之。而所處湯賓尹王紹徽輩。則攻東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而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有丁巳之京察。鄭繼之主之。徐紹吉韓浚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所謂清流者。一網盡矣。是時葉向高去。而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主持。上于奏疏。俱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則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爲丁詩教。韓浚輩。楚爲官應震。吳亮嗣。浙爲劉廷元。姚宗文輩。其勢張甚。湯賓尹輩陰爲之主。于是有宣黨崑黨種種別名。宣謂賓尹。崑謂顧天峻也。天峻高亢自得。而賓尹淫汙無行。庚戌之榜。如韓敬。錢謙益。王象春。鄒之麟。皆負才名。急富貴。而相妒軋之。麟附丁韓。求銓部不得。遂反攻之。于是之麟謙益皆爲時貴所抑。禮部主事夏嘉遇。初亦爲時貴所推重。因與之麟交。亦被抑。而遼東四路失事之報至。趙興邦時爲兵垣。仍入禮闈。之麟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與邦遽陞京卿。其勢益張。而公論益憤矣。御史詹世濟。助夏攻趙。而丁趙之焰漸衰。神祖殂落。光廟首召葉向高。而閣臣劉一燝。家臣周嘉謨。俱以召用名流爲首務。自鄒元標。趙南星。曹于汴之屬。皆爲銓憲大臣。卽附麗東林。亦無不繇田間爲顯官。齊楚浙前此用事之人。俱放黜。一時以爲元祐之隆。然附麗之徒。惟營躁進。京卿添註累累。已不滿人意。而南星爲冢宰時。高攀

龍、楊漣、左光斗，皆爲憲臣。魏大中爲吏垣長，鄒維連、夏嘉遇、程國祥，俱爲吏部司官。咸清激，操論不無小苛。人益側目。大璫、魏忠賢、陰持國柄，初亦雅意諸賢，而諸賢以其傾仄，彌恨惡之。周宗建、侯震鳴等相繼糾彈，并及客氏。客氏者，熹廟之乳母，而與忠賢私爲夫婦者也。上于庶務，皆委不問。宮中惟忠賢、客氏爲政。向高故欲調停，而諸賢必欲斥逐爲快。楊漣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爲不共之仇。向高亟去，而事大變矣。初，廷杖工部主事萬燝，以威怵廷臣。後遂因嘉遇大中與御史陳九疇相詰，遽行斥降。旋盡斥諸賢，且起大獄，竟成清流之禍。國祚幾危。雖奸邪崔呈秀輩陰道之，諸賢不可謂無咎也。議論高而事功寡，名位軋而猜忌起。異己者雖清必驅，附己者雖穢必納。卽領袖之賢，諤諤可重，而妒之者衆矣。忠賢一得志，盡用奸邪。崔呈秀輩舉國如狂，銀鐺四出。如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輩，皆下詔獄，備受毒刑以死。天下痛之，而稱忠賢功德，請爲祠祀者滿天下。凡羣臣上疏，必以上與廠臣竝稱，一門封公侯者三人，其勢比劉瑾輩且十倍矣。下重足而立，斯時憂國者駸駸有易祚之勢。特以呈秀輩雖凶惡，實庸陋無足數。熹廟賓天，忠賢呼呈秀語移時，竟不能有所圖。而烈皇帝一登極，神明自操，忠賢之黨，內外林立，不覺其自屈。部臣錢元愨、陸澄源、貢士錢嘉徵，先後糾忠賢。忠賢、呈秀皆自縊死。其黨皆放廢。凡忠賢所逐，無不召用上。復定逆黨之案，勵精求治，數數召對。每發言，羣臣皆不能及。天下欣欣望太平。昔東林諸臣爲魏璫所羅織甚慘，其尚存者，人無不以名賢推之。爲忠賢收用者，自屬下流，無可取。僉謂君子小人之分界，至此大明。諸賢之死而生，皆上恩也。宜同心憂國，以報上。然急功名，多議論，惡逆耳，收附會，其習如前。上久而厭之，心疑其偏黨。及枚卜事起，而錢謙益與周延儒才名相軋，謙益必欲抑延儒，使不得

上溫體仁乘其隙疏糾謙益科場舊事。上爲震怒。面加詰問。吏垣章允儒憤爭甚力。上遽而黜之。謙益亦黜歸。黨禍再起。而諸臣仍泄泄不思圖實績。以回上意。惟疏攻溫周無虛日。攻愈力而上愈疑。邊警日深。上視諸臣無一足恃者。史塗袁宏勳之屬。糾閣臣韓廣錢龍錫罷之。龍錫旋以袁崇煥事遂下獄。延儒遂爲首輔。體仁亦相繼入政府。而門戶之名爲上所深惡。上神聖知兩黨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聽。故政府大僚俱用攻東林者。而言路則東林爲多。時又有復社之名。與東林繼起。而其徒彌盛。文彩足以變一時。雖朝論亦常及之。不能止也。周溫以權相軋。旋又自相貳。周罷去而溫秉國。又引薛國觀繼其後。大抵周明敏而貪。溫潔清而險。薛才不如兩人。而傲與偏同之。流寇之患日迫。而終無能建一策。溫去而薛遂敗。以貪賜自盡。且其事發于東廠。僉云部臣吳昌時實發其機。要亦薛之偏狹。上自心厭之。非下所爲也。未幾再召延儒與張至發。賀逢聖等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延儒乘上悔赦逋宥罪。罷斥諸臣。多收用之。救詞臣黃道周之獄。一時有賢名。蓋延儒罷相時。其門人張溥馬世奇時以公論感動之。昌時與深相結。延儒遂納其言。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然性素貪。又見羣論相推。益自恣。納賄益廣。上亦虛已聽之。溥旣歿。世奇欲遠權勢。不入都。延儒之左右皆小人。所趨日下。上以此懷怒。亟放之歸。昌時亦置之死。仍提延儒至都。勒自盡。如所以待國觀者。延儒雖寬厚。再出。所行多善政。及死。而人莫之憐。以太攬權及婪賄也。其時名流尚多在列。要皆負虛聲。無濟國事。寇一入都。烈皇帝以身殉國。而羣臣從死者寥寥。以是益爲世詬厲。然如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成德輩。烈烈就死。日月爭光。雖仇口不能不推重也。至南都再建國事。累卯宜盡捐舉。同專心愛國。尙恐難支。而相仇益甚。當擁

立之始。風督馬士英。移書商之樞臣。史可法。有擇賢語。可法意士英有所謂也。遽與姜日廣、呂大器輩。移文士英。言福王失德事。而錢謙益雖家居。往來江上。亦意在踏籬。若以福邸。向有三案。舊事與東林不利也。士英得移文。卽與大帥黃得功、高杰輩。持爲口實。力主福王。其所操倫序之說。自當。但與初時移書意。不相合。可法輩實爲其所賣。上旣立。可法爲首輔。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一入。可法卽出。爲督師。士英有阮大鍼之薦。舉朝力爭之。卒以中旨起爲少司馬。大鍼一入。卽翻逆案。處諸清流。憲臣劉宗周以疏爭。士英大鍼。內用璫。外用籬。并收勳臣以助。其意蓋欲逐宗周輩。而內璫勳舊。從此遂不可知。賂大行。凡察處者。重糾敗官者。賊跡狼籍者。皆還原官。或數加超擢。時以擁立。懷異心。并三案舊事。激上怒。上實寬仁。不欲起大獄。故清流不至駢首。卒致左師。因衆憤。有清君側之舉。士英盡檄勁兵。以防左師。大兵已至。維揚而滿朝俱謂無號。且欲因以破左。一時有識者。謂亂政亟行。羣邪並進。莫過于此。大兵一渡江。國事瓦解。馬阮之徒。身統重兵。望風竄竄。不亦痛哉。二黨之於國事。皆不可謂無罪。平心論之。始而領袖者。爲顧鄒諸賢。繼爲楊左。又繼爲文震孟、姚希孟。最後如張溥、馬世奇輩。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始爲四明。繼爲丁趙。繼爲魏崔。繼爲溫薛。又繼爲馬阮。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敗類。及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于籌敵制寇。卒無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爲朝廷振一法紀。徒以伎刻勝。可謂之聚怨。不可謂之任怨也。其無濟國事。兩者同讖。東林附麗之徒。多不肖。貪者獄者。俱出其中。然清議猶得而持之。間亦以公道拔人。其行賄者。尙恥人知之也。攻東林者。納賄惟恐不足。至崔魏之時。南都之政。則明目張膽。以網利爲市。而不以爲

恥矣。東林初負氣節，每與內璫爲難。卽賢璫王安，亦璫之慕賢，非諸賢之通璫也。及其衰也，求勝不得，亦有走險與璫結交者。崇禎之季，往往有之矣。攻東林者，當神廟時，羣璫無權，未有內通者。自呈秀輩奉忠賢爲主，而所以媚璫者，無所不極矣。若誦莽功德，誠天地間一大怪事。迨于南都，而通璫者，揚揚驕語，惟恐人不知也。若兩黨之最可恨者，專喜逢迎附會。若有進和平之說者，卽疑其異己，必操戈隨之。雖有賢者，畏其辨而不能持，亦有因友及友，并親戚門牆之相連者，必多方猜防，務抑其進而後止。激而愈甚，後忿深前，身家兩敗，而國運隨之。謂皆高皇帝之罪人可也。顧後世之論爲賢爲邪，有難混者，余亦以前輩所愛重，欲推而入之清流禍中，然余不以此懷偏念，平言其實。庶鬼神之可質也。此出夏允彝。

李三才少負才名，爲山東籓臬，極有名。去山東二十年，民歌思不忘，謂大盜大猾皆爲李所擒治殆盡。民得安生，錫爵蒙特召時，手疏言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其入耳。然下以此愈驚，稱神稱鬼，成何國體。此疏甚秘，而三才鉤得之，洩言于衆，謂錫爵以臺省爲禽獸臺省益攻錫爵，其詞醜甚。三才多取多與結客，遍天下，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意其真足以幹國矣。然余嘗見其辨疏，謂相傳上于宮中，請仙仙語以李三才爲聖人，故羣臣咸妒之。此其言亦甚不根。大抵才而不羈，非純臣也。其豪華之習，宜不爲清流所喜。或言三才初請憲成時，止堂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皆偶然耳。昨偶乏，卽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又聞一孝廉負才名者，當計偕時，與一孝廉偕謁之，留兩日，不過贖數金，所偕孝廉頗慍。及至都，旅館甫定，而三才之使者已至，贈孝廉二百金，所與偕者亦四十金。其操縱類如此，使以其才智盡用之職業，亦非常也。

金壇于玉立者。東林中用勝于體之士也。于諸生中獨賞韓敬才。託丁元薦與結婚姻。相與至密。乃敬爲鼎元。而元薦首攻之。玉立質發其機。此又人情之不可解者。敬于賓尹往來最密。取之爲元。未必無故。但敬之才亦不媿耳。敬好縱橫之學。恣色貨。自非治平之臣。要不至如賓尹之甚。每奪人妻而壞人節也。爭論之囂。莫如辛亥京察。御史金明時。于察前上言。察典勢必及某某。其意固在免察。而于汴兆京輩以阻撓察典糾嚴之。明時辨以阻撓何迹。兆京謂俟察典竣。宜言之。于是察典尙未下。而明時先爲民。然兆京所謂阻撓者。不過前疏。頗覺太甚。秦聚奎舍死報國之疏。人亦有稱之者。但疏中自稱今年算命該死。故舍生爲此。亦可訝也。時稱察典冤處者七人。總爲賓尹所鼓動耳。賓尹盛才名。一時重處。或以爲賦然。繩其品行實不冤也。至丁巳京察。不平彌甚。竟無一人起而爭者。則在朝清流驅逐已盡矣。

韓、錢、王、鄒。才既相伯仲。又爲同籍。而相仇至甚。殆不可解也。王象春自述云。與鄒同遊西山。鄒爲對偶云。敬字無文。便是苟。思其對不可得。王忽云。林中有點不成材。以賓尹號霍林故也。此皆輕薄之尤。韓、鄒固爲世誑矣。王居鄉最爲鄉人所疾。其族人亦多恨之。錢聲色自娛。末路失節。既投阮大鍼。而以其妾柳氏出爲奉酒。阮贈以珠冠一頂。價值千金。錢命柳姬謝阮。且命移席近阮。其醜狀令人欲嘔。嗟乎。相鼠有體。錢胡獨不聞之。南都破日。與王鐸南面而坐。點諸降臣名。至鄒之麟。不應名。王鐸急欲參之。張孫振對錢言曰。此係老先生同鄉同籍。宜爲周旋。錢頷之。鄒得無恙。張孫振每對人誇此語云。非我鄒衣老。幾弄出來。聞鄒厚酬之。而鄒猶洋洋稱我不臣二姓。噫。亦可醜矣。

北都死難。如孟兆祥及其子章明。汪偉夫婦。凌義渠。施邦曜。周鳳翔。陳純德。吳甘來。朱之馮。衛景瓊。吳麟

徵、王家彥、勳臣惠安伯張慶臻、戚臣新樂侯劉文炳、及其弟都督文耀、太康伯張國紀、駙馬鞏永固、舉家焚死。武臣周遇吉、內臣王承恩、南都死難。如高倬、劉邦弼、何剛、吳嘉允、陳于陟、錢棟、祁彪佳、勳臣靖南侯黃得功、魯之瑛、黃蜚、侯承祖、父子、陳天敘等，皆爭光日月。與二黨皆中立，故附記于此。成德之自盡也，先語其妹云：爾尚未嫁，留此何依？妹請先自盡，德哭而視其縊，其妻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媳皆已歿，亦慟而自縊。當德之糾溫體仁也，廷杖拷訊，備受慘毒，其母多方置體仁于途，且欲擊之，體仁訴于上，逐之出都，謫戍。遇變，家屬盡歿，又以流離顛沛，其妹年二十餘，竟未及嫁。甫召還，而闔門殉難，最爲烈云。劉理順、盛德上也，亦合門自盡。寇在中州，知其清，亦聚哭之。馬世奇二妾皆先自盡。汪偉與其妻對飲自盡，妻誤在左，卽曰：誤矣，夫宜左也，仍易位而沒。

南都之覆，人皆以爲無可爲矣。惟石麟矢死必鬪，與復蘇城殺僞官後，衆情紛紛互猜，出石麟于外，及城垂破，自請入城，慷慨賦詩自經。二義僕、二義僮，從死焉。侯峒曾倡義守城，其子元演、元潔，少年高才，自閩南都破，卽發憤求死，與父同守城。至是，兄弟爭死，俱爲兵殺。義僕亦從死。黃淳耀，初登第，卽知時事已非，不受職而歸，布衣徒步，蕭然高隱，及與侯同守城，城破，及其弟淵耀同自縊，仍題壁以不能謀國爲歉。陳于陟，官止欽天監博士，聞難，衣冠謝國恩，首自縊。吳嘉允，已奉差出都，聞渡江，乃復回車，寓于城外僧寺，欲上書屢不達，及書上，卽自經。侯承祖，守金山衛，殺五百餘人，力屈被擒，大罵而死。此數公者，尤死難中最烈，其生平美行，不勝書計。異日史臣，當各爲立傳，又南都破後，起義而死，節草野間，亦多其人，未能詳也。

流寇大略

流寇始于秦之潰兵。皆歌如杞入援之師也。秦地連饑。民窮賦重。遂從寇者日繁。其始固易剪。楊鶴爲三邊總督。欲撫安之。旣撫復叛。鶴逮謫戍。洪承疇爲秦撫。勦之甚力。洪廉而勤。將士愛戴之。勦寇幾盡。僅三千人。渡河入晉。督撫許鼎臣不能禦。漸猖獗。遂由中州入蜀。蹂躪彌廣。用陳奇瑜爲總督。寇入川。幾爲川兵所盡。奇瑜再主撫。遣之入秦。至秦。又叛。逮奇瑜下獄。用洪承疇總督陝。楚。蜀。賊聞承疇來。大懼。盡避入終南山中。官兵圍之。大帥曹某勇而驕。遽入山搜寇。爲所敗。歿。復闌出楚。豫。開用盧象昇爲總督。與承疇兵勦寇。孫傳庭爲秦撫。象昇身先士卒。以善戰稱。而傳庭父爲邊將。亦習行閒事。雖與洪不合。其才自優。象昇用關外兵。一破寇于豫。而承疇傳庭亦時時以捷聞。寇且衰矣。邊警亟。召三公入援。兵退。卽用象昇于宣大。承疇于薊遼。傳庭于保定。而寇又復盛。傳庭僞稱病。逮下獄。是時楊嗣昌爲中樞。疏薦熊文燦爲總督。議增天下餉。初以溢地爲名。蓋言額外之地。楚中遼關或有之。而四方實無是也。有上疏爭者。輒被處。遂總加之。額田中特設一少司。農理勦寇餉。俾文燦專兵事。然文燦向在閩中。幸以撫鄭芝龍成功。遂謂寇必不可撫。專意招降。初寇之起。紛紜無主。久之。有老獬獍。闖場天。滿天星。翻山鶴等名。亦未著姓名。至是有張獻忠。李自成輩。漸并各寇。爲雄長。然招獻忠後。兵肆凶悍。侵奪居民。每仲寇而屈民。獻忠旋颺去。其勢益張。張文燦逮論辟。寇旣復叛。嗣昌乃自請勦寇贖罪。上爲賜坐。設宴賦詩以寵之。雖大帥及司道。皆得以賜劍自戮之。權重甚。楊至楚。申軍令。鼓將士。一時赫然。旋敗獻忠而圍之。瑪瑙山中。獻忠出戰。墜馬。幾被獲。楊謂勦功可成。先是。嗣昌在閒時。議練兵十餘萬。各鎮用以破賊。特加練餉。使浮于遼餉之

數。至是。卽撥餉以充勦寇之用。餉足而民怨已極。獻忠被圍久。鑿山徑走入蜀。嗣昌彈劾撫邵捷春。逮論辟。蜀民爲訟冤。不之釋也。獻忠遣奸細入襄陽城。與獄中大盜相通。又遣寇僞作商人。運車入城。兵器皆藏車中。至則內外相應。城立破。襄王被難矣。寇自發難以來。未嘗破藩。封傾重鎮也。自襄陽破。後勢遂滔天。闖賊李自成。又破河南府。福藩不屈。被難。闖賊得珍寶無算。其勢益張。嗣昌旋歿。或云服毒。或云病疫死。而上終心憐之。明年春。闖賊再圍開封府。前後且百餘日。城中斗米十金。草木皮筋皆盡。及人相食。上令各路進兵救援。皆不能至。初次圍城。賴大帥陳永福。及其子德力戰卻之。至是。永福父子亦被困。而河忽大潰。城沒。周藩與守十諸臣。皆走高邱。得免。百姓死且盡矣。或謂城中人自決壞河。以便出。然河堤向高于城。以歲修。俾勿壞。寇旣圍城。堤久不修。其潰固宜。上爲之悲痛。出孫傳庭于獄。爲總督。悉發秦晉兵從之。傳庭大治兵。自謂必能破寇。上亦屢趣之出關。傳庭銳而疎。寇屢僞敗。以誘之。深入一戰而敗。軍資蕩。寇遂入關。據有長安。傳庭走死。先是。寇所破城邑甚多。武弁多失節。而文臣未有降者。至是。秦中方伯陸之祺輩。多蒙面屈降矣。寇卽由秦入晉。所至風靡。上先遣閣臣吳牲出督師。牲遂巡未行。而獻賊已破武昌。舊閣臣賀逢聖死節。上怒黜牲。旋逮問。謫戍。獻賊所至殺戮無子遺。而闖賊稍減。民遂以闖賊爲不殺人。至卽降。幾不留行。惟榆林力守。與賊殺傷相當。破城之日。皆鬪死。無一降者。榆林多老將故也。寇渡河而東。閣臣韓爌。撫臣蔡懋德。皆死之。平陽郡守張璘。然迎降。且爲之用。上遣閣臣李建泰督師。躬送之出。待以殊禮。然兵餉皆絀。選京兵從行。中途多散佚。李至真定。不能前。而寇已逼矣。李爲寇同姓。得不死。傳聞寇稱之爲叔。後復臣寇。李生平頗負重望。至此殊可恨。寇一從真定來。一破居庸關而入京師。

詞臣李明睿建議當遷。科臣光時亨疏阻之。又有言東宮宜出撫軍于南。亦不果。上已遣閣臣魏藻德、方岳貢、屯田練兵淮揚間。後以寇迫。留之。羣臣建議者紛紛。而城守卒無料理。十五日。尙館課庶常。十六日。召對館選。十八日。寇已從通州至都。一到。卽破彰義門矣。內城尙未覺也。上自縊于煤山。自以身失天下。不欲以衣冠見祖宗。裂冠毀冕而崩。猶書衿以不殺我百姓爲戒。聞者莫不痛絕。而寇已馳騎入城矣。自成入宮。舉帝后之靈。出置廷衢。傳聞素棺置蘆蓆棚中。有僧以麥飯爲供。萬姓無不感慟。而羣臣無有拜哭者。自死難二十餘人外。皆臣賊。各官報名出見。皆趨至廷中立候。竟日不許見。亦有潛身得免者。但先帝神聖。身殉社稷。千古所希。而諸臣死難者寥寥。大可恨也。大抵野史所記降寇諸臣。鮮不實者。而南都初定六等之案。總以賄賂出入。及門戶相仇者。則陷入之。有一星士。從梁溪來。云梁溪一友。記從逆名姓事實。詳而確。余擬作一書。亟往索。恐未可必得耳。案屢定屢移。蓋恐一定則無從索賄。故爲出入遊移。留不結之案。卽死難最烈者。亦必索賄。乃爲題請。自成每登御座。卽眩。人皆知其無成者。是或邀神靈以呵護云。